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F40/03

六三・經部・詩類

詩益二十卷　〔清〕劉始興撰……一
毛鄭異同考十卷　〔清〕程晉芳撰……三七一
毛鄭詩考正四卷　〔清〕戴震撰……五五一
詩學女爲二十六卷　〔清〕汪梧鳳撰……六〇三

乾隆[illegible]年鐫

金壇劉韶江輯義

詩益

附就正啟一帖

本衙藏板

詩益就正啟

伏閱在昔明王造士之典經術先崇至聖雅言之科詩歌首重姊與躬生盛諶志切儒修幼懷毛氏遺編僅能句讀長習紫陽集詁畧識源流然而寒有蓬心森難褰滴釋前賢之明訓滋辨說而斜紛搜至道之淵涵恍疑端而錯迕[illegible]如豳風最古不列二南之前王號猶存乃居三衛之[illegible]次邶鄘之篇既圖徒謬藥於空名小大之雅難分[illegible]抗揚於異義若夫哀姬襛李雜雎雄河荇以同風[illegible]節髧髦偕鶉鵲墻茨而聯詠載馳河廣之女孫分並帶而兩地傳歌綠衣碩人之章情有同源而殊方[illegible]賦抑且祀尊邰國述肇岐封生民獨後文王既類[illegible]於世敘天作不先清廟亦禮失於推崇申召諸[illegible]黍苗崧高之異次朔南均伐采六月常武之殊[illegible]至以和平溫厚之音而雜癙思幽憂之作魚藻菀柳美惡豈日合辭縣蠻隰桑愉悲亦有分志大抵篇章序列類例參差未可執一以概言亦且末由而啓舉如云錯簡則傳經代有偉人捌自刪繁而往聖貽茲來

哲徂惜徽音既邈微言或昧於參尋載籍云遥大義
迷遺於缺畧是以宣幽變什時世亡徵鄭衛淫辭諸
家聚訟將闡揚之無自欲考訂之靡從幸覩文治蔚
興之期欣逢典章明備之日伏讀
聖祖仁皇帝御纂經義鴻文炳煥瑤冊琳琅萃諸子異同之
言分猶涇渭會羣儒閫奧之旨昭若日星緯地經天
丕著
盛朝之烈金聲玉振永垂奕代之模斯詩學之大成爲愚
蒙之津筏蓋衆解既備則疑義可參且折衷已明而
其詮自得爰是殫棠思奮竭愚測探高深[illegible]
頤希能於萬一積歲累月殫精窮神竊集撰詩益[illegible]
部合凡本傳次問表辨二十卷蓋繼漢唐以來[illegible]
訓詁之成書發尼山編定之至意關雎以降狼跋爲
前上感下應之理如斯風之所以名風與召旻居終
鹿鳴居首初盛終衰之迹若彼雅之所以繼雅也故
一風有一風之本末一雅有一雅之指歸治亂興亡
次第見紀綱之大畧創懲勸戒低徊盡悲憫之幽衷
茲乃考其簡策之所燦陳詠歌之所臚列楚邱淇奧

上吊殷墟而變始衛姜匪風下泉末嗟周道而邁懷
邠俗離黍降同於列國錄實匪夸猗嗟附刺於宗邦
合讓自遠卷分明志忽斷新臺乘舟之編類比陳誤
復合鴟鴞七月之誦雖狂且狡童之詞無妨並采雅
以辨俗於貞淫若樂歌燕飲之什可以寓懷豈雜雅
陳於美刺故小正之義多往復蓋西京之亡有感[illegible]
情排惻而彷徨道光邪而盛大內天保外采薇[illegible]
如睹至治之規模始憂勤終逸樂罔焉共仰太平之
景象他如康鼓鐘雅音之奏爰賦楚茨稱生民肇祀
之祥載吟行葦則又深心綿邈遠志夷猶若乃[illegible]
文王則惟崇德頌終大武亦曰象功所以爲尊隆盛
極思揚厲之至則此皆其犖犖大者可謂較然明著
已熟之義理攸存後先不拘於時代鑒觀有迹錯綜
每見於情文斯即開筆創之源先獲麟而作史稱典
誤之處蹟藏壁而傳書至於句詁淺深篇分綱領首
辨贏籀異體文通諷刺長辭譬如秣馬秣駒同情漢
廣猶爲兩脉假彼稚稚整齊同義叠斯奚必分章謬
從太祖之文出車述夫周宣之命不瀆承懷之句正

月疑非宗鎬之詩蓋必達於風人興賦之原斯以明
聖敎昭垂之跡故先之本傳以集其義繼之辨言以
衷其歸授受師承未敢漫遊於前範古今旁採惟期
畧補於闕遺發明朱子之功推闡毛鄭之學然而切
磋寡與懼貽不醇不備之憂樸斲時疎難獲盡意盡
言之趣恭惟
有道君子
達人先生
俯賜覽觀兼施
敎益俾材之偏者有必達而棄之缺者得復完則不獨
鯫生之幸抑亦斯道之光矣謹啟

金壇晚學劉始興拜稾

詩益序

詩自齊魯韓三家既亡。惟小序毛傳說獨存。繼之鄭箋孔疏以闡其蘊。漢唐後學者皆宗之。及宋朱子辨論序說謬誤更定舊解爲集傳。而小序毛鄭氏之學。多釐然出於正矣。愚考詩序及毛鄭氏舊解。頗有所穿鑿。第詩學賴之以傳。且去古未遠。其得之師傳授受者。往往而有。故凡舊解穿鑿謬誤之處。朱子辨而正之。可謂廓如若既明曉當信從者。蓋已無復疑似兩可。及從闕弗注二者之病。說詳後詩辨。此其說有宜采擇者。且詩三百篇。其

閒辭事相類而竝收博攷迭出而互見者不能假如取二南草蟲行露野有死麕三詩。雜之鄭風。僅與將仲子風雨二篇同解。草蟲風雨皆婦人思其君子之詩。行露野有死麕將仲子皆女子拒淫之詩。以鄭之羔裘曹之鳲鳩。雜於二南。亦與羔羊同風。羔裘鳲鳩羔羊皆美其在位者之詩。而盛衰貞變之義弗著。他如小雅祈父以下近於風。說見詩大問。楚茨以下近於頌。小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皆美其力農事以奉祭祀之詩。與豳頌載芟良耜相類。故舊說謂之豳雅豳頌。以前說例之。風詩雜於雅。雅詩雜於頌。而風雅頌之義莫得而辨矣。故善說詩者。其在國風。必考其所繫何風。復繫何篇之下。

以求所謂上感而下應者，而得其名風之說。此以下說竝見詩次問及詩表至於雅頌，亦統觀其詩之始終次序以驗王道之興廢與古先王制作之精意，而於小雅諸篇，必三復焉。可以知孔子與周之志，復古之心，此其大略也。故詩有異類而同次者，衛共姜柏舟宣姜牆茨之類是也。有同類而異次者，小雅黍苗大雅崧高之類是也。有兼收竝採，著其淺深先後以爲義者，鄭衛諸淫詩小雅燕饗諸詩是也。其他次乎風者，義從風。次乎雅者，義從雅。次乎頌者，義從頌。或本其世系，或依其事類，或因其政治得失上下感應之次爲教。要其善者，足以觀而法。不善者，可以懼而戒。其歸一而已矣。故詩之爲教也，一篇之義小，而全詩之義大。一篇之義，詩人之旨也。全詩之義，孔子編次之意也。今自鄭氏詩譜及孔疏解全詩編次，大義多牽於小序時世之論，無足取者。而朱子詩傳，惟二南說略具，邶鄘衛以下闕之。近代學者僅知指摘篇章，習熟句讀，或復紛紜聚訟，而不辨其義，徒欲强持序說，詆訐朱子。說詳後詩辨。而於聖人垂教之大，則略而弗講，惜哉。愚既幸詩學之傳，獲删厥謬誤，以正其義，復懼茲闕

略，乃合詩序毛鄭孔氏及朱子傳說，略加采擇，更旁引諸家，積二十餘年，作詩本傳八卷，詩次問補言三卷，詩表二卷，雜辨七卷，略推廣本篇詩意，及益以孔子編次之義，補舊解所未到，因名之曰詩益云。乾隆五年十月既望金壇後學劉始興序

欽定四庫全書

詩益 目錄

詩益目錄
卷一
詩本傳
卷二
詩本傳
卷三
詩本傳
卷四
詩本傳
卷五
詩本傳
卷六
詩本傳
卷七
詩本傳
卷八
詩本傳
卷九

詩次問
卷十
詩次問
卷十一
詩次補言
卷十二
詩表
卷十三
詩表
卷十四
總辨
卷十五
雜辨
卷十六
雜辨
卷十七
雜辨
卷十八

雜辨
卷十九
雜辨
卷二十
雜辨

辰駿少時讀三百篇，多蓄疑未解，遍覽先儒舊說，益滋眾訟。及從吾兄韶江先生遊，先生方研注詩益一書，辰駿追隨几案，親炙訓誨，日漸開悟，始知經學自有真詮也。今宦閩去官，赴部銓補，重晤先生於燕邸，先生出茲編以示，辰駿潛心諷讀，覺曩時茲誨，猶能記憶。詩益諸敘文，雖已總具綱領，然中間義例頗繁，恐一時未能開卷瞭然。竊欲謹記舊聞，略撮書內要旨，兼述鄙衷一二，贅言麗之篇端，以曉讀者。先生以為然，遂一一附載目錄之後。

詩益要旨，惟在續補舊解闕遺大義，次則辨析先儒未定疑案，其間章句訓詁，雖與朱子集傳小有異同，然實朱子之功臣也。蓋自漢唐以來，小序毛鄭之說孤行於世，其支離穿鑿之病，有害經義者，往往不餘

朱子辨而正之，小序毛鄭氏之學，由是始醇。然於經內義理大端，尚多闕略未備，是以宋元諸儒紛紜聚訟，迄無定論，後來學者，靡所適從。今詩益一一研窮，增補大義，既備，先儒聚訟之說，自渙然冰解，其為功於朱子，豈淺小哉。

先生嘗云，漢唐以來，無小序毛鄭氏，則詩學不傳；無朱子力闢序說謬誤，則聖人編詩垂訓大義，亦不可講。辰駿竊謂無詩益一書，補闕辨疑，則聖人之經義不至，朱子之功亦不著也。

詩益續補大義，在詩文問詩文補言數萬餘言，竊謂自有詩學以來，未之有也。大凡聖人編文，三百篇之意，旁皇周浹，盡備於此，此其道與易傳春秋相表裏。蓋文王之序易，夫子之編詩，其為教不同，而其致一也。夫子作春秋之旨，直而嚴，及編詩之意，則婉而深微而著。向來讀春秋者，病在捨經從傳，而不求其本；多以曲解失之。讀三百篇者，病在尋章摘句，而不求其通，多以疎略失之。故詩益補闕之功，譬猶渾沌鑿開，初見宇宙，而又天造地設，義理歸于自然，後有識

者諒不以愚言爲阿好耳

詩益辨疑說具總辨雜辨中間條分縷析盡解從前學者之惑數百年以來雲霧悉除矣至本傳分註章句淺深次第及全篇篇意貫通亦多闡發未有補先儒舊解之闕然皆確有依據精切詳密非附會穿鑿者比學者所當深玩也

詩益全書凡四種詩本傳一詩次問詩次補言二詩表三總辨雜辨四蓋凡說詩者必先講明本篇詩人之意然後聖人編次垂訓之意乃可講故以詩本傳

爲首詩次問詩次補言次之詩表合本傳次問之義分別詩人孔子之意而表其大凡故又次本傳次問之後總辨雜辨條析先儒疑義而衷之於一詩傳之源流也本傳次問相輔而經義乃全表又重著以明之所以反覆之也辨則居於末焉亦開卷之義也

讀詩益本傳者當與總辨雜辨並讀讀詩次問及補言者當與詩表並讀蓋詩益本篇舊解可否從違說具總辨雜辨內故讀本傳者當與此參觀乃得之至於分別詩人孔子之意及編次風雅頌升降先後之序咸備於表故讀詩次問及補言者亦當與此參觀耳

先生成詩益一書垂二十餘年故立義深厚完密不惟擘會羣書已也每著一說往往分散各條如解衛冠邶鄘義一見本傳一見詩次問一見詩次補言其辨則詳於雜辨讀者必融會其說其義乃備耳　良駿嘗請於　先生曰詩益諸說盍以類從且便讀者耶先生曰否否凡義理必分著而後明又讀書之法惟在觸類貫通若求一覽而盡斯失之矣況讀吾書而

不能竟其說其於學問之道何有哉

詩益有增訂朱子集傳說者非與朱子立異也有力証衆說辨從朱子者非爲朱子曲護也蓋惟以篇意爲斷耳小序毛傳鄭箋孔疏及諸家說亦然蓋凡先儒舊解義可從則從之不可從則旁引參補之不以其人異也

詩益全書內次問補言總辨雜辨及詩序文皆略分句讀以便觀覽惟本傳則分二例其有增補新義及貫通篇意分別淺深者以單圈表之類輯訓詁舊說

者以單點表之取其易於辨識也。

此上諸說辰駿或得之曩時舊聞或約舉書內大旨學識淺陋不敢妄有滋益惟冀讀茲編者藉爲端緒以求竟其說已耳

先生沈潛經學積數十年詩益一編蓋其功深而最大者外有尚書古文語錄左氏春秋傳志楚辭新義史記指意諸書先生閉戶闇修世鮮知者然嘉惠來學可久可傳願與二三同志勉力付梓庶存不朽以待後云

弟辰駿字襄勳謹記

同學諸子受業門人編校姓氏另版登載

詩本傳序略

詩本傳者詩本篇章句傳也愚讀國風體前後多疊章複句然皆有淺深次第之義舊解多闕不講學者頗弗深察徒見其辭意重覆錯雜而無義理不亦病乎至二雅長篇爲多如小雅正月大雅抑桑柔之類篇義頗難通貫則欲考傳註之紛紜而求其合難矣或復據其一二語遂疑其時代抑又過也如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雨無正云宗周既滅或疑東遷以後詩之類孟子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如徒以章句文辭而已則誤於此遂泥於彼以其一節而失其全體者曷可勝道今惟以貫通篇義及分別章句前後深淺次第爲主則於本篇詩人之志頗有發明凡舊註之是非辨論之得失皆有依據可講復斷以上下篇孔子編次之意以蒐厥指歸至其說則別著之詳詩次問及雜辨而闕於此焉若夫草木鳥獸山川地志音韻之學蓋有志而未逮姑從舊說略訂之俟後之君子。

詩益卷之一

金壇後學劉

詩本傳

國風

國風名風者。謂上化其下而下應之。猶風之動物然。故曰風。如二南上有關雎葛覃卷耳之化。下有兔罝芣苢應之。邶鄘衛上有柏舟綠衣之化。下有凱風谷風應之是也詳見後詩。文問先儒說二南爲正風。邶鄘衛以下爲變風。凡分十五國。今以邶鄘無詩。合之爲十三國云。

周南

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大王遷從豳自豳始遷居其地。傳于王季歷。至孫文王昌

闢國浸廣。遂遷都於豐。分岐周故地爲周公旦召公奭采邑。使周公爲政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行。凡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爲分天下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於鎬。遂代商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與召公相之。制作禮樂。蓋其先公嘗采文王之世風化所被民俗之詩。其得之國中而雜以南國者。曰周南。得之南國者。曰召南。及是黃之管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達於鄉黨邦國。後世周室既衰。或亦以其詩類附焉。孔子取而刪定之。惟存何彼穠矣一篇。上與周公所采之詩。編次先後。凡二十五篇。以明文王之化云。

關關雎七胥反鳩在河之洲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興也。下二章同。凡詩有興比賦。興者先言他物起興。比以彼物比此物。賦則敷陳其事之詞也。○關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配。故以雎鳩起興而美之。首章。下二章之綱領也。關關。雌雄相應和聲。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生有定耦。常並遊而不相狎。毛傳云摯而有別者是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窈窕幽閒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指后妃爲處子時。君子。謂文王。好亦善也。逑匹也。此章先美后妃之德宜配君子。初此。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蓋淑女之配君子。亦若雎鳩之和聲相應然。故以爲興。凡詩興體皆與下文有關應義蘊者宜玩。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蒲北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

首章既美后妃之德。宜配君子矣。此章因以荇菜起興而推本其未得之時如此。參差長短不齊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水面。流拔從流水也。此尚未言取之。下章采之乃言其

取耳。寤覺寐寢也。荇菜曰左右流。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淑女曰寤寐求。或寤或寐。言無時也。亦相對有關應義。服猶懷也。悠思之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臥不安席意。

參差荇菜左右采叶此禮反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叶羽已反之參差荇菜左右芼毛報反之窈窕淑女鐘鼓樂音洛叶五教反之

末章承前章復以荇菜起興。言今始得之時。采取而擇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友者親愛其德之意。芼熟而薦之也。鐘金屬。鼓革屬。樂直樂也。采者擇其善。有友義焉。芼者薦其成。有樂象焉。琴瑟聲和。故曰友。鐘鼓聲盛。故曰樂。此上二章。皆承首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之意而言。蓋惟后妃之德。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故其未得而憂。既得而樂如此。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誠如末章所云。哀而不傷。誠如二章所云。此其和平敦厚之旨。昔嘗用之鄉人邦國。今雖無復傳者。然繹誦其辭而想見之。至其詩

未知何人所作。朱子云作於文王宮中人，或又謂作於畢公。詳觀今昔，無可考，故闕其說。後詩凡不言作者同此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關雎篇首冠周南，及葛覃卷耳以下，乃孔子編次如此。非詩人本意，今說别詳詩次，鄘、衛並同此例。

葛之覃兮（徒南反），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音妻）。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古亂反），其鳴喈喈（音皆，叶居奚反）。

賦也。下二章同。○后妃將歸寧而作此詩。首章、二章皆追賦之辭也。葛，草名，可爲絺綌者。覃，延。施，移也。謂蔓生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鸝也。一名摶黍。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者。此言初夏葛葉方盛之時，起下章成絺綌意，因葛草而及黃鳥鳴聲，不賦其物以起候耳。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濩（胡郭反），爲絺（耻知反）爲綌（去逆反），服之無斁（音亦）。

此章承首章，言盛夏之時，葛既成而治爲絺綌之服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濩，煑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首章及此，皆因末章歸寧之事而追賦其未歸時成絺綌之事如此。蓋必待績功既畢，而後及於歸寧，則不以孝思之無斁夫其內職之有常。此所以爲貞靜專一之德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戶管反）我衣。害（戶葛反）澣害否（方九反），歸寧父母（莫後反）。

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末章遂言歸寧之事。此其作詩本意也。言，語辭。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或曰，薄亦語辭。後凡云薄言者從此。汚，煩撋之，以去其汚，猶治亂曰亂也。私，燕服也。澣，濯也。澣此汚爲尤潔矣。衣，禮衣也。蓋汚之用功甚深而潔則尤深。惟私服乃燕居之服，而禮衣將服之以歸寧父母，故也。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朱子曰：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賛美之辭。然於此可以見其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

采采卷（上聲）耳，不盈頃（音傾）筐。嗟我懷人，寘（之豉反）彼周行（叶戶郎反）。

賦也。下三章同。○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作此詩。采采，言非一采也。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采卷耳者，假託之辭，不必實有是事也。頃，敧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寘，舍也。周行，大道也。頃筐易盈而不盈，且寘之大道之旁，而不能復采，以見其懷思之甚也。此蓋后妃當文王朝會征伐，及羑里拘幽之日而作與。

嗟我懷人句。一篇之綱領。

陟彼崔（徂回反）嵬（五回反），我馬虺（呼回反）隤（音頹）。我姑酌彼金罍（音雷），維以不永懷（叶胡隈反）。

此下三章皆承首章嗟我懷人之意而言。陟，升也。崔嵬，山顛。爾雅曰：石山戴土者。托言升彼崔嵬之山，將以遠望所懷之人耳。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爲雲雷象，以黃金飾之。永，長也。言酌金罍之酒以自娛，欲其不至長以爲懷也。此蓋反首章懷人之意而庶幾有以舒其憂耳。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叶古黃反），維以不永傷。

山脊曰岡。既陟崔嵬，復陟高岡者，言所陟之匪一，以見其懷思之念甚也。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觥，角爵也。兕角爲之。永傷比永懷又深矣。不永傷，復反首章嗟我之意。

陟彼砠（七余反）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盱（音吁，舊本作吁）矣

朱子集傳云爾雅注引此作盱，今從之

爾雅曰：土山戴石爲砠。瘏、痡，皆病也。前二章但云馬病，此復及僕者，推廣而極言之。盱，張目而望也。云何盱者，言欲望之而無從，卒反上文涉山遠望之意，以明所懷者之終不可見耳。

卷耳四章章四句

南有樛（居虯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音洛）只（音紙）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下二章同。○此蓋美文王之詩。南，毛傳云：南，土也。謂荆揚江漢間木盛處，猶後篇曰南有喬木也。木下曲曰樛。葛藟，蘡薁。纍，猶繫也。只，語辭。樂只，美其德也。君子謂文王也。履，祿。綏，安也。蓋木下曲，則纍之者固繁；君子有樂只之德，則身之獲福履者安，故以爲興。下二章荒、將、縈、成義倣此。此首君子，朱子集傳云指后妃，今從毛鄭氏義，而復訂其篇意如此，詳見後詩辨。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也。將，猶扶助也。比首章綏義爲深。

南有樛木，葛藟縈（烏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縈，旋也。始纍之，繼奄之，末復旋繞之也。成，就也。此要其終言之。比前二章綏將義爲又深。

樛木三章章四句

此篇舊解詳後詩辨。○按凡詩興比體有携興者，以彼興此，與下文相對爲義；比者，比言正意，與下文聯爲義。但詩中比體易曉，至所謂興者，亦必求其所以取興之義，上下文意乃有關應，不可不察也。

螽（音終）斯羽，詵詵（音莘）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眞）兮。

興也。下二章同。○文王后妃子孫衆多，而又有賢德，故以螽斯爲興而美之。螽斯，蝗也，一名斯螽，蝗類，青色，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宜，猶善也。爾，謂文王后妃。振振，仁厚也。言文王后妃能善其子孫，使之仁厚也。文王后妃子孫之仁厚，猶螽羽之和集，故以爲興。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絕貌。言文王后妃能善其子孫，且繩繩之多也。首章先言振振，此章後言繩繩者，蓋子孫惟有振振之賢德，故其衆多爲足美也。

螽斯羽，揖揖（側立反）兮。宜爾子孫，蟄蟄（直立反）兮。

揖揖，會聚也。蟄蟄，亦聚意。方氏應龍曰：蟄，即蟄蟲之蟄，言其伏藏而盤聚也。上章先言繩繩，末章後言蟄蟄者，蓋子孫惟有繩繩不絕之美，則本支繁衍，而其會聚者益衆矣。螽羽羣飛，有不絕之聲，上章所以興繩繩，而此章則又以揖揖、蟄蟄同義爲興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此篇亦畧從毛鄭氏義，詳見後詩辨。

桃之夭夭（於驕反），灼灼其華（叶芳無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叶古胡反）。

興也。下二章同。○文王國中女子，嫁娶及時，故因桃夭起興而美之。桃，木名。夭夭，少好貌。灼灼，華盛也。木少則華盛，興女子之及時而嫁也。周禮仲春會男女。桃之有華，正婚姻時也。之子，猶云是子，指嫁者言。婦人謂嫁曰歸。宜，和順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蓋此女子亦賢而有德者，故詩人美之如此。而文王周公之化，於

此可見矣。

桃之夭夭有蕡（音文）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承首章言桃之華而及其實，蕡，實之盛也。復曰宜其家室者，反覆而深美之之辭。桃之有實，又如女子之有家室，故以爲興。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蓁蓁，葉盛貌。復承前二章言華言實而及其葉，則桃之美者備矣。家人，一家之人，因言家室而及其家人，則女子之德無不宜矣。葉之蓁蓁，又以與家人之衆多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按美出嫁女子，此篇本旨也。王美文王之化意，則篇內未及，蓋言外見之。說詳後召南總解。下兔罝、漢廣同。

肅肅兔罝（子余反，與）椓（陟角反）之丁丁（音爭）赳赳（居黝反）武夫公侯干城

興也，下二章同。○文王國中賢人衆多，皆有可用之材，故因兔罝起興而美之。肅肅，整飭貌。罝，罟也。丁丁，椓杙聲。蓋椓杙地中，而張罝其上以掩兔也。赳赳，武貌。干，盾也。干城，皆扞外衛內者，言其武夫之材可用如此。文王周公德化之盛，亦可見矣。兔罝肅肅與武夫之赳赳，而椓與干城，亦有關應義。

肅肅兔罝施於中逵（求龜反）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叶渠之反）

逵，九逵之道也。承首章椓兔罝而申言其所施之地如此。好仇，與好逑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言其德可與公侯匹耦，則匪但干城而已，嘆美之愈深也。鄭氏曰：好仇，和好敵仇。與中逵義相悉，說亦通。

肅肅兔罝施於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中林，林中也。視中逵地稍僻矣。地僻則兔益易罝，可知。腹心，又匪但好仇而已。中林腹心，義亦相應。

兔罝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音浮）苢（音以）薄言采（叶此禮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有（叶羽已反）之

賦也，下二章同。○文王國中婦人，室家無事，相與采此芣苢以爲樂，而賦其事作此詩。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此篇婦人惟賦其事云爾，未嘗自言何人之化也。但後人讀其辭，見當日文王國中化行俗美，家室和樂如此云。說見後召南總解。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

掇，拾也。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戶結反）之

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于帶間而歸也。此上三章先云采，繼云有，繼云掇捋，繼云袺襭，皆依其事之次序而言之如此。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思，舊本作息。孔氏疏云：詩韻在辭上，休求字爲韻，宜作思，今從之）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叶古曠反）矣不可泳（音詠，叶于誑反）思江之永（叶弋亮反）矣不可方（叶甫妄反）思

興而比也，下二章同。○南國江漢之閒，其出游之女貞潔不可犯，故因喬木起興而美之。木上竦無枝曰喬。休，止息也。思，語辭。喬木之不可休，猶女子之不可求，故以爲興。江、漢皆水名。泳，潛行也。永，長也。方，桴也。末以江漢

爲比而詠歎之。言其女之貞潔，亦若江漢之不可方泳，而文王之化，及於南國，於此可見矣。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二句。篇之綱領。

翹翹祁遙反錯薪，言刈魚廢反其楚。之子于歸，言秣莫葛反其馬。叶滿補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此下二章，皆承首章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二句之意而反覆言之。翹翹，秀起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子，指游女。秣，飼也。首借錯薪起興，設言之子于歸，欲秣其馬，則悅之至矣。復以江漢爲比而重詠歎之，所以明其終不可求之意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音閭。之子于歸，言秣其駒音居。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降楚言蔞，降馬言駒，備愈殷而意愈卑矣。刈楚刈蔞，亦所以興秣馬秣駒之義。

漢廣三章章八句

此篇章末重復詠歎，意味深長，含蓄無盡，俾學者尋繹而自得焉。凡國風多用此體，亦或有畧取參文以爲諧韻者，而其義例一也。至其章內淺深次第之意，則於上下文見之，學者宜玩。

遵彼汝墳符云反，伐其條枚莫杯反。未見君子，惄乃歷反如調音周飢。

賦也。下章同。○汝旁國中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故述其事作此詩。遵，循也。汝，水名。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言其君子未歸之時，往循汝水之旁，而伐其薪，此賦其事，亦有興義也。惄，思。調，朝也。蓋思其君子，如朝飢之思食也。調，一作輖，重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新而復生曰肄。承首章伐其枚，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故深喜之。遐，遠也。

魴符方反魚赬敕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下同。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也。○承前章既見君子而言。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比君子行役之勞，蓋既見而深閔之之辭也。王室，紂所都。燬，焚也。如燬，言酷烈也。父母，謂文王。孔，甚。邇，近也。蓋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而可以忘其勞。此又見君子而深慰之之辭，而文王之化，及於南國，觀此章之言可見矣。

汝墳三章章四句

此篇末亦美文王之化，意作者本旨也。又與前桃夭已下諸詩不同，見後召南總解。

麟之趾音止，振振音眞公子，于音吁嗟麟兮。末句無韻

興而比也。下二章同。○此美文王后妃子孫宗族之詩。麟，獸名，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趾，足也。麟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故以興文王公子。振振，仁厚也。于嗟，歎詞。末曰于嗟麟兮，比言文王后妃之德而歎美之。蓋惟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其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美文王后妃，而以其趾美公子之仁厚也。下二章定、角義倣此。

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定，額也。麟額未聞，或曰有額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因公子而及公姓者，推廣言之也。

麟之角叶盧谷反，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一角角端有肉不以觸也首章云趾次云定末云角
從下及上則言麟之德者備矣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
毀有服之親因公姓而及
公族者又推廣言之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

召召公奭采地舊說扶風雍縣
南有召亭餘見其總論周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叶姬反）之子于歸百兩御之（五嫁反叶魚據反）

興也下二章同○南國諸侯夫人賢而有德故於其始
嫁之日以鵲巢爲興而美之鵲鳩皆鳥名鵲善爲巢冬
至日架之至春乃成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
巢者鳩所以興夫人鵲巢興諸侯家也之子指夫人一

車兩輪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
兩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小雅曰無非無儀惟酒食
是議此篇以鳩居鵲巢喻夫人貞靜純壹之德猶易與
小雅義也蓋惟其被文王后妃之化者深故能如此耳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有之也將送也先言迎次言
送者以諸侯之發者爲主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盈滿也喻衆媵姪娣之多如君之繼有之末復
盈之也成成其禮也總前二章之意而終言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此篇美文王之化意亦言外見之說同周南桃夭
篇下采蘩采蘋羔羊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並同

于以采蘩（音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叶上止反）

賦也下二章同○南國諸侯夫人能盡誠敬奉祭祀故
賦其事美之于於也蘩白蒿也沼池沚渚也蘩非水菜
于沼沚者於其水旁采之下章澗中義同事
祭祀之事也祭之日夫人當薦蘩以豆盛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山夾水曰澗于沼沚復于澗者明所采之非一地也宮
廟也凡內祭祀之事皆行於廟既曰公侯之事又曰公
侯之宮者所
以別外祀也

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巨私反）薄言還（音旋）歸

末章承前二章遂陳夫人奉祭祀始終之事被首飾也
編髮爲之僮僮竦敬也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貌
言其夫人始終能敬祀事而不失其威儀如此
則其德可知而所以被文王后妃之化者深矣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托歷反）阜（音婦）螽（音終）未見君子憂心忡忡（音充）

亦既見止亦既覯（古豆反）止我心則降（音杭叶乎攻反）

賦也下二章同○南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
物之變而思念之及其既歸而賦其事喓喓聲也草蟲
負蠜蝗屬青色趯趯躍貌阜螽蠜也草蟲鳴阜螽
躍而從之晚秋時也蓋先賦其所見之時物而後言
其君子行役之意亦賦中有興義
忡忡猶衝衝止辭覯遇降下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音厥）未見君子憂心惙惙（音拙）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登山假托以望君子蕨鱉也初生無葉時可食采蕨蓋
仲春時承首章草蟲鳴則蹊歲矣蓋其君子自秋及春
而未歸故其獨居感時物之變如此下章采薇義同以
此推之詩中所謂見止覯止者蓋又在其春後耳惙惙

憂貌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音微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似蕨差大，有芒而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采蕨采薇，亦仲春時。夷，平也。此篇三章，惟以草蟲鳴采蕨采薇相承言之，見其感時物之變如此。未見君子以下，則三章之意無異也。疊山謝氏曰：惙惙憂之深，不止於忡忡；傷則惻然而痛，悲則無聲之哀，又不止於惙惙。或又謂降言憂始去，說則其意新，夷者見之久而復其常也。按此二說，每章第四句與末句義亦有淺深。

草蟲三章章七句

此篇婦人未有美文王之化意，與周南芣苢同義。說詳後召南總解。下行露殷其靁摽有梅並同。

于以采蘋符申反 南澗之濱于以采藻音早于彼行潦音老

賦也。下二章同。○南國大夫妻亦能盡誠敬以奉祭祀，故賦其事美之。蘋，水上浮萍，江東人謂之薸。濱，厓也。藻，聚藻，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 于以湘息良反之維錡其綺反及釜符甫反

承首章而言。盛，盛蘋藻也。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粗熟之而淹為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叶後五反 誰其尸之有齊音齋季女

亦承前章而言。奠，置也，亦謂蘋藻。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奥也。尸，主也。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菹醢。齊，敬貌。季，少也。能敬有禮，不失婦職，少而已然，則其被文王后妃之化，亦可見矣。此篇三章皆一意相承，直敘其事如此。

采蘋三章章四句

[illegible]齊詩无采[illegible]
[illegible]附[illegible]

蔽芾音廢甘棠勿翦子踐反 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反

賦也。下二章同。○召伯在文王時，循行南國，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故賦此詩。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翦，翦其枝葉。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茇，草止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叶蒲寐反 召伯所憩起例反

敗，折也。勿敗，匪但勿伐而已。愛之久而愈深也。憩，息也。此下二章曰憩曰說，皆承首章茇義而言，蓋茇為草止，於召伯當日循行情事較切，而憩說皆泛辭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叶變制反 召伯所說音稅

拜，屈也。勿拜，又匪但勿敗而已。說，舍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此詩蓋作於武王成王之世。召公為方伯時，故曰召伯。

厭入浥音邑行露豈不夙夜叶羊茹反 謂行多露

賦也。○南國女子有能守禮不為強暴所污者，自賦其志而作此詩。厭浥，溼意。行，道。夙，早也。托言道間露溼，豈不欲早夜行乎，但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耳。首章先言其大意如此，下二章乃申明之。

誰謂雀無角叶盧谷反 何以穿我屋 誰謂女音汝無家句無韻 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下章同。○家。室家之禮。謂以媒聘求也。速。召致也。蓋此女子以禮自守。或有見訟而致於獄者。故其言如此。末曰室家不足。乃深絕之之辭。此所以與多露而不敢行也。雀之穿屋。猶其人之速獄。故以為興。下章鼠穿墉義放此。

誰謂鼠無牙 叶音吾 與家為韻 何以穿我墉 音容 誰謂女無家 叶音姑 何以速我訟 叶祥容反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牙。壯齒也。墉。牆也。雀之穿屋。猶在外也。鼠穿墉則近入矣。訟猶獄也。末曰亦不女從。復明絕之如此。以終首章之意。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劉向列女傳曰。召南申人女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欲娶之。女子不可。故作是詩。今按此說無可考。姑存之可也。

羔羊之皮 叶蒲何反 素絲五紽 徒何反 退食自公 委音威 蛇音移 叶唐何反 委蛇

賦也。下二章同。○此美南國大夫之詩。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紽。以絲飾裘之名。蓋緎白絲為紃。施之縫中兩皮聯屬處以為飾也。或曰凡飾裘絲數。蓋不止有五。曰五紽者。言其總也。退食。退朝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出也。委蛇。自得貌。此美其大夫退朝之暇。從容有度如此。則其人之賢可知。而所以被文王召伯之化者深矣。

羔羊之革 素絲五緎 音域 委蛇委蛇 自公退食

革。說文云。皮治去其毛曰革。然此為裘。不宜去毛。二字異義未詳。緎。裘之縫界也。即絲所飾之處。首章紽以絲言。此章緎以其縫言也。或曰。凡裘之縫不止有五。曰五緎者。亦言其總也。

羔羊之縫 音逢 素絲五總 音宗 委蛇委蛇 退食自公

縫。縫皮合之為裘也。總。數名。或曰。即謂紽緎之總數也。復言五總者。與前二章互文以申明之。故首句特曰羔羊之縫。以切指其義云。

羔羊三章章四句

篇內三章末。亦用重辭歎美。但變文協韻。與前漢廣篇何。累有異耳。詩中亦多此體。說已見前。

殷 音隱 其靁 同雷 在南山之陽 何斯違斯 與靁為韻 莫敢或遑 振振 音真 君子歸哉歸哉 末二句或用子哉叶韻。或同麟趾篇例。末句不用韻。俟更詳之。

興也。下二章同。○南國大夫從役在外。其妻思念之而作此詩。殷。靁聲。山南曰陽。靁聲之在山陽。未嘗遠也。故感之而以為興。何斯。斯此人。謂其君子。違斯。斯此地。遑。暇也。振振。信厚也。歸哉歸哉。望其君子早畢事而歸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 何斯違斯 莫敢遑息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在側。比在陽為近矣。息。止息也。蓋其君子役事既不能暇。則亦不能息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 叶後五反 何斯違斯 莫或遑處 上聲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在下。比在側為又近矣。處。安處也。息之久而後能安處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 婢小反 有梅 其實七兮 求我庶士 迨其吉兮

賦也。下二章同。○南國女子以貞自守，懼嫁不及時，有強暴之辱，而賦其意作此詩。摽，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梅盛極則衰落，存落而在樹者少，言其時過而已晚也。庶，衆。迨，及也。吉，吉日也。賦摽梅興求庶士，亦賦中有興義。

摽有梅，其實三兮。叶疏簪反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梅在樹者三，落者又多，則時又過矣。今，今日也。承首章言擇吉必迨今日，蓋時又過則其期愈迫，而不容更視，故設言之如此。若今非吉日，當如下末章所云耳。夫迨吉之義已見首章，故此章不言而義理已包。舊解謂不待吉，夫婚姻不待吉，則已苟矣，不且近於奔乎。

摽有梅，頃音傾筐塈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塈，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而時大晚矣。謂之，但告語以定其約而已。蓋迨吉迨今，時雖稍過而婚禮可成，若時已大晚，惟及今定其約，以待來歲請迎，而不過其女子之能守禮可知矣。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興也。下章同。○南國夫人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而作是詩。嘒，微貌。三五，言其稀也。蓋初昏或將旦時，衆妾進御，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或曰賦也。肅肅，齊遬貌。宵，夜。征，行也。寔，實同。自言其命寔與貴者不同，深以得御於君為夫人之惠，而不敢怨也。蓋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后妃之化如此。

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昴。音卯，叶力求反。○史律書北至於留，註云：留即昴也。昴一名留。故毛傳及朱子叶从留。肅肅宵征，抱衾起金反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參昴，西方二宿名。蓋初昏或將旦時，星稀難辨，初視之，唯見或三或五，及諦視之，乃知為參與昴耳。衾，被也。裯，襌被也。抱衾與裯，復承前章言夙夜在公之事如此。猶，亦同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祀，叶羊里反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叶虎洧反

興也。下二章同。○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嫡夫人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能自悔而迎之，故因所見以起興而作此詩。水決復入曰汜。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左右之曰以，謂借行也。蓋其夫人被文王后妃之化如此。汜水決復入，所以興其後悔也。

江有渚，諸呂反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渚，小洲也。水岐成渚。我與，猶我以也。處，安也。承首章後悔之意而言。蓋其嫡夫人既悔迎之，故得安處也。渚水岐，惟興不我與之義，但渚與處亦叶有關應耳。

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

沱，江之別者。我過，過我也。不過我，則不與我以我矣。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也。謂嫡初棄已時。歌，謂今來迎已時。末句總歎至肯之意加此。沱水別，興不我過義，亦同前章。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與春為韻白茅包之。叶補苟反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下章同。○南國女子有能守禮不從淫亂之行者，故因所見起興而美之。麕，獐也，鹿屬，無角。白茅包之，興其女子之貞潔也。包下二章意。懷春，當春有懷也。蓋其女子初有懷春之意，後乃悔而拒之。首章言其始，下章加玉美其終也。吉士，美士也。誘女云吉士者，亦美其不終誘，能悔而自止，不為行露訟獄強暴之事也。曰誘之者，其始；曰吉士，亦美其終。蓋其男女皆被文王之化如此云。

林有樸蒲木反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音豚束有女如玉

承首章復因所見爲興以起末章之意樸樕小木與女子之守之堅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言包之此句與義同首章如玉美其潔也言彼懷春之女和若可誘後乃知其德之貞潔如玉也謂如下章所云

舒而脫脫音兌兮無感我帨音稅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符廢反

賦也○末章承前章末句之意而述其女子拒之之辭舒舒遲有禮容也脫脫舒貌感動帨巾尨犬也言汝當舒徐以禮來毋動我之帨驚我之犬以強暴相陵也夫以禮來則不相誘矣其詞義而不可犯所謂如玉者如此而其男子亦侮而自止所以不失爲吉士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音濃與雝叶矣唐棣徒帝反之華叶芳無反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興也下二章同○周平王孫王姬下嫁於齊故以唐棣之華起興而美之襛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也似白楊唐棣之華之盛興王姬車服之美也曷何肅敬雝和也言王姬車服雖盛不敢挾貴驕其夫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也首章先美王姬下嫁之事如此此衰周之詩未知其人果足以當之然夫子錄之亦必有見而取之云爾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此章承首章兼美王姬及齊侯之子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桃李之華與王姬與齊侯之子之並美也齊侯之子或曰襄公諸兒或曰桓公小白按春秋經文魯莊公元年王姬歸於齊時襄公五年也魯莊公十一年王姬歸於齊時桓公三年也襄公桓公皆已即位今詩不曰齊侯而曰齊侯之子豈經文所謂或適襄公桓公之子而傳說有闕誤與抑詩所言者或別有指與二者未有考然既曰平王之孫則其爲衰周時事固可信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亡巾反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末章承前章始美王姬與齊侯之子爲昏之意伊亦維也緡綸也釣者合絲爲綸與王姬與齊侯之子好合而爲昏也所謂曷不肅雝者如此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此篇舊解詳後詩辨

彼茁側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豝音巴于音呼嗟乎騶側留反虞

比也下章同○此蓋美文王之詩言文王仁民之思及於庶類故以騶虞比之茁生出壯盛貌葭蘆也亦名葦發矢也豝牝豕也壹發五豝者毛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發翼驅也射壹發而翼五豝言其多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者蓋舉用之以喻草木之茂禽獸之多如此皆由騶虞仁歌所致故歎而美之而其歎美文王之意自見言外

彼茁者蓬蒲東反壹發五豵宗音于嗟乎騶虞

兩章末句並不用韻與周南麟趾篇同例讀音詳之

蓬草名一歲曰豵小豕也蓬葭言蓬勃豵言豵所以益著其盛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此篇舊解作美南國諸侯之詩詳後詩辨

召南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桃夭兔罝以下舊解並作美文王后妃德化所被之詩今各就本篇考之惟汝墳麟

趾、騶虞三篇，詩中已具此旨。他若桃夭、兔罝、鵲巢、采蘩之篇，篇內未嘗明言，或用推原為說，云美其人以見上之化，義亦可通。至如芣苢婦人，隨事吟咏；草蟲大夫妻對夫言情；行露、摽梅女子，守禮拒亂。雖其人皆由被文王后妃之化而然，然其作詩，惟各賦已之情事而已，非美其上之詞也。故周公當日采詩及孔子編次之意，凡此二十五篇，皆所以推明文王后妃之德，修身齊家治國之效，以為天下後世法。若在本篇作者，意指各異，固不可以一槩論也。今悉具其說詩次問中，而於本傳則惟據篇意以切解之云。

邶鄘衛

衛詩舊誤分屬邶鄘，今復合之，為上中下三卷，以從孔子之舊。詳見後詩辨。衛國在禹貢冀州西，阻大行，北逾衛漳，東南跨河，至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其地，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封紂子武庚祿父，弟管叔、蔡叔、霍叔監殷餘民，是為三監。時觀康叔鄘然蓋其時武王弟康叔所封國，亦在殷都畿內。書康

誥所稱是也。但康誥武王封康叔孟侯，而不稱衛；又酒誥曰：明大命於沬邦。或康叔在武王時所封，不曰衛，曰沬云。後武王崩，成王立，三叔導武庚叛，周公奉成王命討之，乃誅武庚，管叔、蔡叔、霍叔為庶人。惟康叔任沬邦，克守厥職，於是成王用公乃以武王時所立三監之地盡封康叔，是為衛國。一說成王誅武庚後，復揀封邶鄘，其後世子孫衛卒滅之，并其地。邶鄘衛本都河北，朝歌東，淇水北，百泉南。至懿公為狄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楚丘。衛詩冠邶鄘者，明其為三監舊封，實殷之故墟也。蓋國風首二南，著周所以興；次邶鄘衛，傷殷所以亡，故其詩不與鄭齊以下諸國同列，而先於王焉。詳見詩次問。

汎芳梵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比也。○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以柏舟自比。汎，流貌。柏，木名。流，中流也。亦汎其流者，言無所依

薄，比已之不得於莊公而失其位也。故下文遂承此賦其意。耿耿，小明也。蓋不寐之狀，如而隱痛也。如有隱憂句起下末二章意。微，猶非也。言其隱憂如此，雖飲酒敖遊，亦莫能自解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音孺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蘇路反逢彼之怒。

賦也。下二章同。○已下二章皆承首章而言。鑒，鏡。茹，度也。言欲自度以解其隱憂，則匪鑒而不可度也。賦中亦以為比。據，依。愬，告也。將往愬兄弟者，亦欲有以自解，無奈其不可據而反遭怒耳。夫莊姜不得於夫，故假兄弟不可據為言，此乃婦人之常情。毛鄭氏舊解作仁人不遇之詩，則於此等語豈可通乎。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音捲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石可轉而心不可轉，則不能自既以從人，而其隱憂益甚矣。席可卷而心不可卷，又謂其憂之不可去也。棣棣，富而閑習貌。選，簡擇也。言己之威儀無一不善，則又不可以自責者自解也。自首章微我無酒以下至此，皆推其隱憂之深，而無以自解如此。匪石匪席，亦賦中有比義。

憂心悄悄，七小反慍于羣小。覯古豆反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避亦反有摽。符小反

此下二章，乃申明首章隱憂之意。悄悄，憂貌。慍，怒。羣小，衆妾也。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言寤不成寐，而拊心自傷，所謂耿耿不寐者如此。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反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承前章而言。矜、諸，語辭。迭，更。微，虧也。日當常明，月有時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妾反勝嫡，是日月更迭而虧也，故以爲比。匪澣衣，謂垢汚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飛去也。言其憂心之甚，至於如此。終首章意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此篇從朱子傳，說詳後詩辨。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下三章同。○說同前篇。綠，閒色；黃，正色。閒色賤而爲衣，正色貴而爲裏，以比賤妾尊而正嫡卑也。曷，何。已，止也。言其心之憂不知何時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閒色。綠者爲衣，黃者爲裳，其失所比黃裏愈甚矣。亡之爲言忘也。亡者，已之甚。

綠兮絲兮，女音汝所治平聲兮。我思古人，俾無訧音尤，叶于其反兮。

此章承前二章申言綠衣之意。女，謂莊公。治，理而織之也。綠方爲絲，而治之使爲衣，比妾方少艾，而教之使會寵也。俾，使。訧，過也。言古人之道，必有善處此者，故今思之，望莊公能悔其行，使不至於過也。

絺兮綌兮，淒音妻其以風叶方音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末章復申言黃裏黃裳之意。淒，寒風也。言衣絺綌而遇寒風，比已之見棄。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誠先得我心，而無如莊公之不然也。此篇與前篇末二章同意，而詞旨尤哀，讀者詳之。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于飛，差初宜反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叶莊羽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下二章同。○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已子。莊公卒，完即位，州吁弒之，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故作此詩。燕，鳦也。燕燕者，非一燕也。差池，不齊貌。莊姜送戴嬀，嬀歸，燕燕並飛而差池其羽然，故以爲興。之子，指戴嬀。歸，大歸也。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戶郎反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直呂反立以泣。

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頡頏，則匪但差池而已。興戴嬀之將別，莊姜送行也。將，送也。不言于野者，送之愈遠而不擇其地也。佇立，久立也。送之不及而不遽歸，思念益深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叶尼心反。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莊姜送戴嬀而涕泣，亦若燕音上下參差，承前二章末句之意，而以爲興。陳在衛南，復曰送于南者，明戴嬀所往之國也。實勞我心，又申言所以涕泣之意。此上三章，莊姜自叙其送戴嬀之情如此。

仲氏任平聲只音紙，其心塞淵叶一均反。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凶玉反寡人。

賦也。○末章終美戴嬀之德，以明前三章所以送之之意。仲氏，戴嬀字。以恩相信曰任，言戴嬀之待已如此。只，語辭。塞，實。淵，深。美其內。溫，和。惠，順。美其外，終竟淑善也。先君，謂莊公。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言戴嬀常勉已思念莊公不忘也。夫戴嬀既去，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誠可謂賢。而莊姜之送戴嬀，乃以其德如此。

亦庶幾情止
乎禮義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 胡能有
定寧不我顧（叶果五反）

比也。下三章同。○莊公既沒，莊姜思之，而作此詩。婦之事夫，猶下土之瞻日月，故以爲比。下章義同。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或曰往也，猶云往者。古處，以古道相處也。胡，何也。寧，猶豈也。言莊公爲人無常，亦何有一定，而豈不我顧乎。言其亦有顧我時也。夫莊公之待姜已無禮矣，及其既沒，而復思念其顧我時者，忠厚之意也。一說寧亦何也，何不我顧者，若怪而責之之辭，亦通。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 胡能有
定寧不我報

冒，覆也。逝不相好，言莊公與已無好合之意，所謂不古處也。報，答也。有以答之，則必將時顧之矣。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
也可忘

日且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以見其有常，反比莊公之無常也。德音，蓋謂言語辭氣之間。曰德者，泛辭。良，善也。言莊公待已無良善之德音，所謂不相好者如此。俾，使也。俾也可忘，言使已思念之不忘也。起下章末句意。凡詩言德音者非一，而其義不同。蓋言辭聲名，皆謂之德音，故篇內詁解亦可兩通。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
不述

末章復借日月比已之生於父母也。畜，養。卒，終也。莊姜不得於夫，而歎父母之養我不終。蓋疾痛憂患，必呼父母，人之情也。述，循也。又言莊公爲人無常，雖容顧我，曾無幾時，若使其果能報我，我今亦不述而言之矣。二章曰寧不我報，末又曰報我不述，反覆思念之辭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反）浪笑敖（五報反） 中心是悼

比也。下三章同。○說見前篇。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比莊公之狂暴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言莊公有顧已而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是以心獨傷之耳。

終風且霾（音埋，叶音貍） 惠然肯來（叶陵之反）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霾，雨土也。終日風而且霾，比莊公之狂惑也。惠，順也。莫往莫來，言已不往，而莊公亦不來，又與惠然肯來時異矣。悠悠，思之長也。此上二章，言莊公之爲人如此。

終風且曀（於計反）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音帝）

此下二章，承前二章言已思莊公之情也。陰而風曰曀。有，又也。終日風而又曀，比已抑鬱之狀如此，與前二章比義不同。言，語詞。願，思也。嚏，鼽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則有是疾。言已思莊公，寤而不寐，且有嚏疾，以見其思之甚也。

曀曀其陰虺虺（虛鬼反） 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曀曀，陰貌。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比義亦同上章。但陰而又靁，則其陰盛矣，比已抑鬱之愈深也。懷，猶言懷也，言其思之之甚，記憶不忘也。則匪但有嚏疾而已。由末二章之言觀之，莊姜此詩，蓋有遭亂自傷之意矣。試詳後詩錄。

終風四章章四句

此上二篇說從毛氏義。並見後詩辨。

擊鼓其鏜（音湯）踊躍用兵（叶蒲茫反）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叶戶郎反）

賦也。下四章同。○衛州吁弒桓公自立，將合宋陳蔡三國伐鄭，而先平陳與宋。衛人從軍者賦其事作此詩。鏜，擊鼓聲。踊躍，坐作擊刺之狀。兵，戈戟之屬。踊躍用兵，自言其所爲如此。土國，役土功於國也。漕，衛邑。又言國人未從軍者，爲此城漕之役也。南行，在陳宋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敕中反叶敕衆反）

此章承首章申言所以用兵及南行之意。以起下三章。孫氏，子仲，字。時將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歸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叶滿補反）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叶後五反）

爰，於也。承前章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而言。見其失伍離次，而無鬬志。前所謂踊躍用兵者，蓋謬語耳。

死生契（苦結反）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叶魯吼反）

此下二章從承前章申言不我以歸憂心有忡之意也。契闊，隔疎意，猶云離別也。子，謂其室家。成說，猶成約也。此下文執手偕老之謂，言雖當死生離別之際，而其約誓如此。此始與其室家相期之辭也。

于嗟闊兮（音吁下同）不我活兮于嗟洵（音荀）兮不我信（叶師人反）兮

闊，契闊也。洵，信也。信，申同。言今與其室家離別，而又有死亡之患，所謂死生契闊也。然終不能執手偕老，昔日之信，今不得伸，所以憂心有忡者，爲此故耳。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叶泥心反）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母氏劬（其俱反）勞

比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七子自傷而作此詩。南風曰凱風，長養萬物者，以比其母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心，又其稚弱未成者，比子幼弱時也。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言母生衆子，病苦已甚，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下二章同。○棘可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興子之壯大而無用也。故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深矣。我無令人句起下二章意。聖，叡。令，善也。

爰有寒泉在浚（音峻）之下（叶後五反）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浚，衛邑。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以興子之不能事其母，使母至於勞苦，所謂我無令人者如此。

睍（胡顯反）睆（華板反）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睍睆，好貌。載，則也。言黃鳥尚有好音，以興子之不能慰其母心，亦所謂無令人也。此深自刻責，冀其母之感悟，而不顯其過，可謂孝矣。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下章同。○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勞苦，故以雄雉爲興而作此詩。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鬬。泄泄，飛緩自得之貌。此喻其君子行役勞苦，曾雉羽之不若也。懷，思。詒，遺。自詒，猶云自取。伊，維。阻，隔也。言與己相遠也。我之懷矣自詒伊阻二句，一篇之綱領。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下上其音。又興已之思君子而作詩也。展。誠也。
勞我心。謂懷思也。此章承首章我之懷矣而言。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陵之反）
獄也。下章同。○瞻彼日月。悠悠我思。時之臣也。道之云
遠。曷云能來。道之阻也。所謂伊阻者如此。此下二章。承
首章自詒伊阻而言。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叶戶郎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
百。猶凡也。忮。害也。疾人之有求者。恥己之無。臧。善也。末章
之意若誨其君子者。然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誠
無所忮害貪求。則何所爲而不善。彼遠行勞苦之事。皆
其自取者耳。所謂自詒伊阻者如此。此必其君子居衰
亂之世。而有位於朝。復久從征役。勞苦在外。故末
以歸隱之義諷之。曰百爾君子者。不斥言其夫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薄交反）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比也。下三章同。○此蓋隱士之詩。匏。瓠也。匏之苦者不
可食。但可佩以渡水。然今尚有葉。則未可用之時也。濟
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涉曰厲。褰衣涉曰揭。此比君
子之仕進。當因乎時。度時之可否而後仕。猶行者量水
之淺深而後渡也。論語荷蕢曰。莫己知也。斯已
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其卽取此篇大意也與。
有瀰（音米）濟盈有鷕（以小反。又以水反）雉鳴濟盈不濡（而朱反）軌（音晷。叶居有反）雉鳴求其牡
此章承首章言濟復及雉鳴以爲比。瀰。水盈貌。鷕。雌雉
聲。不。豈不也。濡。漬也。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言
濟盈豈有不濡其軌者。而猶可若雉鳴之求牡乎。蓋濟
盈濡軌。比君子之仕進非時則反蒙其害。雉鳴求牡。比
所與之非
其類也。

雝雝鳴鴈（叶魚肝反）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普半反）
承前章雉鳴求牡。遂言昏姻之禮以爲比。雝雝。聲之和
也。鴈。似鵞。一名陽鳥。隨日南北。昏禮則用之。旭。日初出
貌。迨。及。泮。散也。昏禮親迎以昏。納采請期以旦。歸妻在
冰泮後。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時。比君子之仕進。各有
其時。以終
首章意也。
招招（音韶）舟子人涉卬（五郎反）否（叶蒲美反）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叶羽軌反）
末章承首章二章言濟渡。以舟子爲比。招招。號召貌。舟
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須。俟也。言人皆涉而我獨否。以
須我友。故耳。比君子之仕進。當從其類。終次章意也。此
篇取義惟兩端。三章言士歸妻。因次章言雉鳴求牡。及
之末章言舟子。復因首章二章言濟及之。篇中雖未明
言歸隱之事。然曰迨冰未泮。又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其詞意顯然矣。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此篇舊解詳後詩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其尹反）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叶暖五反）采葑（孚容反）采菲（妃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比也。○婦人爲其夫所棄。故敘其悲怨之情而作此詩。
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谷風至而雨澤降。猶夫婦
和而家道成。故以爲比。黽勉。猶勉勉也。葑。蔓菁也。菲。似
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
其根則有時惡也。德音。美譽也。違。背也。言夫婦之道。但
能如采葑菲者。不以其根之惡而棄之。則已之顏色雖
衰。其德音自不違。而可以與爾同死矣。首章總全篇
大意如此。黽勉同心不宜有怒二句。一篇之綱領。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音徒苦
其甘如薺音泚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賦而比也○行道遲遲蓋彼棄時其夫送之如此中心
有違言其夫之心與己相背也畿門內也送止門內者
無恩之甚也荼苦菜蓼屬所以自比薺甘菜
以比新昏也宴樂也新昏謂其夫更娶之妻
涇音經以渭音謂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
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比也下章同○涇渭二水名湜湜清貌小渚曰沚涇濁
渭清故涇水以渭水合流而形其濁且益見渭水之濊
湜湜其沚然比己顏色之衰不若新昏之美也屑潔以
與也不我屑以不以我爲潔而與之也逝往也梁堰石
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笱以竹爲器承梁空取
魚者逝我梁發我笱懼其新昏或改己之故轍也故假
辭以戒之雖若此上二章言其夫棄己之事以
申首章有怒二字之意所謂以下盡違德音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音詠之游之何有何亡黽
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北反救叶居尤反之
此章承首章言其平日黽勉同心之事也就淺就深蓋
比其治家時隨事盡心力而爲之不敢少懈也方舟泭
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之狀凡民有
喪匍匐救之又言周睦鄰里鄉黨之各盡其道如此也
不我能慉許六反以我爲讎旣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叶
市周反昔育恐育鞫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旣生旣育比予于
毒
賦也○此下二章皆承首章不宜有怒之意而極言之
慉養阻却也我德卽謂上章黽勉同心之事售賣也賈
用不售如賈之不見售也育養鞫窮也育恐育鞫者相
養於恐懼困窮之時也及爾猶偕爾也比予于毒言被
棄也
我有旨蓄勅六反亦以御魚呂反下同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
洸音光有潰戶對反旣詒我肄音異不念昔者伊余來塈許器反
興也○旨美蓄聚御當也言平日蓄聚美菜本以備冬
月之闕乏喻己之御窮也故以爲興洸武貌猶云暴也
潰怒色肄勞也蓋其夫怒已遺以勞苦之事所謂有怒
也塈息也猶云居也又言不念昔者我初來汝家時盡
與爾有黽勉同
心之好如彼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賦也下章同○黎侯失國寓於衛其臣勸之歸而作此
詩式發語詞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甚也微君之故
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
霑濡之辱無所芘覆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泥中言有陷溺之危不見拯救也比中
露爲尤辱矣中露泥中亦賦中有比義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音毛丘之葛兮何誕徒旱反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興也○黎之臣子久寓於衛故因所見起興而作此詩
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葛長大而節疏闊喻寓衛之
久而不見救故以爲興叔伯謂衛諸臣詩本責衛君
而但斥其臣其旨微矣何多日也句起下二章意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叶舉里反也必有以也

賦也。下二章同。○承首章而言。處，安處也。不來救也。與，與國也。久，謂多日。以，他故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又承前章而言。客久裘敝，匪我之車不東，則已無他故矣。靡所與同，又言其無與也。乃不我救，何為乎。

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由救反如充耳。

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黎君臣失國之狀如此。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褎如充耳，言無聞也。此終首章之意。其所以責衛之諸臣者深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上聲

賦也。下二章同。○賢者不得志，仕於伶官，而自賦其事，作此詩。簡，擇也。言將舞時擇人使為之也。萬，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則得其時。在前上處，則得其地。皆謂明顯也。

碩人俁俁疑矩反，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悲位反如組音祖。

碩，大也。碩人，詩人自謂。俁俁，大貌。公庭，即在前上處也。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言其才無所不備，不但善舞已也。若自譽而實自嘲之辭。

左手執籥餘若反，右手秉翟音笛，叶直角反。赫如渥於角反赭音者，公言錫爵。

執籥秉翟，文舞也。籥，如笛，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言其容貌之盛如此。錫，賜也。公嘉美之而賜之飲也。此上三章自敘其伶官之事，而自譽如此，皆玩世不恭之意耳。

山有榛側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末章承前三章之意而詠歎之。榛，似栗而小。下溼曰隰。苓，同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山有榛，隰有苓，興西方之有美人也。西方美人，喻西周盛王。蓋賢者不得志而思周室之盛，故其言如此，而意深遠矣。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毖悲位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力轉反彼諸姬，聊與之謀。叶謨悲反

興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毖，泉始出貌。泉水，即百泉。淇，亦水名，在衛西南，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二水皆在衛境，故以為興。孌，好貌。諸姬，同姓女，即諸姑伯姊也。聊，且也。謀，謂歸衛之謀，即二章所云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出宿于泲子禮反，飲餞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去聲父母兄弟待禮反。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賦也。下二章同。○此章承首章言其始嫁之事也。泲、禰，皆地名，蓋自衛始嫁來時所經之處也。餞，送也。古行者有祖道之祭，祭畢，送者飲於其側曰餞。父之姊妹曰姑，先生曰姊。諸姑伯姊，謂同姓女出嫁於他國者。問則使人問之，蓋以其尊長於己，故欲問之以訪其禮。然亦假設之辭耳，非必實有是事也。舊解諸姑伯姊謂從媵姪娣，然既曰姪娣，即恐非姑姊謂矣。

出宿于干叶居焉反，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叶下介反，還音旋車言遄市專反。臻于衛，不瑕音遐有害。

承前章遂言今欲歸之意。干、言，亦皆地名，謂今適衛時
所經。載，則也。脂，以脂塗車舝使滑澤也。舝，謂設舝也。既脂
舝塗之而又設之也。舝，車軸頭金也，不駕則脫
之，設之而後行。還，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遄，往適衛疾
王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不何，猶言豈不也。害，害於義
也。末句疑而不敢遂之辭，兄上二章言其與諸姊謀者
如此。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它涓反　思須與漕，叶徂侯反　我心悠悠。駕言
出遊，以寫我憂。

末章承前二章言欲歸衛而卒不敢歸，然其憂思之情終不能自已也。肥泉，衛水名。永，長也。須、漕，皆衛邑。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龜山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
無歸寧之義云。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反　且貧，莫知我艱。叶居銀反　已焉
哉！叶將其反，下同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下二章同。○衛之賢者仕於亂世而不得其志，故作此詩。殷殷，憂也。窶者，貧無為禮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二句起下二章意。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避支反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知革反
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王命使為之事。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一，猶皆也。埤，厚。讁，責也。自言其勞於政事如此，亦已艱矣。況復貧窶之甚，至於室人無以自安，果誰知之哉。

王事敦我，都回反　政事一埤遺我。叶夷回反，去聲　我入自外，室人交
徧摧我。徂回反　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敦，猶投擲也，比前章又有陵虐之意。遺，加也，言盡加之，不止於益矣。摧，沮也，猶折沮抑之，又甚於讁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雨去聲　雪其雱。普康反　惠而好呼報反　我，攜手同行。叶戶郎反
其虛其徐，舊本作邪，爾雅釋訓作徐，今從之　既亟只且。只音紙，且子餘反，又

比也。下二章同。○此亦衛之賢者所作。北風，寒涼之風。涼，寒氣也。雱，雪盛貌。北風雨雪，比國家之危亂也。惠，愛也。言同行者同避去之也。虛，寬貌。徐，緩。亟，急也。只且，語辭。言是尚可以寬徐乎，蓋其禍亂已迫，而去不可不速矣。

北風其喈，音皆，叶居奚反　雨雪其霏。芳非反　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
虛其徐，既亟只且。

喈，疾聲。風有疾聲，則愈寒矣。霏，分散貌。又言雨雪極盛之狀如此。歸者，去而不反之辭。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徐，既亟
只且。

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黑色。皆不祥物，見者無非此物，其危亂可知。較前二章比義更切。同行、同歸，猶處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而國無人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赤朱反　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反　首踟直知反

蹰 沮朱反
賦也。下二章同。○此男女淫奔期會之詩。靜，閒雅意。姝，美也。淫女曰靜姝者，其人自相愛美之辭。城隅，幽僻之處。踟躕猶躑躅也。首章言其期而未見之時。

靜女其孌 力轉反 貽我彤 音同 管 叶古克反 彤管有煒 音偉 說 音悅 懌 音亦 女美

此下二章，皆言其既見之後也。孌，好貌。彤管，蓋女子所佩之物。毛傳曰，古者有女史彤管之法。鄭氏謂彤管筆赤管。廬陵歐陽氏云，古者鍼筆皆有管。煒，赤貌。

自牧歸荑 徒兮反 叶去聲 洵美且異 匪女 音汝 之為美 美人之貽 與異同

牧，外野也。荑，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首章曰城隅，此章曰自牧，則期會者非一地。前章曰貽彤管，此章曰歸荑，則遺貽者非一物。因城隅而及牧野，愈遠而淫愈肆矣。降彤管而言荑，物愈微而情愈深矣。其風不已甚乎。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 音此 河水瀰瀰 莫爾反 燕婉之求 籧 音渠 篨 音除 不鮮 斯淺反 叶想止反

賦也。下章同。○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以要之。國人惡而刺之，故作此詩。泚，鮮明也。瀰瀰，水盛也。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蓋籧篨本竹席之名，或編以為囷，其狀如人之擁腫不能俯，故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言齊女本求與伋為好合，今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何哉。

新臺有洒 七罪反 叶先典反 河水浼浼 每罪反 叶美辨反 燕婉之求 籧篨不殄 徒典反

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水盛極則平矣。殄，絕也。首章不鮮，以今日言，此章不殄，以後日言。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末章承前二章之意，以為興。鴻，鴈之大者。離，麗也。設魚網而反得鴻，猶齊女本求伋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戚施不能仰，亦疾之醜者。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 叶舉兩反 同影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以兩反

賦也。下章同。○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此詩。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無定貌。心漾漾者，憂其被害於賊也。起下章末句意。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 音遐 有害

逝則既去而不見其景矣。瑕，何也。不何有害，疑其有害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衛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 徒坎反 彼兩髦 音毛 實維我儀 叶牛何反 之死矢靡它 湯何反 母也天只 叶鐵因反 只 音紙 下同 不諒人只

與也下章同○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作此詩以自誓中河河中也舟在中河而無他往猶女子之事夫無他適故以爲與髧髮垂貌兩髦剪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辭諒信也不言母又言天者若天亦有此意不專著其母之失也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河側比河中爲近矣特亦匹也然特又有孤特之義言其匹不可他求也慝邪也以他適爲慝則絕之甚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徐資反不可埽叶蘇后反也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叶徒厚反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下二章同○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國人作此詩刺之茨蒺藜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興宣姜與頑之淫惡也冓謂屋之材木交積者中冓宮中隱奧處也道言醜惡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襄除也除者埽之既盡詳詳言之也則匪但道之而已言之長則其醜益著故不可詳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束者埽除之後斂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有吟詠反覆之義又匪但詳之而已辱則醜之甚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龜山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汚甚矣聖人何取焉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門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君子偕老副笄音雞六珈音加叶居河反委委於危反佗佗待河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牛何反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下二章同○此刺宣姜之詩偕老偕其君子老死無他適也首言夫人之德如此所以刺宣姜之不然也副祭服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垂副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玉之加笄爲飾者皆夫人之服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貌如河弘廣貌皆言其有威儀也象服法度之服宜稱宜得也蓋必有夫人之德然後乃稱其服也淑善也言宣姜所爲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起下二章意此章副笄象服皆夫人服也與下二章其之翟其之展義不同故此章言備美夫人威儀之盛而下二章但以宣姜容貌言之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叶去聲或云翟與管爵叶韻與此不同當闕也鬒眞忍反髮如雲不屑髢徒帝反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敕帝反也揚且子餘反之皙星歷反从析从白與晳不同叶征例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所謂象服也下章展衣同其之翟者其指宣姜言宣姜之此夫人之翟服也鬒髮黑也如雲多且美也屑潔也髲髮髢也人髮少以髮益之不屑髢者不以髢爲潔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揥所以摘髮者揚眉上廣也且語辭皙白也帝天猶云鬼神蓋宣姜服飾容貌之美

如此見者驚猶鬼神其易忘人可知曰胡然者言何爲如此乃深疾之之辭此下二章皆承首章末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二句之意而言

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陟戰反叶諸延反)也蒙彼縐(側救反)絺是紲(息列反)袢(薄慢反叶汾乾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反叶于權反)也

瑳亦鮮盛貌展衣丹穀爲之以禮見君及賓客之服蒙覆也縐絺絺之蹙蹙者當暑則服之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爲之紲袢所以自斂飭也清目清明也上揚目視揚也下揚眉上廣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又言宣姜之服飾容貌如此而邦之美色耳豈得謂有夫人之德哉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叶諸良反)要(於遙反)我乎上宮(叶居王反)送我乎淇之上(叶辰羊反)矣

賦也下二章同○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賦其事而作此詩唐蒙菜一名兔絲沬衛邑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沬鄉中小地名要猶迎也此人自言與其所思之人期會迎送如此而先言采唐亦賦中有興義也下采麥采葑同一說此非淫奔者自言蓋國人見其事而賦之我者詩人代辭也亦通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後亦貴族也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此篇惟以采唐采麥采葑及孟姜孟弋孟庸三章分舉言之而無前後淺深相承之義後詩多同此例讀者詳之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音純)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叶虛王反)

興也下章同○衛人惡宣姜與頑之淫惡故設爲惠公言刺之而作此詩鶉鵲屬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宣姜與頑之非耦相從曾鶉鵲之不若也故以爲興人謂衛頑良善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人謂宣姜君小君也兄比母爲卑矣先兄後君者蓋以下烝上則頑罪爲首故特先刺之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君子偕老是也或切言焉鶉之奔奔是也衛風至此人道盡天理滅其國隨以亡矣

定(音訂)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下二章同○衛爲狄滅文公徙居楚邱營立宮室國人美之而賦此詩首章先言其作宮室之事也定營室星昏正中夏十月也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曰營室楚宮楚邱之宮揆度也度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室猶宮也鄭氏曰宮宗廟室居室禮記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榛栗二木名其實榛小栗大可供籩實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梓楸之疎理白色生子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

材爰于也。此言文公因時度地而作宮室，復樹之木，以備器用，見其制度宏遠，不求近功也。

升彼虛（起居反，叶起呂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音影）山與京（叶居良反）。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一作然）。

此章言建國居民之事。虛，故城，謂漕虛也。漕與楚邱相近。堂，楚邱旁邑，故皆登漕望之。景，測景以正方面也。此謂建國時，與首章揆日義不同。京，高邱也。桑，木名，葉可飼蠶。降觀于桑，盡擇其地之宜桑者以惠民也。允，信。臧，善也。言卜兆告吉，終獲其善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叶徒因反）。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叶一均反）。騋（音來）牝三千（叶倉新反）。

末章又言建國之後，文公勤於民事之意。靈，善。零，落也。方春而時雨降，故曰靈雨。倌人，主駕者。星，雨止星見也。夙，早也。說，舍止也。桑田，即降觀之處。稅桑田者，勞農也。直，猶但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騋。末復歎美文公，言匪但其人之德有足稱也，即其國之殷富已至於騋牝三千之盛矣。蓋惟秉心塞實淵深者，能致遠大之業，而不為淺近之謀，故要其終言之，所謂終焉允臧者如此。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於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戴公申以廬於漕，是年卒。弟文公燬立，於是遂徙居楚邱。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去聲）父母兄弟。

比也。下章同。○此刺淫奔之詩。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隨日而映，朝西莫東。此天地之淫氣，故以比淫奔之行。莫之敢指者，深惡之之辭。又言女子既嫁，遠其父母兄弟，以見其不可不顧義理而冒行也。起下末章意。

朝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補反）。

隮，升也。虹之忽見，如自下升也。首章言暮見，此章言朝見，兩章對舉，其義不同。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方雨虹見，則其雨終朝止矣。此所以人惡之而莫敢指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叶斯人反）也，不知命（叶彌并反）也。

賦也。○乃如者，轉語辭。之人，指淫奔者。懷，思也。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末章直刺其人如此，以結上兩章之意。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反）鼠有皮，人而無儀（叶牛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叶吾何反）。

比也。下二章同。○此刺無禮之詩。相，視也。鼠猶有皮，則人不可以無儀，故比言之。不死曰何為，辭猶殺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巳反）。

止，容止也。或曰：齒有次序義，故以為比。俟，待也。曰何俟，則其意更切矣。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市專反）死。

體，支體也。禮謂品節之全者，比儀止為詳矣。人之有禮，猶有體也，故以為比。遄，速也。胡不遄死者，絕之之辭。此詩所謂蓋居位有民望者，故以無儀無止無禮刺之。毛鄭氏舊解云刺大夫，理或然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孑孑（居熱反）干旄（音毛），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

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賦也。下二章同。○衛大夫建旗旄，乘車馬，往浚邑之郊，以見賢者，故國人賦其事美之。孑孑，特出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旗干之首也。孔氏曰：周禮九旗首皆有旄。程子亦曰：注旄干首，凡旗皆然。浚，衛邑。邑外曰郊。紕，織組也。以素絲織組，緣旗之之旒終也。四馬，兩服兩驂。衛大夫所乘者。姝，美也。子，謂賢者。畀，與也。

子子干旟音餘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音與之

旟，旗名，鳥隼為旟。其制上設旄羽，下繫斿縿，皆畫鳥隼。下邑曰都。都比郊為近矣。組，即所織以緣旗之斿縿者。變四馬曰五馬，言其盛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音谷之

旌亦旗名，析羽為旌。朱氏備善曰：此非旗名，乃即謂旗也，以其注旄干首，謂之干旄；以其析羽，謂之干旌。按朱氏說亦通。蓋旗上備設旄旌，一物而三章分言之，互文耳。城，都城也。變都言城，則又近矣。祝，屬也，以組維旗之斿縿，使連屬也。首章言紕，末言祝，亦互文。六馬言其又盛也。告之，以善道告之也。賢者所以畀予其大夫者，此耳。此絲前二章之意。或曰：詩言乘車惟四馬，此篇五馬六馬，蓋備賢之禮，非大夫所乘也。首章四馬同。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載驅叶祛尤反，或云如字，首句不用韻歸唁音彥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叶徂侯反大夫跋蒲末反涉我心則憂

賦也。下三章同。○宣姜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欲歸唁而不得，故賦其意作此詩。載，則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夫人自言將歸衛，至於漕邑，而許大夫追之，乃為假設之辭，而發其義，以起下三章之意。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承首章而言。嘉，臧，皆善也。不我嘉者，不以我歸為善也。遠，猶忘也。濟，渡水也。閟，閉也，止也。此謂其大夫之辭。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盲叶謨郎反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叶戶郎反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

前章言我思不止，故復假他事以舒其情。偏高曰阿邱。蝱，貝母也。善懷，多憂思也。行，道也。女子善懷，亦各有道者，如下章所云。尤，過也。謂許人稱狂者，以其不知己之情故耳。然卒不敢歸，豈真云稱狂哉。末四句，亦謂其大夫之辭。

我行其野芃芃蒲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其反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野，謂衛野。行其野，則至衛矣。芃芃，盛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言將為衛擇大邦而控告之，以圖其救，果何所因而何所至乎。所謂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者，如此之往也。此章皆謂其大夫之辭。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

衛中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瞻彼淇奧同澳於六反綠竹猗猗於宜反叶於何反有匪君子如切如

磋七何反　如琢音卓如磨瑟兮僩遐板反兮赫兮咺況晩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況元反叶況遠反兮

興也。下二章同。○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作是詩。首章先言其修德之功，而次及其容貌威儀之盛也。淇，水名。奥，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美盛貌。綠竹猗猗，與君子之德也。匪，斐通，文貌。君子，謂武公。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復磋以鑢鍚。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復磨以沙石。如之者，言其好學自修，而循序漸進，有加無已之意，亦所以為比也。瑟，矜莊貌。僩，威嚴貌。赫，盛大也。咺，宣著也。蓋其德修於內，而見於外容貌威儀之盛又如此。瑟僩亦以其容貌言之，故下章承會弁如星之下。大學言恂慄者，亦謂敬之在外者耳。諼，忘也。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子丁反　有匪君子充耳琇音秀瑩音營會古外弁皮變反　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此章承首章言容貌威儀之意而推廣之。青青，堅剛茂盛之貌。綠竹青青，又與君子外見之美也。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以玉飾皮弁縫中，狀如星也。蓋美其服飾之盛如此，而後及其威儀，故復取前章之語而重詠歎之也。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音責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於綺反　重平聲較古岳反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末章承前二章而美其德之成也。簀，棧也。竹之密比之，盛之至也。此又與下文成德之意。金錫言德之精純，圭璧言德之溫潤，亦比義也。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倚也。較，兩犄上出軾者，謂車兩旁也。倚重較，嗛其寬也。言其威儀之極盛，動容周旋，自然中禮，盛德之至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以自儆。由此觀之，則武公之能修德可知，而此篇詩人亦可謂善言其君者矣。

考槃在澗叶居賢反　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音喧

賦也。下二章同。○賢者隱居自樂，故作此詩美之。考，成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類。山夾水曰澗。碩，大也。碩人，謂賢者。寬，廣也。澗有寬廣貞，故其言碩人亦曰寬。永，長。矢，誓。諼，忘也。永矢弗諼，言自誓不忘此樂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音科薖同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平聲

曲陵曰阿。阿在山下，在阿則稍出矣。薖義未詳，或曰寬詩作過，過，美貌，阿有美意，故其言碩人亦曰過。歌，長言之也。永矢弗過，言自誓所願不過此，匪但弗忘而已。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直六反　獨寐寤宿永矢弗告音谷

高平曰陸。在陸則益在外矣。軸，盤桓不行之意。陸有行義，故言其軸，所謂隱也。寤宿，已覺猶臥也。并不敢與言矣。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又匪但弗過而已。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音祈　衣錦褧苦迥反衣　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音刑侯之姨譚徒南反公維私

賦也。下三章同。○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即謂此詩。碩人，謂莊姜。頎，長貌。錦，文衣也。褧，禪

也錦衣加褧爲其文之大著也首言莊姜始來嫁時容貌衣服之盛如此以起末二章意東宮齊大子得臣繫大子言者明與同母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此又極稱莊姜族類之貴明其爲正嫡小君以禮言之宜見親厚於莊公也

手如柔荑（徒兮反）膚如凝脂領如蝤（音囚）蠐（音齊）齒如瓠（戶故反）犀（音西）螓（音秦）首蛾（我波反）眉巧笑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匹見反）兮

茅始生曰荑言其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木中蝎蟲白而長者比其頸之美也瓠犀瓠子方正潔白比齒之整齊亦比其齒之美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好也盼目黑白分也言莊姜容貌之美如此以世俗之情言之亦宜見親幸於莊公也柔荑凝脂蝤蠐瓠犀螓蛾皆以爲比亦賦中有比義

碩人敖敖（五刀反）說（音稅）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孚云反）鑣鑣（表驕）翟茀（音弗）以朝（音潮）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此章承前二章遂言莊姜來嫁之事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四馬也驕壯貌幩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夙早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者恐不得與夫人相親也言其鄭重如此以見今之不然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鱣（音占）鮪（於軌反）發發（補末反）葭（音加）菼（他覽反）揭揭（其謁反）庶姜孽孽（魚列反）庶士有朅（欺列反）

末章承前章亦美莊姜來嫁之事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鱣大魚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小色青黑發發盛貌葭蘆菼薍也亦名荻揭揭長也此言河水之盛物產之多以見齊地之廣饒也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貌庶士謂媵臣朅武貌又言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其宜見親厚明矣而莊公不然其所悲不已甚乎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莫耕反）之蚩蚩（音癡）抱布貿（莫豆反）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叶謨悲反）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祛奇反）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叶謨悲反）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爲期

賦也下章同○此婦爲人所棄而自賦其意作此詩首章二章述其始相從之事也氓民也男子不知誰何之稱蚩蚩無知貌蓋怨而鄙之之辭布幣貿買也貿絲蓋初夏時頓丘地名愆過也愆期者始嘗約而今過之也

將願也請也此與其人再約之辭

乘彼垝（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

垝毀垣牆也復關男子所居也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兆之體賄財遷徙也言徙往從之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音吁下同）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叶知林反）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都南反叶持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此章承前二章之意而嗟歎之以起下章沃若潤澤貌桑葉沃若比女色之美而未衰也鳩鶻鳩似

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
興女與士耽則不潔也。耽，樂也。說，解也。士可說而女不
可說者，以其被棄之後，欲自
悔而不得，如下二章所云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韻謹反，叶於貪反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
湯湯，音傷 漸音尖 車帷裳。女也不爽，叶師莊反 士貳其行。下孟反，叶戶郎反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此下二章承前章遂言今被棄之事。隕，落也。桑
之隕落，比己之色衰也。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
婦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有之。淇水湯湯，漸車帷裳，
又言己初來時事如此。夫三歲雖遠，車裳猶在，其可忘
乎。爽，差。極，至也。罔極，猶
云無底止，不可料度意。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

暴矣。兄弟不知，咥音戲 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也。靡室勞者，言不以室家之事為勞也。夙，
早。興，起也。靡有朝者，不有暇旦也。暴，暴戾也。咥，笑貌。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畔 總角之宴，言
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叶去聲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叶將黎反
賦而興也。○末章承前二章極言其悔恨之意如此也。
及，與也。言我本期與爾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徒使我怨
也。泮同畔，涯也。淇有岸，隰有泮，興下文信誓不反之意。
總角，女子未笄，結髮為飾也。晏晏，和柔也。旦旦，猶云日
日。反，復也。言
踐其前約也。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音笛 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下三章同。○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
作此詩。籊籊，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水。爾指竹竿釣淇
水言。豈不爾思，遠莫致
之二句，起下三章意。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羽軌反 女子有行，遠去聲 父母兄弟。
承首章言淇水而復及泉源。泉源即百泉，在衛西北，東
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西南，東流與泉源合，故曰
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申
首章所以遠莫致之之意如此。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 佩玉之儺。乃可反
此下二章復設言歸衛之意，以見其思之之甚也。瑳，鮮
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也。儺，行有度也。言歸衛而笑
語遊戲於二
水之間也。

淇水滺滺，音由 檜音怪 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滺滺，流貌。檜，木名，似柏。楫，所以行舟也。前章及此復承
首章豈不爾思之意而言。末章止及淇水，不言泉源，猶
舉此以見彼，亦
由首章為義耳。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音丸 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 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
兮，垂帶悸其季反 兮。
興也。下章同。○此蓋刺衛俗之詩。衛俗有童子被成人
之服者，故以芄蘭為興而刺之。芄蘭，草名，一名蘿摩，蔓
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芄蘭之支，興童子之幼也。
下章芄蘭之葉，義倣此。觿，錐也，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
人之佩也。能不我知，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我也。容，容貌。
遂，成也。悸，帶垂貌。言奈何成就此成人之容貌，而垂帶

悸兮也。此直刺之之辭。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 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韘，決也。象骨爲之，將射著右手大指，以鉤弦闓體。鄭氏云：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也。朱韋爲之，以韋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能不我甲者，又言其才能不足長於我也。此篇兩章，惟以童子佩觿、童子佩韘二者分舉言之，見其成人之服，而例其餘耳。詩意略同前桑中篇。

芄蘭二章章六句

此篇朱子傳解從闕，今補之，義見役詩義。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葦 韋鬼反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跂 邱豉反 望 叶武方反

賦也。下章同。○宣姜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桓公出之，歸於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然嗣君承父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絕，不可私反，故賦其意作此詩。葦，蒹葭屬。杭，渡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言非宋遠而難至也，但義不可得往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其小，所以一葦可杭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言其近，不特跂望之而已。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

伯兮朅兮，朅 邱列反 邦之桀兮。伯也執殳，殳 市朱反 爲王前驅。驅 去聲

賦也。下章同。○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思念之，故作此詩。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無刃。首章先言其夫從役之事如此。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適 音的

此下三章，皆自言思其君子之意也。蓬，草名，華如柳絮，常聚而飛，蓋其髮之亂如之，亦賦中比義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君子不在，無所主而爲之耳。傳曰：女爲悅己者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杲 古老反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辭。將雨而日出，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首疾，則不止髮亂矣。

焉得諼草，諼 況袁反 言樹之背。背 音佩 願言思伯，使我心痗。痗 音妹

賦也。○焉，何。諼，忘也。諼草，忘憂之草，或曰即萱草。孔氏曰：諼非草名，故訓爲忘，假言欲得此草而終不可得耳。背，北堂也。痗，病也。心痗，則其病益深，非但首疾而已。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下二章同。○國亂民散，喪其妃耦，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以爲比。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之子，謂鰥夫。涉水在梁，則可以裳，故以無裳言之，蓋假托以見親厚之意，而欲與之爲室家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帶 叶丁計反

厲，比梁爲水深矣。涉水在厲，則可以帶，故以無帶言之。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服 叶蒲北反

在側，則既濟矣。既濟乎水，則可以服，故以無服言之。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叶攻乎反）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爲好（去聲）也

賦也下二章同○此亦男女贈答之辭投贈也木瓜楙木實如小瓜酢可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言贈以微物而答以重寶亦所以明報厚之意欲其長以爲好而不忘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遥）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瑤亦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叶舉里反）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玖亦美玉此篇三章亦各舉其義言之意同前桑中篇

木瓜三章章四句

此篇從朱子傳解作淫奔之詩說詳後詩辨

衞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詩益卷之一終

詩益卷之二

金壇後學劉始[illegible]

王

王者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之地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閒北得河陽漸冀州南周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及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自是謂豐鎬爲西都洛邑爲東都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大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不列其詩於雅而降爲國風傳則道之衰也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而曰王以別於諸國焉

說詳後詩大問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鐵因反）此何人哉

賦也下二章同○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其顛覆故賦所見而作此詩黍穀名離離實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或曰粟也黍秀稷尚苗蓋六月時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此以黍之離離與行之靡靡亦賦中有興義搖搖無定之意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視之蒼蒼然也此謂宗周言使宗周顛覆王於如此者果何人爲之哉蓋深怨之之辭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穗秀也稷由苗及穗則匪一見也如醉比搖搖又甚矣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稷實蓋七八月之間稷由穗及實則又歷一見也。如噎言不能喘息也比如醉又甚矣。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黎反）雞棲（音西）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陵之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賦也下章同○君子大夫行役于外其室家思念之而作此詩君子婦人謂其夫于往也期歸期也曷何也言不知今何所至也鑿牆而棲曰塒日夕則羊先歸牛次之蓋賦其所見如此。以興思其君子之意亦賦中興義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叶戶劣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叶古劣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不日不月不可計日月也所謂不知其期者如此佸會也言何時來會也來會則至此而無憾適矣桀杙也棲杙與棲牆內者不同。言不一見也。括至也前章言云來此則見其至矣苟且也苟無飢渴思之深而憂之切也

皆承前章而言。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音紙）且（子餘反）（末句無韻）

賦也下章同○賢者遭亂世與其友相招為祿仕而同隱於樂官故作此詩君子謂其友陽陽自得貌左左手也簧笙竽管中金葉吹則鼓之出聲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右右手也我詩人自我由從也房者古有房中之樂故云房只且語辭樂只且者亦輕世肆志之意猶簡兮詩人也

君子陶陶左執翿（徒刀反）右招我由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陶陶和樂貌翿舞者所執羽旄之屬敖舞位也前章言聲此章言舞。兩章亦各舉其義言之如此。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此篇從毛鄭氏說解詳後詩辨。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叶胡威反）哉曷月予還（音旋）歸哉

興也下二章同○申國近楚數被侵伐平王遣畿內之民戍之故怨思而作此詩揚悠揚也水緩流貌薪材小木為薪揚水不流束薪興己之微賤遠戍不能庇其室家也。下二章不流束楚不流束蒲義倣此。之子謂室家也兵而守曰戍申姜姓國平王母家朱子云在鄧州信陽軍境懷思曷何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楚木名荊屬甫即呂也亦姜姓國書呂刑呂侯後為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幷戍之下章戍許同

揚之水不流束蒲（叶滂古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蒲楊柳許國名亦姜姓此篇詩意亦以戍申戍甫戍許三者等章各舉其義言之說已見前。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朱子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平王不共戴天之讎也今但以其立巳爲有德俾復讎討逆之師爲報施酬恩之衆其忘親逆理得罪於天爲已甚矣由此觀之周之衰也不亦宜乎

中谷有蓷吐雷反暵呼但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嘅口愛反其嘆吐丹反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下二章同○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其婦人自傷而作此詩蓷鵻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今名益母草暵燥也蓷之暵乾猶婦之被棄故以爲興仳別也嘅嘆聲艱難窮厄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叶式竹反矣有女仳離條其歗叶息六反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脩長也蓷之長者皆暵則其暵甚矣條條然歗貌歗蹙口出聲悲恨之深不止於嘆也淑善也不淑言其夫之所待巳不善也蓋遇饑饉之歲而遽相棄此衰薄之俗所謂不善也舊解古者死喪饑饉日不淑則與首章遇人艱難何意重沓矣夫夫婦相棄即曰不善亦據實之辭未爲失忠厚之道也固不必曲爲之諱耳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暵其濕者旱久則蓷之生於濕者亦乾也啜泣貌啜泣又下於歗矣何嗟及矣言末如之何窮之甚也此詩前章雖以不淑責其夫而首章先曰遇人艱難以原其見棄之由末復曰何嗟及矣有怨恨之辭無他適之志忠厚之至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叶吾禾反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良何反尚寐無吪五戈反

比也下二章同○周室衰微國家多難君子不樂其生故自傷而作此詩爰爰緩意雉耿介也鳥網爲羅兔性陰狡而爰爰自得比小人之得志也雉性耿介而反離於羅比君子之被禍也尚猶罹憂也尚庶幾也吪動也此詩人蓋猶及見西周之時故曰我生之初尚無爲非真無爲也但比亂離之世則似無所爲耳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音孚叶步廟反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一笑反尚寐無覺居孝反

罦覆車也亦名翻車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或曰可以捕兔造作也無造言無事也覺寤也無吪則無覺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音衝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罿罬也即罦也或曰兩章不宜重出罿與罦義蓋不同庸用也無用亦言無事也聰聞也無聞則無覺矣此篇三章首以雉之離羅離罦離罿各舉其義爲比末句意皆相承言之餘未詳臨川王氏謂凶甚于憂憂甚于罹每章第六句義亦有淺深

兔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力軌反在河之滸呼五反終遠去聲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果五反

興也下二章同○世衰民散有去其家國而流離失所者故作此詩以自歎緜緜長不絕貌岸上曰滸河岸常有崩陷水患在河之滸言失所也下二章在涘在漘義同蓋葛藟所以自庇而以河滸與他人父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滿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羽已反
水涯曰涘涘與滸不同與義未詳或曰滸高而涘稍近水故以滸與他人父涘與他人母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水上涯下曰漘昆兄也漘與他人昆義亦未詳或曰漘之為言脣也昆弟相依猶脣齒然故以與他人昆聞相聞也此篇三章首言父次言母次言兄尊卑之序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下二章同○此男女淫奔之詩彼謂所私之人采葛以為絺綌蓋托奔者托之以行也承菴姚氏曰葛生於初夏采於盛夏故言三月
彼采蕭叶疏鳩反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蕭荻也白葉莖麤科生有香氣祭則焫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承菴姚氏曰采蕭在秋故言三秋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承菴姚氏曰艾必以三年之蓄為貴故言三歲
采葛三章章三句

此與下丘中有麻從朱子傳解作淫奔之詩詳後詩辨
大車檻檻胡覽反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下二章同○周大夫能以刑政治其私邑淫奔者畏而歌之故作此詩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蘆之始生青色毳衣之衣繢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菼蓋淫奔者見其大夫乘此車服此服而來也爾淫奔者相謂之辭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包下章末句意而言
大車哼哼他吞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哼哼重遲貌首章言車之聲此章言車之貌亦兩章對舉為義或曰檻檻宜作貌哼哼宜作聲俟更詳之璊玉赤色五色備故有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承菴二章畏子不敢畏子不奔而復明其貞毅生死之誓也皦白也此詩之能所謂革面而未革心者去二南之化遠矣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七羊反其來施施叶時遮反
賦也下二章同○此亦淫奔之詩麻穀名子可食皮績為布彼謂所私之人子嗟男子字將願也施施喜說之意丘中有麻處蓋疑彼與復有與私而留之者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子國亦男子字來食我而食也則不但施施喜悅而已首章二章言望其人之來如此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象里反

之子，皆指前二人也。言望其人而不來，但貽我佩玖而已。反前二章之意而結言之。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鄭

鄭，邑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初封弟友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死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為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國焉，號曰新鄭。鄭風二十一篇，朱子傳所指仲子以下凡淫奔之詩十四篇。宋元以來學者多疑其說，今以本篇詩意及前後篇之義合考之，小序毛鄭氏舊解及諸家辨論多不可通，故惟將仲子、遵大路、風雨三篇畧以詩意改訂，餘並從朱子，而不從舊解，說詳後詩說。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叶古玩反）兮，還予授子之粲（七旦反）兮。

賦也。下二章同。○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美之，而作是詩。緇，黑色。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宜，稱也。言德與之稱也。改，更也。敝又更為者，願其常居此位，服此服也。適，之。館，舍也。卿士在王宮有館舍，治事之處。還，還其私邑也。粲，餐也。或曰粲，粟之精鑿者。愛之，欲飲食之也。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緇衣見好賢之至。今讀其言，信矣。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叶在早反）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好，猶善也。服稱其德，則善矣。

緇衣之蓆（叶祥龠反）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蓆，大也。服稱且善，則其美大矣。此篇惟每章首句畧相承為義，餘未詳。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音槍）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音哲）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叶滿彼反）。仲可懷（叶胡威反）也，父母之言亦可畏（叶於非反）也。

賦也。下二章同。○此蓋女子拒淫之辭。將，請也。仲子，男子字。我，女子自我。里，二十五家所居。杞，柳屬，多生水旁，故樹於里。蓋其地域溝樹也。篇首曰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則不欲其人之來可知。下文復云畏父母之言，以絕之，則其為拒淫之辭信矣。蓋此女子始與其人有約，而後悔之，故其言如此。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虛陽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牆，垣也。自里及牆，則近其居矣。古者樹牆下以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園，圃之藩，內可種木者。及園，則又近矣。檀，樹名，皮青滑澤，材強韌，可為車。木之貴重者，故樹之園。此篇三章，首言父母，次及諸兄，次及人言，亦尊卑內外之序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此篇舊解詳後詩說。

叔于田（叶池因反），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下二章同。○鄭莊公弟共叔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于，往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仁，愛也。美且仁，對居人言。蓋巷居者宜相仁愛也。

叔于狩（叶始九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叶許厚反）

狩，冬獵也。承首章于田而申言其時。美且好，對飲酒言。蓋飲酒者宜好會也。

叔適野（叶上與反）巷無服馬（叶滿補反）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適，之也。郊外曰野。承前二章于田于狩而申言其地。服，乘也。美且武，對服馬言。蓋乘馬者宜有武容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下乘去聲）馬（叶滿補反）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反，叶素苦反）火烈具舉襢（音但）裼（素歷反）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反）叔無狃（女九反，叶女古反）戒其傷女（音汝）

賦也。下二章同。○說同前篇。乘馬，四馬也。組，織組也。如組，言調習也。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言其諧和中節也。藪，澤也。火，焚而射也。烈，熾盛貌。具，俱也。襢裼，肉袒也。暴，空手搏也。公，莊公也。狃，習也。末復為警戒之辭。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叶戶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叶魚駕反）忌抑磬（音慶）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

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上襄，猶云上駟。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首章如組如舞，言叔善御。此章復言御馬之良如此。下文乃兼美叔射御之事也。揚，起也。忌、抑，皆語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彇曰送。此上二章皆言叔初往田獵之事。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依廣韻宜作鴇。叶補苟反）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符有反）叔馬慢忌叔發罕（叶虛旰反）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音暢）弓（叶姑宏反）忌

末章言田獵將終之事也。驪白雜毛曰鴇。既云乘黃，復云乘鴇者，美其乘馬之衆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兩手也。此亦承前章言御馬，下文兼美射御，與前章同意。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罕，希。釋，解也。掤，矢筩蓋，春秋傳作冰。鬯，弓囊也，與韔同。鬯弓，藏弓於囊也。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蓋美之之辭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共叔段事見春秋傳。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號而讀大音泰，又加大於首章，失之矣。

清人在彭（叶普郎反）駟介旁旁（補彭反，叶補岡反）二矛重（平聲）英（叶於郎反）河上乎翱翔

賦也。下二章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公子素傷之而作是詩。清人，清邑之人。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朱羽為矛飾者。二矛並建車上，故其英重也。翱翔，遊戲貌。言其軍容之盛如此，乃但相與遊戲而無事，其能不至於潰散乎。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則其時之久可知。首章但言師之無事。此章兼言其久如此。

清人在軸(叶音胄)駟介陶陶(叶徒候反)左旋右抽(叶敕救反)中軍作好(叶許候反)

軸亦河上地名。在彭在消復在軸者，言其師久不歸，故遷徙無常所也。陶陶，自適貌。左，謂御。旋，旋車也。右，勇力之士。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即高克也。好，容好也。蓋將與左右之士皆旋車拔刃為容好以自樂也。未復申言其翱翔逍遙之事，如此，以結前二章意。

清人三章章四句

事見春秋傳。

羔裘如濡(而朱反)洵直且侯(叶洪姑反)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容朱反)

賦也。下二章同。○此美其大夫之詩。羔裘，大夫之服。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蓋先美其大夫被服之修如此，下文乃稱其德也。其，語辭。舍，處也。命者，天之正理。渝，變也。言能守理而不變，如守死善道之類。猶羔裘之順而美也。首二句賦中亦有興義。下二章同。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飾，緣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以豹皮為飾也。首章美羔裘之全體，此下二章曰飾，曰英，各舉其一端言之。孔，甚。司，主也。司直，主于直也。即所謂舍命不渝者。豹，非強有力不能殺，飾豹之孔武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叶魚肝反)兮

晏，鮮盛也。三英，羔裘之飾，其制未詳。粲，光明也。彥，美士。蓋即以其守理不變而主於直者為美也。此邦國之光，亦猶羔裘之晏粲然。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袪(叶起據反)兮無我惡(去聲)兮不寁(市坎反)故也

賦也。下章同。○賢者將去國亂而去之，有欲留其行者，故賦其意而作此詩。遵，循。摻，擥。袪，袂也。子，謂賢者。寁，速。故，舊也。言子無惡我而不留，蓋故舊之道不可以速絕耳。不言其惡國亂，而言惡我者，婉辭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市由反，叶齒九反)兮不寁好(叶許口反)也

執手，比袪為又親矣。魗，醜同。欲其不以己為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故舊且不可絕，況復情好乎。蓋此人酒賢之意有加無已，故其言亦以漸益深如此。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此篇從序說毛鄭氏義，詳見後詩辨。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音符)與鴈

賦也。下二章同。○此美賢夫婦之詩，故述其相警戒之語而言。昧，晦。旦，明也。昧旦，將明未明之時。子興視夜以下，皆婦語夫之辭也。明星，啓明星，先日出者。翱翔，徘徊上下也。弋，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鴨青

色,背上有文。

弋言加(叶居何反)之,與子宜(叶魚何反)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叶呂吼反)。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許厚反)。

承首章婦語其夫而言。加,以矢加鳧鴈也。宜,調和滋味所宜。內則鴈宜麥之屬是也。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家夫婦之好合也。

知子之來(叶六直反)之,雜佩以贈(叶音則)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去聲)之,雜佩以報之。

承前章婦又語其夫而言。來,謂致之來者。雜佩,左右佩玉,如珩璜琚瑀衝牙之類,凡觽燧箴管可佩者皆是。贈,送。順,愛。問,遺也。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懽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亦可見婦人之賢,而其相夫誠能盡其道矣。此篇三章皆設夫婦告語之辭,而一意相承言之如此。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芳無反)。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下章同。○淫者見其女子之美而賦此詩。同車,言與己同車也。蓋其女子已奔而相從矣,故賦其所見如此。舜,木槿,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翱翔,行貌。孟姜,齊女來嫁於鄭者,即謂此同車之女也。洵,信也。都,閑雅有度也。淫女曰都者,亦其人私相愛悅之辭。

有女同行(叶戶郎反),顏如舜英(叶於郎反)。將翱將翔,佩玉將將(音鏘)。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同行,同車而行也。或曰:行,步行也,與同車義不同。英,猶華也。將將,佩玉聲。淫女曰德音者,亦私相愛悅之辭。蓋前章末但言其女子之美,而此章則復言己思慕之意如此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此下至東門之墠七篇,並從朱子傳,解作淫奔之詩,詳見詩辨。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叶芳無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余反)。

興也。下章同。○淫女戲其所私者而言。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芙蕖也。子都,男子之美者。狂,狂人也。且,語辭。蓋荷華美而扶蘇不足美,故以荷華與子都,扶蘇與狂且也。下章橋松游龍義倣此。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一名馬蓼,葉大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子充,亦男子之美者。狡童,狡獪小兒也。此篇兩章,亦多舉其義言之如此。說見前衛風。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他落反)兮蘀兮,風其吹(叶昌戈反)女(音汝,下同)。叔兮伯兮,倡(去聲)予和(叶胡卧反)女(叶平聲)。

興也。下章同。○亦淫女語其所私者之辭。蘀,木槁將落者。女,指蘀而言。叔伯,男子字。予,女子自予。女,謂叔伯也。日倡日和。蓋假作歌而言,故以風之吹蘀有聲者為興。下章漂女義同。

蘀兮蘀兮,風其漂(音飄)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平聲)女。

漂,飄同。吹言其始吹,漂則其吹之有力而勢去者。要,成也。必欲其成,則非聊且和之而已。

蘀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七丹反叶七宣反

賦也下章同○此淫女見絕而思其人曰狡童者亦戲之之辭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不與我食承首章不能餐而言息安也不能息比不能餐之意為又進矣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

賦也下章同○亦淫女語其所私者之辭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狂童之狂也且深謔之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于軌反叶于已反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洧亦鄭水名士未娶者之稱此篇兩章亦各舉其義言之同前山有扶蘇篇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兮芳容反叶芳用反　俟我乎巷兮叶胡貢反　悔予不送兮

賦也下三章同○婦人與男子期約有異志不從既乃悔之故作此詩丰貌豐滿也巷門外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盛壯貌堂比巷為近矣將亦送也此上二章悔其始之不從如此

衣錦褧衣苦迥反　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叶戶郎反

此下二章承前二章意而望其復來之辭褧禪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行始行也歸則至其家矣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音善叶上演反　茹音如藘力於反　在阪音反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下章同○淫者思其人而作此詩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陂者曰阪東門之旁有墠墠外有阪阪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先以墠阪茹藘為言亦賦中有興義下章東門之栗同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承首章而言踐行列貌東門之旁有栗栗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有踐家室所謂室邇也子不我即所謂人遠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七西反　雞鳴喈喈音皆叶居奚反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下二章同○此詩蓋婦人喜其君子既歸而作淒淒寒涼之意喈喈雞鳴聲和也蓋賦其君子歸時所見如此風雨以譬時亂雞鳴以譬己之守雞不為風雨改其鳴猶己不以君子不在變其守亦賦中比義也夷平也言其憂心以平也

風雨瀟瀟音蕭鷄鳴膠膠音交旣見君子云胡不瘳勅留反叶憐蕭反

瀟瀟，風雨暴疾之聲。膠膠，猶喈喈，但膠有膠合之義，又言其鳴之衆而如一也。瘳，疾愈也。盖其積思之疾至此皆愈也，則匪但心夷而已。

風雨如晦叶呼洧反鷄鳴不已旣見君子云胡不喜

晦，昏。已，止也。曰夷曰瘳，本其前日之憂而言也。喜則其意新矣，故以終前二章之意。

風雨三章章四句

此篇舊解詳後詩辨。

青青子衿音金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下二章同。○亦淫者思其人而作此詩。青青，純緣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子，謂男子。衿，領也。思其人而及其衿，借言之也。下章青青子佩同。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嗣音，繼續其音問也。

青青子佩叶蒲眉反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叶陵之反

青青，組綬色。佩，佩玉也。子寧不來，則望其來，不但嗣音已也。

挑他刀反兮達他末反叶他悅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末章承前二章之意而申言之。挑，輕儇跳躍貌。達，放恣也。皆游戲意。言其人挑達在城闕，是以不與我嗣音而不來也。如三月者，思之久也。所謂悠悠我心、悠悠我思者如此。

子衿三章章四句

此下二篇並從朱子傳解，作淫奔之詩，詳後詩辨。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同汝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居望反女同上

興也。下章同。○此男女要約之辭。揚水，幾弱，興已之寡與也。鮮，少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人也。迋與誑同，謂欺罔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斯人反

予二人，即予與女也。迋女則不信矣。皆承前章而言。一說，迋謂一時之言，不信謂其平日，如此亦通。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衣綦巨基反巾聊樂音洛我員音云

賦也。下章同。○男子有目守以禮，不爲淫亂之行者，故賦其意作此詩。如雲，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謂其室家也。員同云，語辭。言其室家雖貧且陋，聊可以自樂也。是時鄭之淫風肆行，而其人如此，可謂能自好者矣。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徐反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闉，門外曲城。闍，城臺。此即謂東門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者。如荼，復言其美也。且，語辭。茹藘，可染絳，故名衣服之色。娛，樂也。前章曰聊樂我員，言其自樂也。此章曰聊可與娛，又言與其室家偕樂之意。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音萬草零露漙徒端反叶上兗反兮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邂

户懈反 逅 胡豆反 相遇適我願 叶五遠反 兮

賦也亦有與義下章同○男女相遇於野故賦其地以起與蔓延也溥零多貌有美謂其女子也清揚婉者眉目之間婉然美也不期而會曰邂逅適我願言其相從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 如羊反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瀼瀼亦零多貌但義比溥爲稍深讀者詳之臧美也前章言適我願而未及于此章日與子偕臧則二人各適其願矣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 叶于元反 兮士與女方秉蕑 音閒 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子徐反 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 況于反 且樂 洛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賦也下章同○鄭俗三月上巳之辰國之男女相與秉蕑水上以祓除不祥故賦其事作此詩渙渙水盛貌蕑冰解水散之時謂三月也蕑蘭也莖葉似澤蘭而廣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女曰觀乎者言盍往觀也且語辭既且者既往觀也且往觀乎以下又女謂男之辭洵信訏大也勺藥香草三月開花芳色可愛此賦其男女淫奔之事上文方云秉蕑不復言贈勺藥其維香艷之狀可見矣

溱與洧瀏 音留 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瀏深貌瀏清亦言水盛蓋冰既解散則其水深而且瀏也殷衆也前章秉蕑驗其來遊之時此章殷盈又見其士女之衆也相謔舊本誤作將謔今正之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齊

齊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在禹貢青州之域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周武王封大公望都營邱大公姜姓本四岳之後

雞既鳴矣朝 音潮 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下二章同○此美賢妃之詩雞鳴將旦時也蓋賢妃御君所夙興恐晚至將旦時警起告君如此匪雞則蒼蠅之聲者初誤爲雞鳴之聲夜徐察之乃知實蒼蠅似者而以爲眞也此非其心存警長而不留于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或曰賢妃自敘之辭似亦可通俟更詳之

東方明 叶謨郎反 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東方明比雞鳴又曉矣首章告所聞此章明所見也昌盛也則不止于盈矣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叶莫滕反 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承前二章夜遂賢妃告君之詞而申言其意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言恐羣臣朝者將散而歸庶幾無以我故并憎子耳此其夙興恐晚之意所以誤疑其似者而以爲眞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此篇時世從闕說詳詩辨

子之還（音旋）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賦也。下二章同。○齊俗好田獵，其人相誇譽而作此詩。還，便捷貌。峱，山名。遭，謂相遇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曰還曰儇，皆言其人之習於田獵如此。

子之茂（叶莫口反）兮遭我乎峱之道（叶徒厚反）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叶許厚反）兮

茂，美也。又以其容貌服飾言之，與首章還義不同。峱之道，峱之道也。好，謂即以其儇利者為好也。末章臧同。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昌，盛也。亦言其容貌服飾如此。但此則其義稍深。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或曰：首二章之義。峱之閒、峱之道，皆謂山南；兩肩兩牡，亦皆謂此兩狼也。末章蓋承前二章之義而切指之，說亦通。臧，善也。善則愈好矣。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直居反，叶直據反）乎而充耳以素（叶孫租反）乎而尚之以瓊華（叶芳無反）乎而

賦也。下二章同。○東萊呂氏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而先歸，俟於門外，婦至，壻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其女子至壻門，始見其壻而賦此詩。俟，待也。我，女子自我也。著，門屏之間。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素，素絲紞所用也。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此女子初見壻，故詳其服飾以識之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庭，在大門內寢門外。比著則稍進矣。紞所用絲，匪一色，故首章言素，此章言青，末章復言黃也。瓊瑩亦美石似玉者。變瓊華言瓊瑩，或瑱所用亦非一石耳。下章瓊英義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叶于良反）乎而

堂則又進矣。瓊英亦美石似玉者。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賦也。下章同。○此男女淫奔之辭。東方之日，謂日出時。子，女子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子躡我之跡而相就也。或曰：履，禮也。言履我而相就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他達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首章言其女子之來，此章復言其去也。東方之月，謂月出時。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蓋此女子早至而暮歸如此。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叶謨郎反）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之（叶都妙反）自公召之

賦也。下章同。○此刺其君之詩。群臣將朝，別色始入，當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故聞公召者顛倒其衣裳如此。或曰：此篇下比南山，蓋即刺襄公之詩，說詳後詩辨。

東方未晞（音希）顛倒裳衣倒之顛之（叶典因反）自公令之（力證反，叶力呈反）

之

晞，明之始升也。未晞，比未明又早矣。令，號令也。

折柳樊圃（叶博故反），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辰夜（叶羊茹反），不夙則莫（音慕）。

比也。○末章承前二章之意而比言之。柳，楊下垂者，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瞿瞿，驚顧貌。夙，早也。言狂夫見樊圃之限而不敢越，比辰夜之限，人所易知，今乃不早則莫，何哉？前二章未明、未晞，但譏其大早。末章復云莫者，推廣言之耳。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叶胡威反）。

比也。下章同。○齊襄公妹文姜為魯桓公夫人，襄公通焉，故以南山雄狐為比而刺之。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貌。狐，邪媚之獸。綏綏，求匹貌。此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也。魯道，適魯之道。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言襄公思文姜也。止，語辭。

葛屨五兩，冠緌（如誰反）雙（叶所終反）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兩，二屨也。五兩者，式曰：周禮屨人註，有繶屨、黃屨、白屨、黑屨、赤屨，所謂五兩也。緌，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雙者，物各有耦而不亂，比襄公文姜之非耦也。庸，用也。用此道嫁於魯也。從，襄公與文姜相從也。則匪但懷思而已，比上二章，所以刺尤深也。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子容反）其畝（莫後反）。取（去聲）妻如之何，必告（工毒反）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興也。下章同。○此下二章，復刺魯桓公也。蓋襄公之通文姜，雖襄公之罪，亦魯桓有以縱之，故特刺之耳。蓺，樹也。樹麻者必有道，與取妻之亦必有道也。東西耕曰衡，南北曰從。衡從治之者，使土熟而易種也。鞠，窮也。言桓公使文姜得窮其欲至此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克，能也。析薪用斧，與取妻之必用媒均也。極，亦窮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於齊。傳曰：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比也。下章同。○此蓋刺齊俗之詩，與衛風芃蘭大意畧同。無田之田，言耕治也。甫，大也。莠，害苗草。驕驕，張王意。忉忉，憂勞也。言大田難治，而力不給，則草盛；遠人難致，而心不至，則心勞。比人徒務遠大，將勞而無功也。況童子乎？言此以起末章之意。下章義同。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

桀桀，長大意，蓋其氣張王，則長大矣。怛怛，猶忉忉也。此勞心之深，而及於悲楚者。

婉兮孌（叶龍眷反）兮，總角丱（音慣，叶古縣反）兮。未幾（上聲）見兮，突而弁（皮眷反）

反

令

賦也。○承前二章言人之不可徒務遠大如此，而今童子不然也。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貌。弁，冠名。成人之服。曰未幾、曰突，言其不宜弁而弁也。蓋齊俗夸詐，故其童子如此。此亦直刺之之詞。

甫田三章章四句

此篇舊解詳後詩辨。

盧令令音零其人美且仁

賦也。下二章同。○此詩大意與還略同。盧，田犬也。令令，犬頷下環聲。不欲美其人而先美其田犬者，亦賦中興義也。

盧重環音還其人美且鬈音權

重環，子母環，謂一大環貫一小環也。鬈，說文云髮好貌。

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鋂，一環貫二，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偲，多鬚貌。春秋傳曰于思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首章曰盧令令，先言其聲；下二章重環重鋂，乃詳其物。首章曰美且仁，先言其德；下二章鬈偲，復詳其貌。既重環又重鋂，既鬈而又偲，皆所以反覆而深美之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音苟在梁其魚魴音房鰥古頑反叶古倫反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如雲

比也。下二章同。○此刺魯文姜之詩。敝，壞。笱，罟也。魴鰥，大魚也。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也。然首二章但言魚之大，未見不能制意，至末章乃申明之。歸，歸齊也。如雲，言其衆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象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鱮，亦大魚，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鰱。如雨，亦衆言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維癸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唯，行出入貌。卒章申言其不能制之意如此。不復舉魚名者，謂即魴鰥魴鱮之屬。如水，如水之流，又言其行之速也。與前二章義不同，皆見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之意。

敝笱三章章四句

春秋傳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音粕簟徒點反茀音弗朱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祥龠反

賦也。下三章同。○此亦刺文姜之詩。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車蔽曰茀，車之後戶也。朱，朱漆也。鞹，獸皮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之也。此謂文姜往會襄公時所乘者。夕，猶宿也。發夕，言離所宿之舍也。

四驪力馳反濟濟上聲垂轡濔濔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弟叶待禮反

驪，馬黑色。濟濟，美貌。濔濔，柔貌。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恥之意。首章及此，先言其車馬之盛，所以極形其樂易之狀如此也。末句起下二章意。

汶水湯湯音傷失章反行人彭彭音邦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名在齊南魯北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汶水之盛行人之多文姜且翱翔魯道之上以見其無恥也所謂豈弟者如此下章意同

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儦儦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滔滔流貌儦儦說文云行貌末章又言汶水及行人如此者亦以見文姜之行速也遊敖猶翱翔也不言往會襄公但曰翱翔遊敖者亦微辭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音兮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歎也下三章同○此刺魯莊公之詩猗嗟歎辭昌盛也以下皆言其盛頎長貌抑若揚者言欲抑之而若揚之美之至也揚目動也蹌趨翼如也此其容貌威儀之盛者也臧善也射則臧者又言其技藝之美以見其盛也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是則可嗟歎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食亦反不出正兮音征

名猶稱也以下皆言其名首章既言盛此章復言名者惟有名稱故盛也清目清明也儀威儀也此容貌威儀之可稱者侯布侯也正設于侯中者大射張皮侯設鵠賓射張布侯設正終日射侯而不出正此技藝之可稱者

展我甥兮

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此誠我大國之甥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孌兮叶龍眷反清揚婉兮叶許願反舞則選兮去聲射則貫兮叶扃縣反四矢反兮叶孚絢反以禦亂兮

孌好貌以下皆言其好前章既言名末章復言好者惟其好所以可名也清揚者美目清美目揚也婉亦好貌此言其容貌之好也選異於衆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反復也言中皆得其故處也左傳稱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其善射而能禦亂可見此又言其技藝之好也以上三章言莊公容貌威儀技藝之美如此皆前後相承為義但前二章止言射末章兼及舞者推廣言之耳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

魏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周初封同姓今其世系無考後晉獻公滅之取其地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縫音逢要於遙反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之叶蒲北反

賦也下章同○魏在位者儉嗇有褊心故賦其事刺之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女婦未廟見之稱古者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裳要襋衣領要之襋之言治其要領也好人猶云大人即謂在位者葛屨履霜利其賤也女手縫裳利其便也此所謂褊心者言此以起下章之意

好人提提反宛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勅帝反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貌讓而辟者必左揥所以摘髮者象骨為之貴者之飾也言好人儀容之盛如此若無

可刺者但以其心獨迫
故刺之如前章所云耳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扶云反沮子豫反洳如豫反言采其莫音慕彼其音記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下二章同○此亦刺在位者儉不中禮之詩汾水名沮洳水浸處下溼之地不可種藝者與儉不中禮者之不可爲訓也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爲羹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儉亦美德故曰美但不中禮則可刺故又曰無度公路掌公之路車者以御大夫庶子爲之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叶於良反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戶郎反

一方彼一方也曰一方則其地高下區一矣英華之盛也公行卽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曰公行蓋一官而有二名故兩章分言之美如英而異乎公行者以其無度也下文不言無度故首句亦不言沮洳以爲興下章放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一曲謂水流曲處曰一曲則又非一方矣藚水舄也葉如車前草如玉比如英又美矣公族掌公之宗族以爲大夫適子爲之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叶將黎反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下章同○魏國小而無政故以園有桃爲興而刺之殽食也園且有桃可食其如國無人何哉故借以爲興下章園有棘義同彼人謂在位者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辭此篇蓋在下君子所作故曰我士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棘棗之短者聊且也畧辭行國者歌謠之不足復出遊國中以舒其憂也極至也罔極無所至極也蓋歌謠有似于驟而行國則憂其無極各相對而言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之然反哉猶來無止

賦也下二章同○孝子行役不得養其父母而賦此詩山有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庶幾也旃語辭止止于彼也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叶滿彼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

山無草木曰屺凡山以生材木者爲美無材者次之父尊母卑故岵望父而屺望母也季少子也猶少子者婦人之情故不曰子而曰季

棄言棄其家不來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叶虛王反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叶舉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叶想里反）

屺山脊也故以望兄先望父母次望兄者尊卑之等也必偕言與其儕共作止也兄同儕故亦言念其儕也無死則不棄其家而止于彼矣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音旋）兮

賦也下章同○魏國小無政賢者欲避而去之故作此詩閑閑往來自得貌行猶將也子謂其友也還猶歸也

十畝之外（叶五墜反）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泄泄亦自得貌逝往也前章云十畝之間故此章云十畝之外故曰逝蓋不得隱于其地而又有他適之志則其避亂之意爲益決矣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叶徒沿反）兮寘之河之干（叶居焉反）兮河水清且漣（力延反）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丸）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叶七宣反）兮

比也下二章同○賢者不得位而自食其力故以伐檀爲比而作此詩坎坎用力聲檀木名寘置同干厓也伐檀將爲車而行陸今乃置之河干則無用矣比賢者之不得位也漣風行水成文也亦如檀之有文理然猗語辭蓋不見檀之美惟見河水清漣而已舉此以明彼也種曰稼斂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狩亦獵也貆貉類素空餐食也言不耕則不可以得食不獵則不可以得獸賢者之不得位而自食其力如此其窮困爲已甚矣故詩人述其事而深嘆惜之

坎坎伐輻（音福叶筆力反）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輻車輻也伐輻伐檀爲車輻也首章不言爲車此下二章不復言伐檀者皆互文耳直波文之直如車輻然十萬曰億蓋禾秉之數獸三歲曰特不言獸名者匪一獸也亦推廣之意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反）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邱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反）兮

輪車輪也先輻後輪輻湊而後成輪也漘亦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囷圓倉也首章云廛次云億末云

囷者蓋一夫百畝之入始登于廛繼約其數未貯于倉亦依其事之次序爲言耳皆曰三百者多之之辭也鶉鶉屬狙特言鶉猶言鳥也熟食曰飧此篇三章末句蓋亦重復咏嘆之詞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音慣）女（音汝）莫我肯顧（叶果五反）逝將去女（上同）適彼樂（音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叶左數反）

比也下二章同○民困于貪殘之政故以碩鼠爲比而剌之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女謂碩鼠也樂土樂居之土也爰於也所處所也蓋魏國於是遂亡而入于晉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德施惠也。非但顧念之而已。域土而封曰國。直，宜道也。蓋處有道之國，而不為河北私曲之民也。得我直，則益得所之至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去聲叶平聲。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音豪。

黍麥已成之穀也。食苗則又甚矣。勞，慰勞也。蓋不徒施惠，又無恤之也。國外曰郊。永號，長呼也。凡篇內所云，皆其號呼怨望之辭，故末結言之如此。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唐

唐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大行恒山西大原大岳之野。周成王封其弟叔虞為唐侯，都堯故墟。至於子燮，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詩不曰晉曰唐者，唐俗儉勤，憂深思遠，有堯之遺民，故仍其號不改。著其為古帝之遺俗也。又晉侯殺無故而改先王之舊封，革祖父之故號，雖或嘗請命于天子，亦不能無失焉。孔子編詩而存其舊，亦所以示議也。

蟋音悉蟀所律反在堂，歲聿九厥反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日月其除去聲。無已大音泰康，職思其居叶音據。好去聲樂同上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

賦也。下二章同。○此憂亂之詩，蓋為沃而作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黑色，有角，翅，一名促織。九月在堂。聿，遂。其，辭也。九月云歲莫者，蓋謂周正也。除，除舊也。已，過甚也。大康，過樂也。職，主也。居，謂己所居，蓋指晉之衰弱言也。瞿瞿，卻顧貌。無已大康以下，乃反上文之義而明其意。蓋其時曲沃強而晉微弱，故國人憂之如此。然其詞旨隱約，味若自然者，然而其俗之憂深思遠于此可見。曲沃事見下揚水篇。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叶力制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墜反。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莫，言其晚也。逝則歲已去矣，邁亦去也。外，所居之外，蓋謂沃之盛強也。蹶蹶，動而敏于事也，則不止瞿瞿憂懼而已。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叶他侯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役車，役使之車。歲莫則役車乃得暫休，則國亂可知。慆，過也。慮其憂者，言當以晉之衰弱沃之盛強為憂也。良士休休者，良士能瞿瞿蹶蹶，則可以免于患而獲休矣。皆承前二章而言。

蟋蟀三章，章八句。

說見下篇。

山有樞昌朱反，隰有榆以朱反。子有衣裳，弗曳以世反弗婁力俱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以朱反。

興也。下二章同。○此亦憂亂之詩，與前篇同意。樞，荎也，今名刺榆。榆，白枌也。婁，亦曳也。皆被服之意。馳，走。驅，策也。宛，坐見貌。愉，樂也。詩人言此，其實非欲以為樂也，蓋其憂愈深而意愈蹙，故前篇為尤切耳。章首興義未詳，或取三有字相承為文，亦興中之一端也。

山有栲音考叶去九反，隰有杻女九反。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叶蘇后反。子

有鐘鼓弗鼓弗考叶去九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苟反

栲，山樗也。似樗，葉差狹。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考，擊也。保，居有之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音洛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永，長也。人多憂，覺日短。酒食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此篇三章，亦每章各舉其義言之。說並見前。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蟋蟀山有樞二篇舊解詳後詩幾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比也。下二章同。○晉昭侯封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以揚之水為比。鑿鑿，巉巖貌。水緩弱而石巉巖，比晉衰而沃盛也。下章白石皓皓義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丹朱純。子，指桓叔。沃，曲沃也。蓋願桓叔服諸侯之服，且自喜其從之而無不樂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胡老反叶胡暴反素衣朱繡叶先妙反從子于鵠叶居穀反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一笑反

皓皓，潔白貌。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既從于沃，復從于鵠者，往無不從之也。云何其憂，言無憂也。無憂則無不樂矣。

揚之水白石粼粼利新反我聞有命叶彌并反不敢以告人

粼粼，水清石見貌。比下文聞有命意。承前二章從子于沃從子于鵠，言已聞桓叔之命，而不敢告人，為之隱也。此可以見民心之已離，而曲沃所以卒滅晉與。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音記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下同遠條且

興而比也。下章同。○此亦為曲沃作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香烈。聊，語辭。椒聊蕃衍盈升，興曲沃之盛也。之子，謂桓叔。朋，比也。且，歎辭。遠條，長枝也。末又歎椒聊遠條，比桓叔子孫之盛也。或謂此篇詩人有憂晉之意，與前篇將叛歸曲沃者不同，乃國人之公心也。按詩意此說可通。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音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兩手曰匊。篤，厚也。首章無朋，止言其大，此章復曰厚，義但升比匊為多。兩章首句先升後匊，其說未詳。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直留反繆亡侯反束薪三星在天叶鐵因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下二章同。○國亂民貧，男女有失時而後遂其昏姻者，故作此詩。綢繆，猶纏綿也。束薪綢繆，與昏姻之好也。下二章束芻束楚義同。三星，心也。昏始見東方，建辰之月也。子，女子自謂。良人，謂其夫也。如此良人何，深喜之之辭。此詩蓋即新婚女子所作。

綢繆束芻叶側九反三星在隅叶語口反今夕何夕見此邂戶懈反逅胡豆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隅東南隅也昏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遇也熱新婚相遇時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叶章與反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美也粲者亦謂其夫猶葛生曰予美也首章云見此良人始見其夫也二章云見此邂逅乃言與其夫新昏之意三章云見此粲者復言其夫服飾容貌之美如此也舊解首章婦語夫之辭末章又夫語婦之辭今按詩三章皆曰子兮子兮恐不宜詞稱而異其人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徒細反之杜其葉湑湑私敘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扶雨反嗟行之人胡不比毗至反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反焉

興也下章同○國亂民散無兄弟者自傷孤特而作此詩杕特也杜赤棠湑湑盛貌杜之特生興人之無兄弟也踽踽獨行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佽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睘睘音瓊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叶桑經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菁菁亦盛貌睘睘說文云驚視也獨行多懼故睘睘其情比踽踽又進矣同姓謂同祖也兄弟之遠服者又承首章同父推言之以明兄弟雖疏遠而亦異于他人其言無兄弟者之可傷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祛起據反自我人居居去聲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賦也下章同○此刺在位者不恤其民之詩祛袂也羔裘豹祛卿大夫之服自由也居居傲惡不相親比之貌故故舊也言由此大夫於我人居居然傲惡不相親比如此故我今欲去之則豈無他人可歸往者而必惟子之爲故舊乎此蓋大夫采邑之民故以故舊言之或曰居居蓋庇意言此大夫服此羔裘之服者出其於我人覆庇之盡有其德而後稱其服也今也不然故我今欲去之而歸往他人耳說亦通

羔裘豹褎徐救反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叶呼候反

褎猶祛也究究謂爲窮極人之行者比居居爲尤惡矣好愛好也或曰究究蓋察意蓋矜恤其民而體察之也亦比覆庇意爲深

羔裘二章章四句

朱子傳解此篇從國今從毛鄭氏義補之詳後詩哉

肅肅鴇音保羽集于苞栩音許王事靡上聲或作平聲盬音古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音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興也下二章同○民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此詩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性不樹止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子爲阜斗殼可染皁鴇集苞栩言其失所與已之從役也靡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言當勤勞也一說靡猶散敗也盬池鹽也煮海爲鹽爰池爲盬言盬散敗之盬也王事靡盬猶小雅曰王事多難我樹蓺也何怙何恃也何怙包下二章何食何嘗而言曷何也所處所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鴇翼，猶鴇羽也。或曰羽，翕毛；舉其全體，翼別，惟指兩翼言也。極，已也。首章有所，以今日言；次章以後日言。

肅肅鴇行(戶郎反)　集于苞桑　王事靡盬　不能蓺稻粱　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　曷其有常

行，列也。曰鴇行，則集者衆矣。稻黍名，粱粟類，有數色。嘗，凡黍稷稻粱之屬，種非一種，而今皆不能蓺，故歷言之，以見其行役之久也。嘗亦食也。常，復其常也。復其常則可以安居而無事矣，故末結言之如此。

鴇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　不如子之衣　安且吉兮

賦也。下章同。○曲沃桓叔孫武公伐晉滅之，賂周釐王，封武公為晉君，列于諸侯，故述其請命之意而作此詩。七，七章也。侯伯七命，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子，天子也。由此詩觀之，武公之偃慢無禮，為已甚矣。釐王既不能討其簒逆之罪，乃復貪其賓玩而封之，東周所以益衰歟。

豈曰無衣六兮　不如子之衣　安且燠(於六反)兮

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皆以六為節。七云六者，謙若不敢當侯伯之命，比于天子之卿亦幸矣。意似謙而辭實慢也。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久則吉且有終矣。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　生于道左　彼君子兮　噬(韓詩作逝)肯適我　中心好(呼報反)之　曷飲(於鴆反)食(音嗣)之

比也。下章同。○國人有好賢者，恐不足以致之，而作此詩。左，東也。杕杜生于道左，比己之無與也。噬，發語辭。曷，何也。曷飲食之，言何以飲食之，謂當盡其禮也。

有杕之杜　生于道周　彼君子兮　噬肯來遊　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

周，曲也。道周，道左為又僻矣。言適，至也。來遊，則望其久于己矣。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　蘞(音廉)蔓于野(叶上與反)　予美亡此　誰與獨處

興也。下章同。○婦人以其夫既死而悲念之，故以葛蘞二草為興。蘞，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二草有所依托，與己之獨處也。予美，婦人謂其夫。亡，無也。亡此，無于此也。誰與獨處，無所與而獨處也。包下二章獨息、獨旦。息，

葛生蒙棘　蘞蔓于域　予美亡此　誰與獨息

域，塋域也。蓋其夫死既葬，而以其塋域所生之草為興也。息，寢息也。獨息，以夜言之。

角枕粲兮　錦衾爛兮　予美亡此　誰與獨旦

賦也。下二章同。○粲、爛，華美鮮明之貌。角枕、錦衾，夫在時所用。睹物而思其人也。獨旦，以日言之，故下章曰夏之日、冬之夜。

夏之日　冬之夜(叶羊茹反)　百歲之後　歸于其居(叶斤御反)

承前三章獨處、獨息、獨旦言。夏日永，冬夜永，獨居憂思於是為甚也。歸，同歸也。居，墳墓也。此自誓之辭，義之至，情之盡，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　夏之日(同上)　百歲之後(叶音戶)　歸于其室

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先篇舊解
詳後詩箋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叶典因反人之爲言苟亦無信人叶斯人反舍音捨旃之然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興也下二章同○此刺聽讒之詩苓爷耳卽卷耳也或曰苓同蘦大苦也采苓采苓言非一采也首陽首山之南巓山頂也旃之也此篇取興義未詳或曰采苓于首陽之巓猶固各有其道也况聽言乎故以爲興下二章采苦采葑義倣此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叶後五反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苦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從聽也始信之猶許之終從之聽言者之序如此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詩益卷之二終

詩益卷之三

金墳後學劉始興集

秦

秦本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堯時有伯益者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而保西垂六世至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爭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封爲附庸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秦仲孫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王賜之岐豐之地封爲諸侯及子文公逐西戎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徙都于雍

有車鄰鄰有馬白顚叶典因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平聲

賦也○此蓋美秦襄公之詩秦襄公封諸侯始有車馬及寺人之官其國人創見而誇美之鄰鄰衆車聲白顚額有白毛君子謂襄公寺人內小臣也令使也將見者先使寺人通之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天節反

興也下二章同○此下二章承首章未見君子而言既見之後逝往也八十日耋逝者其耋蓋欲其及時爲樂也鼓瑟曰並坐復以及時爲樂相勸勉無君臣之禮而有慆淫之志秦所以居西周故地而其風遂變歟首二句取興義未詳下章同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黃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簧笙中金葉吹則鼓之出聲者亡死棄也比耋又甚矣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此篇以下至終南詩說並詳後詩辨。

駟驖田結反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叶始九反

賦也下二章同○秦襄公始有田獵園囿之樂國人創見而誇美之故賦其事作此詩駟驖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驂馬內兩轡納之於觖故惟六轡在手在手者言已駕且調習也公襄公也媚子襄公親愛之人于往也首章言其將往狩之事如此。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

承首章遂言公往狩之事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辰牡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凡射必中含左故必左御以射之也拔矢括也舍拔則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由車鸞鑣彼驕反載獫力驗反歇許謁反驕許香反

末章又承前章言狩畢之事因調習也復調習四馬者凡馬既經馳驟之後必徐步之以紓其筋力也輶輕也鸞鈴也鑣馬銜也驅逆車置鸞于馬銜兩旁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田犬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爾雅作猲獢以車載之者亦以休其足力也此篇三章相承直敘其事如此。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游環脅驅叶居錄反陰靷音胤鋈音沃續文茵音因暢轂駕我騏音其馵之樹反叶之錄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下二章同○秦襄公承天子命伐西戎婦人以其君子從役而賦其事作此詩首章先美其車飾之盛也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車前後兩端橫木以收斂所載者大車軫深八尺兵車軫深四尺四寸故曰俴收五束也楘文貌梁輈輈上曲句衡形穹隆如屋梁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歷錄然也游環以皮為環亦謂之靷環貫驂馬外轡以禁其出以其游移無定處故曰游脅驅亦以皮為之著驂馬外脅前係衡後係軫驅驂馬使不得入故曰脅驅也陰揜軌也軓在軾前以板橫側揜之頸所以引也亦以皮為之前係驂馬頸後係陰板上也鋈續上有續靷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蓋車衡上容二服馬驂馬頸不當衡故別為二靷以引車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大車轂長尺有半兵車轂長三尺二寸故曰暢轂以上言其兵車之飾如此騏騏文也馬左足白曰馵君子婦人謂其夫溫其如玉美其君子之德也板屋西戎俗以板為屋也心曲心之委曲處也夫襄公上承天子之命而伐西戎所以復仇也今婦人先誇美其車容之盛而後及其私情則知以義興師而無所怨矣此蓋當時往為將率者之妻所作故其言賢而有禮且美其君子之德如此與。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叶諸仍反騧古花反驪是驂叶疏龍盾順允反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此章承首章遂言其御馬之良而及其兵器之善也赤馬黑鬣曰騮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盾干也畫龍于盾曰龍盾合合而載之二盾以備破壞也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內轡也置觼軾前以係軜故曰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鄙邑也即所告板屋之地方將也期歸期也言君子將以何時為歸期乎胡然使我

徒念之而不得見也蓋中言首章所以亂我心曲之意
加此章內龍盾之合句言兵器下體軸句復言車飾兩
句意似不連屬恐有闕誤或曰龍
肩載在車軾前寢兩處故連及之
俴駟孔羣厹音求矛鋈錞徒對反叶朱倫反蒙伐有苑叶音盌
氏云釋文一音敦
虎韔敕亮反鏤膺鏤音漏交韔二弓叶姑宏反竹閉緄古本反縢直登反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平聲良人秩秩德音
末章承前章終言其甲兵之盛也俴駟者四馬皆以淺
薄之金為甲欲其易旋也孔甚羣和也厹矛三隅矛也
鋈錞矛下端平底者以白金沃之蒙雜也伐中干也苑
文貌蓋畫雜羽之文于盾上也虎韔虎皮為弓室也鏤膺
舊解云鏤金飾馬胷帶然與上文虎韔及下韔弓義亦
不連屬或曰即謂弓室之膺當人執持處鏤金為飾也
交韔二弓者交置二弓于韔中必二弓者以備壞也閉
弓檠也緄繩縢約也以竹為閉而繩約之檠弓體使正

也載寢載興者思念之深而不得寧也復申言[illegible]
心曲之狀如此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末乃親其君子
之誰亦所以終美其德也此篇首章美其車飾
二章三章及其乘馬與其兵甲言各有次第云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古恬反葭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蘇路反
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下二章同○因有賢者而其人往求欲見之故美
之而賦其事蒹似萑而細葭蘆也蒼蒼青而將老之候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秋水方盛時也蓋其人于是時往
見賢之賢者故先賦此亦有興義也伊人猶言彼人謂
賢者也逆流而上曰遡洄阻險阻也道阻且長言其不
相遇也下末章乃申明之順流而涉曰遡游宛坐見貌
宛在水中央蓋
言得見之之難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音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音眉遡洄從之
道阻且躋子西反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淒淒盛貌晞乾也蓋霜始降而白露猶未晞也湄水草
之交躋升也長而且躋則其道愈艱矣水渚曰坻在湄
復在坻者湄與坻一地也此蓋實指其
處言之與首章泛言一方中央者不同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音俟遡洄從之道
阻且右叶羽軌反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采采盛而可采也首章及此皆以蒹葭將熟之次序而
言也已止也未已則露猶繼降矣涘厓也以其水草交
湄之湄以其厓又湄之涘右言不相遇而出其右也此
中明前二章之意小渚曰沚在坻復在沚者蓋秋水湄
涘之交有坻亦有沚故其人
或無定在然其實皆一地耳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之反顏如渥於角反
丹其君也哉叶將黎反
賦也下章同○秦襄公始封諸侯延行至南山之下國
人美之而作此詩終南山名條山楸皮葉白材可為車
版君子謂襄公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玉藻曰君衣狐白
裘錦衣以裼之渥漬也其君也哉言稱其為君也此章
亦剝見誇
美之辭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反
壽考不忘
紀山之廉角堂山之寬平處敘之狀亞兩已相戾繡刺
繡也黻衣繡裳亦諸侯之服將將佩玉聲壽考不忘欲

其長久而安寧也首章末但誇美之，此章復爲頌禱之辭兩章意自相承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音栗）彼蒼者天（叶鐵因反）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下二章同○秦穆公卒康公以子車氏三子爲殉，國人哀之，故以黃鳥爲興而作此詩。交交，往來貌。黃鳥之得所止，與三子之不得其死也。從，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穴也。惴惴，懼貌。慄，亦懼也。彼蒼者天，不斥言其所也。殲，盡。良，善。贖，貿也。言人願百其身以易之，深痛惜之之辭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防，當也。言一人可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其廉反）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禦，猶當也。此篇三章亦各舉其義言之，說見前。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春秋傳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

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今按左氏傳意惟責穆公而不及康公夫三良之從死雖或出自穆公遺命然此所謂亂命也從君父之亂命而棄國之賢人乃康公之罪故此篇詩意所以刺康公云

鴥（尹橘反）彼晨風（叶孚音反）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下二章同○婦人以其夫在外棄已不歸，故以晨風爲興而作此詩。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茂盛貌。晨風之止北林，興己之被棄失所也。君子，謂其夫。欽欽，憂不忘貌。忘我實多，責其夫棄已之辭。此與衛谷風同爲棄婦之詩，而此篇詞意尤激直少婉曲，蓋秦俗使然與。

山有苞櫟（盧狄反叶歷谷反）隰有六駁（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櫟，柞櫟。駁，梓榆，皮青白如駁。此復以櫟駁之生得其所，與己被棄之意，因前章鬱彼北林義也。下章棣檖倣此。靡樂，憂之甚也。

山有苞棣（音悌）隰有樹檖（音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棣，唐棣。檖，赤羅，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此篇舊解義有未盡，詳後詩辨。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叶步謀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下二章同。○秦俗彊悍，樂戰鬬，故其人平居相謂而言，袍稱也。與子同袍者，親愛之之辭。王于興師，以天子命興師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秦本西周岐豐之地，故其民猶知有天子之命而稱王焉。然其俗之變乃至于如此，文武成康之化，蓋蕩然無復存者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洛反 王于興師，修我矛戟。叶訖約反 與子偕作。

澤，褻衣也。以其親膚近垢澤，故謂之澤。因袍而及澤，自裘而及褻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叶蒲芒反 與子偕行。叶戶郎反

因袍與澤而及裳，自上而及下也。戈矛矛戟，析言之也；甲兵，則統言之，亦推廣之意也。行，往也。偕作偕行，為同仇也，皆承首章而言。

無衣三章，章五句。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乘，去聲

賦也。下章同。○晉公子重耳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大子，送之而作此詩。舅氏，即公子重耳，秦康公舅也。渭，水名。水北曰陽。秦時都雍，東行送之，故至渭陽。路車，諸侯之車。乘黃，四馬皆黃也。至渭陽者，言其送之遠；路車乘黃，言其贈之厚。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叶蒲冒反

悠悠，我思者，蓋惟其思之長，故送之遠如彼也。或曰，時康公母穆姬已卒，故康公因送其舅思之，說亦通。瓊瑰，美石次玉者。天子佩玉用純，諸侯玉石雜用。既贈車馬，又贈玉佩者，愛好之無已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晉獻公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大子申生；娶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弒。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音吁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下章同。○秦康公初即位，承穆公之業，厚待賢者。至于其後，禮意寖衰，故賦其事刺之。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不承權輿，言不能繼其始也。此詩蓋即秦之賢者所作。

於我乎，每食四簋。叶已有反 今也每食不飽。叶補苟反 于嗟乎，不承

權輿。

承首章每食無餘之意，而復言其始。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今食不飽，比無餘為又薄矣。篇內兩章首句，屋食竝言，下但言食而不及屋，蓋其禮意之薄，至于每食無餘，每食不飽，則其無渠渠之夏屋，又不待言矣。

權輿二章，章五句。

此篇舊序說已鄭氏解，詳後詩辨。

秦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陳

陳，本大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豬。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滿于陳，都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

謂公妻以元女大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
舞之事而其民化之觀宛邱東門之枌諸詩可見
子之湯他浪反兮宛丘之上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下二章同○陳俗好遊蕩歌舞之事故作此詩刺
之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
信也望瞻望也首章先爲刺之之辭如此下二章乃申
言其遊蕩之事詩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此人蓋亦其
貴而在位者
與詩見譏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五反無冬無夏叶上同值音治其鷺羽
坎擊鼓聲值植也鷺舂鉏亦名白鷺好而潔白
羽可爲翳舞者所執言其所以爲遊蕩者亦此
坎其擊缶方有反宛丘之道叶徒候反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叶殖有反

翿羽翳可以節樂擊鼓復舉翿者言其無常舉偶首章
云宛邱之上二章云宛邱之下末章云宛邱之道則非
一地矣再曰無冬無夏則又非一時矣皆極形其遊
蕩之意翿羽也鷺羽鷺翿則一物而兩章分言之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符云反宛丘之栩音許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下叶後五反
賦也下二章同○陳俗男女好聚會歌舞之事故賦此
詩刺之枌白榆先生葉卻著其皮色白栩柞也子仲
之子子仲氏女也毛傳云子仲大夫
氏此女子蓋亦其貴族婆娑舞貌
穀旦于差初牛反叶七何反南方之原叶魚[illegible]未詳不績其麻叶謨婆反市也
婆娑

穀善差擇也言擇善旦而往也首章既曰東門宛邱此
章復曰南方之原者亦言其遊舞無常所也不績其麻
市也婆娑乃直刺之之辭馬氏闕宗曰此所謂市
蓋在野外如周禮遺人道路之市非謂國中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邁叶力制反視爾如荍祁饒反貽我握椒
逝往也不復云所往之地者承前二章而言越於也鬷
總也衆也邁行也言與衆同行則男女聚會而匪但子
仲之子矣荍芘芣也又名荊葵紫色如荍皆其美也椒
芬芳之物握椒一握之椒也末二句見男女慕悅之意
蓋于是陳之
淫風行矣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悲位反泌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賦也下二章同○賢者隱居自樂而作此詩衡門橫木
爲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爲之言甚陋

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淡
木雖美非可飽也但玩樂之而忘其飢耳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此下二章承首章而反言
之以申其意姜齊姓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子宋
姓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叶謨婆反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
興也下二章同○男女會遇期爲淫奔之行故因所見
以起興而作此詩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以水漬
之淑善也姬姬姓之女淫女曰淑姬者亦私相慕悅之
辭晤遇也長言曰歌池水可以漚麻猶女子之可與晤

歌故以為興。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紵麻屬。晤對語也。但晤語而其情已至，則不待歌矣，愛好之念深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為索。言自言也。但晤言而其情又已至，則不待語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下章同。○男女期會有負約不至者，故作此詩。牂牂盛貌。楊葉牂牂，蓋將旦時所見如此，故以為興。明星啟明也。煌煌大明貌。言待其人不至，而已逮旦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貝反） 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肺肺亦盛貌。晢晢小明也。蓋星將旦，則其光漸斂而小，比煌煌又逾時矣。晢從折，音義同。小雅庭燎篇本或作晢，誤。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 夫也不良國人知之 知而不已 誰昔然矣

興也。下章同。○陳桓公疾病，公子佗將殺大子免而代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墓門，墓道之門也。墓門有棘，興陳佗之惡也。斯析也。夫謂陳佗。誰孰也。言自古弒逆之人，孰有如陳佗者。蓋亂臣賊子，其後雖肆行篡逆之事，而其先常畏人知。今陳佗知而不已，則其惡有甚焉者矣，故言此以深疾之。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 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悴反）之 訊予不顧（叶果五反） 顛倒思予（叶演女反）

鴞惡聲鳥。萃集也。有鴞萃止，興下文歌訊不顧之意。訊問也。歌以訊之者，前章曰誰昔然矣，即其訊之之辭。訊予不顧，予告，倒字。顛倒，思之甚也。蓋陳佗之惡已成，而不可諫，是以思之至于顛倒而無如何也。末自言其作詩之意如此。

墓門二章章六句

此篇從毛鄭氏義，詳後詩辨。陳公子佗事見春秋傳。

防有鵲巢 邛（其恭反）有旨苕（徒雕反） 誰侜（陟留反）予美 心焉忉忉（徒勞反）

興也。下章同。○男女之有私者，被同予讒言而作此詩。防，築以捍水者。邛丘也。旨美也。苕，苕饒也，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而鋭。鵲巢旨苕，興予美也。下章唐甓邛鷊義倣此。侜，侜張也，謂幻惑欺誑人者。予美，謂所與私之人。忉忉憂貌。

中唐有甓（蒲歷反） 邛有旨鷊（五歷反） 誰侜予美 心焉惕惕（吐歷反）

廟中路謂之唐。甓瓴甋也。鷊小草，雜色如綬。惕惕懼也。憂而且懼，則其憂深矣。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古了反）兮 佼（古卯反）人僚（音了）兮 舒窈（烏了反）糾（叶其了反）兮 勞心悄（七小反）兮

興也。下二章同。○男女之有私者，不見其人而思之，故作此詩。皎月光明也。月出皎者，興其人之美也。下二章

皓旰義同。佼人，美人也。僚，好貌。舒，遲也。窈，幽遠意。糾，輕
敫貌。周頌曰：其笠伊糾。窈糾，舒之態也。舒窈糾，言美人
之儀容如此。悄，憂也。末又言美
人思己之情，見己亦猶是也。

月出皓音昊兮，佼人懰音柳叶郎老反兮，舒懮音受叶時倒反兮，勞心慅音草兮。

皓，光之白也。懰亦好貌。懮，憂受容也。言
有憂而寬容之舒之意也。慅，猶悄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音料兮，舒夭紹兮，勞心懆七弔反。舊本作慘，朱子云當讀當作懆，今從之兮。

照，言其光之被物也。燎，美而有光彩也。夭，少好貌。紹，緩
也。大雅曰：匪紹匪遊。或曰：紹作詔，美也。夭紹，舒之貌也。
懆亦憂也。此篇三章
後深次第義多未詳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叶尼心反，下同。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下章同。○陳靈公淫于夏徵舒母，而朝夕以往夏
氏之邑，故國人賦其事刺之。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徵舒
字。淫乎夏姬，而以從其子
為言，詩人婉曲之辭也。

駕我乘去聲馬叶滿補反，說音稅于株野叶上與反。乘平聲我乘去聲駒，朝食于株。

承首章而言。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既曰駕我乘馬，
又曰乘我乘駒者，反覆言之，以明其亟往也。此篇兩章
相承直敘
其事如此。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女也。嫁于陳大夫夏御叔。靈公
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
卒為其子徵舒所殺，而
徵舒復為楚莊王所誅。

彼澤之陂叶音波，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興也。下二章同。○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陂，澤障也。蒲，
水草，可為席者。荷，芙蕖。有蒲與荷，興美人也。下二章義
倣此。有美一人，傷如之何，二句一篇之綱領。自目曰涕，
自鼻曰泗。滂沱，先言其憂傷之狀如此也。此亦以
美人之清見
己亦猶是耳。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為，中心悁悁烏元反。

蕑，蘭也。卷，好貌。碩大且卷，即有美之貞而則其
之悁悁猶悒悒也。中心悁悁，又言其憂傷之甚如此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萏大感反叶待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為，輾轉伏枕叶知檢反。

菡萏，荷華。首章曰荷，則兼言之。此唯言其華也。儼，矜莊
貌。寤一身而言，不但美其髮之卷而已。輾轉伏枕，終言
其憂傷之狀。皆本首
章傷如之何句意。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檜

檜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北，滎波
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鄭武公滅之

而逐國焉。詳見鄭風。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遙反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賦也。下二章同。○此刺檜君之詩。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錦衣狐裘，朝天子之服也。以朝，謂視朝。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言其好潔衣服，而不自強於政治如此。忉忉，憂貌。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翱翔，猶逍遙也。堂，公堂。憂傷，日我心復申言以自弱之。

羔裘如膏，去聲 日出有曜。羊笑反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如膏，潤澤也。日出有曜，日照之有光也。是，此也。悼，痛也。言我所以勞心憂傷至于痛悼者，謂是之故耳。指羔裘言也。末章但言羔裘，不及狐裘者，又見其逍遙遊宴之日多，而視朝之日少耳。或曰：狐裘視朝，雖非正服，然猶爲政事而設，若羔裘逍遙，其失益甚，故末章惟舉其重者言之也。說亦通。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力端反 勞心慱慱兮。徒端反

賦也。下二章同。○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而無服祥服者，故賦其人欲見之。庶，幸也。素冠，縞冠、素紕，練後既祥之冠，禫則除之。喪禮：期而小祥，小祥曰練；又期而大祥，大祥後閒月而禫。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棘，急也。哀遽之狀。欒欒，瘠貌。慱慱，憂勞貌。首章勞心謂棘人，故下章言傷悲而期之日我心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之辭。

庶見素韠兮，音畢 我心蘊結兮，於粉反 聊與子如一兮。

韠，蔽膝，以韋爲之。冕服曰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傷悲之極而思不解也。與子如一，甚于同歸矣。○末二章皆言已愛慕之意如此。作此詩者，蓋當時之賢者與。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音長 猗儺其枝。猗，於可反；儺，乃可反 夭之沃沃，夭，於驕反；沃，烏毒反 樂子之無知。樂，音洛

比也。下二章同。○檜國弱小，政煩賦重，國人憂之，故以萇楚爲比。萇楚，銚弋也，名羊桃。子如小麥，亦似桃。猗儺，柔順也。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謂萇楚也。樂子之無知，傷已之有知，而不如萇楚也。蓋憂之深而不樂其生，故其言如此。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叶音敷 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叶音姑

萇楚有華，則愈美矣。無家又言其無累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萇楚有實，則愈美且盛矣。無室猶無家也。蓋雖已有室家之累，是以不顧其有知而以爲憂也。前章及此，皆承首章之意申言之，而其國之政煩賦重，民不能堪之象，亦可見矣。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叶方月反 匪車偈兮。起竭反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都達反，叶旦[illegible]反

賦也。下章同。○檜國弱小將亡，其國人傷周室之衰而賦此詩。發，風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怛，傷也。言非風之發也，非車之偈也，然顧瞻周道而心怛然者，惟王室陵遲故耳。蓋周室既衰，則宗國侵陵，而小國無以自存

故詩人傷之如此也匪風下泉之所以並作與

匪風飄叶匹妙反兮匪車嘌匹遙反叶匹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回風曰飄嘌嘌漂搖不安貌弔猶唁也傷之故弔之

誰能亨魚溉古愛反之釜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溉滌也鬵釜屬西歸歸于周也懷猶贈也此以亨魚興西歸滌釜鬵與懷好音蓋承前二章傷周道之意而望周室之復興如此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

曹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周武王封其弟振鐸是爲曹國

蜉音浮蝣音由之羽衣裳楚楚叶創舉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興也下二章同○曹君好奢修飾衣服而不自強政治猶檜君之羔裘逍遙也故作此詩刺之蜉蝣渠略也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甲下有翅能飛朝生暮死喻曹之將亡也故以爲興楚楚鮮明貌言曹君衣裳之飾如此然曰小將亡亦若蜉蝣之羽然故我心憂之欲其於我歸處耳曹君說未有考或曰此篇下比候人蓋亦刺曹共公之詩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叶蒲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翼猶羽也采采非一采言其華也比楚楚爲尤飾矣息止也

蜉蝣掘求勿反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叶輸藝反

承前二章言蜉蝣羽翼而復遡其始生之時閱容也掘閱者蜉蝣始生掘地而出開解其容閱之處也或曰閱穴同麻衣鄭氏曰深衣也諸侯夕深衣純布爲之故曰麻衣如雪鮮潔貌蓋深衣衣裳相連又純用布所謂善衣之次者已非復楚楚采采之可比矣乃其鮮潔如此則其衣服之飾更可知說舍止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此篇略從小序毛鄭氏義詳後詩說

彼候人兮何上聲戈與祋都外反又都律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方勿反

興也○曹君遠君子而近小人故作此詩刺之候人道路迎送賓客者蓋賢者隱于此官何揭也祋殳也之子謂小人芾冕服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蔥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春秋傳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此篇蓋刺曹共公之詩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叶蒲北反

興也下章同○承首章彼其之子三百赤芾而言鵜水鳥俗名淘河之子亦謂小人服即赤芾之服鵜之在梁猶能潔其羽翼乃如之子之不稱其服何哉故以爲興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承首章彼候人兮何戈與祋而言咮喙也此之子謂候人之賢者媾合也猶言遇合也不遂其遇合言不能遂其遇合也鵜之在梁而不濡咮則不得食故又以興候人之窮困也

薈烏會反兮蔚於胃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飢

比也。○薈蔚，草木盛多貌。隮，雲氣升騰也。比小人衆多而氣燄盛，謂三百赤芾之子也。婉孌，少好貌。季女斯飢，比賢者守道而反賤貧窮。侯人也。末章總結前三章意。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音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興也。下三章同。○曹在位者有淑人君子之德，故作此詩美之。鳲鳩，秸鞠也，今名布穀。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故以興君子之德。其儀一。一者，言其威儀一於外；心如結者，言其誠實積于中。蓋必其有積中之德，而後有發外之美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皮彥反)伊騏(音其)

鳲鳩每章言在桑，而其子異木者，母一而子七，子飛來去，母不移也。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弁，皮弁。伊騏也。騏同綦，青黑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其有常度也。所謂其儀一者如此。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忒，差也。此章承前章而遂言其效。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尼因反)

末章又承前章而終言其效也。先言正四國，後言正國人，言遂必本于近也。胡，何也。胡不萬年，頌禱之之辭。

鳲鳩四章章六句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居良反)

比也。下三章同。○曹國弱小，將亡其國，人慨念周京而作此詩。冽，寒也。下泉，泉下流者。苞，叢生也。稂，童粱，莠屬。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比周室衰微而小國困敝也。愾，歎息聲。京，大也。天子所居曰京。此篇與檜匪風略同意。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叶疎鳩反)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蓍，筮草也。蓍草最貴，蕭次之，稂又次之。草之見傷者，自賤而及貴，則其可慨念甚矣。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故曰京師。不言周者，省文也。

芃芃(蒲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末章承前三章而申言其意。芃芃，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陰雨之膏黍苗，比郇伯之勞四國也。蓋周室盛時如此，而今之不然，所以愾然念周京者，為此故耳。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

豳國在禹貢雍州岐山北原隰之野。虞夏時，棄為后稷，封于邰。及夏衰，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自竄于戎狄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遂國于豳。十世至大王，復自豳徙居岐山之陽。大王孫文王，始

受天命及武王遂克商有天下武王崩成王君諒闇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于是管叔蔡叔流言于國周公避位居東乃進后稷公劉之化作七月一篇戒成王謂之豳風後人因取周公居東及東征時詩鴟鴞以下六篇附焉

七月流火(叶虎委反)九月授衣(叶上韋)一之日觱(音必)發(叶方吠反)二之日栗烈(叶力制反)無衣無褐(音曷叶許例反)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音似)四之日舉趾(音止)同我婦子饁(炎輒反)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音俊)至喜

賦也下七章同○周公因管蔡流言之難避位居東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之化作此詩以戒之首章下七章之綱領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七月也後凡言月者倣此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六月昏心星中至七月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蠶績功成故授衣使禦寒也一之日二之日夏十一月十二月也周建十一月爲歲首故曰一之日二之日寓周正也變月言日者是月之日也與言夏月者異其文所以殊之也後凡言日者倣此觱發風寒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卒終也歲夏正之歲也三之日四之日夏正月二月也從周正數之故曰三之日四之日于往也耜耕也往修耒耜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饁餉也耕者在田家長率婦子而往餉之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至喜者見其治田早而用力齊故至而喜之也此章前六句言衣之始後五句言食之始下第二章至第五章終前段之意第六章至第七章終後段之意末章又總結全篇意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郎反)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叶戶郎反)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音繁)祁祁(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再言流火授衣者下文將陳女功之事故又本于此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倉庚鳴蓋始生之時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牆下小徑也古者樹牆下以桑柔桑稺桑也蘩始生宜𧖅遲遲詞春日之長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祁祁舒徐徐也心有傷悲故采蘩徐徐也殆將也公子豳公之子後凡言公子倣此女子謂嫁日歸同歸言親迎也蓋是時豳公之子猶娶于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無不力于蠶桑之務復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風俗之忠厚如此公劉之化遠矣

七月流火八月萑(戶官反)葦(韋鬼反)蠶月條(音挑)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又言七月流火者爲下文八月萑葦句推本之萑葦即蒹葭也八月采之爲曲薄以備來歲蠶事之用也蠶月治蠶之月謂三月也前章言蠶事未終故此章復及之條桑枝落之而采其葉也斧隋銎斨方銎遠揚遠枝揚起者猗猗枝穉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葉而存其枝猗猗然也鵙伯勞也績緝也玄黑赤色朱赤色陽明也載玄載黃以下兼績所成而言爲公子裳者不勞于其事而不自私以奉其上豳人忠愛其君之意也不曰豳公而曰公子者因前章末句之意而及之蓋豳人既愛其君而并愛其君之子其上下相交之情可謂至矣此以下章爲公子裘例之蓋皆泛指豳國中而言不但及公子同歸之女子爲然也讀者宜玩以上二章皆言蠶績之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四月秀葽(於遙反)五月鳴蜩(徒雕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于敏反)蘀(音托)一之日于貉(戶各反)取彼狐狸(叶力之反)爲公子裘(叶渠之反)

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豜古牽反于公

前章言豳民蠶績之功備矣然猶恐不足以禦寒也故自四月純陽至十月純陰歷敘之以驗其候不榮而實曰秀葽草名蜩螗蜩也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蘀草木隕落也此皆其候之驗于是大寒將至宜有衣裘之備矣故遂言田獵之事于貉往取狐狸也同竭作以狩也纘繼也言繼十一月之事也武功即謂田獵之功豵一歲豕豜三歲豕公豳公也獸之小者私之于已大者獻之于公亦豳人忠愛其君之意也此章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叶上與反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音悉蟀所律反入我牀下叶後五反穹起弓反窒珍悉反熏許云反鼠塞向墐音覲戶嗟我婦子叶茲五反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前章言豳民禦寒之事既備而歲將終矣又自夏月歷言之以見寒之有漸也斯螽即螽斯一名蚣蝑似蝗而小五月中以兩股相切而鳴莎雞絡緯也一名樗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六月中飛而振其羽索索有聲二者爽未寒之驗也蟋蟀蛬也一名促織亦似蝗而小黑色有角翅宇簷下也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蟋蟀暑則在野寒則依人此寒將至之驗也穹室中空隙也窒塞也熏鼠者使不得穴其中也向北出牖也塞向以當北風墐塗也庶人蓽戶冬則塗之以禦寒氣曰者語其婦子之辭改歲猶首章曰卒歲亦謂夏正之歲也十月後歲將終故連及之此章終首章前段觱發栗烈及卒歲之意東萊呂氏謂三正通于民俗故此章十月曰改歲舉周正也然按首章言卒歲在一二日之下此章直以申明首章之意不宜分兩義也呂氏說恐未合讀者詳之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八月剝普卜反棗叶音走十月穫稻叶徒苟反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叶殖酉反七月食瓜叶音孤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徒反采荼音徒薪樗敕書反食音嗣我農夫

下章將言豳民農事之終此章先承首章言農圃飲食之具以起下章意也鬱棣屬薁蘡薁也葵菜名菽豆也剝擊也介助也眉豪眉也壽者眉有豪毛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荼苦菜樗惡木也鬱薁葵菽稻春酒物之美者故以養老而助其眉壽瓜壺苴荼薪樗物之賤者則農夫以自給而已蓋少長之義如此而食瓜斷壺亦去圃為場之漸也

九月築場圃博故反十月納禾稼叶古護反黍稷重直龍反穋音六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承前章遂言豳民終始農事之意場圃同地春夏為圃種菜蔬秋冬築之為場納自田納之于場也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同聚也上入者自廬舍上入都邑也宮功治邑居宮室之事即下文所云也古者民受五畝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于茅往取茅也索絞也綯索也亟急乘升也升屋而葺治之也其始播百穀又言來歲農事如此已上二章終首章後段五句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陰叶於容反四之日其

蚤獻羔祭韭音九叶已小反 九月肅霜十月滌徒力反場朋酒斯饗叶虛良反 曰殺羔羊躋子奚反 彼公堂稱彼兕觥音肱叶古黃反 萬壽無疆

鑿冰取冰于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納，藏也。凌陰，冰室。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然後啟冰。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凡朝之有祿位者，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以上四句，復終首章前段及第二章至第五章授衣禦寒之意。蓋授衣以禦寒，藏冰以備暑，皆聖人燮理陰陽之大端。事雖不同，而其義則一。始終言之，所以備治道也。其于藏冰畢而授衣特詳者，以其切于民事故耳。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農事畢而埽場地也。兩尊曰朋。饗，飲酒也。躋，升也。公堂，國公之堂。稱，舉。疆，竟也。此又終首章後段及第六章至第七章勤農事之意。蓋上以是勞乎下，下以是報乎上，而上下之交成矣。陳用王氏云：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七月之義也。此數言者，可謂盡此篇之大旨矣。或曰周公作七月，召公作公劉，皆戒成王之詩。今或繫于風，或繫于雅者，七月言豳之風俗，故繫于風；公劉言公劉遷豳之事，乃周室王業之基，故列于雅。此說可通，存之。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或曰公劉居豳，蓋在夏代之末，故豳風紀月必從夏時。今按用夏時紀月，詩中往往有之，故小雅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與此篇並有明驗。先儒云三代建統雖異，而紀月則同。以詩義推之，其信然歟。然則篇內所稱，蓋三代之常法，非變周從夏也。但其閒亦寓周正意，如一之日、二之日之類，蓋其詩雖上美豳公，而實作于成王之世，故其寓意如此。此周公當時王大一統之義。舊解謂周之先公已用周月紀候，反後有天下遂爲一代之典，是周先世皆不奉夏殷正朔矣，詎宜可據乎。

鴟尺之反鴞叶橋反 鴟鴞既取我子叶入聲 無毀我室恩斯勤斯 鬻由六反子之閔叶眉貧反斯

比也。下三章同。○周公因管蔡流言之難，避位於東二年，蓋其時管叔蔡叔將與紂子武庚叛父叛矣，然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乃作此詩以貽王，而以鳥言為比。鴟鴞，鸋鴂，惡鳥，常攫鳥子食者。室，鳥自謂其巢也。恩，愛。鬻，養。閔，病也。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二句，一篇之綱領。恩斯勤斯以下，先承取子意言之。第二章至末，乃申無毀我室之意。鴟鴞比武庚，取子比其誘管蔡為亂，毀室比其欲毀王室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徒古反 綢直留反繆莫侯反牖戶 今女音汝 下民或敢侮予叶演女反

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此下三章，皆言始作室之事。周公自比前日勤勞王室，預防患難之意也。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 予所捋力活反 荼予所蓄租子胡反 予口卒瘏音徒 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

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者。蓄，積。租，聚也。言積聚此荼草也。卒，盡。瘏，病也。室家，巢也。前章曰徹彼桑土，此章曰捋荼蓄租，又此章曰手拮据口卒瘏，下章曰羽譙譙尾翛翛，皆一意而上下分言之。

予羽譙譙在消反 予尾翛翛素雕反 予室翹翹祁消反 風雨所漂匹遙反 搖予維音嘵嘵叶呼堯反

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言風雨漂搖，哀鳴且急，恐復爲鴟鴞毀之于此。終首章無毀我室

之意，比王室未安，而多難乘之。故其作詩貽王，不得不遜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

我徂東山，慆慆（吐刀反）不歸（無韻未詳）。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莫紅反）。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郎反）枚（莫悲反）。蜎蜎（烏玄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叶上與反）。敦（都回反）彼獨宿，亦在車下（叶後五反）。

賦而比也。○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武庚既誅，周公東征三年，乃克之。及其既歸，乃作此詩以勞歸士，而述其意。首章先言其初歸在塗時事也。慆慆，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士，事。行，陳也。枚，如箸，銜之以止諠譁也。蜎蜎，動貌。蠋，桑蟲，如蠶者。烝，發語辭。此言初歸在塗，所見者。敦，獨宿貌。末以蠋之蜎蜎比軍士之獨宿，起末章新舊婚姻意。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反）之實，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反）在戶。町（他典反）畽（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叶戶郎反）。亦可畏（叶於非反）也，伊可懷（叶胡威反）也。

賦也。下二章同。○此章承首章言初歸在塗時，思其室家之情也。首四句每章重言者，見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而感念之深如此。果臝，栝樓也。施，延也。蔓生于宇，無人故也。伊威，鼠婦，室不埽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在戶者，無人出入，而結網當之也。町畽，舍旁隙地。鹿場者，鹿以為場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螢，夜行，喉下有光如螢。此皆言其室家無人，而荒蕪若是，乃其心之所以西悲也。然亦豈可畏之，而遂不懷思哉。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反）鳴于垤（田節反），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叶入聲）。有敦（都回反）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叶尼因反）。

賦也。此章承前章言歸而至其室家也。鸛，水鳥，似鶴者也。垤，蟻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婦，軍士之妻也。穹窒，見七月篇。聿，語辭。敦，繫貌。有敦瓜苦以下，借瓜苦栗薪，言已不見家室之意，其妙了賦物言情如此。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叶滿補反）。親結其縭（音離，叶九），九十其儀（叶五何反）。其新孔嘉（叶居何反），其舊如之何。

末章又言其既歸之事也。倉庚飛，昏姻時也。熠燿，鮮明也。黃白曰皇，駵白曰駁。縭，婦人之褘也。昏禮，母戒女為之施衿結帨。親結縭，即帨也。九十其儀，言儀之多也。新，新昏。舊，謂舊有室家者。如之何，言相見而喜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下二章同。○周公東征，其從軍之士美之而賦此詩。隋銎曰斧，方銎曰斨，征伐所用。破缺，言其久也。四國，四方之國。皇，匡。孔，甚。將，大也。此見周公之心出于大公至正，而其從征之士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叶巨何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叶居何反）

錡，鑿屬。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羞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銶，木屬。○錡銶皆兵器，而三章分言之者，明缺者之衆也。遒，固也。始匡之，繼化之，終乃固之也。休，美也。孔嘉孔休，皆承首章孔將之意而言。蓋惟其哀我人者大，故有此嘉美耳。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下章同。○周公避位居東，而東人美之，故作此詩。柯，斧柄。克，能也。媒，通二姓之好者。此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古豆反，一作遘，音義同）之子籩豆有踐（賤淺反）

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嫁者言。籩，竹豆。豆，木豆。踐，行列貌。籩豆有踐，言成同牢之禮也。此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辭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于逼反）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興也。下二章同。○此亦東人美周公之詩。九罭，九囊網也。鱒似鯶，鱗細眼赤。魴已見前。皆魚之美者。九罭鱒魴，興己之得見周公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謂周公。袞衣，卷龍衣也。龍首卷然，故曰袞。袞衣繡裳，上公之服。首章先言喜見周公之意如此。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汝）信處

此下三章，復承首章言今日所以得見周公之故。而道其願留之意也。遵，循也。渚，小洲也。鴻雖水鳥，然飛則宜戾天矣。渚非所宜止。喻周公居東之不得其所也。故以為興。女，東人自相女也。一宿曰舍，再宿曰信。言公歸豈無所乎，惟以避位之故，但於女信處而已。蓋是時成王將迎周公，故云。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高平曰陸。渚猶近水，遵陸則愈非其宜矣。不復言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末章終前二章公歸無所公歸不復之意。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蒲末反）其胡載疐（音致）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興也。下章同。○此亦東人美周公之詩。跋，躐也。胡，頷下懸肉。載，則也。疐，跲也。狼進則躐其胡，退又疐其尾。興周公之遇變也。孫，遜同，讓也。指避位居東言。春秋曰公孫于齊。碩，大。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几几，安重貌。詩人既以公之避位，為大美之道。又言其遭變而不失其度如此。可謂愛公之深而知公之至者矣。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洪孤反）

此曰德音者，盛德之聲聞。瑕，疵也。德音不瑕，所謂碩膚者如此。首章云赤舄几几，美其度也。末章復推本其德言之。兩章意自分淺深相承。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詩益卷之三終

詩益卷之四

金壇後學劉始興撰

小雅上

雅者正也常也謂天子正樂之常歌也雅有小大者小雅猶大雅故名辭見後詩次謂雅歌義見後雅歌辨者說雅有正變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雅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爲變雅然如小雅楚茨以下至瓠葉凡雅歌詩十五篇雖與幽王時詩間次然皆祭祀朝會燕飲樂歌所用與前鹿鳴以下同例則皆正雅也學者其分別觀焉雅頌詩舊分什數今以其無關詩義惟倣周易繫傳之例分上下卷說詳後詩次補言

呦呦音幽鹿鳴食野之苹音平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音黃 承筐是將人之好叶報反 我示我周行叶戶郎反

興也下二章同○此天子燕飲賓客之詩呦呦聲之和也苹藾蕭也葉青白色莖如箸鹿鳴食苹與嘉賓之燕飲也嘉賓謂所燕之客或本國臣或諸侯之使於朝曰君臣於燕曰賓主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簧笙中簧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將行也奉筐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周行大道也示我周行者于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言也首章先言燕飲時作樂奉幣帛之事末復樂嘉賓之德如此以起下章之意蓋所謂嘉賓者惟有德足以當之非徒然飲之虛文而已此作詩之本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叶呼毛反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視民不恌他彫反 君子是則是傚胡教反叶胡高反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音翱

蒿菣也，即青蒿也。孔，甚；昭，明也。視，示；民同
恌，偷薄也。君子是則是傚，所謂示我周行也。蓋其平日
之德已有然者，則亦不待燕饗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
我者深矣。式，用也。燕，燕飲也。敖，遊也。此章承首章末二
句意，美嘉賓之德如此。末
復言燕飲之事，以起下章。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音洛且湛。都南反，叶持林反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湛，樂之久也。此章承前
章末終言燕飲作樂之事，然曰燕樂嘉賓之心，則所謂
樂嘉賓之德音意亦終于此。篇中但言吹笙鼓琴瑟，而
不及他樂，取其比嘉賓之和樂也，亦與鹿鳴呦呦之聲
相應云。

鹿鳴三章，章八句

書解此篇爲上下通用之樂。
說詩從詩補四牡以下並同。

四牡騑騑，芳非反　周道倭遲。於危反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　我心傷悲。

賦也。下章同。○此天子勞使臣之詩，蓋設爲使臣之言
而敘其情。騑騑，行不止貌。周道，周路也。倭遲，回遠貌。王
事靡盬，見唐風鴇羽篇。我心傷悲句，起下三章意。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他丹反。音洛。叶滿補反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嘽嘽，衆盛貌。白馬黑鬣曰駱。此謂同行者所乘。遑，暇。啟，
跪。處，居也。不遑啟處，我心所以傷悲爲此故耳。下二章
末句意同。

翩翩者鵻，音隹。同作　載飛載下，叶後五反　集于苞栩。況甫反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興也。下章同。○翩翩，飛貌。鵻，夫不也，一名鵓鳩。載，則也。
鵻集苞栩，興己之勞于王事，而不得其所，曾鵻鳥之不
若也。將，
養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叶滿彼反

杞，枸檵也。此上三章，先言不遑啟處，
後言不遑將父、將母，語意自相承。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助救反。音侵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叶音深

賦也。○前言駱馬，曰嘽嘽。此惟云四駱者，蓋彼以同行
言，此則舉己所乘耳。駸駸，驟貌。諗，告也。不及將父者，舉
此以見彼也。玩此章末二語，則知篇中所云，蓋
即其作歌來告之情，以勞之。其爲設辭明矣。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叶芳無反　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所巾反　每懷靡及。

興也。○此天子遣使臣之詩。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華
也。高平曰原，下溼曰隰。皇華原隰，乃賦其道中所見之
物，以爲興，亦興中有賦義也。駪駪，衆多疾行貌。征夫，使
臣與其屬也。懷，思也。每懷靡及，言其心之所思，常若有
不及者。然蓋美其行道之勤，而遂
其情亦因以爲戒也。起下四章意。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子須反

賦也。下三章同。○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左氏春秋
傳曰：訪問于善爲咨。咨事爲諏。言訪善人而取其使事

之宜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所
謂每懷靡及者如此下三章義同

我馬維騏音其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叶莫悲反
前章曰駒以馬齒言此下三章曰騏曰駱曰駰則辨其
色矣蓋惟征夫之行駪駪衆多故其所乘之馬匪一類
也如絲調忍也左氏春秋傳曰
咨難為謀言謀其事之難者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烏毒反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入聲
沃若亦潤澤也左氏春秋傳曰
咨禮為度言度其禮之所宜也

我馬維駰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左氏春秋傳曰咨親為詢言擇
善人中親近者咨之凡使必行事而事有難易故先咨
難而咨謀次之咨禮臣下事故咨度次之至其所咨之
人又有親疏之別故咨詢又次之皆以終首章每懷靡
及句
意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韋鬼反
鄭箋改作柎鄂足也今從毛傳朱子讀如字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
興也○此天子燕兄弟之詩首章下七章之綱領也常
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鄂然外見貌不猶言豈不也
韡韡光明貌常棣之華韡韡然與兄弟之好也左氏春
秋傳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
作此詩然則此篇
蓋衰周時作與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叶胡威反原隰裒薄侯反矣兄弟求矣
賦而比也○威畏孔甚懷思裒聚也原與隰相聚猶兄
與弟相求所謂孔懷者如此自此章至末皆承首章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
二句之意而言

脊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去聲叶平聲每有良朋況毛傳从況與況同也永歎平聲
比也、脊令雝渠水鳥飛則鳴行則搖比兄弟之急難
也急難者以其難為急而救之也況且也言良朋且為
之長歎而已豈能比于兄弟乎所謂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者如此下章義同

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外禦其務侮同每有良朋烝之承反也無戎叶而主反
賦也下四章同○鬩很也禦禁也兄弟雖鬩很于內
若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烝衆戎助也言良朋雖衆亦無
所助也此上三章曰懷死喪曰急難曰禦侮皆兄弟之
常情而非其變者舊解云處兄弟之變而以為周公既
誅管蔡而作非詩
意矣說見後詩辨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此章承前三章復言世俗兄弟之情如此友生猶
云友人玩此章語益與周公管蔡時事不類矣

儐賓胤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音洛且孺
承前章言世俗之情雖則如彼然凡今之人終莫如兄
弟者故又言此下三章之意儐陳飫饜具俱也孺赤子
也言其和樂如
赤子之慕也

妻子好去聲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急反和樂且湛叶持林反答南反
翕合
也

宜爾室家叶古胡反樂爾妻帑音奴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帑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和樂且湛也

常棣八章章四句

左氏春秋傳云召穆公作此詩外傳又云周文公今從內傳說詳見後詩辨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去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而比也○此天子燕朋友故舊之詩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和也伐木興也鳥鳴比也蓋取其丁丁嚶嚶有相應之義耳幽深遷徙喬高相視矧況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者人能篤朋友之好而本其意以作歌者鳥鳴之嚶嚶然則神之聽之無不和平矣此言天子待朋友故舊之道不可不厚也下二章乃承此章意分言燕飲之事蓋天子于諸臣以義曰君臣以道曰朋友序說謂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斯言善矣

伐木許許呼古反釃酒有藇音序既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叶居五反於音烏粲洒所懈反埽蘇報反叶蘇吼反陳饋八簋叶已有反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興也下章同○此章言燕飲之時厚于朋友故舊之尊者如此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比丁丁聲為大矣釃酒或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其糟也藇美貌羜未成羊者速召也諸父同姓之尊者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是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粲鮮明貌進食曰饋簋器名八簋言其盛也牡牝羊也諸舅異姓之尊者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是也咎過也先言諸父後言諸舅者親疏之殺也諸父不言酒埽陳簋諸舅不言釃酒者偶舉之互文耳

伐木于阪叶孚臠反釃酒有衍籩豆有踐上聲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音侯以愆叶起淺反有酒湑上聲我無酒酤音古我坎坎鼓我蹲蹲七旬反舞我迨我暇叶後五反矣飲此湑矣

末章又言燕飲之時厚于朋友故舊之同儕者如此于阪明其地也阪者曰阪此舉重勸力之處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亦並謂同異姓也乾餱食之薄者愆過也言食之薄者不以分人至于有過也湑亦釃也湑我者于我釃而飲之也酤買也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迨及也前章先言諸父諸舅此章後言兄弟者尊卑之等也諸舅言陳簋此言籩豆又此章不言肥羜肥牡皆偶舉之互文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去聲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下五章同○此燕饗時須美天子之詩保安也爾謂天子保定爾者言安定爾位也孔甚固堅單盡也除除舊生新也或曰除降下也庶衆也首章言其獲福之多如此末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即申上文何福不除意所謂單厚也皆指獲福而言

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承首章復推本其德也戩穀同盡也穀善也戩亦盡也言其德盡善而無不宜也起下第四章第五章意遐遠也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又言其承福之久遠如此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承前二章而言。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山阜岡陵，積小至大，以其福之多者比言之。川水方至，源遠流長，以其福之遠者比言之。亦賦中有比義。末章日升月恆，詩語意同。此上三章，皆美其天子獲福之意也。

吉蠲古玄反為饎尺志反是用孝享叶虛良反禴餘若反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饎，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諸盩。先王，謂大王以下。君，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言天子之德宜于事神者如此。

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叶筆力反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

神，謂先王先公。弔，至也。猶云來格也。詒，遺。質，實也。言民之質實無偽，惟知日用飲食而已。群，衆也。黎，黑也。猶云黔首也。百姓，庶民也。為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為德也。又言天子之德宜于治民者如此。此所謂盡善而無不宜，乃其所以獲福之實也。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末章復衆其獲福之盛而極言之，以終首三章之意。恆，弦。升，出也。月上弦就盈，日始出就明，喻其有加而無已。亦言其福之多也。騫，虧也。南山之壽，松柏之茂，喻其永久而不替，又言其福之遠也。承，繼也。無不爾或承者，美其子孫之能繼也。此章南山云者，故以久遠為義，與第三章言山阜不同。

天保六章章六句

鹿鳴至此六篇，詩中皆不及時事，蓋為燕饗樂歌作者。雅詩有二體，此蓋其一。說詳後詩譜後魚麗以下同。

采薇采薇薇亦作叶則故反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家叶古乎反玁音險狁音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賦也。下二章同。○此詩戍卒所作也。蓋周宣王時玁狁內侵，故遣卒戍之。其卒與戍，因賦其事作此詩。薇，菜名。作，生也。薇始生可采，蓋二月時。采薇采薇，言初往戍時事，即末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意也。莫，晚也。歲莫，亦其止。又言今來歸時，即末章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意也。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啓，跪也。再言玁狁之故，意者自明其往戍之由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柔，始生而弱也，亦謂二月時。烈烈，憂貌。載，則。定，止。聘，問也。歸聘，謂問其室家也。此章承首章言己之憂心如此。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音古不遑啓處憂心孔疚叶訖力反我行不來叶六直反

剛，既成而剛也，謂二月末及三月時。曰作，曰柔，曰剛，賦其往戍時道途所歷如此。陽，十月也。十月純陰用事，嫌于無陽，故曰陽月。歲亦陽止，所謂歲暮也。蓋周以建子為正月，故以十月為歲莫也。孔，甚。疚，病。來，歸也。此章復承前二章之意而復述之，以起下章。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亦言其往戍之由。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則又見其

憂心之殰甚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叶芳無反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

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此下二章言其往戍之事也。爾，華盛貌。蓋喩其車飾之美，故以爲興。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業業，壯也。捷，勝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四牡

翼翼象弭音米魚服叶蒲北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賦也。下章同。○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猶芘也。或曰隨也，如腓之隨足也。翼翼，行列整齊貌。象弭，以象骨飾弓弰也。魚，獸名，似猪，東海有之，皮可爲弓鞬矢服。戒，警。棘，急也。前章言將帥之事，此章言戍卒從將帥之事，此所以靡室靡家不遑啓居而王於憂心之甚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去聲雪霏霏芳菲反行道遲

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叶於希反

往，謂往戍也。楊柳，蒲柳也。楊柳依依，所謂采薇時也。來，謂今來歸。霏霏，雪貌。雨雪霏霏，卽今歲暮時也。蓋邊地多寒，故十月或雨雪。曹氏粹中謂遲于陽止之候，非也。末章申明首三章之意而結言之如此。

采薇六章章八句

說見下篇

我出我車于彼牧叶莫狄反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叶六直反矣召彼

僕夫謂之載叶節力反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賦也。下三章同。○周宣王時，北狄及西戎爲難，王命大將南仲往伐之，既伐而歸，其同時爲將帥者賦其事作此詩。首三章言其始受命之事也。我，爲將帥者自我。牧，郊外也。自，從也。天子，宣王也。僕夫，御也。是時北狄西戎並侵，故曰王事多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旟音餘旐

斯胡不旆旆叶蒲寐反憂心悄悄僕夫況瘁叶似醉反

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周禮九旗，龜蛇曰旐，鳥隼曰旟。建，立也。旄，注旄于旗干之首也。凡旗旐首皆有旄，此旟彼旐，互言之也。旆旆，飛揚貌。悄悄，憂貌。況，茲也。況瘁，益憔悴也。自篇首至此，祇言受命出車，而未及所命之事與其所從之大將，以起下章云。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叶鋪郎反旂旐央央於良反天子

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王，宣王也。南仲，此時大將。大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蓋南仲嘗爲宣王卿士，此時復受命爲大將出師也。方，朔方。彭彭，衆盛貌。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蓋其時將帥從南仲往城朔方，所謂自天子所謂我來者如此。赫赫，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言勝之也。書曰懷山襄陵。前二章云出車，將帥自言。此章出車，謂南仲也。又此章但言城朔方而未及伐玁狁之事，曰玁狁于襄者，城朔方所以滅玁狁耳。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叶芳無反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

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前三章言初受命時事，皆追賦之辭。此章乃言今來歸時，以明作詩之意。而下二章則又承此章，復言往戍及戍畢而歸之事也。黍稷方華，蓋朔方地六月時。塗，凍釋而泥塗也。簡書，策命臨遣之辭，所謂王命

也。末句起下章意。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託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音充。既見君子，我心則降。音杭，叶乎攻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興也。○草蟲鳴而阜螽從之，興已之從大將也。此興召南草蟲篇同，彼興義謂之君子謂大將也。又言此君子非他人，即詩所赫然之南仲，奉王命伐西戎者。故我未見之而心憂，既見之而心降也。所謂興而寓青者也。如此。此章未言伐西戎，而首以草蟲鳴為興，在暎秋時。前章又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蓋夏秋之交，始受命往城朔方，以成北伐。王狄未復伐西戎，明年春乃伐玁狁。而此章如下章所云也。是時西戎北伏，相為掎角，擾先伐西戎，所以孤北伏之聲勢，而朔方地最寒，故自夏秋築城，後至明年春乃伐之耳。
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喈喈，音皆，叶居奚反采蘩祁祁。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歸。音旋。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春日遲遲以下四語，即前第四章今我來思雨雪載塗之意。訊，魁首當訊問者。醜，徒衆也。夷，平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采薇及此篇，並皆周宣王時詩，說見後詩杕。
有杕徒細反之杜，有睆音莞其實。王事靡盬，音古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興也。下二章同。○此詩亦戍卒所作也。蓋言時物之變而思其室家，故以杕杜為興。睆，實貌。杜實，謂秋冬之交也。十月也，故下文曰日月陽止。此即其時物起興，亦興中有賦義也。嗣，續也。止，語辭。女，謂其室家。征夫，戍卒自謂也。遑，暇也。征夫遑止，承上文女心傷止，代其室家念己之言如此。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萋萋，盛貌。杜葉萋萋，及卉木萋止，皆春暮時也。征夫歸止，亦代其室家念己之言。蓋前歲十月，先望其成事之暇，至今歲莫春，則望其歸矣。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洧反檀車幝幝，尺善反四牡痯痯，古緩反征夫不遠。
采杞，亦暮春時。檀木堅，宜為車，故曰檀車。幝幝，敝貌。痯痯，罷貌。積車幝幝以下，亦代其父母念己之言也。征夫不遠，則又望其歸而將至矣。

匪載匪來，叶六直反憂心孔疚。叶訖力反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叶舉里反會言近止，叶渠紀反征夫邇止。
賦也。○此末章承前二章，復代其室家父母念己之言。如此，載，裝也。匪載匪來，言征夫不載而來歸也。期逝，歸期已逝也。恤，憂也。偕，俱。會，合也。卜筮辭合，言皆曰近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采薇、出車、杕杜三篇，蓋皆戍卒及為將帥者，因事賦情而作，非為燕饗樂歌作也。今與常棣、伐木、湛露詩同編，或當時並作燕饗樂歌，說見[illegible]之。
魚麗力馳反于罶，音柳鱨鱨音嘗鯊。音沙，叶蘇何反君子有酒，旨且多。
賦也。下五章同。○此天子燕饗賓客之詩。麗，歷也。罶，曲薄為笱，以承梁空取魚者。鱨，揚也，一名黃頰魚，頭似燕

頭頰骨黃形厚而長大有力解飛者，黨䲠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謂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此蓋卽燕饗所用之物而稱美之，以見主人禮意之勤也。但言魚酒二者，偶擧以例其餘耳。

魚麗于罶魴音房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鱧，鯛也。又曰鯇也。

魚麗于罶鰋音偃鯉音里君子有酒旨且有叶羽已反

鰋，鮎也。有，時有之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叶居何反矣

承前第二章多且旨而言。物，謂凡燕饗所用之物，蓋復因前三章之義而推廣之。若泥魚酒二者，則篇意重疊無味矣。嘉猶旨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叶擧里反矣

承首章旨且多而言。偕言其多而偕也。

物其有叶羽已反矣維其時叶上紙反矣

承前第三章旨且有而言。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魚麗以下毛由儀九篇。朱子依儀禮改易次序，今並從毛鄭氏舊本，說詳後詩辨。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辭。蓋古者篇題下必有辭，如禮記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今亡之耳。至其名篇之義，序說云孝子相戒以養也。今無以考其然否。下二篇同。

白華

亦笙詩也。說見上篇。名白華者，序說云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

亦笙詩也。說見上篇。名華黍者，序說云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張教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音洛叶五教反

興也。下三章同。○此亦天子燕饗賓客之詩。南謂江漢之間。嘉，善。烝，衆也。罩，篧也。編細竹以罩魚者。罩罩，非一之辭。故曰衆嘉魚罩罩。興嘉賓之來燕也。蓋魚爲燕飲所用，亦卽其物爲興耳。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反

汕，樔也。以薄汕魚也。范氏逸齊曰：罩罩，容魚之逸，故罩之使入；汕汕，恐魚之伏，故汕之使出。衎，和樂也。樂而且和，則其樂愈深矣。

南有樛居虬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瓠有甘有苦，甘瓠可食者。綏，安也。樂之斯安之矣。甘瓠之纍樛木，猶嘉賓之綏燕飲，故以爲興。

翩翩者鵻之誰反烝然來叶六直反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叶夷昔反思

思，語辭。鵻之來思，亦興嘉賓之來燕也。又者，旣燕而又燕，言其有加無已也。復推廣前三章之意如此。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叶田飴反)北山有萊(叶陵之反)樂(音洛)只(音紙)君子邦家之基

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下四章同。○此亦天子燕饗賓客之詩。臺夫須卽步草也。萊草名。葉香可食。山有臺萊。興邦家之有君子也。下四章興義倣此。君子指賓客。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所以深美其德也。又曰萬壽無期。則頌禱之之辭。皆道達主人尊賓之意如此。按篇內以邦家並言。蓋天子燕其卿大夫之作與。)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此章亦美其德而頌禱之之辭。)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杞樹如樗。一名狗骨。德音有德之聲。此章又專美其德而推本之。蓋其所以爲邦家之基邦家之光者如此。)

南山有栲(音考叶音口)北山有杻(女九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叶莫口反)

(栲山樗。杻檍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茂盛也。此章又先爲頌禱之辭而後美其德。亦推本之意也。)

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叶果五反)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叶下五反)

(枸枳枸也。一名木蜜。樹高大似白楊。子大如指。長數寸。味甘美。楰鼠梓也。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末章又終爲頌禱之辭。與前第三章相對爲義。)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

(亦笙詩也。說見前南陔。名由庚者。序說云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

(亦笙詩也。說見前。名崇丘者。序說云萬物極其高大也。)

由儀

(亦笙詩也。說見前。名由儀者。序說云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蓼(音六)彼蕭斯零露湑(上聲)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叶想羽反)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去聲叶上聲)兮

(興也。下三章同。○此天子燕諸侯之詩。蓼長大貌。蕭蒿也。湑露貌。蓼蕭零露。興君子之與燕也。君子謂諸侯。寫輸寫也。燕笑語所以寫心也。譽善聲。處所也。言以燕飲之處爲譽所也。末二句起下三章意。)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叶師莊反)壽考不忘

(瀼瀼露蕃貌。比湑爲盛矣。龍寵也。爲龍爲光者。言天子寵遇光榮之。卽謂燕飲也。爽差也。復美其君子之德如此。蓋以天子之燕。旣而愈顯其德。所謂譽處也。壽考不忘者。頌禱之之辭。)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豈(開在反)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音同上叶去禮反)

(泥泥露濡貌。比瀼瀼爲又盛矣。孔甚。豈樂。弟易也。孔燕豈弟。所謂寵光者如此。下文亦美君子之德。以見譽處。)

之意而曰宜兄宜弟則又
樂其德之實而言之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同反）既見君子鞗（徒彫反）革沖沖（直弓反）

濃濃厚貌言濡之厚也比泥泥為又甚矣鞗轡也革轡
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沖沖垂貌和鸞皆鈴
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言其車馬之飾如此蓋其威儀
之外著莫非德之所見端故卒章美之以終首章樂豈
之意攸所同聚也萬福
攸同則不但詩考而已。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直減反）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下三章同。○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湛湛露盛貌
陽日晞乾也湛湛露斯亦以興諸侯之燕飲也但下文

曰夜飲曰醉歸言燕飲之終故以其露之晞者為義厭
厭安也又久也足也夜飲私燕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
門皆設大燭首章先
言燕飲之事如此。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豐茂也宗宗室蓋路寢之屬考成也謂燕禮既成也此
章承首章復明燕飲之意故上文興義亦曰在豐草云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露在杞棘又以興令德之在君子也顯明允信也君子
謂諸侯令善也此章承前二章復美其君子之德如此
此燕飲
之本也。

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力智反）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離離垂也興君子之令儀也蓋與燕之君子至於夜飲
將歸醉而不失其儀信乎有顯允之德矣故末舉其實
而終
美之。

湛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
樂之於是賦湛露即謂此篇。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叶虛王反）之鐘鼓
既設一朝饗（叶虛良反）之

賦也下二章同。○此天子燕有功諸侯之詩彤弓朱弓
也弨弛貌受言藏之者謂弓人所獻則受而藏之王府
不輕與人也貺與也中心貺之非由外也大飲賓曰饗
一朝言無延留顧惜之意所以厚有功也春秋傳甯武
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
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愾怒也覺明也覺報宴言歌
詩以明報功宴樂
也歌詩即謂此篇。

彤弓弨兮受言載（叶子利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喜（叶去聲）之鐘鼓
既設一朝右（叶于記反）之

載載之車也蓋天子既賜於諸侯諸侯受之而載以歸
也中心喜之者惟其喜之是以貺之也右尊也即謂大
饗在坐時也此下二
章皆承首章而言。

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反叶古致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去聲）之鐘
鼓既設一朝醻（市由反叶大到反）之

櫜韜也言既藏而後韜之也好則深於喜矣飲酒之禮主
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以飲賓曰醻醻猶
厚也亦謂大饗
在坐行禮時。

彤弓三章章六句

一第59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6版反内

菁菁丁反者莪五何反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音洛且有儀叶五何反

興也下二章同○此亦天子燕飮賓客之詩菁菁盛貌莪蘿蒿也莪之菁菁喻君子之有儀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樂且有儀言賓客樂主愛敬在外以燕飮言儀亦飮饌其燕飮之儀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中沚沚中也水渚曰沚我心則喜者喜不徒其外之有儀而心實喜之也中沚心喜亦相慕爲興義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錫百朋者言其多也蓋言君子與以善道之意使其所以見之而喜樂也百朋之多亦與莪之菁菁相慕爲興義

詩益 卷四 詩本傳

汎汎芳劍反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承前三章復言未見君子之時楊舟楊木爲舟也載則也沉浮言無定也比巳思君子之心方猶是也休美也我心則休者蓋惟君子之錫以善道乃能如此故末言此以深嘉之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魚麗至此十三篇說已見前天保篇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敕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叶蒲北反玁狁孔熾尺志反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下五章同○周宣王時玁狁內侵王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故賦其事美之六月建未月也棲棲猶皇皇不安貌蓋將出師之意戎車兵車也飭整也騤騤強貌常服戎事之服韎韋爲弁又以爲衣素裳白舄

玁狁北狄也孔甚熾盛也玁狁孔熾我是用急二句起下第四章意于往也王于出征言王命往出征也匡正也

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蒲北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比物齊其力也四驪則色又齊矣凡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今二者並舉言極其盛也則法也服戎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玉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音恭武之服叶蒲北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修長廣闊也顒大貌奏薦膚大公功也薄伐玁狁以奏膚公二句起末二章意嚴威嚴也翼敬也共供同服亦戎服也

詩益 卷四 詩本傳

共武之服言共武事之常服也此上三章美其車馬戎服之盛如此皆一意而反覆言之然亦云伐玁狁而未及所命之大將王下第五章乃申明之云

玁狁匪茹音孺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去聲以先啓行叶戶郎反

承前三章言玁狁內侵之事茹度也匪茹言不自度量也整齊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瓠中是也鎬劉向曰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即朔方也涇陽涇水北也在豐鎬西北言其深入爲寇也所謂玁狁孔熾我是用急者如此織幟同鳥章鳥隼之章也白旆繼旐者央央鮮明貌元大也元戎十乘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

戎車既安如輊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既佶且閑薄伐

玁狁至于大原音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叶許言反

此下二章，承前章，並言吉甫伐玁狁及既伐而歸之事也。戎車，大將所乘之車，與前章元戎義不同。車覆而前曰輊，却後曰軒。凡駕車，後視如軒，前視如輊，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大原，地名，亦曰大鹵。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也。憲，法也。至此乃及吉甫爲大將伐玁狁之事，以申明前四章之意。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舉里反飲去聲御諸友叶羽已反炰音庖或依孔氏說當作炰音俯九反鱉必滅反膾古外反鯉音里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同上

燕喜者，王賜之燕飲爲喜樂也。祉，福也。歸自鎬者，歸自北方之鎬也。或曰自鎬京歸其私邑，說亦通。我，吉甫自我。御，進也。言吉甫又自飲酒，進饌于其朋友，以爲燕樂也。炰，火熟之也。孔氏疏曰：毛曰炰，此炰鱉之炰，同炰爲烝煮之也。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言其所與燕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此篇以下詩說並見後鼓鐘篇

薄言采芑音起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叶每彼反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止反方叔率止乘其四騏音其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簟茀音弗魚服叶蒲北反鉤膺鞗音條革

興也，下二章同。○周宣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有功而歸，故作此詩美之。芑，菜名，似苦菜，葉肥可生食，亦可烝爲茹。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軍行采芑而食，故以爲興，亦興中有賦義也。方叔，宣王卿士，時受命爲將者。涖，臨也。止，語辭。其車三千，法用三十萬衆，蓋車一乘，甲士步卒凡百人，此極其盛而言也。師，衆。干，盾也。試，肄習也。言其師衆肄習武事，獨言盾者，舉其一耳。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方叔所乘者。奭，赤貌。簟茀，以方文竹簟爲車蔽也。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也。鞗革見蓼蕭篇。首章言方叔師旅之衆、車馬之盛如此。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新支反錯衡叶戶郎反八鸞瑲瑲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瑲蔥音聰珩音衡叶戶郎反

中鄉，民所居，田尤治，故增此義，爲與前章分淺深。約，束。軧，轂也。蓋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錯衡，文衡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瑲瑲，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玉聲。蔥，蒼色，如蔥者。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芾蔥珩。此章又言其旌旂佩服之美如此也。

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叶於巾反振旅闐闐音田叶徒鄰反

鴥，疾飛貌。隼，鷙屬，興師行之速也。戾，至。爰，于也。鉦，鐃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陳師鞠旅亦互文。顯，明。允，信也。淵淵，鼓聲。上文伐鼓，謂初陳師時，此言其進戰也。振，止。旅，衆也。春秋傳，入曰振旅。闐闐，盛貌。振旅闐闐，言勝敵而歸也。此章又言方叔用兵紀律之嚴如此。以上三章，皆美方叔軍容之盛，而不云所伐之國，以起下章。與前六月篇體格相似，而用意不同。

蠢尺允反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

執訊音信獲醜叶尺由反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吐雷反如霆如雷

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賦也○蠢者蠢動而無知之貌蠻荊荊州之蠻大邦猶言中國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疾雷也征伐玁狁蠻荊來威者蓋方叔嘗與于北伐之功故蠻荊聞其名而威服也宣王時伐玁狁者非一南仲吉甫方叔皆嘗承命而往而征蠻荊在伐玁狁之後故連及之所以歛其功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

賦也下七章同○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勤政事外攘夷狄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洛邑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與其事美之首章二章言將往東都田獵之事也攻堅同齊也毛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强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即謂洛邑

田車既好叶許厚反四牡孔阜東有甫草叶此苟反駕言行狩叶始有反

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慶源輔氏曰車以堅緻爲善馬以齊同爲阜亦承首章而言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氏曰即鄭圃田宜王時未有鄭國屬東都畿內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五刀反建旐設旄搏音博獸于敖

此章言既至東都選徒備獵之事之子有司也言有司者不敢斥天子也于往也苗狩獵之通名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此見車徒之衆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敖地名近滎陽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音亦赤芾音弗金舄音昔會同有繹音亦

此章言諸侯會同之事四牡謂諸侯所乘與首二章異不同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金舄諸侯之服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聯屬貌

決拾既佽音次與柴爲韻弓矢既調讀如同與柴爲韻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此章用韻句法頗的與他詩絕異義未詳

此下二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之事決用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以鉤弦闓體拾用皮爲之著左臂以遂弦亦名遂佽比也調和也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即謂諸侯來會同者同協也柴同掌謂積禽也舉掌舉禽以待射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叶於箇反不失其馳叶徒臥反舍音捨矢如破

賦云四牡後云四黃者既齊其力又齊其色所謂我馬既同者如此猗偏倚也不失其馳不失其馳驅之法也如破巧而力也言其射御皆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庖蒲茅反

此章言田獵將終之事蕭蕭悠悠皆閑暇貌徒步卒御車御也不驚不喧譁也大庖天子之庖不盈者取有度也毛傳曰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射之達右腢爲上殺以爲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爲賓客射左髀達右䯚爲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于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

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末章復總其始終而深美之之子亦謂有司征行也有聞有美譽也無聲無惡聲也司馬相如封禪文千載亡

聲諄本此允信展誠也言其爲君子之道而有大成之功也宣王中興之業觀此篇末章之言亦可見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維戊（叶莫卜反）既伯既禱（叶丁口反）田車既好（叶許口反）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賦也下三章同○宣王田獵西都畿內漆沮之閒故賦其事美之戊剛日也以下章推之蓋戊辰也伯馬祖天駟房星之神將田獵用馬力故禱之醜衆也謂禽獸之羣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叶滿補反）獸之所同麀鹿麌麌（音虞）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庚午亦剛日也差擇也蓋戊辰祭禱之後越三日庚午遂擇車馬爲田獵備也同聚也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所謂羣醜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北以上二章言將田獵之事如此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已反）儦儦俟俟（表驕反）或羣或友（叶羽已反）悉率左右（叶羽已反）以燕天子

此下二章承前二章遂言田獵之事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言禽獸之多亦所謂羣醜也燕樂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此大兕（於計反）（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發發矢也豕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御進也醴酒名即用官醴齊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復古者何也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文武之功業此亦足以觀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反）勞于野（叶上與反）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叶果五反）

興也下章同○厲王衰亂之後萬民離散宣王勞來還定安集之國人美之而作此詩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鴻鴈飛猶興之子之劬勞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苦也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偶喪曰寡首章言其初離散時如此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洛反）之子于垣（音袁）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各反）

中澤澤中也鴻鴈集于中澤又興今之安宅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究終也此章言今還歸矣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比也○末章承前二章自言其作詩之意如此也嗷嗷哀鳴聲鴻鴈哀鳴比己之作歌也哲知宣示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

賦也下二章同○此美宣王之詩蓋宣王即位之初勤于政事夙興夜寐不敢安寢故賦其事美之夜如何其設王自問之辭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司烜以物百枚并束之設于門內君子諸侯也將將鸞聲蓋夜雖未央而庭燎已光朝者將至而聞其鸞聲矣此皆設爲王言而道其夙興恐晚之意如此

夜如何其夜未艾叶音乂庭燎晣晣之世反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艾，盡也。過中則夜將盡矣。晣晣，小明也。將旦則火光漸小也。噦噦，徐行聲有節也。聞其聲之節，則愈近矣。

夜如何其夜鄉晨鄉音向庭燎有煇許云反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叶渠斤反

鄉晨則近曉矣。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其狀如此。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庭燎三章章五句

此篇以下至無羊，朱子疑非宣王時詩，說見後詩。攷安成劉氏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宣王感悟，于是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證之，此篇果宣王詩也。

沔綿善反彼流水朝直遙反宗于海叶虎洧反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叶羽軌反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叶滿洧反

興也。下二章同。○此宣王時同列相戒之詩。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流水朝宗，隼飛載止，喩天下之宗周，而民勞之宜息也，故以爲興。誰無父母者，亂則憂或及之也。此在宣王卽位之初，方承厲王之亂，故其辭如此。其尹吉甫、召穆公諸人所爲與。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叶戶郞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承首章念亂之意，復以流水飛隼興民亂之未已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卽謂下念民亂者。載起載

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率，循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則亂宜有時息矣，故終以爲興。訛，僞也。訛言，卽謂讒言也。懲，止也。蓋民之亂生于讒，憂讒卽所以念亂，故終誨之以結全篇之意。宣王之致其臣下相儆戒如此，此其所以能奮中興之業與。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此篇朱子疑卒章脫前兩句。今玩篇意，說或然與。

鶴鳴于九皐聲聞音問于野叶上與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音托他山之石可以爲錯七落反

詩益　卷四　詩本傳

沔綿善反彼流水朝直遙反宗于海叶虎洧反鴥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叶羽軌反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叶滿洧反

興也。下二章同。○此宣王時同列相戒之詩。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流水朝宗，隼飛載止，喩天下之宗周，而民勞之宜息也，故以爲興。誰無父母者，亂則憂或及之也。此在宣王卽位之初，方承厲王之亂，故其辭如此。其尹吉甫、召穆公諸人所爲與。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叶戶郞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承首章念亂之意，復以流水飛隼興民亂之未已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卽謂下念民亂者。載起載

思益侍矣此章蓋卽前章之語畧易其義而反覆之欲使聞之者涵泳而得其趣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祈勤衣反父音甫予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下二章同○宣王之末軍士有久役不歸者故呼祈父而告之祈父司馬也酒誥曰圻父薄違圻祈同予軍士自謂也爪牙鳥獸所用爲威者軍士以自比也恤憂也胡轉予於恤言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也此深怨之之辭呼祈父者不敢斥王也蓋無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止居也言其所處至止則無所往矣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音雍

亶誠也亶不聰所以轉予於恤者惟此故耳尸主也饔熟食也有母尸饔言不得奉養其母也蓋靡所止居靡所底止之害如此由此篇之言觀之宣王末年怠於政事之失可見矣

祈父三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按太子晉諫靈王之言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之言豈無所自與

皎皎古了反白駒食我場苗縶陟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賦也下三章同○宣王之末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其國人願留之致其意作此詩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場圃也縶絆其足也維繫其靷也永久也伊人謂賢者逍遥遊息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叶祥龠反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克各反

藿猶苗也今鹿豆也根黃而香蔓延生一說云藿豆葉也食藿比食苗爲又美永今朝復永今夕則此日無不永矣嘉客猶嘉賓言尊禮之也匪徒然逍遥而已以上二章言其願留之意如此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又音奔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賁光采貌或曰賁卉之疾也思語辭爾謂賢者爾公爾侯蓋願天子以五等之爵寵異之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云去意此章復承前二章之意而暢明之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白駒在空谷則不可縶維以永朝夕矣所秣者生芻一束則不食我場苗場藿矣而其人之德潔美如玉則非公侯之爵所能縻而不逍遥爲嘉客于此矣猶冀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冀其不終絕也此章反前三章之意而卒勉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朱子曰宣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山甫韓侯或爲將或爲相或爲諸侯如方叔召虎或征蠻荊或伐獫狁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如虢文公之徒諫既不行則小人乘間而用事矣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陟角反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此章下二章同。○宣王之末民有適異國而不得其所者故作此詩黃鳥比此邦之人也穀木名穀善復反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叶謨郎反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叶虛王反
邦族猶言之也。此下二章曰諸兄諸父則分言之。先言諸兄後諸父者自卑而及尊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音許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新安王氏曰不我肯穀則不相恤矣不可與明則不相知矣是以不可與處也。按王氏此說末章第五句又承前二章而言。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蔽必制反芾方味反其樗敕書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叶古胡反
比也。下二章同。○宣王之末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樗惡木比昏姻也。下二章遂葍義同。
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昏姻。畜養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敕六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蓫牛蘈惡菜也一名羊蹄菜降樗言蓫則其物愈微矣辭居言宿則其時亦愈暫矣蓋其志哀故其辭益蹙也思復復邦家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叶筆力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叶逸織反
葍葍也亦惡菜特匹也。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者蓋申明前二章所以不我畜之故如此。成論語作誠。末又言非以彼富我貧孤以其新而異于故耳。復爲推原之辭詩人責人忠厚之意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新安王氏曰此四篇雅詩有風義說見詩次問。華谷嚴氏曰周之盛時以睦姻任恤教道其民風俗醇厚可知也。至黃鳥我行其野之詩作則教道微而習俗薄矣。君子于是以知宣王之後周道之日衰也。
秩秩斯干叶居焉反幽幽南山叶所旃反如竹苞叶補苟反矣如松茂叶莫口反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去聲叶許厚反矣無相猶叶余久反矣
賦也。下八章同。○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圮壞宣王即位乃更作之及是而成故燕飲以落之而賦其事作此詩。秩秩有序貌。干水涯也。南山終南山也。首章言將作室之事也。如竹之苞如松之茂言其地形之善也。于是可以作室矣。式發語辭。猶謀也。將言作室而先美其家道之成如此。此作室之本也。或曰猶當作猷。
似續妣必履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此下二章承首章遂言作室之事。似嗣也。言妣祖者推本之之意然先于妣謂姜嫄后稷也。西南其戶者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也。爰於也。
約之閣閣椓陟角反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去聲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香于反叶王遇反

約束版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椓，投土而築之也。橐橐，杵聲。除，亦去也。芋，尊大也。言君子所居以為尊大也。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音揮）斯飛，君子攸躋（子西反）。

此下二章承前章築室既成而分言其室之美也。跂，人竦立也。翼，竦敬也。跂斯翼者，言其大體之嚴正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矢斯棘者，言其廉隅之整飭也。革，變也。鳥警起而變革也。翬，雉也，羽有華采。鳥斯革者，言其棟宇之峻起。翬斯飛者，言其簷阿之華采軒翔也。躋，升也。謂君子所升以聽事者。此章言其堂之美如此。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叶音征），噦噦（呼會反）其冥，君子攸寧。

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言快快。正，向明處也。噦噦，深廣貌。冥，奧窔之間。君子攸寧，謂君子所休以寢息者。此章言其寢室之美也。

下莞（音官）上簟（叶徒錦反），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叶彌登反）。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彼宜反，叶彼何反），維虺（許鬼反）維蛇（叶土何反）。

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莞，蒲席也。竹葦曰簟。羆似熊，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虺，蛇屬。

大（音泰）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物，在山，故為男子之祥。虺蛇，陰物，穴處，故為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去聲）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華彭反），朱芾斯皇（叶胡光反），室家君王。

寢之牀，尊之也。衣以裳，服之盛也。半圭曰璋。弄之以璋，尚其德也。喤喤，大聲。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君，諸侯也。室家君王，言有室有家，而為君為王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反），載弄之瓦（叶魚位反）。無非無儀（叶音義），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反）罹（叶音羅）。

寢之地，卑之也。裼，褓也。衣以褓，即其用而無加也。瓦，紡塼。弄之以瓦，習所有事也。無非，言無然非宜；無儀，言無飾儀容。罹，憂也。蓋女子之德，貞靜純壹，有非則習于縱恣，有儀則近于冶容，故詩人頌禱之如此。若能無儀云無善，則如此章云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即婦人之善行也，豈可云無善乎。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而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莊立反）。爾牛來思，其耳溼溼（始立反）。

賦也。下三章同。○厲王之時，牧人職廢，宣王始修而復之。至此而成，故賦其事美之。牛黑唇曰犉。羊以三百為羣，則其羣不可數。牛之犉者九十，則非犉者尚多。濈濈，和也。羊善觸，故言其和。溼溼，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首章先言其牛羊之衆如此，末兩牛來思二句，逆下章為文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叶唐何反）。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上聲）蓑（素戈反）何笠（音立），或負其餱（音侯）。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叶居律反）。

此章承首章言其牛之衆而易牧也。降阿、飲池、寢訛，皆謂牛。訛，動也。爾牧，謂牧牛者。何，揭也。蓑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言齊其色，每色有三十也。牲，牛也。具，備也。羊以羣言，牛惟辨色者，羊小牛大，羊衆于牛故也。舊解此章並言牛羊，則與下章爾爾牧來思句既重疊無意味。又首章及此皆牛羊並言，下章但言羊，不及牛，錯雜不成文理矣。讀者詳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承反以雌以雄叶于陵反爾羊來思矜矜

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此章言其羊之衆而易牧也。爾牧，謂牧羊者。前章先言牛，次言牧，此章先言牧，次言羊，變文也。麄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取薪蒸，搏禽獸，言其有餘力也。矜矜兢兢，堅強也。騫，虧也。崩，群疾也。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音兆維旟音余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

實維豐年叶尼因反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末章牧事既成，而頌禱之之辭。衆，多也。旐，郊野所建；旟，州里所建。溱溱，衆也。陰陽和則魚衆多，故為豐年；旐旟所以聚衆，故為人衆。

無羊四章章八句

小雅上三十六篇六篇無辭一百三十五章八百二十

句疑脫兩句當為八百二十二句

詩益卷之四終

詩益卷之五

金壇後學劉始

小雅下

節音截彼南山維石巖巖音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

音談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叶側銜反何用不監古銜反

興也。下章同。○舊說王用尹氏以致國亂，故家父作此詩以刺之。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尹，尹氏，蓋吉甫之後。南山巖巖，喻尹氏之赫赫也。故以為興。具，俱。瞻，視也。民具爾瞻，刺其位高，其責重矣。所以發之，亦言其可畏也。惔，燔也。卒，斬絕也。何用，猶云何為。監，視也。此章全篇之綱領。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綺反叶于何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

薦瘥才何反喪息浪反亂弘多民言無嘉叶居何反憯士感反莫懲嗟

叶遭哥反

實，草木之實也。猗，鄭箋云猗也。南山雖高，猶有草木之實猗之，與師尹之不平也。薦，荐通，重也。瘥，病。弘，大也。天方薦瘥，喪亂弘多，天怒於上也。民言無嘉，人怨於下也。所謂國既卒斬者如此。憯，曾。懲，創也。言尹氏曾不懲創咨嗟以悔其惡，其如不監何哉。此章先承首章末二句之意而言，起下第四章至第六章意。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氐丁禮反叶都黎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

子是毗音琵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賦也。下七章同。○氐，根本也。秉，執。均，平。維，持。毗，輔。迷，惑也。尹氏大師以下，言其居高位而有輔上治民之責。所謂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如此。弔，愍。空，窮。師，衆也。又言不見愍于昊天，而使我衆并及于窮空，尹氏豈宜不懲

刺者嗟而王於此哉復承前章意以起下章。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人反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

無小人殆叶養里反瑣瑣叶素火反姻亞則無膴音武仕

此下三章皆反覆申明首章國既卒斬何用不監二句之意。仕事。罔欺也。君子謂尹氏。式語辭。夷平。已止。殆危也。言當平其心察所任之小人而已之。無使之危亂其國也。瑣瑣小貌。婿之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膴厚也。蓋王委政尹氏。尹氏又委政姻亞小人。此其所以不監也。故設辭以深戒之。

昊天不傭敕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音戒叶居例反俾民心闋古穴反叶苦桂反君子如夷惡去聲怒是違

傭均。鞠窮。訩亂。戾乖也。降此鞠訩降此大戾所謂國既卒斬也。屆至也。極也。闋息。違遠也。言君子無所苟而用其極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

不弔昊天叶鐵因反亂靡有定叶唐丁反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叶諸盈反卒勞百姓叶桑經反

首四句又明國既卒斬之意。酒病曰酲。成平。卒終也。末復責其不監如此。憂心如酲句又承首章憂心如惔句章以起下章。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敕領反

自此章至末皆承首章憂心如惔不敢戲談之意而言。項大也。蹙蹙縮小貌。靡騁無所往也。言其憂心之狀如

此。

方茂爾惡相去聲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市由反矣

茂盛。相視也。相爾矛欲戰鬬也。懌悅也。如相醻如賓主相醻酢也。言小人喜怒無常則君子易于獲罪是以無所往而可也。欲無憂心得乎。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叶諸盈反

言尹氏不懲創其心反怨人之正已者。此其所以憂心如惔不敢戲談也。

家父音甫作誦叶疾容反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許六反萬邦叶卜工反

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訩亂也。化。畜養也。末章復自言其作詩之意如此。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春秋桓十五年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世七十五年。蓋父甫字之通稱。宋大夫孔父正考父。父子並稱父。此詩與春秋偶同其實非一人也。或曰此為蓋家父作于平王時。尹氏。幽王之舊臣。至于平王猶不替其職。故家父作此詩刺之。亦以諷平王也。春秋隱三年平王崩。後書尹氏卒。此平王不替尹氏之證也。按此說亦可通。存之。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叶居良反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音羊

貳也。下章同。○此周大夫刺幽王之詩。正月夏四月也。純陽用事為正陽月。故曰正月。繁多也。四月繁霜天變之大者。貴亂之徵也。訛偽也。民之訛言謂小人之造偽言為讒譖者。曰民泛辭不欲斥其人也。將大也。京京亦

大意。叙憂讒之病也。此大夫蓋嘗因讒謗而被黜，故其言如此。下數章乃申明之。此章亦全篇之綱領。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下五反）。好言自口（孔五反，下同），莠（音酉）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瘉，病也。承首章癙憂以痒言。自，從。莠，醜也。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蓋造訛言之小人如此。愈愈，益甚意。有侮，言被讒也。

憂心惸惸（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反）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而比也。○惸惸，憂意。無祿，猶言不幸。辜，罪也。此曰民者，雖似泛指，而實自謂之辭。下章同。并，俱也。古者罪不入刑，役之圜土爲臣僕。祿，泉食也。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所以自比。觀此章言，此大夫之嘗被罪明矣。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承反）。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紅反，叶莫登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也。爲薪爲蒸，言物各有其道。傷今民之不然也，故以爲興。殆，危也。民今方殆，指前章無辜獲罪言。夢夢，不明貌。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者，言天意之可以勝人也。皇，大也。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者，無所歸咎之辭。自第二章至此，皆自言其因讒被罪之意，以明首章哀我小心癙憂以痒二句意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叶莫登反）。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叶胡陵反）。

賦也。下章同。○此下二章深明讒譖之害，乃承首章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二句之意而極言之。山脊曰岡，廣平曰陵。山與岡陵本崇而謂之卑，所謂訛言者如此。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具，俱也。讒言如占夢，既曰予聖，而不辨烏之雌雄，皆謂其不能別讒言之是非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居亦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反）。維號（平聲）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暉鬼反）蜴（音易）。

謂天蓋高以下四句，亦謂訛言。局，曲也。蹐，累足也。蓋高則可以容身而偏有所跼，厚則可以託足而偏有所蹐，讒謗者造作不根之談，譬猶如此，非真有是言也。前章首二句意同。號，長言之也。脊，理也。有倫有脊，謂受讒之人聽信之而云然也。蜴，蜥蜴也。虺蜴，螫蟲，喻讒言之害人也。

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扤（五忽反）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之崎嶇墝埆處，菀茂盛貌。特，特生之苗也。蓋窮已之不獲其生，故以爲興。扤，動也。克，勝也。言天者亦若無所歸咎之辭。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謂始用我。職不我力者，不以我爲用力也。謂今被罪時。此章復述始終獲罪之事，申前第二章至第四章意。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叶力桀反）矣。燎（力詔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音似）烕（呼悅反）之。

賦而比也。○此章以下，皆自言其憂讒之意也。正，政。厲，暴惡也。火田爲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嬖妾，褒國女，姒姓。烕，亦滅也。此以燎火比宗周，言燎火方盛之時，寧有能撲而滅之者，而赫赫然之宗周，乃一褒姒遂烕之乎。蓋度其將然之辭。故下章繼之曰終其永懷云云。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音在），乃棄爾輔（叶扶雨反）。載（如字）輸爾載（音在），將（七羊反）伯助予（叶演女反）。

比也下章同○永長也終其永懷言長懷於終知宗周
之將亡也既下文遂此言之窘困也載車所載也又
窮陰雨其車既載二句倒文爲義輔縛杖於輻旁以輔
車者載則輸墜將請也伯或者字車載比王國陰雨比
褒姒爲亂棄輔比王不
用己承前第七章意
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叶筆力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叶節
力反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叶乙力反
員益屢數顧視也僕御車者不意言王不以是爲意也
此章復因前章而設爲戒之之辭自第八章至此皆自
言憂喪亂之意以申首章正月繁霜
我心憂傷及前數章諸憂心句意也
魚在于沼叶之紹反　亦匪克樂音洛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　憂
心慘慘七感反　念國之爲虐

比也○自此章至末又言其憂心之獨以明首章念我
獨兮憂心京京二句之意沼池也炤明易見也言池沼
水淺魚潛雖深亦炤而易見故其生靡樂
比己之因讒而獲罪也慘慘猶戚戚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反叶韻未詳　洽比毗志反　其鄰昏姻孔云
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賦也下章同○洽比皆合也云旋也言周旋也慇慇痛
也首四句以小人之得志者比己爲言以見其憂心之
獨也末章意同
佌佌音此　彼有屋蔌蔌音速　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於遙反　是
椓陟角反　哿哥我反　矣富人哀此惸獨
佌佌小貌蔌蔌陋貌穀謂小人穀祿夭禍椓害哿可
也惸獨自謂也凡篇中言天與上帝者因難若無所歸

咎之辭然其意
實以刺王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叶莫後反　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於希反
賦也下七章同○此詩刺幽王寵任皇父諸人以致國
亂蓋是時皇父作都向邑而向邑之人刺之如此觀末
二章可見首三章言幽王時災異之事也十月夏正十
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日食音蝕朔日月之交
同度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也日食天之變四月
十月尤忌之四月純陽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
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純
陰而食陰壯之甚也皆惡微虧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戶郎反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

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行道也日月所行之常道也月食者月至望日與日相
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也日爲君道月爲
臣道故日食爲重春秋日食必書月食不書者亦此意
也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於何不臧者若無所
歸咎之辭所以深刺之也
爗爗於輒反　震電不寧不令叶盧經反　百川沸騰山冢崒音萃又徂恤反
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　莫懲
爗爗震電貌震雷也寧安令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
崒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爲谷深谷填塞故爲陵憯曾也
此皆災異之甚者前章曰四國無政不用其
良此章曰哀今之人胡憯莫懲蓋起下章意
皇父音甫　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維宰舊本誤作冢宰今從註疏正之　仲允

膳夫聚（劉留反）子內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叶滿補反）楀（音矩）維師

氏豔（餘贍反）妻煽（音扇）方處

此章承前三章言所以致災異之事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卿士，蓋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者。春秋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是也。司徒，地官，掌邦教者。宰，小宰或宰夫。中大夫及下大夫之官。小宰，冢宰之貳；宰夫亦掌治法者。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下士，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美色曰豔。豔妻，褒姒。煽，熾。處，居也。蓋皇父擅權於上，番、家伯、仲允、聚子、蹶、楀諸人朋比於下，而褒姒復居內以爲之主，此六氣之道，而災異之所由致也。詩本刺皇父，兼及褒姒與番、家伯諸人者，所以刺其黨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叶謨悲反）徹我牆屋

田卒汙（音烏）萊（叶陵之反）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叶於姬反）

此章以下乃專刺皇父作都之辭。抑，轉語也。時，農隙之時。作，作都也。卽，就也。徹，撤毀也。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我，害也。云謂下供上役之常禮也。

皇父孔聖（音甫）作都于向（式亮反，下同）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反）

不憖（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叶於放反）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孔，甚也。孔聖，言自聖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之封邑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三有事，三卿也。亶，信。侯，維。藏，蓄也。言皇父但取富人爲已之卿貳也。憖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謂。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

黽（民允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刀反）下民

之孽（魚列反）匪降自天（叶鐵因反）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昧反）憎職競由人

從事，謂作向也。囂囂，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噂噂沓沓，多言而相悅也。背憎，背則相憎也。職，主。競，力也。言專力爲此也。此終首三章災異之意。作是詩者蓋亦嘗被讒譖有激而云者與。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叶呼洧反）四方有羨（徐面反）我獨居憂

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悠悠，憂也。里，居。痗，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幽王時，四方之民莫不貧困，但向邑之人爲尤甚，故向覺其有羨與稍逸耳。末二章言已作都之勞如此。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大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又曰大師皇父整我六師，蓋在宣王時則南仲爲卿士，皇父爲大師。及幽王時，則又皇父爲卿士，尹氏爲大師，故節南山曰赫赫師尹，此篇曰皇父卿士也。常武先言卿士，後言大師，皇父在宣王時曾爲大師，至幽王時復爲卿士，豈卿士官猶在大師之上與。

浩浩昊天不駿（音俊）其德降喪（去聲）饑饉（音覲）斬伐四國旻（密巾反）

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捨）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

以鋪（普烏反）

駿，大也。下六章同。○此亦刺幽王之詩。蓋其時西京將亡，故其左右暬御之臣憂之而作。浩浩，廣大也。昊，亦廣大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旻，幽遠意。旻天，幽王也，與上昊天義不同。疾威，猶云暴虐。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言有罪者既伏其辜，而反令之無罪者則相與陷於死亡而已。極言幽王之暴

虐如此首章起下第四章饑成不遂意。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夷世反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叶弋灼反 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叶祥龠反 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芳服反

周宗卽宗周鎬京也戾定也正長也六官之長上大夫也我暬御自我勩勞也三事大夫孟六官之貳中下大夫也故書正大夫言之不曰六事曰三事者書立政云常伯常任準人之三事是也或曰三事司徒司馬司空書牧誓酒誥言六卿惟舉此三官與此言三事同式用臧善覆反也此章承首章言周室亂亡之兩起下第四章戎成不退意正大夫離居以下六句責其羣臣之詞末二句所以刺幽王也觀章內所云蓋在犬戎攻周幽王將奔驪山時故曰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下第四章又曰戎成不退也或疑犬戎攻周周室將亡之時幽王雖欲復為惡而不能然自古無道之主雖至亂離危亡之際而卒無悔禍救敗之意故詩人切責之如此豈必其惡之復有加於前哉

如何昊天 叶鐵因反 辟言不信 叶斯人反 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同上

辟法臻至也首四句本所以刺幽王昊天與首章昊天同義凡百君子以下復責其羣臣諸侯皆承前章之意而言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 叶存登反 曾我暬御 思列反 憯憯 子感反 日瘁 訊辭反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叶息悴反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戎兵也戎成謂犬戎攻周斯遂進也本首章二章言今戎成之辭如此而其為惡不退饑饉之害如彼而其遂者不遂亦刺幽王之辭暬御近侍也憯憯憂貌瘁病訊告也蓋其時羣臣既多離散而其留者惟佞諛之小人故莫肯以善道告王若王聽其言則亦答之有譖言及己則退避而去矣又責其羣臣如此以起下三章意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 尺遂反 維躬是瘁哿 音可 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此章以下皆責其羣臣之詞出出之也哀病哿可休美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 叶養里反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叶羽已反

于往棘急殆危也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於君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也前章及此責羣臣之留者不能言與不可使暬御自謂能言與可使謂佞諛小人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 叶古胡反 鼠思 息嗣反 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爾謂正大夫以下凡離居者王都京師也一說幽王出奔時所居亦謂之王都猶後世日行在也故不日還而曰遷鼠思猶言癙憂疾痛疾也末章復責羣臣之去者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詩名雨無正者言所不得其正也與篇首降喪饑饉之意蓋三百篇多不命名其或命名往往無定例如巧言取詩中一句巷伯取其人常武取詩人意此篇又但取與篇首之義意者不可泥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 音聿 何日斯沮 在呂反 謀臧不從不臧覆 芳服反 用 叶于封反 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其凶反

賦也。下五章同。○大夫刺幽王惑於邪謀而作此詩。旻天，亦喻幽王也。敷，布。猶，謀。回，邪。遹，辟。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二句全篇之綱領。

潝潝許急反訿訿音紫亦孔之哀叶於希反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叶都黎反

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言小人反覆之狀如此。具，俱。底，至也。此章意畧同首章。但首章曰旻天疾威，刺幽王也。此章又言在位之小人，蓋其時之君臣，惑於邪謀而不知其非，良可歎也。故首二章相承言之，以起下三章之意。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叶於救反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叶疾救反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叶巨又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叶徒候反

集，成也。匪行邁謀，言不行不往而坐謀所適也。道，路也。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先民，古聖賢也。程，法。猶，道。經，常也。道謀，與道路之人謀也。潰，遂也。此上二章，言謀之不臧者如此。所謂邪謀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叶補美反民雖靡膴火吳反或哲或謀叶莫徒反或肅或艾音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叶蒲寐反

止，定也。聖，通明也。否，不能也。膴，大也，多也。哲，知也。謀，謀也。肅，敬。乂，治。淪，陷。胥，相也。淪胥以敗，言王與小人不能用之也。此章言謀之臧者如此。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皮冰反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湯河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叶一均反如履薄冰

徒搏曰暴，徒涉曰馮。蓋暴虎馮河之患，人皆知避之。若謀猶回遹之禍，至於喪國亡家，而不以爲憂，故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其禍之及己也。大夫復極言邪謀之害，以終全篇意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明其爲小雅也。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而宛、弁闕焉。未詳其說耳。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叶鐵因反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大夫遭幽王暴虐，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宛，小貌。鳴鳩，斑鳩也。翰，羽。戾，至也。鳩羽戾天，興己之懷父母也。明發，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章亦下五章之綱領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筆力反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叶夷益反

賦也。○承首章遂戒其兄弟而言。齊，肅。溫，和。克，勝也。富，猶甚也。爾，謂兄弟。又，復也。蓋其時幽王酗酒，臣下化之，故首以爲戒。曰彼者，隱詞，亦所以刺王歟。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之叶此禮反螟音冥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蠃力果反負之叶蒲美反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比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比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桑蟲，似步屈。蜾蠃，土蜂，取桑蟲

負之太空中七日化爲其子式之下善者可致而善也式用穀善也承前章言不得專其身又當教誨其子如此也

題大計反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興也下章同○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邁往而汝征行忝辱也兄弟征邁猶脊令之飛鳴然故首以爲興此上三章皆戒其兄弟之辭末曰無忝爾所生蓋所以其屬於善而繼其先人之志以申首章念昔先人以下三句意

交交桑扈音戶率場啄粟哀我塡都田反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此下二章復承首章而自言其憂傷之意以明所以相戒之繇也交交往來貌桑扈竊脂肉食不食粟者今乃率場啄粟與己之病寡也塡與瘨同病也岸韓詩作犴亦獄也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言病寡之人不宜被罪今則胥及於禍王之暴虐如此我心所以憂傷而念先人爲此故耳握粟出卜見其貧窶之甚求善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溫溫和柔貌集木臨谷履冰皆憂懼之意乃以溫溫恭人而至於如此欲無憂傷得乎此篇雖若兄弟相戒之辭然觀末二章詩其刺幽王之意顯然矣

小宛六章章六句

節南山至此六篇朱子舊解並疑非刺幽王詩誠見後詩辯巧言以下誠同

弁蒲干反彼鸒音豫斯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叶音良何反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幽王大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弁飛拊翼貌鸒雅烏也一名卑居小而多羣腹下白斯語辭提提羣飛安閑貌蓋覩己之被廢棄并念鸒斯之不若也故以爲興穀善罹憂也首章總全篇大意如此

踧踧徒歷反周道鞫叶九六反爲茂草叶此苟反我心憂傷惄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叶丁口反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叶魯口反心之憂矣疢勅覲反如疾首

比也○此下二章承首章言其所以憂心之意也踧踧平易也周道周路也鞫窮也鞠爲茂草比周室之將亡也惄思擣舂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猶疾也此章言憂王室之亂亡如此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叶滿彼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此里反

興也○桑梓二木名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故借以與父母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離麗也裏心腹也不當不也辰時也承前章復言己之不得於父母如此其所以憂心之故也蓋大子者國之本也國本動搖則亂亡隨之故前章先言憂王室之意而此章遂及己之不得于父母也以上二章皆承首章心之憂矣句意而言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七罪反者淵萑音丸葦于鬼反譬匹計反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叶居氣反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比也下二章同○承前二章憂心之意而比言之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鳴條嘒嘒萑葦淠淠比其憂心之亂也屆至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比其憂心之無極也遑暇也假猶假寐而今且不暇其憂心將如之何哉此章復卸首章云如之何何意而極形容之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古豆反)尚求其雌譬彼壞(胡罪反)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此下二章承前章遂言已被讒之事伎伎舒貌雊雉鳴也鹿之奔宜疾而舒留其群也朝雉之鳴心求其雌皆其偶也物猶知此而况人乎此又推首章民莫不穀之意而以爲壞傷病也壞木無枝又比已被廢之狀所謂我獨于罹也寧莫之知顧王而告之之辭

相(息亮反)彼投兔尚或先(去聲叶蘇晉反)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殞)之

相視投奔也先脫之也行道墐埋也相彼投兔四句比義同前章秉執隕墜也此上二章言已被廢之事又因首章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二句之意而曲引旁譬以咨嘆之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市由反叶市救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寄彼反)矣析薪杝(勑氏反叶湯何反)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吐賀反叶湯何反)矣

賦而比也○此章承前二章又言已所以被廢之繇也醻旅醻也如醻者言受而仁之惠愛舒徐究察掎倚也杝隨其理也伐木者倚倚其巔析薪者隨其理况讒言者而可不加察乎故以爲比有罪謂讒人佗加也末言已之無罪以申明首章何辜於天我罪伊何之意蓋其罪在讒人而上弗之察欲不被廢得乎

莫高匪山(叶所旃反)莫浚(蘇俊反)匪泉君子無易(以豉反)由言耳屬(音燭)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比也○浚深也由用也山極高而或陟其巔泉極深而或投其底比君子之聽言易爲讒人所窺覦也蓋如其將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大子故又戒其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然曰遑恤我後則亦無如之何矣末章又明周室將亂亡之意以終前第二章意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申后生大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廢宜臼而宜臼作此詩或曰序說大子之傅作此詩凡篇中云我者皆代辭也説亦可通俟更詳之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七餘反)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反)昊天已威(叶紆胃反)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下二章同○此大夫刺幽王聽讒之詩悠悠遠大貌昊天蓋斥王也且語辭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泰憮言其威甚大也慎審也此大夫蓋未嘗因讒獲罪責故其言如此

亂之初生僭(子念反)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叶奴五反)亂庶遄(市專反)沮(辭呂反)君子如祉(音恥)亂庶遄已

僭不信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言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之不察其眞僞也君子謂幽王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如怒者見讒言則怒而責之加祉者見善言則喜而納之也

君子屢盟(叶謨郎反)亂是用長(竹丈反叶直良反)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音笻)

屢數也凡國有疑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曰盟屢盟者謂其不信善人必待屢盟以相要也亂謂讒言之亂也盜亦謂讒人甘如食之甘也餤進止居也共恭同邛病也蓋王誤以讒言之小人爲能恭敬而其實非也從爲王之病而已自首章至此刺幽王信讒以亂其國皆一意而反覆言之末匪其止共維王之邛二句起下三章意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七本反度音鐸之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兔遇犬獲叶黃郭反之

賦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也莫定也言王之國家其綮如此奈何受病於讒人哉躍躍跳疾貌毚狡也遇犬獲之比讒人之心易見也則所謂匪其止共者亦豈有難辨者哉以毚兔比讒人蓋深疾之之辭

荏而甚反染柔木君子樹叶上主反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音移碩言出自口叶孔五反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叶胡五反矣

比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屬柔木惟君子樹之比言惟王斷之也行言行道之言數辨也蛇蛇安舒貌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頑不知恥也此皆明讒言之道以見讒人之易察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爲亂階叶居奚反既微且尰市勇反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音紀何

賦也○彼所讒人也斯語辭水草交謂之麋拳力階梯也骭瘍爲微腫足爲尰猶謀也謂讒謀也居徒所與居之徒衆也末章又言其人之深可鄙如此自第四章至此皆承第三章末二句之意明讒言之不難察而歎今王之不然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此篇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說見前雨無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居銀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下七章同○幽王時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此詩絕之孔甚艱險也梁魚梁也我蘇公自我暴暴公皆畿內諸侯此但指從行者而言又不直譏其譖已而但責其不入我門皆婉辭也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二句乃一篇之大旨下第二章至第六章皆承此二句意反覆申言之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弔失位也上文自謂爲此禍者其爲譖已之禍也然辭意隱約若但指不唁我而言亦婉辭也始者不如今句起下第七章意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叶鐵因反

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比在梁又近矣前日不入我門此又云逝我陳者故爲疑詞耳我聞其聲句起下章飄風意不豈不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叶孚音反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尼心反胡逝我梁祇音支攪交卯反我心

飄風暴風也承前章之意而設言之攪擾亂也自首章至此皆咎其不來之辭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商居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
云何其盱况于反
安徐遑暇舍息
亟疾盱望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以豉反叶以支反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
之來俾我祇止支反也
還反易悦祇安也此上二章復因其不
來而望其來皆一意而反覆言之如此
伯氏吹壎况袁反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
物以詛側助反爾斯
伯仲兄弟也蘇公暴公同爲王臣有兄弟之好也壎[illegible]
樂器土曰壎竹曰篪壎篪相應猶兄弟之相愛也如貫[illegible]
如繩之貫物相連屬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言其爾
日故舊之好如此其過我門不入唁我若不我知者將
哉所謂始者不如今也
故欲詛之以警其惡耳
爲鬼爲蜮音域則不可得有靦土典反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
歌以極反側
蜮短狐江淮水有之能含沙射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
其形也靦面見人貌有靦面目言亦有面目非鬼蜮比
也罔極無窮極也猶云不可測度好善也反側反覆不
正直也凡篇中所云皆其罔極反側之心前數章但旋
刺之末二章
乃切責之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萋七西反兮斐孚匪反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

比也下章同○此巷伯刺讒之詩萋斐文貌貝水中介
蟲有文彩貝錦織文如貝比讒者羅織以成人之罪
也
哆昌者反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都歷反與謀叶謨悲反
哆侈張貌比讒言之張大也箕星名
適主也皆二章言讒言之害如此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篇叶批賓反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叶斯人反
賦也下三章同○緝緝口舌
聲或曰緝理貌翩翩往來貌
捷捷幡幡芳煩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女音汝遷
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女遷言遷及于汝也前章云
謂爾不信此章云旣其女遷皆言其謀之有將[illegible]
前第二章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二句之意而設爲戒之之辭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鐵因反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此下二章又承首章彼譖人者亦已大甚二句之意而
極言之驕人謂譖人者好好樂也草草憂也蓋勞人遇
譖而失其
度如此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士皆反虎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叶承兄反投畀有昊叶許候反
再言彼譖、者誰適與謀蓋欲得主是謀者而加之罪也
投棄畀與也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昊昊天也投畀豺
虎投畀有北投畀有
昊皆深嫉之之辭
楊園之道猗於綺反于畝丘叶祛奇反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

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楊園，下地。猗，加也。畝丘，高地。興讒者之言，或有禍于君子也。寺人，內小臣。孟子，其字也。末章復自述作詩之意如此。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巷伯，內道名。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說見前雨無正。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樂（音洛），女轉棄予（叶演女反）

興也。下章同。○此朋友相怨之詩。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谷風和而雨澤降，喻朋友昔日之好也，故以為興。玩此篇辭意，與前數篇不同，又下與蓼莪篇相比，蓋其國人交刺之作與。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豉反）予于懷（叶胡隈反）；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興也。爾雅：焚輪謂之頹。李巡曰：暴風從上下也。谷風發而及頹，興朋友之終棄也。寘，置同。置予於懷，益親之也。如遺，言不復存省，棄絕之甚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徂回反）嵬（五回反）；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叶於回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未句韻未詳）

比也。○崔嵬，山巔也。雖有和風，而山巔之草死木萎，以比朋友雖有大德，而小怨不忘也。末二句言所以棄予之故，申明前二章意。

谷風三章，章六句

此下二篇，雅詩有風義，說見詩大問。

蓼蓼（音六）者莪（五何反），匪莪伊蒿（呼毛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下二章同。○國之孝子，不得終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蓼蓼，長大貌。莪，美菜。蒿，賤草。始以為莪，乃今則成蒿，比己之無用也。劬勞，病苦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蔚，牡蒿，一名馬新蒿，亦蒿類。瘁，病也。

缾（音瓶）之罄矣，維罍（音雷）之恥；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叶舉里反）；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缾小罍大，皆酒器。罄，盡也。缾罄則罍恥，故缾罄為罍之恥，比父母不得其養，乃其子之責也。鮮，寡也。無父母曰鮮

民。恤，憂；靡，無也。此章傷己之不得養其親，父母沒，明首二章匪莪伊蒿、匪莪伊蔚之意。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許六反）我，長（上聲）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此章復承首二章生我劬勞之意而極言之。生，本其氣也。鞠，養也。拊，拊循也。畜，養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罔，無；極，窮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叶方月反）；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

興也。下章同。○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南山飄風，喻己之遇害，而不得養其父母也，故以為興。穀，善也。我獨何害，言我獨何為遇此害也，蓋傷喪亂之辭。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律律猶烈烈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不卒言不得終養也末二章又承前篇三章之意而反覆嗟歎之如此以明其悲哀之志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有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有捄音求棘七必履反周道如砥之履反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音眷言顧之潸所姦反焉出涕

興也○當王時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詩以告病焉饛滿簋貌飧熟食也捄曲貌棘匕以棘爲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俎也此即其所供之物爲興亦興中有賦義周道大路也砥礪石言平也睠反顧也潸涕下貌末二句起下章意

小東大東杼直呂反柚音逐其空叶枯郎反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徒彫反佻公子行彼周行叶戶郎反既往既來叶六直反使我心疚叶訖力反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大小之國自周視之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柚受經者空盡也佻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貴臣即前章所謂君子於貳役于周者周行周道疚病也言東國之貪匱賦役之勞苦如此此所以顧周道而出涕也

有洌音列氿音軌泉無浸穫薪契苦計反契寤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叶節力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洌寒意側出曰氿泉穫艾也穫薪刈艾與東國之被困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幾也此章又承前二章之意而嗟歎之以上三章皆言東國之困于賦役如此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叶六直反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叶蒲北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渠之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叶申之反

賦也○此章以下皆所以刺西人也東人東國諸侯之人職專主也來慰撫之也西人京師之人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私人私家卑隸之屬僚官試用也言西人之富貴如此以見東人之不若耳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胡犬反鞙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邱豉反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而比也○鞙鞙長貌璲瑞也酒與佩璲皆東人所供者乃西人不以其物爲美而反惜之又言西人所以困東人也漢天河也監視也跂隅貌織女星名在天河旁襄駕也謂更其肆也天有十二次日月所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周天有餘則終日閤當更七次也維天有漢以下此言西人之無用曾河漢織女之不如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華板反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叶謨郎反西有長庚叶古郎反有捄天畢載施之行音杭

比也下章同○報反也報成文章也睆明星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啟明長庚皆金星也先日出日啟明後日入日長庚天畢畢星也行行列也此引織女牽牛啟明長庚天畢諸星皆借言其無用如此又反前章末四句之意以比西人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酒漿

下章南箕北斗同

維南有箕載翕音吸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居竭反

比北斗皆星名翕引也舌箕下二星柄北斗柄也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揭其柄於西反若有所挹取於東者又以比西人之困東人也此終首三章意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叶後五反)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演汝反)

賦也。下三章同。○幽王時南國大夫遭亂自傷而作此詩。四月六月夏正四月六月也。徂往也。因徂暑而念先祖者因時感傷也。起下二章意。

秋日淒淒(七西反)百卉(許貴反)具腓(房非反)亂離瘼(音莫)矣奚其適歸

承首章徂暑而役及秋。日淒淒涼風也。卉草也。具皆也。腓病。離憂。瘼病。奚何。適之也。卉草見病猶己之遭亂離。亦賦中興義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

承前章秋日而復及冬日。烈烈猶栗烈。上發發疾貌。穀善也。冬日飄風喻己之遇害。亦賦中有興義。此上二章言己生亂離之世而遇害如此。所以感傷而念先祖者為此故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叶于其反)

嘉善也。嘉卉言春時。承前章冬日而復及春。侯維。廢變也。殘賊謂小人在位者。嘉卉反喻殘賊亦賦中有興義也。尤過也。言殘賊小人不自知其過而妄禍於人。此己之所以遇害也。自首章至此歷言四時之變。起下章我日構禍意。先夏後春者蓋其作詩時或在夏耳。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承前四章而言。相視。載則。構合也。言泉水尚有時清濁。不若己之日構禍也。故以為興。

滔滔(吐刀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叶羽已反)

賦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謂經帶包絡之也。此南國大夫所作。故以江漢為言。喻己之宜見重于南國也。亦賦中有興義。瘁病也。有識有也。承前章又言平日勞于王事如此。以自明其不宜構禍之意。

匪鶉(徒丸反)匪鳶(以專反叶以旬反)翰飛戾天(叶鐵因反)匪鱣(張連反)匪鮪(于軌反)潛逃于淵(叶一均反)

比也。○鶉鵰也。鳶亦鷙鳥。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此比己遭亂離之禍而靡所之。所謂奚其適歸者如此。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叶于希反)

興也。○杞枸檵。桋赤楝。叢生山中。可為車輞。末章復自明作詩之意如此。首二句取興義未詳。

四月八章章四句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叶上止反)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彼反)

賦也。下五章同。○周大夫行役而作此詩。陟山采杞蓋言其道途所歷之事。亦賦中有興義。偕偕強壯貌。士子大夫自謂。首章先自言其行役之勞也。

溥(音普)天之下(叶後五反)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叶下珍反)

溥大。率循。濱涯也。不斥王之賦役不均而曰大夫不均。不言己獨勞而曰獨賢。詩人忠厚之志也。末二句起下四章意。

四牡彭彭(叶鋪郎反)王事傍傍(布彭反叶布光反)嘉我未老鮮(息淺反)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言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膂同。所謂我從事獨賢者如此。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叶戶郎反
此下三章皆極言其大夫不均之意也。燕燕，安息貌。瘁，病。已，止也。
或不知叫號 戶刀反 或慘慘劬勞 七感反 或棲遲 棲音西 偃仰或王事鞅掌 於兩反
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爲儀也。
或湛 都南反 樂飲酒或慘慘畏咎 其九反 或出入風議 風音諷 議叶魚羈反
或靡事不爲
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祇 音支 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 都禮反，依韻今宜作痻，音民
興也。下二章同。○亦周大夫行役而作此詩。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祇，適也。疷，作痻，病也。此以自塵自痻相對爲興義。下二章冥冥與熲，雝與重，義同。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叶莫迥反 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音耿
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言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此其所以病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 上平二聲 兮無思百憂祇自重 上平二聲 兮
雝，猶蔽也。則不止于冥冥矣。重，猶累也。自重，亦所以自病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 音求 野 叶上與反 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 音泰 苦念彼共 音恭 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音古
賦也。下二章同。○亦周大夫行役而作此詩。明明上天者，首呼天欲訴之也。征，行。徂，往也。艽野，地名。二月，夏正二月。初吉，朔日也。此謂初往役時。離，猶歷也。載離寒暑，言其久也。毒，苦。心中如有藥毒也。共，恭同。共人謂僚友之處者，在位而能敬也。罪罟，網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 音慮 曷云其還歲聿云莫 音暮 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 丁佐反 我不暇 叶胡故反 念彼共人睠睠 音眷 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 棄戰反 怒

除，除舊生新，謂初吉也。曷云其還，歲聿云莫，言其自望以二月往役，至歲莫始還，所謂載離寒暑也。庶，衆。憚，勞也。我事孔庶，憚我不暇，又申明首章其毒大苦之意。睠睠，勤厚貌。睠睠懷顧，則不但涕零而已。譴，責也。譴怒，故加之罪罟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 於六反 曷云其還政事愈蹙 子六反 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 叶子六反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音福
奧，煖也。謂二月也。蹙，急。詒，遺。戚，憂也。自詒伊戚，役爲自遺之辭如此。興，起也。興言出宿，則將往從之，不但懷顧而已。反覆，傾側無常之意。蓋惟其反覆無常，故有譴怒也。此上三章，皆自傷行役勞苦而念其僚友之意。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

以女音汝

此下二章，亦前三章復戒其僚友如此。君子，謂僚友。恆，常也。靖，與靜同。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去聲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叶筆力反

介，助。景，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將將七羊反，淮水湯湯音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下三章同。○幽王至淮水之上，鼓鐘其會諸侯，聞者憂傷而作此詩。將將，聲也。淮，水名。湯湯，沸騰貌。淑，善。懷，思。允，信也。聞今樂而思古者，傷其非盛世之王，而有荒淫之志也。

鼓鐘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淮水湝湝戶皆反，叶胡賢反。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喈喈，亦聲也。湝湝，水流貌。疊山謝氏曰：傷則惻然而痛，悲則無聲之哀。蓋傷與悲義不同，而各有淺深。回，邪也。其德不回，所以思之而不能忘也。此申首章末二句意，下章同。

鼓鐘伐鼛古毛反，叶居尤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勅留反。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鼛，大鼓，尋有四尺。復云伐鼛者，著推廣言之，以起末章也。三洲，淮上地。蘇氏曰：始云湯湯，水盛也。繼云湝湝，水流也。終云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于淮上如此。妯，動也。慶源輔氏曰：妯，甚于悲，謂常動而不息也。猶，若也。其德不猶，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叶尼心反，以籥以灼反不僭七念反，叶七心反。

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為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南，二南也。籥，舞也。僭，亂也。末章復極言其作樂之盛如此。蓋幽王雖荒淫失德，而其所奏者，先王之樂也。但樂是而人則非耳。此結前三章之意。

鼓鐘四章，章五句

六月至此諸篇，皆宣王幽王時詩。其為美刺時事而作甚明，與前鹿鳴以下燕饗樂歌不同，讀者玩之可也。後青蠅以下諸刺幽王詩同。

楚楚者茨徐私反，言抽勑留反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魚世反黍稷。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湯果反以侑音又，叶音以，以介景福。叶音璧

賦也。下五章同。○此美天子祭祀之詩。首章言其力農事以奉祭祀之事也。古者天子耤田千畝，躬秉耒以耕，收其人於神倉，以供宗廟社稷之齊盛。楚楚，盛貌。茨，蒺藜也。抽，除也。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我，奉祭祀者自我。與與、翼翼，皆蕃盛貌。露積曰庾，十萬曰億。享，獻也。妥，安坐也。宗祀筮族人子為尸，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侑，勸也。尸或未飽，則祝侑之。介、景，皆大也。首章末先言其大略如此，下數章乃詳述祭祀始終之事。

濟濟子禮反，蹌蹌七羊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普庚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反，叶補光反。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

祖是皇神保是饗（叶虛良反）孝孫有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此章言初祭薦牲求神之事。濟濟蹌蹌，言有容也。絜，鮮絜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謂解其皮。亨，煮熟之也。肆，陳也。將者，奉持而進之。祊，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所在，故使祝博求之門內，待賓客處也。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皇，大也，君也。先祖是皇，言先祖之尸爲主也。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號。孝孫謂主祭者。慶猶福也。

執爨（七亂反）踖踖（七夕反）爲俎孔碩或燔（音煩）或炙（之赦反）君婦莫莫（音麥）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叶徒洛反）笑語卒獲（叶黃郭反）神保是格（叶剛鶴反）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此章言方祭時主人主婦薦俎豆及賓客獻酬之事。爨，竈也。有饔有爨，饔人爨人司之。踖踖，敬也。俎所以載牲體者。碩，大也。燔，燒肉。炙，炙肝。所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也。豆所以盛內羞庶羞者，主婦薦之。庶，多也。賓客，助祭者之稱。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不舉，至旅而交錯以徧也。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古者於旅也語。格，來。飲所酢，報也。每章末皆爲頌禱之辭，所以深美之也。

我孔熯（而善反）矣式禮莫愆（叶起巾反）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音邲）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叶筆力反）如幾（音機）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此章言祭將畢致福之事。熯，竭也。式，用。愆，過也。禮行既久，筋力已竭，而無有差失，敬之至也。善其事曰工。致告者，以神意告主人也。徂，往。賚，予也。以報物往予之也。苾芬，香也。幾，期。式，法也。言百福之來，其來如期，其多如法也。齊，整。稷，疾。匡，正。敕，戒。皆言其齊整之盛如此。極，至也。錫爾以衆善之極也。時，是也。萬億，言其多也。徂賚孝孫以下，皆祝告主人之辭。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叶訖力反）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此章言祭畢送尸及燕飲父兄之事。戒，告也。徂位，祭畢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致告，告利成也。言孝子之利養既成也。具，俱也。止，語辭。此章言皇尸，大雅既醉言公尸，皆曰公尸。祝先王廟曰皇尸。鼓鍾送尸，出入奏肆夏也。聿，亦語辭。諸宰非一宰也。廢，去也。不遲，以疾爲敬也。亦不留賓客之意。同姓諸父兄弟，留與之燕，以備言其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樂具入奏（叶音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叶祛羊反）既醉既飽（叶蒲苟反）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叶去九反）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叶子忍反）子子孫孫勿替（天帝反）引之

此章言祭畢燕飲頌禱之事。廟制，前廟後寢。蓋在寢，故樂必入奏。綏，安也。安後祿者，祭既受祿，故以燕爲後祿而安之也。將，行。惠，順。替，廢。引，長也。言君之祭甚順且時，無所不盡，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神嗜飲食以下，並父兄頌禱之辭。此篇前後六章，皆依祭祀始終之事，而次第言之如此。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楚茨以下四篇，舊解並詳後詩辨。

信彼南山維禹甸（叶徒鄰反）之畇畇（音勻）原隰曾孫田之（叶地因反）

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滿彼反

賦也下五章同。此亦美天子祭祀之詩南山終南山
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
下皆稱之疆者為之大界理者定其溝塗也畝壟也南
東其畝者謂遂東入于溝則其畝南遂南入于溝則其
畝東

上天同雲雨去聲雪雰雰芳云反益之以霢音麥霂音木既優既渥既霑音沾既足生我百穀

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雰雪貌霢霂小雨貌優渥霑足皆饒洽意

疆埸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反叶於逼反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必寐反我尸賓壽考萬年叶尼因反

埸畔也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貌畀與也此上三章皆言力農事以奉祭祀之事猶楚茨首章意也

中田有廬疆埸音亦有瓜叶攻乎反是剝是菹側居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叶孔五反受天之祜

中田田中也一井之地中百畝為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為廬舍也菹酢菜也祜福也此章猶前三章意但前三章言黍稷此章言瓜菹耳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反牡享于祖考叶去久反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

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始祭用鬱鬯酒灌地求神于陰然後出迎牲騂赤色周所尚也鸞刀刀之有鈴者膋脂膏也啓毛以告純取血以告殺取膋合黍稷實于蕭而燔之以升臭達牆屋求神于陽也記曰魂氣歸于天形

魄歸于地故祭求
諸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叶虛良反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烝進也此上二章言祭祀灌鬯薦牲之事猶楚茨第二章意但楚茨篇述始終祀事頗詳此篇首言黍稷次言瓜菹末言清酒騂牡但美其備物如此蓋楚茨篇為稍畧耳或謂前篇不及薦毛血此篇不及薦熟以後二篇之言亦互有詳畧云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倬陟角反彼甫田叶地因反歲取十千叶倉新反我取其陳食音嗣我農人自古有年叶尼因反今適南畝叶滿彼反或耘或耔音子黍稷薿薿魚起反攸介攸止烝我髦音毛士

賦也下三章同。此美天子[illegible]方[illegible]之詩首章先言其省耕之事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言多也鄭氏曰此謂一成之田九萬畝以其萬畝為公田也王者于畿性參一成之數者椎辭也陳舊粟也有年豐年也適也往南畝者為省耕也耘始耕除草木根株也耔壅根蕪不同詳見周頌載芟篇耔禾生後壅本也薿薿茂攸所也介大也言廣大其田也止息也攸介攸止言曾孫也烝進也髦俊也俊士秀民也烝我俊士者蓋將為方社田祖之祭起下章意

以我齊音咨明叶謨郎反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叶祛羊反琴瑟擊鼓以御叶牙嫁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此章言祭方社田祖之事齊音咨明潔也犧設曰明粢犧羊純色之羊社祭后土方祭四方穀善農夫爾御迎也田祖先嗇謂神農也周禮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是也此祭方社田祖承首章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之下又三者連類而言則其祭宜並舉謂此鄭氏謂祭田祖在孟春郊後始耕祭方社在秋恐非詩意也說詳後詩攷

介大也穀養也又善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于輒反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音俊至喜攘其左右叶羽已反嘗其旨否叶補美反禾易以豉反長畝終善且有叶羽已反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叶母鄙反

曾孫主祭者之稱凡祭祀皆然自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是也饁餉攘取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不怒克敏者不督而自疾也此章承首章省耕而言終善且有句又起末章意。

曾孫之稼叶古胡反音古與如茨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反如坻直基反如京叶居良反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茨屋蓋言其密比也梁車梁言其穹隆也坻水中高地京高丘箱車箱又言黍稷稻粱之多如此因為農夫之慶矣然惟曾孫之勤于民事乃能有以致之故欲報以大福而使之萬壽無疆也此章承第二章祈甘雨介黍稷之意為頌禱之辭以終全篇意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叶居氣反既備乃事以我覃以冉反耜叶羊里反俶尺叔反載南畝叶滿彼反播厥百穀既庭且碩叶常灼反曾孫是若

賦也下三章同○此美天子秋省斂而祭四方之詩首章二章追述其始耕之事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蓋於今歲之冬預備來歲之宜然後農啓乃興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碩大若順也

既方既皁叶子苟反既堅既好叶許苟反不稂音郎不莠餘久反去起呂反其螟音冥螣音特及其蟊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穉音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叶虎委反

方房也謂孚甲始生未合之時實未堅者曰皁稂童梁也莠似苗皆害苗草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苗蟲穉幼禾也秉執畀與也

有渰於檢反萋萋七西反興雨祁祁雨於付反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才計反此有不斂穧才計反彼有遺秉此有滯穗音遂伊寡婦之利

此章承前二章遂言秋斂之事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蓋雲盛則多雨而徐則入土也穧束秉把也滯亦遺棄意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至喜來方禋音因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末章承前章言省斂及禋祭四方之事也曾孫來止謂省斂也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致禽以祀祊是也祊同方此與前篇祀方蓋不同時摘意以享曰禋騂赤色祭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介景皆大也末復為頌禱之辭如此與前三篇同意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是其作諸山大田四篇皆美祀事而作蓋後世或有因為燕飲助祭羣臣宗族及受釐頒胙之樂歌故其詩下與瞻洛裳華諸篇同列說見後詩大問。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無韻未詳君子至止福祿如茨疾咨反韎音昧韐音合有奭許力反以作六師

賦也。下二章同。○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洛水名，在東都。泱泱，深廣貌。君子謂天子。如茨，喻多也。韎，茅蒐所染色。韐，韠也。今韋為之，兵事之服。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天子六軍。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反琫必孔反有珌賓一反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鞞琫珌皆刀鞘飾，有字在琫珌間，句義難解。或曰有，又同言鞞以琫為上飾，又以珌為下飾也。毛傳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此章與首章顛倒相承為義，故先言戎服而末頌美之。君子萬年保其家室，所謂福祿如茨者如此。不云作師者，義已見首章故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叶卜工反

同，猶聚也。末章復承首章，為頌美之辭，由家室而家邦，推廣言之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此篇以下至車舝凡五篇，並同首鹿鳴諸篇。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敘反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叶想與反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下二章同。○此天子燕飲諸侯之詩。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華葉之盛，興之子之譽處也。覯，見也。之子謂諸侯。此章義同蓼蕭首章。

裳裳者華芸音云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祛羊反矣

芸，黃盛也。章，文章也。華之芸黃，又以興之子之有章也。此下二章皆承首章譽處之意而申明之。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叶僕各反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四駱，色兼黑白，猶華之有黃有白也，故以為興。承前章言其車馬威儀之盛如此，所謂有章也。

左之左之叶祖戈反君子宜之叶牛何反右之右之叶羽已反君子有之維其有之叶同上是以似叶養里反之

賦也。○末章復承前章言乘車左右，言君子之才全德備，無所往而不善也。言有於內者，何謂著於外者，其外之所肯，莫不肖其中之所有也。此推廣前二章之義，以終首章譽處之意。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交交桑扈音戶有鶯其羽君子樂音洛胥叶思呂反受天之祜音戶

興也。下章同。○此亦天子燕飲諸侯之詩。交交，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也。鶯羽喻君子受福之美，故以為興。君子謂諸侯。胥，語辭。祜，福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卑郢反)

領，頸。屏，蔽也。言其為小國諸侯，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承首章而申言其德如此，此所以為受福之本也。領有領率之義，故以與邦叶。

之屏之翰，(叶胡見反)百辟(音璧)為憲。不戢(莊立反)不難(乃多反)，受福不那。(乃何反)

賦也。下章同。○翰，幹也。蕃兩旁障土者。障，君。憲，法。戢，斂。難，慎也。不，豈不也。不戢不難，言其不敢自驕如此。那，多也。此上二章皆美其德之辭。

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其觩(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去聲)，萬福來求。

末章言今燕飲之事而終美之，以結前三章之意。兕觥，角爵。觩，角上曲貌。旨，美也。思柔，謂思柔美之德，無過多失儀者。彼，謂諸侯。交，交接也。敖，敖通，匪敖，言有禮也。萬福來求，我無事求福而福來求我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叶牛何反)

興也。下三章同。○此諸侯美天子之詩。鴛鴦，匹鳥也。畢，小網長柄者。羅，網也。畢之羅之，興君子之獲福祿也。君子，謂天子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叶筆力反)

石絕水曰梁。戢，斂也。言其並棲，一正一倒，戢左翼相依而舒右翼，以防禍。興君子之受福而無患也。遐，遠也。宜其遐福，又明其獲福之久遠也。

乘(去聲)馬在廐(音救)，摧(采臥反)之秣(音末，叶莫佩反)之。君子萬年，福祿艾(魚蓋反，叶懷蓋反)之。

摧，莝。秣，粟也。艾，養也。福祿既久，則可謂養矣。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叶土果反)

在廐與下綏義：綏，安也。惟其養之，是以安之。

鴛鴦四章，章四句

有頍(缺婢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叶居何反)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叶湯何反)蔦(音鳥)與女蘿(力多反)，施(以豉反)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懌。

賦而比也。下二章同。○此天子燕兄弟親戚之詩。頍，弁貌。弁，皮弁。伊何者，伊何人也。旨嘉皆美也。蔦，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女蘿，兔絲也，或曰兔絲蔓草上，此當為松蘿，蔓松上也。蓋比兄弟纏綿依附之意。君子，謂兄弟之為賓者。奕奕，憂心無所薄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叶陵之反)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叶時亮反)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兵命反，叶兵旺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叶才浪反)

何期，何事相期會也。殽既美而且時，則愈美可知。具，俱也。具來，來者匪一矣。施於松上，不及柏者，又言其附之益專且固也。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惟其有臧，所以說懌也。此上二章言燕兄弟之事。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於付反)雪，先集維霰。(蘇薦反)死喪(去聲)無日，無幾(居豈)

反相見樂音洛酒今夕君子維宴

末章言燕親戚之事也阜猶多也又匪但美且時而已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霰雪始凝者霰集爲將雪之候比老至將死之徵故欲盡今日之歡爲親親之誼也然其言迫而哀蓋亦衰世之意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閒關車之舝胡瞎反兮思孌力兗反季女逝叶之石反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叶古劣反雖無好友叶羽已反式燕且喜

賦也○此天子燕新婚之詩閒關設舝聲也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昏禮親迎乘車孌美貌逝往括會也言思彼孌然之少女而乘車往迎之此時匪有飢渴也但望其德音之來會而心如飢渴耳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叶居爻反式燕且譽叶羊茹反好爾無射音亦叶都故反

興也○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鷮雉也鷮集平林興季女之來教也辰時碩大也爾謂季女射厭也

此上二章言已燕其新婚之意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音汝式歌且舞

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謂季女此章承前二章而復爲自謙之辭

陟彼高岡析星歷反其柞子落反薪叶音褻析其柞薪其葉湑上聲兮鮮息淺反我覯爾我心寫叶想羽反兮

比也下章同○此下二章深美季女之令德也陟升柞櫟也薪謂其枝葉之可爲薪者湑茂盛貌析薪葉湑比季女之令德有美無惡也鮮少覯見也

高山仰叶五剛反止景行行叶戶郎反止四牡騑騑孚非反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仰瞻望也止語辭景行大道也比季女之令德可仰而從也如琴言調和也又以比新昏之意慰安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下二章同○此刺幽王聽讒之詩營營往來飛聲青蠅汙穢能變白黑故借以比讒人樊藩也君子謂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棘所以爲藩也下章榛同極猶已也此明讒人之害申首章無信讒言之意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音姤我二人

構合也言構合其釁也前章云亂四國猶泛言之求乃自明其被讒之事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無韻未詳籩豆有楚殽戶交反核戶革反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叶舉里反鐘鼓既設舉醻市由反逸逸大侯既抗叶居郎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叶丁業反以祈爾爵

賦也下四章同○衛武公刺幽王而作此詩蓋其全篇皆托自警之辭刺王意在言外首章言因射而飲之事

也古者將行射禮先行燕禮筵席也初筵初即席也左
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核籩實旅
陳也抑旨謂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言飲者皆遍也設
宿設而又遷于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
于下以避射位醻酹舜也逸逸往來有序也既改設鐘
鼓復行飲酹禮然後乃射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
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虎豹士布侯畫鹿豕抗
張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射禮選羣臣爲三耦三耦之
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
也祈求也祈爾爵言所爵於爾也蓋謂射不中者飲以
豐上之觶非
謂自飲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叶宗五反烝衎烈祖叶苦旦反以洽百禮百禮
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都南反叶持林反其湛曰樂
音洛各奏爾能賓載手仇舊作軒音拘或作醻市由反室人入又叶音怡酌

彼康爵以奏爾時
此章言因祭而飲之事籥舞文舞也烝進衎樂也烈業
也以其有功業故曰烈祖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壬大
林盛也錫神錫之也爾謂主祭者純大嘏福湛樂也各
奏爾能子孫各酌獻尸如儀禮特牲饋食是也鄭氏
曰特牲士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
尸之禮載則也又始也仇舊作軒謂挹取酒也或曰當
作醻手醻猶云舉醻言賓始舉爵行旅醻禮也室人有
室中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儀禮特牲宗人告祭脀後
賓取觶醻長兄弟始行旅醻禮旅醻之後利洗散獻尸
利謂佐食即此章賓載手仇室人入又之謂也旅醻既
畢佐食復酌獻尸故曰又舊解入又爲加爵按特牲長
兄弟賓長爲加爵在嗣舉奠前今文在子孫其湛各奏
爾能之下又特牲無佐食加爵之事說恐非康安也酒
所以安體也時時物也此上二章言飲酒之禮如此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無韻未詳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分逋反曰既

醉止威儀幡幡舍音捨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
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毗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此下二章遂言今飲酒失禮之事反反顧禮也幡幡輕
數也遷徙屢數也僊僊軒舉貌抑抑愼密也怭怭媟嫚
也秩
常也
賓既醉止載號胡刀反載呶女交反無韻未詳亂我籩豆屢舞僛僛
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叶於其反側弁之俄叶五何反屢舞傞
傞素何反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叶筆力反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
酒孔嘉叶居何反維其令儀叶牛何反
號呼呶讙也僛僛傾側之狀郵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
傞傞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言飲酒之禮惟

其有令儀者爲美若令則無復有儀矣蓋是時幽王荒
酒上下化之沈湎無度故篇中所刺如此然其言若無
明指而隱約其義焉序說云武公既入而作是
詩鄭氏云既入者入爲王卿士也說或然與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叶補美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
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怠叶養里反匪言勿言匪由勿
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叶音志矧失引反敢多又
叶夷頭反
末章承前二章之意而設爲戒之之辭監史司正之屬
察儀法者責不醉反恥下醉之人反以爲恥也式語辭勿
從謂言無從所欲言也由亦從也匪由言之不當從者
童羖無角羖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記憶禮儀也多
又又多也此章若爲自警之辭
刺幽王與其上下意蓋在言外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此篇作刺幽王詩蓋從小序毛鄭氏義說見後詩辨

魚在在藻有頒符云反其首王在在鎬豈苦亥反樂音洛飲酒

興也下二章同○此諸侯美天子之詩魚在者言魚何在也下王在同藻水草也頒大首貌豈亦樂也此以在藻在鎬上下相連為興義

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叶去幾反

莘長也復曰飲酒樂豈者惟豈樂而後飲酒及飲酒則愈樂豈矣此反覆相深之義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其居

末章增依蒲義與下末句意那安也蓋其時天下太平天子耷樂安饗於上此其所以豈樂飲酒也故終頌美之如此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采菽筐音匡之筥音舉之君子來朝音潮何錫予音與之雖無予之路車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又何予之玄衮古本反及黼音甫

興也下章同○此天子燕飲諸侯之詩菽大豆也采菽筐筥興下文錫與之多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賜同姓象路賜異姓也玄衮玄衣畫以卷龍黼如斧形刺於裳也玄衮及黼諸侯之命服周制諸公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毳冕五章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叶才勻反言采其芹巨斤反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巨依反叶巨斤反其旂淠淠匹弊反鸞聲嘒嘒呼惠反載驂七南反

載駟君子所屆叶居氣反

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之泉也芹水草可食者檻泉采芹又興君子車馬之美也旂乘車所建者淠淠動貌嘒嘒聲也屆至也承首章路車乘馬復言諸侯來朝時所乘車馬之飾如此也

赤芾音弗在股邪幅在下叶後五反彼交匪紓音舒叶上與反天子所予音與

樂音洛只音止君子天子命之叶彌并反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也承首章玄衮及黼復言諸侯來朝時所服命服之飾如此也交交際也謂諸侯朝於天子凡交接之禮也紓緩也匪紓言必恭敬也予與同猶許也申重也末四句起下二章意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天子之邦叶卜工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婢延反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下章同○柞櫟也蓬蓬盛貌喻諸侯之德也故以為興殿鎮也殿天子之邦蓋美其德如此以見其獲福之由也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是指天子國中而言率循也言其左右治事之臣亦至是而率從之又見其福之所被者無窮也

汎汎芳劍反楊舟紼音弗纚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頻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叶郎之反矣

紼繂也纚維皆繫也蓋以大索纚其舟而繫之也此喻天子諸侯相維繫之義故以為興葵揆也度也天子葵之亦可見其命之匪妄加矣膍厚也戾至也止也蓋匪紓者恭敬之心而優游戾止者則國家太平無事上下交泰之所致也或曰此有望其間暇復來朝之意以見親厚之無已也說亦通末二章言天子命福祿之事加

此以終美之。

采菽五章章八句

魚藻采菽二篇說同前贈泝以下從陽承孤葉竝同。

騂騂息營反角弓翩匹然反其反叶分遠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叶於圓反矣

興也。○幽王好讒佞不親九族而其下化之故作此詩刺之。騂騂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角弓外反喻王之遠其兄弟昏姻也。故以為興。胥相也。

爾之遠叶上同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賦也。下二章同。○承首章而言。爾謂幽王也。此章起下二章意。

此令兄弟綽綽處若反有裕預與二音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同上

此下三章。皆刺民俗之辭。令善也。綽寬裕饒也。綽綽有裕言兄弟之善者交相親愛寬裕有容不因王之教而變也。瘉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叶如羊反至于已斯亡

一方彼一方猶言一邑也。已卒也。蓋兄弟之怨者或偏於一方甚言之也。乃復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然終亦必亡而已矣。所謂不令兄弟交相為瘉者如此。

老馬反為駒叶去聲不顧其後叶下故反如食音嗣宜饇於據反如酌孔取叶音娶

比也。下三章同。○承前章而言。饇飽。孔甚也。老馬憊矣乃反自以為駒而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比其卒亡也。如食之宜饇如酌之孔取而不知止。此其不讓也。以上二章言幽王之民兄弟相殘如此。蓋不得王之化而已然矣。況又從而教之乎。

毋教猱奴刀反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蜀叶殊遇反

此章以下至末承前第二章意刺王所以化下之道也。猱猴屬也。性善升木。塗泥附著也。蓋小民兄弟之惡本薄而王又教之猶教猱升木而塗泥之上復以塗泥附之也。故以為比。徽美猷道屬附也。此章皆譬之之辭

雨于付反雪瀌瀌符驕反見晛音現曰音越韓詩作聿下章放此消莫肯下遲谈反遺式居婁音慮驕

瀌瀌盛貌。晛日氣也。雨雪見日而消比民之相怨王若教之以善則無不化也。下章義同。遺讀曰遺也。式用。居按也。婁屢同。言不以善道而遺于下廢服自安而屢益其驕傲耳。深刺之之辭也。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叶莫侯反我是用憂

浮浮亦盛貌。流流而去也。蠻南蠻。髦夷髦也。書作髳。言其上下無道與蠻髦相類也。篇內雖未明言幽王好讒但云式居婁驕如蠻如髦。而已然其信讒之意已可見矣。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菀音鬱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比也。下二章同。○幽王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菀茂貌。不也。尚庶幾也。行路者庶幾止息于柳蔭之下。比諸侯之告欲朝周也。上帝喻幽王也。蹈動也。言王心無恆變動也。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言初使我朝

則而求王室後必極其所欲以求我也彼甚如靑威王朝見而反爲所辱其此章末二句之謂與

有菀者柳不尚愒欺例反焉上帝甚蹈無自瘵側界反叶子例反焉

俾予靖之後予邁叶力制反焉

愒猶息也或曰偈猶憩也息久爲憩瘵病也暱近之則受辱而病矣邁過也蓋極所欲以求我則過其分也

有鳥高飛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

之居以凶矜

傅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雖高飛亦至于天耳已不若王心之莫測也故以爲比于何其臻言不知所至也蓋其所爲予極予邁者如此矜憐也又言予何能靖之乎徒以居凶矜之地耳此其所以不敢朝周而自暱自瘵也結前二章意

菀柳三章章六句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

所望音亡

賦也下四章同○幽王之時國亂民散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故傷之而作此詩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

彼都人士臺笠音立緇側其反撮七活反彼君子女綢直留反直如

髮叶方月反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承首章美都人士之裘而及其冠役因都人士而及其女子臺夫須也緇撮緇布冠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綢密也綢直如髮言其儀容密直如髮之美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

心苑於物反結

琇美石以美石爲瑱也吉讀爲姞尹氏姞氏周之婚姻舊姓也承前章美都人士之衣冠而及其充耳之飾又言其女子之族姓如此也苑猶屈也積也苑結則不說之甚矣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勅邁反我

不見兮言從之邁

厲垂帶貌卷髮鬢旁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爲飾也蠆螫蟲尾末揵然似髮曲上者承首章又美都人士女子而及其帶與其髮之美也邁行也言從之邁則匪但心之不說苑結而已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音餘我不見兮云

何盱香俱反矣

承前章而言旟揚也帶則有餘髮則有旟蓋其儀容自然閒雅不假修飾如此盱望也云何盱者言其卒不可見也此終全篇之意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弓六反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下三章同○幽王之時民多怨曠其婦人傷之而作此詩自旦及食時曰終朝綠王芻兩手曰匊局卷也言其終不成采以見其憂傷之意也

終朝采藍盧談反不盈一襜尺占反叶都甘反五日爲期六日不詹音占叶都甘反

藍，染草也。采綠又采藍，賦不一事，以見其時之遙也。衣蔽前謂之襜，卽蔽膝也。五日、六日，謂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詹、瞻同。此上二章，言已之不見君子而憂思如此。

之子于狩，尺救反 言韔敕亮反 其弓。叶姑宏反 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之子，謂君子。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往狩，則已爲之韔其弓；往釣，則已爲之綸其繩。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其釣維何？維魴音房 及鱮。音敘 維魴及鱮，薄言觀者。叶掌與反

言欲觀其釣，則狩可知。末二章又設言君子旣歸之事，以見其思念之益切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芃芃蒲東反 黍苗，陰雨膏去聲 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去聲 之。

興也。○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從役者賦其事，作此詩。首章言其初往役之事也。芃芃，長大貌。陰雨之膏黍苗，興召伯之勞役士也。悠悠，遠行意。

我任音王 我輦，力展反 我車我牛。叶魚其反 我行旣集，蓋云歸哉。叶將黎反

賦也。下三章同。○此下四章，言今畢役而歸之事。任，負任者。輦，人輓車也。牛，駕大車者。集，成也。任輦車牛，皆言役事。起下第四章肅肅謝功意。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旣集，蓋云歸處。

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徒御師旅，皆言役衆。起下章烈烈征師意。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承前二章而言。謝，邑名，申伯所封國。朱子云：在鄧州信陽軍，蓋卽爲揚水之戍者，平王母家申侯國也。申伯封于宣王時，蓋申侯之先與？昔嘗居王畿。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原隰旣平，泉流旣淸。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末章終美召伯之功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淸。

黍苗五章，章四句

此篇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今不列大雅而列于小雅，說見後詩文問。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 旣見君子，其樂音洛 如何。

興也。下二章同。○此天子燕飮賓客之詩。隰，下溼之地，宜桑者。阿，美貌。難，盛貌。隰桑阿難，興君子燕飮之樂也。君子，謂賓客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旣見君子，云何不樂。

沃，光澤貌。有沃，則其盛益可知。云何不樂，復反言以申明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叶于交反 旣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幽，黑色也，又光澤之盛者。膠，固也。德音孔膠，言君子之與己相得如此。此申前二章旣見而樂之意。或曰：膠亦黑色，與首句借應爲興義。

心乎愛叶許旣反 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何同。謂，猶告也。言旣心誠愛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若但藏之于心，則將何日忘之耶？又承前章言其德音孔膠者如此。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 菅音姦 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下七章同。○幽王寵褒姒，廢申后，故申后自傷而作此詩。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菅與白茅猶物相須，此之子與已之不若也。之子斥幽王。俾，使也。我，申后自我。首章言已被疏之事。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莫侯反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英英，雲貌。白雲上騰，露或散而下降。步，行也。天步猶言天運。猶，圖也。天運艱難，之子不圖而棄已如此，則不如白雲之露菅茅矣，故以為比。此章承首章以起下四章。

滮符彪反 池北流，浸彼稻田。叶地因反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滮，流貌。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小水微流，尚能浸灌，比王之尊大，寵澤宜遍，是以嘯歌傷懷而念之也。此承前章，復望其圖之如此。

樵慈焦反 彼桑薪，卬五剛反 烘火東反 于煁。市林反 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卬，我。烘，燎也。煁，無釜之竈，可燎不可烹飪者。桑薪宜以烹飪，今但為燎煁而已。比碩后之尊，反見卑賤也。又承前章，申言其不圖如此，此碩人之所以勞我心也。

鼓鐘于宮，聲聞去聲 于外。念子懆懆，七倒反 視我邁邁。

懆懆，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鐘在宮，聲達于外，此言感應之理有固然者。今我之憂如此，而反不顧，何哉？此深怪其不圖之饒。

有鶖音秋 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鶖，禿鶖也。梁，魚梁也。鶖鶴皆以魚為食，然鶴貴于鶖。今鶖在梁而鶴在林，比幽王之進褒姒而黜已也。又言其不圖如此。此上四章旨一意，而反覆言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今之子不然，而二三其德，故以為比。此其所以棄已而不圖也。

有扁補典反 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都禮反叶齊移反

扁，卑貌。石卑則履者亦卑，以比妾之賤則賤。俾，使。疷，病也。此結首章之意。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去聲 之食音嗣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叶子利反

興也。下二章同。○幽王之時，大臣不恤其下，賢人微賤勞苦，思有所託而作此詩。緜蠻，鳥聲。阿，曲阿也。止於邱阿，與已之不得其所，曾黃鳥之不若也。道遠勞苦，自嘆其所為如此。此賢者蓋嘗遠役於外，故有是言。與飲之食之以下，又望人之有以恤之也。後車，副車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隅，角也。邱隅比邱阿，地稍隘矣。憚，畏也。趨，疾行也。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道之云遠故也。承首章而言，末章意同。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側，旁也。邱側則又隘矣。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因前章但云趨，末復言其至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幡幡音翻 瓠葉，采之亨叶鋪郎反 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下三章同○此亦天子燕飲賓客之詩燔燔瓠葉
親瓠葉薄物而賦之者主人之謙辭非謂但以此享賓
也下三章
兔首義同

有兔斯首炮白交反之燔音煩之君子有酒酌言獻叶虛言反之

言兔曰首猶數魚以尾亦薄物也毛曰炮加火曰燔既
炮又燔者鄭氏云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
乾者燔之醉新殺也柔殺已多日刳截而未乾也乾謂
腊也蓋瓠葉惟采亨即可用而治兔之宜匪一故此篇
言瓠葉惟一章而言
兔則分數章為義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音隻叶陟略反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反之

炕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
以炙之也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叶蒲侯反之君子有酒酌言醻市周反之

醻導飲也凡飲酒之禮先酌後獻酢大之
醻又次之故此篇仮其序而言之如此。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士銜反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賦也下二章同○幽王之末東國背叛命帥往征之從
役者自傷而作此詩漸漸高峻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音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又言其險也曷何沒盡也蓋勞
苦之甚而望其行路之盡也不遑出言但知深入而不
暇謀出所以不遑
朝夕責為此故耳。

有豕白蹢音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郎反沱徒何反矣武人東征不遑他音拖矣

蹢蹢豕蹄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畢將
雨之驗也前二章言其道路之險末章復言其時之艱
如此以見其
從役之勞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音條之華音花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比也下章同○幽王之末歲多饑饉民不樂其生而作
此詩苕陵苕也一名紫葳蔓生附喬木上其華紫赤色將
落則黃芸黃盛也苕華雖
盛其榮不久故以為比。

苕之華其葉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青青盛貌如此謂如下章所云此
章承首章而自言其憂傷之意也。

牂子桑反羊墳扶雲反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飽叶補苟反

賦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笱也羊瘠則首大罶中無
魚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蓋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
此此其所以不如無
生而憂傷之甚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戶郎反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下章同○幽王之末周室將亡征役不息國人傷
之而作此詩草衰則黃與征夫之勞瘁也將亦行也

何草不玄叶胡勻反何人不矜古頑反叶從本音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玄赤黑色之既黃而玄則又甚矣無

妻曰矜獨爲匪民起下二章意

匪兕徐履反匪虎率彼曠野叶上與反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叶後五反

賦也首句亦有比義○承前章以兕虎自比所謂匪民也率循曠空也

有芃音蓬者狐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行彼周道

比也○承前章又以狐獸自比芃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周路也觀苕之華何草不黃二篇幽王之民遇亂離之世而愁苦如此信可哀矣國欲不亡得乎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朱氏克升云自菀柳至此其詩多似風體雅降爲風屢亦有其漸與按朱氏說得之但前谷風以下雅詩亦兼有風義不雅體格之但類也說見詩次問

小雅下四十四篇二百三十五章一千五百六句

詩益卷之五終

詩益卷之六

金壇後學劉

大雅上

說見小雅

文王在上於音烏下同昭于天叶鐵因反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上紙反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羽巳反

賦也下六章同○此篇周公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首章先美文王之受天命也在上者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也於嘆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豈不時也陟升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者言文王之神升降皆在上帝左右以保佑之此有周之所以顯帝命之所以時所謂在上而昭明者如此蓋周之有天下雖在武王之世而實本於文王故篇內所稱皆歸美文王之辭乃推本之意也

亹亹音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亹亹勉也文王曰勉勉者蓋生安之聖人未嘗一日忘憂勤惕勵之意所謂望道而未之見者文王之德如此也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維也言上帝敷錫周室使文王之子孫本有天下也本宗子支庶子也百世者宗子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也不顯義同首章亦世者亦言其世有顯德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子禮反多士文王以寧

猶謀也翼翼敬也思語辭皇美楨榦也濟濟多貌前章及此言文王子孫之盛而其國之多賢士如此蓋推文

王之德有以致之此
其所以受命之實也。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反）熙敬止假（古雅反）哉天命有商孫子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叶蒲北反）

此下二章承前二章遂言周受命代商之事。故復美文
王之德以推本之。穆穆深遠意。緝續熙明也。止語辭。言
文王之德常緝續光明而不已其敬所謂勉勉者
如此。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于億言衆也。侯維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古亂反）將于京（叶居良反）厥作
祼將常服黼（音甫）冔（況甫反）王之藎（才刃反）臣無念爾祖

殷士商子孫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亦言其德如此。祼
灌鬯也。將行也。京，京師也。祼將于京，助祭于周也。黼黻
裳，冔，殷冠。蓋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時王不變其禮服亦
所以為戒也。王成王也。藎，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
已也。不敢斥言王故呼其藎臣告之。無念，猶云豈得無
念也。爾祖，文王也。此上二章以殷士與商之孫子對舉
周士與文王孫子言之。
起下章宜鑒于殷意。

無念爾祖聿（於筆反）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筆力反）殷之
未喪（息浪反）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以豉反）

此章至末皆戒成王之辭。聿，發語辭。永，
長。配，對也。宗，駿，大也。不易，言難保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叶姑弘反）宣昭義問有（音又）虞殷自天（叶鐵因反）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初尤反）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芳尤反）

遏，絕。宣，布。義，善。問，聞。有，又通。虞，度
也。虞殷自天者，度殷之廢興而考之于天也。載，事也。無
聲無臭言不可測度也。儀，象。刑，法。孚，信也。言能取法文
王則萬邦起而信之矣。此上二章戒成王鑒殷之亡而
法文王則有以長
保天命而弗失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呂氏春秋引此篇云周公所作。今從之。大明以下舊
註並云周公戒成王。義亦可通。但小序毛傳鄭箋未
有明說。今恐其間或有非公作者不
能盡質也。故竝闕之。說見後詩表。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羊反）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以豉反）維王
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燮反）四方

賦也。下七章同。○此篇述王季大任文王大姒之德及
武王受命之事以戒成王。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
也。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先總
下七章意。忱，信也。天位，天子之位。殷適，殷之適嗣，謂殷
紂也。挾，有也。末二句起後武王伐殷事，以戒成王。前
篇戒王意在後，此篇首章先言之，其用意各不同云。

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賓反）于京（叶居良反）
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戶郎反）大任（音泰）有身生此文王

此章美王季大任之德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
殷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身，懷孕也。乃及王季維
德之行，所以並美王季大任之德者如此。舊
解謂此詩惟美文王武王之德，其義偏矣。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筆力反）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

此下四章承前章美文王大姒之德也。聿，語
辭。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
之涘（音士）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
嘉美也，大邦莘國也，子大姒也，
大邦有子俔(牽遍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反)于渭造舟
為梁不顯其光
俔磬也，譬天之妹，美而尊之之辭，亦言大姒之德如此，
文禮，祥吉也，文定厥祥者，卜行婚禮以定其祥也，造作
梁橋也，造舟為梁，即
今之浮橋，不顯顯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居良反)纘(子管反)女維莘長(丁丈)
子維行(叶戶郎反)篤生武王保右(音佑)命爾燮伐大商
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嫁，篤厚，右助，燮和
也，朱氏一齊曰，有大任為之舟，又有大姒為之婦，故謂
之纘，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于前，復生武王于後
故謂之篤，言天命之匪懈也，其伐商也，上以順乎天，下
以應乎人，故謂之燮，言其無憾德也，此上四章前敍事
專美文王之德，後三章述文王娶大姒之事，亦所以美
大姒之德也，此章末及
武王伐商事，以起下章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音汝)無
貳爾心
此章至末言武王伐商有天下之事以終首章意也，如
林言衆也，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貳疑也
爾謂武王，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者，
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音元)彭彭(叶鋪郎反)維師尚父時維鷹
揚涼(音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叶謨郎反)
洋洋廣大貌，檀堅木宜為車者，煌煌鮮明貌，駟馬白腹
曰騵，彭彭强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為大師號尚父也，時

是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也，肆
也縱，故今也，會朝會戰之旦，清明言大平也
自第二章至此，皆承篇首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二句之
意而言，凡美王季大任文王大姒武王之德，所謂明明
在下也，凡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又曰有
命自天，又曰上帝臨女，所謂赫赫在上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此篇名義見
小雅小旻篇
緜緜瓜瓞(音田節反)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反)漆(音七)古公亶(都但反)
父(音甫)陶(音桃)復(音福)陶穴未有家室
比也，○此篇追述大王遷岐及文王受命之事也，緜緜不
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至末而後大
比周人始生，其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首句總全篇
大意，民謂周人，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
號，亶父名，或曰字也，後追稱大王，陶窰竈也，復重窰也，
穴土室也，豳地近西戎苦寒，故其俗以窰竈土室為居
也，首章先言大王在豳時事如此，豳時復
陶穴未有家室二句，起後章築室意，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叶滿補反)率西水滸(音虎)至于岐下(叶後五反)爰
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下七章同，○已下六章皆言大王遷岐之事，此章
則言其初自豳至岐也，蓋大王時避狄難，故自豳遷于
岐，朝早，率循也，滸水厓，漆沮之側也，岐山名，
爰于也，姜女大王妃，聿語辭，胥相，宇宅也，
周原膴膴(音武)堇(音謹)荼如飴(音移)爰始爰謀(叶謨悲反)爰契(苦計反)我
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此章言大王至岐卜居之事，周地名，在岐山南，廣平曰
原，膴膴美貌，堇烏頭也，荼苦菜，飴餳也，物之苦者本

甘蓋周原土地之美如此契所以然火灼龜者周禮菙氏掌共燋契卽儀禮所謂楚焞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處曰契曰者既得吉兆而告其民之辭止居時是者此章築室言作民居下第五章俾立室家乃大王自作室皆應首章未有家室句意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 叶羽已反 迺疆迺理迺宣迺畝 叶滿彼反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叶上止反

此章言授田居民之事慰安止居也左右者東西列之也疆者其大界理者別其條理宣者宣布其田畝也自西徂東自西水滸往東之人也周遍也執事者各執其築室耕田之事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 叶古胡反 其繩則直縮 色六反 版以載 叶節力反 作廟翼翼

此下二章言作宗廟宮室之事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為直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翼翼嚴正也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故曰作廟翼翼蓋所重也

捄 音俱 之陾陾 音仍 度 待洛反 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 扶冰反 百堵 丁古反 皆興鼛 音皐 鼓弗勝 音升

捄盛土于器也陾陾衆也度投土于版也薨薨衆聲登登聲相應也屢謂牆之重復處削之使平直也馮馮牆堅聲五版為堵興起也鼛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者鼛鼓弗勝言民皆樂事勸功也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 苦浪反 叶苦郎反 迺立應門應門將將 七羊反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叶戶郎反

此章言立門社之事皋門郭門也伉高貌應門正門也將將嚴正也冢土大社也大王時作此二門及大社周有天下後遂為天子之制也戎大醜衆攸所也凡動國之大衆必有事于社而後行也

肆不殄 田典反 厥慍 紆問反 亦不隕 韻謹反 厥問柞 子六反 棫 音域 拔 蒲貝反 矣行道兌 吐外反 矣混 音昆 夷駾 徒對反 矣維其喙 音諱 矣

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慍怒隕墜也問聞通言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此謂大王時也柞櫟也棫白桵小木也亦叢生有刺拔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或曰拔去也兌通也始通道于柞棫之間也駾突喙息也蓋自大王遷岐之後生齒漸繁疆上日擴混夷畏之奔突竄伏惟其喙息而已此乃言文王之時以起下章

虞芮 如銳反 質厥成文王蹶 居衛反 厥生予曰有疏附 叶上聲 予曰有先後 去聲叶下五反 予曰有奔奏 音走叶宗五反 予曰有禦侮

末章言文王受命之事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言來質其訟之平也蹶動也生生民也文王蹶厥生者文王自虞芮質成之後遂感動天下之生民而三分有其二也予詩人自予疏附自疏遠來歸附者先後謂前後輔佐之臣奔奏効力之士禦侮折衝武臣也蓋文王受命之實雖由盛德所致然亦唯有四臣之助而然故末詠歎而深美之亦所以戒成王也

緜九章章六句

毛傳曰虞芮爭田久而不平其君乃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已上三篇朱子曰周公立之樂官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國語又云兩君相見之樂說見後雅歌釋

芃芃薄紅反棫音域樸音卜薪之槱音酉之濟濟子禮反辟音璧王左右
趣叶此苟反之
興也○此篇美文王之德也芃芃盛貌棫樸叢生也槱積
也棫樸薪槱與文王之來也濟濟容貌盛也辟君也
君王謂文王左右文王
左右之臣也趣猶向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五歌反髦音毛士攸宜叶牛何反
賦也○半圭曰璋祭祀王祼用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
璋瓚峩峩盛壯也髦俊也所謂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者
加此蓋推舉祭祀一
端言之以例其餘也
淠匹世反彼涇舟烝徒楫音接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興也下章同○淠舟行貌涇水名烝衆楫櫂于往邁行
也往行者蓋謂出兵征伐時六師六軍也涇舟爲衆楫

詩經　卷十六　詩本傳　八

所楫與周王爲六師所歸也言六師者從天下也及文王
者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已上三章言天下之歸文王
者如此首二章言左右之臣此章逮及天下
之民亦推舉出師征伐時言之以見其餘耳
倬陟角反彼雲漢爲章于天叶鐵因反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倬大也雲漢天河也雲漢爲章于天與文王之化之美
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曰壽考遐與何同作人者變化
而鼓舞之也此章承前三章言天下
之歸文王由文王作人之化如此也
追對回反琢陟角反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比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章文章相質也追之琢
之則其文美矣金之玉之則其質良矣此言文王之德
也凡綱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末章又由文王
作人之化而推本其德如此以終全篇之意
棫樸五章章四句

瞻彼旱麓音鹿榛楛音戶濟濟子禮反豈音愷弟君子干祿豈弟
興也下二章同○此篇亦美文王之德也旱山名麓山
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荊而赤濟濟衆多也榛楛濟濟
興文王福祿之盛也豈弟樂易也君子謂文
王干求也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也
瑟彼玉瓚才旱反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叶呼攻反
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圭柄黃金勺青金爲外而朱其
中黃流鬯也瓚器不薦于褻味則知盛德必饗于厚
福也此以爲興攸所降下也以上二章美文王之獲福
祿者如此此篇末三章借言祭祀之事以美文王故此
章先舉其物爲興
以起後章之意
鳶悅宣反飛戾天叶鐵因反魚躍于淵叶一均反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鳶鴟屬戾至也遐何通此章承首二章言文王之獲福
祿由其作人之化如此與前篇第四章事相似焉之及

詩經　卷十六　詩本傳　九

天負之淮其亦以與
文王作人之化也
清酒既載叶節力反騂息營反牡既備叶蒲北反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此下二章承前第二章意因言祭祀
之事以美文王之獲福也載在尊也備具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力召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反矣
興也下章同○瑟茂密貌燎爨也勞慰勞也神之勞
君子猶柞棫之燎于民皆必然之理耳故以爲興
莫莫葛藟力軌反施以豉反于條枚叶莫回反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末章終美文王獲福之道以卒首章之意莫莫盛貌葛
藟之施條枚與福祿之歸文王也回邪也豈弟君子求
福不回所謂干
祿豈弟者如此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側皆反）大任（音泰）文王之母（莫後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音阜）
大（上同）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叶尼心反）

賦也。下四章同。○此亦美文王之詩。思，語辭。齊，莊敬也。媚，愛也。周姜，大王妃大姜也。京，周京也。謂之京室之婦者，稱其貴也。百，言大任之德如此，嗣續徽美也。百男，舉其成數言多也。末二句又美大姒之德也。○此章詩意，蓋歸重美大姒。上文推本大任，所以明大姒之能繼其緒，以起下章刑于寡妻意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魚據反）于家邦（叶卜工反）

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罔怨罔恫者，鬼神歆之也。言此以起下章肅肅在廟意。刑，儀法也。寡妻，猶云寡小君。御，治也。刑于寡妻以下，又起下章雝雝在宮意，皆所以美文王之德也。由此章起之首章美大姒詩，蓋為此章意而發耳。

雝雝（於容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音亦）亦保（叶音堡）

此下二章承前章美文王之德之意而極言之。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射，厭。保，猶守也。言雖幽隱亦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蓋其德之純而不已者如此。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反）不瑕（二句無韻未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四夷及民之禍。殄，絕也。烈，光。假，大。瑕，缺也。言其德之光大，無有疵缺也。聞，前聞也。式，法也。蓋事雖無所前聞者，皆合于法，則雖無有諫諍之者，亦入于善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音亦）譽髦斯士（末章無韻未詳）

末章又美文王作人之化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人，謂文王。譽，名。髦，俊也。言今此士皆有譽于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美文王曰古之人，亦猶後王之辭。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各反）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叶胡郭反）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待洛反）上帝耆之憎（音增）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叶達各反）

賦也。下七章同。○此詩述大王大伯王季之德，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皇，大也。赫，威明也。監，觀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四國，四方之國。究，尋。度，謀。耆，致也。憎，增式，用廓大也。言上帝所欲致其命者，則增益之，用廓大其疆土也。此，謂岐周與宅，與大王為居宅也。

作之屏（必領反）之其菑（音緇）其翳（於計反）修之平之其灌其栵（音例）啟之辟（婢亦反）之其檉（勑丁反）其椐（羌居反叶紀慮反）攘之剔（他歷反）之其檿（烏簟反）其柘（章夜反叶都故反）帝遷明德串（古患反）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作，拔起也。屏，去之也。木立死曰菑，自斃曰翳。修、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栵，行生者。啟、辟，芟除也。檉，河柳，似楊，赤色，生河邊。椐，樻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為弓幹，又可蠶。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于昆夷。大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也。帝，上帝。明德，謂大王也。串夷，即昆夷。載路，謂滿路而去，言遠遁也。配，賢妃也。蓋謂大姜。或曰：厥配，猶下章曰作對，謂大伯王季也。此上二章，言大王遷岐之事如此。

帝省(音井)其山柞棫斯拔(蒲貝反)松柏斯兌(徒外反)帝作邦作
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叶羽已反)則友其兄(叶虛
王反)則篤其慶(祛羊反)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叶平聲)奄有四方
此下二章美大伯王季之德也。山脈周之山，拔兌見緜
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達也。封猶富也。作對者
擇可當此國之人以君之也。大伯，大王長子。王季，大王
少子。大伯見王季生文王，知天命有在，遂適吳不返，及
大王歿而傳國王季。善兄弟曰友。因心者，自然而無待
勉強也。兄謂大伯。篤，厚。載，則也。言厚周家之慶而與其
兄以讓德之光也。不言大伯讓王季而言王季之友愛
其兄如此，復云載錫之光者，所以深美王季也。奄，忽也，
遂也。受祿無喪，奄有
四方，蓋謂文武時。
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反)其心貊(武伯反)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

克類克長(上聲)克君王(于況反)此大邦克順克比(必里反)比(去聲)于
文王其德靡悔(叶虎洧反)既受帝祉(音恥)施(以豉反)于孫子
度其心者，使其心能度物制義也。德音，有盛德之聲聞
須問莫嘗也。蓋其盛德著于人而無非聞之言，莫然清
靜也。克，能也。察是非曰明。分善惡曰類。長謂教誨之。君
謂統理之。順，服從也。比，親附也。君長以上之治下言。順
比以下之事上言。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王
于文王其德靡悔，盛之至也。祉，福。施，延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音院)無然歆羨(叶發面反)誕先登于岸密人
不恭敢距大邦(叶卜工反)侵阮(魚宛反)徂共(音恭)王赫斯怒(叶暖五反)爰
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以篤周祜(音戶)以對于天下(叶後五反)
此下二章言文王伐密之事。無然，猶言不可如此。畔，離
畔也。援，攀援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皆違道循私之

意。言登岸，道之極至處。將言伐密，而先美文王之
德如此，以明文王之所為皆合乎王道，而非有所私。故
其伐密非得已也。密，密須氏，姞姓國。大邦，周也。阮，亦國
名。徂，往也。共，阮國地名。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謂密
師往共者。祜，
福。對，答也。
依其在京(叶居良反)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
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叶徒何反)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依，安也。京，周京也。帥師按境曰侵，蓋出其不意之謂。言
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
而出以侵密也。矢，陳也。岡陵與泉皆曰我者，以文王伐
密而密人即服，則彼國境內皆吾疆土，無有陳兵向距
我者。此見文王之德，有以深服乎人，而實非有所利乎
密也。鮮，善。將，側，方，猶也。度其鮮原以下，遂言文王徙都
程邑之事。董氏曰：其者，指密而言。以既拔之文
王所徙都之程邑，蓋在密國之封境，與詩見後詩類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上聲)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古侯反)
援(音袁)與爾臨衝(昌容反)以伐崇墉(音庸)
此下二章言文王伐崇之事也。故又曰帝謂文王，以推
本之。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諸夏也。革，變革
也。則，法也。言文王不夸大其聲色，為諸夏之長，以變革
天命者，無有知識者然而自能順帝之法則也。不長夏
以革，乃其不大聲色之實。不識不知，言其無意。天命加
此，亦與謂無知識也。將言伐崇，而又先美文王之德，亦
見其討罪而無私，與前章同意也。仇方，仇國，謂崇也。兄
弟，與國也。鉤援，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所謂雲梯也。臨，
臨車，在上臨下者。衝，衝車，從旁
衝突者。皆攻城之具。墉，城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音信）攸馘（古獲反）安安是類是禡（馬嫁反叶滿補反）是致是附（叶上聲）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音弗）崇墉仡仡（魚乙反）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之狀攸所也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也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此謂初伐崇時彼文徐戰將以致之使來附而全之耳茀茀強盛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此謂崇終不服然後以強兵伐之而滅其國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即此章之謂也夏源輔氏曰是致是附仁也是絕是忽義也仁以附之天下畏之而不敢侮義以絕之天下從之而不敢拂非文王與天同德者其孰能之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史記崇侯虎譖西伯于紂紂囚西伯羑里西伯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獻紂紂乃赦西伯賜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居力反）庶民子來（叶六直反）

賦也下三章同○此篇述文王作靈臺辟廱之事首章美其始作靈臺也經度也臺曰靈者以其易成有如神靈助之故曰靈臺下靈囿靈沼同再言經者度其基址營者表其位處也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經始勿亟文王勞民而戒之之辭子來者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凡諸侯皆有之但靈臺之名起于文王周有天下後遂用為天子之制耳下辟廱義同

王在靈囿麀（音憂）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戶角反）王在靈沼（叶音灼）於（音烏）牣（音刃）魚躍

此章言作靈囿靈沼之事蓋靈臺之下有囿沼靈臺成則囿沼亦從矣域養禽獸曰囿麀牝鹿也伏者安其處不驚擾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沼池也於歎美辭牣滿也首章靈臺言始作不言王在此章靈沼言王在不言始作者皆互文也

虡（音巨）業維樅（七凶反）賁（符云反）鼓維鏞（音庸）於（音烏）論（平聲）鼓鐘於樂（音洛）辟（音璧）廱（音雍）

此下二章言文王奏樂辟廱之事也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栒上大板也樅崇牙也設業上所以懸鐘磬者維猶與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奏樂言鐘鼓者舉其大端耳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璧通廱澤也辟廱天子之學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此亦文王始作辟廱而奏樂其中故與靈臺靈囿靈沼連及之蓋其作或同時否則或以其並為文王創制故兼咏之耳辟廱但言奏樂不言始作與王在者連上二章為義亦互文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徒河反）鼓逢逢（薄紅反）矇（音蒙）瞍（音叟）奏公

鼉似蜥蜴皮可冒鼓逢逢和也上文兼言鐘鼓末但云鼓者舉此以例彼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謂作樂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居良反）

賦也下五章同○此篇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德以戒後王也下武二字義未詳或曰下在下也對下文在天言之武武王也下武維周言下有武王實述周室後哲君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旣沒而其神在天也王亦謂武王

配對也京鎬京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叶孚尤反

世德先世之德作求者作爲而求繼之也永長配答也命天命也成王之孚成王者之信于天下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式則皆法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叶蒲北反

媚愛也一人謂武王侯維也應侯順德言天下愛之以順其德所謂下土之式也服者服事也又言武王孝思昭著有可照嗣之事所謂孝思維則也已上四章皆相承而言以美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德也此章末又起下二章意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音戶

此下二章皆戒後王之辭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許猶所也來許猶云來世也繩繼武迹也祖武兼三后武王言之蓋戒成王之詩或曰此戒康王之詩祖武蓋謂武王也然詩曰成王之孚若作于康王之世則與成王各謚相混矣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賀朝貢也遐何通不遐何者猶云何不也佐助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朱子云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爲康王以後之詩然殃文意宜如舊說今從之

文王有聲遹 尹橘反 駿 音峻 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賦也下七章同○此篇述文王作豐武王遷鎬之事遹蓋與聿通發語辭駿大也聲聲問也寧安也成成功也烝君也言文王欲求天下之安而觀其成功信乎其克君也已下章伐崇作豐意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武功伐崇之功也事見皇矣篇豐即崇國地又曰文王烝哉反覆歎美之辭下數章同

築城伊淢 音洫 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 叶許六反 王后烝哉

淢洫同成溝也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深廣各八尺[illegible]之築城其大小適與成洫相當蓋小于天子大于諸侯之制匹猶配也城與洫相當猶文王作豐亦以配其先人之功也棘急也匪棘其欲聿追來孝者言非以急已之欲但追遠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王后亦謂文王

王公伊濯 直角反 維豐之垣 音袁 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叶胡田反 王后烝哉

公功也濯著明也同來歸也王后維翰言四方諸侯之固成以文王爲楨榦也此上四章言文王作豐之事如此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豐水東北流經豐邑東入渭注于河績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謂武王也變王后言皇王者所以別文王也辟

君也。此言武王居豐未作鎬京時，以起下章。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叶蒲北反）皇王烝哉。

鎬京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鎬京曰辟廱者，京師首善之區，而學校乃王化之本也，故特言之。辟廱說見前篇。無思不服，心服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叶居良反）維龜正之，（叶諸盈反）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考，稽。宅，居。正，決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也。翼，猶庇也。借言豐水有芑，以明武王非不願有事于豐也，但欲以善謀貽其子孫而安庇之，故不得不遷耳。此上四章美武王遷鎬之事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叶魚倫反）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許金反）攸介攸止，載震載夙，（叶相即反）載生載育，（叶日遏反）時維后稷。

賦也。下七章同。○周制，郊祀后稷以配天，故因郊祀以推本后稷之德，而作此詩。首六章美后稷之德也，末二章乃因郊祀之事，而推本之。民，人也。生民，謂周人始生也。時，是也。姜嫄，炎帝之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爲高辛氏世妃。精意以享曰禋。祀，祀郊禖也。古者立郊禖，蓋祭天于郊，以先媒配之。玄鳥至之日，祀之。變媒言禖，神之也。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歆，動也。蓋姜嫄祀郊禖時，見巨人迹，而履之，敏拇歆動，如有人道之感也。介，止。見小雅甫田篇。攸，所。載，則。震，娠。夙，早。育，養也。言姜嫄于所介所止之處，遂後娠有身，以生育后稷也。朱子曰：此篇巨迹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于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于犬羊；蛟龍之生，異于魚鱉。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于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敕宅反）不副，（孚逼反）無菑（音災）無害，（叶音遏）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發語辭。彌，終也。謂終十月之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故以爲比。坼、副，皆裂也。凡人之生，必坼副菑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后稷不然，言其墨異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云徒然，言無人道而生子也。

誕寘之隘（於懈反）巷，牛羊腓（符非反）字（與翼爲韻）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敷救反）翼（叶音異）之。鳥乃去矣，后稷呱（音孤，叶去聲）矣。實覃（徒南反）實訏，（音吁，叶去聲）厥聲載路。

寘，置也。姜嫄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隘，狹。腓，芘。字，育。會，值也。言值人伐木而收之也。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呱，啼聲。覃，長。訏，大。載，滿也。于是姜嫄始收養之。蓋以其先嘗棄之，故名爲棄也。凡言實者，猶云其實則然。此上三章，言后稷始生時事如此。首章巨迹之說，以此章之義證之，其事益信。蓋使后稷生時，未有怪異之迹，姜嫄不宜棄之隘巷平林寒冰，而名爲棄也。

誕實匍（音蒲）匐，（蒲北反）克岐克嶷，（魚極反）以就口食。蓺（魚世反）之荏（而甚反）菽，（音叔）荏菽旆旆，（蒲貝反）禾役穟穟，（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反）瓜

瓞田節反　唪唪布孔反

此下三章言后稷教稼之事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其樹也。荏菽，大豆也。旆旆，枝旟揚起也。役，列也。穟穟，苗美好貌。幪幪，茂密貌。唪唪，多實也。言后稷少時習于稼穡如此。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反之道叶徒口反。茀音弗厥豐草叶此苟反，種去聲之黃茂叶莫口反。實方實苞叶補苟反，實種上聲實褎叶徐久反，實發實秀叶思久反，實堅實好叶許口反，實穎營井反實栗，即有邰他來反家室。

相，助也。言助民而教之也。茀，治去也。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未拆者，種而可爲穫者。褎，漸長也。發，盡發也。秀，始秀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栗，不秕也。此言后稷教民稼穡之事。邰，后稷之母家，即言邰家室者，堯以其有功于民，而封于邰，使主姜嫄之祀也。

卷六　詩本傳

誕降嘉種上聲，維秬音巨維秠孚鄙反，維穈音門維芑音起。恆之秬秠，是穫是畝叶滿洧反；恆之穈芑，是任音壬是負叶扶委反，以歸肇祀。

降嘉種者，后稷降于民也。書曰稷降播種。秬，黑黍。秠，黑黍一稃二米者。穈，赤粱粟。芑，白粱粟。又言后稷稼穡之美如此。恆，徧種之也。穫而棲之於畝也。任，肩任。負，背負也。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皆互文耳。肇，始也。后稷初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末句起下二章意。

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反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所留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禮反以軷蒲末反。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叶音雪。

此下二章言今郊祀之事也。我祀，即謂今郊祀。揄，抒臼也。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此謂郊祀之黍稷也。惟，思惟也。載謀載惟者，謂謀惟其祀事，如下文所云也。蓋上文並言黍稷，而下文特更端陳之，故復明此以起其義。蕭，蒿也。脂，膟也。所謂特也。言取蕭者爲祭燔也。膟，求郊祀時取蕭與膟膋合而焚之，使臭達牆屋也。羝，牡羊。軷，行祭也。將往郊祀，先行軷祭。言取羝者爲祭軷也。燔，傅諸火也。烈，貫之而加于火也。此又備郊祀從獻之物，以上四者皆言郊祀時備物之事如此。嗣歲，來歲也。郊祀在冬至日，周制十一月爲歲首，故曰以興嗣歲也。此章言黍稷特詳，言牲羣者，以前數章述后稷教稼之事，故獨詳黍稷耳。

卬五郎反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許金反。胡臭亶時叶上止反。后稷肇祀，庶無罪悔叶呼委反，以迄許乞反于今。

承前章而言。卬，我也。木曰豆，以薦菹醢。瓦曰登，以薦大羹。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臭，香。亶，誠。迄，至也。言創始馨香之薦，誠得其時如此哉。蓋自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至于今耳。此應前第六章末句意以結至篇。凡祭祀黍稷盛于簠簋，膟烈盛于從獻俎。前章言黍稷膟烈，此章不言簠簋與俎而言豆登者，舉凜之辭耳。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此篇末二章傳解從毛鄭氏義，詳役詩辨。朱子曰：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與。今說見小大雅表。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反。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興也。○此祭畢燕其兄弟宗族之詩。敦，聚貌。勾萌時行道也。勿，戒止辭。苞，甲而未拆者。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行葦勿踐履，興兄弟之不可疏遠也。戚戚，親也。具，俱也。爾，邇通。肆，陳也。首章先言其所以燕飲之意。如

此肆筵設席（叶詳勺反）授几有緝御（叶魚駕反）或獻或酢（叶才洛反）洗爵奠斝（古雅反叶居訝反）醓（他感反）醢以薦（叶即略反）或燔或炙（叶陟略反）嘉殽脾（婢支反）臄（其略反）或歌或咢（五洛反）

賦也下二章同○此章承首章遂言燕飲之事設席重席也緝續御侍也獻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曰奠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醓醢之多汁者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比於琴瑟曰歌徒擊鼓曰咢

敦（音雕）弓既堅（叶古因反）四鍭（音侯）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叶下珍反）敦弓既句（古豆反）既挾（子協反）四鍭四鍭如樹（叶上主反）序賓以不

侮

此章言既燕而射之事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堅猶勁也鍭金鏃翦羽矢也鈞參亭也謂參分之一在前二在後輕重得其平也舍發矢也均皆中也賢謂多中也投壺曰某賢于某若干純兄弟亦稱賓者蓋既行燕射之禮雖同姓亦有賓主之道也句謂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个既挾四矢則徧釋矣如樹貫革而堅正也不侮敬也儀禮燕射二者事每相因故欲行射禮先行燕禮今據此篇之義蓋祭畢而燕亦或行射禮與說詳後

詩說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如主反）酌以大斗（叶腫庾反）以祈黃耇（叶果五反）黃耇台（湯來反）背（叶必墨反）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末章復因燕飲而爲頌禱之辭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稱之醹厚也大斗柄長三尺祈求也黃耇老人也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引導翼輔也凡與燕者皆相與導輔而頌禱也祺吉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下七章同○此天子祭畢燕其父兄宗族而父兄宗族頌美之之詩飽謂飽其殽也言飽德者美辭也德恩惠也君子指天子介景皆大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叶謨郎反）

賦也將行也奉持而進之意爾殽既將所以飽德也昭明猶光輝言其受福之大而又有光輝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尺六反）公尸嘉告（姑沃反）

融明之盛也朗虛明也令終善終也俶始也公尸君尸也或曰祭于先公稱曰公尸說見小雅嘉告者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公尸嘉告句起下五章意蓋此篇首三章皆父兄自爲頌禱之辭後五章則假祭祀嘏辭以美之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叶居何反）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叶牛何反）

朋友指賓客助祭者攝檢也自此至終篇皆尸告之辭以申前章令終之意

威儀孔時（叶上止反）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孝子主人嗣子也儀禮祭祀將終有嗣子舉奠匱竭也言其孝思誠而不竭也類似也蓋子既生孫孫又生子其德皆相似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苦本反叶苦僕反）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音孕）

壺宮中巷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永錫祚胤句又起末二章意。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景命大命也。僕附也。言將使爾有子孫，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也。此章申前章祚字之意。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賢妃也。從隨也。既予以賢妃，而復生賢子孫也。此章申前章胤字之意。所謂令終者如此。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音扶）鷖（於雞反）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興也。下四章同。○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詩。鳧水鳥如鴨者。鷖鷗也。涇水名。鳧鷖在涇，興公尸之來燕也。寧安也。爾謂天子。馨香之遠聞者。

鳧鷖在沙（叶桑何反）公尸來燕來宜（叶牛何反）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叶居何反）公尸燕飲福祿來為（叶胡何反）

沙即謂涇水旁之沙地也。下渚潨亹義同。宜猶善也。惟其安之，故宜之也。酒則清湑而又多，殽則馨香而又美，皆進而益加之辭。為猶助也。蓋福祿惟得其助而後成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息汝反）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叶後五反）

渚水中高地也。處猶止也。安之宜之，是以處之。湑酒之泲者。酒曰湑，殽曰脯，言其物也。下降也。福祿來下，本其來成來為之初而言也。

鳧鷖在潨（在公反）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叶乎攻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潨水會也。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來燕來宗，既燕于宗，推言其燕飲之禮如此。崇者積而高大也。福祿來崇，則又永前三章末句之意而極言之。

鳧鷖在亹（音門）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叶居銀反）

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熏熏和悅也。說文作醺，醉也。此言燕飲將終之意。欣欣樂也。芬芬馨之至也。末復形容其殽物之盛，而卒頌美之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同嘉）樂（音洛）君子（叶音則）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叶鐵因反）保右（音又）命（叶彌并反）之自天申之

賦也。下三章同。○此亦祭畢燕飲，父兄宗族頌美之之詩。嘉美也。君子，天子也。人謂在位者。保安右助申重也。言其命之無已也。此章首美君子之德，著其所以受祿之由。末三句起下三章意。

千祿百福（叶筆力反）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千億言多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穆穆皇皇以下，皆美其子孫之辭。君諸侯也。王天子也。嫡子為天子，支庶為諸侯。愆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此下三章皆承首章受祿于天以下三句之意而言。蓋君子之受

孫不但其身而及其子孫。所謂自天申之者如此。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反）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抑抑密也。德音德之譽聞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率由羣匹言羣臣皆服從其德也。自前章穆穆皇皇以下。及此章首二句。美子孫之令德也。率由羣匹。宜人也。四方之綱。宜民也。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並與首章義相對應。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叶羽已反）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叶佳買反）于位民之攸塈（許器反）

燕安也。朋友亦謂羣臣。媚愛。解倦也。塈息也。猶依也。此亦言其子孫宜人宜民之事也。與上章同意。

假樂四章章六句

行葦既醉鳧鷖假樂四篇與前後詩體不同。蓋爲祭祀燕飲樂歌作者。說已見小雅。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音侯）糧（音良）于橐（他洛反）于囊（乃郎反）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叶戶郎反）

賦也。下五章同。○召康公述公劉遷豳之事以戒成王。首章言其始遷之事也。篤厚也。言厚于民也。公劉后稷曾孫。居安。康寧也。匪居匪康。公劉在西戎未遷豳時如此。埸疆治其田畔也。積露積也。蓋經理其田疇使之既富且盈。然後爲遷都計也。餱食。糧糗也。裹餱糧爲行備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和也。思輯用光者。思以輯和其人民而光顯其國家也。戚斧。揚鉞也。承武器以防不測也。爰於。方始也。爰方啟行。言往豳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他安反）陟則在巘（魚蹇反叶魚軒反）復降在原何以舟（叶之遙反）之維玉及瑤（音遙）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容刀

此章承首章言公劉至豳相度民居之事。胥相也。相原野以授民居也。庶繁衆也。順安。宣徧也。既安且徧。言得其居也。巘山頂也。舟帶也。謂帶佩也。鞞刀鞘。琫刀鞘上飾。容刀容飾之刀。陟則在巘以下。復言公劉擇建國都之地。以記下章意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于民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音普）原迺陟南岡迺覯于京（叶居良反）京師之野（叶上與反）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此章言營都邑之事也。溥大也。前章既曰陟降原。此章又云瞻溥原陟南岡者。公劉將建都時。其所相擇者匪一地。故再見也。京高邱。師衆也。京師之名。蓋起于此。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

也。旅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上章既[illegible]宜定言民居。此章亦處處廬旅。言京師邑居宮室。

篤公劉于京斯依（叶於豈反）蹌蹌（七羊反）濟濟（子禮反）俾筵俾几既登乃依（同上）乃造（七報反）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音嗣）之飲（於鴆反）之君之宗之

此章言都邑既成而君臣燕飲之事也。依安也。蹌蹌濟濟。羣臣有威儀貌。俾使也。使人爲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依依几也。曹羣牧處也。牢養豕之所。豕爲殺。匏爲飲。儉以質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爲主也。此言燕飲之後而定經制以治其民。上則統於君。下則統於宗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息亮反）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叶多涓反）度（待洛反下同）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

居允荒

此章言授田定賦之事。溥，廣也。言豳之土地夾夷曠野，既廣且長也。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視陰陽者，視其向背寒煖之宜。觀流泉者，觀其灌溉之利也。于是民之田里治矣。三單者，大國三軍，單，盡也。周司徒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餘為羨卒。公劉民少，故其軍畢盡，無羨卒也。徹，治也。治其田畝所入，使出稅以為國用也。或曰周之徹法始此。其軍三單，定軍賦也。徹田為糧，立稅法也。山西曰夕陽。蓋向人日衆，故復度山西之田以廣之也。允，信。荒，大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叶古玩反涉渭為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叶羽已反夾其皇澗，遡其過澗。古禾反止旅迺密，芮如銳反鞫居六反之即。

末章又總其始終之事而美之。館，客舍也。公劉初至豳，未有宮室，故君于館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涉渭為亂，取材為舟以通來往也。厲，砥。鍛，鍛也。皆作宮室之器。此謂始至豳治邑居宮室時。止，居。基，定也。理，疆理也。蓋既定其居，遂疆理其田野也。有，衆有也。夾者，夾澗居之。遡，鄉也。鄉澗而居也。皇、過，二澗名。旅，衆也。芮，水名。芮當作汭。汭，水外也。即，就也。言即芮水之外居之，而密地益以廣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音迥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茲，可以饙音分叶甫云反饎。尺志反叶昌里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

興也。下二章同。○此亦召康公戒成王之詩。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饙，烝米一熟，以水沃之，再烝也。饎，酒食也。行潦可以饙饎，與君子之愛養斯民也。君子謂成王。傳曰：豈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音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濯，滌也。可以濯罍矣。下但饎饙而已。民之攸歸，言其德也。民之攸歸，則以其效言之。下章民之攸塈，其義同。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古愛反叶古氣反豈弟君子，民之攸塈。音戲

溉亦滌也。言凡濯溉皆然，則亦不止于濯罍而已。塈，息也。民既歸之，而皆獲其所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音權者阿，飄風自南。叶尼心反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賦也。下五章同。○召康公從成王游歌於阿之上，而作此詩戒之。卷，曲也。阿，大陵也。君子謂成王。矢，陳也。此章首叙其來，為全篇發端語也。

伴音判奐音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字由反矣。

伴奐、優游，皆閒暇意。休，息也。爾、君子，皆謂成王。俾，使。彌，終也。性者，天所命之理。彌性，猶言全其性也。似，嗣也。酋亦終也。言嗣續先君之事為有終也。自此章以下至第四章，皆勉其修德之意。

爾土宇昄音版章，亦孔之厚叶下主反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昄，大。章，明也。

爾受命長矣茀（音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茀祿皆福也。康安。純大也。凡士宇天祿皆言爾續先君之事。以申第二章末句意。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馮可為依。翼可為輔。孝者能事親者。德有得于已者。引導其前。翼相其左右也。此下二章又承前三章言所以修德之事。在于得賢人以為輔也。

顒顒（魚容反）卬卬（五剛反）如圭如璋令聞（音問）令望（無方反）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顒顒卬卬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皆美其德之辭。蓋誠得賢人以自輔則其德之盛如此矣。

鳳皇于飛翽翽（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興也。下二章同。○此下四章又承前二章之意而推言之。以見賢人之所益者大而順王之進用之也。鳳皇靈鳥。雄曰鳳。雌曰皇。鳳皇所以與賢人也。翽翽羽聲。藹藹衆多也。吉士即謂馮翼孝德之屬。媚順愛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叶彌并反）媚于庶人

爰止。止于下也。傅于天則飛而上矣。取其在下之義以與媚天子。在上之義以與媚庶人。二章興義不同。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布孔反）萋萋（七西反）雝雝喈喈（音皆叶居奚反）

鳳皇非梧桐不棲。山東曰朝陽。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皇鳴之和也。此章與下末章意蓋喻國家之盛爾賢人和集之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叶唐何反）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車庶且多。馬閑且馳。足以待天下之賢者矣。言此以勉王也。遂歌蓋繼王而歌。猶書曰賡載歌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大雅上十八篇一百十四章七百三十三句

卷之六終

詩益卷之七

全堦後學劉始興字子彥一字韶江集補

大雅下

民亦勞止汔許乞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居毀反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反不畏明叶謨郎反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下四章同○召穆公刺厲王所任用之小人而作此詩汔幾也康安樂也中國京師也綏安也四方諸夏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者小人之行如此謹斂束意無良不善也式語辭遏止憯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憯不畏明言寇虐之害而當遏之也柔亦安也能順習也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隨人者惟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凡此皆戒其同列小人之辭然首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其譏厲王無道之意亦可見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音求無縱詭隨以謹惽怓音昏怓女交反叶尼猶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休止逑聚也不言四方者重京師也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惽怓猶讙譁也又言詭隨小人亂國之狀如此無俾民憂者寇虐之人上逆天理下患民生其害匪一端故與首章分戒之勞猶功也休美也首章末二句勉其後效此章末二句錄其前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吐得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此章曰京師者所以申前二章中國之義罔極言其無良悖慢之行無窮極也慝惡也不畏明俾民憂所謂作慝也有德有德之人末二句又勉其修德如此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憂泄以世反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叶蒲寐反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叶特計反

愒息也泄去也俾民憂泄所以綏四方爲民逑之道也醜厲衆也醜厲又言詭隨小人之可鄙如此正敗正道壞亦所謂作惡也戎汝式用也言汝雖小子而王方大用之故不可以不謹也此明所戒之人以起下章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起阮反遣綣反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汝是用大諫叶音簡

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終言詭隨之害如此正反反于正也比正敗爲又烈矣玉寶愛之意王欲玉汝所謂式弘大也此不可以不謹戒者故自明其作詩之意以卒警之或曰康矣小休所以爲小康也休久爲息息久爲愒愒久則安安則康矣每章首二句亦相承有淺深之義

傳荀子竝作讀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音旦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音簡

賦也下七章同○凡伯亦刺厲王所任用之小人而作此詩板板反也謂反其常道也卒盡癉病也出話不然

出言不合理也。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言小人出話
之心，雖有聖人而不誠實言之，以從于善，此所以出話
不然也。則其謀猶復何能遠哉。此篇首假言上帝，所以
刺王也。下文皆戒其同列小人之辭，與前篇畧同意，而
出話不然為猶不遠二
句乃全篇之綱領也。

天之方難叶泥消反無然憲憲叶虛言反天之方蹶俱衛反無然泄泄音異以世反辭之輯音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音亦矣民之莫叶音邪矣

憲憲欣欣也。無然猶云不可如此。蹶動也。言發動而多
亂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欣欣沓沓則其謀不
遠矣。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辭之輯懌則能從善而合
于理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此章先總承首章出
話不然為猶不遠二句之意而言。天之方難，天之方
蹶亦假天刺王之辭。所謂上帝板板也。下數章義同。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音梟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叶思邀反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反蕘如謠反

此下二章復申首章出話不然之意。同僚，春秋傳曰同
官為僚。即就也。囂囂猶謷謷，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我
言維服，猶云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
人。芻蕘采薪者。言古人尚詢及芻蕘，况其僚友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虛虐反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其略反匪我言耄莫報反叶毛博反爾用憂謔多將熇熇許各反不可救藥

謔謔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款款也。蹻蹻驕貌。耄
老而昏也。憂謔以憂為戲也。熇熇熾盛也。蓋詩人之言
雖不敢自以為聖，而其人既靡聖自用，雖或告以善言
亦不復信而從之，且至于蹻蹻自驕，以憂為戲，則其出
話之悶，任悖不合于理，固可知矣。此乃深刺其出話不
然之實，而亦以申明首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二句意
也。

天之方懠才細反叶箋西反無為夸苦花反毗音皮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許伊反則莫我敢葵喪息浪反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此下四章復申首章為猶不遠之意。懠怒也。夸毗以體柔
人也。卒盡，迷亂，載則也。戴尸者言不得有為也。殿
屎呻吟愁苦之狀。葵揆也。度也。莫我敢葵者民畏小人
之威，而莫敢度其所以然也。蔑無，資財也。言民皆窮困
無資財也。惠恩師衆也。所謂猶之不遠者如此。既曰
民之方殿屎又曰喪亂蔑資，亦以見下民卒瘅之意。

天之牖民如壎許元反如篪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以豉反叶夷益反民之多辟匹亦反無自立辟上同

牖開明也。猶云天啓其心也。壎唱而篪和，璋判而圭合，
取之攜之以無為益而無所費，皆言其易也。辟邪也。民
既多邪辟，不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也。自此章至末章
承前章而設為戒之之辭，蓋告之以遠猶之道如此也。

价音介人維藩叶分邅反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胡田反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叶胡罪反無獨斯畏

价大也。价人大德之人。藩籬，師衆，垣牆也。大邦強國也。
屏樹也。所以為蔽。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嫡子也。公
劉篇曰君之宗之，蓋盛族必統于宗子。治國之道也。懷
德維寧承上价人維藩而言。宗子維城承上大宗維翰
而言。二者尤國之要，故獨戒之。無獨斯畏者，戒其無失
藩垣屏翰之助而自處可畏之地也。此上二章言牖民
惠衆之道。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朱反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叶謨郎反及爾出王音往叶如字昊天曰旦叶得絹反及爾游衍叶怡戰反

泄泄猶沓沓也首章以下所謂板板及方難方蹶方虐方懠皆
天之怒而變者戲豫自安也馳驅自恣也王往通言出
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
無所不及不可不敬也末章又言敬天之道也。

板八章章八句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音璧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匹亦反天生烝
民其命匪諶市林反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叶諸深反

賦也下六章同○召穆公刺厲王而作此詩蕩蕩廣大
貌辟君也疾威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衆諶信也言
天生衆民其命皆有不可信者非真天之不可信也蓋
降衷之初無有不善而人鮮能以善道自終是以疾威
多辟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有終也此詩首章專假
上帝以刺王先發全篇大意下七章乃借文王咨商紂
以申
明之

文王曰咨咨女音汝殷商首二句每章下數章同曾是彊禦曾是掊[illegible]反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叶蒲北反天降慆音滔德女興是力

咨嗟也殷商紂也曾是者怪而問之之辭彊禦暴虐之
臣掊克聚斂之臣服事也言在位用事也慆慢也慆德
謂彊禦掊克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
言興起此慢德之人而力用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反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音呪靡屆靡究

而秉汝也義善也秉義類者言當用善類也懟怨也流
言浮浪不根之言對應對于上也寇攘即謂掊克式用
也式內猶云在內侯維也作讀爲詛詛祝怨謗也屆極究
窮也此上二章言商紂任用小人之害如此流言以對
乃彊禦召怨之一端寇攘式內
則掊克所以致詛祝之道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白交反烋火交反于中國斂怨以爲
德不明爾德時無背音貝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蒲回反無卿

炰烋猶彭亨氣健貌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反
自以爲德也背後側旁陪貳也言前後左右之臣皆不
稱其官如
無人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莫斯反爾以酒不義從式叶式吏反
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叶呼洧反式號式呼火故反俾晝作夜叶羊茹反

湎飲酒變色也式用也止容止也此上二章又言紂德
之暴虐如此自第二章至此皆申首章疾威上帝其命
多辟二
句之意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上下章惟此句入韻如蜩音條如螗音唐如沸如羹

叶盧當反小大近喪息浪反叶平聲人尚乎由行叶戶郎反內奰皮器反于中
國覃及鬼方

蜩螗皆蟬也蜩螗沸羹比言喪亂之意未聞中此義也
小大小國大國也近喪幾于喪亡也尚乎由行言自且
由此而行不知變也奰怒
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止反殷不用舊叶巨已反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湯經反大命以傾

不時言爲此不善之時謂亂亡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
舊法也此上二章又申首章鮮克有終之意前章曰小
大近喪此章曰曾是莫聽
大命以傾所謂鮮終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叶去例反枝葉未有

害叶苦伺反本實先撥蒲末反叶方吠反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賦而比也○顛沛仆拔也揭蹶起貌撥猶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末言殷鑒在夏明周鑒在殷以終首章之意

蕩八章章八句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叶集二反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下六章同○此篇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威儀者坐德之著故爲德之廉隅蓋武公將戒人君修德之事乃首言此以發其端而起下章之意哲知也靡哲不愚者有哲人之德必有哲人之威儀乃今所謂哲者亦未嘗有其威儀則是哲非其哲矣無道之世雖好修之君子是以僞之而其言如此此又起下第三章意庶衆職主也戾乖戾言反其常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下孟反四國順之訏況于反謨定命遠猶辰告叶古德反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競強也天地之性人爲貴故莫強於人也訓從其訓也能盡其性則四方之人皆從其訓也覺直而大也首四句言德之不可不修如此訏大謨謀也命號令也猶圖辰時告戒也蓋既大其謨而又必一吾之號令既圖于遠而復以時告誡之二者本身出治之大端也敬慎威儀則又以其德之著于身者言之三者雖有人已內外之別然莫非修德中事故歷言此以推廣篇首二句之意全篇之綱領也第四章以下皆承此章意申明之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叶音征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下同于酒叶子小反女音汝雖湛樂音洛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九勇反明刑叶胡光反

今謂厲王也興起也女亦謂厲王下文武公自指則曰爾紹謂其執刑法也言汝雖湛樂是從豈弗念紹之事廣求先王之道而共執其明法乎末言責之切此以起下章責亂之意曰今日汝者皆隱刺之辭

肆皇天弗尚叶平聲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叶晡亡反用戒戎作用逷他歷反蠻方

肆者承上起下之辭皇天弗尚者天厭棄之以喪其國也此刺厲王沉湎時淪胥相也言已當以厲王之亂爲戒無相與淪胥于死亡也此篇於第三章其在于今以下至是反覆衰亂一章寓刺厲王意皆自傲之辭也就下文註承前第二章言修德之事章章表也爾武公自謂者戒也兵作起逷遠也夙興夜寐酒埽廷內卽下章謹侯度意用戒戎作用逷蠻方卽下章戒不虞意所謂訏謨遠猶者如此凡人君宮廷出入之地侯度所由

謨猶所由建故此章特首戒之而假寢興酒埽以明其敬謹其實非但酒埽已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叶元具反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叶牛何反無不柔嘉叶居何反白圭之玷音點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叶吾禾反

質成也定也侯度諸侯之法度也虞慮也自前章夙興夜寐至此皆申第二章訏謨遠猶之意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慎爾出話敬爾威儀二句該起下文白圭之玷以下先承慎爾出話意言也

無易去聲由言無曰苟矣首二句無韻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叶音折矣無言不讎叶市又反無德不報叶蒲救反惠于朋友叶羽巳反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易輕出爲抑抑詩逝往餘答悪順也朋友謂諸侯及其適大夫羣羣不絶貌承奉也自前章白圭之玷以下至此又明言之不可不謹以申第二章定命辰告之意蓋人君一身動關乎民苟言不能慎則號令告誡多違禮法其出之也反覆不時而民被其害雖有謨猷將奚補哉故武公於此特丁寧而詳戒之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叶剛鶴反)不可度思(待洛反)矧可射(音亦叶弋灼反)思

此下二章承前敬爾威儀而言視示也友君子即朋友也輯和也遐何通不何者自疑之辭愆過也此言威儀之當慎于顯者相視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覯見格至度測矧況也射斁通厭也思語辭此言威儀之當慎于微者蓋不遐有愆者心之虛也心既虛則謙卑自牧而無驕慢之氣矣不愧屋漏者獨之修也獨既修則莊敬日彊而無厭斁之容矣如此則德既修于內而威儀發露于外所謂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者觀此章之言武公修德之功可謂至矣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叶居何反)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叶牛何反)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戶公反)

賦而比也○辟君也武公自謂止容止也僭差賊害也投桃報李比威儀之可爲民則也無角曰童童而角者必無之物復爲不修德而服人者比言之虹潰亂也小子亦武公自謂自前章至此又申第二章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之意以終篇首二句意也

荏(而甚反)染(而漸反)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興也○此下三章皆反覆自敘之辭荏染柔貌柔木柔忍之木緡溫恭之德也以爲輿飾緡之綸以爲弓也話言善言也謂前數章所云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武公言此以自儆然其辭旨隱約亦寓刺王意云

於(音烏)乎(音呼)小子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叶上止反)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音暮)成

賦也下二章同○借假也靡盈者不自盈滿能受教戒也夙蚤莫晚也言人能受教戒則未有蚤知而晚成者明善言之當從也

昊天孔昭(叶音灼)我生靡樂(音洛)視爾夢夢(莫公反)我心慘慘(叶七各反)

誨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叶音莫)

夢夢不明意慘慘憂貌曰爾復曰我者反覆自儆之辭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耄老也既耄者因前章抱子之語而推言之蓋今雖抱子之年然不可自恃大蚤在再衰月會無幾時而亦聿既耄矣抱子謂目前既耄言後日故前後章自稱惟曰小子非武公作詩在老耄時也

於乎(同上)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叶虎委反)天方艱難曰喪(息浪反)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于橘反)其德俾民大棘

往事曰舊如下文所云止語辭庶幸悔恨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謂厲王身取譬所以自譬也忒差遹僻棘急

也言昊天感應之理無有差忒若不修德而至于國亂則必有喪亂之禍而使民大急矣末章終刺厲王以自儆結前第三章意蓋武公作此詩在厲王流彘之後於日告前書止又曰取譬不遠皆追已往警將來之辭又於中自呼小子者三考史記年表武公即位在宣王十六年此蓋初即位時作與然則武公之言雖若自儆其意亦所以儆宣王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此篇舊解引國語說作武公自儆之辭後以抑爲懿戒詳見後詩辨

菀音苑彼桑柔其下侯旬捋力活反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音況填古塵字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叶俱因反

比也○芮伯刺厲王而作此詩春秋傳云芮良夫之詩是也菀茂貌侯維旬徧也言蔭其下者甚徧也劉殘也瘼病也桑蔭劉殘此國家之喪亂也瘼病瘵也倉兄與愴怳同悲惻之意填塵同久也或曰同瘨病也倬明貌此篇大意蓋刺厲王任用小人以致喪亂之禍首四章皆傷喪亂之辭後十二章則刺其任用小人之害也首章寔此下民不殄心憂二句又下第二章至第四章之綱領

四牡騤騤音葵旟音餘旐音兆有翩音篇叶批賓反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叶民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叶子辛反於音烏乎音呼有哀叶音依國步斯頻

賦也下六章同○四牡騤旟謂役車也騤騤有翩言不息也厲王之時天下多事征役繁興故其害如此夷平泯滅也黎黑首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急蹙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叶子兩反靡所止疑叶魚膂反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叶其兩反誰生厲階叶居奚反至今爲梗古杏反叶古黨反

蔑無資財將養也疑讀如儀疑立之疑定也徂亦往也君子謂厲王也競爭厲怨梗病也以上二章所謂寔此下民者如此末四句起後刺任用小人意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都但反怒叶暖五反自西徂東叶音丁靡所定處多我覯痻武巾反孔棘我圉魚呂反

土鄉宇居也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所謂不殄心憂者如此辰時僤厚覯見痻病棘急圉邊也言邊圉之多亂也此上四章皆傷厲王時喪亂之意以起下十二章

爲謀爲毖叶音必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叶奴學反

承前四章而言毖慎況滋也蓋王亦欲慎其謀而甚不善適以滋亂自削也故下文遂告以慎謀之道謂厲王序爵辨其賢否也執熱手執熱物也逝往濯弄水後也言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解熱但今喪亂已極難有賢者終不能善惟相與陷于死亡而已誰能執熱二句賦中有比義此章又下十一章之綱領

如彼遡風音素亦孔之僾音愛民有肅心荓普耕反云不逮好叶呼報反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遡鄉也僾唈而不能息也蓋賢者之有操而不得伸其狀如此亦賦中有比義民謂賢者與上下文言民不同肅進也言生進也荓使也使之自云不逮抑其才也力民代食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言不得仕進也然是時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去聲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音通叶中

國具贅之芮反 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詩曰滅我立王芮伯此篇蓋作于厲王流彘之後與痒病也痒猶卒痒又言不得代食也胡病具俱也贅屬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泯棄然綴贅義同卒盡荒虛也皆危盡荒喪亂之甚也旅膂同穹蒼天也又言哀痛之至非無力以念天禍蓋賢者之困窮至此爲已極矣此上二章言王之棄賢如此皆芮伯自況之辭以申第五章其何能淑載胥及溺二句之意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叶側姜反 秉心宣猶考慎其相息亮反叶平聲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也考慎其相蓋知序爵之道者首兩句又言告爾憂恤誨爾序爵之意不順謂小人後文同自獨俾臧自謂獨能使之善也狂惑也

瞻彼中林甡甡所巾反 其鹿朋友已譖子念反叶子林反 不胥以穀

興也。甡甡衆多並行貌鹿猶知其羣况人乎故以爲興朋友亦謂小人後文同譖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前章維彼不順以下至此皆言王任用小人之害也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叶巨已反

賦也下章同。此章以下凡言聖人良人皆謂王所棄之賢者芮伯取以自況也愚人忍心貪人皆謂任用之小人胡斯畏忌言畏王暴虐不敢諫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沃反 維彼忍心是顧是復音伏 民之貪亂寧爲荼音徒毒

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言王任用此忍心不仁之小人是以民不堪命莫不肆行貪亂而甘心爲荼毒也

大風有隧音遂 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古口反叶居六反

興也下章同。隧道也大風有隧興君子小人之各有其道也式用穀善征行也中垢垢中也垢污穢也言行於污穢之中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敗類猶云圮族聽言易聽之言謂諛言也誦言法度之言悖昏亂也言反使我至于昏亂也國語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諫之不聽其此章之謂乎已上四章又反覆推言厲王棄賢任用小人之害以明所以致喪亂之道申前第五章爲謀爲毖亂况斯削二句之意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叶胡郭反 既之陰女音汝去聲 反予來赫叶黑各反

賦也下二章同。此章至末乃專刺厲王所任用之小人以自明作詩之意也作即謂作此詩如飛蟲時亦弋獲言雖已之言必有當也亦意中有比義之往陰覆也赫盛怒貌言我以善言告汝是往陰庇汝耳而反赤以赫然之怒盡小人之不聽善言如此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叶必墨反 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

背職競用力
職,專也。涼,同諒。善背,善反覆也。言民所以貪亂而無極者,專由此親爲直諒實善反覆之小人也。克,勝也。回遹,邪僻也。民之邪僻,亦由小人專競用力爲然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反)雖曰匪予
既作爾歌(此章韻未詳)
戾,定也。寇,盜也,亦謂小人。涼曰不可者,蓋其親爲直諒時亦自知其不可也。覆,反覆也。詈,惡言相訊也。此上二章極言小人致兵亂之禍如此,以終首四章之意。民之罔極,民之回遹,民之未戾,反覆其辭,所以深繫之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倬(音卓)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因反)王曰於(音烏)乎(音呼)何辜今之人

天降喪(去聲)亂饑饉薦(在見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
卒寧莫我聽(吐丁反)
賦也。下七章同。○宣王承厲王之烈,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故仍叔賦其事美之。倬,明貌。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雲漢昭回,見旱甚無雨之象。王曰者,仰訴于天之辭。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卒,盡也。寧,猶何也。末四句起下五章意。
旱既大甚(音泰)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於例反)
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叶力中反)耗斁(丁故反)下土寧
丁我躬
蘊,蓄也。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殄,絕也。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所謂靡神不舉者如此。克,勝也。不克,言不能勝此旱災也。言耗斁,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此災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
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復曰旱既大甚者,反覆言之,以見憂旱之意也。下數章同。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周室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孑然遺者,況又罹此旱災乎。摧,滅也。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
靡瞻靡顧(叶果五反)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叶牀所反)父母先祖胡寧
忍予(叶演女反)
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言近死亡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

祀百辟卿士之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是也。胡寧,何寧。前二章言上帝先祖,此下二章復言羣公先正,所謂靡神不舉也。又前二章上帝先祖合言,此下二章則分言之。蓋憂懼之甚,而反覆其辭故耳。
旱既大甚滌滌(徒歷反)山川(叶樞倫反)旱魃(蒲末反)爲虐如惔(音談)如
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
俾我遯(叶徒勻反)
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惔,燎也。憚,畏也,勞也。熏,灼。遯,逃也。言天何以使我遯逃而去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都田反)我以旱憯(七感反)不知其
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叶元具反)敬恭

明神宜無悔怒

旱魃與去又反前章寧俾我遯之意而言我實曾怡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社祭土神言其虔敬如此章又示首章事神不恭之意推言其平日如此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 叶居六反 哉庶正疚哉冢宰 叶奘里反 趣 七口反 馬師氏膳夫左右 叶羽己反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 音仰 昊天云如何里

前六章宣王自言禱祀之事此下二章又述其羣臣救旱之意也友紀猶言綱紀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疚病也冢宰大宰天官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周救也言羣臣無不救民之旱也止不救也里憂傷聊賴之意云如何里言將何以爲賴也一說憂也同悝毛傳曰歲凶年穀不登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瞻卬昊天有嘒 呼惠反 其星大夫君子昭假 音格 無贏 音盈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 於僞反 我以戾庶正 叶諸盈反 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嘒明貌明星早之徵也昭明也假格同至也贏餘也言羣臣咸往禱祀昭假於天無有贏餘也成成功也戾定也惠猶賜也自首章王曰於乎以下至末皆述宣王禱旱之辭如此而其恐懼修省恤災救患之意已可見矣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 息忠反 高維嶽駿 音俊 極于天 叶鐵因反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 叶胡干反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賦也下七章同○宣王舅申伯封于謝尹吉甫作此詩送之也崧高而大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駿大也甫甫侯蓋穆王時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皆姜姓國蕃藩也宣宣王之恩澤也首章推本申伯之生如此蓋申伯之先爲唐虞四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祀故以嶽降神爲言也

亹亹申伯王纘 祖管反 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叶失吏反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 叶卜工反 世執其功

此下二章言宣王封申伯于謝及召伯營謝邑之事亹亹強勉貌纘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謝邑見小雅黍苗篇于周爲南土也式法也南國諸侯皆以爲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子孫常守其功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 叶同上 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田 叶他因反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庸功也爲國以興起其功也徹治也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傅御家臣之長也遷者使往就國也私人家臣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 尺叔反 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 音莫 王錫申伯四牡蹻蹻 渠略反 鉤膺濯濯

此下二章言謝邑既成宣王錫命申伯之事俶始作也藐藐深貌蹻蹻壯貌濯濯光明貌四牡即乘馬也此章專言四牡下章兼言路車皆一時所賜曰錫曰遣乃互文耳

王遣申伯路車乘 去 馬 叶滿補反 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叶音補 往近 音記 王舅南土是保 叶音補

介圭諸侯命圭近語辭也

申伯信邁王餞音踐于郿亡悲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
伯徹申伯土疆以峙音持其粻音張式遄市專反其行叶戶郎反
此下二章言申伯往謝之事也郿在鎬京西岐周東申在鎬京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郿言信邁誠歸者見王之數留疑于行之不果故也峙積粻糧遄速也式語辭
申伯番番音波叶分邅反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邦咸喜戎
有良翰叶胡千反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叶虛言反
番番武勇貌嘽嘽眾盛也戎汝也諸謝人也不顯顯也元長憲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邦聞去聲于四國吉甫作
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末章終美申伯之德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辭碩大風聲肆遂也末復自言其作詩之意如此
崧高八章章八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夷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有
周昭假音格于下叶後五反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下七章同○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此詩送之烝眾則法也有物有則如視明聽聰貌恭言從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秉執彝常懿美也言民秉執之常性無不好此懿美之德者言此以起下章美仲山甫之德之意監視昭明也假格同王也保佑也仲山甫樊侯字又言天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於下故保佑之為之生此賢佐也首章亦推本仲山甫之生如此與崧高首章意略同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
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末二句韻未詳
嘉美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能謂之柔嘉矣令善也儀一身容貌舉動而言色顏色也翼翼敬也令儀令色美其外也小心翼翼美其內也所謂柔嘉者如此式法也威儀猶云禮儀中庸云威儀三千與上令儀之儀不同力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所謂維則也若順賦布也此章前六句美仲山甫之德末二句則又述其勤勞王室之事而美其功也以下四章皆承此章意申言之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璧無韻未詳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式法戎汝也蓋仲山甫以冢宰兼大保官而大保又仲山甫之世官故曰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謂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謂發而應之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叶謨郎反之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音懈以事一人
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否猶云臧否明謂明于理哲謂察于事保身者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懈怠也此上二章皆美仲山甫勤勞王室之事申前第二章末二句意
人亦有言柔則茹音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不侮矜音鰥寡叶果五反不畏彊禦
茹納也柔亦不茹故不侮矜寡剛亦不吐故不畏彊禦不侮矜寡所謂柔嘉也不畏彊禦所謂維則也
人亦有言德輶音酉如毛民鮮息淺反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

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叶牀五反)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舉輕。儀度。圖謀也。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袞職有闕。此上二章。又美仲山甫之德。申前第二章而六句意。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叶在接反)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叶鋪郎反)八鸞鏘鏘(七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末二章遂言仲山甫城齊之事。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彭彭盛貌。鏘鏘聲也。東方齊也。孔氏曰毛傳謂齊去薄姑遷於臨菑。考史記齊獻公元年徙都臨菑。計獻公當夷王時與此詩不合。豈齊後于夷王時至是始備其城郭之守與。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音皆叶居奚反)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孚音反)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騤騤猶彭彭。喈喈猶鏘鏘。遄速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末復自言其作詩之意如此。亦與前篇末章意相似。

烝民八章章八句

奕奕梁山維禹甸(徒遍反)之有倬其道(與考為韻)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叶訖力反)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古旦反)不庭方以佐戎辟(音璧)

賦也。下五章同。○韓侯初立來朝。尹吉甫作詩美之。首二章言其始來朝受命之事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甸治也。倬明貌。道路也。言韓侯由此道來朝于周也。韓本侯爵武王之後。纘繼。戎汝。虔敬。共恭。易改。榦正也。不庭方不來朝之國也。辟君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音弗)錯衡(叶戶郎反)玄袞赤舄(音昔)鉤膺鏤(音漏)錫(音羊)鞹(苦郭反)鞃(音弘)淺幭(莫歷反)鞗(音條)革金厄

修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于王也。淑善也。交龍曰旂。綏大綏。章采鳥羽或旄牛尾為之。注旂竿首以為表章者。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錫。今當盧也。鞹去毛者也。鞃式中也。謂兩軾間橫木可憑者。以鞹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淺幭以虎皮覆式上也。鞗革轡首也。金厄以金為環紐搤轡首也。言王錫予之厚如此。玄袞赤舄句疑當在簟茀錯衡之上乃為韻。有志於讀者詳之。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薄交反孔氏作炰音俯九反)鼈鮮魚其蔌(音速)維何維筍(恤尹反)及蒲其贈維何乘(繩證反)馬路車籩豆有且(子余反)侯氏燕胥

此章言韓侯歸國之事也。屠地名。或曰即杜也。顯父周之卿士。炰鼈見小雅六月篇。蔌菜殽也。筍竹萌。蒲蒲蒻。且多貌。侯氏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胥相也。或曰語辭。

韓侯取(去聲)妻汾(符云反)王之甥蹶(俱衛反)父(音甫)之子韓侯迎(魚敬反)止于蹶之里百兩(音亮又如字)彭彭(叶鋪郎反)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反)從之祁祁(巨移反)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此下二章又美韓侯娶妻之盛。蓋韓侯既入覲而遂逆娶蹶父之女為妻。故連類其事而美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上。故曰汾王。蹶父周之卿士姞姓。迎親迎也。止語辭。于往也。不顯顯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

二國貴之皆有姊娣，縣
祁徐靚也，如雲衆多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于僞反韓姞音信相息亮反攸莫如韓樂
音洛叶五教反孔樂韓土川澤訏訏況甫反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愚甫反
有熊有羆音皮有貓苗二音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叶羊諸反
韓姞蹶父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大也。甫甫大也。噳噳衆也。貓似虎而淺毛。慶喜。令善也。
喜其有此善居也。燕
譽燕安有美譽也。
溥彼韓城燕於見反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
其追其貊音陌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
其貔音毗皮赤豹黃羆

末章又言韓姞封之事也。溥大也。燕召公國。師衆也。是也。言因是百蠻而長之也。追貊夷狄國名。因以其伯者爲之伯也。墉城。壑池也。畝治其田。籍稅者正其稅法。貔猛獸名。貔皮赤豹黃羆言貢其土地所有于王也。
此章王錫韓侯謂韓先祖與前第二章義不同。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叶徒侯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
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下五章同。○宣王命召穆公伐淮上之夷以平定南方，尹吉甫作此詩美之。首章先言往伐淮夷之事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武夫滔滔言武士乘舟順流而下也。鋪陳也，謂陳師也。
江漢湯湯音書羊反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
平于國庶定叶唐丁反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此章承首章起言平定南國告成功之事。江漢武夫經營四方者謂治淮夷附近南方諸侯之國。故下章云江漢之滸又云至于南海也。庶幾載則仍首章及此。但云武夫滔滔武夫洸洸而未及命召穆公之意以起下二章。
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音闢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
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叶虎委反
此下二章亦前二章言宣王命召穆公之事。滸水涯也。虎召穆公名。辟闢同。徹治。疚病。棘急也。極中也。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也。此章言宣王命召穆公不及伐淮夷者，蓋伐淮夷所以平南國，其實非二事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胡千反無曰予小

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旬徧宣布也。召公召康公奭也。翰幹也。予小子王自稱之辭。似嗣。肇開。戎汝。公功也。已上二章言宣王命召公之事，在初往南國時。
末二句起下二章意。
釐音賚爾圭瓚才旱反秬音巨鬯勅亮反一卣音酉釐未詳告于文人錫
山土田叶他因反于周受命叶滿井反，下同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
萬年叶彌因反
末二章言召公歸告成功時受宣王策命及拜賜之事。釐賜也。卣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召祖穆公祖康公也。此宣王策命之辭，在召公歸告成功後，乃與前二章相承爲文者，蓋因前章末二句之意而追及之耳。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久反）作召公考（叶去久反）天子萬壽（叶殖酉反）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對答揚稱休美考成也作召公考者謂作康公廟器勒王策命之辭于上以考其成功也矢陳也末四句叙之以規者愛其君之意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如字）祖大（音泰）師皇父（音甫）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叶音汝）既敬既戒（叶訖力反）惠此南國

賦也下五章同○宣王自將伐淮北徐州之夷召穆公作此詩美之首二章言其命將出師之事也赫赫盛也明明顯也蓋美宣王之功而其先總全篇大意而言卿士南仲之官南仲宣王時人義已見小雅祖行祭也大

祖猶言出祖宣王自將出師其事重大故曰太祖大師皇父之官我宣王自我戒兵器也宣王將出師時先命南仲往爲祖祭復命皇父整師修戎爲行備也皇父不言王命者蒙上文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音甫）左右陳行（叶戶郎反）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叶象呂反）

尹氏吉甫也蓋爲內史掌策命卿大夫者程伯休父周大夫行列也率循浦涯也此復命程伯休父爲將以統軍旅之事也宣王雖自將而必命卿大夫總其事者天子之尊不能下親卒伍所以輔天子也三事卽謂命南仲命皇父及命程伯休父之事就成也緒業也

赫赫業業（叶宜卻反）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叶蘇佞反）

此下三章言宣王伐徐之事業業大也赫赫業業亦美宣王之功盛也嚴威也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諸鄭氏曰紹緩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王舒保作言其不疾也匪紹匪遊言其不徐也再言徐方震驚者所以深著其盛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叶暖五反）進厥虎臣闞（音喊）如虓（火交反）虎鋪（音孚）敦淮濆（符云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進者鼓而進之也闞怒貌虓虎自怒也鋪布敦厚也言厚陳其師也濆涯仍就醜衆也截截然不可犯貌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叶鋪鉤反）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嘽嘽衆盛貌翰羽也苞本也飛翰言其疾江漢言其大如山之苞謂不可動如川之流謂不可禦緜緜不絕也翼

翼不亂也不測不可度也不克不可勝也皆言王師之盛如此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叶六直反）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末章言其成功而歸之事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舊解此篇義有未盡說見後詩說詩名常武者言其武功之有常也武功卽謂伐徐之功此取全篇大意以命名說已見小雅

瞻卬（音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塡（音塵又音瘨）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反叶側例反）蟊（音牟）賊蟊疾靡有夷屆（音戒叶居氣反）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敕留反
賦也下五章同○凡伯刺幽王而作此詩昊天蔑幽王
惠愛也填同塵久也或曰同瘨病也厲亂瘵病也蟊食
苗蟲賊害夷平屆極罟網瘳愈也言王所任用之小人
爲邦國蟊賊蟊賊罪網充行貪暴靡有已時此民之所
以病
也
人有土田女音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
反收叶殖酉反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脫之
女謂小人也反覆收拘說赦也上田民人奪而有之所
訴至赦也說有罪收無罪所謂罪罟也此上二章言幽
王任用小人
之害如此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古堯反爲鴟處之反婦有

長舌維厲之階叶居奚反亂匪降自天叶鐵因反生自婦人匪教匪
誨時維婦寺
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指褒姒傾覆懿美也以哲婦爲
美而譏之也梟鴟皆惡鳥長舌能多言者階梯也匪教
匪誨不可教誨也寺奄人也言婦及寺者傾覆之謀皆
女寵盛則宦官亦得乘機構禍于其間此相因必至之
勢故并及之然非
此篇詩意所重也
鞫人忮之豉反忒譖音僭始竟背音佩叶必墨反豈曰不極伊胡爲慝
如賈音古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鞫窮忮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也蓋哲婦以其
智辯窮人心中忮害變詐無常既以譖言倡始于前而
或反背于後也極至慝惡也言是豈不能究極其行而
知其妄乎何以爲惡至此也賈謂居貨者三倍獲利之

多也商賈非君子所宜識公事非婦人所宜留乃今不
然豈不爲忒甚此上二章言幽王褒姒之害如此首
二章刺王任用之小人乃復及褒姒者小人即謂尹氏
皇父諸人與褒姒內外聲勢相倚爲亂故連類及之猶
小雅十月之交
第四章意也
天何以刺叶音砌何神不富叶方味反舍音捨爾介狄維予胥忌不
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刺責也謂責王也神鬼神富福也不富不以福予王也
介大也介狄即謂犬戎胥相弔閔也不祥亦謂犬戎之
亂類善也威儀不類責其不復修德也人善人也此章
承前四章言幽王寵任褒姒及小人以致犬戎之禍如
此天猶不以爲憂而亟修其德乃惟聽信讒慝忌嫉正
人喪失善類此其所以見責于天獲譴于神而邦國有
喪亡之憂也此詩人蓋當因讒謗獲罪者故
篇內屢以罪罟爲言此章又曰維予胥忌云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
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罔罟也降罔即首章所謂罪罟不收也優多幾近也此
下二章復承前章之意而反覆嗟嘆之皆傷喪亂之辭
也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叶音古無忝皇祖
式救爾後叶同上
興也○觱沸泉涌貌檻泉泉之正出者檻泉水源喻喪
亂之源匪自今日始也故以爲興藐藐高遠貌鞏固也
又言天之高遠神化不測雖危亂之國亦無不能鞏固
之者王誠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往者不可追後者

猶可救矣末復望王之已亂如此忠厚之意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息浪反叶桑郎反）瘨（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亡

我居圉（魚呂反）卒荒

賦也下二章同○亦凡伯刺幽王之詩旻天喻幽王也篤厚瘨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首章言幽王時喪亂之禍如此。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戶工反）昏椓（音卓）靡共（音恭）潰潰回遹實靖

夷我邦（叶卜工反）

訌潰昏迷椓喪共恭也潰潰亂也回遹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蟊賊之小人潰亂邪僻如此王奈何使之治平我邦哉。

皋皋訿訿（音紫）曾不知其玷（丁簟反）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

孔貶

皋皋頑無知意訿訿誹毀也皆謂小人也玷缺也不知其玷者責王不察小人之罪也填久也不寧恐懼之意貶黜也末三句凡伯自謂由此觀之凡伯之嘗被黜明矣此上二章又言幽王之任用小人而棄君子如此。此喪亂之所由生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音西）苴（七如反）我相（息亮反）此邦無

不潰止（無韻未詳）

比也○潰遂也苴水中浮草棲棲木上也相視潰亂也此章復申首章喪亂之意。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音敗叶音避）胡

不自替職兄（音況）斯引（末句韻未詳）

賦而比也○昔謂周室盛時時是也今又謂周家衰亂時疚病也疏糲也比言小人粺則精矣比君子也替廢也兄況同滋也言彼小人且宜自廢王乃滋益引用之何哉自此章至末皆承前第二章第三章之意而反覆申言之。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叶諸仍反）溥斯害矣

職兄（同上）斯弘不裁我躬（叶姑弘反）

比也○池水之鍾也頻涯也泉水之發也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比喪亂之自小人也溥大也言今喪亂之害亦已溥矣乃復滋益弘大之豈不裁及我躬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子六反）國

百里於（音烏）乎（音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叶巨已反）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闢蹙促也末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則王棄賢之意亦凡伯自況語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詩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也說見小雅。

大雅下十三篇一百五章八百八十三句

詩益卷之七終

金壇後學劉始興集註

周頌

頌者，宗廟之樂歌。凡頌有二體：其一祀其先人，而因美其盛德之形容，蓋頌者容也，故曰頌；其一宗祭祀之事，而于祭祀時歌之。則又爲祀典之類。說詩後詩次周周頌三十一篇，蓋多成王周公時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云。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子禮反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音峻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於人斯。周頌多不用韻讀者詳之

賦也。○此周公所作以祭文王廟之詩。於，歎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廟，文王廟也。肅，敬。雝，和。顯，明也。相，助祭也。濟濟，衆也。多士，即謂助祭之諸侯卿大夫。秉，執。對，配。越，於也。駿，大而疾也。在天者，文王在天之靈。在廟者，文王在廟之主也。蓋秉執配對，謂其平日之能取法文王，而奔走在廟，則以其助祭之時言也。所謂肅雝顯相者如此。不顯，顯也。不承，承也。射，厭也。斯，語辭。末乃承上文而歎息深美之，所以明文王之德常在人心，凡在廟中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清廟一章八句

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倡，謂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蓋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也。

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於音同上乎音呼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上聲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賦也。○此亦祭文王之詩。天命，與大雅文王、大明篇義同。於，歎辭。不已，言其久也。不顯，顯也。純，不雜也。或曰大也。蓋言天之所以爲命者，其於穆深遠未有已，猶乃益以顯文王之德至善而無間也。假，大也。溢，滿溢也。使衍之意以受也。又言天命既大，使衍與我，我當收而受之，益以力弗怠也。此戒後工之辭。駿，大。惠，順也。曾孫謂後王也。篤，厚也。中庸引每四句言天道，蓋斷章取義，與此不同，讀者詳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因迄許乞反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此亦祭文王之詩。清，清明也。緝，續。熙，明也。典，謂凡禮樂制度之屬，蓋祀典亦在其中矣，故下文遂言祭祀之事。肇，始。禋，祀。迄，至也。言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凡周之禮樂制度，多定于成王周公之世，今曰文王之典者，推本言之耳。

維清一章五句

舊解疑此篇或有闕文，說見後詩義。

烈文辟音璧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烏乎音呼前王不忘。

賦也。○此祭助祭諸侯之詩。烈，光也。文，文章也。辟公，諸侯也。錫，賜也。錫祉福者，言因諸侯助祭而獲福，謙若諸侯致之也。惠，愛也。封，大也。謂自崇大也。靡，汝後也。無封靡于爾邦，美其平日之能謹身不失法度，如此崇尊尚

也戎大也戎功今助祭錫福之大功也繼序者諸侯之子孫繼其序也皇亦大也不顯顯也百辟諸侯也刑法也無競維人以下又勉其修德之意言能加其則前王之德益不忘于人矣欲其思念前王而以為法也前王蓋泛言之凡諸侯助祭七廟皆然不可專指故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高山大(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音殂毛鄭作徂今从朱子集傳作岨)矣岐有夷之行(叶戶郎反)子孫保之

賦也○此祭大王之詩高山謂岐山荒治也彼謂大王康安也岨險僻之意夷平行路也祭大王兼言文王者大王治岐之事及文王而始盛觀大雅緜皇矣二篇可見然曰彼作矣文王康之則文王之康實本于大王詩意固歸重大王矣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音烏)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此祭成王之詩二后文武也首言文武者所以推本之成王名誦武王子康安也基謂積累于下以為承藉者宥宏深也密靜密也言成王繼武王之後能以其宏深靜密之德早夜承藉天命也緝繼續也熙光明也亦美其德之辭單盡靖安也能盡其心以安天下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篇祭成王蓋康王以後之詩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叶音出)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音假)文王既右饗(叶虛良反)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賦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詩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謂此能錫福之文王也時是也保保天命也末言畏天不及文王者畏天正所以畏文王也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園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故于季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以后稷配亦以尊稷也明堂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蓋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周公以義起者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音橋)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側立反)干戈載櫜(古刀反)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賦也○武王既克商有天下巡狩柴望祭告而周公作此詩也邁行也時邁以時巡狩也昊天其子之者言不敢必之辭以起下文右尊序次震動疊懼也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者四方諸侯咸畏服也已上言巡狩之事懷來柔安喬高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言巡狩時柴望之事允信也式序謂黜陟之在位諸侯卿大夫也戢聚櫜韜也懿德文德也肆陳也夏中國也陳懿德于時夏音以興文治立教化也保保天命也明昭有周以下

又言巡狩時行[illegible]之典，及偃武修文之事。觀載
戢干戈二語，其爲武王初克商有天下時事，信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
戈云云。外傳又云：周文公之頌，今從之。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
四方，斤斤紀覲反其明。叶謨郎反鐘鼓喤喤，音橫叶胡光反磬筦音管將將，
七羊反降福穰穰。如羊反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
來反。

賦也。○此祭成王康王之詩，首言武王者，亦所以推本
之。競，強也。執競者，自強不息之意。無競之競，爭也。武王
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爭也。不顯，顯也。皇，君也。斤斤，明
之察也。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簡簡，大也。反反，

謹重也。反，覆也。上文既美成康之德，末又言祭祀之事
獲福之盛如此。此篇首雖推本武王，而語意實歸重成
康，故但曰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又
曰自彼成康云云，讀者玩味自見。

執競一章十四句

此篇祭成王康王。
蓋昭王以後之詩。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
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賦也。○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思，語辭。文，有文德也。
立，粒通。書曰烝民乃粒。極，至也，謂其德之極至也。貽，遺
也。來，小麥。牟，大麥。帝，上帝。率，徧。育，養也。言貽我人以來
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彼此
疆界之殊，而陳其常道于中國也。所謂立我烝民，莫匪
爾極者如此。陳常，即謂陳率育之常道。舊解云君臣父

子之道，恐太膚
廓。讀者詳之。

思文一章八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嗟嗟
保介，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於音烏皇來牟，將
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音峙乃錢子踐反鎛
音博奄觀銍珍栗反艾。音刈

賦也。○此戒農官之詩。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羣
臣百官也。蓋三農者國之首務，在朝羣臣咸當敬其事，
故篇首總呼臣工，而之下乃專戒農官，以重其責也。公，
公家。敬爾在公，即謂敬農事也。釐，理。茹，度也。言王將釐
定爾成功之事，故來咨度之也。時年麥將熟，故云成功。
保介，農官之副。書曰農父若保，蓋此副官亦有保民之

任者，故曰保介。介，猶副也。暮春，夏正三月也。畬，三歲田
也。於皇，歎美辭。來牟，麥也。受厥明者，受上帝之明賜也。
迄，至也。康年，猶云豐年。衆人，甸徒也。庤，具。錢，
銚。鎛，鉏也。銍，穫禾短鐮也。皆田器。艾，穫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
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賦也。○此亦戒農官之詩。噫嘻，亦歎辭。噫嘻成王者，蓋
成王時始置田官，故首稱之。爾，明假，格也。昭格爾，猶言
格汝衆庶也。爾，謂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
三十里，萬夫之地。萬夫有川，川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
十里，舉成數也。服，猶事也。耦，二
人並耕也。十千者，一川之衆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 叶丁故反 庶幾夙夜 叶羊茹反 以永終譽

賦也。○此二王後來助祭之詩。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客，二王之後杞宋也。彼謂本國，此謂周。斁，厭。永，長也。末二句勉其修德之辭。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多黍多稌 音杜 亦有高廩 力錦反 萬億及秭 咨履反 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叶舉里反

賦也。○此蓋豐年祭告祖廟之詩。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溼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助語辭。廩，倉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畀，予也。為酒為醴，烝畀祖妣，言祭告祖廟之事。洽，備也。禮，祭告之禮。言百者，舉辭皆徧也。

豐年一章七句

此篇舊解詳後詩辨。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 音巨 崇牙樹羽應田縣鼓 音玄 叶鞉 音桃 磬柷 尺叔反 圉 魚呂反 既備乃奏 叶音祖 簫管備舉 以上叶替字 喤喤 音橫 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以上叶庭字

賦也。○此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瞽，樂師無目者。業，虡，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鼓也。田，大鼓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柷，狀如漆桶，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挏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篴，併兩而吹之。肅，敬。雝，和也。客，二王之後。永觀，樂闋也。猶言二王後者，猶云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以是為重耳。

有瞽一章十三句

猗 於宜反 與 音平 漆沮 七余反 潛有多魚有鱣 張連反 有鮪鰷 音條 鱨 音常 鰋 音偃 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此季冬薦魚，季春獻鮪之詩。猗與，歎辭。潛，槮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簿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鱨，白鰷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歌也。

潛一章六句

有來雝雝 與公為韻 至止肅肅相 息亮反 維辟 音璧 公天子穆穆 篇內同 於 音烏 薦廣牡相 上同 予肆祀假 古雅反 哉皇考 叶音口 綏予孝子宜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 叶鐵因反 克昌厥後綏我眉壽 叶殖酉反 介以繁祉既右 音又 烈考 同上 亦右文母 叶滿彼反

賦也。○武王既有天下，率諸侯以祭于文王之廟，而作此詩。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有來至止，謂助祭之諸侯也。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意。於，歎辭。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宜哲，知也。維人者，言其盡人之道。維后者，言其備君之德。皆所以美文王也。燕，亦安也。介，助。繁，多。右，尊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姒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遂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賢遍反辟王音璧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音零央央於良反鞗音條革有鶬七羊反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叶虛良反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叶後五反烈文辟音璧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叶音古

賦也。成王初即位諸侯來朝遂率以助祭于武王之廟而作此詩載始也辟王成王也成王初即位來朝故曰始見辟王求求備之也章文章謂車服禮儀之屬如下文所云交龍曰旂陽陽明也鈴在旂上曰鈴央央聲之和也鶬鄭氏曰金飾貌本亦作鎗休美烈光也已上言諸侯來朝時車服之盛如此此篇言諸侯助祭武王廟而先以見成王為言其為成王初即位來朝遂率以助祭之詩甚明率率諸侯也昭考武王也周廟制

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昭考也思語辭皇大也美也純嘏大福也又言孝享武王庶幾以助眉壽保天命而獲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故亦欲以此多福歸諸侯使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上思皇多祜句言成王自祭而獲福下綏以多福句乃美助祭諸侯之辭舊解並謂成王語意未免重沓矣。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叶滿補反有萋有且七序反敦都回反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陟力反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賦也。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客微子也周既滅殷封微子于宋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亦言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舊也萋且未詳毛傳曰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卿大夫從行者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言授之縶以下皆願留之之辭左右謂無方也淫大也威成儀也夷易也大也言彼有此大美之威儀故天所愛之而降以大福也淫威即指上文萋且敦琢言。

有客一章十二句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音指定爾功

賦也。此奏大武之詩蓋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舞既成而作此詩奏之於戲歎辭皇大允信也嗣武受之者言武王嗣而受之也遏止劉殺耆致也。

武一章七句

詩名武者奏大武也春秋傳引此云大武卒章蓋奏大武詩歌于舞大武之後故曰卒章猶關雎曰亂也若其詩則周公作于成王時故篇內有武王謚春秋傳云武王時作者謬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徂候反嬛嬛其營反在疚音救於音烏乎音呼皇考叶祛候反永世克孝叶呼侯反念茲皇祖陟降庭叶去聲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二字同上皇王繼序思不忘

賦也。此成王始免喪朝廟之詩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造成也不造謂武王既崩也疚哀病之所依怙之意皇考武王也永世猶云終身皇祖文王也止語辭陟降庭止猶所謂見堯于羹見堯于牆也皇王兼指文武也言我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文武之功而不忘耳。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朱子曰此下至小毖四篇皆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音烏乎音呼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反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去聲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成王初卽位朝廟延訪羣臣而作此詩訪問落始也謂始政之事也率循時是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也言武王之道甚遠而不能及將欲勉強就之終恐其判渙不合耳難危難也紹繼也保安明顯也又言循武王之道繼其神之上下于庭陟降于家者有以繼之則皇考之休庶幾保明吾身矣此篇之作葢在管蔡流言三監將叛之時故曰未堪家多難云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以豉反哉叶將黎反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叶謨郎反佛音弼時仔音茲肩示我顯德行下孟反叶戶郎反

賦也○此亦成王朝廟延訪羣臣之詩敬之敬之成王自戒之辭顯明也思語辭士事監視也言天陟降于吾所爲之事而日監臨于此以明其不可不敬也將進也佛弼通仔肩任也言羣臣輔弼其任而示之以德行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懲而毖音祕後患莫予荓普經反蜂自求辛螫音釋肇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去聲予又集于蓼音了

賦也○此亦成王朝廟延訪羣臣之詩懲艾毖戒荓使也蜂小物有毒螫毒也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拚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爲鵰故古語云鷦鷯生鵰故曰拚飛維鳥言始小而終大也皆喻管蔡之事蓼辛苦之物

小毖一章八句

詩名小毖者蘇氏曰謹于小也謹于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載芟載柞側百反其耕澤澤音釋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音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他感反其饁于輒反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叙反尺叔俶載南畝叶滿委反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驛驛其達叶他悅反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麃

穫反載穫濟濟子禮反有實其積子賜反叶上聲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蒲卽反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末句無韻

賦也○此蓋亦豐年祭告祖廟之詩猶豐年篇意也載則也又始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澤澤土解散也耘孔氏曰隰草木根株也畛耕者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變柞未盡者則復耘之也與後耘苗之耘不同徂往也隰爲田處畛田畔也侯維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彊民有餘力來助者左右之日反若今時傭力隨主人所左右者也嗿衆飲食聲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耕夫相慰勞也略利也言始事南畝而播種之也根株乃更以利耜始事南畝而播種之也函含活生也穀既播種其實含氣而生也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厭厭苗齊貌綿綿詳密也麃耘也去苗間草也濟濟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飶芬香也椒

蓋言其祭祀之物潔美如此，信邦家之光，而得壽考之安也。此頌藉之辭，猶解謂享賓客者，壽考非詩意矣。且此祭稷也。末又言非得此處有此，猶稷之事，亦非得今時有此豐年之慶也。蓋自極古以來已有然矣。猶云自古有年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此下二篇舊解見後詩說

畟畟楚側反良耜叶滿委反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

或來瞻女音汝載筐及筥其饟式亮反伊黍其笠伊糾叶其了反其鎛音博斯趙直了反以薅呼毛反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叶莫口反

穫之挃挃珍栗反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反如櫛側瑟反

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如純反牡有捄音求其角叶盧谷反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末句無韻

賦也。○此詩蓋與前篇同意。畟畟，嚴利也。或來瞻女，謂婦子之來饁者。筐筥，饟具。糾然，笠也。趙，刺。薅，去也。荼，一名委葉，陸草。蓼，水草。挃挃，穫聲。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亦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盈，滿。寧，安也。牛黑唇曰犉。捄，曲貌。古之人謂先祖也。言嗣續先祖以奉祭祀也。此與前篇末語意略同。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其紑孚浮反載弁俅俅音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音乃鼎及鼒音茲兕觥其觩音求旨酒思柔不吳音話不敖音傲胡考之休

賦也。○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詩。紑，潔貌。載，戴也。弁，爵弁。此士祭于王之服。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堂徂基者，先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自羊徂牛者，復視牲，反告充也。鼐，大鼎。鼒，小鼎。思，語辭。柔，和也。鼐鼎以下，反言酒皆所省所視之物。吳，譁也。不譁不敖，言其謹其敬也。末二句頌禱之辭。宗廟大祭皆士言之，疑此篇言士與周禮不同。鄭氏曰繹禮輕，故使士。說或然與。

絲衣一章九句

於音烏鑠音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

蹻蹻居表反王之造叶祖候反載用有嗣叶平聲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此大武之首篇也。言武王初伐商之事。下桓、賚、般三篇之類皆然也。於，歎辭。鑠，盛。遵，循也。時，是也。與下時純熙之時義不同。言武王未伐紂時，雖有極盛之師，而不用，以退自循養此昧晦之道也。純，大。熙，光。介，甲也。一戎衣而天下定，故曰大介。我周公謂成王。時，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為也。成王繼武王有天下，而寵受此王者之武功也。載，則也。爾謂武王。公，功。允，信也。末乃周公戒成王法武王之辭，而先于首篇發之。下三篇復述武王之事者，猶大雅大明首章意也。

酌一章八句

酌、桓、賚、般四篇，並列周頌之末。左氏春秋傳以桓、賚為大武之詩，則酌、般在其前後，又其文義首尾相貫，其並為大武詩無疑。蓋周公作大武舞，象武王之功，此四篇乃其舞時歌以為節者。大武一篇，與大武既成而奏之之樂歌也。詩名酌者，以其始遵養，雖大介有甚酌之義，故名。既名大武，又各分篇立名者，古人作詩無定例，不可泥也。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音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間之

賦也。○此大武之二篇也。言武王既克商有天下之事。綏安也。傳曰屢豐年。克殷而年豐。桓桓武貌。厥士如亂臣十人之類。克定厥家。定四方之亂也。王者以四海為家。皇君。間代也。謂代商而君天下也。此篇承前篇時繹思矣是用大介二句之意。而言首曰綏萬邦。屢豐年。所謂時繹思也。桓桓武王以下。則皆美武王一戎衣而定天下之大功。所謂於鑠王之造者如此。然皆天之所命。而非武王有遂佚天下之私。故曰天命匪解。又曰於昭于天以申明之。

桓一章九句

詩曰。桓桓武王。故名桓。美武王之功也。左氏春秋傳引此云大武之六。考今詩宜作大武之二。蓋大武四篇。雖文義首尾通貫。然各分篇立名。乃詩之變體。而左氏專合一篇數之。左氏大章當今之篇。傳誤二為六耳。說見後詩辯。又篇內已有武王謚。左氏謂武王時作。亦與詩意不合。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

於音烏　繹思

賦也。○此大武之三篇也。言武王大封功臣之事。首曰文王者。所以推本之。我周公謂武王時與前篇義不同。應當敷布時是也。下同。繹尋繹也。思語辭。言今大封功臣所以布此文王之德于人而可尋繹也。功臣即亂臣十人之類。此猶前篇保有厥士于以四方二句之意。我徂維求定。亦與前篇克定厥家句相應。末曰於繹思者。使嗟歎之欲受封者思文王武王之德而不忘耳。凡此皆武王繹思大介既克商而定天下之大功。所謂蹻蹻王之造者。又如此。下篇義同。

賚一章六句

賚予也。所以明大封功臣之義。蓋此篇詩旨章內未明言。而于篇題見之。詩中又一體也。左氏春秋傳引此云大武之三。與今詩合。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吐果反山喬音橋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蒲侯反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此大武之卒篇也。又言武王巡狩河嶽朝會諸侯之事。皇美。時是也。高山山之高者。嶞山山之狹而長者。喬高也。喬嶽又山之高且大者。允信也。猶由。同謂道之也。翕合也。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合而不為暴也。此謂巡守河嶽之事。裒聚。對答也。聚天下之諸侯而專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言諸侯朝會之事也。此篇亦申首酌篇之意。說見前篇。兩篇末並曰時周之命者。所謂天命匪解也。已上四篇。前後文義通貫。舊解並闕其說。故今補之。

般音盤一章七句

般樂也。言武王之功既成。而與天下共樂之也。

周頌三十一篇三十一章三百三十七句

魯頌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封其子伯禽于魯。而錫之天子禮樂。魯于是乎歌頌于廟。以祀其先公。然其時魯蓋未嘗自作詩。故于今無傳焉。說見後詩辯。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當周惠王襄王時。在位三十餘年。魯人以為賢。其大夫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駉以下四篇美之。或曰魯頌然其僭甚矣。孔子魯人。故錄而存之。然因其實著之。其是非有不可掩者。亦春秋之義也。至魯有頌無風。或謂本無其詩。蓋其詳今無可考矣。

駉駉音扃牡馬叶滿補反在坰音扃之野叶上與反薄言駉者叶章與反有驈

戶橘反 有皇有驪力知反 有黃以車彭彭叶鋪郎反 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下三章同。○此篇美僖公牧馬之盛也。駉駉，腹幹肥張貌。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彭彭，盛貌。思無疆者，言其思無有窮盡，以見其立心之遠大也。蓋美僖公之德之辭。臧，善也。思馬斯臧，言若隨所思而皆臧，即牧事觀之，亦可以得其概矣。序謂僖公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故能如此。僖公之德或未足以與之，然當日史克作詩之本意，其或然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隹有駓符悲反 有騂有騏音其 以車伾伾敷悲反 思無期，思馬斯才叶前西反

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伾伾，有力也。無期，猶云無時，言不擇時而皆用其思也。才，材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徒河反 有駱音洛 有駵音留 有雒音洛 以車繹繹叶弋灼反 思無斁叶弋灼反 思馬斯作

青驪驎曰驒，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不絕貌。斁，厭也。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 有騢音遐叶洪孤反 有驔音覃 有魚 以車祛祛起居反 思無邪叶祥余反 思馬斯徂

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毫在骭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祛，強健也。徂，行也。此篇之意，蓋即牧馬一端，著僖公之德。先曰思無疆、思無期者，美其德之無方也；復曰思無斁、思無邪者，美其德之有常而歸于正也。至前後章雜陳牧馬之色，所以極言其盛也。餘義未詳。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符必反 有駜，駜彼乘繩證反 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叶謨郎反 振振鷺，鷺于下叶後五反 鼓咽咽烏元反 醉言舞，于胥樂音洛兮句末無韻

興也。下二章同。○此美僖公君臣燕飲之詩。駜，馬肥強貌。蓋即燕飲時所乘以為興，亦有賦義也。明明，辨治也。此美其德之辭，蓋燕樂之本也。振振，羣飛貌。鷺，羽舞者所持。鷺于下者，舞時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咽，鼓聲深長也。振振鷺以下，言燕飲作樂之事。胥，相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既云乘黃，又云乘牡者，辨其色，亦辨其牡也。于飛，舞者振作之狀，其羽如飛也。首章醉舞，言燕飲時，此章末又言其既燕而歸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呼縣反 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叶羽已反 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青驪曰駽，今鐵驄也。既乘黃，又乘駽者，言乘馬之多也。歲有，有年也。穀，善；詒，遺也。末四句，頌禱其君之辭。前二章美僖公之臣，末章所以美僖公也。序謂頌僖公君臣有道，蓋史克作詩之意如此云。

有駜三章，章九句

思樂（音洛）泮（音判）水，薄采其芹（其斤反）。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叶其斤反）。其旂茷茷（蒲害反），鸞聲噦噦（呼會反）。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賦也。下六章同。○僖公修泮宮既成，而燕飲以落之，故賦其事作此詩。思，發語辭。泮水，泮宮之水。諸侯之學曰泮宮，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雍，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芹，水菜也。首二句賦中亦有興義。戾，至也。茷茷，飛揚也。噦噦，和也。小大，羣臣。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叶之繞反）。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采芹復采藻者，水中芹藻不一，蓋廣言之也。下章采茆同。蹻蹻，盛貌。音，馬鳴聲。或曰鸞聲。昭昭，明也。色，和顏色也。匪怒伊教，言無有所怒而教化之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音卯，叶謨九反）。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叶魯吼反）。順彼長道（叶徒吼反），屈此羣醜。

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難老，壽也。長道，猶云大道。醜，衆也。羣醜，謂淮夷也。此上三章言僖公至泮宮燕飲之事。前二章美其始至時車馬之盛，此章乃及燕飲之意。末三句復爲頌禱之辭，起下第五章至末章意。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音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戶）。

昭，明也。假，格同。烈祖，謂周公魯公也。下章將承前章言僖公平淮夷之事，故此章先推本其德如此。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北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叶況璧反）。淑問如皋陶（叶夷周反），在泮獻囚。

此下四章皆美僖公平淮夷之功也。春秋僖公十三年，從齊桓公會鹹，爲淮夷病杞。十六年，從齊桓公會淮，爲淮夷病鄫。蓋僖公嘗從齊桓公平淮夷，故假其事而美之。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謂所虜獲者。觀此章之言，僖公從齊桓公平淮夷，當在修泮宮既成之時。故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又曰在泮獻馘，在泮獻囚。或當時實有是事，而詩人美之。蓋僖公君臣既假齊桓之功以爲己功，而作詩者復夸大其辭如此，而不自知其失也。

濟濟（子禮反）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他歷反）彼東南（叶尼心反）。烝烝皇皇，不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多士，謂虎臣及如皋陶之屬。德心，善意也。狄，猶逷也。謂攘而遠之也。東南，即淮夷也。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吳，譁。訩，訟也。

角弓其觩（音求），束矢其搜（色留反）。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觩，弓健貌。五十矢爲束，或曰百矢也。搜，矢疾聲。博，廣大也。無斁，言競勸也。逆，違命也。式，用。猶，謀也。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音甚），懷我好音。憬（孔永反）彼淮夷，來獻其琛（敕金反）。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興也。○鴞，惡聲鳥，喻淮夷也，故以爲興。黮，桑實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金，荊揚之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筆位反）宮有侐（況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

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叶筆力反黍
稷重音直容穋音六稙叶敘力反穉音稚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
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巨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叶象呂反

賦也。下八章同。○魯公命公子奚斯新作祖廟，享成，故作此詩頌美之。閟，深閉也。宮，廟也。宮廟非祭祀則常閉，故曰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首二句先美僖公新作之廟，猶加嵬起，敘末章意。回，邪也。依，猶眷顧也。先種曰稙，後種曰穉。下國，下土，言封后稷于邰也。纘禹之緒，蓋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百穀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大音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
大王之緒致天之屆音戒于牧之野叶上與反無貳無虞上帝臨
女音汝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
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翦，斷也，猶云滅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于是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屆，極也。致天之居者，謂推致天極，終殷命之意也。貳，疑；虞，慮。致治殺之咸，同也。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啟，開。宇，居也。此上二章推本后稷之生，下逮伯禽，起下章美僖公意。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
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音懈叶訖力反享祀不忒皇
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叶虛何反是饗是宜叶牛何反降福既
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汝

此下二章，承前章迷美僖公祭祀之事。附庸，猶屬城。小國不能自達于天子，而附于大國也。莊公之子，僖公也。

交龍為旂。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忒，過差也。春秋享祀，言廟祭。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言郊祀也。魯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蓋成王以周公有大功勳，賜魯天子禮樂，故僖公得行之。末皇祖，謂伯禽以下群公也。與上文皇祖不同。蓋曰享祀既多，承郊祀言。末曰亦其福女，又兼廟祭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音福衡叶戶郎反白牡騂剛犧尊將將七羊反毛
炰叶白交反胾側吏反羹叶盧當反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叶祛羊
反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
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載，始也。嘗，秋祭名。言嘗者，舉一以例其餘耳。楅衡，施于牛角，以止觸者。夏月設之，所以豫戒也。白牡，周公之牲。騂剛，魯公之牲。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不敢與文武同牲，故用殷牲。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也。犧尊，畫牛于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毛炰，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肉汁不和，曰大羹，盛之以登。肉汁有菜和者，盛之鉶器，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萬，舞名。以上皆言廟祭之事。熾，騰，驚動也。三壽，未詳。或曰：謂魯國與國俱長也。承上魯邦是常，令下如岡如陵句為義，乃文法之變耳。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孝孫有慶以下，皆頌禱之辭。此上二章言廟祭特詳，而郊祀略者，以此篇本美僖公新作祖廟故也。

公車千乘叶平聲繩證反朱英綠縢徒登反二矛重弓直容反叶姑弘反公
徒三萬貝冑朱綅息廉反叶息稜反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
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叶方味反黃髮台背
壽胥與試叶齊案反俾爾昌而大叶特計反俾爾耆而艾五蓋反叶五計反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叶暇憩反）

此下四章承前章頌禱之意遂美僖公之功也千乘大國之賦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千乘則地三百十六里有奇矣朱英所以飾矛緑縢所以約弓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貝胄貝飾胄也朱綅所以綴也烝衆也增增亦衆也增增言徒以御車也戎西戎狄北狄膺當也荆楚之别號舒其與國也懲艾承禦也蓋僖公常從齊桓公伐楚故此章借其事美之蓋言戎狄者復因荆楚而推言之爲夸大之辭耳黄髮台背皆壽徴也胥相也壽胥與試言相與試有此壽也眉壽秀眉亦壽徴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叶卜工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泰山魯望也詹與瞻同龜蒙二山名在魯地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此又美僖公從齊桓公平淮夷之事以此證之泮水爲僖公之詩無疑矣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鳧繹亦魯二山名徐徐國也宅居也南夷荆楚也諾應辭若順也此章言徐宅蠻貊又因淮夷荆楚而附及之爲夸大之辭也

天錫公純嘏（叶果五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委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叶羽已反）既多受祉黄髮兒齒

常或作嘗邑名在薛旁許許田魯朝宿之邑皆魯故地見侵于諸侯而未復者居常與許望僖公復之之辭非實事也令妻令善之妻猶善妻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兒齒謂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徴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叶逋莫反）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尋是尺（叶尺約反）松桷有舄（音昔叶七約反）路寢孔碩（叶常灼反）新廟奕奕（叶弋灼反）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同上）萬民是若

末章遂言僖公作廟之事以終全篇之意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舄大貌路寢正寢也奚斯公子魚也曼長碩大也

閟宮九章四章章十七句一章十六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二句

商頌

商者契所封之地帝嚳妃有娀氏女簡狄吞鳦卵生契堯末年舜舉爲司徒有功乃賜姓而封之傳十四世至湯而有天下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啟于宋修其禮樂以奉商祀其後世衰微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以那爲首而歸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又亡其七篇乃存之以備三頌

猗（於宜反）與（音余）那（乃何反）與置我鞉（音桃）鼓奏鼓簡簡衎（音看）我烈祖湯孫奏假（音格）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叶於巾反）嘒嘒（音諱）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音亦）萬

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音亦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賦也○此祀成湯之詩猗歎辭那多置陳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此篇先言作樂之事鞉鼓和大也衎樂也烈祖湯也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烈考之靈綏安也我思成言蓋其于祭日思念烈考之心今得祀事而有成然後乃安也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磬玉磬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穆穆美也庸鏞通斁斁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不豈不也夷悅也言古昔先民者所以推本之執事之事即謂祀事也恪敬也顧念也將奉也末致丁寧之意所以望其來饗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侯五反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音戶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音奏假音格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祁支反錯衡叶戶郎反八鸞鶬鶬叶七羊反以假音格以享叶虛良反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音穰來假同上來饗叶平聲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賦也○此亦祀成湯之詩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謂主祭者首言烈祖以其秩有常之福申錫無窮故及于今王之所而修其祀事如下所云也酤酒賚予也戒夙戒也平猶和也儀禮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鬷中庸作奏今當從之無言言肅敬之至也約軝錯衡八鸞鶬鶬謂助祭諸侯所乘之車以假以享言來助祭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末復言豐年黍稷之盛可以奉祭祀而饗福則皆頌美之辭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叶真丁反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已反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養里反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升龍旂十乘繩證反大饎尺志反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叶虎洧反四海來假音格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叶牛何反百祿是何音荷叶如字

賦也○此祀武丁孫子之詩首言契及湯者所以推本之玄鳥燕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命上帝也湯有武德故號武

湯正治也域封境也后諸侯也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此追本商有天下之祖以及武丁孫子先后謂武丁孫子殆危也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者言武丁孫子能受天命不危殆也武丁孫子曰先言下文又盛稱其德其德配之之詩無甚武王湯號後世亦以自辨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大饎黍稷也承奉也此言諸侯助祭之事止居肇開也假格同祁祁眾多貌景山名商所都也員與圓同周也河大河景山四周皆大河言其固也何荷同任也邦畿千里以下又言天下之歸殷者如此凡此皆美武丁孫子之德故今祭祀以報饗之耳考史記祖庚祖甲武丁之子廩辛庚丁武丁之孫此詩未知何為書無逸稱殷高宗後自祖甲篇中所美惟祖甲足以當之但以孫子並言則祖庚廩辛庚丁三人或亦有足稱者此詩蓋兼祀數王與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音峻）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音福）隕（音員）既長有娀（息容反）方將帝立子生商
賦也下六章同。○此蓋殷大享之詩濬深哲知也言商世有濬哲之君也長久也發見也祥謂受命之祥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隕員圓也有娀契之母家也將大也帝上帝子有娀氏女所生之子謂契也蓋契於是將為舜司徒肇之受命實基于此
玄王桓撥（叶方未反）受小國是達（叶他悅反）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
遂視既發（叶方月反）相（息亮反）土烈烈海外有截
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生而名也王者追尊之號桓武撥治也達通也言其化無不達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遂視既發者視其民皆發而應之也相土契之孫截整齊也蓋殷王相土之世諸侯歸之

亦整齊也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當中衰也與此上二章推本契及相土有商之始以起下章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反）昭假（音格）遲
遲上帝是祗（音支）帝命式于九圍
此下四章言湯受命有天下之事湯齊湯德與天齊也降猶生也不遲言適當其時也躋升也昭假假于天也遲遲久而不已也祗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
受小球（音求）大球為下國綴（張衛反）旒（音流）何（音荷）天之休不競不
絿（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
球玉也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長尺有二寸大球大圭長三尺皆天子所執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言諸侯之附如旗之旒綴然也何荷競強絿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遒聚也

受小共（音恭叶居勇反）大共為下國駿（音峻）厖（莫邦反叶莫孔反）何天之龍
（叶丑勇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叶德總反）不戁（奴版反）不竦（小勇反）百祿
是總
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供之貢也或曰共拱通合拱之玉也駿大厖厚也言為下國之君而有大厚之德也龍寵戁恐竦懼也
武王載旆（蒲貝反）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
三蘖（五葛反）莫遂莫達（叶他悅反）九有有截韋顧既伐（叶房越反）昆吾
夏桀
武王湯也虔敬也曷遏通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苞有三蘖者苞喻夏桀蘖喻韋顧昆吾也皆夏桀之黨初伐

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己姓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子（一作予）卿士實維阿衡
（叶戶郎反）實左（去聲）右（去聲）商王
末章又言伊尹相湯之事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此謂殷中衰時允信降下也言天信以商為子而下予之卿士也卿士伊尹也一說天子湯也
降體下之也阿衡伊尹官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商書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篇首稱契以下及成湯受命而終之以伊尹相湯之事蓋今祭商先王而以伊尹配之疑即盤庚所謂大享之詩序謂長發大禘也朱子又謂大禘不及群廟主蓋祫祭之詩今按禘祫周制也商制無可考故採商書盤庚篇義存其說俟後之君子詳見後詩辨

撻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荊楚。罙面規反入其阻，裒蒲侯反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象呂反

賦也。下五章同。○此祀高宗之詩。撻，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罙，冒也。阻，險阻也。裒，聚也。湯孫，謂高宗也。首章言高宗伐楚之事如此。此詩祀高宗，而獨言其伐楚之事者，蓋舉其成功之大者美之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與。

維女音汝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都啼反羌。莫敢不來享叶虛良反，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此以下皆設為告楚之辭。首言成湯者，所以推本之。氐羌，西方夷狄之國。享，獻也。世見曰王。常，謂常禮也。舉氐羌者，喻荊楚也。

天命多辟音璧，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同上，勿予禍適直革反，稼穡匪解。音懈，叶訖力反

多，衆。辟，諸侯也。設都，建國也。禹績，謂九州。歲事，歲時朝覲之事也。來辟，來朝也。適，謫通。勿予禍適，言諸侯來朝而王不加非謫之辭。稼穡匪解，則又明其平日之能勤于民事如此也。此言諸侯建國之始及歲時朝覲之事，申前章來享來王曰商是常之意。

天命降監，下與嚴為韻下民有嚴。叶五剛反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叶筆力反

監，視。嚴，威也。僭者，賞之差。濫者，刑之過。遑，暇。封，大也。言天命商王，降視諸侯之國，信垂良民，下民而無僭濫怠遑之失，則庶幾勤于民事，王于是命之，而大建厥福，可以免于禍謫矣。此又承前章末二句之意而申言之。

則荊楚之當以是為戒也已。上三章，皆設告楚之辭如此。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赫赫，顯也。濯濯，光明也。我後生，後王自謂。此章承前四章，又言高宗伐楚之後，功業之盛如此。蓋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曰壽考且寧云。

陟彼景山叶所旃反，松柏丸丸。是斷音短是遷，方斲直角反是虔。松桷音角有梴丑連反，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末章言今廟祀之事也。景山，山名。丸丸，直也。斲，截也。遷，徙。方，正也。虔，亦截也。梴，長貌。旅，衆也。閑，閑然而大也。寢，廟中之寢。此蓋寢廟既成，始祔而祭之詩與。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詩益卷之八終

詩次問略

或問詩一篇之義小而全詩之義大何也曰詩有詩人之志焉有孔子編次之義焉二者不同而其義之大小亦有辨夫一篇之詩之爲義也繫乎其人與事而已義繫乎人者言其人之美惡而其義止焉義繫乎事者言其事之美惡而其義亦止焉緣其義之所起而觀其義之所止所謂詩人之志也故曰小也曰詩人之義蓋亦有其大者焉故風莫大於關雎七月（關雎以下著文王之化七月著公劉之化皆周道所由興故國風始關雎而終七月）雅莫大於文王生民（周德始於后稷而盛於文王故大雅首歷敘祖德之詩始以文王而終以生民其公劉一篇次在行葦四篇之後所以繼生民也說詳後詩次問）頌莫大於清廟酌桓賚般（周德盛於文王功莫大於武王故頌始於清廟而終以酌桓賚般）今皆以爲小何也曰詩人之爲辭也有邪有正有治有亂有淺有深有博有約而其爲義也亦有小有大今就其大者而考之豈惟所云關雎七月以下諸篇而已哉然其在國風者皆義止於一君辭止於一事美刺其上者無以見其化之及於下美刺其下者亦無以見其流之自於上而其小者無論已其在雅頌亦義止於一王辭止於一事而無以統觀夫古今興亡之故終始王者之迹而其小者無論已故曰小

也曰然則孔子之意亦緣詩人之辭而見耳果何以爲著其大乎曰孔子之錄詩也凡列於風者皆足以驗國政之盛衰凡列於雅者皆足以考王道之得失凡列於頌者皆足以見古先王創制垂統之精義故欲知孔子之意者要必本於詩人之志以求其端然而詩人之爲義也顯孔子之爲義也微詩人之爲義也存乎文辭章句之內孔子之爲義也存乎文辭章句之外故或取詩人之義而進退之升降之（如時代在後或列於前及在下民俗之詩或先國君之類）或復連類之（或以其義如小雅雅頌詩相次或以其事如頌詩相次之類）或復假借之（如二南螽斯麟趾或借美周公之類）或遠而附托之（如二南附何彼穠矣衰周之詩之類）或近而援引之（如黍苗宣王時詩今與幽王詩同次之類）或反而形容之（如斯干無羊刺宣王與本篇詩意相反之類）或比而諷切之（如柏舟雝芙反正之詩之類）或同類而各著之（說見篇序）或異類而雜陳之（如小雅幽王詩與雅頌詩閒次之類）雖其詩之爲辭也淺而其義之所繫者深雖其詩之爲辭也質而其義之所繫者博詩不能有正而無邪也而孔子之義則一歸之於正詩不能有治而無亂也而孔子之義則必要之以治故凡一國之風一王之雅其詩之存於今者少（如風檜曹詩惟四篇而大雅厲王詩祇有五篇）而引而伸之義不失之隘也其詩之存於今者多（如衛風三十九篇幽

王詩三十一篇。而參而伍之義。不失之雜也。大哉至乎。其爲教也溥而公。其爲道也精以核。其遠也放之六合而無所遺。參之天地鬼神而無所忤。而其切於人事也。雖夫婦之愚而可與知。雖神聖之質而莫能外。故曰。一篇之義小。而孔子緝文之義大也。

詩益卷之九

金壇後學劉始興字子彥一字幕江輯

詩大問

國風

或問國風邶鄘衛以下無盛代之詩何也。曰。失其傳也。曰。然則其衰世之風孰錄之。曰。蓋孔子之前或錄之。夫錄詩不自孔子始也。詩之傳則自孔子始。曰。何以言之。曰。聖人者爲世之師也。六藝之傳也。皆聖人之教也。故夏殷與周。並稱盛王。而夏代無詩。殷則僅存其頌。非夏殷之詩不備也。其先無孔子故也。故凡列國之盛代非無詩也。其時亦非無錄詩者也。而不得聖人論定之。則久而易以及其衰也。去孔子未遠。故其詩之錄於人者猶未以爲孔子取而論定編次之。而詩之教以興。若其盛代之風。則以其不可錄。聖人不得已闕之。此所以失其傳也。曰。然則凡國風詩後先次序之義。皆孔子斷之乎。曰。然。蓋其間孔子有或仍其舊者。而其義則聖人之教也。非孔子孰能修之哉。

或曰。子之言國風邶鄘衛以下衰世之詩。其說然矣。若

二南與幽去孔子既遠今其詩不亾何也曰二南與幽
者詩公劉文王之化周公相成王之德而非諸侯之風
也蓋周之大師實藏之是故其傳也遠若列國諸侯之
詩非周室之藏而大師之職也此其所以亾也曰記曰
大師陳詩觀民風列國之詩既陳之天子矣今云非周
室之藏大師之藏何也曰記所稱者蓋古天子巡狩時
舉行之典禮耳惟周室盛代則行之降及衰世王職廢
闕諸侯背叛其時天子既無巡狩之事而諸侯亦未有
肯自陳其淫亂之風於天子之國者乃其詩今獨存焉

至於盛代如武王成康之世齊大公衛康叔晉唐叔之
國今皆不傳其詩則可知今詩之存爲後人所私錄而
記所稱大師陳詩之事雖周之盛代或行之然以其諸
侯之詩非周室之藏故久而亾之耳若使其詩果與二
南及幽並藏之周室而職之大師其爲時雖遠未如夏
殷之舊也安得至孔子之世而盡亾之哉曰然則列國
諸侯之詩既不職於大師矣皆非樂歌所用乎曰國風
之用於樂歌者惟二南與幽耳蓋其詩美公劉文王之
化周公相成王之德而非諸侯之風也若以列國諸侯

之詩歌於天子之廟朝用於天子之祭祀朝會燕饗則
於義爲不稱此說之可推而曉者況如邶鄘衛以下衰
世之風其非樂章所宜用而大師所宜歌益彰彰明矣
曰然則左氏春秋傳稱季札觀樂歌國風之說何取乎
曰此左氏之誣而失其實者其義則余于辨詳言之說見後雅狀辨
風始乎二南何也曰周之興也其二南乎孔子有興周
之志焉故風始乎二南次以邶鄘衛何也曰周之有邶
鄘衛也殷所以亾也邶鄘衛者殷墟也周興而殷亡孔

子傷殷之亾也故邶鄘衛次之次以王何也曰周所以
衰也越周之興而及其衰故王次之次以鄭何也曰鄭
之滅檜莽以立國也其在周之衰乎且夫有鄭而其後
霸國之爭也屢焉周衰而後霸國興故鄭次之而齊唐
秦三霸國又次之然則魏在齊唐之閒何也曰魏亾國
也霸國興而小國亾矣秦後乎唐何也曰晉之霸也繼
乎齊秦之霸也繼乎晉陳檜曹又次秦何也曰陳檜曹
皆亾國也周衰而後小國亾風之終也列亾國三焉傷
乎周也魏滅於晉而晉遂以興霸故魏先於唐檜亾於

紀而鄭僅以立國故檜不先鄭其後終以幽何也曰夫幽者周公相成王之治孔子傷乎周而以幽終之所以望周之復興也夫孔子魯人也周公魯之先也風始乎周南周南者周公行文王之化始乎周南始乎魯也終之以幽終乎魯也孔子有用魯興周之志焉是以始終乎魯也

周南

周南始關雎何也曰關雎者文王之化之首也故周南始之次以葛覃卷耳何也曰著后妃之德也關雎之道立而家齊之化行然必觀於葛覃卷耳而後知后妃之德故關雎爲首而葛覃卷耳次之雖然孔子編次三詩之意云爾非詩人之志也作關雎者匪以冠二南而葛覃卷耳后妃之作亦豈繼關雎者哉是故詩人孔子之志不同焉三百篇之義一也

次以樛木何也曰美文王也文王得后妃之助而家齊于是乎福履綏之矣

次以螽斯何也曰文王得后妃之助而福履綏之於是子孫既衆且賢而有周公之聖以行其化於國中斯家

齊之致治國之本故其詩在樛木桃夭之間然則孔子其有美周公之志乎召南甘棠所以美召伯也而周南無美周公之詩余于螽斯見之矣曰周公文王之子也螽斯言宜爾子孫曰美周公何也曰詩曰宜爾子孫振振兮宜爾子孫繩繩兮宜爾子孫蟄蟄兮美文王后妃之子孫者螽斯詩人之志也非專美周公之詩也其曰美周公者蓋孔子編次之意云爾是故詩人孔子之志不同焉此之謂也

次以桃夭兔罝芣苢漢廣汝墳五篇何也曰文王之化自家而國自國而南其桃夭以下五篇之次如此而漢廣汝墳化及南國與召南之詩相際矣

周南終麟趾何也曰次麟趾之義猶螽斯然故其詩居周南之末焉所以終之也曰麟趾詩人亦美周公乎曰美文王公子公姓公族者麟趾詩人之志也非專美周公之詩也孔子之所以寓其意者亦猶螽斯云爾曰然則周南無專美周公之詩何也曰此不可考矣或曰二南采于成王周公蓋有其詩而周公闕之或曰非也蓋本亡其詩耳按聖人無適無自私之心前說失之後說近是周南無美周公詩者于有善則歸于

其父故國人猶美文王而不及周公歟。

召南

召南首鵲巢采蘩草蟲采蘋南國之詩何也。曰召南首鵲巢以下四篇上承周南之義樛漢廣汝墳之後。明南國諸侯大夫咸被文王之化而能齊其家所謂二南之義合也其南國諸侯夫人之詩先大夫妻者蓋其大夫亦被諸侯之化也。

甘棠次之何也。曰南國諸侯大夫所以被文王之化者惟召伯能行之故次以甘棠。其次以行露何也。曰南國之人於是咸被召伯之化也。

羔羊殷其靁摽有梅次之何也。曰召伯行文王之化于南國。其大夫咸能修身齊家以化其國羔羊。所以修身也殷其靁則及于家矣摽有梅化國之效也。

次以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何也。曰召伯行文王之化于南國其諸侯咸能修身齊家以化其國小星。江有汜所以修身而及于家也野有死麕則化其國矣。曰行露摽有梅野有死麕三篇皆南國女子能守禮者之詩也。今其說不同何也。曰蓋其所繫之次有異焉故一以著召伯之化一以著南國諸侯大夫之化因上篇之義而分別之如此余于分別詩人孔子之意說略備於表茲不復詳列焉可以推而得之也。

何彼襛矣美周之詩也其列于二南何也。曰孔子之志也文王大姒之化不獨被于當時之南國而有以及于衰周之世著文王之化之深且遠故次以何彼襛矣。曰傳者言二南采于成王周公而有衰周之詩焉然則其詩孰錄之。曰蓋孔子之前或附之。如幽之有破斧以下是也。及孔子取而刪次之。以明文王之化而其詩之先後則惟以義爲斷而不以其作之時世故其篇第在騶虞之前。以此言之則二南二十五篇之編次于聖人而非周公當日采詩之本第益明矣曰然則衰周之詩止此一篇何也。曰衰世之雜或誣而亾其實聖人姑取之以明其義云爾。又何多錄焉。

召南終騶虞何也。曰美文王也。麟趾末曰于嗟麟兮騶虞末亦曰于嗟乎騶虞其歎美文王之意同焉故采其詩以終二南。

邶鄘衛

邶鄘衛皆衛詩也，冠以邶鄘何也？曰：邶鄘衛者殷墟，又三監之舊封也。詳見詩本傳及辨。而其後邶鄘卒幷于衛焉。孔子傷殷之亡也，故冠衛曰邶鄘，從其始也，所以明衛之爲殷墟也。且夫衛亦諸侯之風也，乃其詩不與鄭齊以下諸國同列，而獨先于王焉，是以知孔子有傷殷之志也。冠之曰邶鄘，而不與他國風同例焉，亦所以別之也。此條義例詳後補言。

衛詩始莊姜何也？曰：衛自莊公寵嬖妾，嫡廢，州吁篡立之禍，故宣公得繼位。考春秋傳、史記，宣公晉，桓公之弟，蓋莊公庶子，非所當立，因州吁弑

桓公自立，國人殺之，故迎立宣公。孔氏疏義云宣公桓公子者誤。以肆其邪淫無道之行，再傳至懿公而遂亡其國。若非康叔武公之遺化，衛之餘民，從而不去，又有齊桓許穆宋桓諸國君左右之，戴文雖賢，其能立國乎？以此言之，衛之亡也，不亡于懿公，亡于莊公；而其存也，不存于文公，存于武公。故夫子列共姜武公之詩於後，著衛之所以存；列莊姜之詩於首，著衛之所以亡。易曰：履霜堅冰至，此之謂也。不然，衛風世次，其先於共姜武公矣，今其詩獨列於後，何哉？曰：然則莊姜詩以柏舟爲首，而綠衣次之，何也？曰：柏舟之意迫而切，故其言也詳；綠衣之意緩而諷，故其言也畧。先柏舟後綠衣，先其詳而後其畧也。

燕燕次之何也？曰：莊公失德於上，妻妾咸不安其位，妻謂莊姜，妾謂戴媯。此柏舟綠衣燕燕三篇相繼之義也。夫戴媯之歸，雖在州吁弑立之後，然其禍實始于莊公之世，故此篇不與擊鼓同次，而次柏舟綠衣之下，所以罪莊公也。

日月終風次之何也？曰：日月、終風，莊姜思莊公而作也。燕燕末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故次之。

次以擊鼓何也？曰：著衛亂也。

次以凱風何也？曰：擊鼓以上，亂于上也；凱風則及下矣。夫世之盛也，上有關雎葛覃卷耳之化，則下有桃夭芣苢之應；及其衰也，上有柏舟綠衣之化，則下有凱風之應，所謂風也。夫盛衰之感，其事雖殊，而其致一也。言其盛而不言其衰者惑也。曰：其所以應之之義何也？曰：莊公失德，不能正其家，以啓亂于上，而其下之淫風遂行，此凱風所以作也，所謂應也。曰：然則凱風一篇，作于莊公之世乎？曰：此不可考矣。夫上之所感者深，則下之應者遠，故一世之治，數世被其澤；一世之亂，亦數世被其

諷衛自莊公啓亂。迄于宣懿之世。而卒亡其國。故自邶
至王靜女十一篇其作之時世。不可盡曉。然次於擊鼓
之後新臺乘舟之前。蓋莊公及宣公時詩耳。而其義皆
柏舟以下六詩之應也。惟泉水一篇。不與上下篇相比
焉。說見泉水。
次以雄雉匏有苦葉何也。曰。雄雉。婦人勸其君子歸隱
之詩。匏有苦葉。又隱士作也。夫國事日非。賢人君子。相
與去之。雖婦人亦有知其然者矣。柏舟以下六詩之應
也。

次以谷風何也。曰。次谷風之義。猶凱風。然。然則其詩不
同次何也。曰。賢人者。國之本也。賢人用則其國治。賢人
隱而其俗壞。亦所謂應也。故其詩相間以明其義。周南
以兔罝次桃夭芣苢之間。此以雄雉匏有苦葉次凱風
谷風之間。其義一也。
式微旄丘次之何也。曰。谷風以上。亂于國也。式微。旄丘
則及其鄰矣。夫二南盛世之化。由近以及遠。故桃夭芣
苢之後。次以漢廣。衛風衰世之政。亦由內以及外。故凱
風谷風之後。繼以此詩。

次以簡兮何也。曰。次簡兮之義。猶雄雉匏有苦葉。然。然
則其詩不同次何也。曰。簡兮末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
之思。西方美人。懷盛治也。故夫子下移其詩以比泉水。
亦與谷風式微旄丘三篇者相間之義云爾。
泉水。衛女之詩也。他國未有列其女子之詩者。衛獨列
之何也。曰。衛自宣懿以降。其國既滅而復存者。雖由戴
文中興之功。然其先與狄人戰敗之日。惟宋桓公宵渡
衛之遺民七百餘人。又有許穆夫人賦載馳。賴二國之
助。而後戴公文公得以廬于曹而圖復國之漸。若非康

叔武公之遺澤。有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賢女嫁于二
國。以救其敗而恤其亡。則衛卒滅矣。故他國未有錄其
女子之詩者。衛獨列其詩四。泉水。載馳。竹竿。河廣。復因簡兮之末。
有厭亂思治之語。而次以此篇。所以明衛先公之遺澤。
未亡孔子之志也。曰。然則泉水即宋桓許穆夫人作乎。
曰。此不可考矣。夫衛多賢女。國之所以不亡也。豈必其
詩皆作于宋桓許穆夫人哉。
次以北門何也。曰。次北門之義。猶雄雉匏有苦葉簡兮
然。夫無道之世。賢者不得位而居下。亂為已困矣。乃錯

貧窶若此欲無亡得乎。而國無人矣。
北風次之何也。曰、衛國于是亂而將亡矣。故賢人君子。
卒避去之。雄雉匏有苦葉簡兮北門之義其終矣乎。
靜女次之何也。曰、衛國于是淫風大行。民俗益壞矣。凱
風谷風之義其終矣乎。
次以新臺二子乘舟何也。曰、衛淫亂之國也。而宣公又
甚之。國之所以亡也。故其詩次北風靜女之後。
右衛上
柏舟。衛共姜詩也。今次新臺二子乘舟之後。復別爲一

篇何也。曰、夫子讀衛風至乘舟牆茨之閒。傷其淫亂極
而人道于是滅亡也。故分牆茨以下爲一篇。而冠以柏
舟。所以正之也。不然。衛共姜時下逮衛宣四世矣。今其
詩降而列于此何耶。曰、所以正之之說何也。曰、共姜爲
其夫既死而之死靡它。可謂守禮矣。今宣姜乃以未亡
人下淫。此義之反者。故並列其詩焉。所以正之也。
牆茨次柏舟之義聞命矣。君子偕老次牆茨之後何也。
曰、著宣姜之罪也。
桑中次之何也。曰、新臺牆茨君子偕老。淫于上也。桑中

則及下矣。所謂應也。蓋比凱風谷風靜女諸詩之義而
又甚焉。
鶉之奔奔。亦刺宣姜之詩。宜與牆茨君子偕老同次。今
次桑中之後何也。曰、宣姜與頑之淫惡。而國人化之。使
其國尚有君。猶可以救而正之。然惠公之不復有君道
也。此其所以亡也。故次以鶉之奔奔。著衛之無君也。夫
人之無良。固有罪矣。然竟以之爲君爲兄。而曾是不意
者。果誰之咎哉。然則爲惠公者宜何如。曰、明大義以逐
公子頑。而至誠以格其母。則庶乎其可也。

次以定之方中何也。曰、美文公也。
蝃蝀相鼠干旄次之何也。曰、著文公之化也。其定之方
中之應乎。曰、何以言之。曰、衛國被文公之化。悔其前日
淫亂非禮之俗。而在位者復能興起賢才以爲國家之
用。此存亡治亂之大端也。故曰應也。曰、然則其詩作于
文公之世歟。曰、此不可知矣。蓋其詩或作于文公之後
焉。所謂一世之治數世被其澤者無害于義也。
載馳次之何也。曰、余於泉水言之矣。故其詩繫定之方
中以下四篇之後。而下篇復繼以武公之詩。所以明賢

文之存衛，而武公之化遠也。

右衛中

淇奧以下復爲一篇何也。曰，衛風終于文公，故及前篇之末，而其詩已終。淇奧碩人以下，復取武公莊公之詩，重列爲篇，而各著其化，以明治亂興亡之本。考槃竹竿河廣伯兮，武公之化也。氓芄蘭有狐木瓜，莊公之化也。其義則余于前柏舟言之。

考槃次之何也。曰，武公之化也。夫上有淇奧之君，則下有考槃之賢矣，所謂應也。然則其詩作于武公之世乎。曰，此不可知矣。義猶前凱風蝃蝀以下然。闕之可也。

碩人衛人爲莊姜作也。其詩不與前柏舟綠衣同次，而次淇奧考槃之後何也。曰，淇奧衛之所以存也。碩人衛之所以亡也。所謂治亂與亡之本者如此，故復取莊姜之詩而次之，反覆之義也。

氓次之何也。曰，莊公之化也。義猶前凱風以下然。

次以竹竿何也。曰，武公之化也。義猶前泉水載馳然。

芄蘭次之何也。曰，莊公之化也。衛俗之衰也。不獨淫風流行，而先王之禮法，亦皆廢墜矣。

河廣次之何也。曰，武公之化也。義猶前泉水載馳竹竿然。曰，然則宋桓夫人與許穆夫人，咸有存衛之功矣。今其詩不與載馳同次何也。曰，河廣之作也，在文公復國之後，而其所言者又不與存衛之事，故其詩不與載馳同例焉。

次以伯兮何也。曰，武公之化也。

終以有狐木瓜何也。曰，莊公之化也。然則武公莊公之化，並行而不謬乎。曰，然。曰，何以言之。曰，衛之衰也，其國之婦人女子，有能守禮如竹竿河廣伯兮者，武公之化

也。國之所以存也。然其民俗益壞，淫風肆行，復有如氓芄蘭有狐木瓜者焉，莊公之化也。國之所以亡也。所謂各著其化者，奚謬焉。至如氓竹竿而下，其時世闕之，與考槃之義一也。曰，然則衛風不終于文公之詩，而終以有狐木瓜淫亂之詩何也。曰，衛自文公復國之後，代有失德，如靈公出公之世，其淫亂無道之行，不異宣惠，而其國之風俗，弱不復振。及孔子之時而益衰，衛風終于有狐木瓜諸篇，所以著衛俗之終衰也。

右衛下

王

王之降國風也孰降之曰孔子降之曰孔子未刪詩以前王不綴于風耶曰王之編于風也不自孔子始也蓋孔子之前或錄之而其義則自孔子斷之耳曰何以言之曰周道之衰也王室卑而諸侯强故錄其詩者或與列國之風竝稱及孔子編次之時姑從其舊而不改夫聖人旣從其舊不改則其垂教之義必有在矣故曰孔子降之也曰然則其降之之義何也曰孔子之作春秋也稱王曰天王春正月曰王正月大一王之統也所以

尊周室也而其于詩也則降之傷周道之衰也則所以錄其實云爾

王風始黍離何也曰周之東遷也黍離見之矣故王風始之

次以君子于役何也曰周大夫行役悲勞于外其室家怨望憂思于內黍離君子于役二詩之義相比然故竝冠王風之首曰然則二詩蓋一時作乎曰孔子編次之義云爾若詩人之作豈必其同時哉

君子陽陽次之何也曰周大夫之賢者行役悲勞于外其在內之君子全身遠害隱于下寮而已此王道之衰也

次以揚之水何也曰王風首黍離君子于役君子陽陽著周道之衰也而平王忘復讎之志失中興之業勞其國人遠戍申許此其風之所以卒不振而降于諸侯也故次以揚之水

中谷有蓷次之何也曰揚之水平王失政于上也中谷有蓷以下則及下矣所謂應也曰然則中谷有蓷以下皆作于平王之世乎曰此不可考矣義猶衛凱風以下

然闕之可也

兔爰葛藟次中谷有蓷之後何也曰中谷有蓷葛藟傷國人離散也而兔爰一篇次其間其時雖有閔國亂之君子亦無如之何而國不可爲矣下采葛邱中有麻皆淫奔之詩而大車一篇次其間其時雖有能止奔之大夫而不能觀其俗則俗不可爲矣是故其詩終焉

鄭

鄭風始緇衣何也曰美鄭桓公武公也桓公武公始有鄭國故鄭風首緇衣焉

將仲子次之何也。曰、緇衣之應也。鄭、淫俗也。將仲子有悔淫之辭焉。其桓公武公之化乎。

兩叔于田次之何也。曰、鄭自桓武立國。僅一傳至莊公而遂有叔段之亂。繼以四公子爭立。國幾滅亾。而鄭風始變。著莊公亂鄭之始。故次以兩叔于田。

清人次之何也。曰、鄭諸公子爭立。亂者數世。及文公繼位。又不能增修國政。復桓武之業。而亾師弱國。鄭風于是乎益衰。著文公弱鄭之罪。故次以清人。

次以羔裘何也。曰、孔子將次遵大路。先之羔裘。將次有女同車以下諸淫詩。先之女曰雞鳴。所以正之也。曰、何以言之。曰、鄭風之正者五。將仲子。羔裘。女曰雞鳴。風雨。出其東門是也。皆緇衣之應。桓武之化。故以將仲子一篇。繫緇衣之後。而著其應之正。復以羔裘女曰雞鳴二篇。冠遵大路有女同車諸詩之前。而風雨出其東門二篇。又與東門之墠揚之水諸篇間次。皆所以著反對之義。羔裘美國有賢大夫。遵大路則賢者去國之詩。其義正相反。女曰雞鳴風雨出其東門三篇。又與有女同車以下諸淫詩相反。所謂正之也。曰、其必著以反對之義。且以正之者。其故何也。曰、鄭、淫俗也。不有以反之。其能國乎。且

夫鄭。小國也。而居晉楚大國之間。其幸而後亾者。桓公武公之澤未亾耳。故夫子于緇衣之間三致意焉。曰、遵大路次羔裘之義聞命矣。其次叔于田清人之後何也。曰、叔于田。清人。亂于上也。遵大路則及下矣。夫國有亂而賢人去之。此所謂應也。曰、然則將仲子一篇。作于桓武之世。而羔裘以下。皆莊公以後之詩乎。曰、此不可知矣。義猶衛凱風以下然闕之可也。

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東門之墠七篇次女曰雞鳴之義聞命矣。其並次叔于田清人之後何也。曰、亦所謂應也。鄭、淫俗也。且其國衰亂之後。故其風益肆焉。存而不削。所以為戒也。曰、數篇之義。亦有淺深乎。曰、有女同車之志淫矣。而辭猶緩焉。故列諸篇之首。著俗之始變也。至扶蘇蘀兮而其言肆。狡童褰裳則又肆。故並次之。曰、然則丰東門之墠二篇。又次狡童褰裳之後何也。曰、褰裳以上。蓋皆男女相對為誂之辭耳。若丰則其人既去而悔。東門之墠不見而思。夫當其時無復悅恥。及時已過而反側不能忘焉。則其風愈甚矣。故並次之。

風雨次東門之墠之義聞命矣。子衿揚之水次于東門之墠之後何也。曰子衿之爲詩也，亦不見而思，而其言也迫。若揚之水男女相要約至于惟恐人言之或閒焉，其視于東門之墠及褰裳以上而又甚矣。故並次之。

出其東門次揚之水之義聞命矣。鄭風終野有蔓草溱洧何也。曰鄭風自有女同車以下至揚之水凡淫詩九篇。然皆男女二人之私言耳。蔓草遇于野而冀其適願，溱洧誘于游觀之所，蓋一國之人皆然，而其風且一成而不可變矣。夫子于其聲欲放之，而其詩備列焉，所以爲戒也。

齊

齊風始鷄鳴何也。曰齊風首還著東方之日，著齊俗之變也。夫子誦其詩而感焉，故採美古賢妃之作冠于前，蓋猶見先王之教與齊大公之澤不終亡云爾，所以正之也。曰然則其詩何時作乎。曰此不可考矣。取其義而闕其說可也。

還何以著齊俗也。曰齊俗好勇，習於田獵，還之義也。著之義何也。曰昏禮之廢也，著見之矣。

次以東方之日何也。曰昏禮之廢也，而其淫風遂行矣，齊俗之衰也。

東方未明南山次之何也。曰還著東方之日，著齊俗之變也，而其繼世之君，復有昏惑淫亂之行如襄公其人焉。齊風之所以益衰也。故次之以東方未明南山。

甫田次之何也。曰東方未明南山亂于上也。甫田則及下矣。所謂應也。次甫田之義猶著然，讀著而知昏禮之亡，讀甫田而知冠禮之亡。

盧令次之何也。曰次盧令之義猶還然，亦東方未明南山之應也。曰然則甫田盧令二詩，其作于襄公時乎。曰

此不可考矣。猶衛凱風以下然，闕其義可也。

敝笱載驅刺魯文姜之詩也，其事與南山相比焉，今次甫田盧令之後何也。曰齊風至甫田盧令二篇，而其詩終矣。敝笱以下，其有傷魯之志乎。是故終之猗嗟，所以刺魯莊也。夫齊風也而終之以魯，則志在魯矣。敝笱以下，其魯風乎。故其詩不與南山同次，而繫齊風之末焉，孔子之志也。

魏

魏風始葛屨汾沮洳何也曰魏亾國也魏何以亾國小而無政斯亾矣故以葛屨汾沮洳始之言其無政也曰葛屨汾沮洳刺在位也魏無刺其君之詩何也曰在位者若葛屨汾沮洳然則其君豈能獨賢哉孔子之於詩也錄其存而已不求其備也然則二詩之作何時乎曰魏之時世舊說闕之今不可考矣

園有桃次之何也曰魏國小而無政故賢者知其將亾而憂之

陟岵次之何也曰魏有孝子而不得養其父母焉于是

民不安其生而國危矣

十畝之間伐檀次之何也曰魏有賢者而偕隱焉則其國無人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無政于上也陟岵十畝之間伐檀則及下矣所謂應也

終以碩鼠何也曰魏國小而無政甚其在位者猶碩鼠然于是民弗能堪而去之而魏遂亾矣

唐

唐風始蟋蟀山有樞何也曰著晉亂也蟋蟀山有樞憂亂之詩也其爲汏而作乎然則其不繫揚水椒聊之後而冠唐風之首何也曰亦所以著唐俗也唐俗憂深思遠有陶唐氏之遺民焉蟋蟀山有樞見之矣故其風不曰晉而曰唐

次以揚之水椒聊何也曰唐之民所以憂思如此者豈惟其俗然哉國有亂故也故次以揚之水椒聊

綢繆次之何也曰揚之水椒聊亂于上也綢繆以下則及下矣夫其國亂故其民貧其民貧故其婚姻失時如此云所謂應也

杕杜次之何也曰其國亂故其民散其民散故無兄弟

者自傷如此云亦所謂應也

羔裘次之何也曰綢繆杕杜之民哀矣其大夫且居居究究然而莫之恤國所以亾也故次以羔裘

鴇羽次之何也曰亦揚之水椒聊之應也於是征役無藝民生益蹙而國亾矣故其詩曰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次以無衣何也曰於是翼亾而沃興也蓋揚水椒聊之亂終矣唐風其遂終矣乎曰然則有杕之杜葛生采苓三篇繫唐風之末何也曰杕杜賢賢之情摯葛生夫婦

之義綦采苓疾讒者之辭緩而志廹所謂陶唐氏之遺民者今讀其詩猶見之故繫唐風之末亦所以著其俗也且夫翼卒底于滅亡而武公并國之後一再傳而復大亂者蓋其國有智士而無賢臣師服士蔿卜偃之徒知國家之患而不能匡其君之德以補其闕而弭其災故其亂且屢世不絕焉夫子以杕杜一篇與揚水椒聊無衣之後所以示譏也（杕杜好賢之風僅存于下而不行于上故云示譏）夫晉王獻公之世內有驪姬之讒外有二五之變于是禍生骨肉國幾喪亡終之采苓一篇又所以明晉之卒亂于

讒故雖唐俗之美而數傳之後遂一變而爲霸國之風云。

秦

秦風始車鄰駟驖何也曰美秦始大也秦起戎翟列于諸夏傳曰此之謂夏聲其車鄰駟驖之謂乎

小戎次之何也曰美襄公之功也秦之興也其在襄公乎

蒹葭次之何也曰賢人者國之本也秦國多賢其君之所由興乎夫小戎一篇言襄公伐戎之事詳矣而其時

將率之士有溫其如玉之美秩秩德音之稱則襄公之能用賢可知夫子論其詩而感焉故次之以蒹葭所以美秦國之多賢而襄公之所由興也曰然則其詩作于襄公時乎曰此不可考矣義猶衛凱風以下然其次于小戎終南間者孔子進之以寓其意云爾

終南次之何也曰美襄公也于是襄公始爲諸侯故次之以終南

次以黃鳥何也曰終南以上秦之興也黃鳥以下其秦之衰乎黃鳥蒹葭之反也棄賢故也

晨風次之何也曰黃鳥之應也賢人棄于上而其俗遂壞于下也

無衣次之何也曰好勇樂戰鬬秦俗也國無善政爲故耳亦黃鳥之應也曰然則晨風無衣作于康公時乎曰亦猶衛凱風以下然闕之可也

渭陽康公爲太子時作也其詩蓋在黃鳥之前今次其後何也曰秦晉婚姻之國也其後乃尋爲仇讎穆公康公而降晉常主夏盟秦惟與晉兵連不解故自屏戎翟不與中國盟會者數十年而秦風于是益衰孔子傳之

故以渭陽一篇上屬無衣以寓秦晉兵連之意而又明秦之初睦于晉所以深譏之也夫秦至康公之後其國之風俗壞于內而形勢弱于外無他棄賢故也

秦風終權輿何也曰秦風之終權輿也譏棄賢也秦之衰也始以黃鳥而終以權輿賢之繫人國也如此是故讀秦風至末而益知夫子前次蒹葭之意矣

陳

陳風始宛丘東門之枌何也曰著陳俗也猶齊始還著然

次以衡門何也曰孔子論次齊風而傷其俗故冠之雞鳴所以正之也陳風之次衡門也亦然夫賢人遯國之衰也然當此世而有隱居自好若此人者爲先王之澤也次之衡門亦所以正之也

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次之何也曰著陳俗也宛丘刺湯也東門之枌之末比于淫矣東門之池東門之楊皆淫風也此陳俗之衰也

墓門次之何也曰陳衰俗也今復益之以亂誦其詩者有慨焉其猶齊之有東方未明南山乎

防有鵲巢月出次之何也曰陳國亂于上而其淫風肆于下所謂應也

次以株林何也曰鵲巢月出之風淫矣而靈公又從而甚之國之所以亡也

陳風終澤陂何也曰陳國于是將亡矣故其詩之淫也與鵲巢月出相類而其辭哀焉株林之應也

檜

檜風始羔裘何也曰傷檜無君也曰檜何以無君曰羔裘逍遙之君非其君也

素冠次之何也曰羔裘之應也上有羔裘逍遙之君而下有短喪之俗矣

隰有萇楚次之何也曰檜君失政于上而其民壞于下故君子知其將亡而憂之

檜風終匪風何也曰檜之終匪風也猶曹之終下泉也傳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故其懷宗周不忘焉匪風下泉之志也夫子繫其詩於檜曹之末而繼之以豳所以望周之復興也

曹

第63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版正內

曹風始蜉蝣何也。曰、猶檜風始羔裘然。

候人次之何也。曰、蜉蝣之感也。曹之不用賢而多小人也。國無君焉故也。

次以鳲鳩何也。曰、曹小國也。猶有鳲鳩之君子焉。孔子誦候人而傷曹之不能用也。故次之。

曹風終下泉何也。曰、猶檜風終匪風。然其義則余前言之。

豳

豳風始七月何也。曰、豳以七月名。故始之。曰、孰名之。曰、蓋周公名之。曰、然則鴟鴞以下之詩非豳風也。其附于豳何也。曰、豳與鴟鴞並作焉。故附之。其在周公之東乎。曰、然則孰附之。曰、此不可考矣。或曰孔子之前附之。一曰孔子附之。

東山次之何也。曰、東山之作也。其在七月鴟鴞之後乎。故次之。周公之相成王也。德莫大焉。功莫厚焉。七月東山之間盛矣。

破斧次之何也。曰、破斧以下。其周公之化乎。所謂感也。曰、周公之東征也。從征之士作破斧焉。其居東也。東人作伐柯九罭狼跋焉。夫周公居東、在東征之先矣。今伐柯以下之詩後于破斧何也。曰、東山破斧。上下之情也。故其詩相比焉。所以著東征之美。而周公之能成厥功也。且夫有周公之德。而後有周公之化。有周公之化。而後有周公之功。故伐柯以下。其詩雖作于破斧之前。然狼跋一篇。所以美周公之德者至矣。孔子移其詩之次而以是終之。明周公之功。必本于其德化如此云。

詩益卷之九終

詩益卷之十

金壇後學劉[illegible]撰

小雅上

或問二雅無康夷閒詩何也（小大雅詩前終於成王後起于厲王其康王以下夷王以上皆無詩）曰失其傳也。曰文武成王之世遠矣。今其詩皆存焉。康王以下失其傳何也。曰雅有二。有盛有衰。其盛焉者周天子之守也。樂官之所掌而藏也。是故其傳也遠。及其衰也則不然。故曰失其傳也。夫周自康昭以降。其失德非一世矣。上有失德則下有怨誹矣。夫刺譏之作。衰世之意也。而布之廟朝。列之樂官。子孫世世守之。以彰其祖宗之失而弗替。周德雖衰。寧有是乎。是故康夷之閒。非無詩也。然以其衰世之作。多刺譏之意。非朝廷郊廟之所用。非天子之所守。與樂官之所掌。而私傳於人。則久而易亡。是以失其傳也。曰然則厲幽之詩曷為錄之。曰周之亡也。亡于厲幽。故其詩之傳于人也若夷者。及孔子之世。而又未甚遠也。故猶得而論次之。若夷王以上則失其傳焉。故弗錄之也。曰然則小雅鹿鳴以下雅歌之詩。皆作于周之盛乎。曰不然。雅歌者。亦有盛有衰（雅歌盛衰說詳詩統）。然其詩皆祭祀燕饗之所作。朝廷郊廟之所用。而非刺譏當代之詩。是以皆傳焉。雅無康夷閒詩者。謂其無刺譏當代之詩。非謂其無雅歌詩也。

雅有小大何也。曰小雅所以繼大雅也。曰何謂繼大雅。曰小雅起鹿鳴終菀葉三十七篇。所謂雅歌也。雅歌者正樂之常歌也。其詩不與美刺時事之詩同例焉。起六月終何草不黃四十三篇。宣王幽王時詩也。而大雅終于江漢常武宣王之詩。小雅六月采芑繼之。所謂繼大雅也（說詳上詩見敘詩表）。大雅復終以瞻卬召旻幽王詩者。所以終大雅也。雅亡于幽王故也。曰何以謂之小大也。曰大雅著文武成王以上周室盛代之詩。而小雅惟列宣幽。則其世衰矣。春秋傳稱季札觀樂歌小雅曰周之衰。其明驗也。世有先後。亦有盛衰。故雅有小大。小大者盛衰先後之義也。曰其次則又先小雅後大雅何也。曰猶風之先雅然。

小雅首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何也。曰所謂雅歌也。曰何謂雅歌。曰天子朝會燕饗之樂常歌之。故曰雅歌。其義則余辨之矣（說見後詩統）。其列于小雅首何也。曰孔

子之志也。孔子論次雅詩，至于宣幽之閒，而歷周室之衰，王道之缺也。故采當世所用朝會燕饗樂歌諸詩，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繼大雅終篇之義而編次之，說見後大雅末。著古先王治天下之法，以寓復興周室之意，別列爲小雅，以別大雅，孔子之志也。曰：其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何也？曰：鹿鳴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如此則賢人輔政于內矣。四牡、皇皇者華，又賢臣所以任勞于外也。內外得其理而國治矣，王道之本也。曰：鹿鳴以下諸詩何時作乎？曰：蓋作于成

王周公之後，然多闕不可考，言其義而略其說可耳。

常棣、伐木次之何也？曰：常棣，親親也；伐木，厚朋友故舊也。親親而厚故舊，王道之大者，故次之。先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後常棣，先賢賢而後親親，禮有加也。先常棣，後伐木，先親親而後朋友故舊，恩有推也。

天保次之何也？曰：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伐木，上所以厚其下也；天保，下所以報其上也。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泰道也。

采薇、出車、杕杜次之何也？曰：傳曰：天保以上治內，文以治內也；又曰：采薇以下治外，武以治外也。魚麗小序，見下文。斯言善矣，孔子之志也。曰：天保以上，其詩蓋爲燕饗樂歌作者，若采薇、出車、杕杜三篇，則皆戍卒所作，而采薇、出車又爲周宣王時事，與六月、采芑相類，今列於雅歌，何也？曰：蓋後世遣戍勞役之樂歌武用之，而無害于義，故孔子采之云耳。何以知其然？曰：以其與天保以上、魚麗以下諸詩相比而知之。

魚麗、南陔、白華、華黍次之何也？曰：魚麗傳曰：天保以上以治內，采薇以下以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

物盛多，能備禮焉。斯言善矣，孔子之志也。夫王道備而禮樂興，魚麗言其備禮也，繼以笙詩南陔、白華、華黍，言其備樂也。

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次之何也？曰：禮樂盛而燕饗行，天子與境內羣臣樂之，所謂始憂勤終逸樂者如此。南山有臺篇美君子曰：邦家之基，邦家之光，以邦家爲言，蓋天子燕其朝大夫之詩，說見詩本傳。南有嘉魚但南山有臺萬其義互同。

由庚、崇丘、由儀三笙詩又次之何也？曰：禮益洽而樂益修也。

蓼蕭湛露彤弓次之何也曰燕褻之行也天子與天下諸侯共樂之此王道之成也先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後蓼蕭湛露彤弓先內睦而後外寧也先蓼蕭湛露後彤弓先文德而後武功也蓼蕭湛露並美諸侯之德故曰文德彤弓燕有功諸侯故曰武功

菁菁者莪次之何也曰菁菁者莪美旣見君子樂賢也王道之興也其大於用賢始鹿鳴終菁菁者莪反覆之義也王道備矣

次以六月采芑何也曰菁菁者莪以上著王道也孔子

之志也六月采芑以下繼大雅江漢常武之後著宣王中興之功所謂繼大雅也江漢常武南征也六月繼以北伐先遠而後近也采芑言威蠻荊復及南征者其詩曰征伐玁狁蠻荊來威蓋其事與六月相比焉故次之

車攻吉日次之何也曰車攻吉日所以復古也蓋六月采芑之功于是乎成而文武成康之業其興矣乎

鴻鴈次之何也曰鴻鴈者所以撥亂世反之治六月采芑車攻吉日之本也故次之

庭燎沔水鶴鳴次之何也曰撥亂世反之治者有其德也庭燎則其君憂勤于上沔水鶴鳴其臣交儆于下所謂德也

次以祈父何也曰鶴鳴以上宣王之盛也祈父而下其衰矣乎是以其業不終焉

白駒次之何也曰祈父之應也宣王之政終衰矣白駒之賢所以去也曰雅亦有應乎曰雅之衰也自厲宣是故著其應焉風之義也

黃鳥我行其野次之何也曰亦祈父之應也其鴻鴈之反乎

斯干無羊次之何也曰刺宣王也宣王之末有白駒之賢不能用及黃鳥我行其野而民散于下乃屑屑宮室牧人之事而不知恤故一傳而有滅亡之禍焉宣王之罪也曰然則詩人之志亦有刺乎曰詩人之能蓋有美無刺焉所謂詩人孔子之志不同者此之謂也

小雅下

幽王詩首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何也曰幽王之亂也三詩盡之矣凡雅著幽王詩數十篇然言幽王之亂未有詳於此者故以居首曰三詩又以節南山為首何也

曰罪尹氏也。尹氏周之大師也。所謂秉國之均者。首節南山。所以著首惡也。

雨無正次之何也。曰蓋犬戎攻周西京將亡而作此詩。著幽王之亂而亡其國。故次之。

小旻次之何也。曰國之亂也有其本焉。無善謀焉故也。故次之以小旻。

小宛次之何也。曰國之亂也。邪謀肆于上。而賢人懼罪于下。如小宛詩人有溫恭之德。而戰戰兢兢若此。小旻曰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小弁次之何也。曰宜臼之廢也。幽王之所以亂其國也。故次之以小弁。

巧言何人斯巷伯次之何也。曰亂之成也。興于讒。不獨宜臼以讒廢。而在廷諸臣咸被其辱焉。故次之以巧言何人斯巷伯。先巧言者。巧言刺君子信讒。刺王也。何人斯巷伯所以刺同列也。故次巧言之後。何人斯作於蘇公。諸臣之貴者。巷伯。諸臣之賤者。先何人斯。後巷伯。先其貴而後其賤也。何人斯蘇公刺暴公。巷伯詩雖惟刺讒人。故並云刺同列。

次以谷風蓼莪何也。曰巷伯以上亂於上也。谷風蓼莪則及下矣。風之義也。谷風巧言何人斯巷伯之應也。蓼莪小弁之應也。

大東四月次之何也。曰蓼莪以上亂於國也。大東四月則及天下矣。大東東國被困也。四月南國之人告哀也。

北山無將大車小明次之何也。曰周大夫之傷行役懷怨思者遍天下焉。故次之以北山無將大車小明。著幽王之亂政及天下云爾。

鼓鐘次之何也。曰刺幽王也。周之天下大亂矣。而幽王莫之恤。且行樂不息焉。國欲不亡得乎。

楚茨至車舝十篇之義何也。曰所謂雅歌也。天子祭祀朝會燕饗之樂。常歌之義。猶鹿鳴以下。然其次鼓鐘之後何也。曰鼓鐘卒章曰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孔子論詩及此而有感焉。故次之以楚茨十篇。即所謂雅也。夫幽王之世。雖甚無道。然其所歌以為祭祀朝會燕饗者。未嘗不陳古義而道盛德。不改周室之舊也。故次之以雅歌之詩。繼前鹿鳴以下二十二篇之義。明先王之澤未亡。且以望周道之復興焉。曰然則其以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居首何也。

曰、周之王也后稷以農事興。今論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其猶見后稷之遺乎。王道之本也。其先楚茨信南山、後甫田大田何也。曰、楚茨信南山、祭宗廟也。甫田大田、祭方社田祖也。先楚茨信南山後甫田大田、先祖廟而後外神也。曰、然則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美祀事之詩也。非為燕饗樂歌作者。今列于雅歌何也。曰、蓋後世祭祀燕飲之樂歌或用之、而孔子采之云耳。義猶前采薇以下然。

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次之何也。曰、美王道之成也。王道立于上、而諸侯聽于下。故次之以瞻洛裳華桑扈鴛鴦。瞻洛鴛鴦、下所以頌其上也。裳華桑扈、上所以美其下也。上下交之道也。

頍弁車舝次之何也。曰、瞻洛裳華桑扈鴛鴦、所以治外也。頍弁車舝、所以治內也。王道之成也。治外必本于治內。且夫幽王之亂、起于家庭、而撥亂反治之道、亦必自正家始。故楚茨十篇終之以頍弁車舝。

次以青蠅何也。曰、車舝以上著王道也。孔子之志也。繼前節南山以下至巷伯十篇之義、復著幽王之亂。故次

之以青蠅。青蠅、所以刺讒也。幽王之亂也興于讒。故節南山以下、終以巧言何人斯巷伯、而此復繼以青蠅、刺用讒也。

次以賓之初筵何也。曰、繼前谷風以下至小明七篇之義、復著幽王之亂及於天下。故次之以賓之初筵。夫大東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與刺於周與列國之大夫。而賓之初筵、乃畿外大國諸侯所作、武公又諸侯之賢者。蓋幽王之亂政日闇天下、而國將亡矣。

魚藻采菽之義何也。曰、所謂雅歌也。猶楚茨以下然。其次賓之初筵之後何也。曰、世之盛也、上下相須美。降及衰世、而諸侯興刺焉。其賓之初筵之反乎。故次之。曰、小雅列天子諸侯朝會燕饗之詩屢矣。其義何也。曰、幽王之亡國也、在失諸侯之心。故卒有驪山之敗、而莫之救。孔子於天子諸侯朝會燕饗樂歌之詩、反覆尋傷亂之志也。

次以角弓何也。曰、繼前青蠅賓之初筵之義、復著幽王之亂。夫幽王之世、雖諸侯其救以亡其國。然使兄弟宗族未盡叛離、必有起而赴國難者。何至驪山一敗、卒坐

視而不為之所哉孔子傷之故次之以角弓角弓刺幽
王不恤族也曰然則角弓不與青蠅賓之初筵同次而
次魚藻采菽之後何也曰孔子編詩及小雅之末而其
義微矣蓋其詩有二焉其一著幽王之亂義取乎正也
其一採當世所用祭祀朝會燕饗樂歌諸詩間次之以
明撥亂反治之道則所以為寓也故自節南山至鼓鐘
十八篇青蠅賓之初筵二篇角弓至采綠四篇白華緜
蠻二篇漸漸之石至何草不黃三篇皆所謂正也楚茨
至車舝十篇魚藻采菽二篇黍苗隰桑二篇瓠葉一篇

皆所謂寓也至其詩之次則以相反之義為比魚藻采
菽賓之初筵之反也黍苗菀柳之反也隰桑瓠葉緜蠻
之反也其他或復因前篇詩人之意而及之若楚茨以
下十篇之次鼓鐘黍苗之次都人士采綠其立義不同
焉若其所謂正者則又以前後相繼為義故青蠅賓之
初筵二篇繼前節南山以下十八篇之義角弓至采綠
四篇繼前青蠅賓之初筵之義白華緜蠻二篇又繼前
角弓以下四篇之義而終于漸漸之石以下三篇焉小
雅之義盡矣曰然則小雅之詩不以其類為次而必間

次之如此何也曰孔子傷周室之亡也故於其詩反覆
之而不覺其篇之屢焉義之重焉不然幽王時詩宜與
楚茨以下樂歌諸詩不同編矣今乃棼然雜亂若此何
哉

曰然則菀柳次角弓之義何也曰宗族怨于內諸侯叛
于外幽王之所以卒亂而亡其國也此角弓菀柳二篇
相繼之義也

都人士采綠次之何也曰都人士采綠傷亂之詩也故
次角弓菀柳之後然都人士有懷盛世之意焉采綠婦

人怨曠而不失其正先王之澤也

黍苗周宣王時役人作也其事與大雅崧高相比焉今
不次大雅而次小雅何也曰所謂雅歌也曰其詩既役
人作矣復以為雅歌何也曰蓋後世勞役之樂歌或用
之而孔子采之其義與前采菽以下三篇同曰何以知
其然曰以其次小雅之末且與下隰桑一篇同矣故知
之然則其次都人士采綠之後曰因前篇之義何也曰
孔子讀都人士采綠而傷周室之亡也然猶見先王之
澤焉夫盛世諸侯朝覲不獨天子之德亦賴方伯之功

故次之以黍苗。黍苗，美召伯能勤勞諸侯也。所以反菀柳之義。召伯爲申伯營謝，故曰勤勞諸侯。惟召伯能勤勞諸侯，是以宣王之世，諸侯輯睦，天下宗周，故曰反菀柳之義。而繼前魚藻采菽之意。且夫召犬戎之兵以亂周室者，申侯也。其先申伯以元舅之親，受宣王之封。今申侯因幽后一朝之忿，而外通夷狄，覆滅宗周，罪莫大焉。夫子次此詩于菀柳都人士采綠之後、白華之前，以著申侯之罪，春秋之義也。曰：申伯與申侯不同爵矣，何以知其爲申侯之先耶？曰：申，一國也。稱伯復稱侯者，蓋申本侯爵，而申伯在宣王時嘗爲方伯云。

隰桑之義何也？曰：亦所謂雅歌也。其次黍苗之後何也？曰：隰桑燕饗君子之詩也。繼黍苗之義，明中興復古之道，在用賢而已。故次之以隰桑，猶小雅首次鹿鳴及菁菁者莪意也。

次以白華何也？曰：繼前都人士采綠之義，復著幽王之亂。夫褒姒寵而申后廢，以啓申侯之暴逆，周室於是焉亡。夫子前次黍苗以寓其意，而繼以此篇，所以著幽王亡國之本，而小雅之義將終矣。

緜蠻次之何也？曰：隰桑之反也。余前言之矣。幽王之亡國也，尹氏皇父諸人擅寵于上，而賢人微賤勞苦困厄于下。是以亂生內外，而莫之救矣。其撥亂反治之道，在復隰桑之義而已。故以隰桑緜蠻瓠葉三篇間次之。終小雅之義焉。曰：然則瓠葉之義何也？曰：亦所謂雅歌也，義猶隰桑然。

小雅終于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三篇何也？曰：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亡國之詩也。故居小雅之末，焉所以傷周之亡也。周亡而雅亡矣。

大雅上

大雅首文王篇何也？曰：周之王也，德莫盛于文王，故大雅以文王篇爲首。

大明次之何也？曰：文王之德，王季作之，武王述之也。故次以大明。

緜次之何也？曰：文王之德，又上本于大王者也。故次以緜。

棫樸旱麓思齊次之何也？曰：美文王之德也。文王之作人也，棫樸旱麓思齊見之矣。緜之卒章言文王得人之盛，其詳矣乎。故次之。

皇矣次之何也曰次皇矣之義猶大明緜然下不及武王合下武也。

靈臺次之何也曰文王之德業盛矣余讀皇矣末三章及靈臺篇見之皇矣末言伐密伐崇美武功也靈臺言作靈臺辟廱美制作也。

下武次之何也曰美武王繼文王也。

文王有聲次之何也曰美文王作豐武王作鎬咸美文武之業也故以繼皇矣靈臺下武之義。

生民次之何也曰周之王也基始于后稷故配天稱祖焉由文武而上推之故次以生民。

行葦既醉鳧鷖假樂之義何也曰所謂雅歌也天子祭祀燕飲之樂常歌之然則其次生民之後何也曰生民卒章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孔子編詩及此而懷周室祀典之美焉後編次頌詩意亦寓于此故次以祭祀燕飲樂歌之詩所以著周道之盛也而小雅間次諸雅歌詩之義其始于此矣。

次以公劉何也曰周之王也基始于后稷其次則莫盛于公劉故次之以公劉所以繼生民也曰周莫尊于后稷公劉今其詩次于後何也曰孔子之次大雅也其義以文王爲本而上推之周德盛于文王故也故其詩以文王篇爲首而大明緜皇矣次之生民公劉又次之。

泂酌卷阿次之何也曰美成王也成王紹文武臻大平之治而制作興焉故公劉以上其詩多作于成王之世而列聖之德于焉不衰矣于以泂酌卷阿繼之所以美成王也。

大雅下

厲王詩首民勞板何也曰民勞板之辭隱矣故以居首何謂隱曰民勞板刺同列也其刺王之志隱焉。

蕩次之何也曰蕩所以刺王也故次之。

抑桑柔次之何也曰抑桑柔之作也其在厲王喪亂之後乎抑之詩曰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又曰天方艱難曰喪厥國桑柔詩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哀恫中國具贅卒荒作此詩者其在厲王流彘之後乎故次民勞板蕩。

次以雲漢何也曰宣王之興也雲漢始之矣雲漢宣王之能有其始也小雅新父而下宣王之亡其終也小雅

繼大雅之義也。

崧高烝民韓奕次之何也。曰。宣王之興也。有其臣故也。崧高烝民韓奕見之矣。

江漢常武次之何也。曰。著宣王之功也。蓋大雅之詩於是終。小雅六月以下繼之。所謂繼大雅也。曰。然則復終以瞻卬召旻幽王之詩何也。曰。所以終大雅也。雅亾于幽王故也。大雅雅之正也。小雅孔子之所以寓其志云爾。義見前小雅。故其于大雅也必有以終之。所以存雅之正也。曰。終大雅何取乎瞻卬召旻也。曰。以其詩之爲義也

簡而賅。故取之。且召旻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懷盛治也。抑思周召之功也。故夫子采之以終大雅。小雅首鹿鳴以下二十二篇。繼之所以寓其志也。而國風之始于周南召南。亦以繼雅也夫。

周頌

頌先周後魯何也。曰。周天子也。魯諸侯也。尊天子而卑諸侯。故先周後魯也。終以殷頌何也。曰。殷頌前代之詩也。故次于周之後焉。書先唐虞夏商而後周者。敘歷茲

也。詩先周後殷者。尊時王也。然則魯諸侯也。其詩先于殷何也。曰。魯周之諸侯。故其詩先于殷焉。亦所以尊周也。

周頌始祭文王詩何也。曰。頌之始文王也。義倍雅。然其以清廟維天之命居首。而維清次之何也。曰。清廟維天之命。皆美文王之德者也。維清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夫有文王之德。而後有文王之典。故清廟維天之命居首。而維清次之。孔子之編周頌也。多以其制作之意爲次。皆所謂典也。維清一篇始之矣。

烈文次之何也。曰。諸侯朝助祭于廟。祀典也。故次以烈文。繼維清也。何謂祀典。曰。以其祭祀之禮常行之。故曰祀典。凡周頌三十一篇。而其所載祭祀之禮十有七。祀典詩凡十七篇。臣工噫嘻二篇附。蓋於此見古先王制作之精意。爲孔子繼維清之義。而采其義類以爲次。所以別風雅也。曰。然則周禮莫大于明堂郊祀。如以其義之大小爲次。則其詩宜先我將思文二篇。若諸侯助祭。亦三代之常耳。考商頌諸篇可見。非典之大者。今其詩居首何也。曰。著周有天下之始也。諸侯之助祭于周也。周有天下故也。周有天下。

而後禮制興焉，祀典行焉。故大雅文王篇美天命于周，
亦以殷士祼將爲言，蓋其典雖若小于明堂郊祀，而其
義莫重焉。故夫子列其詩于首，而又冠以清廟維天之
命維清三篇。明周之有天下，皆本於文王之德，而其祀
典之行也，雖多制作於成王周公之世，而必歸美文王
焉。此周公當日作頌之志，而亦孔子編次頌詩之意夫。
曰，其復次以祭大王詩天作一篇何也。曰，周之有天下
也，唯大王實始之。魯頌曰，實維大王，實始翦商。繼清廟
維天之命維清之義而復推本之，故次以天作。曰，然則

大雅並美大王王季之德㬎矣，今頌不次祭王季之詩
何也。曰，蓋古亡其篇而孔子闕之。
祭成王詩昊天有成命一篇又次之何也。曰，美成王也，
祀典之行也，其莫盛于成王周公之世乎。故次以昊天
有成命，美成王也。
我將次之何也。曰，明堂宗祭，祀典也，故次以我將。我將
祀典之大者，前既言之矣，次以我將繼烈文也。
時邁次之何也。曰，巡守柴望，亦祀典也，故次以時邁繼
我將也。夫明堂宗祀，巡狩祭告，禮雖有二，然明堂所以

受諸侯之來朝，而巡狩則往朝諸侯，又方嶽之下，皆有
明堂，齊之有明堂，其明騐也。故我將時邁，其詩亦以類
而次。所謂以制作之意爲次者，此類是也。先明堂宗祀，
後巡守柴望者，先其內而後其外也。
曰，其復次以祭成王康王詩執競一篇何也。曰，成康周
之盛王也，故成有頌焉，於以執競繼昊天有成命也。然
則其詩不與昊天有成命同次何也。曰，孔子之於詩也
多以其相關者爲義焉，風雅頌之歸一也。曰，前此不次
祭武王之詩何也。曰，周頌始于文而終于武，故前此不

次祭武王之詩，首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始文王也，終之
桓賚般，終武王也。
思文次之何也。曰，郊祀后稷，祀典也，故次以思文。思文
亦祀典之大者，前既言之矣，次以思文繼我將時邁也。
先我將後思文者，先親親而後尊尊也。其時邁一篇，則
因我將類次之，故並列于前云爾。
臣工噫嘻之義何也。曰，戒農官也。戒農官非祀典也，其
次于頌何也。曰，古者大事行于廟，周之戒農官也，其在
廟祭後歟，亦猶祀典也，故次之。其次思文之後何也。曰，

思文美后稷之德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然則成康之世臣工噫嘻成王康王時戒農官之詩詩說作詩辨。其守后稷之業弗替矣乎。故次以臣工噫嘻繼思文也。

振鷺次之何也。曰二王之後咸來助祭祀典也。臣工噫嘻王道之本也。周之所以代夏商也。故次以振鷺繼臣工噫嘻也。

豐年次之何也。曰豐年祭告祖廟祀典也。故次以豐年繼振鷺也。

有瞽潛次之何也。曰始作樂合乎祖。季冬薦魚。季春薦鮪。皆祀典也。故次以有瞽潛亦繼振鷺也。傳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周之代夏商有天下也。于是禮樂咸備焉。豐年備禮也。有瞽備樂也。

雝載見次之何也。曰雝武王率諸侯助祭于文王廟之詩。載見成王率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皆祀典也。故次以雝載見繼豐年有瞽潛也。夫周禮樂之盛如此者。皆文武之德而諸侯懷之。故能有天下而守其典不失也。雝載見亦所以著周有天下之義也。其與烈文一也。抑頌詩於是焉終矣。乃及成王祭武王廟之詩焉于閔予小子訪落同頌終于武王故也。

有客次之何也。曰義猶振鷺然。亦祀典也。故次以有客繼雝載見也。有客美微子也。周既代商有天下。雖以微子之賢而僅存其祀。周道之盛也。蓋于是及成王繼封殷後之事矣。故其詩又次振鷺之後。

武次之何也。曰奏大武祀典也。故次以武繼有客也。蓋及于成王之世。而武王之功成矣。雖有武庚之暴而弗能亂。雖有管蔡之逆而莫能危。周道其盛矣乎。

復次以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成王初即位朝廟之詩何也。曰美成王繼武王之功也。於其初即位見之矣。美其始也。其先閔予小子而訪落敬之小毖又次之何也。曰閔予小子成王初免喪朝廟之詩也。故列四篇之首。訪落敬之既朝廟而訪于羣臣。故次之。小毖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其作于三監既叛之後乎。故又次之。

載芟良耜次之何也。曰年穀既登。祭告于祖。祀典也。故次以載芟良耜繼武也。

絲衣次之何也。曰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亦祀典也。故次以絲衣亦繼武也。夫成王之世之盛也。歲和而民豐禮

物咸備祀典稱隆焉載芟良耜絲衣見之矣其繼武王之功者由是矣乎故下酌桓賚般四篇即所謂武也然其詩不與武同次而間以閔予小子以下及此諸篇所以美成王繼武王之功也抑亦明其詩之作于成王周公之世云爾

周頌終酌桓賚般何也曰所謂武也美武王之功也周德莫盛于文王功莫大于武王故頌以文王始之武王終之也武王而下錄其頌者惟成王康王若昭王以降則創之德不足故也孔子之志也

魯頌

頌無夏有殷魯何也曰頌之無夏也失其傳也其有殷魯也孔子錄之也曰孔子之錄殷頌也所以存前代之典也若魯頌則魯人之私耳孔子錄之何也曰孔子魯人也錄之所以從魯人之私也曰周自昭王以降且不錄其頌矣魯則從其私何也曰周天子宜有頌者也若夫魯則諸侯也不宜有頌者也宜有頌而錄其頌則無德而疑于德也故削之不宜有頌而錄其頌則雖德不稱而猶錄之亦所以著其失也孔子之志也曰然則其

以駉有駜二篇居首何也曰美魯僖君臣也駉美僖公有駜美其君臣泮水閟宮次之何也曰魯僖之賢也于是修先制修泮宮新祖廟昭功業如平淮夷之類上承列祖之德而弗替則泮閟備矣是故其詩終焉若其言之近誣有不俟辨而明者所謂著其失也

商頌

商頌首那烈祖何也曰商始王于成湯故也那烈祖祀成湯之詩也其終于殷武何也曰殷武祀武丁也商再興于武丁焉故終殷武也玄鳥長發次其間何也曰玄鳥長發言商之世德焉商之世德盛故前有成湯而後有武丁也是故玄鳥祀武丁孫子之詩也而先殷武者美世德故也

詩益卷之十終

詩益卷之十一

金壇後學劉始興字子彥一字鄒江補撰

詩次補言

國風

或疑詩有齊魯毛韓四家，其詩次先後恐有不同。然考四家於詩惟異其義耳，先儒未嘗言其詩次有異也。惟曹氏詩說謂齊詩召南先采蘋後草蟲，故儀禮歌召南越草蟲取采蘋，三百篇惟此小異，餘無所見。近世傳魯申公詩說、子貢詩傳二書，詩次絕與今不同，蓋近代人所僞托，不足據也。三家詩前人多言其書已亡，惟韓氏外傳僅存，今不宜復有申公詩說。馬氏端臨文獻考亦不載此二書。又先儒每言三家皆以關雎爲刺康王詩，而朱子亦以刺康后爲魯詩說，今申公詩說乃以關雎爲美后妃，義與毛氏同，則其非申公本書而爲近代人所僞托明矣。西河毛氏云子貢詩傳魯申公詩說自來無此書，至明嘉靖間盛茂中丞郭相奎家忽出此二書，以爲得之黄文裕秘閣石本。按從來說詩不及子貢者，今藝文志亦從無子貢詩傳，從以論語有賜也可與言詩一語遂造爲此書，其識趣弁鄙即此可見。至申公說詩，傳云申公以詩經爲訓故，無傳文。隋志又云魯詩亡於西晉，則雖有傳文亦已亡之久矣。今之詩說非舊之詩故可知。

先儒解周南召南詩，惟未辨別本篇詩意與孔子編次之義，則所謂美文王之化者，竟若此二十五篇作者意內皆有此情理矣。抑匪獨此也，即如言文王之化自家而國，自近而遠，竟若當時作者已如此推說矣。今就本篇讀之，關雎、葛覃、卷耳見文王后妃之德矣，然未及於化國也；桃夭、兔罝、芣苢見其本國之化矣，然未及於南國也。故分觀之，各得其一節，而合考之，乃得其全體。以此推之，聖人編詩之意與本篇詩人之意，自有不同者。葛覃、卷耳二篇雖后妃所自作，孔子次此詩於關雎之後，乃所以明后妃之德。葛覃歸寧，言其常；卷耳不見君子而思，言其變。先葛覃後卷耳，先其常而後其變也。國風風俗美惡多以婦人女子之詩見之，故周南次桃夭、芣苢二篇。桃夭美及時嫁娶，化之始也；芣苢婦人室家和樂，化之成也。此二篇先後之義，兔罝一篇次其閒，又明國之賢才衆多，乃風俗之所由美也。江漢風俗變淫爲貞，化之始也；汝旁婦人閔其君子，而咏歌父母，惟澤之入人者深，化之成也。故先漢廣而汝墳次之。

右周南

鵲巢美南國諸侯夫人始嫁之事次以采蘩又所以美夫人之德也

草蟲南國大夫妻不見君子而思次以采蘋亦所以美大夫妻之德也

或謂齊詩先采蘋後草蟲今以其義推之說亦可通蓋采蘋奉祭祀言其常草蟲不見君子而思言其變先采蘋後草蟲亦與周南葛覃卷耳同義

鵲巢以下四篇先南國諸侯夫人詩後南國大夫妻詩

羔羊至野有死麕六篇先南國大夫及大夫妻詩後南國諸侯夫人詩反覆之義也

小星之妾夙夜在公抱衾與裯言其常也若江有汜既棄後悔雖遇變而卒歸於正其被文王后妃之化益深此二篇以詩爲之淺深而次也

何彼襛矣美王姬下嫁亦猶關雎鵲巢之類故或附於此所謂以其類附也蓋當時附者若此類或不一篇而夫子刪之耳

周南桃夭芣苢文王國中之化其女子不言貞潔而貞潔可知若漢廣行露野有死麕諸詩皆淫風初變之驗蓋南國新被文王之化如此其與文王國中之民異矣此見化有淺深之義

右召南

衛風三十九篇無分屬邶鄘之說此在左氏春秋傳明證有二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歌邶鄘衛傳稱衛風而不稱邶風鄘風一也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引首柏舟篇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二語傳稱衛詩而不稱邶詩二也按班固漢書地理志竝引邶詩鄘詩蓋衛風誤爲邶鄘起自漢儒說倂詳後詩辨

衛風聖人特起之例三冠以邶鄘一也其詩分而爲三二也衛諸侯之風不與鄭齊以下諸國同列而先於王三也夫冠衛以邶鄘非以邶鄘名衛也亦非以其詩爲邶鄘詩也蓋夫子雖取邶鄘二國名冠衛之上而其詩仍繫於衛若邶鄘亡闕無詩者然然又分其詩爲三亦寓邶鄘於衛之意三者皆衛詩皆三國皆衛國也

左氏襲取孔子刪定之書附會季札觀樂之事而不辨其義既以其詩爲衛風矣復曰歌邶鄘衛則是以邶鄘名衛矣左氏說詳後詩辨及左氏引詩集後世學者因冠邶鄘衛三國

名於前。遂以其詩分屬三國。則是以衛詩爲邶鄘詩矣。（說詳後詩辨。）今讀左氏而悟邶鄘衛合一之旨。（詳後詩辨。）復參訂詩義。而知左氏附會之失。雖屬創論。實至理也。此聖人特起之例一矣。國風篇惟衛詩獨多。以其編簡繁重。故不得不分。（見後詩辨。）然亦有微義焉。衛至宣惠之閒。國將滅亡。人道混絕。夫子欲有以正之。故至二子乘舟而其詩遂分。及文公中興。衛以復國。文公而降。衛風已終。故至定之方中載馳而其詩又分。此聖人特起之例二矣。（此條見前詩次問。）若夫二南盛而西周興。西周興而殷室亡。於是乎有邶鄘衛。迨周公伐三監。作洛邑。而東周之基業兆焉。於是乎有王。此二南衛王相繼之義。又聖人特起之例三矣。故祇就衛詩以論。僅衰世諸侯之風。宜降於王國之後。然夫子既冠以邶鄘。而追其始封。則其事在商周革命之會。其地爲亡殷故墟之餘。又周畿之東。實甚於周公作洛之日。故以衛王相比。不獨傷殷之亡。而亦重有感於周室播遷之故矣。夫子之意深哉。（此條與前詩次問及後詩辨有互發明者。讀者宜參觀之。）

聖人編次二南。明文王之化。所以爲萬世法也。邶鄘衛以下衰世之詩。亦必著其上下感應之理。治亂興亡之故。又所以垂戒也。二法一戒。而聖人立教之旨備矣。然聖人閔衰世之意。尤婉而曲。故其編次衛風。又與二南不同。如共姜武公詩。不列於前而列於後。莊姜靜柏舟綠衣碩人等篇。或冠於首。或繫於末。及大衛女泉水許穆夫人載馳諸詩。各有微義。學者熟復詳玩焉。庶幾得聖人扶衰拯亂之苦心矣。

凡國風以考其詩之應爲主。二南應之正也。邶鄘衛以下。應之變也。應有正變。即風有正變也。

日月終風二篇之意。比柏舟綠衣不同。（說見後詩辨。）而終風篇意尤激切。故日月居前。而終風次之。

雄雉篇諷恩之旨尚微婉。故在匏有苦葉之前。

周南汝墳作於文王之世。故末章以父母孔邇慰其夫。雄雉作於衛國衰亂之時。故末章諷其夫以歸隱之義。二者皆婦人之詩。而其言之不同如此。可以悟盛衰感應之理。

式微篇意激而直。旄丘則稍婉矣。先之式微。所以著其意也。

新臺二子乘舟二篇以其事之先後而次也。
蝃蝀刺淫，乃先革其惡之甚者，相鼠刺無禮，則又進矣。
干旄好賢，則又進矣。此三篇以其事之淺深而次也。
衛風下卷詩次最雜，觧初讀之似雜亂無倫序者，久
玩乃得其旨，蓋重取武公莊公之詩而列之，以著其應，
所以明反覆之義耳。
淇澳之應，考槃竹竿河廣伯兮四篇。考槃一篇其正應
也。上有淇澳之賢君，下有考槃之賢士，故曰正應。竹竿以下，皆婦人之詩，故並
次考槃之後。

衛風雖衰，尚有考槃之賢士，此武公之遺澤也。然終於
隱遯而不見用，則其時之失政可知，故其詩在淇澳碩
人之間。
竹竿河廣，衛女所作，伯兮國中婦人所作，此三篇以其
人之尊卑而次也。竹竿言其常，河廣言其變，故竹竿復
列河廣之前。
碩人之應，氓芄蘭有狐木瓜四篇。氓有狐木瓜皆淫詩
也。氓既淫而悔，故居有狐木瓜之前，所以為戒也。
木瓜篇未露男女之辭，詩意似比有狐稍微婉，然其言
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則其淫亂之志益固，而俗終不
可變矣，故次有狐居衛風之末。
衛風自氓竹竿以下，雖各著其應，然其詩有反對之義。
氓有狐木瓜，竹竿河廣伯兮之反也。芄蘭一篇次其間，
乃復推廣之以明其俗之益壞耳。
衛俗之淫，有變而益深者，以其國之亂政日益故也。故
凱風谷風，其始變也，及靜女而又甚焉，及桑中而又甚
焉。惟衛風下卷著重復之義，又自為淺深，不與前二卷
同例。然氓既淫見棄，亦所以警其惡於後，末有狐木瓜

二篇著衛俗之終衰，皆比前義為深。
衛風詩如鶉之奔奔篇，先儒廬山楊氏說定之方中以
下四篇安成劉氏說皆深得聖人編次之意。鶉之奔奔篇楊氏說
云。詩載此篇，見衛為狄滅之因，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
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之主，未有不至敗國亡家者，
然後知聖人垂戒之義。近世有獻議乞經筵不以國風
進講者，失其旨矣。定之方中以下四篇安成劉氏說云。
衛俗淫亂無恥，不好善道，以致亡國。君臣上下，蓋嘗溺
於三者之中而不知反，逆滅亡之餘，懲往事而興善念。
於是淫亂者有蝃蝀之刺，無禮者有相鼠之惡，樂善
道者又有干旄之好賢下士，非文公之化，何以臻此。但
偶舉一二，未嘗推廣從之，學者因疑其聖經正旨，故鮮
用心於此，使聖人垂訓大義不明於天下，惜哉。其他舉有此類

一第63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4　版正內

第59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4　版反內

不悉著。

右邶鄘衛

中谷有蓷、婦人傷仳離之詩也。葛藟、則國中男子。亦去其鄉里家族而失所矣、此二詩先後之義、

采葛、邱中有麻、皆不見其人而思之之詩、然采葛但言其不見之久、而邱中有麻多望其繼來之辭、故邱中有麻又次采葛之後。

衛風桑中、有狐、木瓜、新臺、牆茨、碩人之應也。王風采葛、邱中有麻、亦揚水失政之應也、新臺、牆茨。桑中。應之從

其類者也、揚水、采葛、邱中有麻、應之非從其類者也、蓋揚水失政於上、而其國人離散於下。國人離散於下、而其俗之淫風作焉、故一變而爲中谷有蓷葛藟、再變而爲采葛邱中有麻、風俗之壞有淺深、故其詩之次有先後。近代學者未辨明此義、遂有謂東周之俗、非鄭衛比、不宜亦有淫詩、如錢氏公允之論、亦鄙之甚矣、夫文王時南國、非鄭衛俗也、奈何其先且有淫風耶。

右王

鄭爲東周新國、厥後齊晉秦楚諸霸國皆爭伐鄭。鄭服晉則晉霸、服楚則楚霸、聖人以鄭次諸大國前、亦有感慨之意歟。

聖人錄次國風先後、大體多依世次爲序、故其始終盛衰之義、上下感應之理、皆可推論而曉。其閒或有一二變例、如二南之次衰周詩、衛風之次共姜武公詩、亦不以世次爲先後、然必有義理存焉、若鄭風既列文公詩清人一篇於前、而有女同車以下、復如舊解作刺昭公忽、則世次不明、世次昭公在文公前且亦義不可曉矣、餘說詳詩攷、

國風王衛齊陳皆有淫詩、而鄭風尤多。今以其詩合考

之、至其變有不同者。如王俗本未嘗淫也。及揚水失政之應、再變而有采葛邱中有麻。然其風止此矣、衛俗雖淫。其初猶未甚也、及柏舟綠衣新臺牆茨之繼應。始變而有凱風谷風、繼變而有靜女桑中有狐木瓜。然其風亦止此矣、齊詩之淫者惟一篇、又不與他國同風。陳風好遊蕩而近於淫、宛邱三東門。所以居首也、及益以墓門株林之應、再變而有防有鵲巢月出澤陂、然其風亦止此矣、若夫鄭本淫俗也、惟上有緇衣之化、而其風稍變、故將仲子作焉、及莊公文公以後、國數有亂、教化寖

衰而其下之淫風遂日變而未有已矣故有女同車猶緩也及扶蘇蘀兮狡童褰裳而又變及丰東門之墠則又變及子衿揚之水則又變及野有蔓草溱洧則又變蓋其風愈變而愈深其俗亦愈變而愈壞夫子備錄其詩而弗削又因其淺深之義分別之以明鄭俗之屢變益淫與他國有不同者他日論爲邦而獨欲放其聲猶此志也

鄭衛淫風之變不同故其詩之次亦異如衛凱風谷風靜女桑中諸詩皆閒次於柏舟綠衣新臺牆茨之閒所

以明其俗之愈淫由上之亂政日益故也若鄭風自有女同車以下至末凡淫詩十一篇皆類次於兩叔于田淸人篇後而自分淺深之義又所以明鄭俗本淫而國有亂政遂積久日滋其風自變而不可止此聖人編次鄭衛分別之微義也

鄭風兩叔于田之意有詳略故先略而後詳

國無賢者則其俗益壞故有女同車以下諸淫詩次遵大路之後

有女同車篇尚未露淫詞故曰其辭緩

山有扶蘇篇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似男女相見而喜故反言以謔之之辭蘀兮篇曰倡予和女復正道二人親厚之意而篇之義若相承然其並次有女同車後者淫志已露故也

狡童篇曰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褰裳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乃其男女之情始合終乖若怨若謔之辭故此二篇又繼扶蘇蘀兮之後謔而且怨淫而且蕩故曰其言又肆狡童曰維子之故則謔且怨者惟此人耳褰裳曰豈無

他人則其情愈蕩而其言愈肆故復次狡童之後

丰東門之墠皆其人既去而思之之辭然丰始志不相從猶愈於東門故先丰而東門之墠次之

風雨反東門之墠以上諸篇之義子衿又反風雨一篇之義故三篇之次如此

東門之墠思其人惟曰室邇人遠子不我卽而已子衿曰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曰子寧不來又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故曰其言也廹

揚之水亦男女相對之辭然其要約之意始終不渝故

以終子衿以上諸詩之義

出其東門與上子衿揚之水有反對之義又與女曰雞鳴風雨有正對之義蓋彼則見其婦人之賢此則見其男子之賢。

野有蔓草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夫邂逅相遇而期其淫則非所淫之時亦淫矣溱洧謔於遊觀之所則非所淫之地亦淫矣故二篇居鄭風之末。

蔓草曰適我願兮又曰與子偕臧蓋惟二人相對之辭如此溱洧謔於遊觀之所而士女殷盈則一國之人皆

然矣故又次蔓草之後。

右鄭

詩有先陳其上之化而後及其下者衛風首柏舟緑衣鄭風首緇衣叔于田是也亦有先著其下之俗而後及其上者齊風首還著東方之日是也。

齊風冠雞鳴篇與下還著東方之日不相應其編次義與他國風不同。

雞鳴亦古先王齊家之化之一端也與下東方未明南山有反對之義故曰正齊風之始。

齊俗好勇尚鬬習于田獵大國之風也故夫子編次齊風以還爲首而著東方之日次之。

東方未明南山二篇以詩意所刺之淺深而次也。

俗有變而益深者鄭衛諸風是也若齊風甫田盧令二篇與前還著東方之日雖不同次然未有淺深之義惟以東方未明南山二篇次其間見其化之所從來耳。

冠婚皆禮之大者然婚禮之廢其害甚于冠故著居前而甫田次之首還終盧令所以明大國之風始終不變也。

敝笱以下齊風末附見魯事夫子用意獨深學者不可不致思也。

敝笱載驅二篇同意而載驅之言爲尤詳故次敝笱詩有先其詳而後其略者所以先著明其事也至先略後詳則分詩意之淺深而次之二者例雖不同而其義則一

右齊

西周舊國齊晉爲大而齊先强晉次之晉霸後齊故也。

魏小國亡於晉故其詩又次齊唐之間。

魏風首葛屨汾沮洳終以碩鼠一刺儉嗇褊急一刺貪殘此魏國失政之大略也。

葛屨首章言其儉嗇褊急之實汾沮洳篇但曰彼其之子美無度而已故葛屨居首而汾沮洳次之

園有桃篇亦刺魏人失政然有憂歎之辭而詞無明指故又次葛屨汾沮洳之後

園有桃曰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曰彼人者蓋亦刺在位之辭非刺其君語也

十畝之間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曰行曰還蓋將隱遯而尚未決之辭伐檀美賢者不得位而自食其力剌其志決矣此二篇淺深先後之義

或疑葛屨汾沮洳刺儉碩鼠刺貪其詩似不相應然從來在位執政之人褊急者多刻儉嗇者必貪故魏風以葛屨汾沮洳為首而碩鼠終之

右魏

十三國風名義如周南召南蓋周公采詩時所定小雅曰以雅以南則二南之名由來舊矣鄭齊魏秦陳檜曹皆從其國號無他義東周詩不曰周而曰王或錄詩者本有此號而孔子因之或孔子時所更定二者說皆可通惟邶鄘并入於衛唐改國號曰晉其傳已久乃衛既冠以邶鄘晉則仍其故號此必非當日錄詩之舊乃聖人特起之例而與他國風不同其義今猶可推而曉也

蟋蟀山有樞二篇冠唐風首一以著晉國之亂一以著唐俗之厚其義不可偏廢也蟋蟀篇居首山有樞次之乃以其詩意之淺深為先後者

揚水國人將叛晉歸曲沃而椒聊歎桓叔之子孫碩大且遠將有晉國二篇之義若相承然故其次如此

聖人深美唐俗有古帝之遺民故編次其詩以蟋蟀山有樞二篇始之復以有杕之杜葛生采苓三篇終之

有杕之杜葛生采苓三篇次唐風末惟以見唐俗之厚而刺晉不用賢及卒亂於譏意亦寓焉然其說不可泥也

聖人於鄭風著其淫唐風著其厚一美一惡而其義昭然可鑒故曰詩可以觀又鄭國亂於上而其俗之壞遂至於屢變而愈深若晉曲沃之亂比鄭為甚然其俗卒不變者豈非古帝之遺化入人心者深且遠哉

右唐

鄶小國也然先齊唐諸大國以其東周之新國也故次

王以著其義。周衰而後有鄭也。秦亦東周新興，然穆公創霸，狃齊桓晉文之後，則秦之强役於齊晉。又康公以降，自擯戎狄，不與中國盟會，故其詩遂居齊唐之次。

車鄰駟驖二篇之意相似，然秦始有朝廷之禮，其事比田獵園囿為重，故車鄰居首，而駟驖次之。

渭陽作於黃鳥之前，今其詩獨次於後，蓋其義有三。上錫無衣，著秦晉兵連之意，一也。明秦之初睦於晉，二也。秦之形勢弱於外，三也。大抵衰世之風，亦自其本國而及其與國，其猶衛式微旄邱之義歟。

無衣見秦俗好戰鬭，夫子特降次渭陽一篇於其後，故曰著秦晉兵連之意。

齊魏唐秦四國衰政之應，與鄭衛王不同。齊俗夸詐，輕變先王之法，其習武事好田獵者，大國之風也，蓋其由來舊矣。今雖著其應，甫田盧令為東方未明南山之應。而非自今始也。魏儉嗇褊急於上，而民不聊其生，則國隨以亡。唐雖有大亂，而其俗之美者卒不變。秦人剽悍，故其民忍於相棄而習戰鬭。後世漸於衰俗之化，而遂無復先王之遺民，此其大略也。然齊國淫詩惟一篇，魏唐秦皆不入於淫，則與鄭衛王異矣。然則民俗貞淫，雖由政化使然，抑其風土亦有辨歟。

唐俗不亡古帝之遺，秦俗已改西京之舊，此非政化有淺深，亦風土使然耳。

右秦

陳檜曹皆亡國也，然陳虞帝之後，其國比檜曹稍大，故列於前。

陳風宛邱，東門之枌，先著其下之俗，與齊風同，蓋自大姬以降，其俗亦由來舊矣，故其詩之次如此。

陳俗遊蕩無度，而宛邱東門之枌二篇，國人猶知作詩以刺之，與衛風蝃蝀相鼠略同義，此人心所為近古也。夫子首冠其詩，亦所以正之也。

宛邱刺其男子，東門之枌刺其婦人，又東門之枌之末比於浮蕩，較宛邱而益蕩，故宛邱居首，而東門之枌次之。

東門之池，東門之楊，二篇之意有淺深，故先東門之池，而東門之楊次之。下防有鵲巢月出同。

陳國淫風亦有變而益深之義，與鄭衛略相類。東門之枌，東門之池，皆男女聚對之辭耳。若東門之楊，則有負

約不至而其人思之矣然猶未甚也及墓門之應變而有防有鵲巢月出一則憂閒於讒言一則不見而悲悄思之甚而近於哀矣又其甚者株林之應再變而有澤陂則其志愈哀是以陳風終焉

陳風東門之楊與鄭丰相似防有鵲巢與鄭揚之水相似然鄭俗之淫變而愈肆陳俗之淫變而愈哀故防有鵲巢惟云心焉忉忉心焉惕惕耳月出則曰勞心悄兮勞心慅兮勞心慘兮澤陂則又曰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夫國俗之淫哀政之應也淫而至於哀則其國將亡矣此陳鄭淫風不同之義

右陳

隰有萇楚匪風二篇亦皆羔裘之應

檜曹以國居變風之末又匪風下泉二篇居檜曹之末有變極思正亂極思治之意故終之以豳而繼以雅

右檜

檜國先亡曹次之故曹居檜之後

檜曹首羔裘蜉蝣二篇末匪風下泉二篇詩意皆相類故竝次變風之末

曹風候人鳲鳩二篇相次有相因之義亦有反對之義孔子讀候人傷曹之不能用賢故次以鳲鳩此相因義也曹君雖遠君子而近小人然在位者猶有淑人君子之德如此先王之遺澤也此反對義也

右曹

豳風詩次中子及華陽范氏說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華陽范氏曰豳風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爲終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惡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亦深得聖人編詩之意然惟此一端而未能推廣說已見前衛風

豳風名豳惟七月一篇鴟鴞以下六篇乃後人以其類附之者此曰類者以其同為周公所作及國人美周公之詩

七月鴟鴞二篇周公竝作於居東時故鴟鴞附七月之後

鴟鴞東山作於上者也其詩之次從順鴟鴞作於東山之前故先鴟鴞後東山破斧以下作於下者也其詩之次從逆破斧作於伐柯以下

三篇之後而次在其先故曰迷亡
破斧一篇。雖作於伐柯以下三篇之後。然夫子欲明當日周公東征時上下之情。故進次之以繫東山之下。伐柯九罭二篇之意略同。然九罭言東人願留公之意爲詳。故次伐柯之後。

右豳

雅分小大。未知所自始。今以二雅編次之意考之。非聖人莫能定也。蓋小雅所以繼大雅。小大者以盛衰先後之義而名。說已見前。周雅詩次第既編自聖人。則小大之名依之而起。以此推之。渮孔子編詩時分別之。如此歟

雅詩舊分什數。朱子集傳云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亦未知所自始。或以爲孔子所定。此說無可考。愚按風分十三國。頌分殷魯。皆孔子以前錄詩之舊。而孔子因之。若衛詩分三卷。雅分小大。乃聖人特起之例。然有微義存焉。說並見前。至于分什之說。惟以篇數爲別。則於義理無關也。其起于孔子。或在孔子以後。今皆未有定。蓋古書用簡。二雅篇數既多。即不得不分。然聖人編詩。未有無義而立例者。但以衛詩分卷之例推之。可見雅詩分什與衛詩分卷不同。衛詩分卷有義雅詩分什無義。恐此已非聖人之舊。左氏春秋內外傳引詩亦不見什名。今每什復各加什首。如云鹿鳴之什以冠十之類詳見下。篇之前。與國風分冠國名同例。此則深有害于詩次之義。蓋後儒所加。而愈失聖經之舊矣。按事有相因疑雅詩分什在前然亦分卷而止。後人因之比照國風分國例。遂增加什首。分什無義增加什首則尤害義說詳下文故今並闕之。

二雅盛衰之義。凡三變。蓋自文王至泂酌卷阿十八篇爲盛雅。厲王詩民勞板以下。則變而衰矣。一變宣王周室中興之主。其詩始盛終衰。鶴鳴以上著其盛。祈父以下著其衰。再變及幽王詩節南山正月以下。則變而又衰。而周室將亡矣。三變故雅之盛者至成王詩泂酌卷阿而已終。以上今分爲卷民勞板其始衰也。自厲迄宣。至于江漢常武。又由衰而反之盛。周室于是中興焉。故其詩至江漢常武而又終。大雅詩止此瞻卬召旻幽王詩二篇附此夫子分小大雅之義也。宣王詩六月采芑至斯干無羊。又自盛而迄於衰。此又雅詩之一終也。以上今分爲卷節南山以下至末。則變而又衰。由是雅降國風。而其詩遂亡矣。凡此所以明周道之

盛衰。王政之得失，聖人編次二雅之意，本自全體洞達，無有隔礙。今後儒拘於分什之例，每十篇以前，各加什首。小雅爲什者八，鹿鳴之什、白華之什、彤弓之什、祈父之什、小旻之什、北山之什、桑扈之什、都人士之什。大雅爲什者三。文王之什、生民之什、蕩之什。什首既分，前後隔越，不相通貫，小大雅編次之義，遂淆亂而不可講矣。

又如厲王詩民勞、板二篇，與后稷、公劉、成王詩同什；幽王詩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四篇，與宣王詩同什。而民勞、板以前冠以生民爲什首，節南山、正月以前冠以祈父爲什首，其於盛衰之雅，既混合不分，而綱領又復失序。綱領謂什首也。厲王詩以后稷生民篇爲綱領，幽王詩以宣王祈父篇爲綱領。孔氏乃有什首爲長各統諸篇之說。孔氏疏云：雅詩分什爲卷，即以卷首之篇爲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洵悖謬無理之已甚者，故不可以不闢也。

聖人編次雅詩之意本難解。蓋其詩既分大小，而小雅又列大雅前，其間朝會、祭祀、燕饗、樂歌諸篇，又與宣、幽時詩相間雜次。如或不得其解，義例益復難辨。故讀二雅者，必當貫徹全詩，大雅三十一篇，小雅八十篇。往復玩味，積久融洽，乃可漸次以明。今復亂以後儒增加什首之例，使前後數十餘篇之詩，強分畛域，以謬失其旨，是以讀者已

來學者於此等大義，從闕不講，或復以錯簡爲疑，皆分什之說誤之耳。

易繫傳上下，聖人釋經之例也。今雅詩分卷之例，孔子之舊已不可考，故且從闕，惟附易繫之例，分上下卷，蓋以聖人釋經之例釋聖經，庶幾變通之一法焉。

二雅雅歌詩，專爲燕饗，不及時事，故從朱子闕時世說，無害詩義也。今凡小雅所著雅歌詩，首鹿鳴以下，後楚茨以下諸篇，共三十七篇。既皆闕其時世，別爲一例，則小雅起於宣王詩，終於幽王詩，而小雅繼大雅之義明，併二

雅分大小之名義亦明。

小雅雅歌詩間有時世可考者，如常棣、采薇、出車之類。大抵在厲、宣之世。說詳詩辨。可知此三十七篇亦不皆盛世之作。

小雅首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聖人借雅歌詩以寓意，編次先後，間見王政施行次第，古先王經世之大略，治道之規模，蓋今讀其詩而若或遇之。

鹿鳴以下二十二篇，繼大雅末召旻卒章之義，玩味之，乃見聖人寓意感慨深微處。

王道以得人爲本。有鹿鳴嘉賓之德，以輔弼於內，有四

牡皇皇者華任事之臣以奔奏於外則內外咸得其人矣故曰王道之本

鹿鳴燕羣臣其任國家無事之日與四牡皇皇者華則有事而燕其使臣故次之然皇華以遣使臣四牡以勞其來以其事之序言之當先遣後勞今先勞後遣者惟有以勞之乃有以遣之知其勤苦而後可以使之也

鹿鳴以賢賢常棣以親親伐木以厚故舊皆王道之本也

天保頌美非諛辭也惟有德者足以當之故其詩次鹿鳴以下五篇之後賢賢親親厚故舊皆所謂德也

天保以上文以治內采薇以下武以治外推廣小序盡斯得聖人編次微旨所謂王政施行次第古先王治天下之法如此

采薇言伐玁狁出車兼言伐玁狁西戎故出車次采薇之後采薇出車言莘卒在外之事杕杜言其室家父母之情故杕杜又次采薇出車之後

魚麗備禮就本篇言之祗是備燕饗之禮然推廣之凡禮皆然可知次以笙詩南陔白華華黍與魚麗備禮相對即見備樂意然亦是借義如此非本詩意也

南陔白華華黍亡闕無解故三篇次第之義不可考由庚崇邱由儀同

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篇詩意相類故同次然南山有臺篇頌美賓客之意比南有嘉魚篇加詳焉故復次其後

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次問說曰天子與境內羣臣燕之此是與後蓼蕭湛露彤弓燕外諸侯詩相對而得其義者

小雅首鹿鳴本篇義兼燕諸侯之使然與下四牡皇皇者華燕使臣詩相對故取內輔爲義此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本篇義亦可兼燕外國使臣然與下蓼蕭湛露彤弓燕外諸侯詩相對故取境內爲義須知此等祗是借義蓋王道推行及成功次第由內達外自近暨遠往古來今旣具此義理聖人編詩次序如此便可作是解免讀者若泥殺卽失之

聖人重次由庚崇邱由儀三笙詩見樂益盛意而禮益洽可知

蓼蕭湛露二篇詩意亦相類蓼蕭首章曰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曰既見蓋言其初燕時如此湛露首章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又言燕將終之意此二篇先後之義也

首鹿鳴篇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又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菁菁者莪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又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篇中皆見好賢之意蓋王道以得人爲本故二十二篇以此始之以此終之

車攻先言朝會諸侯而後及田獵吉日惟言田獵之事故吉日次車攻之後又宣王中興之業先外攘而後內寧故陳修武復古之事亦必先東都而後西豐

沔水戒邦人諸友鶴鳴納誨其君故二篇之次如此

黃鳥我行其野之意如一篇而我行其野末章見詩人忠厚之志所以次黃鳥歟

作宮室之事比牧事爲重故無羊次斯干之後

右小雅上

尹氏幽王首亂之臣故其詩亦居首正月刺褒姒成宗周故次之蓋外治得其人雖寵嬖居內而社稷可以倖存此節南山所以不亡也尹氏之罪甚於褒姒夫子以節南山居正月前垂戒之義也若皇父諸人又爲褒姒之黨故十月之交又次之

幽王時擅權大臣既有尹氏又有皇父皇父雖宣王舊臣見常武詩然在幽王時擅權爲惡或尚不及尹氏耳

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諸詩皆謂之小疑皆聖人編次二雅時所定

小旻小宛以下又推幽王亂亡之繇其詩皆不以作之先後而次也

蓼莪哀父母之不得終養其事比谷風朋友相怨尤重大故蓼莪繼谷風之後

大東四月以其地而次也北山無將大車小明以其詩意之淺深而次也北山譏賦役不均而自言其憂惟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而已無將大車曰無思百憂祇自疧兮無思百憂不出於熲無思百憂祇自重兮小明曰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蓋其言以漸而益深切故三篇之次如此

大東四月外諸侯之人怨於內也北山無將大車小明
內大夫怨於外也此內外交叛之勢也
節南山以下十八篇刺幽王詩後繼以雅歌詩楚茨十
篇初讀之似無義理可尋故小序毛鄭氏舊說謬作刺
幽王詩而朱子疑其錯簡今由鼓鐘末章之言玩味之
而得其義然後知聖人感慨之志寓於編次者微矣
雅歌詩與刺幽王詩同次二者絕不相類然自大雅生
民篇後卽附行葦至假樂四篇小雅首繼大雅末復冠
以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此於鼓鍾篇後又以楚
茨至車舝十篇魚藻采菽以下其詩並相關爲次義例
本甚明白次問諸解不得謂之鑿說也
大雅生民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故楚茨信
南山甫田大田四篇見后稷之遺
周室以農事開基王道之本也前鹿鳴以下二十二篇
推衍王道未及此義故此復次以楚茨信南山諸詩
楚茨與信南山同義先楚茨後信南山先其詳而後其
略也楚茨敘祀事比信南山爲詳
甫田春祀方社田祖大田秋祭四
方先甫田後大田又以其時之先後而次也

古者祀方社田祖蓋亦有燕飲羣臣及受釐頒胙之樂
歌歟故甫田大田二篇夫子錄之與前後諸雅歌詩同
次
瞻洛下美其上裳華上美其下二篇之義若相答然桑
扈鴛鴦又倒上二篇之義以反覆之明上下交之道也
頍弁車舝先兄弟後夫婦者幽王之亂起於夫婦故以
其詩終焉
魚藻下美其上采菽上美其下先魚藻者取其與賓之
初筵之義相反對耳

幽王內外無親諸侯離叛以致亂亾之禍先以角弓內
無親也次以菀柳外離叛也次以都人士采綠則傷亂
之詩也
都人士采綠二篇相次一則傷盛一則刺衰反正之義
也
黍苗篇反對下白華篇義以著申侯之罪春秋之微旨
也
隰桑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又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又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其誠心好賢如此與前鹿鳴

菁菁者莪同意。

白華繼前都人士采綠之意，著幽王亡國之本，此義最分明。

小雅著幽王之亂，始於節南山，終於緜蠻。節南山刺用尹氏也，緜蠻刺棄賢也。其閒次雅歌詩以寓意，前則始以鹿鳴，終以菁莪，末則卒於隰桑、瓠葉二篇，皆一意也。緜蠻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瓠葉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一則微賤勞苦而歎飲食教誨之靡從，一則誠心好賢而愛薄物酬賓之不足，反比之義也。

漸漸之石以下三篇，詩意亦漸次而深，皆亡國之作也。故居小雅之末。

右小雅下

大雅詩有祗美一人者，有兼美數人者，其詩皆相因而次，所謂以文王爲本而上下推之者。

棫樸、旱麓皆美文王作人之化，故其詩同次。思齊末亦美作人，而其述文王之德尤詳，故又次其後，蓋文王作人之化，必本於德如此也。

棫樸美天下之歸文王，旱麓美文王之獲福祿，二篇之義若相承然。

皇矣以下，與首大明緜著重復之義。

大雅詩首文王、大明、緜，其詩之次以逆，由文王上推大王、王季。皇矣以下及下武、文王有聲，其詩之次又用順，由大王、王季下逮文武。

生民在大明、緜、皇矣、下武諸詩之後，逆而次也。公劉在生民之後，則又順而次也。

行葦、既醉、鳧鷖、假樂四篇，想見周室盛時氣象。

行葦上美其下，既醉下美其上，二篇之義亦如相答然。鳧鷖、假樂之義亦相答。鳧鷖後行葦者，燕尸尊於燕宗族故也。凡詩有先尊而後卑者，又有由卑以及尊者，亦其順逆之次異也。

周道之興，基始后稷，然不窋以下，嘗中衰矣。迨公劉遷豳之後，周室于是寖盛焉。所以繼后稷開王業也。故大雅逆推祖德之詩，終以生民，而繼以公劉。

右大雅上

民勞之辭猶婉故先於板。

衛武公抑篇之作。其刺厲王之辭猶略而桑柔爲詳。故抑篇在前桑柔次之。

崧高烝民內大臣出封及使事於外者。韓奕外諸侯來朝於內者。故崧高烝民韓奕三篇之大如此。仲山甫以冢宰兼大保。其位尊矣。然申伯乃宣王元舅。尊而且親。故崧高又在烝民之前。

江漢命召穆公平淮夷。常武伐徐。宣王自將。先江漢後常武由卑以及尊也。

二雅錄幽王詩凡三十一篇。惟節南山以下三篇之義詳而盡。瞻卬召旻之義則簡而賅。故夫子一以冠幽王詩之首。一進之以終大雅。

瞻卬刺幽王之辭比召旻爲深切。然召旻末章有亂極思治之意。故夫子以繫大雅之末。

右大雅下

孔子編次頌詩有二。其一廟祭之詩。其一祀典之詩。凡祀典詩各以其制作之意爲序。而以廟祭詩次其間。又與次風雅之義不同。

清廟維天之命二篇。並美文王之德。然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云云。言宗廟祭祀之事爲詳。故以清廟居首。而維天之命次之。

維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典者章法度也。蓋祀典亦在其中。故聖人取之以冠周頌爲諸祀典詩之首。

我將宗祀明堂。是內祀。時邁巡守告祭柴望。是外祀。此曰內祀外祀。謂在天子之國與在侯國境內者。下文同。故先我將。次時邁。其因明堂之義類次之。又是編次內意外之意。

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周公之創典也。故其詩先我將。

後思文

明堂宗祀。巡守柴望。郊配后稷。皆祀典之大者。故並列祀典詩之首。先我將。後時邁。由內祀及外祀也。先時邁後思文。由外祀及內祀也。

巡守柴望亦是古禮。然時邁爲武王初克商有天下時詩。故先思文。此不惟取內外祀相間之義。以上數條與大問互相發明讀者詳之。

周頌前不次祭武王之詩。言無專祭武王廟之詩耳。然天有成命篇兼美文武。執競首美武王。時邁又稱武

王初克商有天下之事其所以著武王之功者備矣

臣工噫嘻二篇之義若相承然故其次如此

有瞽次豐年潛之間其詩亦是相間而次

雝載見皆率諸侯助祭於廟之詩但雝祭文王廟載見祭武王廟故其詩先雝後載見

頌列成王祭武王廟之詩三載見閔予小子訪落是也然雝載見並首言諸侯助祭之事則與烈文之義例爲一故列祀典而不列廟祭

閔予小子成王初卽位朝廟之詩未及訪羣臣也故訪落敬之次之然閔予小子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始免喪之辭也訪落曰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則已爲三監叛時語矣小毖曰予其懲而毖後患則又三監旣平後懲已往戒將來之意故四篇之序如此

訪落訪羣臣之道在率昭考敬之在敬天命率武王卽所以敬天命也訪落未歸於自責而敬之末歸於責羣臣二篇之序有先後亦見言有次第

周自昭王以降如宣王中興之主論其功德亦宜有頌豈先嘗作而後亾之歟抑爲其始勤終怠而孔子刪之歟

右周頌

魯頌四篇次序或史克當日已如此或孔子時所更定其說今無可考闕之可也

駉美僖公有駜兼美其臣故二篇之次有先後

閟宮美魯之先德及僖公之功比泮水爲詳故先泮水後閟宮以詩意之淺深而次也

右魯頌

商頌首那始自正考甫然其時存者則十二篇也至孔子時僅存五篇則十二篇與五篇不同五篇之次斷自孔子何疑

那烈祖皆祀成湯之詩然商頌以那爲首由來舊矣故夫子因之所以存正考父之遺也

玄鳥長發並美商之世德先玄鳥後長發者亦以詩意之淺深而次也

商頌五篇不以世次爲序故玄鳥祀武丁孫子之詩先於殷武

右商頌

詩蘊卷之十一終

[藏書印]

詩表序略

愚表國風雅頌廿三篇。凡二卷。表有前後。前表惟略具本篇傳指。其編次大端。則於後重譜之。分辦詩人孔子之意其法。前有次敘無升降。後乃一縱一橫。縱者著其詩之本第。大概依時代及尊卑上下爲說。惟二雅依篇周頌祀典。則别其類。弗與他篇同例。橫則推校孔子編次所在。升降次第。咸備表裏條貫。俾讀者覽觀焉。夫本篇作者。與聖人垂教意旨。往往依附以明。二者闕一不可。稱三百篇文義。固繁傳注說復甚博。雖累月日。或未竟厥緒。故復撮其大要作斯表。其說臚列可考已。後之君子有取焉。亦從博歸約之一端爾。

詩益卷之十二

金壇後學劉始興撰

[seals]

詩表

國風

周南

美文王得后妃作關雎。[illegible]

后妃思君子作卷耳。

衆妾美后妃作樛木。

衆妾美后妃不妬忌作螽斯。

美[illegible]及時作桃夭。

美文王[illegible]武夫可用之將作兔罝。

周之婦人[illegible]作芣苢。

思江漢游女之不可求作漢廣。

汝墳之婦人[illegible]從役作汝墳。

美文王公子公姓公族[illegible]作麟之趾。

召南

美南國諸侯夫人作鵲巢。

美南國諸侯夫人能承祭祀作采蘩。

南國大夫妻思其君子作草蟲。

美南國大夫妻能承祭祀作采蘋。

南國人思召伯作甘棠。

南國女子[illegible]不從強暴之[illegible]作行露。

美南國大夫[illegible]。

南國大夫妻思其君子作殷其雷。

詩本　卷十二　詩表　年

南國女子猶[illegible]不及時有急奔之氣故其詩作摽有梅。
南國諸侯夫人能不妒忌以惠其下勝妾安之作小星。
南國諸侯之[illegible]其夫人能悔過以[illegible]而不怨作江有汜。
美南國女子以禮自守[illegible]作野有死麕。
美王姬下嫁作何彼襛矣。
美文王之仁及庶類作騶虞。

右表周南召南本篇詩人之意而撮其大要如此。

周南		
美文王后妃詩 附后妃詩	美周公召公詩	周國國人詩
美南國諸侯夫人詩	美南國大夫妻詩 附大夫妻詩	南國國人 附君房詩

關雎

葛覃

詩本　卷十二　詩表　四

卷耳　周南君王化之原故首以是篇[illegible]耳。

樛木

螽斯　樛木以美文王[illegible][illegible]螽斯以美后妃[illegible]也[illegible]故次以樛木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文王之化行于南國[illegible]以[illegible]

詩益　卷一二

詩益　卷十二　詩表　五

麟之趾　於桃夭兔罝芣苢以麟之趾而亦以狀美文王教化

廣汝墳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文王之化被南國謂大夫妻能召南可以奉祭祀草蟲采蘋

甘棠

行露

詩益　卷十二　詩表　六

羔羊　行文王之化南國有召南之行其行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illegible]

何彼襛矣　[illegible]

騶虞

以敘美文王至仁而之意然以騶虞次其末云。

右表孔子編次之意。而撮其大要如此。凡葛覃卷耳草蟲殷其靁四篇。后妃及南國大夫妻所自作也。孔子列此。皆所以深美之。故附之以著其義。其螽斯麟趾篇。借美周公。說已見詩攷聞。至在下國人詩。惟以見在上之化。又其義例不一。故統列之而不分著云。後表同此。

葛覃以下何彼襛矣

詩攷　卷十二　詩表　七

周南召南詩表第一

邶鄘衛

邶鄘衛詩三十九篇。舊誤分屬三國。今悉合之而分爲三卷。還孔子之舊。說見後詩辨。

衛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自傷其不見答而作是詩。

綠衣同上。

莊姜送[illegible]歸妾[illegible]大歸而作[illegible]之作此義。

莊公不見答[illegible]之作日月。

終風同上。

衛州吁弒桓公自立三年[illegible]用兵暴亂[illegible]文[illegible]擊鼓。

衛有淫亂之風[illegible]凱風。

婦人以其君子從役[illegible]

詩攷　卷十二　詩表　八

賜作錫雉。

野有下往既作翦剥者矣。

碩人見棄于其夫伊於厲。

黎侯失國寓于衛，其臣子勸之歸作式微。

黎之臣子待衛不見救作旄丘。

賢者隱于伶官作簡兮。

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作泉水。

賢者仕衛忘位貧窶作北門。

國有亂政賢者相攜去之作北風。

衛君無道其夫人無德作靜女。

衛宣公納其子伋之妻齊女于河上新臺國人作新臺。

衛公子伋壽二子爭死國人傷之作二子乘舟。

右衛上

衛共姜夫死守義其父欲奪之不從作柏舟。

衛公子頑烝于宣姜國人作牆有茨。

宣姜淫亂國人刺之作君子偕老。

衛之公室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期於作桑中。

衛人以宣姜公子頑亂刺其非匹偶之作鶉之奔奔。

衛文公徙居楚丘國人悅之作定之方中。

刺淫奔作蝃蝀。

刺無禮作相鼠。

衛臣子好善下士國之賢者樂告之作干旄。

衛女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衛侯不得作載馳。

右衛中

[illegible]作歌。

賢者退[illegible]矣，其[illegible]。

夫人[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之作碩人。

淫[illegible]所私作氓。

衛女嫁于諸侯，[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作竹竿。

衛俗有童子[illegible]人之服者，刺作芄蘭。

衛女嫁宋，[illegible]其子襄公而不[illegible]，[illegible]作河廣。

[illegible]役于[illegible]之作伯兮。

淫者見其人欲[illegible]之作有狐。

淫者[illegible]作木瓜。

右衛下

右表本篇詩人意。說見前二南。後表同此。

邶鄘衛

共美詩　美武公詩　刺莊公詩　刺州吁詩　刺宣公詩　美文公詩　衛女詩　在位者詩　國人詩　附衛國詩

附國人詩　美詩[illegible]　[illegible]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illegible]

擊鼓　[illegible]

凱風

詩益　卷十二　詩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邱

簡兮

[illegible]

泉水

[illegible]

詩益　卷十二　詩表

北門

北風

靜女

[illegible]

新臺

二子乘舟

[illegible]

右衛上

柏舟

[illegible]

詩表　卷十二　詩表

之敘列焉 居西周以其 [illegible]之篇

墻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illegible]

定之方中

[illegible]

蝃蝀

相鼠

干旄

詩表　卷十二　詩表

[illegible]

載馳

[illegible]

[illegible]

右衛中

淇奧

[illegible]

[illegible]

碩人 [illegible]

考槃 [illegible]

竹竿 [illegible]

氓 [illegible]

芄蘭 [illegible]

河廣

伯兮 [illegible]

有狐

木瓜

[illegible]

右衛下

右表孔子編次之意。說見前二南後表同此。表云共姜莊姜詩者，亦共姜莊姜所自作之詩也。碩人篇附。一下衛女及在位者詩同。凡表列莊姜誌所以著莊公之亂，故註莊公于其下。至如宣姜淫惡，延及惠公之世而慝甚，又猶有鶉鵲之奔奔、墻刺公子頑，故宣公宣姜之下，附惠公公子

碩焉其在位者詩以降則闕其時世弗論說已見詩次問

邶鄘衛詩表第二

王

周大夫行役至于[illegible]故宗[illegible]宮室[illegible]爲[illegible]黍[illegible]不忍[illegible]而作[illegible]離。

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之而作君子于役。

賢者遭亂[illegible]相招[illegible]全身遠害而已而作君子陽陽。

平王[illegible]戍申[illegible]王[illegible]之[illegible]民[illegible]之[illegible]而作[illegible]之水。

凶年[illegible]室家[illegible]棄[illegible]夫婦之作中谷有蓷。

王室多難[illegible]君子不樂其生作兔爰。

周[illegible]棄[illegible]不親其九族[illegible]作葛藟。

讒者[illegible]其人[illegible]作采葛。

王

刺平王詩

在位者詩　其妻詩併美在位者詩附

國人詩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若東周之衰故以黍離君子于役君子陽陽爲首

揚之水　周室既衰平王又復失政王風從是以不振矣故次以揚之水

中谷有蓷

[illegible]

[illegible]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illegible]

[illegible]

右表惟列刺平王詩一篇。蓋申許一戍。平王失政之大者。故特著之。他如黍離兔爰。其作在平桓時。詩文明白可推。然黍離閔周室播遷。則禍始厲幽。所以繼雅也。兔爰大揚水之後。當爲平王失政之應。故與諸篇並列于下。而闕其時世焉。

王詩表第二

鄭

鄭桓公武公務周司徒善于其職美之作緇衣

婦人淫泆女之行終其身作將仲子

叔段出狩國人愛之作叔于田

大叔于田同上

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竟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公子素傷之作清人

鄭大夫有賢德美之作羔裘

賢者遵大路而去國人欲留其行者作遵大路

[illegible]其婦作女曰雞鳴

淫者其女欲與同車作有女同車

淫女戲其人作山有扶蘇

淫女戲其人作蘀兮

淫女見絕於其夫作狡童

淫女戲其人作褰裳

淫女與其人相約不至而悔之作丰

淫者思其人作東門之墠

賢者懷亂世思君子作風雨

淫者思其人作子衿

賢者傷其兄弟之相疑作揚之水

鄭人亂男女自相棄其室家作出其東門

淫者相遇于野作野有蔓草

淫者相與遊于溱洧作溱洧

鄭

詩益　卷十二　詩表

美桓公武公詩　大叔段詩莊公　刺文公詩　美在位者詩　國人詩

緇衣
鄭桓武功立[illegible]功 緇衣爲首

叔于田

將仲子
著編次之從莊公以 將仲子

大叔于田
鄭始亂于莊公之世叔段次以兩叔于田

清人
文公[illegible]鄭[illegible]大 以清人

羔裘
羔裘美司寇仲子之相武莊文之化也下與遵大路刺反對之義

詩益　卷十二　詩表

遵大路
著[illegible]叔于田[illegible]人[illegible] 敍之[illegible]以遵大路

女曰鷄鳴
女曰鷄鳴言[illegible]古義 亦相武編次之在此下 與有女同車以[illegible]反 對之義云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右表自羔裘以下[illegible]凡鄭詩十二篇[illegible]于田詩人美之[illegible]其不言[illegible]之[illegible]太叔段而出[illegible]隱公[illegible]莊之[illegible]風[illegible]溱洧[illegible]

右表叔于田詩二篇，國人美大叔段而作也。然孔子列此，所以著莊公之亂，而無美叔段意。故註莊公于其下。又附不言美，惟云大叔段詩，其與自作詩不盡同例云。

鄭詩表第四

齊

[illegible]

齊

美賢妃詩　刺襄公詩　國人詩　附刺魯文姜詩　刺魯莊公詩

齊人刺魯莊作猗嗟。

雞鳴

[illegible]

還

著

東方之日

刺齊俗也。故次以還著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illegible]以東方未明[illegible]南山。

甫田

盧令

東方未明南山[illegible]次以甫田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illegible]之末。

右表首列美賢妃詩一篇。其時世闕之。說見詩次問。襄公下並附東方未明一篇。存其說。俟後之君子。末附刺文姜莊公詩。蓋魯風矣哉。特列于下。若孔子之志云。敝笱篇旨刺魯莊。意然以刺文姜為主。故與載驅篇同列。說並詳詩次問。

齊詩表第五

魏

魏在位者褊急有國人刺之作葛屨

魏在位者儉嗇不中禮國人刺之作汾沮洳

魏國小而迫削[illegible]作園有桃

孝子行役念其父母作陟岵

賢者不能安處思與其友退而去之作十畝之閒

賢者恥尸祿食於無功作伐檀

魏[illegible]重斂[illegible]民[illegible]之而去之作碩鼠

魏

刺在位者詩　國人詩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魏國小而[illegible]汾沮洳[illegible]作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閒

伐檀

魏國小而迫[illegible]十畝之間伐檀

碩鼠

魏[illegible]碩鼠[illegible]之以[illegible]

右表不列其君詩。併闕作者時世。說見詩次問

魏詩表第六

唐

晉國君臣憂之作蟋蟀憂曲沃而作其辭哀而不怨山有樞同上。

曲沃盛強而晉衰弱自昭侯以下序之者作揚之水。

曲沃成師將封晉國憂而嘆之作椒聊。

男女有失時而後遂其婚姻者美其事作綢繆。

無父母者自傷孤作杕杜。

在位者不恤其役刺之作羔裘。

孝子從役不得養其父母作鴇羽。

曲沃武公伐晉滅之請命於周王使為諸侯遂其身之意作無衣。

有好賢而國人不能致之者作有杕之杜。

詩益　卷十二

晉人失其志念之作葛生

刺好讒者作采苓。

唐

曲沃桓叔詩昭公

武公詩

刺在位者詩

國人詩

山有樞

蟋蟀

晉人作歌以刺其君而不求其所以然之故而其辭婉而不迫以待其自悟風遺有帝之遺民焉。

揚之水

椒聊

晉昭封叔于曲沃以揚之水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晉自昭公之後[illegible]于下是[illegible]其國而[illegible]以揭[illegible]杕杜羔裘鴇羽

無衣　武公併晉國而曲沃之亂終於此以終表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復美唐俗刺晉不用賢固幸君子之誠以寓是歌以有杕之杜葛生深美晉政

右表曲沃桓叔詩閒不言美與鄭大叔詩同例武公詩別其注昭公於下亦以著昭公之亂也王婚[illegible]

山有樞二篇雖爲刺沃而作然以冠唐風之首蓋以明唐俗之厚故與諸詩並列于下云說見詩次問

唐詩表第七

第59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6　版

秦

秦襄公[illegible]之作車鄰。

秦襄公[illegible]之作駟驖。

秦襄公[illegible]作小戎。

秦[illegible]

秦襄公[illegible]

[illegible]

秦[illegible]

秦穆公[illegible]

秦

美襄公詩

車鄰

駟驖

小戎

終南

秦[illegible]

蒹葭

刺康公詩　康公詩附

黃鳥

秦伯妾子康公故大以黃鳥

晨風

國人詩

詩表　卷十二　秦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詩表

無衣　秦哀公之更其化使予下故次以居楚之表。

渭陽　著秦康公不忘之意見秦之盛衰故次以渭陽。

權輿　秦之興也以用賢秦之衰也以不用賢故前附以蒹葭而此以權輿終焉。

右小戎詩人本意非爲美襄公而作然孔子列此所以著襄公興國之本故與車鄰駟驖蒹葭諸詩同列至渭陽一篇以其康公之作故附刺康公之詩下云。

秦詩表第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詩表

陳

陳俗有游蕩無度者宛丘三章刺之作東門之枌三章刺其君之詩。

陳俗男女淫奔者衡門刺之作東門之枌以誘僖公之作衡門。

男女會遇期而不至者之作東門之楊。

淫者見其大人而不宜者有男知不宜之作墓門之梅。

陳佗公無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刺之作墓門。

淫者夷大人以子淫者作防有鵲巢。

淫者見其大人偕月出。

陳靈公淫于夏徵舒母而射殺靈公以往夏氏之故之作株林。

陳有刺其人作澤陂。

陳

刺公子佗詩　刺靈公詩　刺在位者詩　國人詩

宛邱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刺陳君荒淫無度故以東門之枌東門之池東門之楊爲言其刺東門之側猶衛風有淇洧有桑中之刺王之意云。

墓門

陳責俗也明其俗多亂故以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陳民衰之憂于是遂室衰故以防有鵲巢月出。

株林

陳一之淫于夏氏而靈公之甚之故以株林。

澤陂

言其風俗之衰是所以也故以澤陂終其衆焉。

陳詩表第九

檜	檜君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不自强於政治大夫去之作羔裘[illegible]國人[illegible]作素冠[illegible]檜國小[illegible]國人疾[illegible]作隰有萇楚檜國小將亡之而[illegible]作匪風

刺其君詩	國人詩
羔裘 檜國小無政隨逍遙故以羔裘爲首	素冠
	隰有萇楚 檜失政之後民思化于下是以其國將亡矣故次之以隰有萇楚

檜詩表第十

匪風 檜之亡也周道于是衰微矣孔子傷之而有思治之意故以匪風終之

曹

曹詩皆表風之自是政治得失終始之作也哉曹一國三篇六人刺其共公之詩則蜉蝣候人之作並在共公時

美於今賢者六人刺之猶作也

曹民不得其所而懷念京周作下泉

曹	刺其君詩	美 刺在位者詩	國人詩
蜉蝣	曹國小無政俗偷然故以蜉蝣爲託		
候人	曹大夫下上而在位良多小人故大人憂之		
鳲鳩	曹賢而不能用而其下皆有怨氣故以鳲鳩		
下泉	義同小雅匪風末所故於以下泉繫以訓云		

右曹候人篇舊說作刺共公詩今以稽曹詩惟四篇其義易曉故時世並從闕云

曹詩表第十一

豳

周公[illegible]之際遠[illegible]居東二年[illegible]陳成王作七月。

周公居東二年六[illegible]未知[illegible]公[illegible]詩[illegible]成王因風雷之變而迎周公歸東[illegible]征歸之三年而歸勞其歸士作東山

周公東征[illegible]之士美之作破斧。

周公居東[illegible]見之作伐柯。

周公居東[illegible]見周公[illegible]作九罭。

周公居東東人美之作狼跋。

豳

周公詩

美周公詩

七月

[illegible]七月得名[illegible]豳風之首。

鴟鴞

東山

周公[illegible]大平之治故以鴟鴞東山[illegible]七月之下而在豳風之首所以美周公之功也。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者周公之化故以破斧伐柯九罭狼跋終焉

右表分周公詩美周公詩蓋豳詩不與他國風同例故譜之如此。讀者當玩其義云。

豳詩表第十二

國風次表

豳　周南 召南　王　陳　鄘衛　唐　曹　魏　齊　檜　鄭　秦

豳者公劉之化宜先二南居首王天子之風宜先列國衛二南下陳衛唐曹魏齊檜皆西周舊封而陳雖異姓國然舜後備三恪宜先同姓繼王衛晉曹魏同姓國宜先異姓繼陳衛封先於晉故唐宜次衛曹魏同姓小國宜繼晉而魏又先以故宜次曹齊檜異姓國宜後同姓然齊勢大而檜小國先以宜次齊鄭秦皆東周新國宜並次諸國之後而秦又異姓國故宜居末焉

周南

召南

二南文王之化所以爲首[illegible]

鄘衛

[illegible]

詩益　卷十二　詩表

王

[illegible]

魏

[illegible]

齊

[illegible]

鄭

[illegible]

唐 [illegible]

秦 [illegible]

陳 [illegible]

曹 [illegible]

檜

豳 [illegible]

[illegible]

右表縱十二格謂列國宜次之序而孔子編次之義撮其大要横列之其詳並具詩次問

國風次表第十三

詩益卷之十二終

[seal]

詩益卷之十三

小雅上

金壇後學[illegible]

天子燕[illegible]作鹿鳴[illegible]世因之[illegible]君臣燕[illegible]下云。

天子[illegible]出。

皇皇者華同上。

天子[illegible]作[illegible]直王城。

天子燕朋友故舊作伐木。

天子燕[illegible]作天保。

周宣王[illegible]役[illegible]作[illegible]物或以為遣戍役之詩云。

周宣王[illegible]

[illegible]之詩云。

[illegible]

天子[illegible]作[illegible]

天子[illegible]

白華同上。

華黍同上。

天子燕[illegible]有嘉魚。

南山有臺同上。

由[illegible]同上。

[illegible]同上。

由儀同上。

天下喜於[illegible]
[illegible]

蓼蕭同上。

天子錫有功諸侯作彤弓。

天下喜樂宣王任賢者莪。

周宣王時玁狁作亂王命吉甫伐之有功而歸賦此

荊蠻之役方叔

宣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往征伐蠻荊其歸也作采芑。

宣王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選徒美之作車攻。

宣王田獵于漆沮之從美之作吉[illegible]

之作鴻雁。

宣王勤于政事成康勵不敢荒寧賢者美之作庭燎

宣王之時將[illegible]群臣[illegible]作沔水[illegible]

詩人所爲與。

宣王之時有賢者隱居不仕作鶴鳴[illegible]詩人所爲與。

宣王之時軍有久役不歸者怨之作祈父。

宣王之末賢者有去朝而歸者人留之作白駒。

宣王之末民適異國不得其所作黃鳥。

我行其野同上。

宣王考室成築之作斯干。

宣王之時牧人[illegible]作無羊。

小雅上

美刺	宣王詩	在位者詩	國人詩	雅歌詩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魚麗

美刺	宣王詩	在位者詩	國人詩	雅歌詩
				南陔
				白華
				華黍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孔子刪詩于大雅之末而錄厲王之後興故采薇出征所用采芑若傳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繼大雅之後前篇次之以著王道之盛衰中興則宣王六月而析別爲小雅之首其作詩次同。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言莪以上著王道盛衰大雅江漢常武之後蓋宣王中興之功故次以六月至鶴鳴八篇。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宣王之業衍勤終衰故次以祈父至無羊六篇。

右表諸宣王及在位國人詩于上格而諸雅歌詩于下格雅歌詩者義見詩次問及辨又宣王詩自庭燎以上為美祈父以下為刺而斯干無羊二篇則詩人與孔子之意不同讀者宜分別觀之云。

小雅上詩表第十四

小雅　下

家父刺幽王任用尹氏以致亂，作節南山。

幽王嬖褒姒，致天變，[illegible]以刺之，作正月。

幽王既任皇父作都于向，[illegible]刺之，作十月之交。

[illegible]侍御[illegible]之作雨無正。

幽王惑于[illegible]謀，[illegible]之作小旻。

幽王[illegible]者[illegible]相戒，作小宛。

幽王太子宜臼被廢，作小弁。

幽王信用讒人，刺之作巧言。

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作何人斯。

寺人傷于讒，作巷伯。

朋友相怨，作谷風。

孝子不得終養父母，作蓼莪。

幽王之時，東國困于役，譚大夫告病，作大東。

刺幽大夫[illegible]自[illegible]，作四月。

周大夫行役于外，作北山。

無將大車同上。

小明同上。

幽王在淮水之上，鼓[illegible]，作鼓鐘。

天子祭祀[illegible]之作楚茨，[illegible]以為樂歌助祭[illegible]之樂歌云。

信南山同上。

天子祈祀方社田祖，美之作甫田。

天子祈社稷祭
四方，農夫之作大田、
甫田。公卿受命，
用以為既方社田
諸侯之美，
之美公言。
天子會諸侯于東
都以講武事，諸侯
美之，作瞻彼洛矣。
天子燕諸侯，作裳
裳者華。
桑扈同上。
天子燕諸侯，諸
侯美之，作桑扈。

天子燕見兄弟親戚，
作頍弁。
天子燕嘉賓，作車
舝。
幽王信讒言，
刺之，作青蠅。
幽王荒廢，淫湎于
酒，上下化之，衛武
公刺之，其詞者自
儆者然，作賓之
初筵。
天子執福祿諸侯
美之，作魚藻。

天子錫命諸侯，作采
菽。
幽王好讒佞，不
親九族，其下化之，
刺之，作角弓。
幽王暴虐無親不
朝，作菀柳。
幽王之時，周人
追思舊作都
邑之美，作都人士。
幽王之時，婦人思
其君子，婦人傷之，作
采綠。
宣王封申伯于謝，
命召穆公往營其
邑，時役者美之，

作黍苗，而役夫從
為勞役之笑歌，
天子燕賢臣有禮，
作隰桑。
幽王所以廢申后，
作白華。
幽王之於大臣不
恤其下，賤者歎
勞苦思有所托，作
緜蠻。
天子燕其臣以禮，
作瓠葉。

幽王之末東夷叛逆命將帥討之從役者自傷作漸漸之石。

幽王之末戎狄多叛征民不安其生作苕之華。

幽王之末征役不[illegible]自傷[illegible]作何草不黃。

小雅下

刺幽王詩　在位者詩　國人詩　侯國詩　雅歌詩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illegible]幽王之亂始首只節南山至巷伯十篇

谷風

蓼莪

幽王之亂及于男。故次以谷風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由王之亂及于天下，故次以大東、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

鼓鍾 爲幽王不恤亂，故次以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雖以刺幽王之義，故次以頍弁、車舝十篇，此所謂雅也。又雖前既明以下二十二篇之義，亦詩見詩大同。

青蠅 雖前詩南山等皆十篇之義，復寄幽王之亂，故次以青蠅。

賓之初筵 雖前以風雅明之篇之義，復爲幽王之亂及于天下，故次以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反覆之詩言之，故次以魚藻、采菽，繼前美詩以下刺之義。

角弓

苑柳

都人士

采綠

[illegible]

黍苗

隰桑

反前菀柳及下黍苗之義，又因都人士采綠之意，且以著申侯之罪，故又次以黍苗隰桑。

白華

反前都人士采綠之義，著幽王亂國之本，故次以白華。

緜蠻

又反魚藻之義，故次以緜蠻。

瓠葉

反前緜蠻之義，故次以瓠葉，以終雅之義云。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終小雅之亂，故以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終焉。

右表義同小雅上，惟所謂侯國詩者，如賓之初筵、菀柳二篇，亦爲刺幽王而發，但以其竝作于侯國，故與大東、四月合列之，而不分著。至在位者詩，則惟取其不明著刺王之意而互相諷戒及自爲嗟歎者列下格，其刺王者則竝列上格云。

小雅下詩表第十五

大雅上

周公述文王之德以明周所受天命之意而戒成王作文王[illegible]

[illegible]周公成王之作然其[illegible]

[illegible]

惟述[illegible]

述王季大任文王大姒之[illegible]受命之事作大明。

述大王[illegible]文王受命之事作緜。

述文王之德作棫樸。

旱麓同上。

思齊同上。

述天下大伯王季之德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作皇矣。

述文王作靈臺辟雝之事作靈臺。

述武王能繼大王王季文王之德作下武。

述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作文王有聲。

周公追述后稷配天推本后稷之德作生民。

天子燕父兄宗族作行葦。

天子祭畢燕父兄宗族作既醉。

美天子燕賓作鳧鷖。

假樂同上既醉。

召康公述公劉遷豳之事戒成王作公劉。

召康公戒成王作泂酌。

卷阿同上。

大雅上

美后稷詩　美公劉詩　美大王詩　美王季詩　美文王詩　美武王詩　美成王詩　燕飲詩

文王

[illegible]由子文王政推以文王為首。

大明

由文王上推王季，前下逮武王，故次以大明。

緜

由文王上推大王，故次以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緜既著文王之化，故次以棫樸旱麓思齊也。

皇矣

詩益　卷十三　詩表

復推本大王太伯王季之德，故次以皇矣，蓋美文王所以美文王功業之盛也。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既著其文王武王功業之盛，故次以

靈臺下武文王有聲。

生民

由文武上推后稷，故次以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illegible]

泂酌

公劉　在假樂公劉之前故次以公劉。

卷阿　[illegible]

右大雅兼咏數王詩，如大明緜之類，後小雅繼大雅表於各王下重列之。此惟明詩次之義，又其說已見後表，故惟從所尊。大明繫王季下，緜皇矣繫大王下，文王有聲繫文王下，而不復分著。其雅歌詩說，已見前小雅。

大雅上詩表第十六

大雅下

[illegible]

[illegible]

宣王命將伐淮北之夷召穆公平之作常武。

凡伯刺幽王作瞻卬。

召旻同上。

大雅下

刺厲王詩	美宣王詩　美申伯仲山甫韓侯詩附	刺幽王詩
民勞		
板		
蕩		
抑		
桑柔		

周自成康而後至于孝夷王道寖微厲王狂肆爲暴虐以及流彘之禍周室于是大衰矣故次以民勞板蕩抑桑柔五詩。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厲王之亂宣王中興故大小雅皆美崧高烝民韓奕之詩江漢常武其在漢常武二篇言宣王南征北伐六月采芑以北伐故曰小雅繫大雅之

		瞻卬
		召旻

大雅之末繼幽王詩瞻卬召旻二篇以終大雅所以刺周室亡于幽小雅亦亡于幽云。

一右崧高烝民韓奕三篇所以美申伯仲山甫韓侯也今附美宣王詩下蓋孔子之意列此三篇

其大要以恭昰王爲本云。

大雅下詩表第十七

小雅繼大雅表

后稷詩 公劉詩 太王詩 王季詩 文王詩 武王詩 成王詩 厲王詩 宣王詩 幽王詩 雅散詩 雅散詩

小雅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采薇 出車

詩益　卷十三　詩表　十九

魚麗
南陔
白華
華黍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詩益　卷十三　詩表　二十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illegible]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洛矣

裳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石

苕華

何草黃

大雅

詩經　卷十三　詩表

文王

大明　大明　大明

緜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皇矣　皇矣

[illegible]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文王有聲

[illegible]

生民

[illegible]

行葦

詩經　卷十三　詩表

既醉

[illegible]

鳧鷖

假樂

公劉

[illegible]

泂酌

卷阿

王之篇……重刋之

作此詩……[illegible]

民勞

板

蕩

抑

桑柔

雲漢

[illegible]

崧高　毛傳列爲宣王詩云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右宣王詩二十二篇凡[illegible]

召旻　[illegible]

右表紀十二篇諸后稷至幽王及雅歌詩之敘，各著小大雅相繼之義，而孔子編次二雅之本第，則橫列之，其詳並具詩次開云。

小雅繼大雅表第十八

周頌

祭文王廟作清廟。

維天之命同上。

維清同上。

諸侯助祭作烈文。

祭大王廟作天作。

祭成王廟作昊天有成命。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作我將。

巡守告祭柴望作時邁。

祭武王成王康王作執競。

郊祀后稷以配天作思文。

戒農官作臣工。

噫嘻同上。

二王後來助祭作振鷺。

豐年五穀登祭宗祖妣作豐年。

始作樂合乎祖作有瞽。

季冬薦魚春獻鮪作潛。

武王祭諸侯助祭文王廟作雝。

成王即政諸侯始見武王廟作載見。

微子來見祖廟作有客。

奏大武作武。

成王免喪朝廟作閔予小子。

成王朝廟訪群臣作訪落。

敬之同上。

周頌

成王既平管蔡[illegible]禮樂之氣[illegible]頌作[illegible]年[illegible]祭[illegible]祀廟作[illegible]

良耜以上。

[illegible]

周公作大武象武王之功作頌[illegible]

祭大王詩　祭文王詩　祭武王詩　祭成王康王詩　祀典詩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周詩首文王[illegible]清廟[illegible]維天之命[illegible]

詩益　卷十三　詩表

天作

執競清上推大王故次以天作

昊天有成命

繼天作下逮成王故次以昊天有成命。

烈文

祀典之二[illegible]祀[illegible]大之義[illegible]

我將

祀典之一

時邁

祀典之一

執競

承昊天有成命下逮武王故次以執競。

思文　祀典之一。

臣工

噫嘻　臣工噫嘻竝祀典也以其舉先行于廟也故竝列于丞今不備列祀典下云。

振鷺　祀典之一。

豐年　祀典之一。

有瞽　祀典之一。

潛　祀典之一。

雝　祀典之一。

載見　祀典之一雝武王祭文王廟之詩載見言成王祭武王廟之詩今以其有諸侯助祭義與烈文故竝附祀典云

有客　祀典之一。

武　祀典之一。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祀典之餘也。成王敬之，成王初以從事見，及廷訪群臣之詩于次，繫以執戒之詩者，成王之志之盛云。

載芟
祀典之一
良耜
祀典之一
絲衣
祀典之一
酌

桓
賚
般

酌武桓賚附祀典之末，周樂始于文王，而終于武，故繫以酌桓賚般，美武王之功云。

凡周頌，孔子多以制作之意爲次，故分二類：曰祭某王詩者，廟祭詩也。今惟列祭大王文王武王成王康王詩，餘無詩則不列；而康王無分祭詩，故合成王。又閔予小子篇兼稱皇祖皇考，今惟列祭文王下，從所尊也。敬之小毖詩無明文，今以其繫訪落後，故並附祭武王詩下。曰祀典詩者，祭祀之典禮也。凡詩十七篇。惟臣工噫嘻二篇非祭祀之事，而其詩附焉。又思文祭后稷，在郊不在廟，故並列之祀典，而不列廟祭云。

周頌詩表第十九

魯	頌	
	美僖公牧馬之盛，作駉。	
	魯人善公燕飲其臣，其臣頌禱之，作有駜。	
	僖公修泮宮，民咸頌美之，作泮水。	
	僖公修廢廟，臣成御請之，而推本后稷之功，下及僖公作閟宮。	

魯	頌	
	美僖公詩	
	駉	
	有駜	美魯君臣之燕飲先以義，有
	泮水	
	閟宮	美僖公之稱長慶，刑其之為詩頌禱，作頌以泮水閟宮。

右表魯頌，惟美僖公詩，蓋史克之作。其文第或出作者本意，或孔子所更定，今不可考云。

魯頌詩表第二十

商頌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殷祀成湯作那。	烈祖同上。	殷祀武丁命作玄鳥。蓋見祖甲以下之詩。	

殷大宗湯廟作長發。殷祀高宗作殷武。

商頌	大享祖廟詩	祭成湯詩	祭武丁詩	祭武丁孫子詩
		那		
		烈祖		
		殷頌三十成湯故以祭成湯詩冠頌而為首。		
				玄鳥

長發

玄鳥雖亦武丁孫子所與[illegible]以明成湯之興者其由來者遠也。

殷武

殷武丁孫子祀高宗故以殷武。

右表大享詩，說見詩辨。又考史本紀，武丁孫子祖庚、祖甲、廩辛、庚丁凡四帝，今如詩所稱而闕其號，不敢質云。

商頌詩表第二十一

三頌次表

殷

周

魯

周頌

周詩王也故其頌繼雅先殷魯

魯頌

孔子魯人不廢其頌故附周後。

殷頌

殷頌前代之詩故附周魯之後

右表縱三格補三頌本敘而孔子編次之義橫列之說見詩次問。

三頌次表第二十二

風雅頌次表

頌

雅

風

周南　召南

王

邶鄘衛

鄭　齊　魏　唐　秦　陳　豳

商　魯　檜

雅以殺以降而風始于公劉、文王。文王風雅同出而及周室東遷之後，邶鄘衛鄭齊而下，以諸侯之詩繼天子之雅，此皆國風繼小大雅之義也。風統于雅而先雅者，猶雅之先頌也。蓋大雅以文王始，而風首乎二南，則其義又有相並者焉。終之以曲而反先公先王之道，則又

屬乎雅矣

小雅

大雅

頌以祭祀鬼神明，雅以燕享羣臣下。頌述王業以發祥，及風宣王之世。又頌有殷而雅惟周，皆準乎頌之義也。雅之先頌，猶風之先雅也。頌首文王而雅亦以文王者，其相並者焉。風終於以雅之末，不獨乎頌者。風雅皆政所繫，故其義則似焉。若夫頌則事神明之道，其與風雅二也。

周頌

魯頌附

商頌

風先乎雅，所以尊雅也；雅先乎頌，所以尊頌也。孔子以其得著者後為所因述而次也，故以三頌分言之，則先而殺後，所以尊時王也；而合而言之，凡周之頌皆先乎殷，亦所以尊殷也。

凡風雅頌有相繼之義，亦有相並之義。今著其大略如此，讀者其咸玩覽焉。至魯以諸侯僭天子之頌，故加附以别之，以著聖人之志云。

風雅頌次表第二十三

詩益卷之十三終

[印]

詩辨序略

愚既作詩本傳次問及表，復合前義集先儒舊解爲之辨。因敘其略曰：凡講詩義，分別舊解，疑似可否，惟先據本篇詩人志，徐乃求觀其前後篇，推校聖人編次微意，二者既合而後斷之。（說詳後）六略。漢唐及宋以後先儒舊說，小序毛鄭氏雖各有師授，然或頗多所創制，故或失之鑿。及朱子功在經籍，則辨其謬誤，刪其附會支離，以去其鑿。然六藝經籍之傳，厥義浩博靡盡，故自朱子已來，尚多闕略。於茲近世學者因之滋益多議矣。（說詳後文）卒之外錯謬或紛紜爭論，莫知適從，而詩義幾亡。愚故復合小序毛鄭孔氏及朱子說，併旁採近代諸家依附舊解、該許朱子者，頗詳錄討論之。先總後辨者，先凡而後目，所以明疑也。末雅歌義，左氏引詩錄略者，傳紀駁雜之論，庶幾合於孔子正樂之本，以附經義。例雖繁而不詭於道，好學深思者，乃悟斯旨已。豈謂其言之過激哉。

詩益卷之十四

金壇後學劉始興撰

詩辨總

國風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關雎、葛覃、卷耳、草蟲、采蘋、行露、殷其靁七篇。（章句訓詁小別者不在凡例見後目。）今皆定者，樛木、何彼襛矣、騶虞三篇，復略從小序毛鄭氏者，殷其靁一篇，餘並從朱子。其詳見後辨。

總曰：大凡經義之傳也，非積數千百年之久弗能明，非集後先羣儒之辨論弗能備。故不揣三家（齊魯韓三家雖亡，然其說多散見書傳。）不知小序毛鄭氏舊解之爲善也。（如二南正風，三家乃以關雎爲刺詩，則餘說可知。）不讀小序毛鄭氏，不知朱子集傳之精切而著明也。近世有能紹述者，酌其盡善，補其闕遺，庶幾毋信朱子之功，不唯其說之小有異同也。

又曰：朱子周南召南集傳，說闕而未定者有四：樛木美文王，一也；羔羊、殷其靁以下者，南國諸侯大夫化及其國之效，二也；孔子錄何彼襛矣衰周之詩，三也；騶虞終

歎美文王，與麟趾同，四也。若夫邶鄘衛以下，聖人編次諸國風及雅頌之義，說皆闕之。今詳詩次問及補言，故後辯不復著。何彼襛矣篇，朱子集傳曰此武王以後之詩，下可例知其何以之意，蓋文王大化之化，人而不衰，不可見矣，然亦未足以明聖人錄詩之意，但未遑為定論耳。

邶鄘衛

邶鄘衛三十九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首柏舟日月終風凱風雄雉匏有苦葉北門北風靜女桑中考槃氓竹竿有狐木瓜十有五篇，闕者芄蘭一篇。今增定者，匏有苦葉芄蘭二篇，復略從小序毛鄭氏者，

日月終風二篇，餘並從朱子。總曰：凡國風詩體有二。其一賢士大夫與隱君子，及怨女棄婦，美刺時事，或自抒其情而作。其詩立義既深，而屬辭復婉。如衛風淇澳碩人匏有苦葉簡兮谷風氓之類是也。其一民俗歌謠之辭，其詩篇直少委曲，用意淺近易曉。如衛風靜女桑中有狐木瓜及鄭扶蘇蘀兮狡童諸淫詩之類是也。他如衛風乘舟牆茨鶉之奔奔之類，亦皆諷刺時事，而體類歌謠，不能一例。然依舊解讀之，辭義明白洽，故可信從。若以衛風靜女木瓜及鄭扶蘇蘀兮狡童之屬，欲皆倣以乘舟牆茨之例而曲解之，不亦謬乎。雖近代學者議論紛紜，愚於此諸詩，唯從朱子，而不從序說也。

又曰：宋元以來學者，雖持序義，然許朱子之謂聖人刪詩不宜錄取淫辭。馬氏端臨說近代學者多從之。愚謂其說不然。蓋國風風俗美惡，必以其詩之貞淫為驗，故二南美文王之化，首取桃夭摽梅漢廣行露野有死麕諸詩，以其貞而不淫也。若鄘衛以下衰世之風，反是乃所以著其俗之壞也。若謂聖人不宜錄取淫辭，則二南又何以錄漢廣行露野有死麕諸詩乎。既以淫風之變明盛王之化，則

必以淫俗之穢著衰政之應，其事雖反，而其義實一也。鄭衛淫詩獨多者，以其俗之尤壞也。學者不察此義，且疑聖經為錄淫詩之具，而欲盡取而刪之。馬氏端臨及魯齋王氏說。亦謬之甚者矣。

又曰：學者又讀朱子集傳說，凡男女奔誘而自作詩敘其事者，二十有四，恐其人既為此事，豈敢自言以著其惡，故於衛風桑中、鄭風溱洧等篇，唯以序說刺奔者為合。亦馬氏端臨說如此。愚謂此類民俗歌謠之辭，皆由閭巷小夫不識禮義，習於淫惡，略無忌憚，或奔者自言其情，或旁

覩者見其事而歌之皆未可定此等詩即奔者自言亦是男女相許非私奔其情如此後乃漫於人耳豈故作詩自顯其醜乎若秀與代歌詠如里巷謳謠□吟哦酒與文人但歌其事而止無他深意也近日說詩知其□夜夜毀之類亦多淫辭然亦非有所刺也古今詩體異而情事可推

但其詩既無悔悟之情而亦無諷諭之意此風俗所以大壞也若使其人果能悔悟即近於二南之化行露野有死麕所以著南國之美也衛風諸淫詩唯氓篇有悔恨之詞然悔於色衰被棄之後而不能悔於其初與二南行露野有死麕不同非淫奔者改行之詩也其他皆直敘淫奔之事言下絕無羞惡譏訕之意讀者詳之旁觀者果屬刺譏之作即為善政之應毀掉所以著文公之績也此誠政治得失之驗民俗貞淫之幾而不可或紊者作序者乃混合其義而解之桑中溱洧蝃蝀等篇序竝作刺奔之詩謬矣後儒猶不察而從其說則又甚之甚者耳。

又曰鄭衛諸淫詩不與雅樂同部朱子桑中篇辨說詳矣朱子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為戒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所謂道竝行而不悖者今不察此乃欲諱其鄭衛桑濮之實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未知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豈不陽守而陰叛之耶或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為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恐未足為據也豈有淫哇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哉但未及左氏季札觀樂篇耳。故馬氏端臨據之以論駁朱子馬氏曰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可雅樂矣既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之淫邪詩乎今詳後雅鄭辨正傳條下

王

王風十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君子于役君子陽陽兔爰葛藟采葛大車丘中有麻七篇今復從小序毛鄭氏者君子陽陽一篇餘竝從朱子。王風無總說其要旨已見具前後文也後凡無說者同此例

鄭

鄭風二十一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將仲子兩叔于田羔裘遵大路女曰雞鳴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溱洧十有八篇今增定者將仲子風雨二篇復從毛鄭氏者遵大路一篇餘竝從朱子。總曰凡朱子論闢舊說如鄭衛不入雅樂及直斥有女同車以下為淫詩朱子詩篇說見後辨其有功經學譬猶孟子之闢楊墨韓愈之闢佛老蓋樂之貞淫即人心風俗所繫而古今君臣之

名義尤不可以不正天下豈有以淫辭亂入雅樂而狂且狡童之稱臣子而可以加其君父者小序毛鄭氏舊解以狂且狡童爲斥鄭昭公忽說詳後辨此悖道之詩與與亂之害一也

又曰鄭風有女同車以下諸詩近代學者未嘗不知序說之爲謬也然必曲解以成其義如文姜淫亂無可美也曲解者曰詩非謂文姜謂忽復請妻者也孔氏穎及范氏逸齊說後來學者因之詩曰有女同車舊說云假設來嫁之辭非詩意矣說見後辨曲解者曰同車非謂齊女又謂忽他所娶之女也華谷嚴氏說詳後辨狂且狡童國人固不可以稱君也曲解

者曰非稱其君謂祭仲也范氏逸齊說詳後辨然昭公時祭仲已老不可以謂之童曲解者又曰非爾祭仲謂忽所用之臣也亦華谷嚴氏說詳後辨凡此諸家輾轉遷就議論匪一然於義卒不可通說併詳後辨

又曰作小序者惟不解聖人錄詩之意說已見前遂疑此等淫辭詩有女同車以下聖人不刪而著之於經則於義無取故必曲爲之辭朱子力闢序說去其謬誤然於聖人之意尚未及發明朱子辨說雖不入雅樂義如夫子之於鄭聲遂立其拳於詩只爲戒不知是甚以見當寺置俗書遂上之賢等語亦一概著聖人錄詩之意而未推廣條暢之聖人錄之鄭衛二風之義闕略未詳後來學者終疑此等淫詩但依朱子傳解惟覺義理淺薄意思易盡且以啟鄰復褻淫亂之辭聖人或宜刪者一二以示戒乃鄭衛諸風錄之如此其多誠不解所謂鄭衛淫風尤其第義見詩大補說故諸家紛紛於此尤甚且有謂前輩未了公案者王氏伯厚方氏蒿邨筆詩此又近代學者不信朱子曲從序說之私意也故愚謂讀詩之法惟先講明聖人之意然後可以斷詩人意耳

又曰近代學者說詩之病有二其一尊信小序者不知去小序之謬而存其真惟欲強持序說排駁朱子之義

理有所未安而必曲爲之解以成其謬說並見上其一尊信朱子者從泥朱子之說而不求其通夫朱子之功在辨別本篇詩解明白精切然後聖人編次垂訓之意乃有依據可講如衛風首柏舟篇駁去小序謬解然後衛風首莊姜詩之義乃明鄭風有女同車以下辨其爲淫奔之詩然後聖人編次鄭風以爲垂戒之義乃明餘詩多同此例但朱子意在刊去序弊病而不顧其他故立說之初義有未備如論鄭衛不入雅樂而未辨明左氏季札觀樂篇說又未詳著聖人編次鄭衛淫詩之義說並已見前且其攻訐小序容有出於不得已而激而或過者說見後衛風緇衣篇辨下後來學者不能觸類引伸以補其義乃惟誦習章句株守成說

便謂奇信朱子。不知拘泥若此。不惟無以發明朱子之
意。而反滋辯論者之口矣。此病學者不可不知也。

齊

齊風十一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雞鳴
還著東方之日甫田盧令敝笱載驅八篇。今增定者。甫
田一篇。閔時世說者。雞鳴東方未明二篇。餘並從朱子。

魏

魏風七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葛屨汾
沮洳十畝之閒伐檀碩鼠五篇。今並從朱子。

唐

唐風十二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蟋蟀
山有樞綢繆杕杜無衣有杕之杜葛生采苓八篇。爾者
羔裘一篇。今增定者。蟋蟀山有樞二篇。復從毛鄭氏者。
羔裘一篇。餘並從朱子。

秦

秦風十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車鄰駟
驖蒹葭終南晨風無衣權輿七篇。今增定者。車鄰一篇。
復從小序毛鄭氏者。駟驖終南權輿三篇。餘並從朱子。

陳

陳風十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宛丘東
門之枌衡門東門之池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月出澤陂
八篇。其朱子從闕。而今復從小序毛鄭氏者。墓門一篇。
餘並從朱子。

檜

檜風四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隰有萇
楚匪風二篇。今匪風篇復略從舊解。餘從朱子。

曹

曹風四篇傳解大意。朱子並易小序毛鄭氏義。今略從
小序毛鄭氏者。蜉蝣一篇。餘從朱子。

豳

豳風七篇傳解大意。朱子易小序毛鄭氏義者。七月東
山破斧伐柯九罭五篇。今略從小序毛鄭氏者。七月一
篇。餘從朱子。

小雅上

小雅上三十六篇。除笙詩六篇無辭外。其傳解大意。朱
子易小序毛鄭氏義者。魚麗南山有臺蓼蕭菁菁者莪

汚水鶴鳴黃鳥我行其野八篇其自首鹿鳴以下及後鴻鴈以下諸篇朱子與時世說與舊解不同今增定者采薇出車杕杜三篇復從小序毛鄭氏時世說者鴻鴈至無羊十篇餘並從朱子總曰凡雅皆天子之詩也故上陳王迹之興始自后稷至于文武下逮宣幽今鹿鳴以下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既冠小雅之首則其爲天子燕飲樂歌之詩而非諸侯以降所得通用之詩明矣（諸侯僭歌雅詩說詳後雅歌辨）況如湛露彤弓二篇天子所以饗有功諸侯有左氏春秋傳說可據常棣一篇天子燕兄弟而

作左氏內外傳說略同（或謂作于周公或謂作于召穆公然其爲天子燕兄弟詩一也）而采薇出車二篇以本篇詩文證之又爲周宣王時事餘雖未有考據然其詩皆陳天子常棣采薇出車湛露彤弓之體又冠六月采芑宣王詩之上以例推之其並爲天子之詩甚明夫子曰雅頌各得其所若二雅既列文武以下宣幽以上凡周天子之詩復雜諸侯以降上下通用樂歌之作則其義駁而雜辨何謂各得其所乎凡記載傳聞異辭如左氏春秋傳及儀禮所稱不能一例然其義可推而㸃也說詳後雅歌辨

又曰凡雅詩有二體其一爲朝會祭祀燕饗樂歌而作其詩專言燕饗不及時事如小雅首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後楚茨以下十篇之類蓋皆當世樂歌所用孔子采而編次之其作之時世多不可考其一頌美周先王先公之詩或復刺譏時事如小雅六月以下大雅文王大明緜及板蕩以下之類其詩足以明周道之盛衰王政之得失漢唐時學者惟誤解小雅鹿鳴楚茨以下朝會祭祀燕饗樂歌諸詩與大雅文王大明緜小雅六月采芑之類強作一例遂謬分時世以小雅鹿鳴以下爲文

武時詩楚茨以下爲刺幽王詩而附會穿鑿之論滋紛矣宜乎朱子之不從其說也

又曰大雅歷陳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王之詩以下逮厲宣而小雅六月采芑節南山正月以下唯著宣幽之詩（此所以小雅繼大雅也說詳詩大例）小序毛鄭氏求其義不得遂曲爲之解分首鹿鳴以下魚麗以上爲文武時詩南有嘉魚以下爲成王時詩朱子辨其謬妄而創其說其論正矣（見朱子小序辨說）然小雅不著宣幽以上之詩其義終不可曉故疑鴻鴈以下爲非宣王時詩節南山以下爲非

幽王時詩。而小雅之義多闕矣。今既發明小雅繼大雅之旨。復詳著聖人編次諸詩之意。以補朱子傳說之闕。則凡小雅之疑義渙然釋矣。朱子疑鴻鴈節南山等篇爲非宣幽詩說詳後辨。

小雅下

小雅下四十四篇。傳解大意。朱子易小序毛鄭氏義者。雅歌詩楚茨以下至黍葉十五篇外。尚有小宛無將大車小明賓之初筵都人士采綠白華緜蠻八篇。而節南山以下至末。皆闕其時世。今自節南山以下。從小序毛鄭氏時世。說諸雅歌篇義。竝從朱子。唯楚茨至大田四篇。則略有增定。說同前鹿鳴以下。楚茨至大田四篇既闕次幽王詩之闕又與瞻洛裳華諸篇同列其爲美天子祀事之詩甚明辨同前鹿鳴以下。餘說見上。

大雅上

大雅上十八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大明棫樸旱麓靈臺行葦既醉鳧鷖假樂八篇。今說竝從朱子。唯靈臺一篇。則略增定其義。總曰。小雅以朝會祭祀燕饗樂歌諸詩。與宣幽時詩相間而次。說詳詩次篇。蓋其義始于大雅。故生民公劉之閒。次以行葦既醉鳧鷖假樂四篇。學者悟此四篇間次之義。即知小雅楚茨以下諸篇。閒于幽王詩之閒。亦是一例。皆聖人寓意如此。而非錯簡矣。

又曰。禮經亡闕久矣。今所存者。唯什之二三。中間又爲諸儒所亂。掇拾補葺。眞僞雜出。其可考據若夫三百篇。則三代之遺文也。其大義所垂。較之禮經爲可徵信。故學者宜據詩以斷禮。不當援禮以疑詩。如小雅甫田祀方社田祖。大雅生民郊祀。行葦燕射諸說。皆當折衷詩意。以考禮經之異同。而存其義。俟後之君子。國風召南采蘩夫人助祭首服衞干旄大夫旂制竝同。說詳後辨本篇下。

大雅下

大雅下十三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民勞板抑三篇。其崧高烝民韓奕三篇。則略有不同。今說兼小序毛鄭氏及朱子傳義者。民勞板二篇。其抑篇則復從序說。

周頌

周頌三十一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維天之命維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執競臣工噫嘻絲衣十篇。闕者般一篇。今略增定者。清廟執競豐年酌

桓賁般七篇復從序說者緇衣一篇餘並從朱子。

魯頌

魯頌四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駉有駜泮水三篇義朱子唯不取小序季孫行父請命於周史克作詩美魯僖之說故其篇義多闕今並從小序。

商頌

商頌五篇傳解大意朱子與小序毛鄭氏異者烈祖玄鳥長發三篇今略增定者玄鳥長發二篇蓋唯據本篇詩意及商書說折衷之存其義俟後之君子。已上辨總

一卷略且復辨大凡。而先撮其要旨論之如此云。

詩益卷之十四終

詩益卷之十五

金堤後學劉始興字子彥一字鄗江纂

詩雜辨

國風

孔氏疏曰。國風古大師所題或又謂孔子所加。二者今未有考。但所謂風者取上感下應之義。如周南上有關雎葛覃卷耳之化。下桃夭兔罝芣苢應之。邶鄘衛上有柏舟綠衣之化。下凱風谷風應之是也。此惟合全詩前後篇編次之義推之。乃得其解。非祗在一篇也。小序毛鄭氏及朱子說並未明揭斯旨。故今補之。詳見本傳及詩次問。

班固曰古有采詩之官。先儒又有大史采詩之說。此與王制大師陳詩事相表裏。辨已見詩次問。蓋列國盛代之風。今皆無傳。謂當時采之。而後世盡亡之。既恐無是理。而邶鄘衛以下衰世淫亂之詩。其傳獨多。豈當世諸侯肯自采其詩。而播之天子之國。以著其惡耶。愚謂此類皆所不可通。學者闕之可也。朱子集傳亦云。諸侯采之。貢於天子。天子受之。列於樂官。蓋亦從舊說而未改正也。

夾漈鄭氏曰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騶虞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愚按先儒國風正變說恐非聖人編詩本意故夫子不言而他經亦無所見雖在國風於義尚無害故今仍舊唯二雅則有不可通者說詳見後王變風內亦有美詩蓋衰世非無善政而末俗亦有貞行也序以變風皆刺詖固失之鄭氏又疑美詩不可謂之變風論亦大拘

橫渠張子曰詩固有次第然不可一例唯二南後次衛衛後次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愚按橫渠說如此夫十三國風首二南終豳豈得謂聖人無深意於其間哉齊唐秦皆大國而後於鄭魏陳檜曹皆小國而開次於齊晉諸大國之間固必有義不唯二南衛王之次已也今采先儒說唐孔氏宋廬陵歐陽氏程子皆有國風次解參合推廣之以補朱子傳解之闕詳詩次附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置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其下推說云云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蘇氏以序首句爲國史所題下文云云毛氏所衍今按詩序中間實多牽合穿鑿之論如朱子所譏者若使果作於聖人之徒及當代國史即不宜有此故以爲出自漢儒尤略近之史記儒林無世家序即從闕疑作序者或與司馬遷同時或在其後餘說不足據也至諸序有篇文義一貫又有首句絕不符詩意必待

下文云云始明者如周南漢廣檜曹風有萇楚鳲鳩之類漢廣序云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隰有萇楚序云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鳲鳩序云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凡序頗有此說諸儒乃以序首句與下文截出兩手亦恐有未然者矣

朱子辨序說大旨曰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及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甘棠定中載馳碩人清人南山黃鳥株林之屬決爲可無疑者其次大概知爲某事而不可知爲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爲小序者

姑以其意依約而言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
欺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
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于是附會書
史依托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且如柏舟不知其
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為不
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
于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為衞頃公之時其故為欺
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掩矣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
十得八九又其為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

國政而作其或書傳所載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詞之美
者亦例以為陳古刺今使讀者疑當世之人絶無善
則稱君過則稱已之意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以懟
其上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不可以不辨按朱
子此條詆衞風柏舟序後今以其統論序說大旨
故節錄于此其有辨者見後衞風綠衣篇及載著各
篇下凡小序毛鄭氏舊解朱子已發辨正而今不從之者固可希錄但錄近代學者或復強持序說
論駁朱子故詳說申辨之如後

周南

朱子集傳曰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
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說與鄭譜異鄭譜謂采
詩在武王時二者不可考闕之可也但二南有何彼穠
矣疑周之詩其編又在騶虞篇前可知此二十五篇
先後次序非復周公當日采詩本第而所謂著文王之
化自家而國自國而南者義皆出自孔子而三百篇從
可例推矣

關雎

序說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

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孔氏疏因謂后妃樂得
此賢善之女以配文王程子曰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
是配更何別求淑女以為配今按好逑之稱惟后妃足
以當之其他妾媵不敢居也程子說極明曉故朱子集
傳改小序義詳見本傳但朱子云文王宮中人作此詩
或又云作於畢公其說得之張超又謂得之蔡邕見王氏應麟考異又逸齊詩傳
此類無可考闕之可也後詩多同此例此篇毛傳云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逑與序說小異皆同朱子傳蓋孔氏疏云講毛意后妃美云爾矣朱子集傳多本毛氏說或然歟

葛覃

序說后妃在父母家志在於女工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毛鄭氏推衍其說遂謂詩首二章言后妃在父母家時事末章言告言歸乃及后妃旣嫁時歸寧父母又言旣嫁歸寧如此則末章言歸字上下異義橫決不成文理矣又首一章亦非言在父母家事故朱子不從其說但玩此篇詩意乃后妃將歸寧時所作詳見本傳若第云后妃旣成絺綌賦其事朱子集傳云云則如首二章云云其意已盡末歸寧節爲剩語矣故復增補朱子之義

卷耳

序說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義本左氏春秋傳詳後引詩矣毛鄭氏舊解同後凡毛鄭氏舊解與序說同者惟錄序說其有異義則附及之今按廬陵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歐陽氏亦有序說但採此二說已見序不可通故節錄之朱子曰詩曰嗟我懷人其言親暱非后妃所得施於臣下者以此推之序說迥無理不可從左氏春秋傳云云蓋斷章借義而非詩之正解也今從朱子集傳說詳見本傳

樛木

序說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朱子集傳大意略同今按此篇詩曰樂只君子君子謂文王也毛鄭氏傳解如此夫關雎篇君子旣稱文王則此篇之義同耳毛鄭氏解是也朱子集傳君子指后妃云猶言小君內子今從毛鄭氏解較直截明白詩書詳之但序說美后妃逮下而毛鄭氏因以詩首二句樛木下垂興后妃逮下意然祇是借喻尚未顯說下文遂言樂只君子忽不及后妃而言文王則其義殊不難明矣故今酌易篇意以增補朱子之義

螽斯

序說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朱子集傳大意略同但毛鄭氏此篇作興體爾子孫謂后妃子孫首章振振云仁厚也與麟趾篇振振義同朱子集傳此篇作比爾子孫謂螽斯子孫首章振振云盛貌二者之義爲異今按文王后妃子孫雖衆然唯其賢所以足美使多而不賢誠何足美乎故詩首章先言振振二章三章後言繩繩蟄蟄也毛鄭氏義得之詳見本傳文王后妃稱爾者周公作册告三王亦稱爾古人言質故也

一第63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18版正內

至序云若螽斯不妒忌此在尋常婦人或以爲難而在聖母則亦常德耳曷足稱述焉故今削其說

桃夭

序說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也朱子集傳作文王之化而以序說祇言后妃不及文王爲非與（說見集傳及小序辨說）餘大意同今說詳本傳後凡序說及毛鄭氏朱子傳解大意略同而今從之無異義者不復著

又案毛傳據孔子家語及孫卿說云霜降逆女冰泮

殺止昏禮以秋冬爲期而鄭氏據夏小正周禮白虎通義（夏小正曰二月綏多士女周禮媒氏曰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昏禮以仲春爲期二者先儒未有定論今以禮經殘闕無可復考依朱子用鄭氏說後召南摽有梅同

兔罝

序說后妃之化也朱子集傳改同上今說詳本傳

芣苢

序說后妃之美也朱子集傳改同上今說詳本傳

麟趾

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以麟趾與文王公子此與體也末曰于嗟麟兮歎美麟而歎美文王之意在言外則又屬比體矣然首二句興中原有比義蓋以麟趾比文王公子之仁厚實以麟比文王已包得末句義在又凡詩興體必兼比義不唯此篇爲然也但對舉爲興喻言爲比文體自有分別耳說見樛木傳後讀者詳之

召南

采蘩

詩末章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毛

傳被首飾也鄭氏箋引儀禮少牢文云主婦髲鬄孔氏疏云箋引少牢之文云主婦髲鬄與此被爲一此周禮所謂次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副編次（鄭氏周禮註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鬄也）諸侯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夫人助祭首服副非被所當即故鄭氏解在公爲視濯非正祭之時（以上約孔氏疏說如此）今按被之爲言恐是首服之通名故毛傳唯云首飾而不詳其制夫人助祭應用副則此被疑即是副鄭氏因被髲音近故以被爲髲鬄且疑非正祭之服而曲解在公之義以成其說恐帮此篇旣言祭祀於

終之事（鄭自云草蟲文 祭畢還時）豈反不及正祭者。禮文殘闕。先儒多用私意輾轉相釋而非有明據。（昏禮適婦者王后亦服不見夜旨而儀禮少牢本文云主婦被錫衣侈袂詩作髮髲剔是以被錫爲髮髲因以髮髲爲被錫鄭氏以意輾轉相釋而未有明據也故未了集傳此條與後采蘩君子偕老篇副義可解者不從鄭說）今當以義通之。未可過泥也。

草蟲

序說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朱子曰。詩中未見以禮自防之意。集傳南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今從朱子集傳說。詳見本傳。

采蘋

鄭氏箋因詩言祭祀用蘋藻。與禮記昏義說相近。遂云女子教成之祭（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今按昏義教成時女尚在父母家。祭祀自當以父母爲主。今詩遂言少女主此祭而不及母（詩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恐非禮之正矣。故依朱子集傳削之。（又按鄭氏云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亦是曲說無理不可從。）

行露

序說召伯聽訟也。今按此篇序說蓋緣前篇甘棠之義而曲解如此。孔氏疏因謂篇中二章三章皆男女對訟之辭。謬陋甚矣。故朱子削之。今從朱子。詳見本傳。

殷其靁

序說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室家能閔其勤勞而勸以義也。朱子集傳但云婦人而不言其大夫妻。今按羔羊殷其靁摽有梅三篇。著南國大夫之化。與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三篇。著南國諸侯之化義相對。詳見詩次問。此篇宜從序說作大夫妻爲合。所謂以累人編次之義而斷本篇詩意者。說已見前總辨。

羔羊殷其靁以下六篇。一著南國大夫之化。一著南國諸侯之化。義理最爲完備。蓋南國諸侯大夫被文王召伯之化而能修身齊家以化其國如此。說見詩次問。先儒舊解未發明此義。但云南國之人被文王召伯之化而已。則是南國諸侯大夫皆覥然尸位。一無政教之及於民。而國非其國矣。寧有是理耶。

小星

詩首章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傳。三心五噣。今按下章實指星名曰維參與昴。而首章但云三五。則非星名

可知朱子集傳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義較舊解爲疊故今從之或曰三五即謂參昴也天文志參三星昴七星或六星蓋參星體大易見而昴宿微實難察故初昏或將旦時參見其全形則先見其差大者而已說亦可通存之（或又曰參連有發與伐亦不止三星此亦是先見大者耳亦通）

何彼穠矣

序說美王姬也朱子集傳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今按詩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爲衰周時詩明有據驗矣毛鄭氏皆解不足據也說詳本傳及詩大問（朱子集傳云舊說即毛鄭氏舊解也）

騶虞

序說鵲巢之應也朱子集傳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云云今按周南末繫麟趾篇曰于嗟麟兮召南末此篇亦曰于嗟乎騶虞皆所以此美文王也兩篇意相類故孔子並繫二南之末終篇歎美文王之意此亦所謂以聖人編次之義求本篇詩意者序說誤作鵲巢之應毛鄭氏因以爲美南國諸侯之詩朱子集傳未辨正其義如依此解則召南終以此篇既與周南末麟趾篇不相應復上承何彼穠矣衰周之詩其義益隔絕不可解矣（舊說誤解此篇與前篇義理隔絕故前篇詩文雖有明據亦不敢質今以騶虞之篇比之麟趾作美文王詩則本篇詩意與孔子編次之義融洽通曉矣讀者詳之）

邶鄘衛

邶鄘衛三十九篇皆衛風也今其詩分屬三國先儒說不同其大略有三一曰以其作者辨之（如作于邶人鄘人爲邶鄘作于衛人爲衛）一曰其采得之時有異（如采于邶處爲邶采于衛處爲衛）一曰邶有邶音鄘有鄘音衛有衛音今按邶風起莊姜詩而終于宣姜鄘風起宣姜惠公詩而終於文公如以其作者爲辨豈宣姜以上其詩皆作于邶人而惠公以下復作於鄘人耶又如兩伯舟泉水載馳河廣諸篇皆夫人衛女作也而分屬三國又豈得謂三國人作耶此義之不可通者以此推之采得之說亦未可據（采詩分國辨同上條）若夫聲樂之傳其亡已久今無以考信然宣姜惠公以後皆屬邶音而其役則爲鄘音又同一夫人衛女作也而其音有三國之異說亦豈可強通乎愚讀左氏春秋傳季札觀樂篇其國風王鄭以下皆分歌之（傳曰爲之歌王爲之歌鄭之類）

唯二南與邶鄘衛則合歌（傳曰為之歌周南召南為之歌邶鄘衛）而邶鄘衛並稱衛風（傳曰是其衛風乎）可知此三十九篇本合而未嘗分也（又襄三十一年左傳北宮文子引邶柏舟篇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二語直稱衛詩而不稱邶詩其不分屬邶風可知以上說並詳後左氏引詩條）左氏書雖有附會然其所仍尚存孔子之舊蓋國風篇唯衛詩獨多孔子以其編簡頗繁故分而為三（古者書用簡策篇數大多則不得不分）其實卷分而國未分也衛詩冠邶鄘者明衛為亡殷故墟而又三監之舊封也故冠之邶鄘孔子所以傷殷之亡此特起之例不與他國風同稱所以別之也（說詳詩大序及稱言）後之學

者見衛詩分三卷復冠邶鄘衛三國名於前遂以其詩分屬之非孔子之本也周南召南並咏文王之化故左氏春秋傳皆合歌義繫邶鄘衛也然二南雖分而不害於義今姑從之若衛詩分三國則失聖人編次之意而其義有所不可通故分上中下三卷並冠以邶鄘衛復孔子之舊云

邶鄘始封考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同風鄭康成詩譜云武王伐紂封紂子武庚為殷後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今按漢書及鄭氏詩譜並謂邶鄘三監舊封惟三監有霍叔及成王稍封邶鄘鄭氏說與班氏不同班氏作漢書在鄭氏前其說較

可徵信漢大儒賈逵馬融及晉杜預左氏春秋傳註皆從之（左氏春秋傳及史記述三監事皆有管蔡而無霍叔惟晉代後出古文尚書蔡仲之命篇乃有霍叔或恐後人爲託足依鄭譜爲據未可定）但考尚書康誥酒誥二篇康叔乃武王時所封蔡氏註說辨論頗詳酒誥曰明大命於沬邦武王誥康叔稱沬邦而不稱衛或康叔所封在武王時國號沬至成王誅武庚後併三監地盡封康叔乃名衛也康叔既與武庚管蔡並封武王時或當在三監封內但今無明據可考未敢強附為說耳

定四年左氏春秋傳云成王封康叔命以康誥與蔡

氏尚書註說不合今按尚書康誥本文稱王若曰稱
孟侯稱弟又自稱寡兄朂其爲武王誥康叔語甚明
若謂成王誥康叔即不宜稱寡兄稱弟謂周公代成
王作誥復不宜稱王若曰蔡氏註說確可徵信但春
秋傳復云成王封康叔命以康誥者蓋武王作誥後
成王既滅三監復封康叔其時亦嘗作誥春秋傳所
稱是也故傳又言成王封唐叔命以唐誥唐誥今亡
其書則可知傳所稱乃成王復封康叔時所作之誥
與唐誥並亡非今書所傳武王誥也

柏舟

序說仁而不遇也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朱子
辨說略已見前集傳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考其辭
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
之詩也與今按詩二章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
愬逢彼之怒猶婦人語也序說與詩意不合朱子辨而
削之著矣又衛風首莊姜詩畢人編次確有深意詳見
詩次問今綠衣以下四篇既皆爲莊姜詩矣則柏舟一
篇在其前辭意復與綠衣相類說見本傳其爲莊姜詩蓋可
信朱子集傳詩說未免斷而從之可耳近代學者不顧
義理唯欲曲從舊說如華谷嚴氏輩旁引孔叢雜說云
非婦人之作或復援朱子四書集註爲疑其亦謬之甚
矣宋元以來學者多曲從小序辨駁朱子今如馬氏端臨之說已略見前卷兹每篇下復摘一二著者論之不能悉錄也

華谷嚴氏曰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
不可易則非婦人之詩也蔣氏仁叔曰此篇小序朱
傳極貶之然孟子引詩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集註仍
用序說朱子四書工夫尤精密當從集註爲定愚謂

孔叢雜說與詩意不類乃是沿襲當時講師訓詁之
謬非眞聖人語也至朱子孟子集註蓋亦作於詩傳
之前而未及追改故其異義如此朱子四書集註序
雖在作詩序後朱子詩傳序作于淳熙四年大學章句序作于淳熙十六年然其
註孟子或在詩傳前亦未可定又凡解詩唯取義理
明白耳豈必拘一人先後異同之論以爲疑哉

綠衣

序說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朱
子集傳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

又曰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今按衛風三十九篇序說及毛鄭氏舊解自朱子改刪十餘篇外詳前總辨其既已明白當信從者則必有傳授無可復疑矣朱子傳說云云今亦從之可也後凡此類不復著

或疑朱子論詩唯取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及他書有證驗者如甘棠定中載馳碩人清人南山黃鳥株林之屬而後信之說詳見前其詆序說毋乃已甚而然例不亦大嚴乎愚謂朱子此論亦有說焉蓋漢唐以來諸儒其信從小序也久凡小序附會穿鑿之病其溺人也深故辨之不可以不力而詆之不可以不嚴此朱子之論激而或過非得已也但作小序者去古未遠其說雖多所附會然得之師傳授受者亦不少今雖以詩意爲斷其不合詩意者即知其出於穿鑿附會而削之而其合者即知其出於師傳授受而從之固不必皆詩文明白及有證驗者而後信之也且自以證驗言之如二南甘棠篇既明白有證驗矣則凡甘棠之前後篇其義可推而曉也衛風定中載馳二篇亦明白有證驗矣則凡定中載馳之前後篇其義可

推而曉也如二南惟據甘棠篇美召伯則所謂周公召公行文王之化者說可推而曉衛風惟據定中載馳爲文公復國之詩則前此莊姜宜姜諸詩亦可逆推以明餘詩並從此例二南即以甘棠篇爲證驗衛風即以定中載馳篇爲證驗自一篇推之前後篇自前後篇推之全詩既證以本篇詩意復證以聖人編次之義則凡詩皆有證驗而其可疑者絕少矣三百篇之傳於天下後世也其義不亦較然大著也哉

日月

序說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

今按此篇序說與朱子集傳略同朱子集傳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但序以其次燕燕後爲莊公死後之作故云遭州吁之難以推原之今詳玩篇意序說不可易也詳下篇辨後

或疑莊公既死姜氏不宜復言其非故朱子云德音無良非施前人語朱子辨序說曰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非所宜施于前人者今不從序說爲合氏愚謂莊姜雖賢亦衰世婦人其感激痛悼之辭或不能無過然莊公當日寵嬖奪嫡其待姜無禮必有已甚者今篇中但曰逝不古處德音無良云云雖有嗟怨之語而實無傷怒之意又加姜所云亦

祇謂其夫待已如此耳。未嘗顯詆莊公之爲人也。解見本傳。
又朱子曰。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説亦具本傳。復何疑死後之不可有是
言哉。

終風

序説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朱
子曰。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今按朱子辨
説善矣。近代學者。或疑篇中辭意過激。非婦人事夫忠
厚之道。故試復從序義。詩氏仁叔曰。終風且暴。謔浪笑敖等語。明斥其人過惡。與綠衣
燕燕二詩。辭意迥絶。竊意此詩施之州吁則可。施于莊公則不可。郝氏仲與曰。此詩爲母憂子。則謂之賢母。爲

婦怨夫。則傷于怒。不知州吁雖姜氏庶子。然弒桓自立。乃國之
大賊耳。今詩乃云。顧我則笑。謔浪笑敖。又云。惠然肯來。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則姜爲何如人哉。如此悖謬不通
之論。諸儒不察而欲從之。其亦不思甚矣。又篇中雖有
刺莊公譏。然以終風爲比。非直斥之辭。卽曰過激。而未
傷怒。不得謂失忠厚之道也。

合觀莊姜詩日月終風二篇。與前柏舟綠衣辭意似
不相類。蓋以當日情事論之。柏舟綠衣。莊公生前之
作也。日月終風。莊公死後之作也。莊公生前。姜氏雖
不見答。然當國家無事之時。未有流離失所之患。故
其所作之詩。從容諷刺。辭意婉曲。柏舟則委罪於羣
小。綠衣則借喩於物類。甚覺近於和平溫厚之旨。所
謂怨而不失其正者。及莊公旣殁。桓公見弒。戴嬀被
逐。國家旣遭亂離之禍。姜氏目擊心傷。追怨莊公。故
其言比柏舟綠衣稍爲激直。而非怨之正矣。惟其非
怨之正。故聖人繫此二篇於燕燕之後。明其所以作
詩之由。而不與柏舟綠衣同次。此亦聖人編次之微
意也。或疑日月終風二篇。祇述其夫暴慢于已之意。而未及國家禍亂之事。然日月曰父兮母兮。畜

我不卒。終風曰。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則其傷亂之情亦可見矣。蓋聖人於
變風之詩。第以著政治得失感應垂戒之理。詳詩大旨。而
非但用爲和平敦厚之教。故雖鄭風之淫。而猶錄之。
今衛風首莊姜詩。所以明衛亂之因。見詩大同。若其感憤
悱惻。有激而言。亦人情之常。第不失忠厚之意。卽爲
止乎禮義。豈必其盡出於和平溫厚。比二南盛世之
作。然後見錄於聖人哉。朱子詩篇傳解。較舊説實爲
清切。但未明著聖人編次之意。姜氏作詩之由。後疑
日月終風爲莊公生前之作。欲改易篇次。云宜在燕

蒸前見朱子小序辨說及集傳後來學者或滋異議如蔣氏仁叔
郝氏仲輿輩必欲曲從序義而仍其篇第蔣氏云若又序說而
欲更置此二篇于蒸蒸前孰若只從序說而無害辨
於義乎又曰三百篇篇次先後已定何必改易
論紛紜聚訟滋甚而聖人之經義幾亡故不可以無
辨

凱風

序說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
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朱子曰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之作也今玩詩
意朱子辨說善矣解詳本傳
鄭譜孔氏疏以此篇爲州吁時詩今自凱風至靜女
十一篇時世竝闕焉說詳詩次問蓋凡詩義分兩端
其必待時世名氏而明者舊解可從則從之否則或
旁采他說所以存經義也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等
而後二南之義可解衛柏舟綠衣等篇必知爲文王后妃之詩
莊姜之詩而後衛風之義可解餘詩竝從此例至其
詩不待時世名氏而明則闕之如凱風以下闕其時世之類
表雅用此例故其立義與鄭譜不同焉

雄雉

序說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
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朱子曰未有以見其爲
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集傳婦人以其君子
從役於外云云今按序說曲解如此朱子譏之是也但
玩篇末有慕其君子歸隱之志不但以其從役在外而
思之也朱子傳解未及故今補之
詩二章曰展矣君子展誠也猶言實也或曰展者美
其君子之辭然恐不可通故闕之

匏有苦葉

序說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爲淫亂朱子曰未有以
見其爲刺宣公夫人之詩集傳此刺淫亂之辭今按朱
子辨說善矣但序所謂刺淫亂者亦嫌與詩意不切朱
子集傳尚未改正故今增定其義考論語荷蕢引首章
言君子出處之道雖古人賦詩斷章節取然用論語義
解此篇尤明白有意味詳見本傳
此篇全體皆比備景可思首章深厲淺揭以人渡也
次章濟盈濡軌以車渡也末章招招舟子以舟渡也
有瀰雉鳴雝雝鳴鴈則鳴匪一鳥矣雉鳴求牡物求

偶也毛傳曰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故以雉鳴求牡爲
非其類義本爾雅孔氏曰此其定例耳若散則
通故尚書曰牝雞之晨左傳曰獲其雄狐是也士如
按孔氏此說或據左傳尚書疑毛傳說者非
歸妻人求偶也篇內倚景互出然惟兩義相引而不
相亂說見本傳若作刺淫亂之辭而以三章爲正旨
詩意便覺錯雜矣讀者詳之。

旄丘

朱子辨說引陳氏曰宣公後百餘年衛穆公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氏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安成劉氏曰上篇黎侯臣子有勸歸之辭此時黎之宗社猶未滅也豈其後黎再復國至衛穆公時方爲赤狄所滅與此詩雖未見其必作於衛宣之時亦未必作於衛穆時也今按劉氏說得之蓋衛凱風以下時世從闕說已見前但此篇既次宣公詩新臺乘舟之前云穆公時詩者固非義也。

北門

序說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今按安成劉氏曰朱子集傳以此詩賢者自作與序意亦微不合今從朱子詳見本傳。

北風

序說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朱子曰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今解並從朱子詳見本傳。

靜女

序說刺時也毛傳鄭氏箋大意謂陳靜女之德以刺時
朱子集傳此淫奔期會之詩也今按詩首章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二章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三章曰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天下豈有貞靜守禮之女子而肯俟人於城隅且以物相贈遺使人說懌其美如此者乎曰靜女者亦其人私相愛慕之辭耳朱子不從序說作淫奔之詩得其義矣。

右衛上

桑中

序說刺奔也朱子曰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以爲刺奔誤矣今按此篇說已見前總辨
朱子辨說詩鄭衛之樂與桑間濮上之音云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桑間桑中

詩益　卷十五　詩雜辨

一篇愚按聲詩之𥘉先儒嘗論之（升庵楊氏書辨淫聲淫詩之義謂聲之淫而大節者爲淫聲言涉于男女之私者爲淫詩）蓋聲以音節言詩以文辭言鄭衛詩如柏舟淇澳羔裘女曰雞鳴之類其辭本未嘗淫然以鄭衛人歌之則其聲亦淫近世梨園歌曲辭不皆淫而其聲則淫其（以聲淫）也此其病在音節而不在文辭故夫子欲放而絶之非謂并其詩放之也但聲音之道與人心風俗相表裏人心風俗既淫則其聲與詩必多出於淫者故唯鄭聲最淫亦惟鄭國淫詩最多耳以此推之所謂鄭衛之樂者恐亦非但指此數十篇詩辭而言至于桑間濮上說得甚詳靡靡之樂（見禮記鄭氏註）則固非桑中一篇之謂其說已有徵驗矣

定之方中

詩三章曰匪直也人毛傳曰非徒庸君朱子集傳非獨此人云云按此則直字當作但義解矣故特補之

干旄

周禮九旗無旄名首章干旄蓋即謂旗旌于首之旄也但此衛大夫乘車見賢旗旌竝建義未有考今按周禮司常云國大閱州里建旟會同賓客如之註云州里縣遂之官州長中大夫里宰下士大司馬仲秋治兵又云百官載旟以此推之凡天子之百官卿大夫士大閱治兵會同賓客竝得載旟則諸侯之大夫見賓客時或亦當載旟矣（孔氏穎達引周禮州里建旟之說疑諸侯之州長里宰皆士官恐此篇所云非大夫所建然孫氏淵說逆旟非一官又謂文不具耳可并考者當會通其義不可偏執也）孟子曰招大夫以旌大夫既招以旌或亦當兼建旌矣但文殘闕姑依詩義存其說以備一端或又謂首章干旄末章干旌皆謂旗也（旗上有旌旄朱氏傳書說見本傳鄭氏禮記註亦云旌旗名）則凡旗設旌者皆謂之旌蓋亦旗之通名耳第二句首章云紕末章云祝皆謂組也篇中文義一例皆互文耳此大夫見賢時但建旗而不建旌說亦可通宜竝存之

右衛中

考槃

序說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朱子曰此爲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爲刺莊公矣序蓋失之今按篇中未有刺其君意朱子辨說信矣蓋此詩時世因之詳

詩瀋　卷十五　詩叢辨

詩次問。

詩二章曰考槃在阿。碩人之薖。朱子集傳。薖義未詳。今按薖韓詩作過。美貌。近日廖氏百子疑過義非是。然說見註疏。陸德明釋文。或亦可從。又與阿義略有關應。故附存之。

氓

序說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朱子曰。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序其事以下亦非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今按此篇朱子辨說明白。傳解亦極清切。今詳本傳。但序必為此曲說者。亦以此等詩辭其人既可賤鄙。其事又甚猥褻。聖人乃不刪而著之於經。故曰刺時。曰美反正。使之道理正大。然有關係。以附會聖經垂訓之旨耳。然其害義為已大矣。說見前總辨。

竹竿

序說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朱子曰。未見不見答之意。集傳。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今按此篇從朱子傳解。詳見本傳。或謂婦人以夫家為歸。衛女既嫁異國。而反思衛之樂。蓋不得其所故也。此雖不言其夫之不見答。而其情可知。平谷嚴氏詩。然依此解則凡衛女思歸者皆不得於其夫者矣。前泉水篇序說。何以不及此乎。此皆後儒曲從小序之過。不足取也。

芄蘭

序說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朱子曰。此詩不可考。當闕。今按惠公雖幼。亦一國之君。詩人何得以童子呼之。義其無禮甚矣。朱子謂其說是也。但集傳義亦闕。萬氏應龍云。此詩與甫田之刺相似。故采其意而補之。詳見本傳。

有狐

序說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朱子集傳。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云云。今按序意謂國人作此詩刺時。朱子云寡婦自作。其說不同。今從朱子。辨見前氓篇。

木瓜

序說美齊桓公也。朱子集傳疑亦男女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今按春秋傳稱齊桓封衛楚邱之事，其功大矣。今詩但以木瓜之投比之，辭意豈相稱乎？安成劉氏論之詳矣。劉氏曰：齊桓封衛，以天地再造之德也。今如序說，僅比於草木之實，而衛人之報者未見，乃遽自擬以重寶，尚爲知恩也哉？序說非詩意矣。又如序說，此篇即當與前定之方中、蝃蝀諸篇同次，乃分卷隔絕，不相聯屬，義無取耳。近代學者旁摭曲引，必欲強而從之，謬也。涇野呂氏引左傳及孔叢子云：晉韓起聘衛，北宮文子賦淇澳，起答以此詩，是亦以德報德也。孔子亦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豈特男女贈答之辭哉。左傳云云，附見後引詩錄。孔叢傳說辨同前柏舟篇。或者又疑篇中不見

男女之意，欲汎作尋常贈報之辭，詩意益無著落矣。慶源輔氏說。雙湖胡氏又採王氏詩考云：貢謂木瓜下報上也。此蓋本於三家之論，其失與胡氏略同。故今從朱子傳解。此篇以前篇有狐詩意比之，復斷以衛風終于淫詩之義，朱子傳解益信，詳見詩次問。

右衛下

王

先儒謂王風不入雅，亦其體有辨。如東萊呂氏、華谷嚴氏說，分別雅風二雅，皆以詩之體格辨之。愚意其說不盡然。蓋雅詩之正者，如大雅文王、大明、緜以下，小雅鹿鳴、楚茨以下，信與國風不同體矣。他如小雅刺宣幽詩所及黃鳥、我行其野、谷風、無將大車之屬，頗與國風體格相類，而小雅末三篇尤爲近風。假如取此等詩雜之國風中，其體果有辨乎？抑無辨乎？蓋雅有盛衰，衰則變而近於風，又衰則降同於風，此升降自然之理，固當日事勢遷流使然耳。王雅分別義只此已明。商周頌體備質，而魯頌有異，亦衰世之意也。然則王雅之分，當以其義爲辨，豈但屑屑於體製異同之間哉。

先儒又謂風雅音節有辨，故王自爲王，雅自爲雅。孔、夾漈鄭氏分別三百篇專主聲音爲言，說見後小雅。今按雅樂之傳，其亡已久，但以其義考之，謂之有辨者，亦據其正正風正雅者言之耳。若變雅多衰世刺譏之辭，當時作者固未敢顯布於人，後世周室子孫亦必無有用其詩於朝會燕饗樂歌以彰先王之惡者，其衰世國風亦然。說並已見詩大問。夫其詩既非樂章所用，果何從辨其音節之異同乎？即謂篇皆可歌，然非樂章所用，固當以其義爲重，而聲音之道爲輕矣。况雅詩內近風者，說見上。安知其音節不亦近於風乎？愚謂聲音之說祇居一端，亦未可以辨王雅分別之大義也。或又謂雅詩多朝會燕饗樂章，及公卿大臣規諫獻納

之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
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製音節。與列國之風同也。渭宝
陳氏說。今按朱子語類亦云。雅爲士大夫所作。風多出於
在下之人。但考雅詩變者。厥父已下。其爲在下人所作。
亦間有之。如黃鳥我行其野之類。固不盡出於公卿大夫也。國風
亦多卿大夫之作。如衛風作於列公懿公子妻作渚人周南麟趾或曰畢公作。王風黍離。亦作于周大夫。此條說亦未足以明王雅分別之義也。
或又謂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爲之歌王。
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返魯正樂。雅須得所。則降

王於國風。非孔子也。王氏伯厚說。今按周衰天子之權下移。
故孔子以前錄詩者。或以王國之風與諸侯並稱。王降
國風。非必自孔子始也。說已詳詩大問左氏季札觀樂
篇辨見後引詩錄。

君子于役

序說。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
焉。孔氏疏。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也。
朱子曰。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今按
詩曰。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玩此語意。乃宛然

室家念其君子之情。云僚友則失之。朱子辨說是也。但
朱子既云國人行役。集傳又曰。大夫久役於外云云。二
者不同。今從集傳義。

君子陽陽

序說。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鄭
氏箋。君子祿仕在樂官。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
樂官也。朱子集傳。此篇疑亦前篇婦人所作。又云。或曰。
序說亦通。宜更詳之。今按此篇詩意。猶衛風簡兮也。序
說鄭氏箋解明白清切。又以前後篇聖人編次之義合

之。當以朱子集傳役說爲正。詳見詩大問及本傳。

中谷有蓷

詩二章曰。遇人之不淑矣。毛傳。君子於己不善也。今從
毛傳義。說見本傳。

兔爰

序說。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
君子不樂其生焉。朱子曰。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
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
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

見此詩之爲是而作也今按此篇時世間之說詳詩次問又其詩曰逢此百罹逢此百憂逢此百凶恐亦非但指王師傷敗一事言也今解詳本傳

葛藟

序說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朱子曰序說未有據詩意亦不類集傳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今按詩意朱子傳解明白清切舊說不足據也

采葛

序說懼讒也毛鄭氏舊解謂人臣以出使懼讒采葛喻人臣小事出使采蕭喻大事出使采艾喻急事出使都皆支離穿鑿之論不通甚矣朱子曰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麥采葑相似其辭與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今按朱子本篇傳解既明白精切復斷以前後篇之意曰其篇與大車相屬云云此所謂以聖人編次之義而斷本篇詩意者其說不可易也

黃氏東發曰詩傳折衷載晦菴新說以采葛比聽讒晉風采苓之詩亦以比聽讒此說近人情而不反古矣愚考采苓刺聽讒詩中明言及之與此篇不同折衷云云蓋朱子未定之舊解未可據以駁傳義也至小序近出漢代先儒固嘗言之說見前篇後世學者乃以易序爲反古則又拘泥不通之論耳

大車

序說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朱子曰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集傳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今按序說云陳古刺今豈謂衰世即不當有此賢大夫耶說大拘而無理矣朱子辨

論已明今當從集傳說爲正

丘中有麻

序說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朱子曰此亦淫奔者之辭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今按詩曰將其來施施將其來食所謂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者朱子說不可易也

王云其篇上屬大車說已見上愚按詩次解曰中谷有蓷葛藟皆國人自傷離散之詩乃兔爰一篇次其閔雖有閔周亂之君子亦無如之何矣采葛則中有麻皆淫奔之詩乃大車一篇次其閔雖有善止奔之大夫而不能化亦無如之何矣以此數篇詩次之義論之朱子集解益信

詩首章曰彼留子嗟。二章曰彼留子國。毛傳留氏子嗟字。又曰子國子嗟父。黃氏東發曰古以留爲氏。或以爲滯留之留。合兩存之以俟知者。今按毛傳說無考。但據本篇詩意。依朱子作滯留之留。於理爲勝。蓋以留爲氏。[illegible]或對子嗟彼留子國二語。但目其人而絕無他義。下文又重言之。豈成文理耶。且上兩章子嗟子國。並舉姓字。末章曰彼留之子。又難言姓留不及字。語意皆不類。舊解不足取也。

詩益卷十六

金壇後學劉始興纂

鄭

將仲子

序說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朱子曰。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今按莆田鄭氏駁小序說得之。但謂淫奔之詩。則猶未盡篇意也。當齊王氏曰淫奔者改行之詩。其義甚正。故今從之。詳見本傳。

吳氏肅公因左傳鄭子展賦此詩。欲更從序義。吳氏曰左傳鄭子展賦此詩取兄弟相護之意豈淫奔語乎。然祭仲請莊公誅弟叔段。而詩乃以踰里折杞引喻。辭意已爲不類。又莊公唯母姜氏在。而詩曰父母之言可畏。言母併及父。亦與當日情事未合也。左氏賦詩多附會之說。而未可深據。見後引詩錄辨。

叔于田

序說刺莊公也。叔處於京。繕甲治兵以出於田。國人說

而歸之。朱子曰國人之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
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說其出於田而後歸之也集傳
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而作此詩。今按朱子辨說及
傳解善矣但所謂國人愛之者惟叔段之黨與耳非國
人之公心也。後莊公伐京京人即叛大叔段可知國
人之說叔段而歸之者其亦鮮矣。

大叔于田

序說及朱子集傳同上篇。

清人

序說鄭公子素作此詩。朱子集傳削之。今按序說蓋有
所本而無害於義存之可也。

羔裘

序說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朱子曰序以變
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爲言古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
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產之徒豈無可以當
此詩者但今無可考耳。今按朱子辨說善矣凡序云陳
古刺今者皆當以此義推廣之其謬誤可不辨而明也
後凡此類不復著。

遵大路

序說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毛鄭
氏大意謂設爲國人留之之辭。今按此篇序說及毛鄭
氏舊解本偶詩意明白可通又上與羔裘篇有反對之
義故今從之。但所謂莊公者未有考其時世宜從闕耳
篇中寔宜疑當舊說義乃爲文從予闕然無擇可質存
之

女曰雞鳴

序說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朱

子曰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集傳此詩人述賢夫
婦相警戒之辭。今按此篇從朱子傳解序說見上羔裘
篇。

有女同車

序說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云云。朱子曰此詩
未必爲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爲齊女而附
之於忽耳。今按朱子辨說善矣愚更以篇意考之首章
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此人既自
言與其女子同車而行復見其顏色儀容之美如此因

而歎美之曰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富哉鄭國必有此
女夫豈假設之言哉。鄭忽辭昏之事女未書。毛鄭及孔氏解洵疑言忽既娶之。稱親迎同車之禮。且鄭昭公忽在文公前而此篇以下至褰裳並
次淸人之後絕無義理可尋亦與聖人編次之意不合。
序說不足據也。此以下諸篇並從朱子傳解爲正。此下至褰裳五篇，朱子傳解並作淫奔之詩，詳見本傳。
華谷嚴氏又謂篇首有女指忽所娶他國之女似比
毛鄭氏舊解稍善。然與下文孟姜作兩人章意不通
貫矣。范氏逸齋復因文姜淫惡云詩中孟姜謂齊侯

請妻之女。孔氏疏說同。夫齊之他女賢否不見經傳。然襄
公鳥獸之行聞於列國鄭人何爲不知避忌。但以國
勢寡弱之故必欲與齊爲昏而思念之不置哉。又篇
中但泛云孟姜必謂齊之侯女而不指文姜亦是曲
解而實無明據也。諸說皆支離不可通已見前總辨。
又按孟是長義今云齊侯請妻之女亦恐于理不可通。

山有扶蘇

序說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子曰此下四詩及揚之水
皆男女戲謔之辭。序者不得其說例以爲刺忽。殊無情

理。今按此篇說見上及下狡童篇。

蘀兮

序說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今按此篇序說稍
近理。然與上下篇並次淸人之後其於詩義終不合也。
說已見上。

狡童

序說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朱子曰昭
公嘗爲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
如寇讎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

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以狡童目之耶。昭
公爲人柔儒疏闊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
謂童。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昭公所美至此
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
矣。今按朱子此篇辨論正大千古不易之常理也。嚴氏謂史記載箕子麥秀歌亦直呼紂爲狡童此古今傳聞之誤而不可爲信夫紂雖亡國之主然箕子之舊君也豈可輕薄肅晉至此其序說理與此正同。後來學者必欲遷就其說而從序
義。或謂狡童指祭仲而非斥昭公。又或謂指昭公任用
之人。范氏逸齋曰狡童指祭仲。華谷嚴氏曰狡童或指之人或指祭仲或以世子爲鄭君當時國人不得目

爲狡童也若指祭仲而厲公即位時仲已老矣亦不應目爲童也今考山有扶蘇刺忽所美非美此詩正指忽所用之人豈知稱公狡童固非君臣名分即以稱所任用之小人亦覺痛口詈言輕薄已甚非古者立言之體況復以之目祭仲老臣乎愚謂有女同車以下諸詩本皆民俗歌謠男女淫奔之辭依朱子傳解自直截明白諸儒紛紛聚訟終無當也

褰裳

序說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朱子曰此序之失本於子大叔韓宣子之言而未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今按毛鄭氏舊解此篇以狂童指厲公突夫突當爭國之時年已長矣又嘗爲鄭君目之狂童得乎春秋傳子大叔語乃左氏附會不通之論小序據之爲義謬也見後引詩錄辨

丰

序說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朱子曰此淫奔之辭序說誤矣今按序意以此篇爲男子親迎而女不從之詩然考詩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夫親迎女隨男行豈送之謂哉今當以朱子傳解爲正詩見本傳

東門之墠

序說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今按此篇序說與朱子傳解略同但序云刺亂猶衛桑中篇義朱子集傳作淫者自敘之辭今從朱子傳說已見前總辨

白雲許氏曰以後世觀之放淫之辭深能道狎邪之情狀者未必皆其所自作亦當時善爲詞章深知風俗者爲之耳故愚於東門之墠以爲詩人道其男女之意而非其自作此類亦多非獨此篇亦非獨淫邪之詩爲然也今按三百篇作者今多不可曉但如此詩中等語雖或謂他人代作雖猶循一篇乃可推詩中女曰士曰明是他人敘事之辭若衛風桑中之類其說或當兩存桑中曰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亦似他人代述語氣下文曰我或作代辭說亦可通至如此篇語意曰爾曰我明是其人自爲思念之辭乃必云他人代作其義不亦曲乎夫後世人心不古立言每多假借若三百篇比興賦體明白分曉古人言質恐未可以後世著作之意例之也

風雨

序說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朱子曰詩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集傳淫奔之女云云。今按朱子辨說曰非思賢之意是固然矣。但此篇與前後篇不同。解見本傳。蓋前後篇淫女呼所私曰子曰狂且曰狡童。此篇曰君子君子。婦人謂其夫之稱。以此證之。朱子集傳說猶未盡篇意也。故今增補其義。此篇本傳蓋比須凡詩辭既見君子者而得其義。如周南汝墳召南草蟲之屬皆有此語。故作婦人思其君子之詩。亦與前有女同車以下諸篇有反對之義。

說詳詩次問。

子衿

序說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朱子曰此篇疑意假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集傳此亦淫奔之詩。今按禮有來學無往教。詩曰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大不往云。縱則固有往理矣。此往來之當辭。非刺學校語也。朱子謂其不相似信矣。今以前後篇詩意推之。當從朱子傳解為正。

揚之水

序說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朱子曰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今按此篇序說重作閔忽之詩。其無理易明。今從朱子傳解。

按鄭風自有女同車至此。序說舊解尤錯雜失類。如有女同車至褰裳五篇。既刺其君忽矣。而東門之墠以下。或刺淫亂。或思君子。或刺學校。或復閔忽。詩意錯雜如此。聖人編次鄭風之義豈復可講哉。以此推之。此上諸篇之當從朱子傳解益信。

出其東門

序說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朱子曰此惡淫奔者之辭。序誤。集傳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今按此篇序說甚無理。朱子辨說信矣。但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蓋詩人見此女而思不存。以明己之守。非謂此如雲之女皆淫奔女也。朱子傳解云云。宜善體會之。

野有蔓草

序說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朱子集傳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今按此篇序說與朱子傳解大意略同。但序增君澤不下流民窮兵革二語。而朱子刪之。

今從朱子。

潁濱蘇氏據左傳子大叔賦此篇云思見君子之詩。吳氏葥公復引韓詩外傳說云朋友期會之詩。蘇氏曰鄭人或蔓草零露思得君子以敉其膏澤庶幾邂逅見之故鄭子大叔賦此詩趙文子曰吾子之惠也意取此矣或曰有美一人婦人之謂也然謂彼姝者子何以畀之亦豈婦人也哉吳氏曰蔓草朋友期會之詩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郯傾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束帛十匹以贈先生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云云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二者今考之詩意皆不合也。蓋衛風干旄以彼姝此賢者。下文曰何以畀之。則其義可通。若此篇稱有美而下文但言其容貌之美。曰清揚婉兮。則姣色之語非擬德之辭。春秋傳說固多附會。韓氏外傳歌詩蓋亦斷章節取。非作者本旨也。

溱洧

序說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朱子集傳此淫奔者自敘之辭。今按序說云刺亂。義見前總辨。詩曰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篇中既以女曰士曰爲文。則是旁人代敘其事如此耳。故今皆從朱子之義。

或疑詩有直敘其事而惡自見者。此篇之類是也。則以爲刺不亦宜乎。愚按所謂惡自見者。亦後世讀詩之人以爲如此耳。當時國人漸染成俗。習熟見聞。雖或心知其非。恐未必深以爲可恥也。蓋此等民俗歌謠之辭。譬如里巷俗語。非有含蓄深意。故意有所刺。則直刺之如[illegible]鶉之奔奔之屬其無所刺。則唯歌其事而已。說見前總辨夫子取其有所刺者。者著爲[illegible]戒之鑒蝃蝀一篇是也。其無所刺而邪淫已甚者。皆爲衰俗之驗。鄭風此篇之類是也。學者先當講明聖人之意。以切求本篇詩人之意。則得之矣。

齊

雞鳴

序說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朱子曰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考。豈亦以謚惡而得之與。今按篇中未見陳古刺今之意。說已見前。至所謂賢妃者。不知何時人。序說既已不合他書。絕無引據。姑不得已闕之。又按此篇蓋詩人美賢妃而作詩首章二章上二句述賢妃告君之語下二句乃詩人敘之之辭若作賢妃自作則下二句意不可通故不從或說讀者詳之

還

序說、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無厭云云。朱子辨說同上。今按此篇乃國人相詩美之辭、非爲刺其君作也。序說云云。蓋緣上篇之誤如此。今解詳本傳。

著

序說、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毛鄭氏謂詩陳親迎之禮。刺今不親迎。朱子集傳東萊呂氏說曰、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己也。今按儀禮親迎時、壻至婦家道婦自內出、婦及壻門。道婦自外入內。今詩先言著、次言庭、次言堂。正壻道婦入內時也。呂氏說善矣、故朱子集傳從之。毛鄭氏舊解。非詩意也。

東方之日

序說、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朱子曰、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謂。今按此篇未有刺意。序說無理。義已見前總辨。

東方未明

序說、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朱子集傳說同。今按此篇序說。朱子傳解未有明指。集傳但曰刺其君云云。唯

鄭謂孔氏疏作刺哀公詩。亦緣誤解前數篇之義故耳。今姑從闕。或曰此篇下比南山。蓋亦刺襄公之詩。春秋傳稱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謀作亂。此號令不時之一證也。淫亂如襄公。則其興居無節可知。篇中所刺。蓋襄公近之。詩有必待時世名氏而明者。此類是也。或說亦可通。存之。

甫田

序說、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朱子曰。未見爲襄公之詩。今按此篇非刺其君之詩。朱子辨說善矣。但集傳未有明解。集傳祇云戒時人厭小務大、忽近圖遠云云。今按篇意切玩之。猶衛風芄蘭意也。詳見本傳。

盧令

序說、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朱子曰。義與還同。序說非是。今按此篇說亦同上還篇。

敝笱

序說、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

至淫亂，爲二國患焉。朱子集傳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今按此篇當從朱子傳，說詳見本傳。

彭山季氏曰：舊說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桓公時文姜尚未非，集傳得之。愚按桓公如齊被弒，罪由文姜，其淫惡爲已極矣，豈得云未肆乎。季氏說未盡合也。但詩言敝笱不能制大魚，比子之於母，義較滑切。又桓公與文姜同如齊，魯臣之從者，從桓公，不但從夫人也。今詩乃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詩意已明指莊公時文姜獨往會齊襄言矣。以此證之，朱子傳說乃信。

載驅

序說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朱子曰：此亦刺文姜之詩。今按此篇朱子傳說得之，詳見本傳。

魏

朱子集傳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爲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按魏風園有桃

碩鼠二篇，與王風黍離、檜風萇楚略相類，其爲亡國之詩甚明。孔子論次魏風而終於碩鼠，所以明魏之卒入於晉也。然則魏風非晉詩矣，蘇氏說未足據也。左氏季札觀樂傳，邶鄘衛合歌，及魏唐則分歌之，又其贊辭各別，亦一證耳。

葛屨

序說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朱子集傳作刺民俗之詩，又曰疑即縫裳之女所作。今按詩曰好人提提，佩其象揥，象揥貴者之飾。（辟同。）朱子傳則恐非刺民俗之指矣。又但曰好人，亦非刺其君可知。蓋此篇下與汾沮洳相屬，亦刺在位之詩耳。詳見本傳。

汾沮洳

序說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朱子曰：此未必爲其君而作。今按詩首章曰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二章曰殊異乎公行。三章曰殊異乎公族。其爲刺在位之詩甚明，朱子辨說善矣。但集傳疑公路、公行、公族爲晉官，又曰恐魏亦嘗有此官。今考魏風

非晉詩說已見上當從集傳後說爲正。

陟岵

詩首章曰陟彼岵兮二章曰陟彼屺兮毛傳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朱子集傳同今按孔氏疏曰爾雅釋山曰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言與爾雅相反當是傳寫誤也故今更正之詳見本傳

十畝之閒

序說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朱子曰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無理說已見本篇集傳取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辭如此今按此篇說從朱子傳說詳見本傳

伐檀

序說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受祿君子不得仕進耳朱子曰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指矣今按朱子此篇辨說善矣但詩人亦有嗟嘆惋惜之意恐不得祇云美也詳見本傳

碩鼠

序說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朱子曰此亦托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詞未必直以碩鼠刺其君也今按朱子辨說善矣但魏之有司如此則其君亦從可知耳

唐

蟋蟀

序說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朱子曰序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謚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今按此篇及下山有樞蓋皆國人憂亂之詩非刺其君之詞也序說信與詩意不合但朱子集傳唯指民俗而言不及憂亂之意（集傳唐俗勤儉云云）故今增補其義詳見本傳

山有樞

序說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云云朱子曰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者序說大誤今按此篇說見上又玩篇意較前篇更切詳見本傳（朱子集傳亦曰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朱子謂答前篇之意而寬其

憂說未可泥也。

或疑此篇未見憂亂之意，與前篇不同。前篇首章曰職思其居，章曰職思其外，三章曰職思其憂，役車其休，皆憂亂之辭，見本傳。蓋唐俗憂深思遠，故其言如此耳。愚按詩首章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二章曰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三章曰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夫唐俗雖云憂深思遠，然當國家無事時，忽作此愴神痛心之語，亦大不情，而又相戒以曳衣裳、驅車馬、考鐘鼓、饗酒食，以喜樂永日，若非有激而言，毋乃教情狂僻之民。其詩又何足錄焉。但其時曲沃雖強，晉尚未滅，而國人豫憂之，故篇中隱約其辭如此，此則所謂憂深思遠耳。

揚之水

序說刺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曲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朱子曰詩文明白，序說不誤。今按此篇朱子集傳並從序說，但考詩人有叛晉歸曲沃之心，而無刺昭公意，序說首句云云，宜更正之。

椒聊

序說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朱子曰此詩未見其必為沃而作也。今按此篇上屬揚之水，其為沃而作甚明，序說明白清切，斷而從之可也。

按春秋傳、史記，晉昭侯元年封桓叔於曲沃。七年，晉潘父弒昭侯，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孝侯八年，桓叔卒，子莊伯立。十五年，曲沃莊伯弒晉孝侯於翼。其後曲沃屢興師伐晉，屢殺晉君，至武公卒滅晉有之。

以此言之，曲沃自潘父弒昭侯納桓叔後，已與晉為敵國。而其叛迹顯然矣。揚水詩人既叛晉從曲沃，又曰我聞有命，不敢告人，其作於昭公始封曲沃，叛迹未露時乎。椒聊與揚水同矣，蓋亦同時而作。若在昭公以後，沃之碩大且遠已不待詩人言之矣。

綢繆

序說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朱子曰此但為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辭，未必為刺晉國之亂也。今按國亂故昏姻失時，此為推原之論則得之，云刺亂非也。

朱子辨說信矣。但集傳作詩人教其夫婦之辭。今玩篇意，蓋卽新婚女子所作，恐非詩人教之。詳見本傳。

杕杜

序說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爾。朱子曰。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辭，未必如序說也。今按此篇從朱子傳解。詳見本傳。

羔裘

序說刺時也。晉人刺在位不恤其民也。朱子集傳，此篇不知所謂，不敢強解。今按此篇序說及毛鄭氏舊解，明白淸切。故今復從其義。詳見本傳。

無衣

序說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幷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朱子曰。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爲美之，失其旨矣。今按序說云云。蓋亦謂請命之大夫自美之耳。非謂他人美之也。但篇中秪述請命之意，而未有稱譽之辭。序說終爲衍義耳。故從朱子刪之。

有杕之杜

序說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朱子集傳，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云云。今按此篇蓋國人好賢之詩，朱子傳解得之，序說不足取也。

葛生

序說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朱子辨說見下篇。集傳，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云云。今按此篇蓋婦人悼亡之詩。故末二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若

使其夫此時尙在。則猶有生還之望，奚遽要之死後同歸以自誓而作此決絶語哉。故今增補集傳之義。至篇中未有刺其君意，小序謬說。信如朱子所識耳。

采苓

序說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朱子曰。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之果作於其時也。集傳，此刺聽讒之詩。今按此上二篇。朱子辨說得之。時世並宜從闕。詳詩次問。

或疑杕杜葛生二篇皆非刺其君之詩。序說固失之。

若采苓云刺獻公信讒義似可通愚謂不然蓋獻公時讒人之害大矣寵驪姬二五之讒以動搖國本殺其大子而逐諸公子卒致奚齊之禍屢見於後而國幾滅亡今此篇刺讒之辭但曰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其言之膚緩而不急切如此其於獻公時情事固不相類舊說不足據也

秦

車鄰

序說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朱子曰未見其為秦仲之詩集傳云秦君而未有明據安成劉氏曰詩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秦仲亂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此詩疑作於平王命襄公為諸侯之後今按此篇下與駟驖同次而其辭事又相類安成劉氏說得之詩有必待時世名氏而明者此類是也存其義俟後之君子

駟驖

序說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朱子集傳亦未有明指今按此篇所言皆諸侯田獵之事而又有創見誇美之意其為襄公始命時詩蓋可信序說未可削也詳見本傳

小戎

序說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朱子曰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集傳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云云今按詩曰在其板屋板屋西戎俗也漢書

地理志可考序說得之朱子集傳襄公云云蓋已從序義辨說云時世未必然者乃復為疑詞耳今從集傳為正

蒹葭

序說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朱子曰此詩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鑿必不然矣今按此篇蓋美國人好賢之詩詩曰所謂伊人謂賢者也此固不必求其人以實之至篇中未有刺其君意朱子辨說是也詩二章曰蒹葭淒淒淒亦作萋故本傳云盛貌

終南

序說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朱子集傳亦云秦君而未有明指。今按此篇亦有創見誇美之意，其為襄公始封諸侯時詩蓋可信。序說未可削也。惟所謂戒勸者，則衍義耳。或疑史記周賜襄公岐豐之地，至文公始逐戎居之，詩言至終南，恐非襄公之時。然襄公嘗以兵伐戎至岐矣，安必其不至南山乎。

晨風

序說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朱子曰：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今按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婦人怨其夫之辭，若謂臣子怨君，則失之戇而非體矣。朱子辨說得之。但詩言忘我實多，有責其夫棄已之意，朱子集傳義未及此，故今增補之。

無衣

序說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今按篇中未有刺其君之意，故朱子辨說曰：序與詩情不協。今從朱子傳解，詳見本傳。此篇諸家異議頗紛，穎濱蘇氏及李氏迂仲黃氏實夫並云陳古刺今之作，與小序毛鄭氏皆解不同。仁山金氏又謂秦莊公時詩，蓋周宣王命莊公伐西戎，從征者作語之辭如此。愚按諸家說泥詩中王于興師一語，遂疑周之世列國無有奉王命興師者，故蘇氏李氏輩既易序義作陳古刺今，而仁山金氏又改朱子傳說，云莊公時詩。不知篇中此語蓋亦假設之言，非必當時實有是事也。此篇既次小戎黃鳥之

後，固不得復為莊公時詩（莊公在襄公穆公前），又其言曰與子同袍、與子同澤、與子同裳，祇是同輩親愛之語。小序毛鄭氏及諸家作代君謂民之辭，亦近褻而非其體，其說不足採也。

渭陽

序說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大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朱子集傳：晉公子重耳出亡在外。

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大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今按此篇序說云康公即位作是詩。朱子傳解又云為大子時作此詩。今從朱子。詳見本傳。

權輿

序說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朱子集傳亦云秦君而未有明指。今按此篇上爲渭陽又繫秦風之末。序說不可易也。考春秋傳史記秦穆公尊顯百里奚孟明諸人可謂能用賢矣。及康公即位猶承先公舊業。其後禮意寖衰。故詩人刺之如此。若康公以役終春秋之世自共迄悼凡六君。共公稻 桓公榮 景公后 哀公 惠公 悼公 未聞賢明好士者。恐未必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人如詩所云也。故此篇傳解當從舊說為正云。

陳

宛丘

序說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朱子曰。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集傳國人見此人常游蕩於宛丘之上。故序其事以刺之。今按陳風首宛丘東門之枌。所以著陳俗也。此篇當從朱子傳解。詳見本傳。

或疑詩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望瞻望也。篇中所刺蓋非閭巷細民之事。其刺在位之詩與。愚按此說得之。毛傳亦曰。子大夫也。蓋閭巷細民固不宜以瞻望為言。然如序說云刺幽公。而以國君之尊出門游蕩如此。乃仍謂之有情甚曰抑揚其辭然已非體矣。故云刺在位義為近之。夫一國之人貴者且然。賤者可知。此所以著陳之風俗也。

東門之枌

序說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今按此篇序說蓋緣前篇之說。故有幽公云云。然非詩意也。故朱子削之。餘與朱子傳解略同。今詳本傳。

衡門

序說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朱子曰。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為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為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今按此篇朱子傳解明白清切。小序毛鄭氏舊說失之鑿矣。不可從

也。毛鄭氏舊解云賢者不以衡門淺陋不遊息于其下。喻人君不可以國小不與治致政化。說極牽強無理不可從。

東門之池

序說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朱子曰：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今按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歌；彼美淑姬，可與晤語；彼美淑姬，可與晤言。此為淫奔之女明矣。其曰淑者，亦其人自相愛美之辭氣。小序泥此而生曲說，謬也。

東門之楊

序說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朱子集傳：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今按時齊俗已不親迎，若陳小國猶守古禮，豈有親迎而女不至者。又其詩曰昏以為期，明星煌煌，亦未見親迎之意。序說無理，不足據也。今從朱子傳解。

詩二章曰明星晢晢，注疏本從晢。陸云之世反。按陸氏釋文小雅庭燎篇庭燎晣晣，云晣又作晢，並之世反。朱子集傳音義同。集傳晢亦並音制。故本傳用朱子庭燎篇集傳義。

墓門

序說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今按此篇小序大旨明白清切，唯所謂無良師傅者衍義耳。詩曰夫也不良[illegible]作也。毛鄭氏舊解指師傅非。朱子傳解併闕其說。集傳云所謂不良之人不知何所指。今恐詩義不明，故復斷從之。詳見本傳。此篇所謂夫也者若不知何人云無良者又不知何事詩意[illegible]落空無著併前後篇擊人編次陳風之義亦不可解矣日詩義不明。

防有鵲巢

序說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朱子集傳此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辭。今按詩人以美人比君，衛風簡兮篇有之。序說毛鄭氏舊解似為可通。鄭氏箋解篇中予美謂宣公。華谷嚴氏又謂憂讒賊者詩人為賢者憂之，予美蓋指賢者，說亦近理。然以前後篇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澤陂諸詩比之，而新以陳風編次之義，則當以朱子傳解為正。說詳詩大問及補言。

月出

序說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朱子集傳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今按此篇序說作刺詩義已

見前總辨。

澤陂

序說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朱子集傳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今按此篇未有刺意序說靈公君臣云云皆衍義耳朱子傳解明白消切詳見本傳

檜

隰有萇楚

序說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朱

子集傳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今按此篇從朱子傳解小序曲說其無理也

匪風

序說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朱子曰詩言周道蓋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倭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集傳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今按小序誤解篇中周道字義朱子辨之詳矣但此詩既爲檜人所作必以其國小將亡而因念周室之衰如此詩所謂中心怛兮中心弔兮者蓋不止歎周室亦所以傷檜也朱子傳解未及故復採序意補之。

曹

蜉蝣

序說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鄭氏箋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徒整飾衣裳不知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今按此篇詩意猶檜風羔裘也序說及鄭氏箋義明白可從但所謂昭公者未有考姑存其說可耳又篇中亦未

見刺小人意詳見本傳朱子集傳時人有玩細娛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又曰序以爲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今從朱子集傳後說

詩三章曰麻衣如雪鄭氏箋云麻衣深衣也考孔氏正義及禮記疏鄭氏說亦可依據故並從之

候人

序說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好近小人焉朱子曰此詩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以爲其共公未知然否今按詩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左氏春秋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

第 27 册 影印四庫全書 第 20 版 反內

軒者三百人據此則序說亦可存

鳲鳩

序說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朱子曰此美詩非刺詩今按此篇序說亦作陳古刺今之詩辨已見前但篇末二章以正四國正國人為言亦美在位之辭序說有可節取者朱子傳解未及故今補之

下泉

序說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朱子曰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

為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集傳王室陵夷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苞稂見傷為比今按序說疾共公云云衍義可刪朱子云天下大勢者即王室陵夷小國困弊之謂也解見本傳

豳

朱子集傳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今按蔡氏尚書註蔡仲之命篇載吳氏說云周公攝政在成王諒陰時非以幼冲而攝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非謂攝天子位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還政之事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未知所從始如殷高宗已然不待周公行之也按吳氏此條說最為詳盡蓋秦漢以來諸儒說成王周公事雖誤解尚書洛誥首朕復子明辟及末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之文遂有七年致政成王之說蔡氏尚書註辨之已明又四書金縢洛誥立政及周頌閔予小子訪落等篇成王自稱小子冲子而管叔周公咸稱王孺子故有成王年幼不能踐阼之說今考金縢稱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周公避位居東二

年成王得金縢之書泣曰其勿穆卜云云夫見金縢之書即悟周公之德則成王非幼弱不能涖阼明矣其自稱曰小子冲子者自謙之辭管叔周公皆成王季父古人言質故咸謂王孺子非以其年幼也朱子集傳云云蓋亦仍用先儒沿襲之義而未改正今當採尚書註吳氏說更定之

七月

序說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鄭氏箋周公遭變者謂管蔡流言避

居東都朱子曰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所作
考詩陳后稷公劉之化方風諭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
也今按大雅文王生民公劉等篇皆周公召公陳先王
先公之德以戒成王然皆列於雅而七月一篇獨列於
風又冠鴟鴞以下諸篇之前春秋傳季札觀樂歌豳曰
其周公之東乎則凡豳風諸詩皆作於周公居東及東
征時而七月一篇爲周公遭變而作其義甚明小序及
鄭氏箋說未可易也篇中雖未見居東意然周公作詩
時方陳后稷公劉之化豈得復自言遭變事乎董氏云
云猶未盡篇義故復採舊說補之

鴟鴞

朱子集傳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誅之成王猶
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今按尚書金縢篇
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
子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
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
鴞蔡氏注云辟讀爲避居東居國之東孔氏以居東爲
東征者非孔氏安國尚書傳以周公居東爲東征因解弗辟之辟爲致辟管蔡謂誅殺之也孔氏此條
實無義理蔡氏註說是也讀者詳之朱子與蔡氏書亦曰不當從孔氏說
詳見下文今詩傳云云或謂未及追改理或然也今宜正之
又按尚書蔡氏註云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
變既迎公以歸三叔懷流言之[illegible]遂脅武庚以叛成
王命周公征之愚考管叔武庚之亂雖在迎歸周公
後然當周公作鴟鴞詩以前雖位居東二年時蓋其
叛迹已露矣成王因是知流言之興罪由管叔故金
縢曰罪人斯得鴟鴞篇亦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周
公作詩語意已明指管叔武庚同惡相濟將與爲亂
之事言矣但其時叛迹雖彰而遠師未舉成王尚未
深信故周公作此詩曉之近世學者因蔡氏尚書註
未辨明此義遂誤解鴟鴞篇語爲武庚亂後之作欲
復從孔氏尚書傳說蔣氏仁叔輩說如此不知朱子及蔡氏辨
論正當義理明曉無復可疑朱子與蔡氏書曰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
閒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征之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
見從蔡氏註說大意略同又如孔氏說居東果是東征復以罪人
斯得爲武庚已誅則王室之亂平矣周公又何必作
此詩而有取子毀室之云爾哉後儒紛紛異義不特

第173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0　版正內

當時倚事未協、亦於本篇詩意終不合耳。

東山

序說、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以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朱子曰、此周公勞歸士之辭、非大夫美之而作也。今按此篇朱子辨說善矣、解見本傳。

破斧

序說、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朱子曰、此歸士美周公之辭、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以為管蔡商奄、尤無理。集傳從軍之士。以

前篇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今按小序尋說朱子辨論已明、但四國云管蔡商奄者、乃毛氏傳解、序未有明說也。又此篇次東山之後、或後人編第如此、當日軍士賦詩、恐非一時酬對之作。朱子集傳云云、誠未可泥也。

伐柯

序說、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鄭氏箋成王既得風雷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群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朱子辨

說見下。集傳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辭也。今按此篇說並見下篇。

九罭

序說同上篇。朱子曰、二詩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辭。序說皆非。集傳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云云。今按前篇及此、朱子但云序說皆非、而未詳其義。後儒或復申序義及毛鄭氏舊解。郝氏仲輿說如此。考金縢成王因風雷之變、啟書而泣曰、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

亦宜之。是成王當日已悟流言之非、而欲以禮迎公矣。斯時朝廷豈敢有悖天子命、寫於遊惡惑管蔡之言、而疑於迎公之禮者哉。小序及鄭氏箋說甚無理也。學者不察而欲從之、惑矣。

狼跋

詩曰、公孫碩膚。孫如春秋公孫于齊之孫、猶言遜讓而去也、指避位居東言。按此則蔡氏尚書註說益明。

詩益卷之十六終

詩益卷之十七

金壇後學劉始興字子彥一字鄗江 纂

小雅上

序說。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今按小雅首二十二篇鹿鳴至菁菁者莪。如采薇出車蓼蕭湛露彤弓之屬。多言天子朝會燕饗征伐之事。皆政之大者。豈得云小事乎。若謂大雅上陳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之德。小雅惟言宣王以下。此特世盛衰不同耳。非政有小大也。二雅凡美刺宣幽諸詩。辭事多相類。故不得復分大小也。孔氏疏。小大變雅。由音體有小大。朱子亦 序說義未合謂各以其聲附之。辨見下夾漈鄭氏說。故朱子集傳從闕不載。朱子大序說亦仍用序說云。小雅王政之小事。大雅王政之大事。而集傳因之。至諸家如李迂仲李氏曰。小雅主一事言。大雅泛言天下事。蘇穎濱蘇氏曰。小雅言政事得失。大雅言道德存亡。鄭漁仲鄭氏曰。雅有小大。由音有小大。陳少南華。陳氏曰。小雅皆經營內外。非大雅述已成之功。又各自立義。與序說不同。而皆未可通。故不復詳辨。今解具詩大同。

漢唐先儒舊說。小雅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大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雅。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以下。爲變雅。今按先儒說。於大雅義尙無害。若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篇。楚茨至車舝十篇。魚藻采菽二篇。黍苗隰桑二篇。瓠葉一篇。皆天子朝會祭祀燕饗樂歌之詩。今分鹿鳴以下二十二篇爲正小雅。楚茨以下十五篇爲變小雅。此義之不可通者。故復改正之。詳見本傳。

左氏春秋傳季札觀樂篇曰。小雅周之衰。杜預左傳註釋衰義爲小。謂周德尙小之時。曲解無理。不可從。服虔謂爲衰微之衰。謂幽厲時。其說是也。劉炫亦云。杜解錯謬。而以服言爲合。文中子曰。小雅鳥乎衰。其周之盛乎。今按二說不同。然以詩義分考之。則皆可通。蓋左氏所稱。以小雅六月以下宣幽時詩而言。故曰周之衰。王氏則謂小雅首鹿鳴以下。及後楚茨以下。凡燕饗樂歌諸詩。多作於文武成周之世。故曰周之盛也。然燕饗樂歌內。如常棣采薇出車等篇。亦有不盡出於周之盛者。說詳後本篇下。

魯齋王氏曰。風雅之別。朱子答門人之問亦不一。有聲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辭氣不同之說。今按風。風也。教也。風主於教化感應。凡天子諸侯之國皆有風。雅惟著天子之詩。而周室之盛衰。王道之興廢始終備焉。此風雅分別之大義也。風又有在上在下之別。上

所以感也。下所以應也。其在上者，蓋多學士大夫之作。而在下者，則民俗歌謠之辭過半焉。風又兼有風土義，然以風化爲主，而風土在其中。雅者，正也，常也，謂天子正樂之常歌也。故夫子以鹿鳴以下二十二篇爲二雅之冠，以其爲燕饗賓客之詩，雅所由作，亦雅所由名也。而追述先王先公之德之詩繼作焉，後世衰政諷刺之詩又繼作焉。凡此風雅分別之義，學者所當深曉。至於聲音節奏諸說，各据一端，而未可拘泥，已於其前王風辨，讀者參觀之可耳。

夾漈鄭氏論三百篇皆以聲別，故歌則各從其國之聲。朱子集傳亦謂變雅各以其聲附之。愚按國風二雅，亦有不可盡以其聲辨者。如二南同美文王之化，而其詩又多雜出南國之人。豳風名豳，而非作於豳，今分三國之聲可乎。邶鄘衛不可分，說已見前。二雅刺厲幽諸詩，非古者樂章所用，辨已見前。至於小大之分，固有義在。說詳詩次問。今不辨其義而惟辨其聲可乎。古樂之淪亡久矣，聲音之道已不可復考，若夫三百篇之義至今猶在，學者舍彼取此，非所安也。先儒謂聲調之說朱子晚年不取，蓋有深意矣。然則集傳云云，毋亦當日未及改正之論與。

鹿鳴

序說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朱子集傳，序以此爲燕羣臣嘉賓之詩。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爲上下通用之樂矣。皆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與。今按小

雅首鹿鳴以下諸篇，皆天子燕饗羣臣樂歌所用之詩。朱子云上下通用者，蓋後世變禮之事則然耳，非當日作詩本意也。說已見前總辨。

常棣

序說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朱子曰：國語富辰之言，以爲周文公之詩。春秋傳又以爲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此詩。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召穆公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爲作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今按小序

從左氏外傳說，朱子集傳亦仍其義，而辨說未有定論。竊據篇意考之，其二章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四章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務」，言此數者，所以明兄弟天倫之好，異於他人，故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然皆世俗之常情，而與周公管蔡當日事勢異矣。昔者武王既喪，成王新立，周公輔之，二叔不哀武王之喪，而興流言之誹，是不懷死喪也。武庚爲亂，二叔助之，是不急難反爲難也。二叔因與周公流言之隙，遂外助武庚爲亂，是鬩牆而不禦務也。篇中所言，與周公管蔡當日情事相反。若云反言相況，則下文第五章喪亂既平云云，便不宜作此等轉語矣，讀者詳之。左氏內傳說蓋近之，外傳不足據也。

天保

序說：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鄭氏箋：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朱子集傳說略同。今按序說及鄭氏箋義善矣，但鹿鳴至此六篇，或孔子編次如此，當日恐非一時之作。以常棣一篇證之可知。卽後世工歌，亦宜依事分類，未必同時並用也。上下答歌之說，正未可深泥耳。

采薇

序說：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朱子曰：此未必爲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今按此篇同下出車篇，以後六月、采芑及大雅常武篇考之，蓋皆周宣王時詩。大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南仲，宣王時卿士。辨見常武本篇。漢書古今人表亦以南仲爲宣王時人，故與召虎、方叔、仲山甫諸人同列。今出車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則出車爲宣王之詩明矣。

采薇與出車同次，又後六月。采芑言伐獫狁，采薇、出車亦以伐獫狁爲言，則伐獫狁蓋宣王時事，而采薇、出車之並爲宣王詩又明。或云伐獫狁不必宣王時有之，然此四詩並以伐獫狁爲言，而出車、六月、采芑既皆爲宣王時詩，則采薇可知。孔子以采薇、出車同次，義例亦易明。漢書匈奴傳亦以六月、出車爲宣王之詩，蓋有本也。小序毛鄭氏惟誤解常武篇義，並見後常武篇。疑南仲爲文王時人，遂以此篇爲文王之詩。朱子未有明辨，故今更正之。又序說此篇云遣戍役，朱子集傳同。今玩篇意，乃戍卒自作，非爲遣戍樂歌。

作也。說詳詩大問及本傳。

出車

序說，勞還率也。今按此篇辨已見上。又據篇意，蓋宣王時將率所作，非爲勞率樂歌作者。說並見詩大問。

詩曰，黍稷方華。鄭箋云，朔方地六月時。又王風黍離篇孔氏疏云，黍秀稷尚苗，六月時也。孔氏又云，稷穗七月時。稷實八月時。蓋朔方與中國地異，故二說不同如此。今並存之。

杕杜

序說，勞還役也。朱子曰，同上。今按此篇辨亦同上。

詩益　卷十七　詩雜辨　七

或疑采薇出車杕杜三篇，作勞遣者代設之辭，似亦可通。愚按四牡黍勞使臣，雖亦代爲使臣之言，然篇末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則其爲代設之辭明矣。今此三篇前後文義，並未見代設之意，而云勞遣之詩，非作者本旨也。

魚麗

序說，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今按此篇序說，迂不切詩意，故從朱子[illegible]之，但天保以上治內云云。解以上諸篇大序之義極合。詳見詩大問。至其作詩時世，則不可考，而云文武者，誤。朱子譏之是也。朱子曰，說者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爲成王詩，其誤甚矣。

南陔

朱子集傳，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遂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次什首，故依儀禮正之。今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詩益　卷十七　詩雜辨　八

蓋當時樂歌篇第如此。孔子論大雅詩，恐當以義爲斷，不唯其聲歌之先後也。儀禮二南最後歌，今其詩列周風首，又儀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卽樂南陔白華華黍。今閒以常棣伐木以下等詩，則知孔子編詩，不依樂歌，大序明矣。又考毛氏舊本，以鹿鳴至華黍十三篇爲一什，而以南有嘉魚爲次什首，故鄭氏云，毛公分小序，置各篇端，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非孔子之舊。依鄭氏說，毛氏固未嘗倒易篇第也。今復從毛氏之舊。詳見本傳。惟詩分什說，詳見詩大補言。

南陔白華華黍三篇，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朱子曰，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辭明矣。舊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郝氏仲輿曰，樂由心生，聲由辭出，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成章。王者作樂須功德，未有有腔無辭之樂。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序謂亡其辭者是也。今按朱子謂笙詩有聲無辭，郝氏仲輿復辨從序義說，亦可通，存之。

南有嘉魚

序說樂與賢也。大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朱子曰，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大平君子者本無謂。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今按此篇序說與朱子集傳大意略同。但朱子云序不明其用者，亦謂上下通用之樂耳。辨已見前，至此篇時世從闕，說者謂專指成王時，固或然，而未可泥也。

詩二章曰，嘉賓式燕以衎。按朱子註易漸卦飲食衎衎云，衎衎和樂意，故本傳采用之。

南山有臺

序說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大平之基矣。朱子曰，序首句誤，詳見本篇集傳。此亦燕饗通用之樂。今按此篇從朱子傳解，但所謂通用者，辨同上耳。

由庚

由庚及下崇邱由儀三篇，朱子依儀禮改易篇第，說已見上。但六月小序，是三篇次第，並依儀禮，惟魚麗仍舊。六月小序總論鹿鳴以下二十餘篇之義，采薇出車杕杜後，次魚麗，次南陔，白華華黍，皆仍毛氏舊本，惟

由庚以下，次南有嘉魚，次崇邱，次南山有臺，次由儀，則依儀禮間歌次序。朱子曰，鄭氏誤分魚麗為文武詩，故移此序一句於南陔上，今考鄭箋，無毛公倒易篇第之說，唐孔氏疏亦不言鄭氏移小序之文。六月序說或作者博采異義，以廣見聞，非必本詩次第如此也。

蓼蕭

序說澤及四海也。朱子集傳，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今按此篇從朱子傳解，序義廣濶，不足取也。

菁菁者莪

序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朱子曰。序全失詩意。集傳此亦燕飲賓客之詩。今按此篇朱子傳解明白清切。序說不足採也。

采芑

詩曰。薄言采芑。朱子集傳芑苦菜也。按陸璣疏云。芑似苦菜。今從陸氏義。

車攻

詩六章曰。兩驂不猗。朱子集傳猗、偏倚不正也。又節南山二章曰。有實其猗。鄭箋猗倚也。此並解猗從倚義。衛風淇澳篇猗重較之猗義同。或謂猗有倚音無倚義者誤。

鴻鴈

序說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朱子曰。此以下時世不可考。又曰。未見爲宣王之詩。今按鴻鴈至無羊十篇。既次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詩之後。節南山正月以下幽王詩之前。其義又非若鹿鳴至采薇諸篇朝會祭祀燕

饗樂歌之類。則其爲宣王時詩甚明。序說舊解。新而從之可也。

庭燎

序說美宣王也。因以箴之。[illegible]以箴者。王有雞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illegible]正其官。而因夜早晚。朱子集傳王將起視朝云云。今按朱子集傳云王者宣王也。辨說見上。此篇恐無箴意。小序及鄭氏說乃衍義耳。故今削之。

沔水

序說規宣王也。朱子集傳、此憂亂之詩。今按此篇蓋宣王時同列相戒之辭耳。恐未有規王意。或曰。篇中雖以兄弟邦人諸友爲言。而其規王之意。自見言外。說亦可通。存之。朱子集傳不言宣王者。疑非宣王詩也。辨已見上。

鶴鳴

序說誨宣王也。鄭氏箋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朱子集傳、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今按此篇誨宣王。鄭氏箋義惟據求賢一端。偏矣。解詳

本傳、末了疑非宣王詩、說見上。

祈父

序說刺宣王也。朱子集傳、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又曰、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鄭氏箋同此。）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耳。今按宣王辨說見上。但謂此詩作於千畝戰敗之時、亦恐有未然耳。故今闕其說。

白駒

序說大夫刺宣王也。毛傳、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今按此篇朱子傳解亦不言刺宣王。今從序說及毛氏義。詳見本傳。

黃鳥

序說刺宣王也。毛傳、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朱子集傳、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今按此篇朱子傳解、明白渭切、毛氏不及也。但所謂宣王之末者、義未可闕耳。

我行其野

序說刺宣王也。鄭氏箋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朱子集傳、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今按此篇鄭氏箋義與朱子傳解不同。今從朱子。餘說同上。

斯干

序說宣王考室也。鄭氏箋、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今按此篇從序說及鄭氏箋義。詳見本傳。下篇同。

無羊

序說宣王考牧也。鄭氏箋、厲王之時、牧人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今按此篇說見上。

小雅下

節南山

序說家父刺幽王也。朱子集傳、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今按凡詩時世有不可闕者

所謂必待時世名氏而明者是也。假如小雅此等詩，若皆闕其時世，則篇中云云，不知其所刺何王，所言何事，誠恐無以見周道之盛衰、王政之得失，而小雅之義難明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謂雅亡也。雅詩終於幽王，平王東遷後降為國風，故孟子曰雅亡。以此言之，小雅詩自節南山以下至末，其並為幽王時詩無疑。又如正月、十月之交、大東之篇，本篇詩文明有據驗，其上下篇義，皆可例推。舊解斷而從之可也。唯中（詳見後）間楚茨、信南山以下諸篇，祭祀、朝會、燕飲、衆歡之作，則

不在此例耳。說詳見後。毛鄭氏舊說雖誤以楚茨等篇為刺幽王，其於篇意實不可通。朱子既削其說，而於聖人編次小雅之義與國風，故併疑節南山以下為非幽王時詩。今說詳詩次門，家文說則已具本傳。

正月

序說：大夫刺幽王也。今按詩八章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褒姒，幽王嬖妾也。此篇詩文明有證據，序說無疑。

朱子集傳附或說云：此東遷後詩也。其言褒姒威之，有監戒之意，無恐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非慮其將然之辭。今按篇中云云，正慮其將然之辭耳，非道已然之事也。詳見本傳。或說未可據也。

十月之交

序說：大夫刺幽王也。今按詩四章曰：豔妻煽方處。朱子集傳：豔妻即褒姒也。據此則朱子傳解已從序說矣。又此篇蓋即向邑之人所作。序云刺幽王，得之。云大夫者非是。解見本傳。以下至小宛四篇，毛傳並同序義，唯鄭氏更作刺厲王詩，先儒皆不用其說，故今不復辨。

雨無正

序說：大夫刺幽王也。今按刺幽王說同上。詩曰：宗周既

滅云云。朱子集傳附或說云：疑此亦東遷後詩也。愚意或說亦未然。蓋此篇雖若道已然之事，然亦西周將亡時詩耳。詳見本傳。又據篇內第四章詞，乃幽王左右贄御之臣所作。序曰大夫，尤非是。

小旻

序說：大夫刺幽王也。朱子集傳：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今按朱子集傳云王者，幽王也。辨說見上。

小宛

序說大夫刺幽王也朱子集傳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今按此篇宜合序說及朱子集傳義乃得之詳見本傳

小弁

序說刺幽王也大子之傳作焉朱子曰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為宜臼耳序又以為宜臼之傳尤不知其所據也今按孟子云小弁親之過大孫此一語可斷其為幽王大子宜臼之詩蓋大子者國之根本國本動搖則社稷隨之而亡故曰親之過大若

枉尋常放子則已之被讒見逐禍止一身其父之過與凱風七子之母不安其室等耳何得云親之過大哉又詩二章曰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此有傷周室衰亂之意若尋常放子其於國家事何有焉

序說云云今斷從之可也朱子集傳云大子作此詩序又云其傅代作今並存之詳見本傳

巧言

序說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今按此篇序說與朱子傳解大意略同集傳亦云大夫傷於讒云云　但朱子不言

刺幽王說已見前

巷伯

序說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朱子集傳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為巷伯者作此詩今按序說未及被宮刑意而集傳云云者蓋本班固史遷贊史遷贊曰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　但玩篇意未有明指或恐此人既為寺人後復遭讒被罪而作此詩班固史遷贊以其言近似故附及之未可遽泥也今姑從闕詩五章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若指被宮刑言但曰勞人曰草草臯臯篇意膚淺不切

谷風

序說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朱子集傳此朋友相怨之詩今按篇中未見刺幽王意序說蓋增此義不可從也其下云云則與朱子傳解略同

蓼莪

序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耳朱子集傳無刺幽王語餘略同今按此篇說同上

大東

詩曰東人之子西人之子蓋其時周室未遷故指列國

為東人周室為西人然則此篇為西周時詩甚明

四月

序說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朱子集傳此亦遭亂自傷之辭今按此篇序說亦與朱
子傳解略同惟朱子不言刺幽王耳說已見前

無將大車

序說大夫悔將小人也朱子曰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
而誤以為比也集傳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今
按此篇從朱子傳解詳見本傳

小明

序說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鄭氏箋詩人牧伯之大夫使
述四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朱子集傳大夫以二
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云云今按此篇蓋亦周大
夫所作鄭氏云牧伯之大夫非也篇內亦未見悔仕意
故朱子刪其說今從朱子

鼓鍾

序說刺幽王也毛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於淮
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朱子集傳王氏

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返聞者憂
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今按朱子集傳載王氏說
與毛傳略同但王氏不言會諸侯與毛氏異然凡作樂
必因燕饗燕饗必因朝會其義可推而曉毛氏說是也
或曰書史不載幽王東巡事書曰淮夷徐戎並興當成
王時徐淮之夷已不臣則幽王豈得往會諸侯作樂耶
愚謂其說不然大雅江漢常武言宣王平淮徐則淮夷
當宣王時已臣服矣幽王即來為此會豈得云無是事
耶書史傳聞蓋多闕略不得據彼疑此也詩末章曰以
雅以南以籥

不僭幽王所用者蓋即先王之樂但樂是而
人非耳毛氏云幽王鼓淫樂者其說非是

楚茨

序說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
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朱子曰此篇至車舝凡十
篇辭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
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
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為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
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集傳此詩述公卿有田
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今按朱子辨論詳矣序

說無理信不足據也但此篇蓋美天子祀事之詩詳見本傳
朱子集傳公卿有田祿者云云已附詳前總辨朱子云十篇互錯簡亦詳總辨

信南山

序說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
故君子思古焉朱子集傳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今按
此篇說亦同上

甫田

序說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朱子集傳此詩述

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今按此
篇說亦同楚茨篇
詩二章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
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鄭箋說秋祭社與四
方又祭田祖在孟春郊後始耕今按詩言方社田祖
承首章南畝耘耔黍稷薿薿之下又三者連類而言
則其祭當屬同時甚明說已略見本傳鄭氏云云蓋
其義本周禮月令周禮大司馬仲秋祀祊祊方同故鄭氏云秋祭四方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鄭氏解孟春祈穀爲正月郊又疑此祭田祖事當在始耕時故牽合其說然與詩意不合蓋祀方社在秋而詩
蒙首章言之文義既不相貫又春祀田祖秋祀方社
亦不宜先言方社後言田祖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此
祭社恐當在仲春時祭四方及田祖或即在其前後
事雖略有蚤晚而爲期附近故三者連類及之禮文
殘闕不可盡考始依詩義存其說俟後之君子或曰
此篇所言乃因事遘旱致祭非祀典之常不必據周
禮月令爲義也此說亦可備存之

大田

序說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朱子集傳此詩爲
農夫之辭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今按前篇
美天子春祀方社田祖之詩此篇美天子秋祀四方之
詩兩篇辭義相類而不相答故以補朱子傳解之闕詳
見本傳王序說尤無義理辨已見前
周禮籥章祈年田祖龡豳雅祭蜡龡豳頌或疑楚茨
以下四篇爲豳雅周頌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
耜等篇爲豳頌朱子集傳亦附其說然豳國名也今
非[illegible]國之風而強名豳可乎周禮云云蓋別有其

詩而今亡之。未可鑿說也。

瞻彼洛矣

序說。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朱子集傳。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今按此篇從朱子傳解。詳見本傳。

裳裳者華

序說。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朱子集傳。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今按此篇說同上。朱子云答

瞻彼洛矣。義亦見前天保篇。

桑扈

序說。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朱子集傳。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今按此篇說亦同瞻洛篇。

鴛鴦

序說。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朱子集傳。諸侯所以答桑扈也。今按此篇朱子云答桑扈。說見裳華篇。餘說同上。

頍弁

序說。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朱子集傳。此燕兄弟親戚之詩。今按序說辨見前。但此乃天子燕兄弟親戚之詩。朱子傳說宜補。詳見前總辨。詩末章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其言迫而哀。蓋衰世之意與。朱子云。楚茨以下十篇。辭氣和平詳雅。然此篇略與前後篇不同。讀者詳之。

車舝

序說。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

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朱子集傳。此燕樂新昏之詩。今按此篇亦天子宴新昏之詩。朱子傳說宜補。餘說同上。

或疑頍弁車舝二篇。詩中未見天子燕飲之意。又車舝三章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肴。式食庶幾。此等語意。似與天子昏姻之禮不合。愚謂其說不然。蓋嘗合小雅前後燕飲樂歌諸篇考之。凡天子與羣臣諸侯朝會燕飲之詩。其辭多恭。而與兄弟夫婦朋友故舊燕飲之詩。其辭多質。何者。朝廷之分嚴。嚴則

不可以或褻故多莊重雅麗之辭所以尊國體也兄弟夫婦朋友故舊之情洽洽則不可以或泛故多平易切實之辭所以明恩誼也故常棣燕兄弟而以死喪急難鬩牆禦務為言伐木燕朋友故舊而以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為言此皆世俗常情之論豈有以異於人哉頍弁之燕兄弟車舝之燕夫婦猶此意耳聖人錄其詩於雅所以明先王之道近於人情家庭之化尊卑同體故也若謂天子燕飲之詩必有鋪張夸大之語此後世侈靡之失而非

古者立言之體矣王如車舝云云乃過為自謙之辭以明親愛之意豈眞謂當日燕飲遂無旨酒嘉殽之設哉或者泥此而疑非天子之詩謬矣

青蠅

序說大夫刺幽王也朱子集傳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今按朱子集傳云王者幽王也此篇當從序說辨見前節南山篇

賓之初筵

序說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朱子集傳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國風小大雅載衛武公之詩三淇澳賓之初筵抑是也淇澳頌美武公之德故列於風而賓之初筵抑以其刺厲幽故列於雅若此篇但為武公飲酒悔過而作即宜與淇澳一篇並列衛風復何與王朝事而列於雅乎又如篇內所云醉後失儀之事至于號呶亂生側弁屢舞而不知恥皆小人酗酒無禮之行武公衛之賢君雖日飲而有過亦何至於此而以之為悔乎無而言之則為自誣若謂

以他人自警則即刺時意矣韓氏云云不若序說清切故今復從之詳見本傳幽王飲酒無度上下化之合觀前小宛篇可見（詳本篇傳）故武公作此詩刺之但其辭旨隱約祇若自警者然亦處亂世遠禍患之道耳

魚藻

序說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朱子集傳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今按此下二篇與前瞻洛裳華詩意同類義當從朱子傳解小序謬說不足錄也

采菽

序說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朱子集傳天子所以答魚藻也今按此篇說見上朱子云答魚藻亦見前裳華篇。

角弓

序說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朱子集傳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今按朱子集傳云王者幽王也此篇宜從

序說同上青蠅篇。

菀柳

序說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朱子集傳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今按此篇說同上但序刑罰不中一語爲衍義耳。

都人士

序說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朱子集傳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今按此篇序多衍說不若朱子傳解精切但亦幽王時詩其義當補耳。

采綠

序說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朱子曰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也集傳婦人思其君子云云今按此篇朱子辯說善矣餘說同上。

黍苗

序說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朱子集傳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詩今按此篇小序云云乃曲說也今從朱子傳能但此詩雖役人所作後世或用爲勞役之樂歌（此與前采薇以下三篇同例）而不害於義故夫子採之與下隰桑篇同式不然此篇事實與大雅崧高相表裏則其詩宜並入大雅矣何爲獨列小雅耶朱子集傳猶闕此義今補見詩次例。

隰桑

序說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
事之朱子曰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集
傳此言見君子之詩今按此篇與前菁菁者莪略同義
朱子傳解宜補序說同上

白華

序說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
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
周人為之作是詩也朱子曰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
后字誤當為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

今按此篇朱子辨說明白故今從之詳見本傳

緜蠻

序說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
教載之故作是詩朱子集傳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
為鳥言以自比也今按此篇合序說及朱子傳解乃得
之詳見本傳但朱子云為鳥言自比詩既曰緜蠻黃鳥
止于丘阿則下文云云恐非鳥言矣故復酌易其義

瓠葉

序說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
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朱子集傳此
亦燕飲之詩今按此篇義同前隰桑篇小序辨說亦並
見前

詩首章曰幡幡瓠葉二章三章四章曰有兔斯首瓠
葉燕飲時蔬中所用兔又庶羞之一故詩人偶舉起
興以明自謙之意非謂當時但用此饗賓也魚麗言
時物之盛亦但以魚酒二者言之當時所謂多且旨
者豈唯此二物哉彼傳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
欲一獻蓋瓠葉薄物故趙孟假之欲一獻小序泥此

遂云古人不以微薄廢禮毛鄭氏復謂庶人燕飲之
詩說益謬矣

漸漸之石

序說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
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今按此下三篇並幽王時
詩序說云云是也朱子傳解宜補但篇內曰武人東征
而序因以戎狄荊舒為言恐亦是衍說耳

苕之華

序說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

竝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今按此篇說見上，但序多衍義，又此恐亦非大夫之詩，詳見本傳。

何草不黃

序說，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今按此篇說見上。朱子集傳亦曰周室將亡云云。其爲幽王時詩亦明。

詩益卷十七終

[seal]

詩益卷之十八

金壇後學劉

[seal]

大雅上

文王

序說，文王受命作周也。朱子集傳，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今按此篇小序大意與朱子傳解略同。但先儒有文王受命改元稱王之說，朱子辨之已詳，今不復論。朱子曰，漢儒惑於讖緯，有赤雀丹烏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改元，不知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爲歸矣，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乃謂此耳，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又朱子集傳云，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爲周公所作，又曰，立之樂官，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國語作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耳。說詳後雅歌辨下大明篇。

同。

大明

序說，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朱子曰，此詩言王季大任文王大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集傳，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今按序意以文王爲

第 69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2 版反內

主而推言之，非本篇詩人意也。朱子辨說善矣，又集傳云周公戒成王，已詳見本傳，下篇同。

緜

序說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朱子集傳，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今按序意同上，然如此篇說尚可通耳。

棫樸

序說文王能官人也。朱子曰，序誤。集傳，此亦咏歌文王之德。今按此篇乃美文王之德之盛而天下歸之，未見所謂官人意，序說不足錄也。今從朱子傳解。

旱麓

序說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朱子曰，序大誤。其曰百福干祿者尤不成文理。集傳，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今按前篇及此拉以文王作人為言，下思齊篇亦言譽髦斯士，皆一意也。其為美文王之德之詩信矣。小序固無義理，鄭氏箋解因謂篇中君子指大王王季，說益謬也。

皇矣

序說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朱子集傳，此詩敘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今按此篇序說雖略重文王，然大意與朱子傳解略同，今詳見本傳。

詩六章言文王伐密，遂徙都程邑之事。程邑疑即在密地，故其詩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言文王伐密而密人既服也。又曰，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其皆指密而言。以此推之，則文王徙都之地，即在密國境內明矣。舊註，密在寧州，今陝西平涼府靜寧州地，程邑，漢扶風安陵，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地，二者或恐有誤，當俟再考。

靈臺

序說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朱子曰，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意。今按此篇小序謬說，朱子辨之詳矣。但詩首章言經始靈臺，始作靈臺也。二章言王在靈囿，靈沼，囿沼與臺同曰靈，明其為臺下之囿，臺下之沼，靈臺始作，囿沼亦始作也。末二

章言辟廱，辟廱亦始作於文王，故連類及之。若辟廱非始作，則上二章方言作臺沼，末二章忽及辟廱，其於義爲不倫，而篇意亦不通貫矣。朱子傳說義有未盡，故今補之，詳見本傳。朱子集傳引東萊呂氏說云，適民樂之辭也。又此篇之作，蓋在成王周公時，故追稱文王曰王，其作臺沼辟廱不必同時，亦不必同地，先儒興義多端，今無據可考，闕之可也。

文王有聲

鄭譜此以上爲文武時詩，以下爲成王周公時詩。朱子

集傳文王篇曰，文王在上，則非文王時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時詩矣；大明有聲幷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爲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爲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今按此條朱子說最明晰，故詳錄之。

生民

毛鄭氏舊解詩末二章竝言郊祀之禮，朱子集傳分七章爲廟祭，八章爲郊祀。今按此篇詩意本爲美郊祀后稷配天而作，末二章其本旨也。又七章曰取羝以軷，周禮大馭掌馭玉輅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賈氏公彥疏曰，此據祭天而言，故有犯軷之事。蓋古者郊在國門外，將出行往郊，必先爲軷祭。此惟外祀有之，若宗廟內祀，則恐無此禮。詩七章既以軷[illegible][illegible]言，其爲往郊時事甚明。毛鄭氏舊解得之，但謂陳后稷時郊禮毛鄭氏書解如此。則無理不可從耳。王章內唯詳郊祀備物之事，故先言黍稷，次言燔蕭，次言軷祭，次言燔烈，皆錯舉之辭，非依當日行禮次序爲說也。讀者善體會之可耳。或疑燔蕭及燔烈從獻俎恐唯廟祭有之，然先儒推言郊禮，禮經實無明文，大槩多依宗廟禮爲說，據此篇詩義推之，則二者之禮，郊祀

時亦宜有之。蓋燔蕭報陽，而燎報陰，郊爲陽祀，故無燎瘞，而有燔柴，燔蕭猶燔柴意也。周人尚臭，郊祀時或燔蕭與燔柴竝行，所以重臭也。至從獻俎，廟祭在主婦後，先儒言郊祀大宗伯代后行禮，此燔烈俎，其在宗伯後與。杜氏通典、馬氏文獻考二書，推言郊祀禮頗詳，然尚闕此二條，宜採本篇詩意補之。

附軷祭考。月令孟冬，其祀行。鄭氏註，在廟門外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東西爲廣，輪四尺，南北爲輪，北面設主於軷上。孔氏疏，此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國門外祖道祭其壇，隨路所向，而爲廣輪尺數同也。按此條說軷有四時正祭，有臨行時祖祭，其禮不同，或疑軷正祭在廟門外，此篇七章作廟祭，說或可通，愚謂不然，蓋

詩七章既作廟祭則上下文皆言宗廟祀事卽不宜
中間旁及行神小祀又鄭氏月令註先儒或議其非
謂宗廟崇奉祖宗之地不當雜祭他神馬氏端臨說此論
實爲正大禮經亡闕漢儒註釋多用臆見固未可盡
據也

行葦

序說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
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子集傳疑此祭畢
而燕父兄耆老之詩今按序說寬泛不切朱子譏其失
詩本意隨文生義無復倫理信矣朱子曰序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耇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耇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蓋此篇既次生民之後且下與既醉鳧鷖假樂
三篇同次其爲祭畢燕飲之詩甚明說見詩大閒又末章曰
曾孫維主曾孫主祭者之稱本篇詩文亦有據驗朱子
傳解義不可易今斷從之可也

詩三章因燕及射王肅舊解主燕射爲說蓋祭畢之
燕或射與否禮無明文故近代學者或欲復從肅義
稱當據詩意推之古者射以觀德天子諸侯將祭必

與羣臣習射射中者得與於祭射不中者不得與於
祭此時同姓蓋不與焉同姓當與祭者邵懋成任不必以射選擇也今日得與不得與則唯異姓可知及祭畢之燕唯同姓在或復與其父兄宗
族因燕及射猶燕射然所以厚同姓也或疑燕禮在寢恐廟寢非習射之地然古者習射必有處豈必其在廟寢內耶禮經殘缺此篇詩文既明
有據驗則祭畢之燕亦或有射矣至其詳則有不可
曉者闕之可耳

既醉

序說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朱子集傳
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今按序說失同上篇蓋此篇
自公尸嘉告以下皆祭畢燕飲頌禱之辭朱子傳解文
義甚明但云父兄答行葦則說同小雅瞻洛裳華篇

鳧鷖

序說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
之也朱子集傳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今按詩每
章皆曰公尸燕飲朱子傳解甚明序說失同上二篇鄭
氏箋復以首章爲祭宗廟之尸二章以下爲祭天地四
方社稷山川七祀之尸義尤悖謬不足取也

假樂

序說嘉成王也。朱子集傳疑其即公尸所以答鳧鷖。今按此篇詩文雖未明言祭祀之事。然上與既醉鳧鷖二篇同次。蓋亦祭畢燕飲頌禱之辭。今從朱子傳解。但朱子云公尸答鳧鷖。說同既醉。

大雅下

民勞

序說召穆公刺厲王也。朱子集傳序以此爲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辭耳。今按此篇序與朱子說宜並存之。下板篇同。詳見本傳。

板

序說凡伯刺厲王也。朱子集傳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今按此篇說見上。

抑

序說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朱子集傳引國語說衛武公年九十五。作懿戒以自儆。章昭以懿爲抑。云即此篇。今按篇內十一章。雖曰亦聿既耄。乃預道後日之辭。而前後凡自稱小子者三。蓋武公少時初即位而作。解見本傳。若如國語云云。天下豈有九十餘之老人。其作詩乃自稱小子者乎。暨潭韓氏云。武公老矣。使人誦其小子。可謂不自盈滿。便見溫柔之意。韓氏詩曲解無理。竊疑所謂懿戒者。或別有其詩。而今亡之。韋昭牽合之論。未足據也。故今復從序義。但玩篇內大旨。惟三四兩章。及末章寓刺王意。餘皆自儆之詞。詳見本傳。毛鄭氏舊解並作刺王。其說多不可通耳。朱子議之是矣。朱子辨說大意曰。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厲王暴虐。爲甚從以警令家僕爲辭。勿之試被急。夫宜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爲追刺。則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望於既往之人云云。史記年表武公即位在宣十六年。孔氏疏云。即位於三十六年者誤。今依此篇之義推之。武公蓋即位於厲宣之間與。張宋詩說云。武公嘗仕於厲王時。恐或有所本也。

松高

序說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朱子曰。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見宣王中興之業耳。非專爲美宣王而作也。下二篇放此。今按此下三篇。序說朱子傳解略同。惟序歸重美宣王。微有異耳。朱子辨說分別清楚。讀者宜玩。或曰本篇詩人亦有美宣王意。義亦可通。

烝民

序說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朱子集傳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今按此篇說見上

韓奕

序說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朱子集傳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送之序亦以為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召穆公凡伯放此今按此篇說見上序云尹吉甫美其說或有所本而無害於義故今存之下召穆公凡伯同

常武

詩首章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大祖之大讀從本音南仲皇父並宣王時人漢書古今人表可證大祖猶云出祖解見本傳宣王命南仲出祖併命皇父整師修戎及下章命程伯休父陳行戒師旅為三事故下文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也詩文本明白易解鄭氏箋義讀大從泰云以南仲為大祖今大師皇父云云本句語意既嫌其大曲依鄭氏箋既或皇父為南仲之大祖文意乃可若皇父謂南仲為大祖即當云大師皇父大祖南仲矣讀者詳之而下文三事就緒句亦不可解矣朱子集傳三事就緒句義從同朱子集傳未改正其義故今酌補之

周頌

清廟

序說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朱子集傳說同今按此篇未見成洛邑朝諸侯之意竊疑作洛大事也如為洛邑既成朝諸侯率以祀文王而作此詩則頌體雖云簡質亦宜略著此意不當泛如篇內云云也今自維天之命以下諸詩朱子既消切篇意刊除序說謬誤而此篇仍舊故復推廣朱子之義而併闕之

維天之命

序說大平告文王也朱子曰詩中未見告大平之意集傳此亦祭文王之詩今按此篇詩意序所謂告大平者衍義耳朱子辨說善矣餘見本傳

維清

序說奏象舞也孔氏疏文王時有用兵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曰象舞按象舞文王

樂也。左傳作象箾，鄭氏義解禮記象武為武王樂，孔氏因謂大武亦名象，說甚理不可從，詳後雅歌辨。朱子曰：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集傳此亦祭文王之詩。今按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如依序說，所謂文王之典者，當即指象樂言矣，下文乃云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上句方言功伐，而下文忽及祀事，辭義豈融洽耶，故今從朱子傳解。

朱子疑此篇有闕文。今按詩首曰文王之典，凡周之禮樂法度皆是焉，而下文但以祀事為言，故朱子疑其闕文。但玩篇意，首句雖若泛指，蓋祀典亦在其中，

首句先推廣之，下文乃切指之，義理通貫，恐非有闕也。

烈文

序說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朱子曰：詩中未見即政之意。集傳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今按周室祭祀之禮，固多定於成王周公之世，然曰成王即政，篇中實未及此意，朱子削之是也。

天作

序說祀先王先公也。朱子集傳此祭大王之詩。今按此篇先儒泥小序說，或云時祭，或云祫祭，謬論頗多，然考詩辭雖兼及文王，而惟以大王治岐言之，則其為祭大王之詩明矣，故今從朱子傳解。

昊天有成命

序說郊祀天地也。朱子集傳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又云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今按此篇詩意及國語說，朱子傳解明白有據，小序謬義不足辨也。

時邁

序說巡守告祭柴望也。朱子集傳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今按春秋傳引此詩云，昔武王克商作頌云云，而外傳又以為周文公之詩。今合春秋內外傳及小序說解之，蓋武王克商後巡守告祭柴望，而周公作此詩，後世或用為巡守祭告之樂歌耳，詳見本傳。但朱子集傳說兼言朝會，夫朝會樂歌有雅詩蓼蕭湛露瞻洛裳華諸篇在，此則其告祭柴望之樂歌耳，故不列於雅而列於頌。夫子曰雅頌各得其所，此之謂也。

執競

序說祀武王也朱子集傳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今按篇中明言成康而序祇云祭武王朱子辨說已詳朱子日毛鄭舊說定以頌爲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爲之說以附已意其迂滯僻澀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未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但此篇以昊天有成命篇例之當爲祭成王康王之詩首言武王所以推本之猶昊天有成命篇首言二后也詳見本傳至一篇詩兼祭二王則其說有不可曉者姑闕之可耳

思文

朱子集傳朱子此條見時邁篇今附辨於此左氏外傳云金奏肆夏樊過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韋昭注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今按左氏外傳及韋氏呂氏說以時邁執競思文三篇爲肆夏樊遏渠而天子享元侯用之皆於本篇義未有取說詳後雅歌辨蓋所謂肆夏樊遏渠者或別有其詩而今亡之韋氏呂氏牽合之詞未足據也朱子集傳附載其說而未有明據故今補之

臣工

序說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朱子集傳此戒農官之詩今按此篇朱子傳解明白清切序說不足採也或疑戒農官詩不宜列於頌說已詳詩次問

此篇蓋成王時戒農官之詩下篇曰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戒農官蓋始於成王時此篇在噫嘻前其爲成王戒農官之詩蓋信又此戒農官當在暮春時故其詩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也

噫嘻

序說春夏祈穀於上帝也朱子集傳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詩今按此篇說同上篇

詩曰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此康王以後戒農官之詩或曰此即康王戒農官之詩今考頌詩迄於成康云康王戒農官說亦可通此戒農官當在成王廟故詩以成王昭假言之戒農官在成王廟則此篇信康王時詩乎又前篇戒農官在暮春時此篇曰率時農夫播厥百穀則又在春初矣戒農官無常期凡耕耤及

時祭後皆可行之歟。

豐年

序說秋冬報也。鄭氏箋報者、嘗也、烝也。今按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雙湖胡氏云此年穀始登而祭宗廟之樂歌。胡氏說與詩意合。故今從之。詳見本傳。朱氏克升云朱子集傳初本亦作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故辨說云序誤。然考鄭氏箋義。則此篇序說原未嘗誤耳。

雝

序說禘大祖也。鄭氏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朱子集傳此武王祭文王之詩。今按此篇朱子傳解明白清切。詳見本傳。但據序說及鄭氏箋義。云大祖文王。蓋亦作祭文王之詩。唯所謂禘者。與朱儒說有異耳。漢儒家禘祫義。一則合祭於大廟。一則各就其廟祭之。合祭爲祫。就廟爲禘。禘大於四時。祫大於禘。至朱儒從王肅論。據禮記祭法及大傳。以祭大祖自出之帝爲禘。合食毀廟羣主爲祫。其說不同。周禮鄭氏康成說以此篇爲祭畢徹俎之詩。今按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言諸侯始來助祭也。又曰。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復言方薦牲陳祀之事。若此篇果爲徹祭而作。則篇內當略咏其事。如小雅楚茨五章所云者。今乃以方祭時言之。何其辭事不稱乃爾乎。論語三家以雍徹。夫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今以詩意考之。不唯三家之堂。於義無取。併徹祭亦無取爾也。蓋三家歌雍詩而不辨其義。至於干犯名分。無所顧忌。且以大夫而僭天子之樂矣。其用之徹祭。或亦當世沿襲之誤。豈必有合於作詩本義耶。夫子但責其僭竊之罪。其他則略而不言。所以權其義之輕重耳。鄭氏惟誤解論語。遂附會其說。朱子集傳亦未有明辨。故詳論之。

武

序說奏大武也。朱子集傳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又云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今按周公作大武之舞。以象武王之功。既成而歌此詩奏之。故名爲武。春秋傳引此爲大武卒章。蓋歌此詩於大武之後。故曰卒章。猶國語曰亂也。朱子集傳云春秋傳引此爲大武首章者。蓋傳寫之誤。餘見後酌桓篇。

載芟

序說春耤田而祈社稷也朱子集傳此詩未詳所用然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今按篇首至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廿四句卽豐年首六句意也有飶其香以下皆頌禱之辭序說失之朱子傳解見豐年篇

良耜

序說秋報社稷也朱子集傳無明解今按此篇與前篇同次而大意相類蓋亦猶前篇之義耳

詩曰殺時犉牡爾雅釋畜曰黑脣犉未嘗言黃牛也毛傳始云黃牛黑脣犉孔氏疏云釋畜直云黑脣犉言黑脣明不與身同色故知黃牛觀孔氏云云知毛氏未有明據亦是以意爲說耳黃牛非祭宗廟之牲故改從爾雅義說見本傳

絲衣

序說繹賓尸也朱子集傳此亦祭而飲酒之詩今按此篇當從序說詳見本傳

詩曰兕觥其觩鄭氏箋釋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孔氏疏知至旅而用之者兕觥所以罰失禮今按儀禮禮記言祭祀唯用爵觶角散之屬無及觥者而兕觥罰爵之說亦不見爾雅毛氏周南卷耳傳唯云兕觥角爵至鄭氏始依周禮觥罰之文而云罰爵考凡詩言兕觥者非一周南卷耳豳七月小雅桑扈及頌此篇皆有之如云罰爵則古者天子諸侯朝會祭祀燕飲或宜設之以爲羣臣失禮者戒如小雅桑扈及頌此詩說猶可通若彼宮中后妃何爲亦用此爵而豳人之躋公堂者舍他爵不用而獨以罰爵上獻義何取乎竊疑觥卽禮所謂角而非罰爵也故毛傳祗云角爵朱子亦云周禮觥罰但謂以觥罰之耳非必觥專爲罰爵也以此言之鄭氏孔氏之說其失明矣

酌

序說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朱子曰詩中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今按酌桓賚般四篇據左氏春秋傳說卽所謂大武也春秋傳昔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武卒章今武篇也其三今賚篇其六今桓篇但今詩各分篇立名而左氏不同者蓋左氏以此四篇並爲大武之詩故與前武篇合數之其以桓爲大武之六者誤也至序說則朱子辯論已明

禮記內則十三舞勺。勺，鄭氏儀禮註引酌篇，孔氏疏云，言十三之時學此舞勺之文舞也。今按此篇既爲節武舞之詩，恐不得復爲勺舞樂章。先儒以酌勺音近，故附會之，其實蓋非一詩也。

桓

序說講武類禡也。朱子集傳序以爲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于其事也與。今按此篇爲大武歌詩，左氏已有明據，不得復如序說也。餘見本傳。

賚

序說大封於廟也。朱子集傳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爲大封於廟之詩，說同上篇。今按此篇說見本傳。

般

序說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朱子集傳般未詳。今按般篇說亦見本傳。

魯頌

朱子集傳舊說皆以爲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耳。今按周成王賜魯伯禽天子禮樂，蓋其時魯雖僭用天子樂章，然未嘗自作詩。奚以知其然，頌者宗廟祭祀之樂歌，使魯伯禽時嘗僭作頌詩，則必有祭周公詩，如祭文王清廟維清之類，及夫子刪詩時，宜有存者。又自伯禽以下至魯僖凡十五公，若皆嘗作頌詩，其間必有一二明文可據，知爲某公詩者。夫子既不刪僖公詩矣，豈反刪其先代之作耶。今魯頌之存者惟四篇，而其間有明文可據者，又惟僖公一人，則可知魯前此之未嘗作詩，而小序季孫行父請命於周云云，其說必有所本，而不可廢矣。詳

見下駉篇

駉

序說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朱子曰，序事實無可考，詩中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今按序說已見上，其務農重穀云云，但因詩中美僖公之德有思無疆思無斁等語，故作推原之論如此耳，似亦可通存之。

有駜

序說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朱子曰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今按魯人作此詩。正欲見僖公君臣有道之意耳。首章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臣有道也。末章曰。君子有穀貽孫子。君有道也。此雖夸大失實。然作者之意固如此。序說未可廢也。

泮水

序說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朱子曰。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爲頌其能修也。今按僖公修泮宮事不見春秋。又詩五章以下言僖公平淮夷之功。春秋亦未有僖公伐淮

夷事。安成劉氏曰。春秋不書常事。故作泮宮之事十二公皆無所見。僖公十三年。從齊桓會於鹹。爲淮夷病杞十六年。從齊桓會於淮。爲淮夷病鄫。僖公嘗從齊桓平淮夷。故詩頌美之。但篇中云云。有過其實者。則魯人之溢辭耳。由此言之。此篇爲僖公之詩甚明。至爲燕飲落成作詩。即有頌其能修意。序說亦無礙也。

商頌

烈祖

序說祀中宗也。朱子曰。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祀成湯之詩耳。今按此篇朱子傳解明白。序說誤矣。

玄鳥

序說祀高宗也。朱子集傳未有明解。今按詩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詩既言武丁孫子。又曰先后。其爲祀武丁孫子之詩。而非祀高宗明矣。詳見本傳。

尚書無逸篇稱殷高宗後。即稱祖甲。孔氏安國因史有祖甲亂之七世而殞語。遂以祖甲爲大甲。蔡氏註說。辨之已詳。今援此篇詩文証之。蔡氏說益信。學者參

觀之可耳。

長發

序說大禘也。朱子集傳。大禘不及群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今按此篇蓋商大享之詩。說見本傳。商制大享。或別立祭名。亦未可定。然說無可考。闕之可耳。

詩傳卷之十八終

詩益卷之十九

金壇後學劉始興子彥 子韶江 一纂

雅歌辨

古者雅樂歌詩之義秦漢以來其亾已久詳者不可得聞今略採其說之見於傳註者而為之辨昔三家歌雍孔子譏之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由此言之凡歌詩必從其類左氏亦曰歌詩必類此語蓋古樂之遺意歟類者義之所由生也義有取則歌之義無取非僭則謬矣故天子諸侯以下異其等祭祀朝會燕饗之用異其宜而

風雅頌之詩辨焉孔子所為正樂也說詳見後故凡傳註所載聲歌之說雖有不同然以孔子譏歌雍之義與緝詩之意合之其得失可推而曉也今列其說如左

春秋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衛甯武子之言善矣夫其與孔子譏歌雍之意曷異焉當世諸侯大夫僭禮者多能深達大義如武子者其人絕不可復得叔孫氏以下蓋不及焉故孔子自衛返魯而正樂其大旨略具今三百篇中說見後論語條下其他傳記雜載之說益多當世失禮之事與聖人正樂之旨實相反故特採其正者冠於首以著其概云

春秋傳叔孫豹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

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諮諮親為詢諮禮為度諮事為諏諮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三夏肆夏韶夏納夏也其詩今亾或曰時邁執競思文者誤辨已見本篇左氏說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叔孫不敢與聞以此推之亦可得雅歌之義但今詩已亾其實未有考耳附詳後周禮條下大雅文王篇乃周公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蓋非為朝會燕饗樂歌作者如小雅鹿

鳴以下。燕飲事也，蓋詩篇中自具燕飲意，而不及君事，乃是爲燕飲樂歌作者。大雅文王篇周公稱美文王之德，以戒成王，而不及燕飲，故等非爲燕饗樂歌而作。蓋詩人各有所自見。○大學文王事天子。集傳曰：周公立之樂官，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周公作詩後，或賞於成王朝會諸侯時歌之，亦所以戒成王也。然朱子云云，然玩當時作詩本意，實非爲朝會樂歌作也，故篇中亦絕不及朝會事。如兩君相見，是以諸侯會諸侯耳，而歌陳戒天子之詩，凡篇中對天子語，其於諸侯義奚取耶？若然歌之，則與三家乎何興。如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宜鑒於殷，駿命不易。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蓋專爲成王也。命，天子有天下之天命也。萬邦作孚，亦天子之事也。凡此皆非對諸侯之言。大明緜述大王王季文武之德以戒成王，義同文王篇。小雅鹿鳴之三，亦天子之正雅也。已見前總辨。蓋周室

變禮之初，諸侯燕射或用之。說見後儀禮條下。故叔孫氏舍彼取此，然已非其本作詩本意矣。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其不及寗武遠矣。

春秋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此曰譏者，言陳列國之失，如細已甚，民弗堪，國無主，其能久之類，非譏詩人。義歌發其人雅樂之大小而言，本文自明。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昔朱子論鄭衛不入雅樂，馬氏端臨據左氏此條辨其說，竊嘗因朱子之意推廣之，蓋先王制樂，金石未奏，必先考定樂章。今雅頌二南及豳是也。此皆周室盛代著作，垂之後世，以爲國家之典者。小大雅有厲幽諸詩，蓋皆不在此列。亦周雅詩，不宜入樂歌，疑已詩者亦制。至如邶鄘衛以下，衰世

諸侯之風，其詩僅私錄於人人。（說亦見詩次問）雖其時列國樂
工或竊肄習之，然非周先王所制樂章，則吳國公子來
請觀者周樂耳，晉之樂工安得取其詩與雅頌二南相
雜而歌，以亂先王之舊章度國家之大法。如左氏云云
乎。故不獨鄭衛里巷狹邪之辭不可以登諸聘朝之上
用諸朝會聘問燕饗之際，有如朱子所譏者，（詳見魏說）就其
他正者，亦多衰世之意，乃儼然比於盛代雅頌之音，以
辱賢公子之聽，問樂出自何王之典制，何國之制法耶。
（魯宴寧武，晉饗叔孫，誤歌樂章，兩人猶知其非，乃如此條引衰世變風混入先王雅樂，賢如季札，豈不加譏，恐無是理。或謂傳云自鄶以下無譏焉，是左氏寓意語，然傳意實非謂此也，解已見上。）若謂當日

所歌，或別有其詩，而非今詩所存者，則季札觀樂時去
孔子甚近耳，亦安得至刪詩之日而盡亡之。竊疑左氏
云云，蓋因魯史有季札觀樂事，遂依孔子刪定之書附
會之。然其說既有害於聖人編詩之意，而又失當日正
樂之微旨，故詳辨於此，以補朱子未盡之義。至諸侯國
風詩，本非天子樂章所用，說已詳詩次問，故不復著。

或疑魏晉將杜夔傳古雅樂四曲，鹿鳴、騶虞、伐檀、文
王，伐檀今魏風篇也。以此推之，邶鄘衛以下國風之
詩，周代樂歌蓋亦嘗用之矣。愚謂其說不然，蓋魏晉
時杜氏所傳，即當日樂工所私肄習者，及秦漢後古
樂已亡，惟此篇音節僅存，遂誤以爲雅樂，與鹿鳴、騶
虞、文王三篇同稱耳，非真古樂之遺也。或又疑左氏
所稱列國諸侯大夫宴會賦詩，多取之國風，然非禮
之常，又其說亦多左氏附會而未可盡信者，詳後左
氏引詩錄。（辨季札觀樂條未盡說，亦附詳後詩。）

又曰：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
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
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

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
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象箾，所謂象也。象箾，武舞；南籥，文舞，皆文王樂。韶護，大
濩也。韶箾，大韶也。見後周禮條下。凡樂歌必兼及舞，故
略附其說。但傳記所載多不見三百篇，以其義無者，故
不悉論。已上春秋傳說，惟擇其大端著者辨之如此，餘
見後左氏引詩錄。

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堂下樂南陔
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蘩采蘋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及燕坐後無算樂賓出奏
陔

鄭氏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
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故有鄉飲酒禮以此言之鄉
飲酒者雖諸侯鄉大夫所行之禮然三年大比王者重
典故取小雅鹿鳴以下天子燕飲樂歌之詩用之其並

歌此數篇者鹿鳴魚麗南有嘉魚取以況燕飲而又有
頌美之意四牡皇皇者華南山有臺則與其賢能入覲
天子服勞王事爲邦家光鹿鳴魚麗南有嘉魚皆歌詠燕飲之事而鹿鳴德音孔昭
云云又美嘉賓之德服勞王事謂四牡皇皇者華爲邦家光謂南山有臺南山有臺又所以終頌美之
笙詩及陔以三篇無義則不可廢陔陔夏也附見後周禮條下
房中之樂周南召南本屬通用家庭之化上下一體故也儀禮所稱此
爲得正其制室盛代制作之道乎

儀禮鄉射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無工歌笙歌間歌及射奏騶虞間若一燕坐後無算樂賓
出奏陔

鄭氏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
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賈氏公彥疏云鄉大
夫三年大比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行此禮今考
州長春秋會射比鄉飲酒禮爲輕故祗歌合樂又行鄉
飲酒禮後復行鄉射禮亦祗歌合樂蓋合樂周南召南
或謂之鄉樂儀禮燕禮云以其得行於鄉也故非三年大禮
及既行大禮後復行射禮皆仍歌本樂而不敢上僭則
可以知古者詩作之意矣此亦儀禮說之正者其射用
騶虞附見後周禮條下

儀禮諸侯燕禮工歌笙歌間歌合樂燕坐後無算樂賓出
奏陔並同鄉飲酒禮

古者列國諸侯不得僭作天子雅頌之詩孔子曰天下
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此之謂也其有天子賜諸侯樂者或亦借歌天子之
詩儀禮諸侯燕射歌小雅鹿鳴以下是也此其事蓋周
之盛代已有之成王賜魯伯禽天子禮樂其明驗也魯
天子禮樂[illegible]與之者不同不當直賜天子禮
樂也然既已受賜則亦皆歌之于樂章矣諸侯不得自

作詩故也。然已非當日作詩本意而後世諸侯大夫僭用天子雅樂之漸其卽始於此矣。說詳後禮記條下。但由今合考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諸篇其詩雖爲天子燕飲賓歌而作然篇內未有明指此詩篇語意未有明指天子言者。卽以諸侯燕射借歌之稱屬周室變禮之初其義稍爲近正而非若後世僭歌文王大明諸詩之失禮蔑義爲尤甚也故儀禮一書蓋猶出於周之盛世傳習於聖人之徒而不詭於道但謂周公當日制禮之初所作則恐有未然耳。成王賜魯伯禽天子禮樂在周公旣歿之後然則周室變禮之事其起於

周公之後乎。

夫子論次三百篇而以鹿鳴諸詩冠二雅首與周室宣幽以上文武以下之詩同編所以追述當日制作之本意明其爲天子樂章而非諸侯以降之所得僭歌復明著其說於論語。如云正樂雅頌得所及譏三家舞佾歌雍。併上所引天下有道云。以示天下後世聖人正樂之深心不亦千載而如見也夫。說詳後論詩條下。

儀禮燕禮後記若舞則勺有房中之樂

勺。鄭氏以爲卽酌。辨見前本篇房中樂說云。弦歌周南召南無鐘磬之節。

儀禮大射禮賓入奏肆夏公拜受爵亦奏肆夏工歌鹿鳴三終下管新宮三終及射奏貍首開若一燕坐後無算樂賓出奏陔公入驁

諸侯大射歌小雅說已見上肆夏詳後周禮條下。新宮或云小雅斯干篇貍首篇今亡。驁驁夏也其篇亦亡。並見後周禮條下已上儀禮說亦擇其大端著者附辨之。下周禮禮記同。

周禮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國風周南召南爲合樂亦名鄉樂又名房中樂。鄉人邦國皆用之其說已備載儀禮惟豳詩無所見獨周官此條頗詳其古先王制作之遺乎。今考七月篇首言授衣禦寒之事末言藏冰備暑之事皆聖人燮理陰陽之大端禮有迎寒迎暑亦猶豳風之意故周官籥章職奏之其義抑何典以切也但所謂豳雅豳頌者今三百篇蓋亡其詩鄭氏三分七月以當之謬矣說見前小雅幾

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

族夏祴夏驁夏（鄭君詩註作部祴儀禮作陔）
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杜氏註云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今按九夏亾闕無考但據春秋傳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則天子之樂章也而儀禮諸侯燕射竝奏肆夏蓋亦變禮之事而非其本歟（賓醴奏驁誠同）不然則左氏之說謬也馬氏端臨又謂九夏爲大夏之樂名義或然而未有據存之

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
禮記玉藻同肆夏見上采薺篇今亾
又曰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凡樂成則告備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凡射以下禮記射義同召南騶虞篇言春田之際貪獸之多即射義也貍首篇今亾然考其名義亦猶騶虞之類凡射奏之以爲節可謂得作詩之本矣但儀禮鄉射用騶虞諸侯大射用貍首貍首用於尊也騶虞用於卑也今周禮說反是豈傳聞之誤歟至如采蘩采蘋美諸侯夫人大夫妻奉祭祀之詩而用之以節射則其義不可曉徹篇今亦亾鄭氏云雝詩者謬也辨已見本篇
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乃分樂而序之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雲門大卷黃帝樂也大咸堯樂也即咸池鄭氏云亦黃帝樂名堯增修用之大磬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

武武王樂也其曰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云云者隋朱弘姚察等議云以六樂配十二調一代之樂則用二調是也然以黃帝堯舜夏禹之樂分祀天地山川神祇而先祖與先妣不同樂則何說歟蓋周禮之亾也久孟子云諸侯去其籍今其書後出蓋多駁雜之論而未可盡據也故節錄之如此餘則闕之
禮記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記言善矣其周公當日制作之遺乎蓋今讀其詩而猶

想見之。

禮記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

此古者敎人學樂習舞之節次也。賈氏公彥周禮疏云。大司樂敎雲門以下六舞爲大舞。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爲小舞。又云。二十舞大夏。卽六舞也。今按勺舞亾闕無考。然文王象舞。春秋傳與大韶大夏竝稱。則豈得謂之小乎。賈氏以成童前習之。而云小舞。成童後習之。而云大舞。其說謬矣。

禮記仲尼燕居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此當有升歌淸廟句下管象武武衍字夏籥序興容出以雍徹以振羽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淸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文王世子天子視學云云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登歌淸廟下管象舞大武明堂位祭統說見下條

仲尼燕居云云。非孔子之言也。春秋傳說兩君相見歌文王。諸侯皆天子之雅也。今又僭天子廟頌矣。夫頌者。歌以祭祀之詩也。雖天子之朝會燕饗。用之猶曰非禮。况諸侯乎。於事則益非其類。於義則愈無所取。故曰非聖人之言也。然其失禮之又甚。則亦有由焉。說詳見下。象。文王樂也。武字衍文。鄭氏解象武爲武王大武。因謂大武亦名象者誤。但文王象樂曰管。則與舞不同。蓋亦有其詩而今亾之。夏籥。大夏舞也。振羽。或曰振鷺也。

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升歌淸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旣歿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淸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

先儒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斯言善矣。然其歌詩亦有說焉。蓋魯禘以文王爲自出之祖。而周公配之。故升歌淸廟。而下管象。所以祭文王也。佐以大武舞者。則咸美武王之功耳。且夫作淸廟象武者。其周公乎。故咸有奏焉。亦所以美周公也。此魯當日僭禮之旅。猶未亾制作之遺意。其說可推而曉也。惟前代樂祇取大夏。而不及其他。則義不可通。或傳聞誤耳。又按明堂位文王世子祭統竝曰下管象。又曰舞大武。燕居云云。衍

義可知。此益見鄭氏謬合象與大武爲一之非。蓋文武兩樂不宜同名。又象即大武。則二者不宜重出也。一說燕居兼言象武。亦與明堂位文王世子祭統同義。而有闕文。亦通。餘說見下。

禮記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此衰周時列國諸侯大夫僭用天子樂章之始也。何以言之。古者諸侯不得制作禮樂。故無雅頌之詩。其受天子賜者。或取天子之詩借歌之。儀禮諸侯燕射歌小雅鹿鳴以下是也。此諸侯借天子雅詩之始也。周成王賜魯禘祭。魯行禘時。遂歌周頌清廟。及舞大武諸詩。此諸侯借天子頌詩之始也。成王所賜伯禽所受者。惟周公廟耳。其後魯羣公廟皆踵而行之。三家爲桓公後。遂立廟私家。而僭用天子禮樂。故舞八佾歌雍焉。此大夫僭天子頌詩之始也。古者大事行於廟。如兩君相見。亦行禮廟中。廟祭既僭歌天子頌詩。故行饗禮時。亦因而歌之。如前記云云者。謂燕君大饗歌清廟諸詩。此又諸侯饗禮僭天子頌詩之始也。他如魯宣賓爲賦湛露彤弓。晉饗叔孫

歌文王大明緜。則皆周初變禮。諸侯燕射借歌天子雅詩之失。積漸使然。又魯既因成王之賜僭用天子禮樂。於是列國諸侯受賜者。皆僭用之。其大夫亦然。如楚令尹賦大明。韓宣子賦我將之類。見後左氏引詩錄。此列國諸侯大夫咸僭天子雅頌之始也。然列國諸侯大夫咸僭天子雅樂。則皆以天子之賜諸侯者爲之始。故曰列國諸侯大夫僭用天子樂章之始也。自春秋傳及此雜引傳記諸說。略著當世僭禮之大端。而下文哀以論語明聖人編詩之意。與正樂之旨。以附詩義云。

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此孔子正樂之大旨也。春秋傳。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其三家歌雍說。則已見前。蓋古者諸侯大夫不得歌天子之詩。此風雅之辨也。祭祀朝會燕饗各有其宜。此雅頌之辨也。其義並詳於下。夫當日魯侯僭禮。孔子略而不言。臣諱其君之義也。惟季氏則切責而著明之。所以罪其惡之尤甚耳。

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此孔子正樂之一也蓋孔子所謂正樂者有二其一考其音節於樂官語魯大師云云是也其詳今不可得聞矣其一編次樂章以定其義今三百篇是也則如下文所推

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此孔子正樂之一也蓋春秋時列國諸侯大夫咸僭天子禮樂而不辨其尊卑上下之等祭祀朝會燕饗之宜故風雅頌之詩樊然殽亂而其義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朱子論語註云是時詩樂頗殘闕失次孔子未刪詩以前三百篇次第今不可聽蓋其亂必多矣魯夫次如傳記載當時宴會歌詩風雅頌無分異當日編次可知及閱惟或見於左氏季札觀樂篇所說請孔子未刪詩次第如此遂指心忽略不詳其義者哉孔子自衛返魯歸而正樂既已考其音節於樂官復采大師所職及當代所用祭祀朝會燕饗樂歌之節合而詮次之或則編之風謂如二南及幽或則編之雅謂如鹿鳴已若皇皇者華及文王大明緜諸詩或則編之頌謂如清廟振鷺雍武諸詩編之風者則與列國諸侯之詩並次明其為諸侯

以下之所得同歌也謂二南及幽與邶鄘衛以下衰世諸侯之詩並次其實二南與幽非諸侯國風類也說詳詩次說編之雅者則與宣幽以上文武以下之詩並次明其為天子之制作而不可以替於下也謂小大雅頌詩與宣幽以上諸詩並次編之頌者則與祭祀宗廟天地山川鬼神之詩並次明其為祭祀樂歌之用而與風雅不同類也燕飲以惠羣下天子之重禮也其行於朝會與行於祭祀禮雖不同而其燕飲均也故其詩同編於雅凡燕饗樂歌詩皆列大小雅朝會燕飲如蓼蕭湛露彤弓之屬祭祀燕飲諸祭畢燕父兄宗族如行葦既醉鳧鷖信南山之屬祭祀以奉神明亦天子之重禮也其行於宗廟與行

於天地山川鬼神禮雖不同而其祭祀均也故其詩同編於頌凡祭祀樂歌詩皆列周頌祭宗廟如清廟之屬祭天地山川如思文我將時邁之屬蓋風以達諸侯雅以尊天子頌以協天地宗廟山川鬼神是故事鬼神之道不可以或褻也故凡祭畢燕飲之詩編之雅不編之頌所以別神人也禮羣下之道不可以或替也故凡祭祀朝會燕飲之詩編之雅不編之風所以辨貴賤也然後風雅頌之義既明則頌詩用於宗廟而不得用於朝會如兩君相見不得歌清廟諸詩雅詩用於燕饗而不得用於祭祀如行葦諸詩非正祭祀所歌其他朝會燕饗詩亦然凡雅頌諸詩皆用

於天子之祭祀朝會燕饗，而不得用於諸侯大夫，故曰雅頌各得其所。不言風者，達於諸侯故也。然則孔子編詩之意，其即正樂之意也夫。

鄭氏詩譜云：國君樂歌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漢興，鄭氏東武爲禮家所宗，故採其譜說一條，蓋前傳記論篇諸書辨之，以卒雅歌之義，俾後學者大概。往往仍用舊說，故不復詳。

鄭氏說皆本春秋傳、儀禮、禮記之文推廣之。詳見孔氏疏。今按春秋傳及三禮，其說之不合於義者，已不可強通，況復推廣之乎。鄭氏說固無足辨者，至其上取下就數語，則尤害義。夫先王制禮，以定尊卑，以別上下。降尊於卑，謂之替；用下干上，謂之僭。上取則已近於替，下就則又近於僭。若此，則上下尊卑之制蕩然矣，其害曷可勝言哉。今說已略具前辨，茲復合雅頌諸篇考之，蓋自大雅板蕩、小雅節南山以下，凡刺厲王、幽王詩，不登樂歌。外說已見前。小雅祈父以下刺宣王詩同。其大雅文王、小雅六月以下，頌美先王先公之詩，則或因事播之聲歌，宣之金石，以明昭盛德，著成功，勵後嗣之意，然此非其常者。至如天子燕羣臣嘉賓，歌鹿鳴、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後菁菁者莪、鳳、桑扈。燕使臣，上文謂無事燕羣臣，此謂燕其使臣。歌四牡、皇皇者華；燕諸侯及朝會行禮，歌蓼蕭、湛露、彤弓、瞻洛、裳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燕兄弟昏姻故舊，歌常棣、伐木、頍弁、車舝；燕折衝武臣與勞遣戍役士卒，歌采薇、出車、杕杜、黍苗。四篇乃後人借歌，而夫子取之所以備燕樂也，說詳詩次問。既祭而燕，歌行葦、既醉、鳧鷖；假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借歌同。凡郊廟山川祭祀，歌周頌清廟以下二十九篇。周頌三十一篇，內附臣工、噫嘻、戒農官詩，不在此例。故天子則歌雅頌，諸侯則歌國風。如儀禮鄉射、燕歌合樂之屬，侯國之正禮也。其他不可得詳，以例推之，凡諸侯燕射諸禮，蓋亦燕歌合樂而不敢上僭，猶鄉射禮然。此其大略也。近代學者惑於傳記駁雜之說，乃以後世僭禮之事，而失聖人編詩之意，與正樂之旨，使聖經之大義卒不明於天下，嗚呼其亦甚矣。愚故采輯其說而詳辨之如此。

續補儀禮諸侯燕射歌小雅辨

按儀禮諸侯燕射歌小雅，知其爲周室變禮之事者，以凡雅皆天子之詩，新之說詳前總辨。至其變禮之初，今

已無可考但以義推之諸侯不得僭作天子雅頌之詩。
其借歌天子雅章，蓋由受天子之賜而然。此如征者上
伐下也，敵國不相征。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之例。又諸侯
燕禮並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以下十三詩（笙詩亡闕在外）與
鄉飲酒禮同者，蓋鄉飲酒禮乃侯國所常行，故燕禮借
歌雅章，亦即襲用鄉飲酒禮之文，而不辨其義，故並歌
諸詩如此。其實雅歌樂章，恐當依事分類，不宜數詩混
用也。（鄉飲酒並歌諸詩各有義理，說已詳前。其他天子燕饗凡詞歌合樂諸篇或可通用，至無事燕羣臣）
歌鹿鳴，燕使臣歌四牡皇皇者華，或燕使臣並歌鹿鳴，
義猶可通，以鹿鳴本篇義兼燕外國之使故也。若無事

燕羣臣，其時既無出使事，恐不宜歌四牡皇皇者華矣。
（又四牡勞其來，皇華以遣之，勞者不必歌遣，遣者不必歌勞，即此二詩，恐亦當有分辨）即此一端推之，可見儀禮所稱已為沿
襲變禮之事，而非制作之本矣。此條前說有所未盡，故
復申論於此，以補雅歌詩之義焉。

詩益卷之十九終

詩益卷之二十

金壇後學[illegible]纂

左氏內外傳引詩錄 附辨

左氏內外傳引詩說，朱子集傳往往援據證驗。又所稱
列國諸侯大夫宴會歌詩，近代學者或復泥其義，辨駁
本篇詩解。（馬氏端臨輩，如鄭衛淫奔諸詩，據左傳說辨駁朱子，略已見前辨。）故集而論
之，明其多附會之失，而不可為信，庶幾解學者之惑。又
其大端亦可見當世僭禮之事，前雅歌辨既略陳之，而
其小者備著於此云。（左氏說凡不關詩義者，惟節錄所引詩辭，其傳文不復錄。若有關詩

義則詳錄之，而附辨其下焉。）

內傳

隱元年鄭伯克段於鄢傳（凡曰某傳者，皆以經文為主，其無經文及外傳國語，皆引本傳首句表之。）○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云云。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

詩大雅既醉篇。傳引詩證潁考叔愛其母施及莊公。杜
氏註云：莊公孝思不忌，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
類謂時類也。朱子集傳云：類，善也。凡左氏說詩多與朱
子不同，蓋傳文斷章取義，不一例也。今略採其一二著

者表之不能悉錄。

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傳○君子曰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

采蘩采蘋召南篇名。行葦泂酌大雅篇名。

宋公和卒傳○君子曰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

詩商頌玄鳥篇。

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傳○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詩衛風篇名。此曰賦者謂作詩也下載馳清人同。詩曰

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詩有明文故左氏據之。

桓六年北戎伐齊傳○鄭大子忽曰詩云自求多福

詩大雅文王篇。

桓十二年公欲平宋鄭傳○君子曰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詩小雅巧言篇。

莊六年衛侯朔入衛傳○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云云詩云本枝百世

詩大雅文王篇枝今詩作支今按左氏傳意以樹木比子孫故支從枝朱子集傳云本宗子也支庶子也與左氏小異。

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公子御寇傳○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云云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閔元年齊人救邢傳○管仲言於齊侯云云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詩小雅出車篇。

閔二年狄入衛傳○許穆夫人賦載馳

載馳衛風篇名今誤作鄘風詩曰歸唁衛侯又曰許人尤之詩亦自有明文而左氏據之

鄭棄其師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清人鄭風篇名。凡左氏說詩如碩人載馳之類本篇皆有明文可據惟此篇詩中不見高克事左氏說深有裨詩義云。

僖五年晉侯殺世子申生傳○士蔿對晉侯云云詩云懷

德惟寧宗子惟城
詩大雅板篇。惟今詩作維。後同。
傳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君子曰詩所謂白
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詩大雅抑篇。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求入傳。公孫枝對秦伯云云詩
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詩大雅皇矣及抑篇。
傳十二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傳。君子曰詩曰愷

悌君子神所勞矣
詩大雅旱麓篇。愷悌今詩作豈弟。後同。
傳十五年秦晉戰韓傳。惠公在秦韓簡侍曰云云詩曰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詩小雅十月之交篇。僔今詩作噂。
傳十九年宋人圍曹傳。子魚言於宋公云云詩曰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詩大雅思齊篇
傳二十年楚人伐隨傳。君子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

露
詩召南行露篇。
傳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傳。富辰言於襄王云云詩曰
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詩小雅正月篇。協今詩作洽。
及邾戰升陘傳。臧文仲曰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詩小雅小旻及周頌敬之篇。兢兢今詩作兢兢。
傳二十四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傳乃送諸秦下。他日公

享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
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
重耳敢不拜
河水。逸詩。不見三百篇。六月。小雅篇名。此曰賦者。謂歌
詩也。說詳見後秦穆公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
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此猶爲賦天子之雅而不失
其義者。六月次章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故趙衰之言
云爾。
天王出居于鄭傳。富辰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

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又曰周之有
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
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
詩小雅常棣篇左氏此條前云召穆公作詩後復曰周
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召穆公亦云外傳又以爲
周文公之詩蓋左氏說亦得之傳聞而未有定解如此
云
鄭子臧出奔宋傳○君子曰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又
詩曰自詒伊慼
詩曹風候人及小雅小明篇彼已之已今詩作其
僖二十八年晉楚戰城濮傳○君子謂文公云云詩云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
詩大雅民勞篇
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於箕傳○臼季對文公云云詩曰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詩衛風谷風篇今誤作邶風
文元年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傳○秦伯曰周芮良夫之

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
覆俾我悖
詩大雅桑柔篇詩無芮良夫明文小序芮伯刺厲王語
本此
文二年秦晉戰彭衙傳○君子謂狼瞫云云詩曰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詩小雅巧言及大雅皇矣篇
秦伯猶用孟明傳○趙成子言於諸大夫云云詩曰毋念
爾祖聿修厥德
詩大雅文王篇毋今詩作無後同
躋僖公傳○君子以爲失禮云云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
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詩魯頌閟宮及衛風泉水篇泉水今誤作邶風
文三年秦伐晉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云云詩
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詩召南采蘩及大雅烝民文王有聲篇
公如晉傳○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公賦嘉樂

菁菁者莪詩小雅篇名。嘉樂詩大雅篇名。嘉今詩作假。
今按春秋時列國諸侯大夫宴會賦詩贈答以明己志。
乃當時習尚如此。孔子亦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
亦奚以為。然僭妄失禮之事，往往而有，故有以天子之
詩，諸侯大夫皆歌之，而不自知其非也。如大雅假樂篇
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又曰，千祿
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君子，謂天子也。受
祿於天，言天子受天之命而有天下也。宜君宜王。君，諸侯也，
王，天子也。嗣適為天子，支庶為諸侯。又言其子孫世世為天子而受天命

也。今晉諸侯也，而魯君賦此美之，何異三家之歌雍乎。
杜氏說義止取首章，說詳後。夫此猶非燕饗用樂之常耳。說詳見後。既且
播之金石，協之工歌，晉叔孫所譏是也。孔子為此，稱故
歸而正樂，夫孔子不得位，其所為正樂者，亦不過稱次
其樂章以定其義，今三百篇是也。至其辭歌，雖嘗私訂
於魯之樂官，然當時天下未必信而從之，而今亡矣。左
氏春秋傳說雖多所附會，然亦可見當世僭禮之大端。
故復擇其著者，繼前辨之義，折衷之以推廣其說云。
文四年，逆婦姜於齊傳。○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

云云。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篇。
楚人滅江傳。○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
國，爰究爰度。
詩大雅皇矣篇。
衛甯俞來聘傳。○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
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
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

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
大禮以自取戾。
湛露、彤弓，小雅篇名。此條說見前雅歌辨。傳曰，為賦湛
露及彤弓。杜氏注曰，蓋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
故言為賦。今按杜氏云非禮之常，此可推左氏所引賦
詩之義，詳見後文。又傳云為賦，未嘗明言工歌也。然下
文甯俞又曰，臣以為肄業及之。杜氏云公命樂人誦，亦
可通。餘說並詳後。
文六年，秦伯任好卒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

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君子曰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黃鳥秦風篇名又詩大雅瞻卬篇黃鳥篇首章曰誰從
穆公子車奄息二章曰子車仲行三章曰子車鍼虎詩
　自有明文故左氏據之
文七年秦晉戰令狐傳○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云云
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
　板詩大雅篇名
文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傳○或謂子舟云云子舟

曰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
　詩大雅烝民及民勞篇
文十三年公如晉傳○鄭伯與公宴於棐子家賦鴻鴈文
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
　鴻鴈四月采薇皆小雅篇名載馳衛風篇名今誤作鄘
　風
文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傳○季文子曰詩曰胡不相畏
不畏于天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小雅雨無正及周頌我將篇

宣二年宋鄭戰大棘傳○君子謂羊斟云云詩所謂人之
無良云云
　詩衛鶉之奔奔篇今誤作鄘風
晉趙盾弑其君夷皐傳○士季對晉侯云云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宣子曰我之
懷矣自詒伊慼
　詩大雅蕩及烝民篇又詩杜氏曰逸詩也
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洩冶傳○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
自立辟

詩大雅板篇杜氏云辟邪也辟法也言邪辟之世不可
　立法朱子集傳解兩辟字皆作邪辟義其說不同
宣十一年晉狄會欑函傳○郤成子曰詩曰文王旣勤止
　詩周頌賚篇
宣十二年晉楚戰邲傳○隨武子曰汋曰於鑠王師遵養
時晦武曰無競惟烈孫叔曰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楚
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
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
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又君子曰詩

日亂離瘼矣爰其適歸
汋武皆周頌篇名。汋今詩作酌。又詩小雅六月篇。又頌。
周頌時邁篇。武卒章。周頌武篇。武三。今周頌賚篇。鋪時
之繹。今詩作敷。武六。今周頌桓篇。說並詳前辨。又詩小
雅四月篇。爰今詩作奚。
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傳○羊舌職曰詩曰陳錫載周
詩大雅文王篇。載今詩作哉。後同。
宣十六年晉滅赤狄甲氏傳○羊舌職曰詩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小雅小旻篇
宣十七年范武子將老傳○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云云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詩小雅巧言篇。
成二年晉齊戰鞌傳○賓媚人對晉人云云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又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又詩曰布政優
優百祿是遒
詩大雅既醉。及小雅信南山。商頌長發篇。布今詩作敷。
楚莊王欲納夏姬傳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齊下○申叔跪曰異

哉夫子有三軍之懼又有桑中之喜云云
桑中。衛風篇名。今誤作鄘風。
盟蜀傳○子重曰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君子曰詩
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
詩大雅文王及假樂篇。
成四年公如晉傳○季文子曰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
詩周頌敬之篇。
成七年吳伐郯傳○季文子曰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詩小雅節南山篇。
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傳○季文子餞之云
云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詩曰
猶之未遠是用大簡
詩衛風氓及大雅板篇。簡今詩作諫。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傳○君子曰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
人
詩大雅旱麓篇。
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傳○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穆姜出於房再拜云云賦綠衣之卒章
韓奕大雅篇名綠衣衛風篇名今誤作邶風大雅韓奕之五章言蹶父爲韓姞相攸與致女事合又其所詠乃諸侯之事左氏傳中歌詩皆此類猶爲近正云
楚公子嬰齊受莒傳○君子曰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成十二年晉郤至如楚聘傳○郤至對子反云云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詩周南兔罝篇
成十四年衛侯如晉傳○甯子曰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
詩小雅桑扈篇觓今詩作觩傲今詩作敖
成十六年晉楚戰鄢陵傳○申叔時對子反云云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詩周頌思文篇
襄二年夫人姜氏薨傳○君子曰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又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詩大雅抑及周頌豐年篇偕今詩作皆
襄三年祁奚請老傳○君子謂祁奚云云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詩小雅裳華篇
襄四年叔孫豹如晉傳○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云云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

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爲諮諮親爲詢諮禮爲度諮事爲諏諮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肆夏之三今亡文王大明緜大雅篇名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小雅篇名此條說詳雅歌辨又按古者燕饗用樂之事各有一定樂章如儀禮鄉飲酒燕禮所歌是也至如左氏內外傳稱宴會賦詩則又賓主贈答因時喻事以明己志此蓋在常禮之外其詩亦非一定樂章故或旁及變風變雅諸篇然其詞出于左氏附會者亦復不

少說竝附見各條下。按春秋時列國諸侯大夫宴會賦詩或旁及變風變雅諸篇故當時樂工或私肄習之左氏因附會其說謬引變風獨入雅樂如季札觀樂篇云云耳或疑恐是魯國樂工竊私肄肄習故誤及此非左氏附會然亦世間風非先王樂章質一愚人詎知之季札不請自可泛交札明明請觀周樂魯國樂工亦斷不敢以此目眯盡余此左氏之附會而失其義者非當年事實也今考左氏

前後所引歌詩之類惟此條獨曰金奏云云工歌云云

蓋如叔孫所譏雖皆沿襲失禮之事已詳前篇然當時必以

爲燕饗用樂之常故左氏內外傳載之獨詳外傳此條見後其

他賦詩加在常禮外者則曰某賦某詩而已凡左氏附

會失實之說已失古者雅樂之義然其大略所存猶可

伙證以明也

或又曰左氏所稱賦詩在常用樂歌外者大半皆其人

自歌故曰某賦某詩其或用工歌者則曰使工如使工爲之誦

茅鴟使大師歌巧言卒章之類若工歌自賦說可兩通者則曰爲賦如晉宴寗武爲賦湛露彤弓之類說已見前左氏明文可考也設謂賦詩必盡

爲瞽矇則如垂隴之享趙孟七子咸歌鄭郊之餞韓宣

六卿竝賦更迭之奏既嫌悤擾不暇而倉卒之命亦恐

非其素習也按此說亦可通存之

襄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傳○君子謂楚共王云云

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襄七年晉韓獻子告老傳○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

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又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詩召南行露及小雅節南山小明篇

衛孫林父來聘傳○穆叔曰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詩召南羔羊篇

襄八年楚公子貞伐鄭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

清人壽幾何又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又詩小雅小旻篇

晉士匄來聘傳○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賦角弓

賓將出武子賦彤弓

摽有梅召南篇名角弓彤弓小雅篇名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今按宣子之言是矣然魯以諸侯享大夫而歌天子享諸侯

之詩終非禮也

襄十年晉滅偪陽傳○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詩衛風簡兮篇今詩作邶風

襄十一年會蕭魚傳○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辭曰云云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詩小雅采菽篇便蕃今詩作平平帥今詩作率杜氏曰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朱子集傳云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

襄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傳○君子曰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詩大雅文王及小雅北山篇

吳侵楚傳○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詩小雅節南山篇

襄十四年會吳於向傳○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云云對曰云云賦青蠅而退

青蠅小雅篇名

十三國伐秦傳○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士鞅對秦伯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云云

匏有苦葉衛風篇名今誤作邶風甘棠召南篇名

衛侯出奔齊傳○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

巧言小雅篇名案凡歌詩有取全篇爲義者如秦穆公賦六月及魯君賦嘉樂季武子賦彤弓之類是也有取章句爲義者如此歌巧言卒章及魯穆叔賦載驅四章季武子賦常棣七章以卒鄭工師駟赤取揚水卒章四言之類是也二者初無定例但既歌全詩則其義卽不徒在一章一句而義祗取章句卽不必復歌全詩所謂斷章取之者襄二十八年傳曰賦詩斷章蓋皆指章句而言若歌全詩必有合於篇內大意而後取之此其大略也以此推之凡左氏所稱歌詩得失之辨可依類而明矣凡賦詩並同此例

又案杜氏註說有云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愚謂杜氏說不然蓋凡左氏所稱宴會賦詩義多附會駁雜而不可

强通故杜氏曲解如此然非左氏本義也今考宗穆公賦六月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此取六月六章義也說已見前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取桑扈卒章義也說詳後魯享宋華定賦蓼蕭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又兼取全篇四章之義說詳後豈得謂祗取首章義乎據此數條注亦可知左氏歌詩本無義取首章之說又如左氏稱楚令尹公子圍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詳見後若凡歌詩義祗取首章則但云歌大明可耳固不必分別言首章矣劉炫據此條規杜氏以爲

非是其說甚正今復依劉氏說推廣之杜氏註鄭子展賦將仲子云義取衆言可畏鄭伯有賦鶉之奔奔云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說詳後則又取本篇全詩及末章爲義說亦自相矛盾以此推之杜氏曲解而不可爲據信矣

楚子囊還自伐吳傳○君子謂子囊云云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詩小雅都人士篇傳引詩曰忠也杜氏曰忠信爲周毛傳義同朱子集傳云周鎬京也

襄十五年楚公子午爲令尹傳○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云云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詩周南卷耳篇左氏此條毛鄭氏舊解從之然非詩義也朱子集傳云周行大道也

襄十六年叔孫豹如晉傳○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

圻父鴻雁小雅篇名圻今詩作祈

襄十九年季孫宿如晉傳○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云云賦六月

黍苗六月皆小雅篇名今按此二篇乃美尹吉甫召穆公佐命宣王之詩而晉魯之大夫賦之以美晉君杜氏註黍苗云喻晉君憂勞魯國如召伯註六月云以晉君比吉甫出征匡王國左氏賦詩若此類義猶可通也

齊及晉平傳○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

載馳衛風篇名今誤作鄘風

襄二十年季孫宿如宋傳○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

常棣魚麗南山有臺皆小雅篇名

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傳○叔向曰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又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祁奚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又詩大雅抑及周頌烈文篇

襄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傳○君子曰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

詩大雅抑篇

襄二十四年范宣子爲政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

子云云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詩小雅南山有臺及大雅大明篇

襄二十五年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傳○大叔文子聞之曰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云云又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詩衛風谷風及大雅烝民篇說今詩作閱皇今詩作遑

襄二十六年會澶淵傳○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晉侯言衛侯

之罪云云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

嘉樂大雅篇名蓼蕭小雅篇名緇衣將仲子鄭風篇名轡之柔矣逸詩不見三百篇晉侯賦嘉樂齊侯賦蓼蕭魯齊王氏說附見後嘉樂篇辨略已見前其小雅蓼蕭篇義猶湛露也蓼蕭湛露並天子燕諸侯之詩今諸侯享諸侯而歌之

習出甯武下矣將仲子婦人之作也晉君告二國以衛罪時衛侯入公復爲孫林父以戚叛如晉衛人侵戚東鄙殺晉戍三百人故晉爲林父執衛侯而子展賦此詩不類甚矣詩意與晉衛事全不關涉杜氏云義取衆言可畏則但賦末章畏人之多言數語可耳何必歌全詩哉此

蓋左氏附會之說而非其實或乃據此辨別本篇詩意不益謬乎吳氏說見前辨

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傳○聲子對令尹子木云云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詩大雅瞻卬及商頌殷武篇

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傳○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相鼠衛風篇名今誤作鄘風相鼠詩曰相鼠有體人而

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今慶封雖無禮焉有歌此而
不知者蓋左氏附會其說如此未可以爲信也。
盟宋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
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
貺云云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
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
章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
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
往

草蟲召南篇名鶉之賁賁衛風篇名今誤作鄘風黍苗
隰桑桑扈皆小雅篇名野有蔓草鄭風篇名蟋蟀唐風
篇名今按伯有鄭大夫也鄭享晉趙孟于垂隴時鄭伯
在坐而伯有賦鶉之賁賁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君人之
無良我以爲兄鄭伯將安之乎抑聞之而惡然起也蓋
左氏欲以明其人之將見殺耳豈足深信乎鄭人殺伯有事見襄
三十年。凡左氏傳中賦詩說其附會失實類多此類今不
悉辨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已見前本篇小雅桑扈末
章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趙孟云云蓋取此詩末章之

義如此。
宋左師請賞傳。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何以恤我
我其收之
詩鄭風羔裘篇已今詩作其又詩杜氏曰逸詩也不見
三百篇朱子集傳引作周頌維天之命篇。改詩假以溢我作何以恤
我。今依詩本文義解見本傳
楚薳罷如晉涖盟傳。晉侯饗之將出賦既醉
既醉大雅篇名。
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傳。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

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襄二十九年公至自楚傳。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
歸
詩衛風篇名今誤作邶風。
葬靈王傳。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詩小雅四牡篇。
城杞傳。子大叔曰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詩小雅正月篇。

吳子使札來聘傳○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

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左氏此條見前雅歌譏蓋其說之附會夫實者旣詳論之矣但左氏去聖人未遠則其書猶存孔子之舊故此條內多可採者詩義往往依之以明學者節取焉可也說已附見詩次王國風次第略與今詩不同或傳聞異同故不復著。

雖或左氏稍易其序以自別於孔子皆未可定先儒據此遂謂孔子未刪詩次序。廬陵歐陽氏說蓋誤信左氏而未之考耳。說並附見前辯下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傳○裨諶曰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詩小雅巧言篇

襄三十年會澶淵傳○君子曰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

詩大雅文王篇又詩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襄二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傳○叔向曰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詩大雅板篇協今詩作洽繹今詩作懌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傳○文子言於衛侯云云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詩大雅桑柔篇

衛侯在楚傳○北宮文子言於衛侯云云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又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又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又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詩大雅蕩篇又詩大雅抑篇又詩衛風柏舟篇今誤作邶風又詩大雅既醉及皇矣篇衛風柏舟篇左氏載北宮文子語直稱衛詩而不稱邶詩此亦衛風三十九篇不分屬邶鄘之一證也

昭元年會虢傳○趙文子曰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楚王對曰小旻之卒章善矣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又叔向對趙孟云云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詩大雅抑篇小旻小雅篇名大明大雅篇名小宛小雅篇名又詩小雅正月篇滅今詩作威楚令尹公子圍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舊齊王氏說附見後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傳○鄭伯兼享之趙孟賦瓠葉穆叔賦鵲巢又賦采蘩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

瓠葉常棣皆小雅篇名鵲巢采蘩野有死麕皆召南篇名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說已詳前辨

叔弓帥師疆鄆田傳○君子曰詩曰無競維人

詩大雅抑篇

楚公子比出奔晉傳○叔向曰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詩大雅烝民篇

昭二年晉韓起來聘傳○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於季氏武子賦甘棠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緜大雅篇名角弓節小雅篇名甘棠召南篇名淇澳木瓜衛風篇名武子賦緜舊齊王氏說附見後小雅節卒章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今武子

對晉大夫歌此詩所謂究王訩訛爾心者何謂乎其義理明矣杜氏註義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杜氏說詩上兩句義固不能曲解也此亦左氏之附會而非其實者宜子賦木瓜蓋借篇中投報永好之義然本篇詩意固不必泥此也或乃據之而疑朱子傳解過矣涇野呂氏說見前辨

叔弓如晉傳○叔向曰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詩大雅民勞篇

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傳○君子曰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詩小雅巧言篇

鄭伯如晉傳○君子曰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詩衛風相鼠篇今誤作鄘風

鄭伯如楚傳○楚子饗之賦吉日既饗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吉日小雅篇名吉日美周宣王田獵之詩今楚子將出田歌之其倚亥不辨而明

昭四年大雨雹傳○季武子問於申豐云云對曰七月之卒章云云

七月豳風篇名

鄭子產作丘賦傳○子產云云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昭五年舍中軍傳○仲尼曰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詩大雅抑篇

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傳○叔向使貽子產書云云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詩周頌我將及大雅文王篇

宋華合比出奔衛傳○左師曰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

詩大雅板篇毋今詩作無

楚公子棄疾如晉傳○叔向曰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

詩小雅角弓篇

昭七年楚子之爲令尹傳○芋尹無宇辭曰云云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詩小雅北山篇

日有食之傳晉侯問於士文伯下○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

臧云云

詩小雅十月之交篇。

衛侯惡卒傳○晉大夫言於范獻子云云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詩小雅常棣篇鶺鴒今詩作脊令。

公至自楚傳○仲尼曰詩曰君子是則是效

詩小雅鹿鳴篇。

季孫宿卒傳○伯瑕對晉侯云云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

詩小雅北山篇憔悴今詩作盡瘁。

昭八年石言于晉魏榆傳○叔向曰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詩小雅雨無正篇。

昭九年築郎囿傳○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詩大雅靈臺篇。

昭十年齊欒施來奔傳○陳桓子曰詩云陳錫載周

詩大雅文王篇。

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伐莒傳○臧武仲在齊聞之云云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

詩小雅鹿鳴篇佻今詩作恌。

叔孫婼如晉傳○昭子語諸大夫云云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詩小雅正月篇。

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傳○爲之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云云

蓼蕭小雅篇名詩首章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二章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三章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四章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昭子云云兼取全篇之義如此。

楚子狩於州來傳○右尹子革對楚子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昭十三年會平邱傳○仲尼謂子産云云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詩小雅南山有臺篇

昭十六年齊侯伐徐傳○叔孫昭子曰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

詩小雅雨無正篇肄今詩作勩

晉韓起聘鄭傳○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齹賦野有蔓草子産賦鄭之羔裘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

野有蔓草羔裘褰裳風雨有女同車蘀兮皆鄭風篇名我將周頌篇名子大叔賦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此何語耶而歌於大國之卿之前此亦左氏之附會而非其實者毛鄭氏解詩從此義謬矣宣子賦我將則又僭妄失禮之一端也我將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詩宣子對鄭大夫歌此其僭妄亦易明已上春秋傳賦詩說今惟摘其著者論之如此蓋此雖非古者用樂之常然以天子之樂章諸侯大夫皆僭歌之孔子所爲正樂也晉齊王氏詩辨亦謂晉侯之賦假樂齊侯之賦蓼蕭諸侯僭天子之詩也楚公子圍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緜蘀宣子之賦我將大夫僭天子之詩也讀者因此推廣之可以得聖人正樂之旨矣又其甚者當時列國諸侯大夫宴會所賦或旁及變風變雅諸篇中間復多左氏附會以謬亂其說凡左氏載賦詩及變風變雅者說尤多不可通其爲附會易明讀者詳之後之學者因疑衰世之作盡入先王雅樂如史遷謂三百篇皆弦歌之求合韶武之音云云其害義不亦滋甚乎故不可以無辨

昭十七年小邾子來朝傳○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

采菽菁菁者莪皆小雅篇名

昭二十年齊侯田于沛傳○晏子對齊侯云云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又詩曰德音不瑕

詩殷頌烈祖篇嘏今詩作假又詩豳風狼跋篇

鄭子産有疾傳○仲尼曰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

百祿是遒
詩大雅民勞篇又詩商頌長發篇
昭二十一年葬蔡平公傳○昭子曰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
詩大雅假樂篇
昭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傳○沈尹戌曰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詩大雅文王篇
昭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傳○子大叔對范獻子云云詩曰

缾之罄矣惟罍之恥
詩小雅蓼莪篇
吳滅巢傳○沈尹戌曰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詩大雅桑柔篇
昭二十五年叔孫婼如宋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又樂祁曰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新宮逸詩也不見三百篇或曰即小雅斯干車轄小雅篇名轄今詩作舝又詩大雅瞻卬篇
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傳○晏子曰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又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又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詩大雅大明篇又詩逸詩也不見三百篇又詩小雅車舝篇
昭二十八年晉祁勝與鄔臧通室傳○叔游曰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詩大雅板篇
晉韓宣子卒傳○成鱄對魏子云云詩曰惟此文王帝度

詩益　卷二十　詩雜辨

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仲尼聞魏子之舉云云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詩大雅皇矣及文王篇雖此文王今詩作王季王此大國今詩作大邦左氏度莫明類等字義毛鄭氏舊解引之朱子集傳多不從今考之詩意亦不盡合也

取三十二年城成周傳○衛彪傒曰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

詩大雅板篇不今詩作無。

公羨於乾侯傳○史墨對趙簡子云云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詩小雅十月之交篇。

定四年吳入郢傳○鄖公辛曰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又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

詩大雅烝民篇無衣秦風篇名。

定九年鄭駟歂殺鄧析傳○君子謂子然云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云云又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靜女竿旄衛風篇名靜女今誤作邶風竿旄今誤作鄘風竿今詩作干又詩召南甘棠篇

定十年晉趙鞅圍衛傳○君子曰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詩衛風相鼠篇今誤作鄘風。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圍郈傳○郈工師駟赤對叔孫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揚水唐風篇名

哀二年晉鄭戰鐵傳○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詩大雅緜篇。

哀五年鄭駟秦富而侈傳○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又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詩大雅假樂及商頌殷武篇命以多福今詩作封建厥福

哀二十六年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傳○子貢私于使者云云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

詩大雅抑篇順今詩作訓。

外傳周語

穆王將征犬戎傳○祭公謀父曰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詩周頌時邁篇內傳云武王克商作頌此又云周文公之頌說見前辨

厲王說榮夷公傳○芮良夫曰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莫非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

詩周頌思文及大雅文王篇

鄭人伐滑傳○富辰曰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

詩小雅常棣篇丙傳云召穆公作今云周文公二說不同辨已見前

晉既克楚於鄢傳○單襄公曰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詩大雅旱麓篇

穀洛鬭傳○太子晉諫靈王云云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

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又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

詩大雅桑柔及蕩篇近在夏后之世今詩無近字

晉羊舌肸聘於周傳○叔向告單之老云云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又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

昊天有成命周頌篇名緝熙上今詩有於字亶作單又詩大雅既醉篇傳解昊天有成命及既醉篇章句義毛鄭氏舊解同朱子集傳多不取今以詩意考之亦不盡合也但道成王之德一語朱子據之為說云

景王將鑄大錢傳○單穆公曰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鹿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

詩大雅旱麓篇鹿今詩作麓

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傳○衛彪傒見單穆公云云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

逸詩也不見三百篇

魯語

叔孫穆子聘於晉傳○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歌文王大明綿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

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肄業及
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
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
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
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
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
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此與內傳襄四年文大同小異說見前。

諸侯伐秦傳○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

匏有苦葉衛風篇名今誤作邶風。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傳○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
饗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

綠衣衛風篇名今誤作邶風。

齊閭丘來盟傳○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
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那商頌篇名。

晉語

文公在翟十二年傳○齊姜氏言於公子云云詩云上帝
臨女無貳爾心又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又鄭詩曰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宋公孫固言於襄公云云
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鄭叔詹曰周頌曰天作高山
大王荒之楚子曰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秦伯饗公
子如饗國君之禮明日燕秦伯賦采菽子餘使公子賦黍
苗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

詩大雅大明及小雅皇皇者華鄭風將仲子商頌長發。
周頌天作曹風候人篇莘莘今詩作駪駪巳今詩作其。
采菽黍苗六月皆小雅篇名鳩飛河水皆逸詩不見三
百篇韋氏以鳩飛爲小宛河水爲沔水義無可考。

文公問於胥臣傳○胥臣對文公云云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又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

詩大雅思齊篇。

楚語

靈王爲章華之臺傳○伍舉對靈王曰周詩曰經始靈臺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
靈囿麀鹿攸伏

詩大雅靈臺篇。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傳○左史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于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

懿戒逸詩也。舊說作大雅抑篇辨見本詩。

靈王虎傳○白公子張對靈王曰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詩小雅節南山篇。按雅頌辨及此已略辨當世僭禮之事。與孔子正樂之大凡矣。但編詩之說。猶有宜著辨者。蓋三百篇未經聖人刪定之書。今已無考。然如國風邶鄘衛以下無夷厲以前之詩。蓋據國風時世可考者如此。二雅亦無康夷間詩。據此以推。凡變風變雅之獲附聖經以垂久遠者。蓋皆起于孔子。說詳詩次前。又按凡詩以國不傳者頗多。謂孔子盡刪之。恐無是理。舊說古詩三千孔子刪至三百。今亦未敢深信。則其編定義例亦皆創自孔子可知。故以二南與豳與邶鄘衛以下衰世諸侯之風同編。古者諸侯國風不登天子樂章。故列國不傳盡代之詩。說詳詩次篇。以此推之。可見諸侯國風古蓋未有與二南同編者。小雅鼓鐘篇曰以雅以南。不日以雅以風。亦是一證。又以風宜之雅上接成王。附其亡而錄其存。蓋皆聖人編定之意所竊斷也。他如當代所用祭祀朝會燕饗樂歌之詩。宜在雅者則歸之雅。宜在頌者則歸之頌。蓋准復先王之舊。以去當日樊亂失次謬惑僭竊之病。是正亂失次謂詩篇。謬惑僭竊謂樂歌。而非有所創矣。二雅惟祭詩與宜盛時詩間次亦是孔子特創義例如此。其與國風首二南篇以邶鄘衛以下雅風諸詩並取盛衰相間之義。讀者詳之。學者惟誤於左氏季札觀樂篇。謂因疑孔子之前。三百篇已自成書。遂昧而弗之察耳。故卒附論於此。以終詩益之義。

詩益卷之二十終

毛鄭異同考

〔清〕程晉芳 撰

據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抄本影印原書字芯高一八五毫米寬一三三毫米

續修四庫全書

凡例

一是編先列傳箋間取釋文再及正義正義可節者節之其不可節者寧失之繁以便觀玩

一毛鄭同而是者不錄其同而未確者亦取而辨之

一正義綰合毛鄭大有若心惜其袒鄭者多今並駁正

一是書之作非特辨毛鄭得失兼欲學者博觀宋以降書故凡有裨于二家者咸載之而陳長發稽古編所採尤備

一傳箋相近本不煩置辨中有後人誤駁者亦間舉正一二

毛鄭異同考卷之一

歙程晋芳學

國風

周南

關雎

寤寐思服

傳服思之也

箋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

正義王肅云服膺思念之箋以釋詁文服事也本求淑女為已職事故思之也

案鄭義主於求賢故以服為事宋以降主求賢之說者多從鄭至呂嚴諸家每從毛解朱子曰服猶懷也鄙意不取求賢之說故亦以毛義為長

悠哉悠哉

案毛鄭皆訓悠為思無可易而訓詁未有以悠為思者荊公曰悠者思之長也義乃完足宋人講解俱有可取大率類此

葛覃

葛之覃兮

傳覃延也葛所以為絺綌女紅之事

箋此因葛之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於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

正義以谷中是葛生之處故以谷中喻父母之家枝

莖猶形體故以葉比容色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案下句黃鳥於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為重毛意必不然案毛傳簡質可從盖此直是賦耳傳箋凡言興者皆是比義欲言婦功先引可為絺綌之葛鄭王所云皆節外生義未之敢從

言告師氏

傳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婦人謂嫁曰歸

箋云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

正義鄭下三句為異言師氏吉我欲令節儉故已今薄欲煩撋其私服薄欲澣濯其公衣所以公服私服並澣之者即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澣之由已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故也

案言字盡是語辭耳毛意似以后妃告師氏而鄭云師氏教告亦非也

薄汙我私

傳汙煩也

箋煩煩撋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褘衣以下至褖衣

釋文煩撋猶挼莎也

正義毛以公服不澣惟澣私衣故一事分為二句上句言汙見用功深也下句言澣見其總名亦為澣又上句言私見其燕褻下句言衣見其總名亦為衣故王肅述毛荅之云煩撋澣濯其私衣是也言私燕服謂六服之外常着之服則有汙垢故須澣公服則無垢汙矣故下傳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也副者首服之尊褘衣六服之首王后之上服故言婦人有副褘盛飾既本服之尊者然後歷陳其事言此皆是公衣不謂諸事皆服褘衣也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云褘衣從王祭先王褕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礼見王及賓客褖衣以御於王不言朝舅姑之服今傳既云婦人有副褘盛飾即云以朝事舅姑則以褘衣朝舅姑矣知者以特牲云士祭妻用纚笄綃衣而士昏禮云纚笄綃衣見於舅姑是朝舅姑助祭其服同也王后褘衣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服之矣檀弓云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似朝舅姑與見四方賓同服展衣者彼以大夫之妻女容有尊於舅姑者王后則賓客無與舅姑敵者朝事舅姑得申上服也王后而得有舅者因姑以協句且詩者設言耳文王稱王之時太似老矣不必有父母可歸寧何但無舅姑也接見於宗廟謂以助祭用褘衣也進見於君子義與鄭同朝於王則展衣御于王則褖衣二者同名為進見也云其餘則私明自展褖以上為公衣

矣但舉終始以言之明褕翟闕翟鞠衣亦在可知也
或以進見君子文承副褘之下則皆以副褘也其餘
則私謂褕翟以下知不然者以其臣朝君不過朝服
助祭乃用冕后不宜用祭服以服王其餘則私謂褕
翟以下則褕翟當澣君子偕老傳曰褕翟闕翟羽飾
衣也以羽飾衣何由可澣又傳言私燕服若褕翟闕
翟乃助祭之衣不得為燕褻之服也以此知毛言進
見于君子非副褘也上舉褘衣之名下言展祿之事
明六服皆為公衣其餘則為私也六服之外唯有纚
笄綃衣耳　鄭以私謂燕服衣謂公衣故云衣謂褘
衣以下至祿衣以明六服非私也
案傳義未備得箋與釋文乃益明

害澣害否

傳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
箋我之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
自潔清以事君子
陳氏啟源曰害澣害否毛以為問辞鄭以為無所偏
否皆當澣之竊謂毛說勝也上以汙澣對言此以澣
否對言意各有當如鄭說則太複矣孔疏右鄭以為
有問詞而無總詰殆非文勢故不從傳不知澣濯細
事不敢自專必詢師氏正見其尊敬師傅詩人設為
商度之詞以形容后妃之心耳何必有奋詞方見其
為問哉毛之私服宜澣公服宜否自論澣否之常非
代詩人答也疏語未當

案鄭好舉典六服豈可澣耶觀下傳可知矣只是近
體之衣耳毛義為長

歸寧父母

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正義以言害澣害否明其無所偏否故知公私皆澣
常自潔清也若如傳言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則經之
害澣害否乃是問辞下無總結殆非文勢也豈詩人
設問待毛傳荅以足之哉且上言汙私澣衣衣私別
文明其異也私為私服明衣是公衣々澣私汙無不
澣之事故知公私皆澣所以不從傳也
按毛云父母在知有時而歸寧承澣否立解是也鄭
不詮歸寧而云事君子未合也頼濆欲兼有之而云
常自潔清以事君子則可以歸寧父母矣亦有駢故
之誚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傳憂者之興也采々事采之也
正義不云興也而云憂者之興明有異於餘興也
按此鄭不為箋嚴華谷云此興之不兼比者也最著
與毛憂者之興也合呂氏謂卷耳宜酒醴似屬別解
又傳以第一采字訓事蓋本於尚書文義不知詩之
義又有不同者如此及采々芣苢是也鄭無箋孔疏
云言勤事采此菜也皆未合朱子曰采々非一采也
漢唐諸解有待宋始明者此類是也

樛木

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傳履祿綏安也

箋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〻其君子使為福祿所安

案傳義簡明箋增出禮樂一條似屬贅辞盖以履為禮故有此説此章本訓原不屬之后妃則别有辨論

福履將之

傳將大也

箋將猶扶助也

正義毛以為福祿所大鄭以為福祿之所扶　助

案將大扶助皆釋詁文皆可通似箋尤勝

宜其室家

傳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

箋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

正義易傳者以既説女年之盛又言之子于歸後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辞故以為年時俱當

按傳義固未確鄭箋亦拘淺賴濱云婦人甚少而盛不以色驕其君子而以宜其室家呂氏讀詩記取李氏曰室家皆得其宜也似勝古義嚴華谷取孔疏引左氏云女有家男有室〻家謂夫婦夫婦皆得其宜也此亦可存而不及蘓李之義廣且該也

召南

鵲巢

百兩御之

傳送御皆百乘

箋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

正義言諸侯之女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者採解下章將之明此諸侯之禮嫁女於諸侯故迎之百乘諸侯之女故送亦百乘若大夫之女雖為夫人其送不得百乘各由其家之所有為禮也　左傳曰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言大姒自莘適周必上卿送之良人謂夫也昏禮曰袵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人孟子曰吾將瞯良人所之小戎曰厭〻良人皆婦人之稱夫也綢繆傳曰良人美室者以其文對粲者粲是三女故良人為美室也百乘象百官者昏禮人倫之本以象國君有百官之盛諸侯禮亡官屬不可盡知唯王制云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是舉全數故云百官也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大夫送迎則無文以言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鄭箴膏有引士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有供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又引此詩乃云此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也然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穠矣美王姬之車故鄭箴膏肓又云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礼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用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也言

迓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壻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按百兩者數之盛且倫也毛義自足鄭以百官言之亦贅詞耳而於大義無碍

采蘩

于以采蘩

傳于於

箋于以猶言往以也

正義經有二于傳訓為於不辨上下箋明下二于為於上于為往故疊經以訓之言往足矣兼言往以者嫌于以共訓為往故明之

案傳箋義異皆可通宋賢好虛義故從毛者多耳

草蟲

亦既覯止

傳覯遇

箋既覯謂已昏也

案此章詩本不為昏姻而作漢儒大旨已譌毛傳訓覯為遇本自不錯箋則大謬又引易男女覯精萬物化生以証誣更甚矣宋人不用鄭說是也而陳長發猶以鄭分兩義非無所見信古成癖不可哂歟

采蘋

程氏廷祚曰詩序謂大夫妻能循法度王肅以為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采蘋藻為菹設之牖下興即牖下也鄭孔誤讀毛傳而創新義其設疑者二一牖下一季女夫正祭之禮主婦設羹誰其尸之詩固以主婦命季女矣舍詩人之明文而以祭教成為使嫁女自設其羹亦何據耶至奧與牖下王說本明況經曰牖下非曰牖外也鄭氏乃引禮文設几筵於戶外以證其為教成之祭此說經而失之拘文牽義者也當以王說為長　毛公之解此詩與序無異傳曰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于宗廟此言大夫所祭之處也又曰季女微主也此言采蘋藻以設羹者主婦之任也所言皆祭禮而未嘗涉于昏禮其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禮字當是教字之訛毛公本謂古者婦女先有此教以明序文能循法度之由康成釋序而具引內則亦即此意乃康成遂欲以教成改詩義而又謂毛公誤引昏禮果爾則傳當云古之嫁女者而何以言將嫁又當云必禮之於宗室而何以言先禮其明指教成之祭而復誤用禮固不待言然言此者本為申序而非欲改序也此篇訓詁之誤豈非始于箋疏而于毛公奚咎焉

行露

案毛傳孔疏于行露多露解最詳確箋云道中始有露謂二月嫁娶時也又云今疆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疆來夫昏禮至冰泮而止合婚乃禮之常豈必在有露時乎鄭箋贅矣

羔羊

退食自公

傳公公門也

箋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于公謂正直順于事也

正義傳以言退者自朝之辭故知公謂公門少儀云朝廷曰退是也　減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日少牢今為節儉減之也王肅云自減膳食聖人有逼下之譏孫毓云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所以得減膳食者以序云節儉明其減于常禮經言退食者減膳可知禮者若人之奢制其中法若車服之文物祭祀之犧牲不可逼下是故此論羔裘美其得制至于奉養已食容得減退故趙盾食魚飧公孫弘脫粟之飯前史以為美談經云自公鄭訓自為從公為食故云從于公謂正直順于事也

案退食毛無傳者義所共見不煩訓也鄭減膳之說似非是蓋鄭以序有節儉之文故為是附會耳自公之訓亦遠不及毛

委蛇委蛇

傳委蛇行可從迹也

箋委蛇委曲自得之貌

釋文委蛇韓詩作逶迤云公正貌

正義行可從跡者謂出言立行有始有終可蹤迹倣效也　委曲自得者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事事皆然故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

案箋似勝傳傳亦可存韓詩作逶迤亦是唯云公正貌則因文曲生意義矣

殷其雷

何斯違斯

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

箋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

正義傳言何此君子解何字何為我此君子乃然此非經中之斯故傳先言何此君子乃訓斯為此箋何乎此君子亦謂傳中何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言適居此經中斯何之此言我君子行于遠方適居此處今乃復去離此轉向餘國去此者經中違斯之此也

案意傳謂何以此君子違此故居是也箋於何字下增乎字轉不協矣

摽有梅

迨其吉兮

傳吉善也

箋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

正義鄭以梅落興時衰為異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落已三分落矣而在者衆以興漸衰者善時此時雖衰其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衰唯三分衰耳

案傳訓吉為善或指其人之善或言其時已去皆未可定孔疏以箋訓善時遂謂傳亦訓善時是欠細膩處箋云及其善時亦自不悞至雖夏未大衰不過貼切摽梅不知摽梅雖已過時而納采問名納聘則無不可婚嫁仍待九月以後也云二十雖夏未大衰立論

非經所宜有

小星

實命不同

傳命不得同于列位也

箋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于君不當夕

正義雖同事于君夫人貴而妾賤禮命之數不得同于行列等位　序云知其命有貴賤與此實命不同一也明此亦不同于夫人非妾中自不同也言凡妾御于君不當夕者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由妾御于君不當夕故也內則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注云避女君之御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妾不往御此自往御之時不敢當夕而往文取于彼義隨所證亦斷章之義也

按傳解命字似是命運之義孔疏以康成主禮數而言故亦謂毛公作禮命解果如此毛鄭皆誤矣人無貴賤苟能知命則一切怨尤胥泯此一章詩所可取者在此以為千古高才受抑者勸若但曰命數不同則絕無意味漢儒據實之過往往如是非所敢從

抱衾與裯

傳衾被也裯單被也

箋裯牀帳也

正義以衾既是被裯亦宜為卧物故為襌被也　漢世名帳為裯蓋因于古故以為牀帳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于君有常寢何其碎荅曰今人名帳為裯雖古無名被為裯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

案說文訓幬為襌帳此裯字或古與幬通字書幬亦作幬漢去周秦不遠名帳為裯康成取以易傳是也以抱帳釋之尤是但抱衾裯者非進御之女余別有辨証正義須帳不須帳其說甚煩究無當也

江有汜

江有汜

傳興也決復入為汜

箋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

江有渚

傳渚小洲也水岐而成渚

箋云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已異心使已獨留不行

案以上二義俱可存　釋名云渚遮也能遮水使旁迴亦得留之義

江有沱

傳沱江之別者

箋云岷山道江東別為沱

案此亦畧同沱為江別即以梁州沱當之亦可也

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傳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

箋云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貞女之
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為禮而
來
案毛公訓詩多渾舜而無所失箋以為貞女之情欲
使人以白茅裹麕為禮而來非也潁濱云野有死麕
有欲用之猶以白茅包之而後行今有女于此思以
春適人亦必得吉士以禮道之而後可此足以廣傳
而正箋矣誘字從古訓〻道是歐公訓誘為挑南宋
降多從其說誤矣
陸氏奎勳曰箋疏皆以此詩為女子自作遂使懷春
如玉無一字可通

邶鄘鄘鄘衛

柏舟

靜言思之
箋言我也
案傳于言字無訓當為語詞如薄言采之言秣其馬
之類箋義似未合　此與言告師氏之言畧近

不能奮飛
傳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
箋臣不遇于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案箋義太曲故宋以降多從毛傳

綠衣
箋綠當為禒故作（作禒）綠字之誤也
正義必知綠誤而禒是者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
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
明其誤也內司服引注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褕翟
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禒衣言禒衣者甚衆字或作稅
此綠衣者實作禒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禒衣而
禮記有之則禒衣是正也彼綠衣宜為禒衣故此綠
衣亦為禒衣也詩者詠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
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為喻故知當作禒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
傳興也綠閒色黃正色
箋禒衣兮兮者言禒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
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禒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
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禒衣黑皆以素紗
為裏今禒衣反以黃為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
僭
正義綠蒼黃之閒色黃中央之正色故云綠閒色黃
正色言閒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閒故王肅云衣正
色裳閒色王肅云夫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顯
是也　禒衣黃裏為非制明禒兮衣兮言其自有禮
制也禮制者素紗為裏是也又言諸（侯）夫人祭服以下
至禒衣黑者鮮以禒衣為喻之意由諸侯之妾有禒
衣故假失制以喻僭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
褕翟闕翟鞠衣展衣禒衣素紗注云后從王祭先王
則服褘衣祀先公則（服）褕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后以
三翟為祭服夫人于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亦三翟為

祭服衆妾不得服之故鞠衣以下衆妾以貴賤之等服之也内司服又曰辨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素紗注云内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祿衣女御也鄭以經稱命婦之服王之三夫人與諸侯夫人名同則不在命婦之中央矣故注云三夫人其闕翟以下乎自九嬪以下三等故為此次也夫人于其國與王后同明鞠衣以下衆妾各以其等服之可知也此服既有三則衆妾亦分為三等蓋夫人下姪娣鞠衣二媵展衣其餘祿衣也知鞠衣黄展衣白祿衣黑者以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玄端及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爵弁服皮弁服祿衣當玄端玄端黑則祿衣亦黑也故内服注以男子之祿

衣黑則知婦人之祿衣黑也又子羔之襲祿衣纁袡袡用纁則衣用黑明矣祿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則展衣白鞠衣黄可知皆以素紗為裏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為裏也今祿衣反以黄為裏非其制故以喻妾上僭也然則鞠衣展衣亦不得以黄為裏獨舉祿衣者詩人意所偶言無義例也

案毛於文字未嘗有所改更至鄭而多異義若為祿衣則是黑色六衣之一男與玄端相配女為御於君之服其色本正黄色雖尊亦六衣之一色耳古者衣裏皆用素紗若黑衣以黄為裏是正色之衣用正色之裏於詩義不可通矣此不過借色之正間衣之表裏以見妾寵而妻棄豈果有綠衣黄裏之事哉陸堂謂康成點金作鐵得無信乎

女所治兮

箋女々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為也而反亂之

釋文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

正義以此詩傷妾之僭已故知汝々妾之上僭者大夫以上衣織故知先染絲後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汝所治為也此衣非上僭之妾所自治但衣者婦人所作假言衣之失製以喻妾之上僭耳故汝上僭之妾言汝反亂之喻亂嫡妾之禮也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本末者以先染絲為本後制衣為末

大意與毛同但毛以染綠為末箋以製衣為末耳箋亦以本喻嫡以末喻妾故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又解本絲之意由大夫以上衣織故本之知者王藻云士不衣織士不得明大夫以上得也染人掌染絲帛染帛謂衣織者也

案據釋衣所說毛鄭二義皆可通而毛義尤勝

燕々

差池其羽

傳燕之於飛必差池其羽

箋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興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

案箋與戴嬀以下為贅詞

頡之頏之

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

箋頡頏興戴嬀歸出入前卻

案箋亦贅亦不及傳之簡切也

遠于將之

傳將行也

箋將亦送也

案平聲之將說文云有漸之辭蘇林曰甫始之辭又訓且又養也又助也又送也又大也又承也又行也又增韻又云持也又進也又循也又長也又側也又去也韻畧云欲然也奉也即也扶侍也齎也柄也與也偕也携也領也此似以箋訓為長宋蘇呂朱嚴諸家皆從鄭不從毛是也　爾雅訓將資裝（已注謂資）盖亦別義

上下其音

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

箋下上其音興戴嬀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小

案此條箋語病亦與前二條同更加迂耳

仲氏任只

傳任大也

箋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釋文任入林反

正義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為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任大釋詁文也　箋以此二句說戴嬀之操行故知為任恤言其能以恩相親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證之周禮注云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於憂貧

案箋義勝傳宋賢多取之是也

秉心塞淵

陳氏啓源曰衛詩兩言塞淵鄘其心塞淵傳云塞瘞也鄭無箋意同毛矣鄘秉心塞淵箋云塞誠實也毛無傳以鄘傳例之意未必同鄭也孔疏於二詩皆以塞為誠實豈謂瘞與充實同義乎案釋詁瘞微也釋言瘞幽也說文㸚幽貍（理）俗作也幽微之義與充實不同孔氏一之誤矣又案鄘傳瘞字崔集注本作實孔謂塞實乃俗本是明知實非毛義矣而申傳用之不解其故又書溫恭允塞疏引詩毛傳訓塞為實是又據崔本為正兩疏皆出孔氏而彼此互異豈各因舊文耶又案說文有㾕字云靜也靜與幽微義近雅傳瘞字當是㾕之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

日月

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

箋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

案毛義簡渾而箋亦可通

德音無良

傳音聲良善也

箋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

正義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音
案箋較傳尤切而亦自傳而發

終風

願言則嚔

傳嚔跲也

箋嚔讀當為不敢嚔咳之嚔

釋文嚔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嚔音都麗反劫也居業反本又作跲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毛訓疐為㰦今俗人云欠〻㰦〻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㰦案音丘據反玉篇云㰦欠張口也

正義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嚔劫而不行跲與劫音義同也

陳氏啓源曰嚔字釋文作嚔案作疐是也毛傳云疐跲也毛不破字若有口旁不應從跲訓矣是毛公傳詩時本作疐也陸本作疐是唐時經文尚未盡改其經改經為不知始於何時矣余謂傳義得之毛訓疐為跲疐當為竹利反與狼跋篇疐尾之疐同是礙而不行之義此言徒思之不能行之也

案毛訓嚔為跲詳考釋文跲同劫而崔云毛訓疐為㰦則是劫㰦本通因劫而為跲毛意亦與鄭同特未醒耳箋說似無可易陳氏以疐訓跲為不行力主毛義雖覺泥古而說亦不可廢故並存之

願言則懷

傳懷傷也

箋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

案小學諸書懷無傷訓〻安訓思則有之宋蘇氏呂氏從鄭以毛義無所本也但鄭義太曲恐不可訓而傷感亦即懷思之義朱傳為思是仍從毛訓徐氏光啓曰懷〻抱不解之意亦足以廣毛朱耳

擊鼓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

箋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

正義此解從軍之人所以言爰居爰處者由恐有不還者也言喪其馬者恐有忘其馬者故也

按王子雍謂爰居爰處以下從軍者決别之辞是右鄭也於義亦通嚴華谷云爰始爰謀爰笑爰語之類皆無於何之訓惟四月爰其適歸言何所適歸蓋其者未定之辞也爰止訓於今以為皆發語之辞朱子曰於是居於處是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闘志先後諸家皆不及此解經生勿以漢學驕人而謂宋賢無可依傍也

死生契濶與子成說

傳契濶勤苦也說數也

箋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

正義此叙士衆之辞連云死生朋為從軍勤苦之義
則契濶勤苦之狀
按李迂仲本王子雍之意以自此以下二章為與室
家決別之辞朱傳與合是也華谷引漢書閻何濶以
解契濶勝訓勤苦多矣頼濱云成說歷數之也此與
朱子成其約誓之言畧同是毛傳訓說無悞鄭訓說
為悦爰釋文因音說為悅不可通矣

凱風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
傳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
箋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
正義南風謂之凱風釋天文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
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傳以風性樂養萬物又
從南方而來故云樂夏之長養也又言棘難長養者
言母性寬仁似凱風已難長養似棘故箋云凱風喻
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
按箋與傳似微異而實義相足

匏有苦葉

序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箋夫人謂夷姜
案夷姜乃父妾何得為夫人左氏明文可考正義雖
復袒鄭究難從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
傳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
上為涉
箋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
為昏禮納采問名
正義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煑極美故詩
曰幡幡匏葉采之亨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
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匏瓠一也故云謂之瓠
言葉苦不可食似禮禁不可越也也傳以二事為一
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可渡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
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
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
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
匏可以渡水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
斷章也　斷
二至寒暑暑極二分溫涼中春分則陰往陽
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故言八月之時陰陽交會也
以昏禮者令會男女命其事必命其時故昏禮目錄
云必以昏時者取陽往陰來之義然則二月陰陽交
會禮云令會男女則八月亦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
名明矣以此月則匏葉苦渡處深為記八月之時也
故下章雝雝鳴雁旭日始旦陳納采之禮此記其時
下言其用義相接也納采者昏禮禮始之親迎者昏
禮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昏禮納采用雁賓既
致命降出擯者出請賓執雁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
日行事矣故此納采問名連言之也其納吉納徵無
常時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

前亦無常月當近親迎乃行故下箋云歸妻謂請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為昏禮以月當成昏則正月中當請期故云迨冰未泮則冰之未散皆可為之以言及故云正月中非謂唯正月可行此禮女年十五已得受納采至二十始親迎然則女未二十納采之禮雖仲春亦得行之不必要八月也何者仲春亦陰陽交會之月尚得親迎何為不可納采云八月之時得行納采非謂納采禮之必用八月也按匏匏正時是之正義非苦葉為一義深涉為一義也八月匏葉葉苦六七月間瓠葉巔不苦可食手首章未及昏姻即以昏姻論八月納采問名固無不可即摽梅時亦可也荀子云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古者婚姻皆於閒隙然皆是刺諷箋遂附會婚姻之說似非也

谷風

采葑采菲

傳葑須也菲芴也

箋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

釋文葑菜之白可食

正義釋草云須葑蓯孫炎曰須一名葑蓯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蘴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即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葍類也釋草又云菲芴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烝鬻為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蒠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芴與蒠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璣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此詩即菲也芴也蒠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葍類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葍類謂菲也

按孔疏七者一物五者一物考究頗詳傳之與箋不甚相遠惟葑可斷其為蕪菁而菲謂之葍疏謂似葍而非葍故箋云之類非直以為葍也誠然則葑似蕪菁而非蕪菁矣今謂葑為須即是須謂菲為芴則知其必是芴也葑為今之閉甕菜無可疑者菲則難考今俗所謂撇蘭者味畧近葑而種與狀不同以形考之象字之芴倘其是歟菲一名土瓜形亦類瓜也戴氏震言然存以俟考

何有何亡

傳有謂富也亡謂貧也

箋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黽勉勤力為求之有求多亡求有

正義以有無謂於一物之上有此物無此物故言有求多亡求有也以求財業宜於一事為有亡故易傳

案此箋勝傳

不我能慉

傳慉養也

箋慉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我

正義徧檢諸本皆云慉興非也爾雅不訓慉為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為驕驕者至恩之辭讐者至怨之稱君子過己至薄怨切至痛故舉至愛以駮至惡

案此傳勝箋疏強為捏合非也

式微

式微式微

傳式用也

箋式發聲也

正義左傳曰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為用箋不取式為義故云發聲也

案傳義未嘗不可用而箋尤明爽且非無所據也朱注從鄭良是潁濱訓式為試則誤矣

胡為乎中露

傳中露衛邑也

胡為乎泥中

傳泥中衛邑也

案傳訓中露泥中為二邑而其地皆不可考箋又無訓觀康成婢子引此詩則知康成平日之訓亦祇以泥塗訓泥中矣宋賢以暴露霑濡訓中露辱在泥塗訓泥中殆本鄭義而云然歟

旄丘

何誕之節兮

傳誕闊也

箋土氣緩則葛生闊節興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

案節之闊大見時久也傳本不錯箋則稍迂遠矣朱呂從毛是也

匪車不東

傳不東言不來東也

箋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

案傳箋皆以此指本國之大夫不來東迎黎侯夫國已失矣大夫果能興復乎黎在衛西箋說甚是潁濱謂告東方之諸侯於義尚遠嚴華谷云黎在衛西為狄所逐入衛境而亦寓於西故往衛則東舊說越國而寓東非也斯為定論矣

褎如充耳

傳褎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

箋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

案小序云黎之臣子責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則

通篇所云叔伯皆指衛君及諸侯而毛鄭每以屬巳國之大夫此其所以難通也充耳所以蔽聰告之不聽有若褎然箋訓塞耳勝傳盛飾矣而以為指衛臣則扰未達詩義

簡兮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

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

箋簡擇將且也擇兮擇兮者為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干舞也

正義毛以為言衛不用賢有大德之人兮大德之人兮祭山川之時冇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　鄭以為衛君擇人兮擇人兮為有方且祭祀之時使之當為萬舞

按疏訓大為大德之人似無自稱為大德之理故鄭別出義蘇呂諸家多從之朱子取横渠之言謂簡為簡易不恭之簡說亦可存陸堂謂簡簡是鼓聲亦鼓節也鄙意仍從鄭說為長陳長發於此條辨之最精蘇氏謂方且萬舞而擇人全用鄭義不從毛氏四方及行訓似亦得也

呂氏祖謙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盖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人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舞武則此詩與商頌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邪左氏載孜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

陳氏啓源曰簡兮首章如毛說則為舞者三方四方山川之舞也日中教國子之舞也公庭宗廟之舞也鄭以方將為方且鈌四方一舞說小異而得通惟萬舞本兼干羽傳義得之鄭襲公羊之誤專指為干舞

東萊駁之允當

泉水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傳干言所適國郊也

箋干言猶泲禰未聞遠近同異

案干山言山在邢州内邱縣隨志所謂干言山也傳訶太渾箋亦不得其地

不瑕有害

傳瑕遠也

箋瑕犹過也

釋文害毛如字鄭音曷

正義王肅云言遠疾至於衛不違禮義之害是也

陳氏啓源曰不瑕有害瑕字毛訓遠言至衛亦非遠而有害也王肅述之以為不違禮義稍迂鄭訓過言非有過差也張氏釋之以為不大有害則遠過二義俱可通而文義

亦明順集傳訓為何則當云不何有害經文為不詞
矣
案毛傳訓瑕為遠則以瑕為遐矣或者古瑕遐通未
可知也子雍大抵右毛陳氏所譏為確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傳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
箋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
正義釋水云泉歸異出同流肥　以下須漕是衛邑
故知此肥泉是衛水也
案爾雅釋水泉歸異出同流肥爾雅之文多在六經
之後出同歸異當是秦漢間有此說耳肥泉為衛地
無疑王氏詩地理考引水經注尤悉

北門

政事一埤益我
箋有賦税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
案政事傳無文正義以傳有埤厚之文而釋傳云減
彼一以厚益已使已厚出賦税之事蓋因箋解傳究
不知傳意如是否也鄭以王事為役使之事蘇穎濱
謂政事為國之政事呂氏謂一埤益我為厚益我足
以補傳而正箋矣

室人交徧讁我
傳讁責也
箋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
案使已去贅文也朱子曰寠貧又甚室人無以自安
而交徧讁我所謂責者如是而已

室人交徧摧我
傳摧沮也
箋摧者刺譏之言
正義毛以為室人更責則乘沮已志定本集注皆云
摧沮也箋以上章類之言讁已者是室人責已故以
為摧為刺譏已也
案二義雖異皆通宋人多從毛訓其實刺譏亦使已
之意沮之一端也韓詩作誰訓就則難為解矣

北風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傳虛虛也
箋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
今皆以為急刻之行矣
正義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
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
案正義文云傳質詁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為徐是也
鄭義宋賢多用之而程子訓虛為寬朱子曰是尚可
以寬徐乎虛訓為寬古無此義且大指亦異鄭說似
宜謂禍亂之來以為虛耶以為緩耶則既亟矣或於
詩義有當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傳狐赤烏黑莫能辨也
箋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

正義狐色皆赤烏色皆黑以喻衛之君臣皆惡也人於赤狐之羣莫能別其赤而非狐者言皆是狐於黑烏之羣莫能別其黑而非烏者言皆是烏以喻於衛君臣相承為惡如一也故序云並為威虐經云莫赤莫黑總辞故知並刺君臣以上下皆惡故云相承也

按箋較勝傳朱子謂狐與烏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乱可知似又勝鄭郝氏敬曰耳聞目擊莫非凶類則更勝朱矣

靜女

靜女其孌彤我彤管

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以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箋彤管筆赤管也

案傳不言彤管之製而言女史記過書日月則以管為筆矣故康成云彤管筆赤管也傳以箋而益明歐陽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嚴華谷引解頤新語辨彤管非筆以為春秋之時尚未有筆其說亦是歐陽子又謂若是女史之管何從得之以貽人愚並謂金環退銀環進等說皆當存疑未足據也稽古編引爾雅曲禮莊子太公陰謀尚書中候之書以為上古已有大筆夫爾雅曲禮尚書中候太公陰謀皆秦漢間人所為在蒙恬之後惟莊子所說似在蒙恬之前意筆之製先已有之故莊子云然〻宋允君距春秋之時則又遠矣由在氏之言似彤管近乎筆然以為樂器而有和平之音不又可取乎而況赤心正人之訓又足繹味乎朱子云不知何物亦本之歐陽子長發雖詳悉辨証然不若存疑之為得也

說懌女美

箋說懌當作說釋

正義說彤管以有法田女史執之以筆陳說而釋此妃妾之德

案毛不破字則悅懌毛當訓為喜樂箋說終覺委曲不必從由宋以來用鄭義者鮮矣

自牧歸荑

傳牧田官也

箋自牧田歸荑

正義傳以茅則可以供祭祀之用荑者茅之始生本可供用而本之於荑者欲取興女有始有終故舉茅生之名也言始為荑終為茅可以供祭祀以喻始為女能貞靜終為婦有法則可以配人君　箋解以茅喻之意以茅絜白之物信美而異於眾草故可以供祭祀喻靜女有德異於眾女可以配人君故言洵美且異也言供祭祀之用者祭祀之時以茅縮酒左傳

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
案田官之說於義甚淺橫渠張氏曰牧〻地不耕種之牧地則多草木根茅又且為箋之助矣

新臺

籧篨不鮮

傳籧篨不能俯者

箋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

得此戚施

傳戚施不能仰者

箋戚施面柔下〻以色故不能仰也

正義籧篨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為似籧篨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為籧篨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人因名面柔者為戚施故箋云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時宣公為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病故箋申傳意以為口柔面柔也籧篨口柔戚施面柔釋訓文李巡云籧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

案面柔口柔當時自別為一義正義牽箋合傳終覺勉強宜從國語本訓以傳為主　宣公淫暴之行豈口柔面柔可喻耶說文籧篨麤竹席也方言簟麤者謂之籧篨或謂之籧篨此之命名則不可解意古者編竹麤者為器如今俗所謂簟羅者形與𦞦背臃腫相似故名之耶若戚施則尤難解矣

籧篨不殄

傳殄絕也

箋殄當作腆〻善也

案此亦當從傳猶云胡不遄死也

毛鄭異同考巻之二

歙程　晉芳　學

國風

邶鄘衛

二子乘舟

願言思子

傳願每也

箋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

案念我思訓亦太拙似宜從傳

不瑕有害

傳言二子之不遠害

箋瑕猶過也我思念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

不可而不去也

釋文害毛如字鄭音曷何也

案箋訓瑕又與泉水異是所謂隨文生義非有定見

當以傳解為長

柏舟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傳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

案此條箋未置解當同於傳呂氏大臨曰序言父母

詩獨言母蓋止是母意序并言之文勢當爾如將仲

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

朱子曰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

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亦同

呂氏說則傳訓天為父亦可酌矣

墻有茨

墻有茨不可掃也

傳興也墻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掃去之反傷墻

也

箋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其宮內有淫昏之行者猶

墻之生蒺藜

案箋于不可掃無釋當亦同傳傳義頗備故蘇呂諸

家從之朱子亦無異說

中冓之言

傳中冓內冓也

箋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

釋文冓本又作遘

案遘者邂逅之意此冓字與遘不同古字多借用故

或作遘也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漢梁王共

傳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遘在堂之中也師

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呂記獨取應說近之朱

傳取顏說當以其本說文也則與堂搆義近非搆合

之搆傳云內冓義或在此而箋以宮中搆成解之則

以冓為搆失詩之旨矣玉篇冓作䛢云夜也引詩中（[illegible]）

字之形仍從材木之訓可也齊魯韓三家說詩多杜

撰玉篇不用說文而據韓詩踈矣

君子偕老

象服是宜

傳象服尊者所以為飾

箋象服謂褕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

正義以下傳云褕翟羽飾衣則象非畫羽也言服則非褘明以象骨飾服惟尊者為然故云尊者所以為飾象骨飾服經傳無文但推此傳其理當然　箋以經言象服則非首服也以象骨飾服則書傳之所未聞下云其之翟也明此為褕翟闕翟也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故為之象以人君之服畫日月星辰謂象之故知畫翟羽亦為象也故引古人之象以證之

案傳質而實箋為典核矣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傳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

箋子乃服飾如是而為不善之行於礼當如之何深疾之

案傳解愜當以箋為正

不屑髢也

傳屑潔也

箋髢髲也不潔者不用髲為善

正義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有仍氏生女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服虔云髮美為鬒詩云鬒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名曰玄妻是鬒為黑髮也　不潔髢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為髲而自潔美故云不用髲為善

案屑與潔義本別傳未可從箋順傳而愈晦蘇呂朱子猶本傳意陳氏推曰不屑只薄之不用猶云不消得髢也非以此為不潔也其說最是

胡然而帝也

傳審諦如帝

箋帝五帝也

正義傳互言之言尊之如天明德如天也言審諦如帝則亦尊之如帝故經再云胡然也運斗樞云帝之言諦夫人審諦似帝德故云如帝則如天亦然元命包云天之言瑱則此蓋亦為瑱取其瑱實也毛不明說天帝同別不可知也二者皆取名以見德也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卒章論事君子見賓客之服故以姜氏言之是以內司服注引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鄭雖非舉善駁惡其以類相配與傳同也　天帝名雖別而一體也以此別設其文為有帝王之嫌故云帝五帝謂五精之帝也

案帝訓審諦古義也康成以五帝解之動引緯書亦是一病帝自是天神之最尊者故天帝並言耳

其之展也

傳礼有展衣者以丹縠為衣

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展衣字俁礼記作襢衣
正義言衣服之內有名展衣者其衣以丹縠為之以
文與縐絺相連嫌以絺為之故辨其所用也絺者以
葛為之精曰絺麤曰綌其精尤細靡者縐也言細而
縷縐故箋申之云縐絺〻之蹙〻者言是當暑袢延
之服諸謂縐絺是紲袢之服展衣則非是也紲袢者
去熱之名故言袢延之服袢延是熱之氣也此傳言
展用丹縠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縠亦不知所出而孫
毓推之以為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
祿衣黑鞠名與麴同雖毛亦當色黃祿衣與男子之
祿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衣方色義或如毓
所言以婦人尚華飾赤為色之著因而右轉以為次
故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為疑
於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赤因西方闕其色故
祿衣越青而同黑也　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
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注差之以為然
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
祿衣鄭司農云展衣白鞠衣黃祿衣黑玄謂鞠黃衣
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
先帝告桑事也祿者實祿衣也男子之祿衣黑則是
亦黑也六服備于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褕
翟青褘衣玄是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之文
以士冠礼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玄端無祿衣中衰
礼爵弁服皮弁服之下有祿衣無玄端則祿衣當玄
端玄端當黑則祿衣亦黑衣以男子之祿衣黑知婦
人之祿衣亦黑祿衣上有展衣鄭司農云展衣白上
又有鞠衣以色如麴塵故取名為是鞠衣黃也三服
之色以見矣是從下依行運逆而為次惟三翟之色
不明故云以下推次其色闕翟赤褕翟青褘衣玄也
又解展衣之裏不恒以絺而云蒙彼縐絺者衣展衣
者夏則裏之以縐絺作者因舉時事而言之故云是
紲袢也定本云展衣夏則裏衣縐絺俗本多云冬衣
展衣蓋誤也又解展衣所用云此以礼見于君及賓
客之盛服玉藻云一命襢衣喪大記曰世婦以襢衣
是禮記作襢衣也定本云禮記作襢無衣字司服注
以展為聲誤從襢為正以衣服之字宜從衣故也

案箋以白色訓展者以瑳兮瑳兮玉色白故也但上
章玼兮玼兮玼亦色白翟豈白者乎二章之旨舉珮
玉以稱衣服耳雖無明文可考毛說宜存

鶉之奔〻

鶉之奔〻鵲之彊〻

傳鶉則奔〻鵲則彊〻然

箋奔〻彊〻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
與頑非匹耦

案釋文引韓詩云奔〻彊〻乘匹之貌此鄭所本漢
人解經每因文生義不必悉宗爾雅諸書此等是也
表記引此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注云彊〻奔〻
爭鬬惡貌兩處不同如是

定之方中

作于楚宫

傳楚宫楚丘之宫也室猶宫也　作于楚室

箋楚宫謂宗廟也楚室居室也

正義釋宫云宫謂之室〻謂之宫郭璞曰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路明同室而兩名故云室犹宫也　釋宫以宫室為一謂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故上箋楚宫謂廟此楚室謂居室别其文以明二者不同也故引曲礼曰君子將營宫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明制有先有後别設其文也緜與斯干皆述先作宗廟後營居室也

案箋似勝傳〻據爾雅未嘗非典而在此詩則宜以鄭為是

崇朝其雨

傳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

箋朝有升氣于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

正義以朝者早旦之名故爾雅山東曰朝陽今言終朝故至食時矣左傳曰子文治兵終朝而畢子玉終日而畢是終朝非竟日也　視祲注云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則隮亦虹也言升氣者以隮升也由升氣所為故號虹為為隮鄭司農亦云隮者升氣是也

案箋于傳外出意亦自可存而非詩之本義

相鼠

人而無止

傳止所止息也

箋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案此箋勝傳

干旄

孑孑干旄

傳注旄于干首大夫之旃也

箋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

正義謂之干旄者以注旄于干首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李巡曰旄牛尾著干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郭璞曰載旄于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也如是則干之首有旄有羽也故周禮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其職注云緌以旄牛尾為之綴于幢上所謂注旄于干首者也言大夫之旃者以經言干旄唯言干首有旄不言旒縿明此言干旄者乃是大夫之旃也周礼孤卿建旃衛侯無孤當是卿也大夫者總名故春秋書諸侯之卿皆曰大夫是也天子以下建旃旄者干首皆注旄獨以為卿之建旃者以臣多好善當據貴者為言故知是卿旃也　孤卿建旃大夫建物司常文也又曰通帛為旃雜帛為物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則通帛大赤也雜帛以白為飾絳之側也知首皆注旄者以夏采王崩以緌復䠒綏有旄牛尾也

注云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于生亦因先王有徒綏是太常之于有旄也又出車云設此旐矣建彼旄矣此亦云干旄是九旗之上皆有旄矣故知旟物首皆注旄馬以序言多好善故卿大夫兼言之

案傳意未必指卿為大夫疏幹旄毛鄭之間最善

良馬四之

傳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

箋卿大夫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也

正義凡馬士駕二旣夕礼云公賵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〻馬則八轡矣驂馬五轡者御車之法驂馬內轡納于觖唯執其外轡耳驂馬〻執一轡服之馬則二轡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之六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傳稱漸多之由為說從內而出外上章四之謂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驂馬益一轡故言五之也下章又加一驂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據上四之為服馬此加一驂乃有五故言五轡也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為服傍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林林曰乘我乘駒傳曰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軝錯衡八鸞鶬〻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騵彭〻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〻魯僖所乘四牡騑〻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礼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互之間也周礼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為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　前云孑孑干旟言旌旗之狀此云素絲組之為旌旗之飾可知周礼九旂皆不言組飾釋天說龍旂云飾以組而此卿大夫鄉遂之官亦有組則九旂皆以組為飾故郭璞曰用綦組飾旒之邊是也

案箋以素絲為線縷所以縫紕旌旗之旒縿則素絲句仍屬上良馬句為句二義似均未妥伊川以素絲為束帛合乘馬以贈賢荆公曰素絲為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二說皆勝舊鄭意賢者居于郊野何煩帛馬之贈但殷〻來畀之與之告之皆荅其意之勤而非報其厚贈也此只是青絲白馬之意荆公

解素絲句可從言以素絲紕馬趍趨而至也四見五見六見之說猶未穩傳于四馬云御四馬于五馬云驂馬五轡于六馬云四馬六轡似無可易

素絲祝之

傳祝織也

箋祝當為屬〻著也

案祝訓為織他本未見其義毛由上文紕組而來故為織也鄭喜破字訓屬則易解劉熙釋名祝屬也想本于鄭潁濱朱子華谷皆從鄭呂氏從毛荊公曰維成而祝之故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〻斷也案祝有斷義於祝髮見置然置在此詩則犹未確三義皆當存疑不獲已仍從毛氏蓋未有既訓為斷絕又訓為屬著者也　又案康成注周官瘍醫祝藥劀殺之齊云祝讀為注附著藥也疏云注謂注藥于中食去膿血此詩訓屬亦是此義但此篇祝無注音故不互相引耳究未知古所謂祝藥者竟何如也

載馳

芃〻其麥

傳願行衛之野麥芃〻然方盛長

箋麥芃〻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

案此即旄丘之葛誕節之意箋視傳義深

淇澳

寬兮綽兮

傳綽緩也

箋綽兮謂仁於施舍

案傳義已足箋施舍之義未為貼切

考槃

永矢弗諼

箋諼忘也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

正義此篇毛傳所說不明但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為大德之人卒章碩人之軸傳訓軸為進則是大德之人進于道義也推此而言則寬邁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肅之說皆述毛傳其注云窮處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者以大人寬博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信道篤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其言或得傳旨今依之以為毛說

案王義勝鄭朱子云自誓其不忘此樂蓋本王義而明之箋訓碩人之寬謂寬然有虛乏之色亦非也從王義為長

碩人之薖

傳薖寬大貌

箋薖饑意

案以薖為饑似未確姑從傳解

碩人之軸

傳軸進也

箋軸病也

釋文軸毛音迪鄭直六反

正義傳軸為進釋詁云迪進也箋以與陸為韻宜讀為逐釋詁云逐病逐與軸蓋古今字異

案二義雖皆有本而云碩人之進碩人之病似皆難解潁濱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朱子有取焉范氏處義曰軸卷也猶言卷而懷之張氏彩曰軸者言其旋轉而不窮猶所謂游于環中者也亦有任其旋轉不出乎此之意皆從字義體貼而終不免杜撰華谷從范氏未見其然陳長發本說文之義（說文軸持輪也）謂車得軸始可以進毛義本此要之毛訓差優進者所謂進乎道也

碩人

說于農郊

箋說當作襚礼春秋之襚讀皆宜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

釋文說本或作稅毛始銳反舍也鄭作襚音遂

正義毛于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為舍孫毓述毛云說之為舍常訓也

案稅只是稅駕之意傳義為長

氓

將子無怒

傳將願也

箋將請也

案二義小異而畧同

靡室勞矣

箋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

案此句毛無傳箋義未允蘇氏云不以室家之勞為勞固勝鄭義南宋以來多遵用之

隰則有泮

傳泮坡也

箋泮讀為畔畔涯也言淇與隰皆有崖岸以自拱持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

釋文坡本亦作陂

正義以隰者下溼猶如澤故以泮為陂澤陂傳云陂澤障是也箋以泮不訓為陂故讀為畔以申傳也但毛氏于詩無易字者故箋易之其義猶不異于傳也畔者水厓之名以經云有岸有畔明君子之無也故云今君子放恣心意曾無所拘制則非君子

案呂忱字林以陂為隰之限域則陂亦崖岸之意但箋視傳頗為詳明耳

芄蘭

容兮遂兮

傳容止可觀佩玉遂遂然

箋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

正義大東云鞙鞙佩璲璲本所佩之物因為其貌故言佩玉璲璲然

案傳謂珮玉遂遂然則以遂為佩玉之貌而訓以遂遂為璲璲蓋欲合傳箋為一其實非傳意也然箋實勝傳潁濱從鄭而呂朱以下多從毛蓋宋學尚虛耳

近儒如朱長孺輩始間有從鄭者鄙見與之合
王
伯兮
伯兮朅兮
傳伯州伯也
箋伯君子字也
正義言為王前驅則非賤者今言伯兮故知為州伯
若牧下州伯則諸侯也　又曰仲伯叔季長幼之字
而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不當言其官
按此箋勝傳范氏處義曰伯叔尊稱詩人多用之如
叔兮伯兮是也此詩婦人之尊其夫故以伯兮呼之
尤為定論
揚之水
懷我懷我
箋懷安也思鄉里者今亦安不我安不我
案此懷只是懷思之意傳所以無訓者以其易解也
箋訓為安則輾轉艱詳矣朱子曰思之我思之我計
傳亦當如是
不流束蒲
傳蒲艸也
箋蒲蒲柳
釋文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義為長今
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
正義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
宜為草故易傳以蒲為柳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
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
似柳葉皆可以為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
既乎今又以為箕鑵之楊也
案詩平與上去叶乃其常也孫毓以蒲不叶許豈未
喻此耶至束薪雖為木蒲為艸亦自可流何必拘拘
若是蘇呂諸家多從鄭義華谷謂二義皆通蓋亦有
見于此也
爰兎
雉離于羅
傳鳥網為羅言為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
箋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
宋箋雖廣傳意而于詩義頗近兎爰雉羅狡者脫而
耿介者罹禍也
尚無庸
傳庸用也
箋庸勞也
案祭氏仁錫曰無庸無所用其憂也最得傳意箋訓
勞于義差遠
大車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傳生在于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為一也
箋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
夫婦之礼有別

案傳意本好蓋是誓為夫婦之詞耳箋別出意未敢謂然

丘中有麻

將其來施施

傳施〻難進之貌

箋施〻舒行伺閒獨來見己之貌

正義傳亦以施〻為舒行由賢者難進故來則舒行言其本性為然恐將不復更來故思之也 箋以思之欲使更來不宜言其難進且言其將者是冀其復來故易傳以為伺候閒暇獨來見己之貌此章欲其獨來見己下章冀得設食以待之亦事之次也

案孟子注施〻猶淪〻喜悅之貌釋文 丁毗綿切朱子取孟子注要之以上三解皆因文生義恐非詩之本然華谷獨取舒行二字以釋重文似為得之

將其來食

傳子國復來我乃得食

箋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己〻得厚待之

釋文食如字鄭音嗣

正義傳言以子國教民稼穡能使年歲豐穰及其放逐下民思之乏于飲食故言子國其將來我乃得有食耳 準上章思者欲令子國見己言其獨來就我飲食庶其親己來至己家己得厚禮以待之思賢之至欲飲食之也

案此即以飲食之〻意箋勝傳

鄭

緇衣

予授子之粲兮

傳粲餐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

箋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則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

正義粲餐釋言文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為粲謂粲食也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解其授粲之意采謂田邑采取賦稅祿謂賜之以穀二者皆天子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子粲也 箋言還在采地之都者自謂廻還所至國人授粲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之都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地之人何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且食采之主非邑民常君善惡繫于天子不得由美鄭國君也鄭國之人所以能遠就采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飲食之耳非即實與之食也易傳者以言予者鄭人自授之食非言天子與之祿也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為礼伐柯勸王迎周公言我覯之子籩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言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案王朝諸侯不得稱曰子之館此館當指桓武二公之寓合如今俗所謂公館也授粲以為采祿亦非自朝還采邑之都而授之粲亦未見得大率此詩嘉二公之勤勞衣食之美者所不計故衣將敝而予為之改為還其館而為之献食皆示愛之之意非有實事

也一說鄭武公好賢之至衣之館之粲之亦通

大叔于田

火烈具舉

傳烈〻具俱也

箋列人持火俱舉言衆同心

案此但言其獵之盛耳楚騷所謂野火延起兮元顏烝也同心句似贅烈即訓猛烈亦可

兩驂如手

傳進止如御者之手

箋如人左右之相佐助也

案二義微異而皆可通衆人多從鄭解朱子曰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手

鄭義尤有發明

清人

二矛重英

傳重英矛有英飾也

箋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

正義重英與二矛〻共文明是矛飾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二矛長短不同其飾重累故謂之重英也　經言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畫飾言其各自有飾竝建而重累

案魯頌疏朱英謂絲纏而朱染之則英非畫也

二矛重喬

傳重喬累荷也

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

釋文荷舊音何謂刻矛頭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此言室謂矛頭受刃處

正義釋詁云喬高也重喬猶如重英以矛建于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解稱高之意故言累荷俟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負揭　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銎孔襄十年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然則矛者表識之言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于上頭及矛之銎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于其上頭皆懸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鵞毛稍也

按諸家解毛傳已有二義就釋詁言之則喬又訓高大抵鄭義典實可從陳長發謂集傳以朱羽解英以縣英解喬合英喬爲一非是其言甚辨而確可熟復也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傳左旋講兵右抽〻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

箋左〻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爲將也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〻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〻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

正義毛以為左右中總謂一軍之事左旋以講習兵事在軍之人皆右手抽矢而射高克為將々在軍中以此左旋右抽矢為軍之容好言其無事故逍遙也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尚左注云右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為上貴不敗績然則此亦以左為陽故為左旋　傳以左為軍之左旋右為人之右手于事不類故易傳以為一車之事左謂御者在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車居中也車是御之所主也故習旋回之事右主持兵故抽刃擊刺之亦是習之也高克自居車中以此一車所為之事為軍之容好

案此箋詳核似勝傳宋賢多從之

遵大路

不寁故也

傳寁速也

箋我乃以莊公不速于先君之道使我然

正義寁速釋文詁舍人曰寁意之速、

案說文寁居之速也古訓寁字含速無他義宋人訓寁為倉猝亦是速意如云不可倉卒于故舊擬氏則于下不下又增可字不知古人是此意否故與好對宜為故舊寁既訓速則當如不速之速及速諸舅速諸父之速言子毋我惡自此不速我也會聚乃友朋盍簪之事恒不速我則竟棄我矣鄭意廣傳究未知傳義如何而箋終未必如傳也

女曰雞鳴

明星有爛

傳言小星已不見

箋明星尚爛々然早于別色時

案傳義頗深蓋小星不見而啓明之星已見也箋言明星尚爛々然則大星之可見者尚在與傳義亦復相足

宜言飲酒與子偕老

箋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

案傳于此無訓蓋以此為夫婦偕老之言不煩解也箋訓為賓客不知第三章及乃之

山有扶蘇

山有橋松

傳松木也

箋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于大臣也

釋文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作橋苦老反枯橋也

正義傳以橋松共文嫌為一木故云松木以明橋非木也　箋以作者若取山木隰華為喻則當指言松龍而已不應言橋游也今松言橋而龍云游明取槁游為義山上之木言枯槁隰中之草言放縱明橋松喻無恩于大臣游龍喻聽恣于小臣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于上位上

位大臣也置有美德于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之又無恩于所寵而聽咨于所薄手以箋為自相違戾斯不然矣忽之羣臣非一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于大臣厚于小臣此二者俱為不可故二章各舉以刺忽

陳氏啓源曰扶蘇橋松皆木也宜于山荷華游龍皆艸也宜于隰反喻昭公用人賢不肖易位高下失宜山隰之不如也傳義本平正明簡康成不用其說分首章之興為用臣之失所鑿矣後儒爭出新說以勝之總不如傳義之當也原鄭易傳之意正為扶蘇小木不應喻君子荷華嘉植不應喻小人耳殊不知詩人託興正不如此拘也王雎鷙鳥而興后妃狼貪獸而興周公雉耿介之鳥而興衛君及夫人兎絲良藥麥嘉穀而興淫乱之事擬人于倫未可以律古詩

晋芳按孫毓難鄭義亦可取故特録之

褰裳

豈無他士

傳士事也

箋他士猶他人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

正義以其堪任于事謂之為士

按箋明于傳疏可謂善廻合矣

丰

俟我乎堂兮

箋堂為棖〻門梱上木近邊者

釋文堂竝如字門堂也鄭改作棖

正義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礼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于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按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礼尊故于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于門堂也著云俟我于堂文與著庭為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昏礼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礼受女于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于寢堂故以王為毛說　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為廟之堂此篇上言于巷此言于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為文次故轉堂為棖〻是門梱上豎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云扶謂之閾棖謂之楔孫炎曰扶門限也李巡曰棖謂梱上兩傍木上言待于門外此言待之于門事之次故易為棖也

案詳核礼文宜從孫毓之說華谷亦取前段是也

子衿

子寧不嗣音

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

箋嗣續也女曾不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

正義所以責其不習者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闇誦之歌之謂引聲長詠之絃之謂以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足舞之奏樂奏詩皆是音声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

以礼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是斈詩斈樂皆絃誦歌舞之　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已不言來者有所斈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為習樂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甯不傳續音聲存問我以思責其忘已言與彼有思故責其斷絶

陳氏啓源曰嗣音當以毛義為正云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孔子引王制四術四教文王世子春誦夏絃證之當矣此詩本刺斈校廢當責其斈業之不習若徒以音問為言則朋友相思之常語耳非叙意也

案鄭意亦復可存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傳言礼樂不可一日而無

箋君子之斈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斈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案箋釋此二句本采葛之義衆人多從之究不若毛氏之典切也近儒唯朱長孺遵傳蓋傳義之善者知之罕矣

出其東門

有女如雲

傳如雲衆多也

箋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

案如雲祗是衆多傳解已足鄭别出義非也

匪我思存

傳思不存乎相救急

箋匪非也此如雲者皆非我思所存也

案此條箋義簡明較勝傳

陳氏啓源曰匪我思存毛以存為抒救則思應如字讀鄭以為思所存則思應讀為去聲毛義存抒鄭義在思也下章匪我思且釋文云且音徂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合之上章則音徂者毛義子徐切者鄭義也陸不分毛鄭而别後反為舊未知舊指誰家

聊樂我員

傳願室家得相樂也

箋言且留樂我員

正義傳以聊為願箋以聊為且

案此亦箋長于傳

縞衣綦巾

傳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

箋縞衣綦巾所為作者之妻服也

正義知縞衣男服綦巾女服者以作者既言非我思存故願其自相配合故知一衣一巾有男有女先男後女文之次也　經稱有女如雲是男言有女也經序皆據男為文則縞衣綦巾是男之所言不得分為男女二服衣巾既共為女服則此章所言皆是夫自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皆易傳

案下文縞衣茹藘則不得分縞衣以屬巳茹藘屬之
之妻鄭義良是

有女如荼

傳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
箋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正義釋草有荼苦又有荼萎葉邶風誰謂荼苦即
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于地官掌荼注
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
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六月
云白旆央央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
服色如荼然吳語說吳王夫差于黃池之會陳兵以
脅晉萬人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
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荼與此傳意同
女見棄所以喪服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
皆喪服也
案荼為茅秀無可疑者喪服之云蓋附會喪乱無夫
之說耳飛行無常亦是因文王義恐非詩之本然國
語云望之如荼直是色白言女面貌光潔也呂氏讀
詩記辨之詳矣

溱洧

方渙渙兮

傳渙渙盛貌
箋仲春之時氷以釋水則渙渙然
案東甫乃在春采藥則近夏今以氷釋訓渙渙似不
及毛傳之渾成說文訓渙為流散而于此篇之渙渙
別作汍汍音父弓反則亦不主氷釋之說也蘇傳從
鄭呂記朱傳從毛王伯厚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大
率為定論則傳固勝箋矣

毛鄭異同考卷之三

歙程晉芳學

國風

齊

著

充耳以素乎而

傳素象瑱

箋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為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

正義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所謂懸瑱言懸瑱之繩用素非為瑱耳桓二年左傳云衡紞紘綖是懸瑱之繩故云或名為紞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紞織線為之即今之條繩必用雜綵線為之故言織之壻受女于堂從堂而後至庭至著目所先見當在堂見素而以素配著為章者取其韻句故耳或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為章次王肅云王后織玄紞天子之玄紞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紞今之條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為條王后織玄紞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　王肅云以美色飾象瑱按瑱之所用其物下耳不應以石飾象　孫毓云按禮之名充耳足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為紞也故曰王之瑱兮夫設纓以為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為紞之飾謬于名而失于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為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為充耳非謂紞也但經言充耳以素〻絲懸之非即以素為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為飾非言以瓊華飾紞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為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飾紞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骨賤于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為青玉黃為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為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絲為紞瓊華為瑱也

按毛以素為象瑱青黃為玉瑱則素即指充耳鄭不從者以果係瑱則不應一時倏改三物此必懸瑱之紞色有其三據所見而咏之但充耳琇瑩已見衛詩充耳為瑱無可疑者指充耳為紞則又不可賴濱謂充耳為瑱所以懸之曰紞素青黃三者紞之色本之孔疏視箋為明確矣集傳亦悮以紞為充耳非所取也

尚之以瓊華乎而　尚之以瓊華乎而　尚之以瓊英乎而

傳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瓊英美石似玉人君之服也

箋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

為瓊華石色似瓊也

正義瓊是玉之美名華謂色有光華此石似瓊玉之色故云美石士之服者蓋謂衣服之飾謂為佩也玉藻云士珮瓀玟玉此云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通貴賤皆以玉言之毛以士賤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

尚謂尊尚此物所謂飾也上言充耳以素謂紞用素也此言飾之瓊華是就紞而加飾故言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君子皆老說夫人之服而云玉之瑱兮故知人君以玉為瑱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瓊是玉名婕臣亦用玉故辨之云瓊華美石色似瓊者也非用瓊為瑱也

嚴氏粲曰此詩總言卿大夫士也于著于庭于堂止是待有先後耳毛以為一章述士二章述卿大夫三章述人君今從鄭義　又曰瓊瑩者美石如瓊之瑩也瑩鮮潔也鄭氏云玉色似瓊似瑩非也

南山

雄狐綏綏

傳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

箋雄狐行求匹耦于南山之上

正義釋傳二狐俱雄無有別異釋箋狐必雌雄相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故以為狐求匹耦于南山之上

案此箋義勝傳

曷又懷止

傳懷思也

箋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于魯侯矣何復來為乎非其來也

正義王肅云文姜既嫁于魯適人矣何為復思與之會而淫乎

案思為釋言文來為釋詁文皆有所據而毛義直截可從正義雖曲為箋解不能助也疏不備錄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

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

箋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傅母同處冠緌喻襄公也五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為夫婦之道

正義賤宜對貴尊當對卑在身之服上尊下卑葛屨服之于足葛又物之賤者故以賤言之冠緌服之于首是物之最尊所用之物貴故以尊言之亦令其貴賤尊卑互相見也　屨必兩雙相配故以一兩為一物緌必屬之于冠故冠緌共為一同葛屨言五冠緌言雙由是五為奇故欲雙之使耦也奇天數矣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象故以喻文姜與姪娣傅姆五人俱是婦人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云其數奇以經有五兩故以五人解之

案傳義甚渾而亦有尊卑之說箋反傳為言以奇耦釋之似太駁雜矣賴濱云葛屨五兩則屨具于下矣冠緌雙止則緌具于上矣言文姜有匹于魯而襄公

有耦于齊曷為又相從義此最得之朱子曰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尤簡明而實本蘇意

必告父母

傳必告父母廟

箋取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謂告

案箋義完備

曷又鞠止

傳鞠窮也

箋鞠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命至于齊乎

正義鞠窮釋言文善意當謂魯侯縱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　鞠盈釋詁文箋以此責魯桓之辭不宜惟言文姜之窮極邪意故易傳以為盈責魯桓之盈縱文姜不禁制之

案傳義頗長箋未免過于紆曲東萊訓鞠為養謂養其奸而至于極義亦可存

曷又極止

傳極至也

箋極其邪意

正義極至釋詁文箋言恣極邪意令至齊者申說極為至之義恣解義之言非經中極也

案此則箋勝傳

盧令

其人美且鬈

傳鬈好皃

箋鬈當讀為權〻勇壯也

正義箋以諸言且者皆辭兼二事若鬈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且仁且偲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鬈不得為好皃故易之巧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鬈為勇壯也

案傳本說文不應有誤柤說文云髮好也而毛公無髮字遂覺不明或傳寫失之耳此義似無可易正義曲為箋說不能勝也朱子訓鬈為須髮好于說文之義別增須字宋賢如此等似未可從

敝笱

其魚魴鰥

傳鰥大魚

箋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

正義孔叢子云衛人釣于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吞矣子思嘆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鰥為大魚也傳以鰥為大魚則以大為喻王肅言魯桓之不能制文姜若敝笱之不能制大魚也　鰥魚之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語云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為魚子也毛以鯤為大

魚鄭以鯤為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為魚中魚也
故可以為大亦可以為小陸璣疏云魴今伊洛濟潁
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
水魴特肥而厚尤美于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粮
梁水魴是也箋以一鰥若大魚則强筍亦不能制不
當以弊敗為喻且魴鯤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
傳以為小魚易制喻文姜易制但魯桓微弱不能防
閑文姜使終其初時之婉順
陳氏啓源曰嚴緝謂鰥與魴魚又名鯿魚同稱非甚
大之魚衛人所釣偶得其連車者耳事見孔叢子正義引之斯
語良㗋然棄本艸鰥魚體侶鯨而腹号頭似鯇華版切
而口大類似鮎音黏而色黃鱗似鱒才損切而稍細大者
三十四斤又姓果叙荁吞唱故又名鰄魚鰄音感人名
鮥音陷魚鰄者敢也鮥者啗也則定非敝筍所能制也

其從如雲　其從如雨　其從如水

傳如雲言盛也如雲言多也水喻衆也
箋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從者亦隨
之為惡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不下則止以言姪
娣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
娣之善惡在文姜
案傳簡樸可從箋太曲折非詩意孔疏云文姜初歸
于魯國其從者庶姜庶士如雲以此强盛故桓不能
禁夫如雲如雨如水者歎其媵從之盛以大國之女
適大國之侯宜其周旋中禮無忝聲名而孰知其後
醜行不可道耶國君果能防制其妻豈在從者之盛
不盛耶漢唐經師間有迂論此論是也

其魚唯唯

傳唯唯出入不制
箋唯唯行相隨順之貌
正義傳以弊筍不能制大魚故云出入不制箋以為
小魚故行相隨順之貌
案蘇傳嚴緝從毛氏呂記從康成似康成是也朱子
以為行出入之皃似未可從

載驅

簟茀朱鞹

傳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
箋此車襄公乃乘馬而來與文姜會
案文姜得乘魯侯之車箋以傳言諸侯之車遂以為
齊侯乘此車來會文姜非也婦人車乃有茀以障諸
侯亦有茀耶

齊子豈弟

傳言文姜于是樂易然
箋豈弟猶言發夕也豈當讀為闓弟古文尚書以弟
為圛圛明也
正義箋以為齊子愷悌文在魯道之下則愷悌為在
道之事若是其心樂意非獨在道為然且上云發夕
此當為發夕之類故云此愷悌猶發夕言與其餘愷
悌不同也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愷為闓易稱

開物成務說文云闓開也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
是也無以悌為圛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
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
以今文挍之定以為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為圛
于古文則為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為圛圛明也上
言發夕謂初夜即行此言闓明謂侵明而行與上古
文相通也釋言云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
云闓明發明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是闓亦為
行之義也今定本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夕又云悌
古文尚書以為圛更無悌字義竝得通
案傳平易明確箋亦古當為別義而以傳為正

猗嗟

猗嗟昌兮
傳昌盛也
箋昌狡好貌
正義傳昌為盛不言為其貌故申足之云狡好貌
案此昌字宜用毛氏鄭風傳訓為盛壯貌則既勝箋
又勝此傳之不備矣

舞則選兮
傳選齊也
箋選者謂于倫等最上
正義選之為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于樂節也
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為倫等之
中上選也

案此箋勝傳

射則貫兮
傳貫中也
箋貫習也
釋文貫毛古乱反鄭古患反
正義貫謂穿侯故為中也貫習釋詁文
案此傳勝箋頼濱獨從鄭說至伯恭朱子皆用毛訓

魏

葛屨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傳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箋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為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
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
案此箋與傳畧同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其訓甚古
然亦恐近泥縫裳為衣服之麤事非織錦刺繡之比
言使摻摻之女手治粗事正見魏風之儉也好人尊
之敬之之稱以象帝考之當為女子而非即縫裳之
人也要襋而供好人之服女手勤苦莫之或恤所以
有褊心之刺也漢唐以來諸訓皆未明晰

園有桃

園有桃其實之殽
傳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
箋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敢于民食園桃而已不施
教于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

正義魏君薄于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于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于堯舜大桀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之不得薄也鄭志荅張逸亦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于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于十故刺之中庸云時使薄斂左傳文稱晉悼公薄賦斂所以復霸皆薄為美以當時莫不厚稅故美其薄賦斂耳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是當時皆重斂也易傳者以云其實之殽明食桃為殽即是儉嗇之事

案傳義可取箋謂不取于民而食園桃不過因魏俗儉而為是說近于穉矣

陟岵

上慎旃哉

傳旃之猶可也父尚義

箋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

正義此旃與來荅舍旃々字皆為足句故訓為之猶可釋言文父尚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戒已之意由父之于子尚義故戒之二章傳曰母尚恩卒章傳曰兄尚親皆于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其恩義親故也

案尚字猶云尚其慎之也傳箋皆不可從尚義箋說尤未見得

伐檀

胡取禾三百億兮

傳萬々曰億

箋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

正義萬々曰億今數然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筭術皆以萬々為億　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今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于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十萬也故彼注云億今十萬是以今曉古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為釜斛之數則太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

案箋釋億似勝傳

不素飧兮

傳熟食曰飧

箋飧讀如魚飧之飧

釋文字林飧水澆飯也

正義傳意以飧為飧饔之飧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曰飧　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飧是其事也鄭以為魚食飧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々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為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荅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

相配故易之也

按說文字林皆以飧為水澆飯與熟食意近康成特以飧飱禮大故讀為魚飧之飧夫魚飧之為義小矣水澆飯亦非大禮也則宜從傳為是宋以降文亦咸用毛義

碩鼠

爰得我直

傳直得其直道

箋直猶正也

案此箋勝傳

唐

蟋蟀

好樂無荒

傳荒大也

箋荒廢乱也

正義荒為廣遠之言故為大也　宛邱序云淫荒昏乱還及盧令序云刺荒也荒者皆為廢乱政事故易傳以荒為廢乱也

案箋義為近

職思其外

傳外禮樂之外

箋外謂國外至四境

案傳箋皆未明確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廣為周慮也蘇氏曰既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皆勝古訓可從

山有樞

他人是愉

傳愉樂也

箋愉讀曰偷偷取也

正義愉樂釋詁文箋以下云是保謂得而居之入室謂居而有之故易傳以愉為偷言偷盜取之

案此當從傳箋非詩之本義也

揚之水

素衣朱襮

傳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

箋繡當為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繡為領丹朱為純也

正義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是襮為領也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為僭知諸侯當服之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綵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揜尺注云中衣繼袂揜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絲為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

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為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注云弁而祭于己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為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晉封桓叔于沃別為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　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丹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繡讀為綃〻繒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破繡為綃者以其黼之與繡共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為繡文不得別為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故破繡為綃〻是繒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為綺屬然則綃是繒綺別名于此綃上刺為繡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為衣領然後名之為襮故爾雅黼領謂之襮襮為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為綃下章繡字亦破為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為綃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鮮羔開氷注云鮮當為獻七月引之徑作獻羔開氷與此同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繡黼也則是以繡為義未必如鄭為綃也如傳意繡得為黼者繢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為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繡為刺名傳言繡黼者謂于綃之上繡刺以為黼非訓繡為黼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褗領是取毛繡黼為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

案孫炎不破繡字良是箋不必從

椒聊

碩大無朋

傳朋比也

箋無朋平均不朋黨

正義朋黨也比謂阿比朋亦比之義故以朋為比也　以碩下有大不宜復訓為大故以碩為壯佼貌大謂大德無朋者無朋比之行故知謂平均無其朋黨也

案傳質而確蓋無朋即無與耦之義箋迂曲不中窾而孔疏解傳亦以為朋比誤矣

綢繆

三星在天

傳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

箋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我東薪于野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于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

正義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既據十月二章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

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婚姻之正時晉國婚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為婚之時今此篇不陳季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失於過晚作者據其失晚追陳正時故近舉十月已來不復遠言季秋也鄭以為婚姻之礼必在仲春過涉後月則為不可今晉國之乱婚姻皆後于仲春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其時為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於在天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於在隅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星直戶也此三者皆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歷言其失以刺之

案三星之辨已畧見小星篇究之毛說長為康成尚為別義

子兮子兮

傳子兮者嗟茲也

箋子兮子兮者斥嫁娶者子取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

正義子兮子兮自嗟嘆也

案疏釋傳義視傳差明似可從箋義太遠嚴華谷謂首章子兮子兮指女子二章指男子女子三章指男子勝古訓矣

見此邂逅

傳邂逅解說之貌

案傳此解非是箋于此句無訓韓詩云邂逅不固也亦是解說之義究非也鄭野有蔓草邂逅傳云不期而會說文不期而會曰邂逅此正解也不知傳何為別有此訓陳長發謂婚姻之禮必相約而後成豈可言不期而會宜毛公之別為釋按唐氏汝諤曰張南軒疑婚姻不得稱邂逅然而得自過時喜出望外亦若有不期而會者陳氏豈未聞此說耶

見此粲者

傳三女為粲大夫一妻二妾

案箋于此無釋傳亦非也此粲只是三英粲兮之粲凡美者必有光華李氏樗曰國語雖曰女三為粲而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斯定論矣

杕杜

其葉湑湑

傳湑湑枝葉不相比也

案箋于湑湑無釋想與傳同義耶此湑湑宜是露濕之意諸儒釋經直是因文生義不顧其無出處葉湑湑以得露而沃如人無兄弟不及杕杜之葉義甚明近而不出此何也

其葉菁菁

傳菁〻葉盛也
箋菁〻稀少之貌
案箋釋菁〻病與傳釋滑〻同亦所謂因文生義也
傳此條得之

羔裘

自我人居居
傳自用也
案此自字訓用非是箋渾說不及自字是也

有杕之杜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
傳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息也
箋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
正義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言左右據南嚮西嚮為正在陰為右在陽為左故傳言道左之陽箋以為道東也物積而後始極既極而後方衰從旦積煖故日中之後乃極熱從昏積涼故半夜之後始極寒計一歲之日分乃為陰陽當以仲冬極寒仲夏極暑而六月始大暑季冬乃大寒亦此意
案箋之異于異傳者以杕訓為特〻生之杜其陰危夫特生之杜有滑〻之葉亦足以蔭人豈必連陰接幹而後可以休息乎華谷駁箋謂多贅語猶未及此大抵傳義簡質可從

葛生

歸于其室
傳室猶居也
箋室猶塚壙
案箋義為長

秦

駟驖

公之媚子
傳能以道媚于上下者
箋媚于上下謂使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
正義媚訓愛也能使君愛臣令上媚下又使臣愛君令下媚上能以己道愛于上下故箋申之云謂使君臣上下和合言此一人之身能使他人上下和合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謂吉士之身媚上媚下知此亦不是己身能上媚下媚者以其特言公之媚子從公于狩明是大賢之人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非徒己身能愛人而已文王四友予曰有疏附能使疏者親附是其和合他人則其為賢也謂之媚子者王肅云卿大夫稱子
案鄭意在廣傳疏又廣箋好古之儒多從毛鄭愚以為非也說文云媚悅也盖直是公之所悅親近侍從之人呂氏大臨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

庶人者也此詩稱其始為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之奉稍備云爾朱氏道行曰娟子指左右便嬖從公于狩即前者寺人之令也朱子曰娟子所親愛之人也義皆勝舊矣

小戎

蒙伐有苑

傳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

箋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于伐故曰厖伐

正義上言龍盾是畫龍于盾則知蒙伐是畫物于伐故以蒙為討羽謂畫雜鳥之羽以為盾飾也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以甲為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為雜色知苑是文貌　左傳及旄邱言狐裘蒙茸皆厖蒙同音周禮用牲用玉言厖者皆為雜色故轉蒙為厖明厖是雜羽畫雜羽之文于伐故曰厖伐傳以蒙為討箋轉討為厖皆以義言之無正訓也

按伐為中干疏謂畫雜鳥之羽以為盾飾是蒙雜羽于上傳訓不謬若訓蒙為厖則是雜雜羽于上矣仍以毛義為長

蒹葭

白露為霜

傳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

箋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

正義祭義說養蠶之法云風戾以食之注云使露氣燥乃食蠶然則戾為燥之義下章未晞謂露未乾為霜然則露凝為霜亦如乾燥然故云凝戾為霜探下章之意以為說也八月白露節秋分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戾為霜然後歲事成謂八月九月葭成葦可以為曲薄充歲事也七月云八月萑葦則八月葦已成此云白露為霜然後歲事成者以其霜降草乃成舉霜為言耳其實白露初降已在用矣此以霜降物成喻得禮則國興下章未晞未已言其未為霜則物不成喻未得禮則國不興此詩主刺未能周用禮故先言得禮則興後言無禮不興所以倒也　箋以序云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當謂民未服從國未能故易傳用周禮教民則服

案傳箋小異而大同其實皆非也白露為霜則時又改矣歲晚懷人其心倍切矧其人正在葭蒼露白之一方乎古訓有失之太曲者未敢以為然也

所謂伊人

傳伊維也

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

正義伊維釋詁文傳以詩刺未能用周禮則未得人心則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也下傳以遡洄喻逆禮遡游喻順禮言水內有得人之道在大水一方喻其遠

而難至言得人之道在禮樂之傍須用禮樂以求之
故下句言從水内以求所求之物喻用禮以求得人
之道故王肅云維得人之道乃在水之一方一方難
至矣水以喻禮樂能用禮則至于道也　箋以上句
言用周禮教民則民服此經當是勸君求賢人使知
周禮故易傳以所謂伊人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在
大水一邊假喻以言遠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不
敬順皆述求賢之事
案箋訓簡截可從

終南

有條有梅
傳條槄梅枬也
釋文沈云孫炎稱荆州曰枬揚州曰梅重實揚州人
不聞名枬
案梅即爾雅郭注所謂似杏實酢者傳也悮而箋未
是正豈北人見梅者少耶

黃鳥

百夫之防
傳防比也
箋防猶當也
釋文防徐云毛音方鄭音房
案毛讀音方則以防為比方之義防祇是防禦下鄭
訓禦為當則此防字與禦義近箋勝傳矣

無衣

與子同澤
傳澤潤澤也
箋釋褻衣近汙垢
釋文澤如字說文作襗云袴也
正義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名故易傳為襗
陳氏啓源曰劉熙釋名以為裁足覆背又名鄙襬
又名蓋襬則非袴矣劉許皆漢人未知孰是又絝訓
脛衣今之襪也古上衣下裳不用今之絝
晉芳案袍可同也袴不可同也宜用劉氏說仍讀襗
長發脛衣之解尤誤朱子謂澤為衣裏以其親膚近
於垢澤故謂之澤派說亦可存而義無所本未之敢從

陳

東門之枌
越以鬷邁
傳鬷數邁行也
箋鬷總也
正義鬷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鬷為數王
肅云鬷數績麻之縷也　商頌稱鬷假無言謂總集
之意則此亦當然故以鬷為總謂男女總集而合行
也
案訓總為數未知何本王子雍因下有不績其麻之文
遂謂鬷數為績麻之縷究不知毛意如何也自宋以
降多從鄭義朱子訓鬷為衆〻亦總也不如墨守鄭
說之為得矣

東門之楊

其葉牂牂

傳牂々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

箋楊葉牂々三月中也興者喻時晚也失仲春之月

正義此刺昏姻失時而舉楊葉為喻則是以楊葉初生喻正時楊葉已盛喻過時毛以秋冬為昏之正時故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秋冬為昏無正文也邶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禮當亦冰泮之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于正月於礼皆可為昏荀在焚書之前必當有所憑據毛公親事荀卿故亦以為秋冬家語云羣生閉藏為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馬冰泮而農業起昏礼殺于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頒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見其事故依用焉地官毛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唯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所以蕃育人民特令以仲春會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用仲春也　箋亦以楊葉之盛興晚失正時也鄭言楊葉牂々三月中者自言月盛之月不以楊葉為記時也董仲舒云聖人以男女陰陽其道同類歎天道嚮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而陽遠也鄭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喻晚失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周禮指言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故以仲春為昏月其邶風所云自謂及冰泮行請期禮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毛鄭別自憑據以為定解詩内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

案昏姻之時當以毛説為正辨見匏有苦葉及綢繆篇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傳期而不至

箋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々然

正義序言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則是終竟不至非夜深乃至也言明星煌々者男子待女至此時不至然後始罷故作者舉其待女不得之時非謂此時至也傳嫌此時女至故辨之云期而不至言期以昏時至此時猶不至也　士昏禮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禮以昏也用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女不從夫必為異人之色故云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々然亦言至此時不至

案傳義質而盡箋云女留他色何以知之此所謂駢枝也

株林

乘我乘駒

傳大夫乘駒

箋君乘駒變易車乘

正義皇々者華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質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于夏氏然則王意以為乘我駒者孔謂孔儀從君適林故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案傳義似與核可從

澤陂

有蒲與荷
傳荷芙蕖也
箋蒲柔滑之物芙渠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
正義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葉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々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北方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蜀人以藕為茄或用其母為華名或用根子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璣疏云蓮青皮裏白子為的々中有青為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傳正解荷為芙蕖不言興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為韻　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為喻亦以荷為大名故言荷耳樊先生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
案箋解將以補傳之不足而亦未確也

傷如之何
傳傷無禮也
箋傷思也
正義傷思釋言文以溱洧桑中亦刺淫泆舉其事而惡自見其文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禮至于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為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為長
案家青溪取毛傳謂臣之忠于君者傷其無禮而將亡也澤陂之解最多今且從鄭義

檜

羔裘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
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
正義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玄々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

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々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于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青裘諸侯玄綃衣以裼之則礼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何知非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麑裘無狐白裘矣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礼僭上非徒好絜而已序不應直云好絜以此知非狐白也玉藻言君子狐青裘者注云君子大夫士也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麑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麤惡之裘檜君好絜必不服之矣孔子仕魯朝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與黃衣狐裘其文相對明此羔裘狐裘亦是緇衣黃衣之裘故知羔裘是視朝之服狐裘是息民祭服也檜君志在遊燕祭服尊于朝服既用祭服以朝又用朝服以燕是其好絜衣服也逍遙翱翔是遊戲燕樂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與羣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于寢若依法設燕則燕羔裘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宴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玄用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服羔裘也事有大小今朝事重燕事輕作者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也

案傳箋云狐裘適朝未見是黃衣狐裘也狐裘有白有青有黃詩所謂錦衣狐裘狐裘皇々非必黃狐々也箋視傳為泥孔疏與核亦不免泥也

庶見素冠兮

素冠

傳素冠練冠也

箋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覬幸一見素冠

庶見素衣兮

傳素冠故素衣也

箋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

陳氏啓源曰素冠毛以為練冠鄭以為祥冠呂記從毛朱傳從鄭孔申鄭易傳之意凡三素不當名素一也刺不能三年當先思其遠不當思其近二也不能三年當謂三年將終少日月耳若全不見練冠是朞即釋服違禮之甚叙不應止云刺不能三年故王肅孫毓皆以箋為長三也源謂夷厲之世去文武未遠禮教猶存喪禮况所尤重時人習于禮法見有三年中晗少日月者即異而刺之以為不能三年孔語良是也後此二三百年當春秋世尚有禫而不忘哀如孟獻子者齊衰而問疾如蟜固之于季武子者而魯人鞠祥莽歌則子路笑之成人聞子羔為宰則為兄衰即宰我短喪之問亦僅言之耳非實行之也安得西周時即有易三年為期者乎朱子從鄭得之矣但次章素衣仍襲毛傳素冠則素衣之語名物疏辨之允當

曹

蜉蝣

采采衣服

傳采々衆多也

正義以卷耳芣苢言采々者衆多非一之辞如此采采亦為衆多楚々在衣裳之下是為衣裳之貌今采采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衣服之貌也

案箋于采々無說當是從傳也但因芣苢之采々而訓此為衆多則似未協芣苢之采々言采而又采々之不一故為衆多此衣服豈采之又采乎伊川曰采采華飾也集傳用之雖是因文生義于理差長

蜉蝣掘閱

傳掘閱容閱也

箋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

正義此蟲土裏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　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義亦通也上言羽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閱本其始生之時蟲以朝夕容貌不同故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

案傳箋不同而皆失解正義亦未之析也說文𢧜掘作堀朱子謂掘穴義未詳毛詩通義引李氏本曰蜉蝣土中所生掘地而出其文采即有可見也埤雅引晉子掘閱得玉今晉子無此文或曰閱當作穴此說與疏所謂土裏化生掘地而出者義近似可存嚴緝今日更閱升騰變化也亦未合晉子今雖無掘閱得玉語而山水篇有掘闕得龜闕與閱字雖異而義或相近未可知也

鳲鳩

其弁伊騏

傳騏々文也

箋騏當作璂以玉為之

正義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

騏馬之文也　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為之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璂以玉為之以此故易傳也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璂而無綦文綦文弁所以飾弁箋義為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為玉綦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下每云一人冕身服冕則是大夫也於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是士也於爵弁之下次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不言士之皮弁無璂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弁無玉綦飾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禮無騏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騏弁執兵衛王綦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綦

案此宜依顧命作騏弁訓騏為色正義及孫氏曲為箋解非所敢從

下泉

浸彼苞稂

傳苞本也稂童粱

箋稂當作涼〻草蕭著之屬

禾秀為穗而不成崱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西翁或謂宿守也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不過稂莠皆是也此稂是禾之秀而不實者故非灌溉之草得水而病　箋以苞稂則是童粱為禾中别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舉浸稂且下章蕭著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為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為稂當作涼〻草蕭著之屬釋草不見草名涼者未知鄭何所據

案箋不及傳遠甚孔疏亦不能為之曲解也

毛鄭異同考卷之四

歙　程晉芳　學

國風

豳

七月

田畯至喜

箋喜讀為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饟來至于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焉言勤其事又愛其吏也

釋文喜王申毛如字鄭作饎尺志反

正義箋以田畯至喜文承饁彼之下若是喜樂其事便是言其餉食非復悅其勤勞何當于饁彼之下而說田畯喜乎饁既是食明喜亦是食故知喜讀為饎饎酒食釋訓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冀缺迎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為辱身就耕民公嫗壟畝之間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勤迎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餐何獨田畯之尊不可為之故食也

案孫毓之言是也箋義絀矣

殆及公子同歸

傳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

箋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

正義王肅云豳君既修其政又親使公子躬率其民同時歸也

案傳不成語王子雍申之非也箋謂女嫁是已而謂感事苦而生欲嫁之志亦非也女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宋人千解最得

亟其乘屋　傳乘升也　箋乘治也　[illegible]

四月秀葽

傳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

箋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

正義葽之為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之鮮矣故疑王萯正與葽為一言葽其是乎為疑之辭也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曰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知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萯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葽與否未能審之

孰

王氏應麟曰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惟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葽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為遠志

案傳于葽草未有明徵箋亦以意為之曹毛氏詩札據劉向之言以為葽者苦菜也姚氏炳從之當存考

朋酒斯饗

傳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

箋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

正義朋者羣類之言此言朋酒則酒有兩樽故言兩樽曰朋埽場是農人之事則斯饗是民自飲酒故言饗礼者鄉人飲酒以狗為牲大夫與馬則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鄉人見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鄉人飲酒而謂之饗者鄉飲酒礼尊事重故以饗言之譜說用樂之事云饗賓或上取鄉飲酒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礼盛者進取是鄉飲酒之禮得稱饗也此鄉人用狗殺羊謂黨正飲酒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礼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于礼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鄉人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礼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禮自是三年賓賢能之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尊兩壺於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樽也記云其牲狗注云狗取擇人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禮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此實黨正飲酒正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亦名鄉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上人是解黨正飲酒得稱鄉人之意也　箋以下云躋彼公堂是升君之堂萬壽無疆是慶君之辞又鄉飲酒之禮用狗不用羊故易傳以為斯饗謂國君閒于政事而饗羣臣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别之于燕其禮云羞烝謂特牲體謂為俎引此詩十月滌場以下云是幽頌大飲之詩是鄭以天子諸侯自有大饗羣臣之禮故不為鄉飲酒也言别于燕礼小于大飲燕禮上設六尊此言朋酒者設尊之法每兩尊並設故云朋耳非謂國君大飲唯兩尊也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夫尊兩圜壺是尊皆兩〻對設之也按燕禮記云其牲狗此大飲大于燕礼故用羊也

案朋酒斯饗毛傳以為黨正飲酒之禮鄭箋以為國君大飲烝之礼說既截然不同朱子本張子之言以為民饗其君至今多用其說陳長發力辨其非欲從古訓不知朱子語録言之已詳執成周太平之禮解幽國質朴之風未見其得也自以宋義為歸未敢高言漢學

鴟鴞

既取我子

傳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

箋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絶其官位奪其土地　王意欲誚之公此之由然

正義王肅云　按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

誅殺横進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赦其無罪之
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
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誅請
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按鄭注金縢
云傷于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以屬
臣雖為王得罪犹未加刑馬昭之言非鄭旨也公以
王怒犹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地為辞實欵冀存
其人非是綌大急細棄人求土鄭之此意亦何過也
案傳義最確子雍駁鄭良是仲達雖極為鄭護末由
蓋也

東山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
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
箋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
正義孫毓云殺管叔在二年臨刑之時素服不舉至
于歸時踰年巳久無緣西行而後始悲箋說為長

勿士行枚
傳士事枚微也
箋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善用
兵者不陳
正義枚微者其物微細也
案事寧宜從毛傳行枚則以鄭說為長至鄭謂亦初
無行陳銜枚之事則非是吕氏祖謙曰歸士之情自
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于行陳朱子曰自今可以勿
為行陳銜枚之事矣皆勝古訓

烝在栗薪
傳烝衆也
箋烝塵栗析也
釋文栗毛如字鄭音列
正義以軍之苦在久不在衆故易傳以烝為塵訓之
為久析薪是分裂之義不應作栗故辨之云古者聲
栗裂同故得借栗為裂
案前章烝在桑野傳訓烝為寘箋云古者聲寘塡塵
同也烝寘釋言文烝衆釋詁文皆有所本正義云傳
訓烝寘也故轉寘為久而釋詁云塵久也乃作塵字
故箋辨之然則前後蒸烝字皆宜訓久不得異文鄭
得之矣華谷辨定良是也朱子曰烝發語辞在東山
詩不得爾正義又云析薪晨分裂之義不應作栗故
辨之云古者聲栗裂同故得借栗為裂栗字傳無訓
宋錢氏曰栗之可為薪者似勝鄭也

九十其儀
傳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箋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言丁寧
之多
案傳義所謂顛撲不破者箋未確

其舊如之何
傳言久長之道也
箋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

案傳義不明箋易傳亦委曲費解讀詩記曰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無以易其說矣

破斧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傳隋銎曰斧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

箋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

正義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斨喻四國破毀禮義故王肅云今四國乃盡破其用故孫毓云猶甘誓說言毀壞其三正耳然則經言我斧我斨乃是衆之斧斨為他所破此四國自破禮義與他破斧斨不類而云我者此禮義天子所制此四國破天子禮義故云我

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制于天子故言我傳意或然也　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故易傳以為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本為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

案傳以斧斨為禮樂箋以斧斨為周公成王賴濱謂斧破而斨存尚可以為用斧破而斨缺則盡矣喻周公既危成王亦不安也亦是廣箋義蓋傳本難從而箋有可釋也究之亦屬別義朱子曰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義似淺直而最確切宋賢說經豈可盡廢耶

四國是遒

傳遒固也

箋遒斂也

正義遒訓為聚亦堅固之義故為固也亦使四國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為之不安故易之釋詁云遒斂聚也彼遒作揫音義同是遒得為斂言四國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

案朱子云遒斂而用之也蕙用毛鄭義終不及曹純老直訓遒為聚為簡截也

伐柯

匪斧不克

傳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

箋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

案傳義亦在詩外箋上半得之後半則更遠

匪媒不得

傳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

箋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案此與上畧同曰斧曰媒祇是喻周公為國所不可少耳

九罭

袞衣繡裳

傳所以見周公也袞衣卷龍也

箋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

案傳箋皆未合宜從朱子說以為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衮也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覯之子則見其衮衣繡裳之服矣大抵宋以降說此詩者多有可取

於女信處

傳周公未得禮也再宿曰信

箋信誠也時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

案再宿之說不可易此章大義蘇傳得之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傳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

箋興者喻周公進則躐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跲其尾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

晉芳按傳箋皆未合伊川程子辨之詳矣此狼跋終是指流言之人以貪欲之故生其狼心造為飛語卒之顛躓而公之孫順美大則如故耳陸丨堂辨最確

公孫碩膚

傳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之碩大膚美也

箋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〻之言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遁辟此成公之大美

正義碩大釋詁文膚美小雅廣訓文　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有難者以俟王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禮也　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稱天子為公孫者成王之去周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為周公箋義為長

按子雍右毛孫氏駁毛孫說是也然毛大美之訓自不可易朱子訓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尤為明切大抵此解程朱之說皆可從劉原父以公孫毛鄭皆非豳公之孫謂周公也公自是指周公讀孫為平聲究非是　公孫訓為居東可訓為致政亦可

赤舄几几

傳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几〻約貌

箋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為太師屨赤舄几〻然

正義天官屨人掌王之服屨赤舄黑舄注云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然則赤舄是舄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屨也屨人注云服屨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古之人言屨以通于複今世言屨以通于單俗易語反然則屨舄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故傳以屨言之士冠禮云玄端黑屨青約繶純〻博寸注云約之言拘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也屨順裳也爵弁之屨以黑為飾爵弁尊其屨飾

以繢次云几〻絇貌謂𡨴頭飾之貌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如繢次屨色纁而絇用黑則冕服之舃必如繢次爲色赤則絇色黑也　上公九命得服袞冕故屨赤舃
案傳以公孫爲成王故以赤舃爲人君之盛屨箋以公爲周公故以赤舃爲上公之服皆所謂因文生義者此章則鄭義爲長赤舃自指周公不指成王也

小雅鹿鳴之什

鹿鳴

食野之苹

傳苹蓱也
箋苹藾蕭也
釋文苹江東謂之藻〻音瓢
正義苹藾蕭釋草文郭璞曰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疏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烝食是也易傳者爾雅云苹蓱其大者爲蘋是水中之草名南采蘋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濵者也非鹿所食故不從之
陳氏啓源曰鄭以水艸非鹿所食故訓爲藾蕭宋羅願謂鹿豕亦就水旁求食食蓱容有之不必易傳近儒翻官光亦言嘗畜麋鹿性嗜水艸然經明言野苹箋義長矣
案嚴坦叔辨草有兩種以此苹爲旱之藾蕭似於義爲長故長發亦從鄭義

四牡

示我周行

傳周至行道也
箋示當作寘周行周之列位也
正義引王肅述毛云示我以至美之道
按此當從毛義辨見卷耳荅問

將母來諗

傳諗念也
箋諗告也
正義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猶言念來養母故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來念養母也諗念釋言文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諗爲告也
按諗訓箋義可從

皇華

每懷靡及

傳每雖懷和也
箋春秋外傳曰懷思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夫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于事將無所及
案傳箋義皆未安蘇傳曰臣奉君命以出而每不及事之憂無以易之矣

常棣

鄂不韡〻

傳鄂猶鄂々然言外發也韡々光明也
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々鄂足也鄂雖得華之光明則韡々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々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々然古聲不拊同
釋文不毛如字鄭改作拊方于反拊亦作跗
正義以鄂文承華下故為承華曰鄂也又古聲不拊同不在鄂下宜為鄂足故知當作拊々為鄂足也以鄂足比于弟華比于兄鄂既承華文與拊連則鄂拊同比弟之言鄂足得華之光明是弟得兄榮也又曰恩義之顯亦韡々然明兄亦得弟之助兄弟之相佐猶華鄂之相承覆也易傳者以華之外發取衆多為義未若取相承覆為喻辭理切近故不從毛也
陳氏啓源曰常棣之華鄂不韡々毛鄭皆以興兄弟而毛取衆多為義鄭取相承覆為義稍不同鄭義勝矣多而不睦安用多乎楊用修丹鉛總録論鄂不之義引華不注山餘不谿證之尤為詳確

鶺鴒在原

傳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
箋雝渠水鳥
嚴氏粲曰鄭氏以為水鳥宜在水中在原則失其處常處故飛鳴以求其類非也今雪姑非水中之鳥若失其常處而飛鳴以求其類凡鳥皆然何獨脊令哉
姚氏炳曰脊令釋鳥以鵬鴒為雝渠而廣雅別作鵬鶺一名雅按雅從隹音韋說文石鳥一名雝渠一名精列又為鵻鶺之別名上林賦云煩鶩鷛渠雝亦作鄘乃水鳥也廣雅所釋蓋指此與詩脊令名同物異先儒專謂雝渠為脊令別名此誤脊令為水鳥之由矣此衣
雖有兄弟前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傳兄弟尚恩怡々然朋友以義切々然
箋安時以禮相琢磨則友生急
按傳箋此條大畧同而未確也穎濱蘇子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朋友為賢于兄弟者其解為最得

伐木

鳥鳴嚶々

傳嚶々鳥懼也
箋丁々嚶相切直也嚶々兩鳥聲也
正義此丁々云文連伐木故知伐木聲下云出自幽谷然驚懼言此鳥為驚懼而鳴而飛遷矣故知嚶々然驚懼言此鳥為驚懼而鳴耳嚶々非驚懼之聲也故下云嚶其鳴矣不復驚懼鳴亦嚶是也然釋訓云丁々嚶々相切直也傳意此以伐木鳥鳴喻相切宜之事今傳解詩經文之耳　王肅云鳥聞伐木驚而相命嚶々然故曰丁々嚶々相切直以興朋友切々節々其言得傳旨也言相切直者謂切磋相正直也
郭璞曰丁々斫木聲嚶々兩鳥鳴但正伐木鳥鳴時

有此相切直之義故總言丁丁嚶嚶為相切直
案嚶嚶當從郭氏兩鳥鳴之訓傳以為驚懼箋以為相切直疏欲聯合毛鄭詳為之說皆未帖切也朱子以兩鳥相應而鳴以為鳥聲之和古字書無此訓

求其友聲

傳君子雖遷于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
箋嚶其鳴矣遷處高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
案二義雖不相同而皆有可取顧瀆曰鳥出谷于而飛于木以木為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更覺明奥矣

無酒酤我

傳酤一宿酒也
箋酤買也
正義毛以為言無酒明是卒為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明有之箋以經傳無明一宿酒為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為酤酒故易之為酤買也

天保

俾爾單厚

傳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
箋單盡也
案箋義為長宋以來多從之

俾爾戩穀

傳戩穀福祿
箋使女所福祿之人
案傳箋此條同而朱子以說文引詩實始戩商訓箋為滅滅有盡義故曰盡善其義亦自可存但上文既曰單厚下文又曰罄無不宜此又云盡善何盡義之多也福祥之說且可存之以備參考若何玉子謂戩當作晉進也則愈武斷矣

于公先王

傳公事也
箋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
正義毛以上雖言獻之末是祭時故以公為事舉先王公從可知也鄭以孝享以致其意文王之祭實及先公故以為先公也經于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
案此箋與傳同呂氏朱咸從其說蔡仁錫曰載滿也塗路也猶大雅生民詩厥聲載路之載似勝古說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性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草蟲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
案此二句毛公無傳以其與國風同為見物起興耳箋未免附會

杕杜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

傳卜之筮之會人占之

箋偕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于繇為近征夫如今近耳

正義傳以會言是會聚人占之義即與士冠禮筮曰士喪禮筮宅旅占同故為會人占之箋以上句言偕止者俱占之若不為占則文皆空設偕既為占則會當為合故易之為合言于繇謂合言於兆卦之繇也

案此箋義為長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烝然罩罩

傳烝塵也塵然猶言久如也

朱氏霍齡曰嚴氏釋烝以為有進衆久三義此烝然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為先可知故省文以宛句也

案此宜從義

采薇

彼爾維何

傳爾華盛貌

箋此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

釋文爾乃禮反說文作薾

案箋本傳而未明傳義無可易爾雅注亦作薾

小人所腓

傳腓辟也

箋腓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

釋文腓符非反鄭必寐反

正義傳文質略王述之云所以避患也鄭以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安得更有避患義故易之為芘言戍役之所芘倚謂依蔭也文七年左傳云公室者公室之所庇蔭是也

陳氏啓源曰小人所腓箋云腓當作芘蓋破字也集傳云腓猶芘也竟為字訓誤矣案腓字三見詩此詩腓字及生民篇牛羊腓字之毛皆訓辟四月篇百卉且腓毛訓病鄭于彼兩詩皆從毛獨此詩破字孔疏推其意以為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亦當腓戎車也不得有避患義故易之夫以避患為患王之迷毛然耳其實毛意未必如此毛當謂此戎車者君子所依而乘小人所避而弗敢乘何嘗非避戎車乎案腓亦作萉萉音肥又房未切班固幽通賦安慆慆而不萉文選注曹大家訓萉為避漢書注鄧展亦訓避義正與毛傳合朱傳從鄭不如從毛之當也至引程子隨動之說朱子已覺其誤欲刪之而未及（皆見大全及本義）咲呂記嚴緝皆用此解不知腓乃隨動之物非隨動之物也易咸艮兩卦注疏皆取隨動之義程傳則於咸訓隨動於艮訓隨動在一經中已自相矛盾矣

案腓訓辟義古而廣但在此條竟訓為小人所避而不敢棄則說不去一車之中有中有右有左尊卑判焉不得謂避而不敢也說文腓脛腨也似宜從此著

觧為足之所倚近是鄭用意得之而少欲破腓為芘
則又不必也
象弭魚服
傳魚服魚皮也
箋服矢服也
正義魚服以魚皮為矢服故云魚服魚皮
按象弭言弓魚服言矢於義當然傳第云魚皮箋足
之正義迴合二家最得
出車
雨雪載塗
傳塗凍釋也
箋至春凍始釋而來反其間未有休息
正義雪落而釋為泥塗是春凍始解也
當從衆義集傳云發語聲不知何本
案傳于烝無釋當以為不足釋自然是衆義也鄭義
難為訓嚴氏蓋本之王肅子雍在此章似無可易烝
不止三義文王有聲章傳云烝居也禮月令大飲烝
疏烝升也安溪于嘉魚之烝訓為盛烝既有衆之文
則訓盛亦可但不如守古訓于此章但為衆義可也
南山有臺
遐不眉壽
箋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
案傳于遐不無訓棫樸遐不作人傳曰遐遠也遠不
作人也鄭此箋與彼傳同而義皆難曉嚴華谷曰遐
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姚虞佐曰遐不眉壽若
曰其眉壽豈不遐乎遐不黄耇若曰其黄耇豈不遐
乎是詩人倒字法二解嚴第一姚可備參朱子訓遐
為何未敢信為然也
湛露
其桐其椅
箋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
案箋自出一意以喻二王詳玩詩詞似無此意歐陽
氏桐椅喻在燕諸侯有威儀亦勝鄭說
彤弓
受言藏之
傳言我也
箋言者謂王策命也
正義傳訓言為我不解藏義王肅云我藏之以示子
孫也
案傳箋雖異似皆未確呂東萊取李氏之說云言者
語辭似近是
一朝右之
傳右勸也
箋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
末坐卒爵之謂也
正義鄭以下言醻之為醻賓故此右之為當獻賓既
獻賓〻受而奠之於薦右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
故作者舉以表之

案鄭義可從宋人右為尊為助之説不確
一朝醻之
傳醻報也
箋飲酒之禮主人獻賓〻酢主人〻又飲而酌賓
謂之醻〻猶厚也勸也
晉芳按王子雍訓醻為報功亦本毛義鄭加詳焉雖
典核可取嚴華谷辨之曰鄭以酬為獻但酧酢是燕
禮其饗禮為訓恭儉爵盈而不飲者必有酬酢竊疑
子雍本毛訓為報功亦以是歟
菁〻者莪
菁〻者莪在彼中阿
傳君子能長育人材如何之長育菁〻然
箋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也
案古者於士人但有教學而無征役此不待言説及
之也傳渾成箋為剩義
載沉載浮
傳楊木為舟載沉亦沉載浮亦浮
箋舟者沉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
亦用於人之才無所廢
正義箋傳皆以載為則然則此載亦為則言則載沉
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沉亦浮箋云沉物亦載則以
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案此箋視傳義為深矣朱子謂載沉載浮猶言載清
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既
見君子心休〻然安定也亦説得去凡詩句無害于
正義則各為説亦自無傷但古義善者未可輕廢耳
六月
載是常服
傳日月為常
箋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
正義日月為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旌畫日月也服
戎服也即亦韋弁服也但分為二事故與鄭異
案傳箋雖異而皆通宋以降多用鄭説毛亦可存也
既佶且閑
傳佶正也
箋佶壯健之貌
案壯健于義為近宋人多從之
飲御諸友
傳御進也
箋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食飲
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
正義進其宿在家同志之友與俱飲以盡其歡
宋赤人〻多從傳義鄙意亦以傳為長
采芑
于此中鄉
傳鄉所也
箋中鄉美地名
案以菑畝証中鄉則鄉直是鄉井兒毛義為是

克壯其猶
傳猶道也
箋猶謀也謀兵謀也
案此則宜從鄭
車攻
東有甫草
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
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
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
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
正義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
得往田焉
案此似亦宜從箋傳雖典雅未為確切
之子于苗
傳之子有司也
箋于曰也
正義毛言宣王欲獵東都之時其是于羣吏之有司
於是為將夏田之苗選數車徒　鄭以于為曰則之
子斥宣王為異耳　傳以之子為有司下文之子亦
非王身當謂凡從王者非獨司馬官屬也夏獵曰苗
則此時宣王為夏田也
朱子曰不敢斥言王故以有司言也
案傳疏雖異得朱傳而義始備
決拾既佽
傳佽利也
箋謂手指相次比也
正義傳以佽為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于右
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于左臂所以遂弦手指
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佽利謂相佽然後射
利非訓佽為利也
案便利之義說文亦然正義糾合二家亦得而鄭義
終長
吉日
麀鹿麌麌
傳麌麌衆多也
箋麕牡曰麌麌麌復麌言多也
釋文麌說文作噳云麌鹿羣口相聚也
正義釋獸云麕牡麌牝麜是麕牝曰麌也　郭璞引詩
曰麀鹿麌麜鄭康成解即謂此也　必易傳者以言
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下其
祁孔有傳訓祁為大直甚有不言云其獸名不知大
者何物且釋獸有麌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
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麌孔有與鄭同下
箋云祁當作麎此麌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麌也
案文之重者其義必異不得執一字以解重文如麌
為獸名麌麌則不得為獸名矣毛義為長
其祁孔有
傳祁大也

箋祁當作麎麎麋牝也
業既舉獸名則麎不宜獨言牝麋宜以傳為正無取
破字也

毛鄭異同考卷之五

歙程　晉芳　學

小雅鴻雁之什

鴻雁

百堵皆作

傳一丈為板五板為堵

箋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
尺

正義板堵之數經無其事毛氏以義言耳五板為堵
自是公羊傳文公羊在毛氏之後非其所據五板為
堵謂累五板也板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
高一丈是板廣一尺也　傳以一丈為板鄭欲易之
故引傳文而證板之長短春秋傳曰五板為堵五堵
為雉定十二年公羊傳文也公羊雖非正典其言傳
諸先達故鄭據之以破毛也言五堵為雉謂接五堵
城一雉既引其文約出其義故云雉長三丈則板六
尺也雉長三丈經亦無文故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二
丈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何休注云
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
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也二說不同故鄭駮
異義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蔡仲曰
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
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
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

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于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是鄭許雉所據之文也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為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堵當為三如是大通諸儒雉與鄭板六尺不合耳

陳氏啓源曰百堵皆作傳云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鄭箋引公羊傳以破之云五板為堵五堵為雉〻長三丈則板六尺蓋毛所云五板累五板也鄭所云五堵接五堵也蓋言其　接言其長板高二尺參之則一堵之墻高一丈鄭以為六尺而堵雉之長亦从而異公羊後于毛未足深信然雉長三丈語鄭又據左傳鄭城百雉為說於義較優

謂我宣驕

傳宣示也

箋謂我役作衆民為驕奢

陳氏啓源曰維彼愚人謂我宣驕箋云謂我役作衆人為驕奢役作指上于垣百堵也義似通而寔迂作堵本以安民雖愚人決不謂之驕耳呂記載王氏之說云請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為劬勞也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掩為宣驕也此解得之蓋此驕字與驕子之驕義同矜憐撫掩有類于姑息則疑為驕巷伯詩驕人謂王聽信其言所驕縱之人也故亦以驕與勞對言史記田蚡曰此吾驕稚天皐用驕字亦同此二詩義

庭燎

夜未央

傳央旦也

箋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陳氏啓源曰夜未央毛訓央為旦鄭訓為未渠央原未見其確為夜半也夜半之說始于王肅之述毛而孔氏申明之耳然以事理論之夜半而諸侯至終屬太早宋儒據說文訓央為中則是夜尚未中又在夜半之前其早彌甚釋文引說文曰央久也已也又引王逸楚詞注云央盡也盡與已義同廣雅云央盡也又云央極已也諸解俱不相遠源謂此詩央字當以盡矣義夜未盡而朝者來於情理為近且與傳箋意不相遠源謂此詩央字當從盡義

不相違宜可用也又案今說文云大中央也从大在冂（古文作冋或從土作坰）之內一曰久也並無已也二字宜韻譜逸之與嚴緝引說文則與今同

夜未艾

傳艾久也

箋芟未曰艾以言夜先鷄鳴時

正義箋以傳云艾取老之義其理不安故易之何者以一夜如譬一世從昏至旦猶從生至死耳不得以老為旦也若夜以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鷄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芟艾為喻一物之全是猶一夜也以刀初芟猶初昏也芟竟猶旦也是艾者以昏初為本以過為末所以成艾之名言未成艾猶初未至于旦故言先鷄鳴時也朝禮君臣朔色始入在鷄鳴之後此未至朝節故知先鷄鳴時也未艾先于鷄鳴則未央又在其前故王肅以為夜半雖鄭亦當然矣

按左傳哀二年憂未艾也似是未止絕之意釋文曾廢五蓋二翻而無别訓恐於此詩亦足備一義也

鶴鳴

鶴鳴于九皐

傳皐澤也

箋皐澤中水溢出所為坎

正義鄭以一鳥不鳴九澤而云九皐者然則明深九坎也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

按箋視傳稍詳亦未極明晰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亦彷此意漢書賈山傳皐水邊淤地也此最明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

箋此言魚之性寒則逃于淵溫則見于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

案箋義傳之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

傳何樂于彼園之觀乎蘀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蘀

箋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下有蘀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

案樂彼之園自以傳義為長箋訓之為往義雖定似未當也維蘀傳箋皆不明箋尤贅嚴坦叔謂上有善木之檀其下則有落葉喻朝廷之上當上賢而下不肖也視（亦本鄭義而較明）朱子爰知其惡憎知其善較優

祈父

有母之尸饔

傳尸陳也熟食曰饔

箋已從軍而母為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

正義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志養不及親彼為論饔餼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駮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為祭也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78

案箋為父陳饌之說似未確許氏義主祭祀亦未見得呂氏朱子用荊公說云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毋反尸劬勞之事也華谷曰言有毋見無父矣猶考叔所謂小人有母也我有母者當主為饔以養之汝乃不知是不聰也

白駒

賁然來思

傳賁飾也

箋山下有火賁々黃白色也

晉芳按黃白即飾也傳箋似異而寔同既謂賁必賢者之貌箋傳不言貌此思賢者當以車服表之皎々為馬之貌賁不宜為人之貌蓋謂其衣服之飾也解雖核而稍贅在傳箋下矣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

傳爾公爾侯耶何為逸樂無期以反也

案此箋無釋傳義未明潁濱詩傳曰將待爾以公侯其為家顧豈少我哉亦慎爾優游而勉爾遁思以來從我乎此最得之

黃鳥

復我諸兄

傳婦人有歸宗之義

箋宗謂宗子也

案傳箋皆誤以此章為婦人之詞故所解皆誤但訓此為士之旋去則處得解矣

斯干

無相猶矣

傳猶道也

箋猶當作瘉々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

正義猶道釋詁文　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言無相猶矣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為詠也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瘉聲相近故知字誤也言詬罵相病害也

鄭案改猶為瘉雖近勉強而勝傳義多矣歐陽氏訓猶為圖為謀其說亦可存然不能因此而廢鄭義也或謂猶當作尤不知尤古與宜韻相近不叶好字也稽古編辨之最詳

似續妣祖

傳似嗣也

箋似讀如巳午之巳巳續妣祖者謂巳成其宮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

正義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為巳午之巳巳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為巳不云字誤則古者似巳字同於移不巳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周礼左宗廟在雉門外之左門當午地則廟當巳地也謂既在巳地而續立其妣祖之廟然後營宮室故云謂巳成其宮廟也

案似字毛訓質可從

約之閣〻

傳約束也

箋約謂縮板也

案疏束即縮板也得鄭解尤明

君子攸芋

傳芋大也

箋芋當作憮〻覆也

正義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為自光大

芋當作憮讀如乱如此憮以聲相近故誤耳憮覆也

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也

陸氏奎勲曰鄭箋改憮固非毛訓大亦未安補傳云

字書華盛為芋君子居此所以蕃盛也

如矢斯棘

傳棘稜廉也

箋棘戟也

正義言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為棘蓋古有此名

古譯謂棘為戟故明堂位曰越棘大弓隱十一年左

傳曰子都拔棘皆戟也言如人挾弓矢戟其肘者謂

射者左手弸弓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謂右手之肘

亦喻室之外廉隅也

案下文曰如鳥斯革〻鳥則棘亦承矢〻有稜廉謂

其鋒侑也韓詩棘作朸云隅也此訓為弓戟之戟雖

亦是隅義而于矢之外又出一戟似不及毛韓義

有覺其楹

傳有覺高大也

箋覺直也

正義覺之為訓為大為直故礼記注云覺大也直也

傳以屋之為美在于高大箋以柱之為善貴于調直

故異訓也

案朱子集傳云高大而直也兼用二義亦本孔疏

噲〻其正噦〻其冥

傳正長也冥幼也

箋正晝也冥夜也

正義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

者寛僧〻然少者閑習噦〻然夫其所與翔于平正

之庭列于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礼之士所以安

也傳意或然而本或作冥幼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

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〻其冥為冥窈於

義寔安但于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為毛說冥可

以傳為幼者郭璞曰幼稚者冥昧也　箋以毛說宮

室之形狀庭楹之平直不得有長幼之義故以正為

晝冥為夜狀〻爛〻為宮室寬明之貌

陳氏啓源曰詩備述室之寬明無瑕及人之長幼疏

中鄭易傳之意允矣傳語簡質而王崔二家述毛各

異正當擇善而從不必弃毛取鄭釋文云長王丁丈

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按正長本

釋詁文冥幼本釋言文釋言冥幼或作冥窈孫炎某

氏皆訓為深闇之義孔疏以深闇之義雖安而與正長不協故據王述毛源謂正長寔幼倶用崔音為毛義亦可通也孔必欲讀長為上聲者特列于爾雅之文耳正長與孟伯者叉竝列斷不得讀為平聲然毛傳字訓自有師傳不皆本爾雅〻〻自為長幼之長傳自為長短之長字形偶同不妨音義各别也長言其堂廡之獨亘窃言其宎寮之邃宎正相當矣

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傳半珪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

箋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

正義裳明習為卑下璋見故奉臣職裳為下飾以璋配裳故知見臣之職也宣王子孫當為君而言臣下者王肅云言無坐而實之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為臣職者王肅云羣臣之從王行礼者奉璋又棫樸曰奉璋峨〻髦士攸宜是也　箋以下章與此相對以下女子寢之地明男子生而卧之牀尊之也以下載衣之裼裼〻是夜卧之衣故云裳晝日衣也一晝一夜明取内外為義故知男子衣以裳明當主外事女子衣以裼明當主内事也女子弄之瓦〻紡磚也以女子之所有事明玩以璋者亦男子之所有事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以璋欲其比德焉也玉不用珪而以璋者明成人之有漸璋是珪之半故言漸也

案此毛義為長王子雍申之尤善

無非無儀

傳婦人質無威儀也

箋儀善也婦人無所専於家事有非〻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

正義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移〻之多其婦容之儀則有之矣故東山曰九十其儀言多也儀也　儀善釋詁文也言有非有善皆非婦人之事者婦人從人者也家事統于尊善惡非婦人之所有耳不謂婦人之行無善惡也

案二義毛傳為長鄭箋可備一説耳宋賢以降多用鄭説近儒惟、堂獨尊毛氏與鄙見同

小雅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國既卒斬

傳卒盡斬斷

箋云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絶滅

案此國是言國勢非諸侯也諸侯即相侵伐何至盡絶滅乎

有實其猗

傳實滿猗長也

箋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也

正義以緑竹猗〻是草木長茂之貌故為長也王肅

云南山高峻而有寔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師尹尊顯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刺今專己不肯用人以至於不平也傳意或然　箋以言有寔其猗是猗為山之所寔之處故以為傍言山傍而倚近山者也山傍近山唯𡿨谷耳能寔𡿨唯草木也故知以草木平滿其傍之𡿨谷使之齊均也山高以此三公明各以下此民言山能以草木寔𡿨谷反喻三公不能以政教均下民也

陳氏啓源曰有實其猗朱傳先述傳箋後載或說以為皆不甚通或說出蘇氏以寔為艸木猗為長茂呂記嚴緝皆从之劉瑾又以我落其寔淇奧詩綠竹猗猗為寔字猗字之證殊不知猗訓為長可言艸木之枝葉不可言艸木之寔若竟以艸木為山之寔則文義又未安左傳我落其寔而取其材寔對材言定是果寔之義杜注亦云落山木之實非泛指艸木劉所引非其證矣宜朱子以為不甚通也案寔字毛鄭皆訓滿猗字皆訓長鄉訓旁毛謂南山高峻而有滿之使平均者因草木之長茂興大師尊盛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鄭謂山既高峻又有艸木平滿其旁猗之𡿨谷使之齊均興尹氏既尊顯亦當以政教養育民庶使之齊均與蘇說俱未明順吾寧从古

憯莫懲嗟

傳憯曾也

箋懲正也天下之民皆以灾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正之者嗟乎柰何

案傳于懲嗟無釋箋曲折費解恐非傳意穎濱云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得之矣

維周之氐

傳氐本也

箋氐當作桎鎋之桎

釋文桎之寔反又丁履反礙也本又作亍旁至者誤也鎋字又作轄

正義毛讀從邸若四圭為邸故為本言是根本之臣也以毗為毗益故為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輔天子於辭為便故易之　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鎋說文云桎車鎋也則桎是鎋之別名耳以鎋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故以大師之官為周之桎鎋也易傳者以天子為周之本謂臣為本則於義不允故易之

案天之星氐為天根故夏小正以氐為本大臣亦國之根柢所繫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而可不謂之本乎不必泥定天子為周之本也鄭義無可從

天子是毗

傳毗厚也

箋毗輔也

正義以毗為毗益故為厚亦由輔弼使之厚義與鄭同但言輔天子于辭為便故易之

案此則當從鄭義

不弔昊天

傳弔至也

箋至猶善也

案此不平弔當以哀公誄孔子之不弔為斷讀去聲不弔昊天即昊天不弔也即昊天不弔毛鄭俱未可從

無小人殆

傳無以小人之言至于危殆也

箋殆近也為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

案此傳未甚明箋尤鶻突穎濱曰昌不誠乎爾心而止爾不善無使為小人之所危乎亦本傳意而較明

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箋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

正義二句毛氏無傳則不必如鄭說天出圖書授命也蓋言王身不自為政教終勞苦我百姓王肅言政不由王出也

案此二句承上誰秉國成而來乃責在位之人如指昊天也傳無釋者當如王子雍說不煩深解

蹙蹙靡所騁

傳騁極也

箋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

正義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略耳

案此當以箋為是正義特瑗合兩家之說耳

覆怨其正

傳正長也

箋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

正義正長釋詁文此傳甚略王肅述之曰覆猶背也師尹不定其心邪僻妄行故下民皆怨其長今據為毛說

案此亦鄭義為長

正月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傳富人之屋烏所集也

箋視烏集于富人之室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

案傳既未可為訓箋又從而廣之愈晦昧矣此兩句承上并其臣僕于何從祿而來朱子謂如烏飛不知其將止于誰之屋最為得之蓋亦本郭林宗之說也

靡人弗勝

傳勝乘也

箋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

釋文勝毛音升鄭尸證反

正義此傳甚畧王述之云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言殘虐也今據為毛說孫毓云小人好為小善矜能自藏以為大功其所成就細碎小事凡人所勝而過者反以驕人是詩所刺幽王也若乘陵殘虐之事動

則有惡豈得名之為充有定乎箋義為長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傳局曲也蹐累足也
箋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此民疾
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
正義天在上身戴天而曲者曲身也足所以履地故
知蹐累足說文云蹐小步也王述之曰言天高已不
敢不曲身危行恐上觸忌諱也地厚已不敢不累足
懼陷于在位之羅網也箋以不敢者畏辟明有可畏
故言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
案此王述毛義為明箋亦與毛義不遠也朱子曰近
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謝
疊云山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亦本毛鄭而申明之
又窘陰雨
傳窘困也
箋窘仍也終王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于
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
案傳義勝箋
昏姻孔云
傳云旋也
箋云猶友也言尹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為朋黨也
釋文本又作員
正義毛以為言幽王彼有旨酒矣又有嘉善之殽矣
禮物善備足矣唯知以此礼物協和親比其鄰近之
左右與妻黨之昏姻甚相與周施而已不能及遠人
也
鄭以為時權臣吝富親戚相黨故言彼尹氏有旨酒
又有嘉殽會比其鄰近兄弟及昏姻甚相與親友為
朋黨也彼小人如此念我無祿而孤獨兮憂心慇慇
然孤特自傷耳　傳解昏姻相親乃是美事而以為
刺者言幽王唯知親比鄰近昏姻而已不能以此親
親之情而及于遠人故王肅云言王但以和比其鄰
近左右與昏姻其親友而已不能親親以及遠
案此句左傳襄二十九年游吉引之且晉不鄰矣其
誰云之杜注云昏姻甚歸附又曰旋旋歸之自宋以來
亦多用毛氏旋字惟嚴華谷云親戚昏姻甚稱譽之
陳長發以埤雅雲氣周旋盤薄故曰旋謂足暢毛旨
旋字爾雅釋文皆無此義爾雅說文因不能無疑而
按之于義仍覺未安鄙意謂云者昏姻之云也其誰
云之不足云也未知是否若箋義則愈不足據矣
天天是椓
傳君天之在位椓之
箋天以為夭夭殺是王者之政又復椓破之言遇害
甚也
釋文夭於兆反於遙反
正義毛以天斥王者故為君天之天既為君故椓為
在位也　箋以夭是柔殺之辭宜天之所為故云天
以為夭夭殺之天既為天則椓為王者故云王者又

椓破之謂袠時而役厚斂其財人以財盡猶椓使破壞壞然椓如椓杙〻之椓謂打之也

案以君為天古義也而在此究不可用毛鄭義雖異而天天為一層長椓為一層不及宋人云天之夭學竝出而椓禍之蘇氏以下大率如是為直截也

十月之交

案傳以此詩為刺幽王箋云當為刺厲王作其辨甚詳今載潁濱詩傳及逸齋詩補傳毛詩稽古編于後

蘇氏轍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為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詁訓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扶以為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正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于仇讎荀毛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

范氏處義曰詩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歷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稽之史記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二也雨無正言周宗既滅皆於禁宗周褒姒烕之〻事三也小旻言謀夫孔多發言盈廷謂士子之徒若厲王監謗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安有孔多盈庭之刺四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先王二人謂文武若厲王先人則為夷王安能懷文武之事五也鄭氏好立異何其昧耶

陳氏啓源曰厲幽均無道而其實有殊乃虣君幽惟昏主虣君重斂煩刑而政由己出臣民尚知怵惧不敢自擅故厲王之世楚子熊渠畏伐去其三子王號則汎氣以前咸福未去也昏君荒沈酒色置政事于罔聞致姦雄之輩弄權植黨蔽主虐民甚且視君上如弁髦十月之交之皇父是也皇父就封于向挈其百寮以行朝廷為之一空因中不知有天子使在厲王時其致然乎厲王之虐能攘遠裔之疆藩反不能制畿內之卿士乎況皇父作都徹民牆萊民田肆惡無忌眞蠹國之渠病民之首流癘之役民當并食其肉不特皇父一身而已太子靖尚幾不免皇父之家豈能獨全就令有存者宣王中興自當頓民所欲不復錄用其後乃征徐之舉首命皇父為卿士以六師之重委之畢人之子弟使與忠貞之召穆公同執兵柄不幾拂民心隳[illegible]士氣乎由是言之則作都之皇父定是征徐者之後人仕于幽王之世而不克紹其前烈一如吉甫之後有申師尹申伯之後有申侯云爾而鄭禹之蹶為韓奕蹶父之後可知矣仲達為鄭民左袒力證十月之交為厲王詩至引中候擿雒戒之文以助其說中候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illegible]文至厲適十世剡豔古今字豔妻家伯與詩事同山崩水潰即此詩川沸山崩也噫緯書之言其可信哉宣王元舅是申伯則厲王后自應姜

姓何得姓到川沸山崩即三川震岐山崩之事不必舍周語而信緯書也又孫毓詩評疑褒姒生于龍妖不應有七子之親殊不知褒人育之又進之于王則褒人之族即其親黨矣安知七子不因褒而進乎

晉芳又案陳氏之說善矣然以為厲勝于幽則未足訓也周家元氣寔自厲王之暴虐消喪已盡宣王振之為中興而末節不終元氣未復幽王繼之以昏亂遂至亡國天子人國祚未嘗肯輕弃之也必積之數世而後使傾履霜之戒有由然矣

抑此皇父

箋抑之言噫

釋文抑如字辭也徐音噫韓詩云意也

案此抑字自宜從釋文作辭也不必作噫解

雨無正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傳以言進退人也

箋荅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為排退之羣臣並為不忠惡直醜正

案傳箋小異而皆未明暢究之傳覈於箋大率謂入聽之言則荅之譖人之言則因言以退所譖之人是則以言進退人也自宋以來二句皆未晰又蔡仁錫曰凡百君子莫肯以儆戒之故而以救荒弭乱之法言告于王者但聽君孚言則順其意而荅之聞人有譖已之言則奉身而退矣亦本朱傳而加明並存以

備考

鼠思泣血

傳無聲曰泣血

箋鼠憂也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

案傳不訓鼠思於泣血亦未明曉箋亦未暢王氏安石曰鼠思憂思也范氏處義曰凡物之多畏者唯鼠為甚似較明

無言不疾

傳無所言而不見疾也

箋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于病故未能也

正義無所言而不見疾見者自彼加已之辭是詩人言已為人所疾也知非其友言在朝疾已者若為在朝疾已不須以無室為辭又未仕而逆慮人疾非順荅也故以詩人自言也

案此傳義較長箋義雖深恐未確

小旻

不我告猶

傳猶道也

箋猶圖也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

案此之下即下文為猶先猶之猶訓謀為是鄭訓圖亦近謀義毛則遠矣

誰敢執其咎

傳謀人之國〻危則死之古之道也

箋謀事者衆訩々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己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
案此箋確不可易

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
傳邇近也爭爲近言
箋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
案此亦是箋勝傳而猶未十分明暢東萊呂氏因其文而申之曰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得之矣

國雖靡止
傳靡止言小也
箋靡無止礼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礼其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
案傳箋異而皆未明析賴濱曰止定也范逸齋曰國雖靡止無所定也如此等安得不從宋人小宛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箋我々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朝也
案此毛公無傳正義述毛意畧與鄭同究未知毛公本意何如鄭說似模々未可從也歐陽永叔曰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王亦宜夙夜汲々勉厲庶無忝辱于先王東萊引前漢東方朔云士所以日夜孳々敏行而不敢怠也譬如鶺鴒飛且鳴矣二條最足解此二句朱子曰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訓而爲爾詳上下文恐亦未安

交々桑扈率場啄々
傳交々小貌桑扈竊脂也言上爲乱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
箋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
案此箋確切勝傳以與下文相應也

巧言

亂如此憮
傳憮大也
箋憮敖也爲亂如此其敖慢無法度也
正義憮大釋詁文礼内則亦謂之憮々敖釋言大傳者以下言已威爲甚可畏而秦憮言其大非類故爲傲慢下既爲傲此亦爲傲也
案此箋較傳爲明宋賢從之是也

君子信盜
傳盜逃也
箋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
案此不須深解自以箋義爲歸

遇犬獲之
箋遇犬々之馴者謂田犬也
正義遇犬者言免逢遇犬則被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跡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

也以能獲兎知是犬之馴擾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
田犬故辨之
案躍〻二句本承上他人有心二句來故傳不置解
以其不煩解也箋云馴犬非是犬之搏兎物性固然
非必馴擾之田犬而後能也孔疏曲為周旋終不能
彌其罅
何人斯
二人從行
箋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
我是禍乎
正義以上言維暴之云則暴是其一明二者之謂暴
與其侶〻即何人也疑其與蘇同情故并而誰之以
見意耳
案此章專指暴公無暴公徒黨之事二人者暴蘇同
官於朝相隨而行傳無解亦是不煩解耳箋及唐宋
以下解皆小悞然無害于大義姑附鄙見于此
云何其盱何其盱
箋盱病也終不得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
正義毛于下章以祇為病言使我病是使蘇公之病
則此盱亦為蘇公之病也既數過其國而不入故又
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
閒暇而舍息止欵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
脂汝之車汝往而不入見我所以疑也且若不𦗟我
則一者之來見王以後云何使我有罪譴之病乎亦

以我得病在汝見王之後所以尤疑也毛以此云何
其盱與下俾我祇也玄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
也
案孔述傳意似與箋異然皆未安也朱子引易及字
林三都賦盱為張目之義云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
我望汝之切乎此最得之
俾我祇也
傳祇病也
箋祇安也
案此當從箋
巷伯
案巷伯即寺人也箋謂譖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
及巷伯是為兩人非也傳不置解箋多此一義頗須
曰巷伯寺人足以破舊說矣
哆兮侈兮
傳侈之言是必有因也
箋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譖人之因寺人之近嫌
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
案傳訓侈字不明箋好
既其女遷
傳遷去也
箋遷之言訕也王倉卒豈將不受女言乎則亦將復
訕誹女
按傳訓遷字未明箋畧近亦未確嚴華谷本臨川王

氏及朱子意而曰女能譖人〻亦能譖女其禍將遷及女矣確甚

揚園之道猗于畝丘

傳揚園〻名猗加也畝丘〻名

箋欲之揚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

正義釋文丘如畝〻丘李巡曰謂丘如田畝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以畝丘〻名故知揚園亦園名也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丘詩人見之而為辞也

案鄭說自好王肅甫謂揚園下地以況卑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傒畝丘則必道揚園此與鄭說高卑相反朱子又謂揚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者言或有補于君子也凡此說雖不同而皆可通鄭意又謂揚園之畝丘蓋寺人所居之地既舉其地又自識名蓋受譖深而懷怨極無所畏于讒人不能自隱也諸賢祇為一猗字訓加遂多為解說不知古猗字亦為辞如猗歟之猗是也郝仲興訓為倚則無所憑矣

毛鄭異同考卷之六

歙程　晉芳　學

小雅谷風之什

谷風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傳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箋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

案此訓為盛夏未見其然劉氏敞曰習〻之風生草木也崔嵬之山養草木也然而不能使草長不死不能使木長不萎者天地之功有所不足也奈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乎似較勝前人

蓼莪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傳缾小而罍大罄盡也

箋缾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為罍恥者刺王不能富分貧衆恤寡

案箋意恐未是傳意而傳本不明朱子曰言缾資于罍而罍資缾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缾罄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此勝舊說矣

出入腹我

傳腹厚也

箋腹懷抱也

正義腹厚釋詁文腹我謂置之于腹故謂懷抱以父母厚已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
案此當以箋為定論
昊天罔極
箋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罔極
案箋亦可存宋人云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似更勝毛公無傳不知于意云何
大東
小東大東
箋小也大也謂賦斂之多少也小亦于東大亦于東
案此句毛亦無傳宋人謂是東方大小之國似勝箋
無浸穫薪
傳穫艾也
箋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折之以為薪不欲使沈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
正義鄭唯穫為木名尚雖為疲幾又尚可載以對亦可息是薪可載歸猶人可休息直文比事於義為通故不從毛
案木無自落之理必刈之始為薪毛義為勝
尚可載也
傳載〻乎意也
箋疲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為家用
案此又箋義為長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傳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
箋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
案箋所以與傳異者以上東人之子二句與下西人之子二句苦樂相反則此舟人亦宜與下私人相反也不知古人行文未嘗拘定傳義質而可存潁濱曰舟人水居而服熊羆之裘所服非其所有也私人無籍于王室而試百官所事非其所職也雖新尚不及毛義故朱子從毛
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傳捄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
箋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于行列而已
正義特牲饋食礼曰宗人執畢是祭器有畢也彼注云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是以所助載鼎實也掩兔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為之必易傳者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之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網于其上雖可兩通箋義為長
案傳箋義異而可並存宋人多用毛說蓋以其簡質也既取孫氏說右箋非也
載翕其舌
傳翕合也
箋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

正義言合者以天星衆也此獨為箕者由此星合聚相接其舌也　鄭以為箕星踵狹而舌廣而言合于天文不便故言翕猶引也引其舌者謂上星近也言箕之上星相去近故為踵因引之使相遠而為舌也

案翕者吸也箕星末一星特縮上如吸然鄭義近之毛說稍遠

四月

六月徂暑

傳徂往也六月太星中暑盛而往矣

箋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與人為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

案此傳義足矣箋贅而煩

奚其適歸

傳適之也

箋今政乱國將有夏病者矣此禍其所之歸乎言憂病之禍必自之歸為乱

案此箋與傳畧同而均未合也此適歸即奚其適從之義宋人解自可從不必泥于毛鄭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傳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

箋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壅滯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

案此箋義為長但吳楚之君以下仍未確也

潜逃于淵

傳大魚能逃處淵

箋言鵰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鵰鳶能高飛非鯉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耳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乱政故

案此亦箋為定義

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箋言我也登山而采杞亦可食之物喻已行役不得其事

案此無傳者不煩釋也箋則稍贅此杞為枸杞辨見詩解杞菜之葉何不可食之有

或王事鞅掌

傳鞅掌失容也

箋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

正義傳以鞅掌為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為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為鞅掌其言出于此傳也故鄭以鞅掌為事煩之宜故言鞅猶荷也鞅讀如馬鞅之鞅以負荷物則須鞅持之故以鞅表負荷也以手而掌執物是捧持之負荷捧持以趨走也促遽亦是失容但本意與傳異耳

案此孔疏以鞅掌為煩勞得之傳云失容未知果是煩勞否要當從仲叔說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
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
箋將猶扶進也
案箋義簡明可從
小明
日月方除
傳除陳生新
箋四月為除〻
正義上云二月初吉為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
月也下章云日月方奥傳曰煖即春溫亦謂二月
四月謂除釋天文今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
皆生枝葉故曰余〻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然
則鄭引爾雅當同李巡等除余字雖異音寔同也
案鄭雖據爾雅究不及毛義之允當
介爾景福
傳介景皆大也
箋介助也
案此當從箋義
鼓鍾
鼓鍾將々
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淫樂以
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
箋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于淮
水上之作先王之樂失礼尤甚

正義毛直言淫樂不知以何為淫樂王基曰所謂淫
樂者謂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
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〻過也幽王既用樂
不與德比又鼓之于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
之音非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
案此樂為淫為正于詩本文未之見二說姑存可耳
憂心且妯
傳妯動也
箋妯之言悼也
正義以類上傷悲故為悼也
案此二字義皆未知何本訓雖異姑並存以俟考
其德不猶
傳猶若也
箋猶當作瘉〻病也
案鄭于此篇解同斯干究之傳箋義雖異而未安也
頻濱曰不猶不若也不若幽王也最合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傳為雅為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
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
曰禁以為籥舞若是為和而不僭矣
箋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
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〻王也籥舞文樂也
正義傳言為雅為南者明以為此舞以籥屬下句故
別言之云以為籥舞明其上皆為矣若是和者若如

也謂此三舞與上琴瑟笙籥節奏齊同如是乃爲和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籥者進之以韻句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取其樂器唯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大王者德廣能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礼何以爲均中國也即爲夷礼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礼也四夷之樂雖爲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于大廟言廣魯于天下也是廣所及也魯下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旄人云舞四夷之樂故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　以干戚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衆之大數爲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即武舞故曰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皆旅衆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匹

戚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衆之大數爲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即武舞故曰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以對籥爲文樂也言進退之旅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衆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𡲼異毛者以不僭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爲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注云言其齊一是爲不僭也

案此亦當從宋人解雅二雅南二南舊解姑存可耳

是汏

或肆或將

傳肆陳將齊也

箋有肆其骨體于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案此箋勝傳

先祖是皇

傳皇大也

箋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礼甚明之故精氣暀〻之

釋文暀于況反

正義箋易傳以皇爲暀者以論祭事宜爲歸暀孫嘏云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礼曰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養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安來爲義箋說爲長

案此及信南山泮水箋皆作暀泮水訓暀作往與此及信南山小異然皆不及傳之簡明故宋以降多從傳

或燔或炙
傳燔取膟膋炙〻肉也
箋燔〻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為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
正義燔取膟膋王肅云取膟膋燔燎報陽也按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執鸞刀以封之取膟膋注云膟膋血與腸間脂也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礼器曰君親制祭注云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也如此則當朝事之時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是燔膟膋也既以燔為膟膋故以炙為炙肉爲傳以炙為炙肉則是荐俎非從獻也從獻之俎炙用肝　鄭以上或肆為陳其骨體于俎則此非尸賔常俎故為從獻之俎既以為從獻之俎明燔炙是從獻之物故為燔肉炙肝也言從獻者既獻酒即以此燔肉從之而置之在俎也于此言之者以其為之于爨故就爨文言之以其俎之常者隨體所值此特言孔碩故云必取肉也肝也肥而碩美者也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賔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從同則彼肝與此炙同故云炙肝炙也炙既用肝明燔用肉矣故行葦箋亦燔燔用肉炙用肝也特牲先言肝此後言炙者便文耳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從獻之文也然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生民傳曰傳大曰燔瓠葉傳曰加大曰燔對遥炙者為近大故云傳大加之燔其實亦炙非炮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燔從于獻酒之肉特牲云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炙為齊而貫之以炙于大如今炙肉矣故量人制其數量注云數多少長短若非齊而炙之何有多少長短之數量乎故知燔亦齊而貫炙之易傳者以燔燎報陽祭初之事君親為之此文承為俎之下言執爨有容則序助祭之人非君親之也且膟膋燎之于爐此燔炙為之于爨礼有燔肉炙肝從獻所用以此知非報陽燎荐之事故易之也
案此條據特牲礼則鄭視毛為優宋人多取鄭義惟為俎孔碩呂謂是荐熟此或燔或炙則從獻也陳長發曰為俎孔碩鄭解為從獻之俎東萊非之以為是薦熟之俎因燔肉炙肝不可言孔碩也然鄭以碩為肥碩亦通案俎之為用多端有荐腥之俎荐爓之俎又有肵（其斬二音）俎所以載心舌而燔炙皆從獻之物故名从獻之俎鄭解肆將為肆骨體而進之則荐孰之俎已具上章此章之俎謂之从獻與燔炙合為一事亦有理也則鄭並不誤矣

為豆孔庶
傳豆謂內羞庶羞也
箋庶胗也祭祀之礼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胗美也者
釋文內羞房中之羞胗字又作㐱

正義豆内羞庶羞者以言孔庶則非一故為薦二羞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内羞也内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是有二羞之事也

庶胗也釋言文舍人曰庶衆也胗多也孫炎曰庶豐多也云胗然則豐胗亦肥多之義爾雅既有此釋且以為俎孔碩穎之宜為肉甚肥胗故易傳也

案此庶字訓衆為最確即論語庶矣哉之庶也

既齊既稷既匡既勅

傳稷疾勅固也

箋齊減取也稷之言即也

釋文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之齊也

正義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　齊與資古今字異資訓取齊為減取非訓齊為減取也以上言嘏之意此言嘏之事參之以特牲少牢而事有似故說為嘏之礼也其不同者天子與大夫尊卑既殊故礼數有異耳少牢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〻執以命祝〻卒命祝〻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既稱嘏辭主人坐奠爵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寘於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内是大夫受嘏之礼也特牲礼曰佐食摶黍授祝〻授尸〻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〻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寘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荅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是士受嘏之礼二礼皆取黍而已特牲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也又云變黍直言嗇者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此言偏取黍稷牢肉魚者以齊者是減取諸物故知偏減取也知祝取之者嘏礼祝所主又特牲言佐食摶黍授祝〻授尸準此故為祝也知擩于醢者以醢亦宜在偏取之中而少牢礼云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有擩醢之事此既偏取以嘏天子天子嘗嘗之故知擩于醢以授尸也既以授尸故孝子前就凡受之特牲尸親嘏少牢命祝嘏此言既即是孝子自就取則亦尸親嘏不嫌與士同也言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者以少牢宰夫受之故知此亦宰夫特牲少牢皆受以籩此經云既筐故知受之以筐也以少牢主人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即宰夫受之不至于出故言天子使宰夫以為別異之文也定本注天子宰又受之無使夫兩字祝則擇嘏辭以勅之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亦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畧以少牢嘏辭準之知天子嘏辭必多于是彼先設嘏辭乃嘏以黍此先以嘏予之乃釋

辭者亦天子之礼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徂賚孝孫是嘏之事也永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説受嘏之礼耳不得有執事于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疾図慎文無所主故易之以為受嘏之禮案此條子雍之説可從鄭以匡為筐似亦宜從毛作匡正解康成通三礼故釋詩多有典據然虛寔之義各從乎時故愚未敢盡從

皇尸載起

傳皇大也

箋皇君也尸稱君尊之也

按二義雖異而皆可存

信南山

維禹甸之

傳甸治也

箋乎信彼南山之野禹治而邱甸之

釋文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

正義甸之為字既訓為治音又為乘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為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又音為乘也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于天子是亦以治為義也地官小司徒云四邱為甸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邱乘之政令注云邱乘四邱為甸〻讀與維禹敶之〻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攺云郊特牲云邱乘其粢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于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也知六十四井為甸者小司徒云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如數計之邱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為井誹之則邑方一里邱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又解方八里名為甸之意以其居一域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故謂之甸〻乘也十里為成冬官匠人文也知甸居一成之中者以匠人既云十里為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其在中傍一里以治洫故彼注云方十里為成〻中容一甸〻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是也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為通〻十為成〻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為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為甸〻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而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為七十五人耳而哀元年左傳説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則衆不盡行故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傳説少康言有衆一旅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箋以此維禹甸之為邱甸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邱甸其田也且井邑邱甸出于周法

一第八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0版反內

虞夏之制未有聞焉今以周之法為虞夏之說又謂禹治水土此卭甸之非其義也然則鄭為禹亦卭甸之者礼運說大道既隱而曰以立田里是則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閒有洫同也皐陶謨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閒有澮専達于川同也是則卭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暇而云未及卭甸之也故鄭以為禹治而卭甸之案此二義亦可並存而毛義簡明不可以鄭之典雅而軒鄭輕毛也

小雅甫田之什

甫田

倬彼甫田

傳甫田謂天下田也

箋甫之言大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

釋文一本甫之言夫也又一本甫之言大也

正義齊甫田傳曰甫大也以言大田故謂為天下田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王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于夫井不限之于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毓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大之辭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言大田耳言歲收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說也　以此章言自古有年又云今適南畝一章之內而有古今相對今適南畝言民之治田則歲取十千宜為官之稅法而言十千為有限之數則不據天下不可言大不得與齊之甫田同訓故云甫之言丈夫也穀梁傳曰夫猶傅也男子之美稱士冠禮注亦云甫丈夫之美稱甫或作父是為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言以礼法長于人可倚仗也是夫者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仗謂之丈夫通天下男子之辭喪服曰丈夫婦人是也

案甫田宜從齊詩毛傳此文毛公自為變異不及齊傳之妥

歲取十千

傳十千言多也

箋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〻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成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

正義歲取十千于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為屋〻三為井是九夫為井也井十為通〻十為成亦司馬法文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畝故知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通稅千畝成稅萬畝也又解不言萬畝而稱十千意欲見其

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明從井稅一夫為百畝千是通之稅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言萬畝也鄭以為稅法者亦以此十千故耳知此為曰畝者以十千之文連甫田之下明取十千之田故知田畝非釜斛也又斛田之所收數言上地穀畝一鍾明時和而收多故稅輕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鑿涇水為渠並于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彼舄鹵之地灌溉之功畝收一鍾明太平陰陽和風雨時上地畝亦收一鍾也

案此鄭義為核得疏尤明

攸介攸止

傳介舍也礼使民鋤作耘耔間暇則于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肆以進其為俊士之行

正義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也鄭雅今適南畝三句同其首尾皆異

陳氏啓源曰以介為廬舍字訓無本尤屬臆說不如王肅述毛以介為大正為定言治道所大功所止定蓋太平年豐治功所以美大而成定也生民傳亦云介大止定王義本此

以爾齊明

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

箋以潔齊豐盛

釋文齊本又作齍又作粢同音資

正義經傳多齍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

案二義雖似異而大指畧同

攘其左右

箋攘讀當為饟饁〻饟饋也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

釋文攘如羊反鄭讀為饟式尚反王如字

正義此經毛不為傳但毛氏于經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田畯之至喜樂其事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傳意當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閫外之事文帝王乃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為惠不普玄說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閾惟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而云使知稼穡之艱難王后寧復與稼穡事者此與豳風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義皆同農人遂于其事婦子俱讓也

如茨如梁

傳茨積也

箋茨屋蓋也

正義墨子稱茅茨不剪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為屋蓋傳言茨積非訓茨為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意與箋同也

大田

俶載南畝

箋俶讀為熾載讀為菑栗之菑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

釋文俶音尺叔反始也載事也鄭讀為熾菑熾音尺志反菑音緇栗音列鄭注周礼云讀如裂繖之裂

正義傳不解俶載之文以毛不破字必不與鄭同王肅以俶為始載為事言用我之利耜始發事于南畝

此及載芟良耜皆于耜之下言俶載南畝是俶載者用耜于地之事故知當為熾菑

案此以王肅述毛為正解

瞻彼洛矣

韎韐有奭

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

箋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

正義韎韐者衣服之名奭者赤貌傳解言奭之由以其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者按尔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曰韎韐即一入曰韎韐是縓也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是以他服謂之韍祭服則謂之韎韐以此韎韐代他服之韠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亦犹大夫以上之言韍也若然玉藻云一命縕韍黝行注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韍矣言韎韐者彼注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縕韍以子男大夫為文故言韍耳其士寔士正名韎韐士冠礼爵弁服韎韐不言韍是也　傳言韎韐茅蒐染故解之云茅蒐韎韐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韎韐故名此衣為韎韐也士冠礼注云韎韐者縕韍而黝珩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韎韐又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是古人謂蒨為茅蒐讀茅蒐其聲為韎韐故云茅蒐韎韐聲也又解代韠之意士朝服謂之韠祭服謂之韎韐駁異義云有韎韐無韠有韠無韎韐是韎韐必代韠也其礼合韋為之此韎韐是蔽膝之衣耳士冠礼陳服于房中云爵弁服纁裳紂衣緇帶韎韐是韎韐配爵弁服也彼注云爵弁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也紂衣絲衣朝服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此引之以衣在裳上故先云紂衣耳

陳氏啓源曰韐本作帢左从巿音弗其其或體乃韍與韐皆祭服而異制矣大夫以上服韍士無韍而有韐制如榼缺四角其色韎䩐說謂之韎韐其非祭則通服韠然則韠者士及大夫以上所同韎韐者士所獨也以配爵弁見于士冠禮故韎韐有奭鄭訓為諸侯世子未爵命之服王氏據周礼兵事韋弁服及左傳韎韋跗注之文而改訓為戎服恐不然案周礼司服凡兵

事韋弁服鄭云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不言以韎韋為韠也左傳蹣注或作不注不讀為幅注訓為屬謂幅有屬者杜氏訓為戎服若袴而屬于蹣皆非韠也安得以衣弁用韎韋而牽合韎韐為一事乎又爵弁韋弁陳氏礼書疑為　物元無確據況爵色微㬇而韎色淺衣兵事之韋弁必非韎韐所配之爵弁礼書臆度之見不足信也然則韎韐之傳惟士得縛之豈槩為戎服之名乎

案此傳義已備茅蒐之聲亦影響詞耳

裳々者華

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傳言世祿也

箋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

案此傳箋雖合不及朱子云言其車馬威儀之盛也

桑扈

交々桑扈

箋交々猶佼々飛往來貌

正義黄鳥小宛傳曰交々小貌此云猶佼々飛而往來者作者各有所取佼々寔飛而往來之貌也此喻升降舉動故取往來為義

案此傳箋義皆可存

君子樂胥

傳胥皆也

箋胥有才知之名也

正義周礼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則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為十徒之長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故智胥有才智之名易歸妹以須注亦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荅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為名是胥為才智之士胥須古今字耳

案箋甚典核雅得疏尤核但毛義終長無可勝宋人以胥為辞也究之太空不及毛之有意

鴛鴦

戢其左翼

傳言休息也

箋戢斂也鴛鴦休息于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合翼掩之自若無恐懼

案傳意已足箋文過深而亦可存

頍弁

有頍者弁寔維伊何

傳頍弁貌弁皮弁也

箋寔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為也礼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

案傳釋頍弁辞渾而下文亦以為刺幽王此當從李厚菴以為兄弟親戚受燕于王之作傳箋均不可用

先集維霰

傳霰暴雪也

箋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之謂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案此箋精細勝傳

車舝

景行行止

傳景大也

箋景明也諸大夫以為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

正義傳云景大釋詁文箋必易之為明者以行須行之故以為明見其明白可法明亦大也

賓之初筵

正義此經五章毛以上三章陳古燕射之礼次二章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三章陳古大射行祭之事次二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三章陳古以駁今

陳氏啓源曰此詩首三章毛以為燕射鄭為以大射後儒說詩者或从毛或从鄭或首章从鄭次章从毛此崔集注之說呂記从之皆攷據礼文以為言獨朱傳則在不毛不鄭之閒襍取大射燕射之礼源不知其何所折衷也其釋首章有不可解者六焉次章依鄭解以為言祭則此章是將祭而擇士宜為大射矣而集傳所引多燕射礼此不可解者一也大射射皮侯燕射射獸侯集傳引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士布侯乃獸侯也燕射之侯也將射繫左綱又鄉射礼而燕射如之者也遷樂之事亦燕射之同于鄉射者也則宜以此章為燕射矣然首引大射宿縣之文此不可解者二也樂人宿縣大射之文也厥明將射遷樂于下鄉射之事也既礼文各異宜分別下語為鄉射矣乃仍蒙大射之文不顧後人指摘乎此不可解者三也劉瑾以為參約二礼之文夫參約之者必其文雖異其義原不相妨則可耳大射之不改縣孔疏論之甚明乃強益遷樂文于大射下可乎此不可解者四也孔疏引燕射鄉射礼所以申毛意也引大射礼所以申鄭意也然諸侯大射無改縣之事故言天子宮縣階肯妨射伍須改縣以避之諸侯與臣行礼略不備軒縣不足妨射不須改蓋敘引此詩為刺幽王則所言當為天子之大射矣朱傳既不遵敘而以為衛武公悔過詩則此章乃諸侯之大射也諸侯大射不改縣礼文可攷也集傳顯與立異又不自明其故可乎此不可解者五也詩既為悔過而非刺王則所言皆諸侯礼矣集傳之釋大侯既歷陳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異後獨舉天子之侯著其制度物色而諸侯反不及焉此不可解者六也凡此六者上不能服先儒之心下無以塞後學之議不敢以說出于朱子而默不置辨也案衛武公為卿士在平王時非幽王時也小序似誤至此詩之作一以悔過一以刺時即出幽王亦未可知詳玩經文毛義不失不必曲從鄭也

左右秩秩

傳秩秩然肅然敬也

箋秩〻知也
正義箋依釋訓云秩〻智也傳言肅敬者以序刺媟慢由有智而能肅敬理亦通也
有壬有林
傳壬大林君也
箋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于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
正義壬大林君釋詁文毛不解百禮之義載芟文與此同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進祭祀之禮多非諸國之所獻百禮宜為所薦之酒食殽羞之百種也毛以此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寔祭之事則百禮既至不得為諸侯非百國之禮自外至也然則有壬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
案林當訓其會如林之林言其衆盛也朱子大盛之訓為長
錫爾純嘏
傳嘏大也
箋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
按此宜從箋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
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于賓〻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
箋仇讀曰𣂪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
釋文仇毛音求匹也鄭讀為𣂪音俱謂挹取酒
正義毛以此為行燕射之禮故以手為取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以主自居于室故謂之室人也大射云司射請于公卿辭云司射請于賓則射法立司射以請之非主人自請此云主人請射于賓〻許諾者以詩之所陳畧舉大綱非如記注禮儀曲言節數此總陳賓主之黨不獨陳主與正賓二人也禮從主人而起故主人請而賓許諾也又射禮耦者有司所比不是賓取自之云賓自取匹者雖配之由于有司其技藝敵與不敵亦强弱素定自相牽引而為耦也大射司射及三耦等皆云取弓矢于以此云主人亦入于次謂取弓矢也言又射以耦賓者賓為主射主為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也次者大射注云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為之
朱氏鶴齡曰賓載手仇室人入又言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入射又手敵賓主皆善射也毛于此章不言祭鄭不言射蓋互有得失也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傳酒所以安體者也時中者也
箋康虚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醻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
正義言酒所以安體者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

老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祈汝爵應其耦與己爵也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各從其所而言之故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大射礼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是豐上之觶勝者所酌又言養是自勝者往養不勝者之辭故知以奏爾中散令飲不中者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謂此以奏爾中為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即行飲酒之礼以至于終無慶勝之事故也　康虛釋詁文時者謂時而存在乎意故云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未虛也特牲礼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寘觶于篚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々子各酌于其樽中庭北面舉觶于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

案安體之訓自不可易朱子引崇坫康圭之以釋之雖典雅而古訓質直難勝時之一字以頫瀉時物之訓為長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

箋飲酒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

案此當從傳益立監佐史本以正酒過彼醉者昏然不覺悉為不臧不醉者在旁反覺其可恥也鄭說非也一說原立監佐使之意所以防人之不臧令反甘為不臧而以不醉為恥亦通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

箋式讀曰慝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為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于怠慢也正義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謂之故以式為慝訓之為惡毛不為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之傳意當然也

案此箋不明文子諸家解亦未見分曉蔡仁錫曰式勿從謂戒不醉者勿用從醉者語蓋彼既昏亂不與之語是使之不至甚慢也似較勝前人

俾出童羖

傳羖羊不童也

箋使汝出無角之羖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羖羊之性牡(牝)有角

蔡氏德晋曰童羊無角羖羊有角童乃是羖々乃是童醉言之顛倒背謬如是也羖爾雅以為夏羊之牝者說文以為夏羊之牡者康成以為羖羊之性牝牡有角則兼牝牡言之

案此亦傳為長得蔡氏說尤明

小雅魚藻之什

采菽

紼纚維之

傳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

箋揚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

正義釋水云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孫炎曰繂大索也李巡曰繂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緌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于樹木戾竹為大索然則紼訓為繂繂是夫紼縭訓為緌緌又為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紼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紼弗也與爾雅不同

案傳以王能維持諸侯箋以諸侯治民御之以禮法說皆通而傳尤勝

亦是戾矣

傳戾至也

箋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案二義皆通宋人多用毛傳亦以其勝箋爾

角弓

如酌孔取

箋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几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為王有族食族燕之禮

案此傳無釋鄭意貼老人說非也蓋自上二句已悞釋矣顏濬曰老馬必遺其駒必強老馬不自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譬如小人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克也故告之曰譬如食者必以其宜為飽之節譬如酌者必以其空為取之節食而不以其腹之所宜止則病酌而不以其空之所容止則溢受爵而不以其量者亦猶是也此勝古訓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

傳猱猨屬塗泥附著也

箋毋禁辟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桴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

正義傳言附著也是訓附為著故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如以塗之必著　以猱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言必也以顧下小人與屬故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此章先言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毋為禁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辟以禮之非禁王不聽教小人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為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蘇氏轍曰猱之升木不教而能矣塗之塗附不力而堅矣王族之屬王不強而親矣特患徼猶之不立無以來之爾

長樂劉氏曰小人之為不善皆為所自能不必教之

也今幽王又疏薄骨肉為不善于上以倡之是教猱升木也小人樂于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々附其堅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之道也

案此亦宋人解得之二說皆通而劉說尤勝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箋莫無也遺讀曰隨

釋文遺王申毛如字鄭讀曰隨婁王力住反數也徐云鄭音樓斂也尒雅云裒鳩樓聚也沈力俱反

正義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曰隨々從于人先人後己以相卑下之義也釋詁云婁斂聚也俱訓為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斂也言用此者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為敬順謙恭也此毛不二句為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為數乃常訓也故别為毛說焉

案鄭破遺為隨未之敢從蘇呂以遺為予朱子謂不肯貶下而遺棄之嚴氏謂王莫肯以恩義及骨肉三家之說當以嚴為定勝古訓也

菀柳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

傳蹈動暱近也

箋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己所以不朝之意

釋文蹈音悼鄭作悼病也

正義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為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為斥王矣暱近釋詁文毛于下章瘵為病也言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為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　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自暱焉是其蹈為惡之狀故讀為悼言使人心中悼病若悼履則非惡之狀故易傳也

案此當從傳不必如箋改字朱子云蹈當作神則是遠矣

俾予靖之

傳靖治

箋靖謀

案靖字似以傳義為長

後予極焉

傳極至也

箋極誅也

正義靖治並釋詁文此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為恨王不使己治事故後不至也　靖謀俾使皆釋詁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々留我使謀政事王信讒反誅放我也以凶矜之文與此相類故易傳也

案如箋說則極近殛義雖云有本未之敢從而傳亦

失之太渾朱子曰極求之盡也似可從

都人士

行歸于周

傳周忠信也

箋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歸于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決傚之又疾今不然

案此條傳箋皆同可從東萊引陳氏之言以周為鎬京似亦可存蔡仁錫姚賓佐駁之云都人士則其人已在周矣安往而復行歸耶不知都人士竟無出京復歸時耶此不可泥也

臺笠緇撮

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

箋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

釋文臺如字尒雅作薹夫音符本亦作扶

正義臺草名可以為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之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固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為一知臺笠不二矣　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島夷居下濕而常服之此臺草之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

案此宜從箋臺笠不必分解

綢直如髮

傳密直如髮也

箋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

案此傳箋畧同箋能廣傳之義尤善宋賢自宋子始疑為亦是言髮華谷益詳論之究不及古訓之質

謂之尹吉

傳尹正也

箋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礼法

正義尹正釋言文王肅曰正而吉也　言謂之者是指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為姞美其人而謂之尹姞者以尹氏姞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同室為婚姻也韓奕云為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為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于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礼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礼法者謂之尹姞也孫毓云尹氏姞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按篇義略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為難矣

案此條亦當從箋

垂帶而厲

傳厲帶之垂者

箋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為飾厲字

當作裂
釋文厲毛如字鄭當作裂音列
正義毛以言垂帶為句絶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為帶之垂者　以言如蠆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蠆巳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彼服虔以鞶為大帶也鄭意則不然内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寔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不名之為裂鞶必垂裂以為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裂繻故言厲字當作裂也
案此則孔傳為長

采綠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
傳興也
箋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于事
正義毛以婦人不當在外故以為興　綠若難得則不盈是常今言其不盈故為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
案此箋義為長故朱子于此亦云賦也

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
箋婦人過于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
正義内則云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文不别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爲婦之思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使即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喻過時耳孔晁曰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為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　箋解婦人所以怨曠之意由過時故也則此過時之言故不為日數也雖言以日為喻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礼又其喻懸而不愜故易傳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過時所以為憂思也
案進御之說雖古而非經典正文君子所不道自以箋說為長

隰桑

遐不謂矣
箋遐遠謂勤
陳氏啓源曰詩中遐字集傳多訓為何宗表記鄭注也表記引隰桑遐不謂矣遐作瑕鄭曰瑕之言胡謂猶

告也此解明順故朱子用以釋此詩并及他詩遐瑕二字然鄭先注記後箋詩箋詩時往〻改其苒說所見必有退不應徒執其舊解也呂記釋此以為欲進其忠告于君子此又用左傳杜注也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襄三十八年杜注云蓋欲子產之見規誨東萊之說本於此矣然玩詩語及鄭箋並無規誨意惟箋引末引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言能勿誨乎二語疏申其意請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藏之心不能忘其義畧同故引以為驗杜見忠誨與謂相近故有規誨之說不知鄭本訓謂為勤澂不以誨證謂也元凱雖左癖而疏于詩矣鄭引論語既貽誤于杜〻注左傳又貽誤于呂千餘年未有能辨其故者源又謂孔疏申箋亦未得箋意也鄭訓謂為勤〻與勞同義釋詁勞皆訓勤　謂論語言愛之則必勞來之孔安國論語注人有可愛則必勞來之鄭應用孔說　詩言愛之則必勤思之語意相符故鄭引之以證不謂非證不忘也意在忘勞不在忠誨也

案此傳無文陳氏奐鄭箋雖曲為之解究之以謂為勤不可訓也如以遐為遠作久遠不謂讀猶可耳其他則從朱傳毛無釋者不煩釋也

白華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

箋白華于野已漚名之為菅〻柔忍中用矣而便取白茅收束之茅比于白華為脆興者喻王取于申〻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〻為孽將至滅國

正義釋草云茅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菅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也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　箋以序言得褒姒而黜申后明以菅茅相比故以韌脆為喻以菅漚之明韌也茅不漚故脆也言取白茅收束之言收束以擬用非以束白華也茅雖比菅為脆其寔茅亦不可用七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是茅可以為索興者以善惡相比為喻耳

案傳義未明當以子雍解為正

俾我獨兮

箋王之遠外我不復荅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

案此傳無釋知亦不煩釋也箋老而無子句贅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傳英〻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

箋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為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摘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

正義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菅喻寵褒姒而黜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為菅之茅使茅與白

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退以此喻為切故易傳也

案此傳勝箋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傳步行猶可也

箋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爾

正義舉足謂之步故為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為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為毛說

案逸齋以天步為天運似可補漢唐之未備至犹訓為圖固無以易箋也之子指幽王為是

念彼碩人

箋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

正義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為之傳意當與鄭同

案讀詩記引邱氏曰碩人指幽王也此最合前此諸解皆非是毛公無傳只是不煩解耳知不與鄭同

瓠葉

有兔斯首

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

正義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為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然按經有炮之燔之臣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即是不以微薄廢禮獻以斯首以見兔小與毛為異斯為兔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為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潔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為首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為白頭也畜獸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小者明其微薄也

釋文斯首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

案斯祇是虛義訓白非也

酌言獻之

箋每酌言〻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為酌名

正義四章皆云酌言〻我也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當然不當每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之言每酌言〻者以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為之制庶人依準士禮立賓主為酌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賓相亢為禮以行獻酢之名也不于上章解之者以前直言嘗之無獻酢之名此有獻之故就而言焉然則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為賓作嘗亦行

礼故亦云酌言也礼不下庶人不御篇叅耳其庶人執鶩庶人見國君走亦往〻見于礼爲

案此亦與芣苢之溥言同直是虛文非有寔義箋疏典雅究屬異辞

漸〻之石

漸〻之石維其高矣

傳漸〻山石高峻

箋山石漸〻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彊而無礼義不可得而伐也

案傳簡質義已盡箋爲贅文

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箋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

正義以漸〻文連之石爲山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爲高峻貌此傳無異鄭之文正以漸〻乃是上句而于此釋之明以四句爲一事鄭以勞爲遼〻言廣濶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爲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戎役不息乃更漸〻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于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爲戎征戎狄而言俱是述毛爲說傳意或當然也下篇苕之華序曰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何草不黄序曰四夷交侵用兵不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亦伐戎狄傳又總而注之則王孫之言非無理矣故據爲毛說若然卒章上四句毛則分之者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此山川事類故并之廣濶遼遠之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及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毛并注四句則是以爲一事箋分爲二者以下云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必上有難征之事乃可言不能正之不得不言荆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荆舒之地爲下事發端也

呂氏祖謙曰解經不必改字鄭氏以勞爲遼非也然孔氏之說讀詩者所當知

案此亦毛義爲長

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箋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于王

正義以序云命將率東征故知武人謂將率也皇王釋言文朝者諸侯見王之辞序云役久病于外明其所將之人罷病不能正之使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朝于王〻肅云武人王之武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修礼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爲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爲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凡諸侯邦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之礼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

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為怨而列于詠歌王氏之義不為長矣

案疏駁王說是也而箋義亦未見長宋之歐蘇呂氏尚遵其說朱子曰遑暇也言無朝見之暇也此最明晰足以正箋之失

維其卒矣

傳卒竟

箋卒者崔嵬也

釋文卒毛子卹反鄭在律反

正義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　箋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形也故讀為崒釋異山云崒者厜㕒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巗者箋云崒者崔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取爾雅為說也

案此傳順勝箋

有豕白蹢

傳豕豬也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

箋烝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曰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𥼶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荊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礼義之安而居乱亡之危賤之故比方于豕

正義豕豬釋獸文釋詁云烝進也言進涉是訓烝為進也毛以下經月離于畢為雨徵類之則此亦雨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水矣并以二經為雨徵言役人遇雨之勞苦也　烝衆釋誥文豕之性能水言其自好涉波非雨徵也以唐突難禁制喻荊舒之難制服也釋獸釋豕云四蹢皆白豥孫炎曰蹢蹄也傳已訓蹢為蹄故箋即以蹄言之經直云白蹢不云豥則白豥亦不知幾蹄白而箋引此者以爾雅主為釋詩々中言豕白蹢唯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馬驁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蹢名之為豥是躁疾于餘豕故云則白蹄其中尤躁疾者也駭與豥字異義同釋獸于豕之下所寢𥼶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為𥼶其氏曰臨淮之謂野豬所寢為𥼶李巡曰豬臥處名𥼶々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𥼶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

—案此大義傳為長而解曰蹢箋順精賴濱曰豕之性好水而畢之性好雨豕馴則居陸駭則涉水蓋周旋于毛鄭之間者也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解順別不及蘇傳之安

苕之華

其葉青青

傳華落葉青々然

箋京師以諸夏為障蔽今陵苕之華衰而葉見青々然喻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

案箋亦廣傳義而稍覺其贅孔疏云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此最明曉

鮮可以飽
傳治日少而乱日多
箋今者士卒人〻于晏早皆可以食矣時饑饉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
正義鄭以幽王時恒多禍乱曽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傳
案箋之易傳是也而尚有未分晩處蓋此兼兵民二者而言非專指士卒也顆濱曰言無暇及飽也朱子曰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茍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皆膠舊說

毛鄭異同考卷之七

歙程　晉芳　學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
箋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
案箋不及傳之渾而確潁濱曰文王行事常若升降在帝左右者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此足以翊傳矣朱子以為文王之神在天蓋以周公追述文王之德而作亦通

陳錫哉周
傳哉載
箋哉始
釋文哉如字毛載也鄭始也本又作載同
正義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栽者培之注引上天之載是其通也以其通用故云哉載也　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予人故載能行周道致有天下
案北宋諸賢訓載多從傳義南宋呂氏朱子始以哉為語辞今亦斷從毛傳鄭與南宋存參可耳

侯文王孫子
傳侯維也
箋侯君也勉〻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

閒日見稱歌無止時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
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孫適為天子庶為諸侯
皆百世
正義釋詁云維侯也郭璞曰互相訓是侯得為維也
哉始侯君釋詁文也以文王受命創為天子宜為
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也
案此亦傳義簡明

思皇多士

傳思辭也
箋思願也
正義以此覆述世顯之人不宜更有所思故以思為
辭皇與多士連文能生多士維天乃然皇者天號故
皇為天也王肅云言天思周德至盛故為生衆士於
此國王國能生此衆美之士維周以之為楨幹也
明此思皇多士是世顯之人復思使皇天更生多賢
也下濟濟多士即世顯之人與此多士不同也
案此傳箋雖異而皆未明即王子雍解亦未盡也顏
演曰文王思大獲多士以為周之幹似較古注為優
東萊引顏氏漢書注曰美哉多士生此周王之國也
以皇為美義亦可存

其麗不億

傳麗數也盛德不可為衆也
箋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
正義以億是數名故知麗為數也德之小者猶可以
衆敵之盛德不可為衆言德盛則難為衆故雖多而
服周　以舉多而服文王故知不徒億也文王所得
六州而已殷之同姓未必有歸之者况其子孫乎而
云不億者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畏
美之耳非實事也
案麗訓為數北宋諸家及朱子皆仍之華谷引曹氏
以麗為附似勝諸說矣

侯于周服

箋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
衆之不如德也
正義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
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為衆毛於上章訓侯為維則其
意如肅言也
按此侯字亦當訓維

永言配命

傳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當
多福
箋長猶常也王既述修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
福祿自來
案言字不訓為我箋勝傳矣至自求多福句傳箋雖
小異而似皆未確觀下文明是戒時王之辭則庶國
云不為確矣要之訓言為辭則解之易明當以宋學
為斷

宣昭義問

傳義善
箋徧明以礼義問老成人
釋文義毛音儀
正義々善釋詁文
呂氏祖謙曰宣昭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
天命之大小非知徧學所能與也
晋芳按義讀儀訓善毛公必有所本故宋賢多從之
箋不及也鄙意義者宜也所宜問之事舉其大者而
細目不煩言及矣

大明

明々在下
傳明々察也文王之德明々於下故赫々然著見於
天
箋明々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徵應炤晢見
於天謂三辰效驗
正義明々察也釋訓文以此文上下相對謂施德于
下能感上天　以下言紂之政教不達四方為天下
所棄是武王時乃然則此章為總目其辭兼文武矣
棠此箋勝傳以此篇兼述文武之事也

曰嬪于京
傳嬪婦京大也
箋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
正義京大釋詁文王肅云唯盡其婦道于大國耳述
毛為說也　箋易傳者以言於京是於其處所不得
漫言於大王肅以為大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
命之事而云裸將于京可得以為京師此王季時為
諸侯之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即以其居
為京師也孫毓以為京師又不通矣思齊曰思媚周
姜京室之婦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下章云命此
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
明京是其中小別也
棠此亦箋勝無以易也

造舟為梁
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
箋迎太姒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
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天子造舟周制也殷
時未有等制
釋文毛云天子造舟方言云浮梁也廣雅作艁音同
說文艁古造字一音才早反
正義天子造舟至特舟皆釋水文李巡曰比其舟而
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
一舟曰特舟孫炎曰造舟比舟為梁也維舟連四舟
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
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橋河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
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為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
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為
榮故云造舟然後顯其光輝解本用造舟之意王肅
云造舟為梁然後可以顯著其輝光明文王之盛德

於是可以王也　以傳歷言舟之等級故申之云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如者若先有等制則下不僭上文王雖欲重昏禮豈得僭天子乎若僭天子為罪則大於時人主誰肯聽之以此知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為天子法耳故王基云自殷以前質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太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即制之以為天子禮著尊卑之差記以為後世法是也

案古人說經往〻因文生義致啓後來之疑雖爾雅說文不能免也駕船為橋以便於渡至今猶然豈獨天子且文王雖受天命而有二事殷何敢僭為天子之制故王子雍調停其說如前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亦是子雍之意大抵鄭重昏禮從浮梁以推可見故曰不顯其光也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傳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

箋殷盛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而天乃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

案傳未甚明箋廣傳意得之侯自當訓諸侯朱子以侯為維則是維予維興矣未免稍遜古注

肆伐大商

傳肆疾也

箋肆故今也

正義釋言云宛肆也郭璞曰輕宛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為疾之義故以肆為疾言伐者見清明之速又解會朝清明為速疾之意　肆故今也釋詁文

按以文義論似箋勝傳

會朝清明

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箋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正義言武王陳師會甲日之朝不終一朝而為天下清明是其疾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言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長續為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為甲孫毓云經傳詁訓未有以會為甲者失毛旨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　故今伐殷其合兵以朝旦清明之時言於時殺紂也引牧誓證清明之時是昧爽之義牧誓注亦引此詩交相為證以明其事同也昧爽者爽明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清故謂朝旦為清明古詩曰清晨登隴首是清亦古之全通語也易傳曰以會者遇值之辞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詩無甲子之文不當横為會甲且清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陳氏啓源曰會朝清明毛傳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鄭易傳解清明為昧爽孔疏是之然毛義正大矣至嚴緝以清明為雨止則傳會殊甚彼引尚書孔傳雨止畢陳又六韜武王至河雨甚靁疾太公率衆先涉此雨文為證且言師以雨敗者多矣故以清明為得天助太公先涉故以尚父鷹揚發之皆謬說也六韜之書後人贋作其可為據乎孔安國之言本於周語伶州鳩州鳩言陳未畢而雨為天地神人協和之應故孔傳引之證休命之意是孔以得雨為天助而嚴以雨止為天助也用其說而反其義可乎

案此亦鄭義為長長發之言得失參半

綿

綿綿瓜瓞

傳瓜紹也瓞瓝也

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綿綿然若將無長大時

正義綿綿微細之辭故云不絕貌也釋草云瓞瓝其紹瓞舍人曰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漢中小瓜曰瓞孫炎曰瓞瓜子如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然則瓞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瓞故謂之瓞瓞是瓝之別名故云瓞瓝也

案韓詩以瓞為水瓜近是此傳本渾質箋謂無長大時亦是因文生義之病陳長發多為之辭不足信也疏以瓜瓞為二種尤無據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

傳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

箋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

正義下傳云冢土大社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則毛意以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則皐應非諸侯之門故云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是諸侯之郭門不得名皐門諸侯之正門不得名應門也大王實非天子而以皐應言之者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言大王本作郭門正門耳在後文王之興以為皐門應門雖遷都於豐用岐周舊制故云致得為之也此言以致皐門下云遂為大社致者自小至大之辭遂者從本嚮末之稱皆言大王所作遂為文王之法也此時大王實為諸侯其作門社固為諸侯之制諸侯之法異於天子文王為天子之法不得同於大王而云致門遂社者大王門社必不得同於天子但以殷代尚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為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毛所以為此說者蓋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

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為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以應門不言宮明與郭門皆為宮門也正門謂之應門釋宮文孫炎曰謂朝門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臯應與鄭别耳而郭門為宮門外門正門謂朝門亦與鄭不異也　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臯應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臯門之晳諸侯有臯門也諸侯法有臯應大王自為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故云諸侯之宮外曰臯門朝門曰應門文王世子云至于寢門是內有寢門也明堂位云天子臯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是天子亦有臯應故為天子之宮加之以庫雉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謂應門為朝門內為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在路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臯門之內雖有外朝大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而視與羣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為朝門也

案此自是諸侯之制傳以為致疏解得之鄭箋因不悞也

亦不須厥問

箋小聘曰問

案聘問之說未知傳意云何北宋以前惟存鄭說朱傳云問聞通謂聲擧也似可與箋義並存

棫樸

薪之槱之

傳樸枹木也槱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

箋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豫斫以為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

正義釋木云樸枹者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以此故云樸枹木也伐木析之謂之薪既以為薪則當積聚槱在薪下故知槱為積也此詩美其能官人則以木茂喻賢人德盛樸屬喻賢人多薪之似聘取賢人積之似聚置於朝故云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然蕃是在朝之士當以薪濟家用為喻而文不類是互相足也蕃興者謂蕃興殖盛言國家昌大之意也　言樸屬而生者冬官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迮相附著之貌故以樸屬言之欲取為薪故言其枝葉茂盛芃芃然薪必乾乃用之故云豫斫月令季冬乃命取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則一歲所須槱燎炊爨之

薪皆于季冬收之以擬明年之用是豫斫也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燎之解槱之意也知此為祭天者以下云奉璋峩峩是祭時之事則此亦祭事槱之與大宗伯槱燎文同故知為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彼槱燎之文唯施用於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言槱之者彼云禋祀實柴槱燎三者皆祭天神之禮俱是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是其體皆同故得為槱之也皇天上帝月令文彼注以皇天為北辰耀魄寶上帝為五帝則此亦宜然宗伯注昊天上帝周礼以為一而月令分之者以周礼文自相顧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別言五帝則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故以為一月令文無所對宜廣及天帝故分之為二此亦廣文當同之也春官神仕之職桓二年左傳皆有三辰之文即宗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天之事祭天則報大天而主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總言三辰以為兼及星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槱文可以兼之故通舉為此及宗伯月在柴燎之限則月為天神當以禋祭覲礼云祭天燔柴祭地瘞注云燔柴祭天謂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又以月為地神而從瘞埋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太陰之精上為天使然以天使從天降陰精又從地故以祭月有二禮月之從埋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已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為天神也文王受命稱王必當祭天其祭天之事唯肇禋興是類見於詩其外又中候合符后云文立稷配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諸儒皆以為郊與圜丘異名而實同鄭以圜丘與郊別文王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圜丘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周公祭礼始禘嚳而郊稷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其礼當使誰配之以此知文王之時未具祭天之礼而分皇天上帝為二者亦以槱文可盡兼天神廣言之耳未必文王已祭天皇大帝也此箋異於傳孫毓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于祀神莫大于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礼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槱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槱燎箋義為長

案蹠雖右箋而傳義渾質未見其遜也

左右奉璋

傳半珪曰璋

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礼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

正義傳唯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為祭矣斯干傳曰璋臣之職則謂臣之行礼當執璋也王肅云群臣從王行礼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璋以酢肅以臣之

執璋於礼無文故引顧命為証　鄭以臣行礼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礼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論語說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故知璋是璋瓚王肅云一本有圭瓚者以圭為柄謂之圭瓚未有名璋瓚為璋者王基駁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峩々皆有明文故知璋為璋瓚矣祭之用瓚唯祼為然故云祭祀之礼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即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是也天官内宰職云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然則亞祼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及祭統言大宗伯者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爲攝代王后一人而已言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然則太宰助王祼小宰又助之是助行祼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爲則此言祼事祭宗廟也箋直言祭祀之礼不言廟以言祼則廟可知

案此箋與核疏尤足以廣之子雍之言未足據也

旱麓

干祿豈弟

傳干祿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

箋君子謂太王々季以有樂易之德施于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

正義干求釋言文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爲若夫山林匱竭麓林散亡藪澤肆逸民力周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爲毛依此文以為義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彼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也用此傳為說然則此外傳正文而箋易之者以陰陽和山藪殖自然民豐樂矣立君所以牧民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為主不應捨民而言而唯論草木是必以木既茂盛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興意毛傳理雖不謬於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　以序言受祖々文未見故辨之云君子謂太王王季也上言民被其德教是有樂易之德施於民也君子行善々亦應之既施樂易于民故求福亦得樂易樂易謂求則得之其心喜樂簡易也

案此傳箋小異而大旨畧同由宋以來多仍其說鄙意則謂上有豈弟之君子則下之干祿者亦皆為豈弟之人干祿二字不宜貼君說未知是否

黃流在中

傳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

箋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

釋文黃金所以流鬯也一本作黃金所以為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

正義瓚者器名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故云玉瓚圭瓚也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為勺而有鼻口鬯酒中從流出故云黃金所以流鬯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也　江漢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是賜圭瓚必以秬鬯隨之故知黃流即秬鬯也傳以黃流為黃金流鬯箋直以秬鬯為黃流者秬黑黍一稃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易傳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而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也以此故具言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以朱為中央矣明酒不得黃也知瓚之形如此者以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央鼻寸衡四寸注云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横字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璋狀言之知三璋如玉瓚者以彼上文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更不說瓚形明於三璋之制見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

朱氏鶴齡曰毛謂以黃金為勺流出而照見其黃鄭謂和以鬱金草故在中流動而黃當兩存之金色黃鬱金草色又黃酒流其中故曰黃流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傳言上下察也

箋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為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

案古人引詩不必皆用本義中庸引此二句以之喻理耳而未見其必是此義也朱子引抱朴子之言以證自然之旨庶乎近之然鄭箋亦可存参

思齊

京室之婦

傳京室王室也

箋京周地名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

正義京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未為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為王故以京師言之　以周京相對故知是地名

案此自以傳為是如作配于京固是指地寔是京師之稱耳以王室在焉故曰京鄭以為地名以川釋曰媚于京則可矣

惠于宗公

傳宗公神也

箋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為政咨于大臣順而行

之故能當于神明
正義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又下頻言神罔則宗公是宗廟先公故云神宗也恫痛釋言文王肅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　宗者尊也尊而為公故知大臣言順之故知諮于大臣順而行之論語云無使大臣怨乎不以是人君當順大臣也神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忻悅文王用臣得人任而順之故能當于神明神明無是怨痛則知其後將無凶禍也易傳曰以左傳稱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於神聖王先成于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為本又于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為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于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于八虞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名畢榮憲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皆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甲尹佚蔡公原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為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為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士賢人在虞官矣

案毛傳宋儒多從之而晉臣引詩鄭義與之合似箋未可廢也張子曰未追王故稱公陸〻堂以惠于宗公三句為肅〻在廟刑于寡三句為雝〻在宮說理固勝但此是時文家數恐古人作詩未必如此陳長發以箋勝傳鄙意亦然

刑于寡妻

傳寡妻適妻也

箋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

正義寡非無夫之稱故以為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以上言太姒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為寡有之妻言其賢也

陳氏啟源曰寡為寡有雨見尚書孔傳康誥寡兄康王之誥寡命皆以寡為美偁此箋云寡有之妻言賢也正與二書相符較之適妻惟一之解當出其上矣若蘊氏以為猶言寡小君竊為謬說寡小君者對異國之謙詞耳詩方頌美文王之聖反代謙其妃后為寡德耶

以御于家邦

傳御迎也

箋御治也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勗又曰越乃御事

釋文御毛牙嫁反鄭魚據反

正義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為迓故毛讀為迓訓之為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　鄭讀御為馭以御者制治之名故為治也

案此亦鄭義為長子雍為傳曲解未足以信後宋賢

于此條往〻宗毛殊不可解

雝〻在宮

箋宮謂辟廱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于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

正義毛以為文王之德行雝〻然甚能和順在于家室之宮　鄭以此章次二句皆有二亦其文如一此二文之下言肆〻訓為故今是緣上事之辞則此再言亦者行此化之事也而別文陳之是行化有二處矣下言行化有二處則此在宮在廟為下事之總目廟是祭祀則宮是養老何者祭祀養老是相對之事故樂記云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于大學以教諸侯之悌也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相對之事也

案毛氏於在宮無傳宮廟相對其為宮室無疑不煩釋也故踈本其意以為訓鄭箋自是别解不若定從毛義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傳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

箋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廱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

釋文射毛音亦厭也鄭食夜反射藝

正義言以顯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為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君臨下而下句言民化上自相成也定本云保安射厭也　臨視釋詁文以自保守者是安居之義故云保猶居也箋以此及下章有二肆之文分為二事是則然矣而必知此為在宮下為在廟者以上文在宮在廟先行礼養老輕於祭祀礼射不中者不得與于祭養老則可容之而此言無射亦保故知在辟廱時也

案鄭箋此條久為宋元以來講家所棄本不甚明妥亦無庸深辨毛說似長朱子云雖居幽隱亦常有臨之者雖無厭斁亦常有所守爲第詳觀毛義似訓不為丕古字丕作不言丕顯之地若臨之無倦之時若保之耳朱注亦覺微拗

烈假不瑕

傳烈業假大也

箋厲假皆病也瑕已也

釋文烈毛如字鄭作厲力世反又音賴假古雅反

正義肆故今戒大烈業假大皆釋詁文言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則亦反其言也　鄭讀烈假為厲瘕故云皆病也說文云厲疫疾也或作癩瘕病也是厲瘕皆為病之義也定本及集注皆云厲疫病也不訓瘕字義不得通瑕已釋詁文以厲瘕不瑕與肆戎疾不殄相配故知厲瘕亦是病人之事殄既為絕則瑕當為已不然則二文不類且傳以烈假不瑕為業大不遠文辞不次故易之也以文王在辟廱行礼羣

臣和睦雖在外遠人亦隨流而化故病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此謂在野遠人改惡為善非謂助行礼者改惡行也何則文王之朝豈有病害人者輙得入之而侍行礼乃變也

案二義雖不同而皆可通朱傳云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無亦玷缺蓋本毛義要之毛終勝鄭以其不破字耳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傳言性與天合也

箋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者亦得入

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

正義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也然則唯聖德乃然故云性與天合若賢智者則須學習不能無過聞人之諫乃合道也

案此亦傳得之王子雍廣傳義亦自可存箋未免曲折過甚

小子有造

傳造為也

箋子弟皆有所造成

案毛意謂小子業勤不荒廢也兩家之說皆可通

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

箋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

陳氏啓源曰古之人謂古昔聖君非指文王也毛鄭意同王肅云文王性與古合是言古人正偕以美文王耳於義盡通李氏以為指文王非是詩言古多矣自古有嘗古訓是式自古在昔振古如茲未嘗以近世為古也東萊引典謨稽古為證亦不然以典謨稽古曰堯舜禹皐陶亦後儒之臆說孔氏書不作是解矣

皇矣

維此二國

傳二國殷夏也

箋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

正義叙言天監代殷則二國當論紂事一紂而言二國則是取類而言故以二國為殷紂夏桀也紂師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〻者夏禹之世時為二王之後者不得追斥桀也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乎或以毓言為毛義斯不然矣天求代殷之人當觀可代之國一姓不再興亡國不再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為哉武王代紂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則殷之末年夏后絕矣天安得而觀之

周封夏后於杞殷后於宋國名異於代號然處殷世夏后不必稱夏后毛意必為夏後則何所依據而謂之夏也此以桀配紂其言指以惡紂不惡桀何須校計年世責其追惡桀也若年世久遠不得復言則甫侯穆王時人何當言以配申也　箋以此詩係事上下相承上章云以伐崇墉不言崇罪則罪狀於此見之即不獲是也敘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令紂與崇侯虎也正長釋詁文謂二國之君為民之長也二國四國彼此異文者猶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作者便文無他義也

案二國當從傳義蓋夏德衰而命殷殷德衰而命周核其始也疏引申甫為証尤明確

維彼四國

傳四國四方也

箋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

正義五章云密人不恭侵阮徂共也既文王之伐四國謂密阮徂共四國違義見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國謂密阮徂共也

案此亦以毛傳為長徂非國名辨見後王子雍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家語引此詩云紂政失其道而據萬乘之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皆別解所謂斷章取義非此詩正解也

憎其式廓

傳耆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

箋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為惡者浸大也

正義耆者老也人皆惡已之老故耆為惡也王肅云惡桀紂之不德也肅於此仍連桀紂言以桀紂行同自此以上其文皆可兼桀雖文可兼之意不惡桀也廓大釋詁文謂其用大位行大政以四方從之謀居是為大也　以憎已是惡故耆不為惡礼稱六十曰耆是耆為老也須待也天以二國雖惡猶待其改悔而閒暇優緩未即憎惡至老猶不變改上天始憎惡之其所用為惡者正謂暴虐之政也浸大者其惡漸更益甚也

案毛傳本義未見其訓耆為惡也後人原其意以釋之以愚窺毛之意老其惡如穩其惡將以覆之也其國勢雖大亦可憎矣此則毛之本解耳鄭不及毛未傳以耆為致改憎為增亦未敢從辨見毛詩稽古編

串夷載路

傳串習夷常路大也

箋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

釋文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

正義毛讀患為串串習夷常路大皆釋詁文王肅曰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其由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　鄭以詩本為患故不從耳

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即混夷也出車云薄伐西戎是混夷為西戎國名也書傳作畎夷蓋畎混聲相近後世作字異耳或作犬夷犬則畎字之省也路之為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伐混夷是伐混夷者所以應天意故以路為應也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為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天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夷以應之順帝之則此之謂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畎夷是也文王之伐多矣獨言混夷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案串夷毛傳為優北宋諸賢及東萊華谷皆從之惟朱子既曰未詳又取鄭箋以備一義究不若仍從毛氏之為得顧濵曰四方之民習其道路夷其險阻而歸之來者載路而不絕其解路字與傳別而亦可存

則篤其慶

傳慶善

箋篤厚載始也王季之心親〻而又善于宗族又尤善于兄大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

正義毛以為尤友善其兄太伯謂善為周君稱其讓意是善太伯也由其稱兄之故則天厚與其善則兄錫之大位使其子文王〻有天下此文王之有天下由王季受此福祿無所喪亡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天下之四方也鄭唯下四句為異言王季尤善于太伯始厚明其太伯之功美始使之讓事顯著言其善于為君福流後葉今太伯讓功偏得彰顯也　釋訓云福慶是善事故為善光明是大故為大王肅云王季能友稱太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大位也　篤厚釋詁文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為始友者善兄弟之名非言善于宗族者以下言則友其兄是友其親兄明上則友之文可以逮及宗族見王季孝友之心廣也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太伯以王季為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王季能稱太伯之心見太伯為知人達命名傳之後世王季德審故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如箋之言錫為與義與之即是使與之故云使也大伯以讓為功美王季能厚明之使傳之後世共稱誦之此亦其王季之德故既王季之美言其能明太伯也論語稱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後世稱之者孔子欲深賢太伯恨世人不知非是舉世皆不知也易傳者以上言太伯此言友兄下即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

案二義皆可存而毛傳較質〻直

奄有四方

傳奄大也

箋王季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〻受福祿至于覆有天下

正義奄大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為大義故云奄大也奄亦是覆蓋之義故箋以為

覆有天下

案奄字傳箋亦小異仍從毛氏為長

貊其德音

傳貊靜也

箋德正應和曰貊

正義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彼引一章然後為此九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爲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之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為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貊也定是靜義故云貊靜杜預云莫然清靜取此傳為說也　德正即德音政教是音聲號令也服虔云在己為德施行為音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而定無讙譁也

案貊自宜從莫讀傳箋小異而大同

其德靡悔

箋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

正義左傳說此九事乃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動合衆心不為人所恨公劉傳曰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不為人恨不得與鄭同也箋以上陳王季之德而以比于文王即云其德靡悔明是王季之德堪比文王若以比之時人無所悔者必比王季于文王者美王季言其德以聖人為匹也

案此宜從左傳為指文王朱子曰比于至于也尤明

無然畔援 碓

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

箋畔援猶跋扈也

正義一無然之文而傳分為二無是者以畔是違道援是引取義異故分之為二兒神食氣謂之歆故注讀歆為貪下論征伐則援取貪羨是國邑土地之事也　以下用兵征伐此則為下發端當用兵之事不得為文王之升位也故言畔援猶跋扈跋扈山橫自肆之貌漢質帝謂梁冀為跋扈將軍是古今之通語也

陳氏啓源曰無然畔援傳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釋文引韓詩云畔援武强也鄭義殆本于韓漢書敘傳云項氏畔換黠我巴漢師古曰畔換彊恣之皃猶言跋扈也皇矣篇曰無然畔換顏又本鄭義也朱傳祖毛得之正敘訓為黨比䛘屬臆說

案鄭義亦自可存但不及毛之細膩耳

誕先登于岸

傳岸高位也

箋歆廣大美德者當先平獄訟 正曲直也

正義釋邱云重厓曰岸〻是高地故以喻高位　小究云宜岸宜獄相對是岸為訟也

陳氏啓源曰毛鄭二訓皆迂程王兩家取涉川濟難之義庶近之集傳云岸道之極至處此内典到彼岸

之義也晦庵蓋陰襲其意然詩為用兵發端非講學也未敢奉為定解

王赫斯怒

箋文王赫然與其群臣盡怒

釋文斯毛如字鄭音賜

案此文王怒也而鄭箋必謂王與羣臣皆怒夫王怒羣臣從而盡怒事在必然但經無此文也疏從鄭說謂毛傳亦如是毛公于此句無釋以不煩釋耳豈與鄭同耶斯字讀音亦當從毛

侵阮徂共

傳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

箋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

正義毛以徂為往故云侵阮遂往侵共以阮共為周地乃密須所侵故王肅云密須氏姑姓之國也乃不恭其職敢興兵相逆大國侵周地　箋以上言四國於此宜為國名下云徂旅則是徂國師衆故以阮徂共三者皆為國名與密須而四也四國從紂謀度則並非文王之黨而言侵阮徂共不是彼自相侵明為犯周而文王侵之也拒大邦之下即言侵阮徂共則侵阮徂共即是密須拒周之狀故知文王侵此三國徵兵于密密人拒其義兵也密須紂黨寄以文王得徵兵者杜預云密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王統內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則阮徂共又在伐密之前四年伐混夷仍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伐此三國之時叛殷之形未著密須在其統內故得徵兵也密須之君雖不違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顧拒其徵發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謐雖採摭舊文傅會為說要言疑於伐者未為顯叛文王特徵兵而不從叛始彰耳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是義兵也密須敢拒義兵違其正道是不直也上言天使文王先平曲直密須不直故文王伐三國而亦伐密須也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孔晁云周有阮徂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大夷黎邘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皆以為無此三國故訓徂為往鄭必以為皆國名者正以下言徂旅徂有師旅明徂是國故知三國與密須充上四國之文事在此詩即成文也於時書史散亡安可更責所見張融云晁豈能具數此時諸侯而責徂共非國也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為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書傳亦無獯狁采薇稱獫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于考校亦據而用之

案此終以毛義為長徂之為國於古無聞汲冢紀年
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三十二年
密人降於周師遂遷于程此其證也徂之為往義無
可疑下文侵自阮疆何嘗有徂國在其中耶

以遏徂旅
傳旅地名也
箋以卻止徂國之兵衆
正義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
旅
案徂旅二字又以鄭解為得蓋即侵阮徂共之衆也
孟子引旅作莒則莒為地名然古書字義不同當為
别解不必曲從毛傳

以對于天下
傳對遂也
箋以荅天下仰周之望
案此亦箋勝

度其鮮原
傳小山别大山曰鮮
箋度謀鮮善也
正義釋山云小山别大山曰鮮孫炎曰别不相連也
渭是水也居必在旁故以將為側　度謀鮮善皆釋
詁文以其已繫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為善也
陳氏啓源曰度其鮮原毛云小山别大山曰鮮此釋
山文也注云此建不鄭云鮮善也此釋詁文也尔雅釋文

二鮮皆息淺反則上聲為正矣詩釋文云鮮息淺反
又音仙二音並存以在黃者為正則亦宜讀上聲案
鮮原見周書和寤解云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及汲冢紀年云帝辛五
十二年周始伐戢次于鮮原直言是地名孔晁以為近岐周之地
孔疏亦以為岔舊都不遠通鑑外紀云鮮原在岐之陽不出百里即程
邑周畢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謂此也又案周之程
邑在漢為安陵前漢地里記云安陵闞駰以為本周之程邑即今西安府
咸陽縣
案此乃遷程之證也三說皆可存長發說第一毛次
之鄭又次之

依其在京
傳京大阜也
箋京周地名
正義以密人依之而侵周故為大阜也釋地云大陸
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為
陵然則大阜為陵不為京矣言京大阜者釋邱曰絶
高謂之京李巡曰邱高大者為京然則京亦土之高
者與大阜同密人之來則云依京周人怒之則云我
陵明京陵一物故以大阜言之也矢陳釋詁文王肅
云密人乃依徂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
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汝無陳於我陵是乃我文王
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　以言依其
在京即云侵自阮疆明以依京之人侵阮故知京周
地名

一百八〇册　續修四庫全書　卷2

案玩經文是密人侵阮深入則宜從毛訓南宋以降諸家多從鄭義非也

不長夏以革

傳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

箋夏諸夏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

正義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夏為大王肅云非以幼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　箋以大為音聲以作色忿人長大淫恣而改其本性此則中人以上皆免之矣不足以美文王下言伐崇討崇之反道則此經當陳人君之正道不得以夏為大故以夏為諸夏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謂色取仁而行違虛名而不實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謂為諸侯之長自以身居尊位無所畏憚變乱正法也崇侯與文王俱為紂之上公是長諸侯也詩意言文王無此行則崇侯有之矣故天命文王使伐之

案夏有大訓自古然矣毛傳似質朴可從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即中道而易節者有矣鄭義太曲伊川橫渠東萊華谷諸家各立一說終未有以勝毛王博士讓夏是夏楚革為皮鞭近儒陸〻堂蔡仁錫輩多取之更為迂矣

詢爾仇方

傳仇匹也

箋怨耦曰仇〻方謂旁國諸侯為暴乱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

疏詢謀于女匹已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　鄭以為天帝告語文王曰我之所歸〻于人君而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其言語之音聲以外作容貌之色又不自以長諸夏之國以變更於王法其為人不記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而行之如此者我當歸之言文王德寔能然為天所歸崇侯反于此道天使文王伐之天帝告語文王曰當詢謀汝怨耦之旁國觀其為暴乱大惡者而征討之

陳氏啓源曰謂臣為仇匹者猶兔罝之好仇假樂之羣匹也自鄭用怨耦曰仇之訓而後儒遂以崇侯譖西伯事寔之則文王此舉乃為修怨而動是忿兵也非義兵也何以為聖人哉又以此章文義論之仇方兄弟皆共事之人也鉤援臨衝皆攻敵之具也同其詢謀備其器械然後以之伐人詩語本有倫次若以詢仇為征伐則方言伐人忽及親〻之義既言親〻又說用兵之事語襍乱而無章矣又後漢伏湛治齊詩者也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謀于羣臣引此詩以證之意正與毛同尤足徵傳義之當

崇墉言〻　崇墉仡〻

傳言〻高大也仡〻猶言〻也

箋言〻猶孽〻將壞貌

正義言〻是城之狀故為高左傳唯云言〻高大不說其高大之意王肅云高大言其無所壞傳意或然

若城無所壞則是不戰而得有訊馘者美文王以德服崇不至于破國壞城耳　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々仡々皆是將壞之貌碩人言庶姜孽々是舉我之容故猶孽々也

陳氏啓源曰左傳(僖十九年)宋子魚言文王伐崇三旬不降後伐之因壘而降則文王之於崇乃降服之非破滅之也固無事壞其城矣傳義得之又案說文仡作圪云墻高皃引此詩正與傳合

是伐是肆

傳肆疾也

箋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

正義肆與大明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為疾既為疾伐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至疾乃滅有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亦或然　以是伐肆文在崇墉之下故伐謂擊之刺之牧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是謂擊刺為伐也肆為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為證也按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誤也

案朱子嚴氏從鄭義朱子以肆為縱兵尤明確大抵此箋勝傳

靈臺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傳論思也

箋論之言倫也以為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

釋文於音烏鄭如字下於樂於論皆同論盧門反一云鄭音倫

正義定本及集注鏞大鐘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　以倫理之字宜為倫故曰論之言倫

案於讀音烏為是論依鄭訓為長陳長發謂毛云於是思念(毛云倫思也)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廱宮中則如字乃毛義而釋文乃以屬鄭俱不解其故又據箋疏則樂字毛如字鄭音洛釋文亦無音反所辨極當

文王有聲

遹駿有聲

箋遹述

正義遹述釋言文言述行者是述先聞之辭故知謂述太王々季也聲聞則長之使大令為已有故云遹駿有聲

案傳於遹字無訓箋訓述義自古朱子疑為與聿同詳觀下文遹求遹觀則此解似宜存參未可專執古訓

文王烝哉

傳烝君也

箋君哉者言其誠得君人之道

案烝君為釋詁文毛鄭義同似無可議韓詩云烝美也其義似亦可存

毛鄭異同考卷之八

歙程　晉芳　學

大雅生民之什

生民

歐陽氏修曰毛謂姜嫄者帝嚳高辛之配也高辛為為天子以玄鳥至之日親祠于郊禖以求子姜源從帝嚳而見於天將事齊敏天歆饗而降福乃生后稷姜嫄以后稷生異於人欲以顯其靈乃寘於隘巷而牛羊辟之又寘於平林而林間人收取之又寘於冰上而有鳥以翼覆藉之於是姜嫄知有天異乃往取而育之鄭謂姜嫄非帝嚳之配乃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耳高辛後世不為帝矣得用天子之禮祠高禖者為二王後故也又謂當祠高禖時有上帝大足迹姜嫄履其指拇歆然感而有身遂生后稷以無人道而生子懼人不信乃寘之隘巷等處以顯其異凡怪妄之說使諸家合辭并力以相固結若析以至理猶可攻而破之況二家自相乖戾如此也今各以其所自為說者反攻之則亦可以屈矣毛鄭之前世已傳姜嫄之事也今見于史記者是矣初無高禖祈子與欲顯靈異之事也直言姜嫄出履大人之迹生子懼而棄之及見牛羊不踐等事始知為異兒遂收育之爾就其妄說猶若有次第至二家解詩乃各增損其事以遷就已說毛能不信履迹之怪善矣然直謂姜嫄

從高辛祠于郊禖而生子則是以人道而生矣且有所禱而夫婦生子乃古今人之常事有何為異欲顯其靈而以天子之子棄之牛羊之徑及林間冰上乎此不近人情者也毛傳商頌亦言高辛次妃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祀高禖而生契與姜嫄生后稷事正同其先生契也未嘗以為異其后生后稷豈特駭而異之乎此又理之不通矣五帝君臣世次至周以後已失其傳蓋其相去千五六百歲歲久不能無訛謬而無所考正矣今史記本紀出于大戴礼世本諸書其言堯及契稷皆為帝嚳之子先儒以年世長短考之理不能通固難取信而鄭又自惑于讖緯專用命歷序言帝嚳傳十世因以堯契皆不為嚳子而循以后稷為嚳後世子孫謂堯不徒非嚳子亦非高辛氏之族故以后稷於堯世為二王之後其言無所稽據而皆由其臆出夫天命有德以王天下此聖賢之通論也天生聖賢異於衆人理亦有之然所謂天命有德者非天諄諄有言語文告之命也惟人有德則輔之以興爾所謂天生聖賢者其人必因父母而生非天自生之也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甫皆父母所生也鄭則不然直謂后稷天自生之爾夏有天下四百餘歲而為商商有天下六百歲而為周如鄭之說是天不因人道自與姜嫄歆然接感而生后稷其傳子孫一千歲後為周而王天下且天既自感姜嫄以生后稷不王其身而王其一千歲後之子孫天意果如是乎無人道而生子與天自感於人而生之在於人理皆必無之事可謂誣天也蓋毛於史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謬之世次鄭則不取其世次而取其怪說三家或異或同諸儒附之駁雜紛亂附毛說者謂后稷是帝嚳遺腹子附鄭說者謂是蒼帝靈威仰之子其乖妄至于如此夫以不近人情無稽臆出異同紛亂之說遠解數千歲前神怪人理必無之事後世其可必信乎然則生民之詩孔子之所録也必有其義蓋君子之學也不窮遠以為能闕所不知慎其傳以惑世也闕焉而有待可與毛鄭之說余能破之不疑生民之義余所不知也故闕其所未詳

以弗無子

傳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

箋弗之言祓也

正義釋詁文祓福也孫炎曰祓除之福周語云祓除其心女巫云祓除釁浴左傳祓社釁鼓檀弓云巫先祓柩皆祓除凶惡義取祓去故云弗之言祓也禋祀上帝於郊禖祓除其無子之疾以得其福雖解弗字為異與傳去無子之意亦同也

案祓自是掃除之義爾雅訓福非也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

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敏迹疾也從于帝而

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

箋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

正義諸書傳言姜嫄履大迹生稷簡狄吞鳦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帝為高辛氏帝蓋以二章卒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歟以為高辛氏帝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傳既依爾雅以武為迹而不以敏為拇者毛意蓋謂爾雅不可盡從故也心識遂疾謂之敏故訓敏為疾又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禋祀姜嫄從于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從帝見天即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敏者將行也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遂疾也見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為饗謂祭而神饗之也介大釋詁文福祿所止謂止於姜嫄使之早有子也　鄭以此及玄鳥是說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經文也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迹昌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苗興云契之卵生稷之迹乳史記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朞而生棄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說也又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依姜嫄以生后稷故以帝為上帝且鄭以姜嫄非高辛之妃自然不得以帝為高辛帝矣此上帝即蒼帝靈威仰也長發箋云帝黑帝此不言蒼帝者彼以下有玄王故言黑帝此下有上帝故言上帝各隨經勢而為文也爾雅引此釋之而以敏為拇指故依用之毋敏拇也孫炎曰拇迹大指處釋詁文介右也郭璞曰相佑助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左右手故以介為左右也

案此自以毛傳為正辨見毛詩答問

載震載夙

傳震動夙早

箋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

正義震動夙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早者言其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為韻故姜嫄之配高辛亦應久矣未必生稷之歲始來配之若前已禋祀此言始震則是得福晚矣而言早者作者因事而言以祈即有子故繼祈為早耳　傳以夙為早震後言早於事不次故轉之云夙之言肅自肅戒也

案朱子從鄭訓夙為肅戒華谷仍從古訓鄙見亦以毛義為長

先生如達

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

箋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

生如達之生言易也

釋文達他末反注同說文云小羊也沈云毛如字

正義達生者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畧耳非訓達為生也又解言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主書后稷是姜嫄首子而已后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爲　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辥琮荅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羍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大戴禮及春秋元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自動如孕者及朞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之言未可信也

案此亦以毛傳為長說文之義亦可存辨見毛詩荅問

寔覃寔訏厥聲載路

傳覃長訏大路大也

箋寔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訏謂張口嗚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

正義釋言云覃延也延引是漸長之義故為長也訏大路大釋詁文　寔覃寔訏為厥聲載路而言誕寔匍匐為克岐克嶷而設取寔之為義不指覃訏匍匐之體故云寔之言適也適覃訏而聲已大適匍匐而已能岐嶷為早慧之勢也定本為寔之言是按集注並為適又以上言呱矣謂其泣之聲下言匍匐指其小之體覃訏之文在其間則亦指小時之寔狀故云覃謂始能坐訏謂張口嗚呼儀礼注云禫之言澹澹然安意也則覃亦安意故為坐也訏音呼字又從言故為張口嗚呼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謂大於呱呱之時因言張口嗚呼即說音聲之大且嬰兒即坐而後弄口破坐而後匍匐則智識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岐嶷皆為事之次也

案寔字毛無訓不煩訓也定本作是毛義亦當如是宋賢于覃訏二字亦多從毛義是也載路呂氏朱子取陳氏之說以為滿路此勝古訓不可以後出而忽之

寔方寔苞

傳方極畝也苞本也

箋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

正義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壟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為極畝易稱繫于苞桑謂繫之桑本故以苞為本　釋詁云苞茂豐也故知豐苞皆為茂也以經已有茂故言亦也經每寔之下皆當字成義直言寔本則不知何本且爾雅以苞為茂故易傳也方是方正故言齊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耳

寔種寔褎

傳種耕種也褎長也

箋種生不雜也褎枝葉長也

正義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為雍腫謂苗之肥盛也褎者禾長之貌故言長也

陳氏啓源曰毛以寔苞為本而鄭以為茂毛以寔種為雍腫而鄭以為生不雜鄭優矣朱傳謂方苞指漬種時而種為布種殆不然朱又云種甲坼而可為種也豈未甲坼時不可為種乎

寔發寔秀

傳發盡發也不榮而寔曰秀

箋發〻管時也

正義發者穗生於苗初發苗生也以上言苗之極畝平均則發者非獨一莖發耳故言盡發則褎亦盡長秀穎好栗皆亦盡然舉一以明上下也釋草云華荂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寔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是不榮而寔曰秀也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然則彼是英秀對文以英為不寔故以秀為不榮其寔黍稷皆先榮後寔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之秀必有榮也此傳因彼成文而引之耳　傳以發為盡發不解發意故云發管時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故言發管也

案呂氏取王氏發者其華發也為正注而以鄭箋附注于下不知鄭義寔勝王氏粗而不切矣朱子從毛而毛不及鄭之細貼華谷取錢氏發生莖之義其寔即發管也指管為莖遂爾懸絕宋賢好因古人成說畧變其文以為已解而去古已遠非釋經正體也

寔穎寔栗

傳栗其寔栗〻然

箋栗成就也

正義栗是穀穗成就之穎故云其寔栗〻然桓六年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為栗是栗為穀熟貌　傳言其寔栗〻止言栗栗是寔貌不言所以得然故言成就以足之按集注云栗成意也定本意以為急恐非也

陳氏啓源曰方苞種褎發秀堅好穎栗十字乃禾生之次第孔疏以方苞為春生時種褎為夏長時發秀以下為秋成時當矣唉不如嚴緝以方苞種褎為禾之始生而苗發秀為禾之中而秀堅好穎栗為禾之成而寔尤為明確也又此十字方種堅好皆與大田詩同而鄭氏釋方種字兩詩異義嚴推其故謂大田方皁與堅好文連是成孰時故以方為孚甲始生此方苞在種褎爯是苗初生時故以方為齊等大田種戒是未耕以前故以種為擇其種此詩前言種之黄茂則種已擇矣繼言種褎存方苞之後故以種為生不雜此最詳盡可補孔疏之不及源案兩詩方字之異信如嚴說至大田既種箋云相地之宜而擇其種是擇其與土性相宜不僅歎其不穉也此詩寔種箋以為苗生之不穉是止言不雜於稂莠不兼地宜之意則二種字所指各殊匪直時有先後而已

即有邰家室

傳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

箋以此成功堯致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易更也

正義世本云有邰氏女曰姜嫄故知邰是姜嫄之國也傳以此言封之於邰下言祭天之事故解其意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謂使邰國之女生后稷也故國后稷于邰謂封為邰國之君又特命之使得事天所以顯后稷之神順上天之命故也言國后稷於邰猶文王箋云而國於周后稷以前未有國於此始封之也此邰為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　就其成國之室家無所變更者謂邰國先有宮室后稷就而有之所以美后稷也　鄭以姜嫄之夫先為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其封早晚亦無明文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其末云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斯此封三臣止言封號不道其時即封此言成功蓋治水畢後地平天成之時也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邰必是堯之封矣故此箋及傳皆以為堯周本紀云禹封棄於邰號曰后稷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預云邰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

陳氏啓源曰有邰家室毛以邰為姜嫄之國孔疏申之謂邰是稷之母家當自有君而以封稷者或滅或遷皆未可知然傳又言之矣堯見天因邰而生稷故封於邰則以邰封稷自是特出堯意但邰君未必有辠不應奪其土地則徙封之說長也宋羅泌國名記以為大王後取有駘氏曰大姜是駘猶在不以封稷稷封之駘在武功姜姓之駘在琅琊案大姜之為有駘氏女見列女傳而史記正義亦引之以證大姜之賢（見周本紀）然孔疏不用其說者豈非以其與毛相左邪不僅是也周語伶州鳩言武王伐殷歲在天黿（即玄枵齊）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音龐）公之所馮（音憑）神（分野）是大姜乃有逄氏女非有邰氏女也左傳昭二十年晏子言有逄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及太公居之是大姜之國雖在琅琊而非有邰也意有逄即邰之徙封或舉其舊號而曰有邰如宋之稱商晉之稱唐楚之稱荊與然無可考也孔氏不用列女傳良以此

以歸肇祀

傳肇始也始歸郊祀也

箋后稷以天為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

正義肇始釋詁文上言封之於邰是初為諸侯故云始歸郊祀下云上帝居歆知此祀為郊也　鄭以后稷二王之後先得祭天非為始祭故云肇郊之神位言神位之兆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

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為兆此從畧之又云得祀天者二王之後申明肇不為始之意也

陳氏啓源曰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兩肇祀相應而中間皆言祭祀則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為后稷主祭末章首二句所言為人祭后稷也又李氏譏毛特命之說而以魯郊為比謂成王伯禽皆非禮豈堯與稷亦然殊不知所謂禮者斷自天子耳况聖德如堯可以議禮制度稷之播穀又功及萬世錫以異數非私恩也何得以常禮律之董氏譏鄭二王之說以為后稷于舜不得為二王後夫舜繼堯〻繼嚳〻之子孫在堯舜時正猶周之杞宋耳詎非二王後邪况肇祀者始祀也若以為祀其先則稷居九官之列為天子公卿尚不得祭宗廟必待就國而始祭乎理又難通矣故傳以肇祀為始歸郊祀不可易也但以毛鄭二說較之則毛為尤勝鄭破肇為兆不如依字訓始一也稷既改封就國于母家則高辛氏之後必更有為嗣者修其先代禮物命不得亦為二王後二也前五章言后稷功美帝堯特賜正是報功之典（傳云堯國后稷於命命使事天以顯順神大令）若因二國後而得郊則非歸功后稷之意三也此郊祀傳指祈穀不及至日之郊或因后稷功在播穀故特賜此祭若二王後則兼行至日之郊矣四也然則鄭氏二王後之說止可用之於首章之禋祀不可用之於六七八章之肇祀矣

或舂或揄或簸或蹂

傳揄抒臼也或簸糠者或蹂黍者

箋蹂之言潤也舂而抒出之簸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

正義以揄文在舂下簸上既舂而未簸故知揄為抒臼謂抒米以出臼也出臼則簸之故或有簸糠者或蹂黍者謂蹂踐其黍然後舂之然則文當在舂揄之上今在下者以蹂亦為舂而為之喻簸俱是舂進令與舂相近且退蹂以為韻也上有穈芑是穫而獨云蹂黍者以祭用黍以為主故舉黍以言傳每言或者明各有其人俱趨於事不相兼也　以蹂文在或簸之下不應方言蹂黍以水潤米必當蹂之使濕故云蹂之言潤如何手（考）問人之辭故云美而將說其事意欲說之故說辭自問上生民如何亦如此也於此乃注彼從可知舂揄之下始云或蹂故知是既舂而抒出之又潤濕之將復舂以趨於鑿也台昊箋云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算術粟一石為糲米六斗舂糲一斗為粺九升又去為鑿則八升又舂為侍御則七升言趨於鑿者此承四穀之後一舂一簸始為糲米又一濕一舂猶未至於鑿故言趨於為漸到之意也

案蹂字（傳）箋異孫毓是鄭以字義求之毛為長矣宋賢多取毛說

載謀載惟

傳嘗之日莅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

箋惟思也后稷即為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

案傳於惟字無訓而引周礼極言卜事故疏以為陳祭而卜以釋謀字鄭訓諏謀其日亦含有卜事在若惟則為思念之義無可易也

載燔載烈

傳傅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

箋又燔烈其肉為尸羞焉

正義商頌曰如火烈烈則烈是火猛之意不可近燒故云貫之加于火上曰烈即今之炙肉也

案烈字傳義為長得疏尤明晰

以興嗣歲

傳興來歲繼往歲也

箋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犯軷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

正義此一句非祭所用故分而注之以興者是有所起發之意嗣繼者續之言故知為此祭者欲以迫起來歲以繼續往歲使之歲穀恒熟常獲豐年也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為來已過為往耳　箋意定以正月為郊何則正朔三而改自夏而上推之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為正故堯典云三帛注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是也王者之後自行其祖正朔后稷高辛氏之胄郊必正月既以正月為郊則嗣歲郊之歲也故云嗣歲今新歲而謂之嗣者使之繼嗣往年猶嗣子之繼父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

案此箋義典確

行葦

授几有緝御

傳緝御踧踖之容也

箋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

正義以授几以俟老人故以緝御為致敬踧踖之容

傳以授几之時有踧踖之容則肆筵之文不主於老人當是承述大文與鄭異耳　緝續者連續之故緝猶續也几御者皆侍其側故御為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擭凡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惇史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為惇史

案緝御訓踧踖無所本直以意為之耳當從鄭義

序賓以賢

傳言賓客次弟皆賢

箋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正義非賢不得為賓故言賓客次序皆賢也　投壺數算云某賢於某若干純為中多者為賢此射擇

之為賔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為次故易傳也
案此亦箋義為長
以祈黄耇
傳祈報也
箋祈告也
正義祈訓為求但從求善言而報養之故以祈為報也　祈告釋詁文序言周家忠厚則此篇所陳周之先王與今王皆能親〻而敬老也四章以上言親睦九族之事故箋於首章先言王五章以下言養老之事故箋人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能然也至於此章指言曾孫則是主言成王故云今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指文王武王以其行天子礼故也若大王〻季追王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先王射以擇賔則成王亦然故知即以文王之事接之云亦既序賔矣酌文在祈黄耇之上未告黄耇故之酌者酌而嘗之也飲酒之礼曰告於先王君子可也是鄉飲酒之礼賔賢能明日之事也彼注云先生大夫之致仕者不以筋力為礼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名唯所欲引此者證祈為告義言養老之礼亦當豫告老人矣
案二義皆未明王氏安石曰以祈黄耇則序所謂養老乞言也此勝舊説
以引以翼
傳引長翼敬也
箋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
正義引長翼敬釋詁文　引者牽引之義故云在前曰引謂在前相導之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旁故云在傍曰翼謂在旁扶持之以此引翼是導引扶持之義
案此鄭義尤為詳晰朱子頌禱之詞不及古訓遠矣
既醉
介爾景福
箋介助景大也
疏毛以為君子成王德能如此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大與汝大福也
案毛介字無傳而疏以為大盖見毛凡訓介多以為大故云爾介大亦古義而訓助尤安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傳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配
箋有又令善也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
正義融長釋詁文釋言云明朗也反覆相訓故朗為明也此言令終下云有俶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礼為重礼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礼為終則與人交接者為始故以饗燕為始享祀為終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于饗燕終于饗祀　以説一人之事宜為相亞故以有為又令善釋詁文天既助汝以

光明之道令其無有窮已是又使之長也光明之道自在己身行之於人則有名譽此高朗令終還述有融之言故云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未有祭祀在其間故易之也

案此鄭說為長但讀有融有俶有僕皆作又似不若不破字之為得也

令終有俶

傳俶始也

箋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

正義俶始釋詁文　箋以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述則是終有俶亦是介爾之事俱為神祐受之於天非言王之祭燕行事始終故不從傚為始以令終已是善名故以俶為厚釋詁文俶作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俶猶厚也言天祐成王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見天意殷勤之至也

案孔釋俶之為厚由從鄭義究不若從毛宋陳氏曰王之所以能高明善終者何由知之蓋有其始矣東萊曰終而復始福無窮也足以廣毛矣

公尸嘉告

傳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

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

正義天子以卿謂以卿為尸也卿而謂之公者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為尸射以公為耦不以公為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為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卿六命出封則為侯伯故得以公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為說耳若諸侯入為卿則稱公是常矣尸告主人唯嘏辭耳故知公尸嘉告謂嘏辭也傳言以卿為非諸侯者故又言諸侯入為卿大夫以申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之卿大夫謂侯伯為卿子男為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言公尸也公君釋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宜以卿為尸但因解公而連言大夫耳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終祭者子孫也父北面而事之彼說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用其適者故祭統注云必取同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男〻尸女〻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雖虞時男女別尸既祔則夫婦共尸唯此為異其用適則同也曲礼為曰人子者不為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也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台公為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

案孔氏考核頗詳此當從鄭陳氏啓源曰公尸嘉告公者君也天子祭宗廟以卿為尸卿出封則為侯伯

侯伯入仕王朝則為卿皆有君道故稱公尸以為周先公之尸者非是成王時七廟為先公者三其四皆王也豈太王以下無嘏詞乎雖曰舉尊以槩卑然文義偏枯矣況周先公未追王者自得蒙王號享王祭武成大告稱后稷為先王周礼大宗伯六享所稱先王則偏指后稷以下也何獨於尸而以公名之朱傳又引秦稱皇帝而男女稱公子公主相例則愈儗非其倫秦不師古全無礼文法度豈成周比哉至天子女下嫁三公主之故有公主之稱非目天子為公也且至今猶然不獨秦也此證尤屬踈漏

永錫爾類

傳　類善也

箋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

正義類善釋詁文　永長釋詁文此孝子不匱承上朋友之文亦謂羣臣行孝與彼異也以言羣臣之孝則知永錫爾類為長與汝之族類謂轉相教導也各歆其類則可以徧及天下故云謂廣之教導天下近從朝廷而至於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

案宋賢蘇朱從傳呂嚴從箋詳玩經義証之上文似箋較勝

室家之壼

傳壼廣也

箋壼之言梱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梱緻已乃及於天下

正義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壼者廣裕民人故以壼為廣也　箋以言室家之壼則壼即是室家之事若言室家之廣則於文不類故易之云壼之言梱以孝行與族類者室家先以相梱逼而密緻言其相親然後以此相親之道與其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於天下也毛據外傳為說外傳正解此文而箋必易之者箋之此意不違外傳也室家梱緻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民人也孝昭皆取此箋以解外傳是其不違矣但不訓壼為廣與毛異耳

陳氏啓源曰近有以室家指民間言者更為明捷又與毛傳周語不相違可采也

鳬鷖

正義毛於首章傳曰太平則萬物衆多則不以鳬鷖所在興祭處也二章傳曰厚為孝子則是於祖考也卒章傳曰不敢多祈則是述孝子之情非尸有尊譽也然則毛以五章皆為宗廟矣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首章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

廟燕尸以祭之明日其餘皆同日也如此為章次者以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既以水為主然後從下而漸至於高爲不常處或出水傍故次在沙而水中高地鳥亦往焉故次在渚水外高地鳥又時往故次在潨山之絕水鳥往最稀故以為末因以爲之所在取其象類為喻故不依尊卑之次焉

歐陽(修)氏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爾鄭氏曲為分别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

鳧鷖在亹

傳亹山絕水也

箋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喻其來也

正義傳以渚者水中地是土當水之流潨者水會之處是土障水令聚令變文言亹非復土也故以為山絕水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所云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蓋石是小石此則大山為異耳　箋以上四意隨類取喻已有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四方百物諸神畧數盡矣其所未見唯七祀耳而上言鳧鷖所在於祭皆有所類唯此山絕水之亹於七祀之祭事無其象則是假取其名以為其義故云亹之言門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取此門名以為喻焉

案此宜從毛傳鄭亦臆說也

無有後艱

傳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

箋艱難也小神之尸卑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褻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安無有後艱而已

正義無有後艱守成而已非神加之福見孝子之意不敢多祈也禮稱祭祀不祈則皆亦不祈言不敢多者此非孝子口所自祈言神饗令如此見孝子不敢多祈耳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　七祀神之小者故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則周之七祀雖四時别祭於臘亦聚祭之義也此詩所云未必七神並祭作者於後總言之耳因其神卑而變其文用美酒有燔炙以其神卑可用褻美之味神又自以為卑不敢致福主人但令王自今以去無有後難而已

案傳箋大同小異而皆可存七祀云云　鄭終執每章一祀之說不必從也

假樂

保右命之

箋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如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

正義官人之事王政尤重上文既言宜人故云成王之官羣臣保佑而舉之保安也佑助也謂能相委知乃相助薦舉成王得其所舉乃命用之

案此毛無訓鄭義尚覺牽強朱子本顏濆之意而曰

天之於成王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
又申重之也似勝古訓

宜君宜王

傳宜君王天下也

箋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言皆相勗以道

正義君王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總而釋之言宜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天下言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為君其國亦在天下之中故同言之　以文承上章故知成王行顯顯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非子孫之數有千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不美其子孫衆多上言百福是福之衆多故知千億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王文承千億之下故箋以勢接之言得祿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明得為天子諸侯即是千億之祿也又解得祿之由言能相助勉力行道故福祿降之

案二義俱通鄭承子孫千億立解似尤得之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傳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

箋抑抑密也秩秩清也

正義抑傳以抑抑為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為美也釋詁云秩常也故以秩秩為有常　抑抑密秩秩清皆釋訓文以此詩美成王之德下云四方之綱則是為政之事故知謂立朝之威儀也緻密無失謂舉止詳審事無非禮教令清明謂下民寧靜無幽不燭

案抑抑訓宜從鄭秩秩訓宜從毛朱子呂氏皆然可謂斟酌盡善矣

篤公劉

思輯用光

傳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

箋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

正義釋詁云輯和也是思和其民不闘其民即是相與和睦民能和睦則時人顯知君德故云於時也　以台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述他姓之人唯已陳之父祖以此知思輯用光之言意在感今追昔故易傳以為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

案此則箋義為長

既順迺宣

傳宣徧也

箋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

正義宣徧釋言文乃宣（文之）在既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　乃宣之文與緜乃宣乃畝同故亦以為時耕也

案疏以時耕與宣徧意同恐亦是強合要之時耕之說得疏引緜詩而定故勝傳也

既登乃依

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

箋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于牢中以為飲酒之殽

正義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為羣臣設之饗燕之礼立一人為賓對主以行礼總而言之則非主者皆曰賓此賓即上蹌蹌濟濟之人宜為總矣左傳之說饗礼云設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章總言於臣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行葦說燕宗族之礼箋云老者加之以几則羣臣之中當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　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明堂位云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扆則戶牖之間地耳郭璞云扆牕東戶西也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于扆地因名為斧扆是也言天子負斧扆則諸侯衣扆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扆而立謂在朝之時其飲則坐於席故上箋云使之升坐謂設几筵疑飲時非設扆時也

案負扆識如疏說諸侯無明文此似當從傳義朱子謂宮室既成而落之亦可存也

君之宗之

傳為之君為之大宗也

箋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

正義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為一也板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為一國之所尊故云為之大宗也　衷陰易情人之恒事國君不能得其社稷乃逃竄遠衷於此之時臣多解體而能見尊如此所以可尚易傳者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于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礼無饗燕尊賓之事且饗之礼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扆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為之君復為之大宗乎箋說為長

案二義亦是大同小異不必左毛而右鄭

其軍三單

傳三單相襲也

箋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于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

正義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為軍也此謂發邰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為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嵩高及此傳皆云徹治則訓徹為治非稅法之通名也言治田為粮謂既至豳地以為久住之粮非在道之粮也何則發邰之日尚委棄積倉不暇言治田為道

路之根矣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　箋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后稷公后稷本是三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邰明為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為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其衆未多丁夫適滿三單之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適取羨卒始滿三軍也

案三單蘇呂王氏多用舊說而朱子直曰未詳蓋以公劉雖承后稷之封而自不窋失官以來漸即微弱豈能仿大國三軍之制故寧闕疑為此前賢讀書詳慎處鄙見仍用王子雍說蓋一時權宜分為三層非有意復三軍之舊也其曰單也者羨卒不備而人不加多也不知是否

芮鞫之即

傳芮水厓也鞫究也

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公劉居豳即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水之內外而居脩田事也

正義釋言云鞫究窮也俱訓為窮故轉鞫為究此鞫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鞫之意　芮鞫皆是水厓之名鞫是其外則芮是其內故云芮之言內謂厓內隩隈之處故即引爾雅以釋之釋邱云隩隈也厓內為隩外為鞫李巡曰厓內近水為隩其外為鞫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也經言芮不言隩則經為互也內則芮以明鞫為外外有鞫名則內亦有芮名以此見其芮為隩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即以此芮為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

陳氏啓源曰芮鞫俗鞫之即傳云芮水涯也箋云芮之言內也然則芮乃水內涯名非水名也字當作汭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鄭氏注引詩芮鞫證之及箋詩則不用前說孔疏以為注禮時未詳詩意良是也蘇氏反取其禮注通義敵之當矣又案職方賈疏亦辨其故謂詩上言夾其皇澗溯其過澗故以芮鞫為外內周公制禮時以汭為水名汭即皇澗名為汭耳賈以汭為皇澗之別名殆是臆說不如孔疏之當又鞫訓水外字當作垙鞫字乃借也職方鄭注引詩作垙漢書地里志引詩作阬師古曰韓詩作阬案垙阬三字不見說文而見玉篇皆居六切注云水外曰垙阬古岸也汎水文也廣韻汎同玉篇垙阬二字皆兼曲岸水外之義則芮鞫鞫字當以垙為正而阬次之餘皆借也

卷阿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

傳卷曲也飄風廻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
入曲阿也
箋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廻風從長養之方來
入之興者喻王當曲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
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為長養民
正義釋天云廻風為飄李巡曰廻風旋風也風必有
道然後得去阿之曲者風無去路故入阿蹈消善政
消惡亦復如此　大陵曰阿釋地文以此詩勸王求
賢求之必得降意下言君子之來此當言王待之狀
且舜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是得賢然後消惡非惡消
然後賢來故易傳以曲阿喻王之體屈也屈體者謂
降尊就卑接以恩意使賢者感恩而樂來也以飄者
風之狀故言猥來以對之猥者多而疾來之意飄風
之來非有定所而以自南言之明其此南為義故知
以南是長養之方喻賢者有長養之德故云其來為
長養民也檜風云匪風飄兮何人斯篇云其為飄風
彼皆不言自南故以為惡此言從長養之方故為喻
善其取一象不得皆同此言賢人疾來故以疾風為
喻
朱子曰疑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而賦其事因
遂歌以為戒也
呂氏祖謙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
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
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為比則當如鄭
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秦氏松齡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
歌以矢其音朱子曰疑召公從成王游於卷阿之上
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輔氏曰有卷者阿言其地
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
音言其事也
案風從長養之方而來此義最好不可廢至被德消
惡屈體待賢二義兩家說詩固自深妙然恐終以朱
子即景之說為長

伴奐爾游矣

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
箋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即來王以才官秩之各
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自休息也
釋文伴音判徐音畔奐（音喚）徐音換
正義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
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為義蓋
伴為廣大奐為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
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之也則毛當謂為伴奐不得
如徐音徐音自為鄭讀也　伴奐之言與優游相類
故為自縱弛之意
案毛氏所訓詳味經文似不甚融洽鄭氏為近但之
縱弛二字不可為訓且與下句相複鄙意古字多通
後來莫考伴奐或如氷（泮水）渙之義近於蕭散與游義為
近姑存管見以俟考

茀祿爾康矣
傳茀小也
箋茀福康安也
正義福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茀福宜為小福故以茀為小福言小尚安之則大者可知茀之為福為小皆無正訓以其與祿共文宜為福耳
案小福之説殊難置解疏雖多為之解究未見確故宋賢多從鄭説蘇訓茀為多曹氏粹中曰草多謂之茀〻祿言得福之蕃茂也蓋本之説文道多草之訓似亦可存

純嘏爾常矣
傳嘏大也
箋純大也予福曰嘏使汝大受神之福以為常
正義嘏大釋詁文　純大釋詁文詩之有嘏字者皆是祭祀之事少牢特牲之礼尸嘏主人皆予之以福故云予福曰嘏受福以為常言其終常德之未嘗闕失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引長翼敬也
箋馮〻几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
正義傳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為賢人之德馮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總而為名皆是道也以馮翼義隱故特釋之言道可依馮以為輔翼則孝之與德亦為道也馮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馮重於翼故先馮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是賢人之行分之異名耳引長輔翼皆釋詁文　顧命云成王馮玉几又曰皇后馮玉几道揚末命是馮施於几故以馮為馮几卑陶謨曰庶明勵翼又曰子欲左右有民汝翼是翼謂佐助故以翼為助曲禮下曰内事曰孝王某主人稱孝故知有孝斥成王有孝即是主人則有德宜謂助祭故以有德謂羣臣不解以引以翼從行葦而略之下言百神爾主純嘏爾常皆言神福主人神福由祭祀而來此詩為求賢而作故知此章説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以尊之故豫撰几擇佐食撰几解有馮擇佐食解有翼以下句乃言以引以翼謂未至導引之則有馮有翼未是尸之來至故為豫也撰謂供置之與擇相類但几則取而置之故言撰佐食則衆中簡之故言擇耳此本或云豫撰食者誤耳孫毓載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饌字非也少牢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奥祝設几於筵上特牲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是豫撰几也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遷肵俎特牲云宗人遣佐食盥出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亦在尸未至之前故俱言豫也知翼為佐食者以翼者助也祭礼之有助名者唯佐食耳特牲注云佐食

賓佐食尸者佐助也故知翼為佐食言廟中有孝子
有羣臣謂祭時也然則凡與佐食亦在廟中用之别
言廟中有孝子者凡與佐食祭時自在廟中其撰擇
之時則在廟外以孝子不迎尸故以廟中為主設孝
德之文於引翼之上見尸未入之前已有祭事故也
言尸之入使祝贊導之扶翼之者行葦箋云在前曰
引在旁曰翼此與彼同故以引為贊導也少牢云祝
出迎尸於廟門之外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祝先
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在前導之也導謂在前則贊
謂在後少牢又云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云
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特牲亦云至於階祝延尸
尸入升祝先主人從是在後贊之也故此兼言贊爲
特牲少牢無亦在尸旁之時而言特翼之者已有在
其前後亦當或在其旁特牲注引禮器詔侑無方是
前後左右無常也又言尸至設几佐食助之明上孫
設至此用之又解所以令王尊尸如此者尸神象故
當事之如祖考
案此通篇皆頌功成治定勉王以保泰持盈不應此
章獨有祭祀擇尸之事自當以毛傳為正解

如圭如璋
箋王有賢臣與之以礼義相切磋體貌則顒顒然敬
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
案此毛無傳箋就臣說似未確朱子以為頌君得之

亦集爰止
箋亦與衆鳥也
正義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
魚尾龍文龟背燕頷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
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弱水宿風
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字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
萬數故鳳古作朋字
案毛於此無訓不煩訓也鄭訓未確仍是言鳳耳非
言羣鳥也若以亦指衆鳥則亦傳於天亦指衆鳥邪

矢詩不多
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
之歌焉
箋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令遂為樂歌王
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
正義傳反其言以不多為多者王既能用賢不復須
戒故以作詩為煩多也　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雖多
猶恨心之不盡不當自謂已言已為多也宜順文自
通不宜反之故易傳以為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
以為少也
案此箋義為長

民勞
汔可小康
傳汔危也
箋汔幾也
正義以汔之下即承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汔為

危也　傳以汔之為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幾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為幾也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汔幾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

案此亦箋勝

柔遠能邇

箋能猶伽也

釋文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伽掄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如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字則異舊音如庞反義亡難見鄭注尚書云能恣也與此不同

陳氏啓源曰柔遠能邇見書亦見詩鄭注書則曰能恣也箋詩則曰能猶伽也伽字唐初已不載字書音義莫攷釋文借用廣雅如字訓(廣雅云如若也均也)釋之正義用書注恣意釋之然鄭箋自有解矣箋云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則伽義當與順相同又釋文云能毛如字鄭奴代反掾徐反能與耐同伽當訓任徐邈晉人去鄭未遠宜得伽字之解矣但毛傳能字無訓孔述毛全用鄭順意不知徐云毛如字當作何義也案尚書孔傳云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孔訓柔為安)疏引王肅云能安遠者乃能安近二說相反而釋能字則同徐意或如之

汔小可休

傳休定也

箋休止息也

正義釋詁云休息也定止也息亦定之義故以休為定箋云休之為定於義雖通而未是正訓故以休為止息合為合聚所以申足毛義

以謹惛怓

傳惛怓大乱也

箋惛怓讙譁也謂好爭者也

正義惛怓者其人好鄙爭惛怓怓然故箋以為猶讙譁謂好爭訟者是其言語為大聒乱人故云大乱非是為大禍乱也

案說文訓怓為乱從此以推毛為勝矣

以謹醜厲

傳醜眾厲危也

箋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為厲厲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

正義醜眾釋訓文易之言厲者皆危之義乾九二夕惕若厲之類皆是危也故以為危醜厲謂眾為惡行以為人者也　箋以言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名故以厲為惡秋官司厲注云犯政為惡曰厲是也

案宋賢於此條多取鄭說今亦從之

戎雖小子而式宏大

傳戎大也

箋戎猶女也

正義戎大釋詁文王肅云狂王者之大位雖小其子用事甚大也　以下已有大故訓戎為汝宏復為大則大文太重故宏猶廣〻亦大之義耳

案戎訓為汝本無正文似宜從毛義子雍所解尤得之板

出話不然

傳話善言也

箋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

釋文話戶快反說文云會合善言也

案善言為釋詁文與說文合傳箋同義似無可疑而鄙意猶有未安如詩慎爾出話豈亦慎爾出善言乎話只是話言之訓耳朱子以女之言出皆不合理諸家解釋未有能勝之者

為猶不遠

傳猶道也

箋猶謀也

正義猶道釋詁文　猶謀釋詁文以言不遠則無不能深知遠事故易傳以猶為謀

案此箋義為長

天之方難

箋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

案詩人不敢輒言王托之於上帝上天是與然亦有直指天而不盡屬之王者如此句第言運會之艱耳箋必以為指王似未確毛於此無傳不須傳也

無然憲〻

傳憲〻猶欣〻也

箋臣乎女無憲〻然無沓〻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

釋文爾雅云憲〻泄〻制法則也

案重文猶執單字為訓恐本義未必然也毛訓必有所自來不得泥爾雅鄭箋以議毛氏頻濱訓憲〻為軒〻宋賢釋經雖好武斷然軒〻即欣〻之意此說似可存參又鄭注礼記樂記武坐致右憲左讀憲為軒此或蘇氏所本

無然謔〻

傳謔〻然喜樂

箋今王方為酷虐之政女無謔〻然以讒慝助之

正義此言謔〻猶上憲〻見王為惡如喜樂之故為喜樂也　謔〻直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讒慝助之者釋訓云謔〻謞〻崇讒慝也舍人曰謔〻謞〻皆盛怨貌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謔〻然喜謞〻然盛以興讒慝也是以讒慝助之事也

案宋賢多以謔為戲侮是就一字解耳不知古人重字即不與一字同也毛訓必有所本鄭義終覺支離孔疏則強為牽合

价人維藩

傳价善也

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

正義价善釋詁文藩者園圃之籬可以屏蔽行者故以藩為屏也垣者小墻之名故云垣墻亦是屏蔽之義也以大師是三公之官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文在其下則是天子之身故云王者天下之大宗以礼有大宗小宗為其族人所尊故稱宗子天子則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也傳以藩垣屏皆防衛之名幹是施法之稱言以善人及三公諸侯障蔽寇難 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人為官故不從以价為善也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為甲以其身被甲故稱甲人君言宗人宰人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于周礼司馬之卿也以兵甲之事國之所重且舉司馬以明六卿猶言大師以顯三公也

案价訓為善固屬古義蘇傳以价為大蓋謂與介通也似更勝毛不可以其後起而忽之若鄭作甲解則未足為訓矣

大宗維翰

傳王者天下之大宗

箋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

正義以大師是三公之官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文在其下則是天子之身故云王者天下之大宗以礼有大宗小宗為其族人所尊故稱宗子天子則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也 以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且以上文類之不得為王之身大者衆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

案此箋義為長疏云天子諸侯絕宗一語定案矣

懷德維寧

傳懷和也

正義懷之為訓思也來也止也思止亦和之義故為和也

案此懷字宜訓為思傳義未確疏為之強合非是此亦當從宋人解

無獨斯畏

箋斯離也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

正義斯離釋言文

案斯有此析離三義疑毛於此句訓為此故不為傳鄭義雖有本宋賢不甚從之非無所見

毛鄭異同考卷之九

歙程　晉芳　學

大雅蕩之什

曾是彊禦

箋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

按傳于曾是無釋箋義當與傳同是也而正義云言曾者謂何曾如此今人之語猶然不知去箋意遠矣

流言以對

傳對遂也

箋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

正義對遂釋言文　謂就此衆慧之人問賢人之行則人以謗毀之言對王令王不用之使賢者黜退也

陳氏啓源曰流言以對毛傳云對遂也夫彊禦衆懟之人宜黜遂也不根之流言宜遏絶也而使之得遂是王用人聽言之審也用人不審則冦攘進矣聽言不審則詛説興矣孔申傳云為流言以遂其惡事毛意未必然鄭以對為啚義短于毛

女炰烋于中國

傳炰烋猶彭亨也

箋炰烋自矜氣健之貌

正義女既官不得人徒彭亨然自矜莊以為氣健在于中國　炰烋是人之形狀故言自矜莊氣健之皃與傳彭亨一也

案傳以炰烋為彭箋以為氣自不同孔疏合而一之非也易大有釋文引干寶注彭亨驕滿皃疏聯形氣為一當或本此而不引之何也大抵炰烋訓氣健乃是正義當與後咆哮字義同

抑

遠猶辰告

傳猶道辰時也

箋猶圖也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

正義訏大謨謀猶道皆釋詁文唯彼猶作繇耳　以命既是道故以猶為圖既云謀定而別云時告則謀定時未告也

案毛于猶字多訓為道鄭此義尤明確勝毛由宋以來多從鄭説是也

用逷蠻方

傳逷遠也

箋逷當作剔々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

正義逷遠釋詁文　以用戒戎作謂兵戎備之則用逷蠻方謂遠方不服則剔治之故知逷當作剔々謂治毛髮故為治也

案二義皆可存荆公訓逷為逖亦是遠意嚴氏曰用此以逷遠蠻方使之不敢來賔庶幾未至于亡耳從此觀之傳為勝矣

無言不讎

傳讎用也

箋教令之出如賣物々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

貴賤德加于民〻則以義報之

釋文雠市由反徐云鄭市又反售市又反一本作雠

此音則與毛同

正義相對謂之雠〻者相與用言語故以為雠用

箋以用非雠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為雠報物

價釋詁云雠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為之雠

其意言于出教令民則從其善惡以答王也

陳氏啓源曰古雠售二字通用漢書曰酒雠數倍又

曰收不雠如淳及師古注皆讀為售是也又案表記

引此詩鄭注以雠為答韓詩雠作酬藝文類聚引此

詩作酬亦是㑹義㑹與報二語正相對敵較為優矣

呂記朱傳嚴緝皆从之

子孫繩〻

箋繩〻戒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

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

正義繩〻戒釋訓文

案毛于螽斯之繩〻訓為戒慎故于此不復為傳鄭

本毛傳而釋之考之尔雅繩〻作憴〻當是古有此

訓賴濵訓為不絶義自可存宋賢如此等蓋未可盡

弃也

淑慎爾止

傳止至也

箋止容止也

正義止者所居之名故為至〻是所至之處也為人

君止于仁至止于信皆大學文也彼既為此言乃引

此詩以證之故傳依用焉其說君子唯當言止于仁

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　以經言淑慎尔止不愆于

儀即是愼其容止得威儀不過耳故易傳以止為容

止

案二說俱可存而箋尤勝

彼童而角

傳羊童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

箋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

正義言童知是羊者童者未冠之名犹畜之無角其

文即云而角明此物之類有〻角者有無角者畜之

如此者唯羊耳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為有角自用也

上文說政事此言而角以潰小子小子是王之稱

此人特能潰之則是專恣之人能乱朝政者也又臣

則不堪如此〻唯王后乃能然故知童羊譬王后也

言而角則是用角矣用角則牴觸則于物有所害故

以喻于政事有所害此人寔乱小子之政也定本集

注于政事有所害于字皆作喻與其理是也礼天子

未除喪称小子下曲礼文引之以證称王為小子之

意在喪之称小子以其未礼理政事為無知之辞

案箋義尤為杜撰不可從讀詩記引王氏曰童無角

理譬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惑小子

耳無是礼也此義為長秦氏松齡謂小子非指屬王

尤是

桑柔

倬彼昊天

傳昊天斥王者也

箋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不矜哀下民怨懟之言

正義傳以蕩蕩上帝皆斥君王故以此亦斥王者　箋以倬為明大之皃此屬王暗乱不得称倬然彼昊天故易傳以天為上天此是下民怨訴上天之言

案此亦箋勝

至今為梗

傳梗病也

箋其執心不彊于善而好以力争誰始生此禍者乃至今日相梗不止

正義言其誰生厲階明是病于比惡故以梗為病箋云相梗不止亦謂為病不已耳

案此亦微異而皆可存

孔棘我圉

傳圉垂也

箋圉當作禦多矣我之困病甚急矣我之禦寇之事

正義圉垂釋詁文舍人曰圉拒邊垂也孫炎曰圉國之四垂也此是行役所傷自傷在邊垂也　箋讀圉為禦者若守邊垂不得為無所定處且云我垂于文不足故以為禦寇之事

案二義本自不同舍人特合之耳嚴華谷曰京師及中國既乱我見其病已多矣而我邊垂人甚急是內外皆不得其安也

逝不以濯

傳濯所以救熱也礼亦所以救乱也

箋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

正義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礼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是以濯救熱喻以礼救乱也必賢人乃能行礼故箋云治國之道當用賢以申足傳意也

案傳本左氏為釋本自無悞而箋義尤完備蓋憂乱思賢惟賢足以救乱下文言不能用賢則同為陷溺而已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箋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于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于禍難

正義王肅以為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如此理亦可通箋不然者以此文承上告教之言宜為不受之勢故以為假設拒己之辞示之不可之狀以相者非一人之言故以為君臣俱陷于禍難

案傳于此無釋似子雍之義為長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傳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

箋王為政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于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　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

釋文稼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稼穡維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字下稼穡卒痒始從禾

正義祿是否君之所授而謂之天者以上天不不自治人立官以治之居官乃得食祿是祿亦天之所與故謂之天祿矣力民代食傳既如此則好是稼穡亦異于鄭當謂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也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無逸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其君上之美事故勸王好之也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于民代無功者食天祿是也　鄭以文勢并云不逮是退賢則好是稼穡為進惡故以稼穡為居家吝嗇箋不言稼當為家則所授之本先作家字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居家吝嗇為人之惡行不宜好之也聚斂作力之人而用心作力也直言力民不言作力之事而知于聚斂之事作力者論語曰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是孔子大疾聚斂之臣也　傳于上文既異于鄭則此亦不同矣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唯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唯好傳意當然

案子雍述毛其理最長鄭好破字未可從也

考慎其相

傳相質也

箋相助也維至德順民之君為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舉事徧謀于衆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

釋文相毛如字鄭息亮反

正義傳讀相如金玉其相故以為質謂大賢之人有美質[美]者其考慎之義亦當與箋同　舉事必謀于衆假使衆雖同舉或言非誠信又當考察誠信其輔相之行知其實善然後用之言其擇賢之審謂順民之君能如此也

案傳箋義本不同孔疏強合之非也自以箋義為長但訓慎為誠雖則有本恐非的解讀詩記引呂氏云考察慎擇其相良是也

大風有隧

傳西風謂之大風

釋文大毛如字鄭音泰

正義西風謂之大風釋天文彼大作泰孫炎曰西風成物〻豐泰也

案此經義似大風非成物之風也毛無傳而釋文以為如字豈別有所本耶要之如字義是

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傳赫炙也
箋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既往覆陰女謂啓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
釋文陰鄭音蔭覆蔭也王如字謂陰知之赫毛許白反光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赫鄭許嫁反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
正義來嚇者言其拒已之意故轉為嚇與王赫斯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為口拒人謂之赫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俗本誤也
案此鄭義為長朱子以為赫然盛怒則去經義稍遠矣

職涼善背
傳涼薄也
箋職主涼信也
釋文涼毛音良鄭音亮
正義涼者薄之別名莊三十二年左傳曰虢多涼德謂虢君薄德是涼為薄也王肅云民之無中和主為薄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為薄職為民所主為則下云職競職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鄭同職主涼信皆釋詁文箋以民之為惡由政不善則所言職者皆主由君政不宜為民意所主故易傳以涼為信由為政者信用小人之工相欺違者以此故下民皆無中正學相欺違也
案此傳義為長正義言之盡矣

職競用力
箋競逐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為政者逐用彊力相尚故也
正義釋言云競逐強也俱訓為強故競得為逐〻用強力相尚者謂有強力能威服下民者則尊尚之以此相尚則在位者皆競為強故下民愁困用此之故各生多端多端則邪僻是也　毛以職競用力為民所主為則是民主相與競用力為邪僻也故王肅云今民之為邪僻乃主相與競用力為之是也
案此亦當從傳子雍之說蓋傳義

雲漢

上帝不臨
箋天不視我之精誠與
正義王肅云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天不能臨饗我邪天下耗敗當我身邪傳異或然則能與臨異文者以后稷是已之先祖心必助之但若其不能耳天則非已之視故云不臨　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
案王氏述毛義為長也

寧丁我躬
傳丁當也

箋曾使當我之身有此干
正義丁當釋詁文
案丁訓為當本無可易鄭之所解殊覺晦奥頼濵曰
與其耗于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〻被其患也
可謂直截了當矣

后稷不克

箋克當作刻〻識也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
困與
正義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后稷不克者當
謂后稷不知已故轉克為刻〻削所以記識故云克
刻識也
案傳于克字無訓箋義賁解臨川王氏曰在室之神
莫尊于后稷既無以勝旱烖在郊之神莫尊于帝又
不頋也此似勝箋

先祖于摧

傳摧至也
箋摧當作嗺〻嗟也天將遂旱殺餓我與先祖何不
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辞
正義摧至釋詁文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于何
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為毛說　箋以先祖于
至于辞不安故轉摧為嗺〻者咨嗟告困之辞
案毛意欠醒鄭更未確頼濵曰我先祖之業將于是
摧落矣最警醒　又案箋釋胡不相畏云先祖何不
助我恐懼使天雨也此亦未確恐毛意不如是頼濵
云胡為尚不相畏我此亦勝舊義言我先祖之業且
于是摧矣豈有不畏懼者倒文以成章也

我心憚暑

傳憚勞
箋王心又畏難此熱氣
釋文憚毛丁佐反鄭徒旦反
正義憚勞釋詁文毛讀為憚丁佐反故為勞也　箋
以暑熱人之所畏故讀為憚徒旦反憚勞犹畏也
案韓詩訓憚為苦鄭義所本似勝毛傳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傳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
箋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于食人〻賙給之權救其
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
正義以救而念之周備故周為救也無不能止者無
為不能救人而自止故解其意言朝廷之臣悉皆救
人無止而不能者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無不
能而止者其發倉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
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　以周救于人其字當從
貝故轉為賙以上言王之于臣祿餼不足則此言當
謂王救羣臣不宜為羣臣救人故易傳以為王雖不
得如常豐年依法祿賜以諸臣困于食故人〻亦賙
給之權時救其太急若言王盡恩于臣也
案此義大同而止訓微異橫渠張子曰自廢正而下
皆使周急于民若供御之物則凡皆可止去此勝舊

義

崧高

以作爾庸

傳庸城也

箋庸功也

正義傳以下云有俶其城故以庸為城　庸旁釋詁文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為其作城而已故易傳也

案頼濱朱子取毛義東萊華谷取鄭義二義本可互存庸之通墉于古書未見然古字多通非後人可泥議也

往近王舅

傳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

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

釋文近音記

正義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為已以為辭也近得為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記之記也

案往近訓已已當音以如往哉之意也鄭訓為辭亦本毛義但讀為彼已之子之已取音相近則未安耳毛義居正六經正悞已經說文作䢂今作近形似而訛為近也

徒御嘽嘽

傳徒御嘽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

箋其入謝國車徒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礼也禮入國不馳

正義行則安舒貌則喜樂與箋接相成也

案此小異而大同

戎有良翰

箋戎猶女也

正義毛于戎字皆訓為大知此亦與鄭不同

案二義皆可通

以贈申伯

傳贈增也

箋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

釋文崔集注本伯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

正義凡贈遺者所以增長前人贈之財使富增于本贈之言使行增于義故云贈增也

案此似異而實同葢增者贈之本義

烝民

古訓是式

傳古故訓道

箋故訓先王之遺典也

正義古是舊故之義故以古為故也訓道釋詁文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為先王之遺典也

案此箋義為完足

我儀圖之

傳儀圖也

箋儀匹也

正義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為儀故以為匹以言圖之當與前人共謀故易傳也

陳氏啓源曰我儀圖之朱傳以儀為度言圖度之于本句則理順矣然非字義也案說文儀度也乃法度之度非揆度之度也法度之度徒故反揆度之度待各反音義各別安得誤溷為一又移其誤于他字乎又案毛訓儀為宜(釋文儀作義云毛如字)文義本通但孔疏述之太迂源謂毛義當云德輕易舉也而莫能舉我亦宜自謀舉之乃舉之者唯仲山甫耳信乎山甫之德深遠而莫助也如此則數句文理皆順而儀愛(愛義見下條)二字訓解正不必更新矣

案毛鄭二義自以鄭為長匹者比方之意儀訓宜古訓無聞長發此節太信毛矣而其辨朱傳則是也

愛莫助之

傳愛隱也

箋愛惜也

正義愛隱釋言文　愛者惜之言故為惜也

陳氏啓源曰釋言愛作薆蓋愛薆古通用此詩之字形雖愛而義則薆也毛學由師授故得其真源謂尋繹傳義可攷證經文者此類是也

蓋宋以降多用鄭義而朱子解之最明云心誠愛之而恨不能有以助之由陳氏之言則為隱然莫能助之義尤古矣

韓奕

虔共爾位

傳虔固共執也

箋古之恭字或作共

釋文共毛九勇反鄭音恭

正義戎大虔固共執皆釋詁文彼唯共作拱耳傳讀為拱故為執也　言古之恭字或作共則為恭敬之義以為恭字義強故易傳也

案恭訓共義與宋人近故宋以降多從之然此鄭實勝毛不必強從毛義

淑旂綏章

傳交龍為旂綏大綏也

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

疏毛以為上言王命韓侯乃由朝而得命故又本其來朝并言所賜之物言四牡之馬奕奕然其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而朝覲也既行到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行覲禮而見于王言其朝覲之得禮也王于是錫賚韓侯以美善所畫交龍之旂而建旂之竿其上又有大綏以為表章以方文漆簟為車之蔽錯置文采為車之衡又賜身之所服以玄為衣而畫以衮龍足之所履配以赤色之舄馬則有金鉤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也又以鏤金加于馬面之錫又以皮革鞹于軾中虎皮淺毛幭覆其軾倚皮為鞗首之革此革之末以金飾之如厄蟲

言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鄭以為四牡高大者韓侯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覲之禮既畢乃以其國所有寶玉大圭復入而享覲于王言以常職來朝依禮貢獻也又以綏章為車上所引之綏有采章金厄為小環纏搤之以此為異餘同　淑善釋詁文交龍為旂司常文綏大綏者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于幢上所謂注旄于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王肅云章所以為表章是也　旂雖同畫交龍而為之有惡有善故曰善旂々々之善者以此經所陳其事各別若綏是大綏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綏為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綏注云良綏君綏是也此綏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為之故云綏章謂有采章也案大綏乃與儀文稱若援綏之綏未免太小況承淑旂之下其為大綏無疑也

鞗革金厄

傳厄烏蠋也

箋鞗革謂轡也以金為小環往々纏搤之

釋文蠋音蜀尔雅作蠋々桑蟲也

正義毛以厄為厄蟲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虫然也　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鞗革謂轡也此不言如厄則非比諸外物不得為虫故易傳以金為小環往々纏搤之往々者言其非一二處也

陳氏啓源曰據疏語則毛鄭之解金厄元是一物但取義異耳然古人制器尚象多即以所似之物名之如畢以星得名爵以鳥得名皆是即此章玄衮々乃龍首也夾舄焉乃鵲字也金厄既似厄虫亦可名厄何必言如

汾王之甥

傳汾大也

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々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

正義釋詁云墳大也傳音以汾墳音同故亦為大也

王肅云大王々之尊稱也　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為大且作者當舉其寔不宜漫言大王故以為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為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彘々于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父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

案箋有典可依當從之

韓侯顧之

傳顧之曲顧道義也

正義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于禮當顧故云曲顧道義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綏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於是之時則有曲顧也

也本或曲為回者誤也定本集注皆為曲字
案傳義稍迂而陳長發深取之又多為之說愚所未
解

燕師所完

傳師衆也
箋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
築完
釋文燕于見反注同徐云鄭于顯反王肅孫毓並烏
賢反云此燕國
案此燕自是北燕無疑東萊呂氏曰春秋之時城邢
城楚邱城緣役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念尚如此
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江漢

來旬來宣

傳旬徧也
箋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
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于經營四方勤勞于徧疆理
衆國
釋文來毛如字鄭音賚下同旬毛音巡又音荀鄭作
營
正義旬徧釋言文彼旬作徇音義同毛旣以旬為徧
則宣不復為徧當謂宣布王命也召公召康公嫌是
召虎故辨之　來勤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上章云經
營四方告成于王又言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召虎
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旬
來宣當指此二事且宣訓為徧旬不宜亦訓為徧旬
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為營來旬謂勤勞于經營四
方來宣謂勤勞于徧理衆國以統上二文也
案鄭善破字如此等直宜從毛不必旁求別解

秬鬯一卣

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煑合而鬱之曰鬯卣器也
九命錫圭瓚秬鬯
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
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
記者
正義秬黑黍釋草文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煑
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鬯故為之鬱鬯々非
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為鬯草何者禮緯
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
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
煑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煑之乃與秬鬯之酒合和
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鬱積之
非草名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
為鬯與鄭異也釋器云卣中尊故曰卣器也按春官
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
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
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
有加則賜三公八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

則九命乃有故云九命然後賜圭瓚秬鬯也　以毛解秬鬯其言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曰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和一秠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曰鬯々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為長

陳氏啓源曰秬鬯一卣毛鄭異說秬鬯必和鬱不和鬱不名鬯此毛說也和鬱名鬱鬯未和鬱名秬鬯此鄭說也孔氏右鄭然鄭之為此說者止因周禮鬯人鬱人分為二職而鬱人掌鬱鬯明是鬯人所掌尚未和鬱故分而二之耳殊不知周禮二職對舉則秬鬯鬱鬯誠有已和未和之分若盡舉經傳中秬鬯概以未和鬱觧之則又非也鬯之為義取芬芳條暢元因鬱草而得名耳說文鬯字注云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此可證矣止是黑黍之酒則與常酒等耳何獨取名于鬯竊意鬯之名本因鬱草而秬黍之酒寔為和鬯而釀則當其未和鬱時亦槩以秬鬯名之後遂別名已和者為鬱鬯故周禮分而為二要之對舉則別散文則通也鄭氏執周禮之文以釋詩固已又孔氏申毛既引禮緯秬鬯之草及中候鬯草生郊之文證鬱金草亦可名鬯草矣後言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何自相背戾哉案秬鬯之稱見于詩書左傳者不一而足皆偁秬鬯並無偁鬱鬯者豈非言鬯則鬱在其中乎又案此鬱金乃鬱金草出鬱林郡漢鬱林郡今廣西貴州潯柳邕賓諸州一統記惟載柳州羅城縣出鬱金香即此也與藥中鬱金相名同物異鬱金根無香出蜀中鬱今通作鬱說文鬱从林鬱省聲木叢生也與鬱異字

對揚王休

傳對遂

箋對答

正義傳以對為遂者以為因事之辭言君既命之臣遂稱之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為弛字非也　箋以君臣共語耳宜為應答故以對為答

案傳訓對大抵為遂箋大抵為答箋義長者多

常武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

傳王命南仲于大祖皇甫為大師

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

正義毛以為今有赫々然顯盛明々然昭察者宣王也所以為盛察者以王令命卿士南仲者于王太祖之廟使之為元師親兵又命為大師之公者皇父使之監撫軍衆既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器備既已

嚴備當恭敬臨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處之施仁愛之心于此南方淮浦之旁國勿得暴掠為民之害此是王之顯祭也鄭以南仲為皇父遠祖止命皇甫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為大祖者大師三公皇父也　言王命南仲于大祖謂于大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為大師謂命此皇父為大師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為二人南仲卿士文在大祖之上是先為卿士今命以為大將大師皇父在大祖之下則于大祖之廟始命以為大師其寔皆在大祖之廟並命之故大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為卿士未知于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為大師未知于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大祖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大師三公之官則是尊于卿士先言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為上將皇父為監以皇父不親兵故特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于王命親兵也箋以為王命卿士以為大將止當命一人為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為止命二人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大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為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有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為卿士矣大師三公之名復言大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于禰廟未有于后稷大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大祖以明以南仲為大祖非命于大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箋義為長

案此鄭義長

既敬既戒

箋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勑以無暴掠為之害也

正義箋以戒為戒勑則敬非戒類不宜相配而言故知敬之言警承上六師之下故云警戒六軍之士衆軍之所行多苦暴掠故知施惠南國是使無暴掠為之害也

案此似不必破字為警毛意當不然

三事既緖

傳誅其君弔其民為之立三有事之臣

箋緖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于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

正義告之以不留不處是安慰民情之辞故解其意誅其君弔其民由弔愍其民故不久留處而擾乱之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即此亦為之立三卿也止言立卿不言立君舉其立臣明亦為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而立之或别封他人無文可以明之就緖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　釋詁云業

結也反覆相訓故結為業連上命將之事而王實未行故知又使軍將豫告之也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民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事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兩無正文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于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宜以為三卿故易傳也

案此似箋義為長

有嚴天子

傳嚴然而威

箋有尊嚴于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

釋文嚴毛魚檢反鄭如字

正義儼然而有威謂其軍儼然有可畏之貌　言有嚴天子為他人所尊嚴故易傳言有嚴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

案此二義皆可存而鄭尤勝

匪紹匪遊

傳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

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

釋文紹如字繼也鄭人遙反

正義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共為一句皆是不敢為之故云不敢繼以敖遊　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毋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故讀之為紹訓之為緩

案二家訓紹字似皆未貼切頗瀆取說文以紹為糾繁似得之朱子從之是也

徐方繹騷

傳繹陳騷動也

箋繹當作驛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

正義繹陳騷動皆釋詁文　言繹騷則騷由此繹故知繹當作傳驛之驛左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伐徐必使候故云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歸以報其國馳走以相恐動

案二義似皆未穩頗瀆訓繹為亦　朱子以繹為連絡翻意謂不如訓作絡繹則明曉矣

鋪敦淮濆

箋敦當作屯

釋文敦王申毛如字厚也韓詩云迫鄭作屯徒門反

正義敦訓為厚于義不協故破之為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為厚宜為布陳敦厚之陣也

案宋賢多从毛義是也

王旅嘽嘽

傳嘽嘽然盛也

箋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

正義嘽嘽閒暇之貌由軍盛所以嘽嘽然故云盛也

案此嘽嘽經文前已有之宜从毛訓孔義聯絡二字正不必也

如飛如翰

傳疾如飛摯如翰
箋翰其中豪俊也
正義疾如飛如鳥飛也摯如翰者摯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飛戾天飛翰為一此別言如故為二事也　此皆以傳大略故申述之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于飛故云翰其中豪俊者若鷹鸇之類摯擊衆鳥者也故傳以為摯如翰謂其擊戰之時也
案此大同小異皆可存

截彼淮浦
傳截治也
箋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
案箋承傳意訓截為治遂覺難通朱子以為截然不可犯此為正義斷宜從之

王猶允塞
傳猶謀也
箋猶尚允信也王重兵〻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
正義猶謀釋詁文　箋以徐方畏威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為尚兵法臨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為美也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陳徐國已來告服
案毛鄭說皆可通而毛義為長朱子訓猶為道亦古訓也可以並存

瞻卬

懿厥哲婦
箋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
釋文懿于其反注同沈又如字
正義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金縢云噫公命我勿敢言與此同也噫者心有不平而為聲故云有所痛傷之聲痛傷褒姒亂國政也厥其釋言文此刺幽王王而褒姒是其婦故知其幽王也
案毛不破字懿雖無傳知必不以為噫也懿似宜從美訓言其以哲婦為美而不知其為梟鴟師古注谷永傳固如是

時維婦寺
傳寺近也
箋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
釋文寺徐音侍亦如字
正義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為近
歐陽氏修曰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
案傳箋同而費解當從歐陽氏

舍爾介狄
傳狄遠
箋介甲也王之為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脩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

釋文狄毛他歷反鄭如字

正義毛讀狄為逖故為遠也則介當訓為大不得與箋同也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為怨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　以辭有與奪意為彼此言維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

案此鄭義為長疏右鄭是也

維其優矣

傳優渥也

箋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于其身

正義以優為優饒之義故為渥也信南山云既優既渥是優渥為豐多之意也　以天之降罔是羅罔寬廣優饒者寬容之義故易傳以優為寬天下羅罔以取有罪正謂欲取王也不指害其身而微加譴告是其寬也

案此毛義簡質可從頴濱曰天降慨以執有罪如罔之執禽獸優多于前也似更勝朱子集傳從之

維其幾矣

傳幾危也

箋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

正義幾危釋詁文上言優者謂自天降而多也此言幾者謂至人身而危二者相接成也　幾近釋詁文上寬者謂微加譴責告告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離人近二者亦相接成但以忠臣諫君宜稱禍近為切故易傳也

案二義皆通鄭尤切

藐藐昊天

傳藐藐大貌

箋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藐藐然無不能自堅固于其位者微箴之也

正義釋詁云藐藐美也言大貌者為美大之貌也鞏固釋詁文

案疏合二義為一究之毛義為勝朱子訓藐藐為高遠高遠亦大也

召旻

蟊賊內訌

傳訌潰也

箋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

正義訌潰釋言文　傳訌潰之義以訌字從言故知訌者是爭訟相陷人之言由爭訟相陷故至潰敗故爾雅以訌為潰訌言內則蟊賊為外故云衆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內相讒惡言惡人所在為害人自不相親也天降罪罟是王所下之知蟊賊內訌是臣之衆殘酷之人為之者以訌是相惡之言若亦王所下之不得言其相惡故知臣之佞者助王以殘酷

害人又內自相讒惡也

案二義相通可從也

昏椓靡共

傳椓夭椓也

箋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椓〻毀陰者也

正義傳意亦以椓為去陰但以正月云夭〻是椓夭謂夭殺椓謂椓破夭椓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觧名此人為昏椓之意故云皆奄人也天官閽人注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是昏其官名也椓〻毀陰者謂犯淫罪而刑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

陳氏啓源曰閹寺之禍始見于齊之貂宋之戾至秦之高而甚焉三代以前未嘗有也幽王時亂政小人詩有尹氏有皇父七子國語有虢石父皆非寺人即史伯所云讒慝暗昧頑童窮固侏儒戚施妖試喬措亦非寺人也其寺人僅有遭讒被刑無可控訴而作巷伯詩以鳴其不平者其他閹官未必怙寵弄權可知蓋周官法度精密此時未盡亡又勳舊之族世掌國鈞此輩止供洒掃給使令未敢預政也召旻篇昏椓靡共毛傳昏字無訓椓訓夭椓未嘗以為閹人鄭箋始以昏為閽官即周禮閽人之官閽昏通椓為毀陰孔疏證成其說言傳意亦與箋合愚以為未必然也鄭生桓靈之世目睹諸常侍之惡故激而為此解耳然以論世則疏矣朱子不用其說良為有見但瞻卬篇又以任閹人為說則失矣

案朱子注曰昏椓昏亂椓喪之人也

草不潰茂

傳潰遂也

箋潰茂之潰當作彙〻茂貌

釋文潰毛戶對反鄭作彙音謂

正義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為遂　潰茂連文以潰為遂于義不安故易傳言潰當作彙茹易泰卦拔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皃也箋不直言潰當作彙而云潰茂之潰當作彙者以下有無不潰止嫌亦為彙故連茂言之

嚴氏粲曰抑谷風有洸有潰〻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召旻潰〻回遹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怒遂之盛者為潰遂亂之盛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案嚴氏從毛不从鄭其解最詳而確

如彼棲苴

傳苴水中浮草也

箋王無恩惠于天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

正義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棲為浮義謂棲息于水上也　又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為棲理亦不協故以為如樹上

之棲苴〻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為水漂皆稱苴也

陳氏啓源曰此苴與豳風叔苴之苴不同考韻書水中浮草當讀如槎釋文士如反恐如乃加之譌也

朱氏雈齡曰音沮者乃履中草也未知棲苴之苴可借音否若音茶又于全詩不叶此章叶法未曉詩本音云無韻

案嚴華谷讀苴音茶此朱長孺所疑也大抵苴宜訓水草如云棲在木上其義未免勉強朱子謂水中浮草棲于木上兼用毛鄭之說似仍未安

彼疏斯粺

傳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

箋疏麤也謂糲米也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麤而此昏椓之黨反食精粺

正義以小人為彼故云彼宜食疏食今精粺而言其富小人也　以疏對粺則麤于粺也麤于粺者唯糲米耳故知謂糲米也職主釋詁文以疏粺文稱彼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為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粗昏椓之黨食精也

陳氏啓源曰傳解與胡不自替文義聯貫後儒之解俱不及

毛鄭異同考卷之十　　歙程　晉芳　學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駿奔走在廟

傳駿長也

箋天駿也

正義駿長釋詁文言長者此奔走在廟非惟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駿大釋詁文也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探後世不宜以駿為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下總言奔走則文兼上事故云諸侯與衆士于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以其俱來故訓駿為大〻者多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

案駿之三義禮注第一毛傳次之鄭又次之蓋奔走雖指一時而長此奔走足見久而弗替鄭不勝毛陳長發取鄭非也

不顯不承

傳顯于天矣見承于人矣

箋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

正義以文王精神已在于天光顯文王是顯于天也此奔走助祭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王故見承于人

也　又以上言在天者見文王其身雖死其道尤存
既言人能配行故指在天為義此言奔走在廟主述
祭時之事無取于在天故以為光明文王之德承順
文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雖亦得為顯之于天但于
文勢直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天故易傳也
案傳于此二句指文王箋謂指祭者傳亦勝箋

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

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
箋命犹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正義美天道行而不已是歎大天命之極文王能順
天而行周禮順文王之意是周之禮法效天為之故
此言文王是美周之禮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或作周
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
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
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為不已與鄭同
也　中庸引此詩乃云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是不
已為天之事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易繫辭云
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軋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
自彊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
案傳義渾而難曉當從箋說為長

文王之德之純

傳純大
箋純亦不已也
正義箋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為大當謂德之純美
無玷闕而行之不止息也
案純大亦釋詁文箋依中庸為訓故自勝傳

假以溢我

傳假嘉溢慎
箋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
釋文假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謐慎市震反本或作
順按爾雅云毖神溢慎也不作慎字王肅及崔申毛
並作順解也
正義假嘉溢慎皆釋詁文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曰
詩云假以溢我慎也　孝經云滿而不溢是溢為盈
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即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
收為收聚上下相成于理為密故易之也
陳氏啓源曰假以溢我皆假樂假字皆訓嘉音暇毛
鄭所同其溢字毛訓慎鄭訓盈溢盈溢之訓今世通
用其訓慎則見釋詁一云溢慎一云溢慎静慎則必
静義亦相通也舍人云行之慎郭氏以為義見詩正
指此頌矣孔疏云文王有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孫
義本諸此王崔申毛作順字解見釋文又慎本作國順　蓋讀本
不同然合之爾雅則慎字為正也又假說文作誐誐
音娥云嘉善也與毛鄭字異而義同
案左傳何以卹我我其收之杜預以為逸詩蓋文與
毛本異耳究之古人讀異未必定為逸詩陳氏所論
甚正朱子初从古義後从左氏傳鄭意謂左傳所引

即非逸詩而亦當存為別解

曾孫篤之

傳成王能厚行之也

箋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

正義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乃是為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準之以曾孫為成王也厚行之者用意專而隆厚即假樂所云不愆不忘率猶舊章是也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法當通之後王故知曾孫之王非獨成王也

案箋義頗遠宋賢多用之是也

烈文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傳文王錫之

箋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

正義以辟公之下即言賜福是賜之以福使得為此辟公也文王是周之創業之主文王造此周國此等得在周統內列為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故言文王錫之其實武王封建亦是武王賜之矣傳以錫茲祉福為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其文皆無卿士則辟公謂君人之公非百辟卿士矣　以月令云百辟是卿士之總稱下有爾邦百辟與此相承則辟當下百辟公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為二即辟公謂卿士及天下諸侯也此既分辟公為二故下兩經亦分為二皆上戒諸侯下戒百辟與此勢相成也又以下云爾邦謂諸侯為爾則此經云我是成王自我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為天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愛之無有期竟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無期也先解經文後指其事故云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也

案毛以為文王錫諸侯鄭以為天錫文王皆通歐陽氏以為文武錫我君臣蓋本孔疏亦可存朱子謂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嚴華谷謂辟公實輔以克興周祐則義外之義然亦無傷于理楊用修駁集傳固是凡詩讀之各出意而無害于志者皆不必深辨也

維王其崇之

傳崇立也

箋崇厚也

正義釋詁云崇高也高是立之義故以崇為立也以崇訓高也高是厚義故為厚也

案潁濱訓崇為尊似較傳箋為勝

繼序其皇之

傳皇美也

箋皇君也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

正義諸侯各為一國之君不得有次序之義釋詁云

敘緒也則繼父祖之肖緒也故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累于其國者就立之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　言大功者為之總目于大功之中又為等級功小者就得繼世在位得其次序謂卿之子為卿大夫之子為大夫守其祿位不失舊業也功尤大者則其君之謂出封為諸侯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是有大功者王則出而封之

案皇美亦釋詁文顏濱云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亦勝舊說

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于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

箋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荊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正義以文王未徙豐之前與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以云天生高山不言生萬物故易毛也

案此鄭義簡質可從

昊天有成命

於緝熙

傳緝明熙廣

箋廣當為光

正義箋以外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故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

陳氏啓源曰毛傳釋昊天有成命純用外傳叔向語鄭箋亦因其解獨熙（廣）純固則破廣為光固為故蓋因外傳訓字皆同爾雅廣光固故必以音近而誤故改之也然外傳又云廣畢其心以固和之又云終于固和而毛氏引之亦作廣因不應數處同誤況以固和之終于固和若固為故則二語不詞矣鄭之破字殆非也　案韋昭注國語熙光用鄭說固和則否豈非以固字本無誤乎源又謂熙之訓廣詩書多有之乃字義之常也亦不必更改

肆其靖之

傳肆固

箋固當為故字之誤也

案此已見前陳氏說盡之矣

我將

我將我享

傳將大享獻也

箋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腯

正義將大享獻皆釋詁文　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于神不宜為大將者送致之義故云猶奉養謂以此牛羊奉養明神也

案大奉皆古訓而鄭于此為長衆賢多从之商頌那

湯孫之將亦彷此

日靖四方

傳靖謀也

箋靖治也

正義王肅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　靖治釋詁文以此能治四方可以蒙佑不宜為謀之故以靖為治謂施于天下也

案此亦鄭義長

伊嘏文王

箋受福曰嘏

釋文嘏古雅反毛大也

正義毛于嘏字皆訓為大此嘏亦為大也　王肅云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歆饗之

案此條宋賢多從鄭義而毛傳亦自可存

時邁

明昭有周

傳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

箋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

正義明之與昭俱是見矣義但以達見遠事謂之為明其昭者大明之狀故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言因此巡守知天而今而後常愛周家其事昭然不復為疑與鄭明見之義同但分而言之耳　昭見釋詁文也以毛意微申使易曉故云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

案箋傳義似異而同皆可存

執競

威儀反反

傳反反難也反復也

箋反反順習之貌

正義箋以反反為順習之皃傳言反反難者謂順禮閑習自重難也釋言云復反也是反得為復定本作覆

案賓之初筵毛傳曰反反重慎也難即重慎之意箋不及傳孔疏欲合之究未能也

思文

立我烝民

箋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正義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為存立衆民也　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故破立從粒

案呂氏朱子從鄭顏演華谷從毛蘓嚴是也凡毛義質而有味自宜从毛無取破字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

嗟嗟保介

箋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

保介之御間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
正義以月令準之知保介為車右故即引月令以證
之盡保介之御間皆月令文彼說天子耕籍田之禮
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于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
二人間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
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引之者證保介為車右
也又明以農事勑車右之意
案保介毛氏無傳朱氏鶴齡曰保介若云車右則介
當如鄭云甲也高誘呂覽注保介副也介有右助之
義後說近之集傳則云農官之副長發云農官之正
安在乃獨命其副乎其說近是

奄觀銍艾
箋奄久觀多也
釋文奄鄭音淹王徐並如字觀古玩反又如字
正義奄久觀多釋詁文彼奄作淹蓋鄭讀爾雅以奄
為淹故也王肅云奄同也毛于執兢之傳以奄為同
言同多銍刈但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焉
案此奄字當與魯頌奄有龜蒙商頌奄有九有之奄
同鄭于彼訓為長長亦久義其說可通視同義為勝
王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姑存其說可耳至觀訓
為多則不可從毛于觀無訓不煩訓也宋賢多用安
石說訓奄為奄忽此近杜撰不可為訓

噫嘻成王
噫嘻
傳噫嘆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
箋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
正義孔子見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
曰嘻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聲為歎以敕之傳因其
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為歎敕也此噫嘻猶上篇
云嗟嗟耳毛亦以上篇重農嗟嗟而敕保介此文類
之明亦噫嘻而敕之　以噫嘻之下方美其成王明
以為有所多大之聲
案此似鄭勝噫嘻宜是歎辭不必分為二訓
至而率時農夫乃在下句則噫嘻之言未是敕戒故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
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
箋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
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于是民大事耕其私田
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々上有
徑十夫有溝々上有畛百夫有洫々上有塗千夫有
澮々上有道萬夫有川々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
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川之間
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
正義謂人目之望所見極于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
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為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為
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
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此出毛之

意也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于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為極望也　釋詁云速疾也駿速也轉以相訓是駿為疾也冬官匠人云一耦之伐〻發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以耜擊伐此地使之發起也亦大服事釋詁文彼亦作奕音義同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夫之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是農夫教民之言故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謂農夫使之也終訓竟也王使之竟三十里者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為一部令一主田之吏主之主田之吏謂農夫是也農夫自敕終已境界故指言三十里也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是民從農夫號令之事故云于是民大耕其田萬耦同時舉足而耕也知此三十里為部使一吏主之者以主者率農夫使教民種穀農夫即號令其人令疾發私田終三十里明三十里者此農夫所部之界故知每三十里分為一部使一吏主之公羊傳曰三公者何天下之吏則吏者在官之通稱七月傳云畯田大夫畯即此農夫也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大夫為之箋又以萬人為耦與三十里大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文也彼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間有通水之遂廣深各二尺也此遂上即有一步徑以通牛馬其十夫有通水之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即有一徑畛以通大事其百夫有通水之洫廣深各八尺也此洫上即有一大塗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也此澮上即有一通道以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即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為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〻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〻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冬官匠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為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鄭首尾為一以易傳也遂人注云十二夫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遂洫倍溝〻廣二尋深二仞徑畛塗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畮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塗而川周其外焉是鄭具解五溝五塗之事也遂以人治野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酇鄙縣而說之四縣為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為七部猶餘二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為部也何者遂人于川上有路之下云以達于畿鄭云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為部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

長五家則一人計四縣有二十鄙百酇四百里二千鄰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澮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徑畛塗道路所容于匠人差約而為之耳無正文言以南畮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俱南畮于畔上有遂故遂從也其遂既從則必注于橫者也故溝橫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溝其東西之畔即是洫也從洫必注于橫澮則南北之畔即是澮也萬夫方萬步為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間南北者九洫東西者九澮其四畔則川周之故云川周其外也如是者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于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達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迴之也

案駿字傳當訓為大二義皆可存發則傳義為長蓋發能包伐ㄷ不能包發也

陳氏啓源曰駿發爾私朱傳云溝洫同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此言殆非是井田有公田故在民者以私別之耳鄉遂之田既無君民之分豈得偏名之以私哉毛傳云上欲富其民而讓于民下欲民大發其私田孔疏申之以為大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是王意之讓下也此見盛世君民相愛之情傳疏義優矣又朱子以溝洫法論此詩者說本鄭箋耳鄭因詩三十里十千耦遵合一川萬夫之數當是每三十里分為一部設一主田吏即此詩農夫也故引地官遂人文證成其說但嫥指鄉遂貢法矣然疏謂萬夫乃四縣之田六遂三十縣為七部猶餘二縣蓋與公邑采地并為部何者遂人云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云至畿則中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制此法故知其共為部也據此則鄭所謂一川萬夫應兼鄉遂都鄙言井田八家之衆亦在其內矣朱子嫥用溝洫為說祖鄭而未究厥指　康成之說巧合詩語然論此詩本指不如傳義之平正也傳云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王申之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疏亦謂人目所望極于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萬為盈數故舉十千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不拘ㄷ以夫田之數相配最得之

案亦字傳當作虛字解特未見訓耳鄭訓大不可從

有瞽

應田縣鼓

傳應小鞞也田大鼓也

箋田當作朄ㄷ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

釋文田毛如字鄭作朄音胤

正義知應小鞞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

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鼙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應鼙共文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鼙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是周法鼓始在懸故云懸鼓周鼓鮮此詩特言懸意也若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則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略于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　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太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注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朄引導鼓故知田當為朄是應鼙之屬也又解誤為田意𣊬字以東為聲〻既轉去東唯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

案蘋傳宗鄭呂記宗毛而附載鄭朱子兼引毛鄭孔疏之為鄭說可謂詳矣何元子云書君奭申勸文王之德禮記亦訛作田觀文王之德申田相混鄭孔之說可信陳祥道又謂大射有朔鼙應鼙詩又以應配朄則朔鼙乃朄鼓也其說皆可存然毛公去古未遠說亦未可輕廢兩存為是陸〻堂謂兩家之說皆非應即是朄古者田陳通用謂應既陳又縣耳鼓說雖新未之敢據

鞞

箋禘大祭也大于四時而小于祫大祖謂文王

正義毛于禘祫其言不明唯閟宮傳曰謂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祫禘祫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也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禫四年春禘蓋此時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即政之年頌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禫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于時周公未及時非太平必不得為此頌也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為元年至三年而祫五年禘嘗禘當以夏此即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

案禘在夏鄭是也余于禘祫別有說茲不復詳及

介以繁祉

箋安助之以考壽多與福祿

案傳于介每訓為大知與箋不同如此篇自以鄭為長

相維辟公

箋百辟與諸侯

正義傳于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辟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〻然以美德為之王

案此傳義頗長

有容

亦白其馬

傳殷尚白亦〻周也

箋亦〻武庚也武庚為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
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
異故言亦駁而美之
正義解言亦白其馬意以殷尚白故也檀弓曰殷人
戎事乘翰〻白色馬雖戎事乘之亦以所尚故白
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亦故云亦〻
周也　以亦為亦武庚者此自周人而言有客為彼
比之勢則是據周為辞不宜反以亦已故為亦武庚
也

武

嗣武受之
傳武迹
箋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
正義武迹釋訓文
案此似箋義勝傳宋賢多從鄭說是也

周頌閔予小子

閔予小子

閔予小子
傳閔病
箋閔悼傷之言也
正義閔病疚病皆釋詁文　閔者哀憫之辞故云悼
傷之言
案二義亦鄭勝朱子別引說文云痛也尤勝

遭家不造
傳造為
箋造猶成也
正義王肅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為言先王崩
則家事莫為　有所造為終必成就故造猶成也人
之所行死則事廢後主當更造立故云家道未成
案孔疏聯合二家之義固是終以箋義為長

訪落

繼猶判渙
傳猶道判分渙散也
箋猶圖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
其道德故于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政之事羣臣曰
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荅之以謙曰於乎遠哉
我于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若扶將我就其典法
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
正義春秋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左傳曰紀于是
乎始判是判為分之義也渙然是散之意故為散也
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已才
不能繼傳意或然　圖我所失分散者謂已不能行分
張散失者欲令羣臣圖謀而收斂聚之以助已也
易傳者以謀于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
退言已不堪繼續故易之
案傳義未明箋亦不甚的朱子本穎濱之意言所以
繼武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此說似勝前人

未堪家多難

箋多衆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

正義此經雖無傳但毛以此篇為致政之後不得言年幼而未堪也當自謂才智淺短而未堪耳言未者言已得臣之助則堪之故以無助為未堪也

案陳長發以閔予小子四篇皆出一人手筆詳玩詩詞其說頗近如此篇必以為成王自作則拘泥矣毛謂此篇為致政之後說雖古恐未然成王沖齡踐祚即三年免喪猶是幼年故仍以小子自稱且周公歸政之後家難已平語與事不合此自是周公代成王延訪羣臣之詩耳

敬之

命不易哉

箋其命吉凶不變易也

釋文易鄭音亦王以豉反

案毛于不易無傳王氏音恐是毛義較鄭義顯衆賢多從王解是也

有緝熙于光明
傳光廣也
箋緝熙光明也毀學
於有光明之光明者
案緝熙訓光廣成王未
之緝熙但廣訓其古而
光明之光明轉訓釋緝
故意毛傳未可從

佛時仔肩

傳佛大也仔肩克也

箋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

釋文佛毛符弗反鄭音弼仔音茲

正義佛之為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為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為克猶權輿之為始箋亦云仔肩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　鄭讀佛為輔弼之弼時是釋詁文釋詁云肩勝也即堪任之義故為任也

案此佛字似鄭義為長宋賢多用之嚴華谷云輔謂之佛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拂士也

又案箋云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意此傳外之意恐是西京諛莽之詞流傳至康成猶用之也疏云若使為臣奉主每事稟承雖可以盡心而不得行意欲制禮作樂非攝不可故不得已而居之凡此等皆謬悠之論不可為訓

小毖

莫予荓蜂

傳荓蜂摩曳也

箋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為譎詐誑欺不可信也

釋文荓普經反爾雅作甹音同蜂本又作夆孚逢反

正義荓蜂摩曳釋訓文孫炎曰謂相掣曳入于惡也彼作甹夆古文字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荓蜂為掣曳為善自求為王身自求按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說　掣曳者從旁牽挽之言是挽離正道使就邪僻故知謂譎詐誑欺不可信若管蔡流言之類也

案荓蜂訓為摩曳古訓自不可廢荊公訓荓為使不

知何本而訓蜂為蜂之蜂與下文辛螫似有關會頻濱亦以蜂為螫人之蜂此義亦可存朱子取之非無故也近好古之儒力主傳箋攻擊王朱似覺過甚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

箋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為大鳥也鷦之所為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

正義鄭于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已所以創予往時者往始之時信以管蔡之讒為小如彼桃虫耳故不即誅之乃叛而作亂為王室大患如桃虫翻然而飛維為大鳥矣于時我年幼少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即有三監及淮夷作亂使我又會于辛苦皆由不慎其小以致使然我今欲慎小防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助之意也 傳言始小終大其文得與箋同但毛以周公為武王崩之明年即攝政為元年時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舉兵誅之成王猶尚未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為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有此意耳是其必異于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慎其小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慎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不誅管蔡也 箋以鷦與題肩及鴞三者為一其義未詳且言鷦之為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

案此篇自是求助非悔不誅管蔡也王子雍蓋本毛意得之矣

載芟

徂隰徂畛

傳畛埸也

箋畛謂舊田有徑路者

正義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以畛為埸信南山云疆埸翼翼是也

案畛訓為埸稍粗矣鄭義為確

[illegible]

俶載南畝

箋俶載當作熾菑農夫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耜熾菑之而後種

釋文俶載毛並如字鄭作熾菑

案此似當從毛為始事南畝鄭義姑存為別解可耳

實函斯活

箋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其種皆成好含生氣

正義此說初種故知實為種子函者容藏之義故轉為含猶人口含之也活者生活故為生言種子內含生氣種之必生也

案實字疑毛公只作實頻濱實栗之實解未必訓為種子也鄭義亦當為別解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箋烝進畀予洽合也進予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百禮謂饗食燕之屬

正義箋以云下有缺有椒重設其文則是二事故分此以當之以洽百禮為合聚衆禮其用酒醴者祭祀以外惟饗食燕耳故言謂饗食燕之屬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與此同而賓之初筵其文之下即云有壬有林〻謂諸侯之君故箋以為合見百國所献之禮豐年止言報祭無饗食燕之義故箋不為說則與烝畀祖妣共為祭禮之禮此以有二事故以為饗食燕之禮皆觀文為義故三者皆異毛既無饗燕之言明皆據祭祀與鄭不同

案百穀所用者多則兼包饗食燕亦無不可鄭義為長

絲衣

載弁俅〻

箋載猶戴也

釋文載如字又字音戴同

正義載者在上之名故經稱載弁若言以頭戴之則于易人暁故云載猶戴也

案疏解傳義亦以載為戴究不知傳本義如何今舍箋義無可釋姑仍之

不吳不敖

傳吳譁也

箋不讙譁

正義人自娛樂必讙譁為聲故以娛為譁定本娛作吳

陳氏啓源曰吳字有胡化下快五乎三切而義同胡化切者何音也下快切者陸音也五乎切者徐音也見說文韻譜陸徐兩家說吳字俱據說文而音形各異正未知誰合古義耳釋文云吳舊如字說文作吳〻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音此音恐驚俗也音話反下快今說文云吳姓也郡也一曰大言也从吳阻力切頭也口五乎切音吾徐鍇曰大言故矢言口以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寫詩者改吳作吳又音胡化切其謬甚矣陸引說文作吳而今本从矢口然則今說文吳字豈徐氏所定乎至于口下大及胡化切說本何承天其來已久徐氏謂今人寫詩之謬殊不可解又大言何須仄口不如口下大取義明切何說較優也但史記𢧵本紀引周頌作不虞不驁趙世家索隱亦言古虞吳音相近故舜後封虞亦姓吳虞本以吳得聲古字通用取音形彷髴又似从夨口五乎切為得也黃氏韻會虞卦兩韻收吳字禡韻收吳字而于虞韻取徐說于卦韻禡韻取何陸二家之說不辨其孰是得闕疑之道近世揚慎古音畧以何音禪作吳亦从陸音話陳第古音攷从徐音吾作吳殆一偏之見也又案孔疏述毛絲衣吳字作娛云人娛樂必讙譁故以娛為譁定本作吳泮水吳字依王肅作誤云

誤與傷為類故以揚為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毛傳不破字而兩詩吳字一以為娛一以為誤皆離于本訓然娛虞同為樂義與史記合娛虞誤皆諧吳聲古字多假借文同不妨義異毛公得于師授說必有本得其義可勿泥其文从大从夨非經指所關兩存之可也

鼐鼎及鼒

傳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

箋鼎圜弇上謂之鼒

正義釋器云鼐絕大者謂之鼐〻既絕大鼒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鼒 鼎圜弇上謂之鼒釋器文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以傳直言小鼎不說其形故取爾雅文以足之

案此鄭義最備

酌

遵養時晦

傳養取

箋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

正義武王于紂養而取之故以養為取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者昧也故轉晦為昧言取是暗昧期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也 養者承事之辭故云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云耆昧也皇矣云上帝耆之是養之至老故云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

案養取于義不明箋說更誤誠如是〻後世英雄作用豈文武之世而有是乎賴濱謂退自循養自是不易之論

我龍受之

傳龍和也

箋龍寵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之

正義龍之為和其訓未聞魯頌稱蹻〻虎臣故為武貌造為釋言文王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 上言大介為大來助周則我龍受之龍此大介寵字以龍為聲故龍為寵也來即寵受人皆美之

案此似以毛義為正

般

於皇時周

箋皇君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

正義毛於皇字多訓為美王肅云美矣是周道已成以于已是歎美之辭故以皇為君〻是周邦謂為天子也

案二義皆可存而毛尤勝

裒時之對

傳裒聚也

箋裒衆也

正義釋詁云裒衆多也俱訓為多是裒得為衆

案聚亦衆義而毛義尤顯

魯頌駉之什

駉

思馬斯作

傳作始也

箋作謂牧之使可乘駕也

正義釋詁云俶作也始也俶之所訓為作為始是作亦得為始思馬斯始謂令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也　以上意斯臧斯才皆馬之身事故易傳以作為作用謂牧之使可作用乘駕也

案此箋似勝傳頴濱訓作為奮起呂氏朱子從之何元子曰作即易震卦為作足之作謂奮迅而動作也義亦可存

思馬斯徂

傳徂猶行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牧馬使可走行

正義徂訓為往行乃得往故徂猶行也思牧馬使可走行亦上章使可乘駕之事也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于上章以作為始則此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

案于雍多主毛義則訓徂為往毛或與王同要之王義勝鄭

泮水

屈此羣醜

傳屈收醜衆也

箋屈治醜惡也

釋文屈丘勿反鄭云治也徐云鄭又其勿反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

正義屈者屈彼從己是收斂之義故為收也醜衆釋詁文毛云收此羣衆則是不斥淮夷當謂順行長遠之道收斂魯國之民人也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衆傳意或然屈治釋詁文彼屈作淈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下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于泮宮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々事故以醜為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兵已行也下云淮夷攸服乃是伐而服之

案自此下又隔一章乃及淮夷則羣醜不必貼伐叛講求賢多從傳義是也

狄彼東南

箋狄當作剔々治也東南斥淮夷

釋文狄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鄭作剔音同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韓詩云鬄除也

正義毛無破字之理瞻卬傳以狄為遠此狄亦為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　征伐所以治罪故讀狄為剔々治毛髮故為治也淮夷之國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

案二義皆可存茍義明而不煩破字則又勝耳

烝々皇々

傳烝々厚也皇々美也

箋烝々犹進々也皇々當作暀々暀々猶往々也

正義釋訓云烝〻作也衆作是厚重之意故為厚也皇〻美釋詁文　釋詁云烝進也故烝〻犹進〻也謂前進則皇為徃行故知皇當作徃釋詁云徃〻皇〻美也俱訓為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也

案頼濱云烝〻其衆皇〻其大朱子總訓四字為盛華谷引曹氏田其並進而鄉食献也烝〻然其合衆而為大也皇〻然皆可補傳箋之未備要之烝〻訓進可也皇〻破為雕〻則未敢从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

傳觩弛貌搜衆意也

箋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

正義毛以美僖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不以力此當讀言為不戰之辞故以觩為弛貌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从其言以五十矢為束也大司冦云入束矢于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箇與則鄭意以百矢為束此箋不易傳者百矢為束亦無正文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以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為兩束故不易傳也已以為搜與束矢共文當言其束之多故搜為衆意得以弓言觩矢言搜其意言弓不張矢不用是僖公不至大戰而克服淮夷也又毛于猶字皆訓為道則下句犹亦為道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夷甚化于善不逆道也魯侯能固執其大道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上有因馘則非全不戰傳意盖以此章為深美之言　以上言献馘献囚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束矢故云角弓觩然則言持弦急謂弓張故弛急也搜為矢行之聲故束矢搜然言勁且疾也

案宋賢于觩搜多从鄭義考之經文似是揚武中咸訓弛訓衆尚未極發揮之致鄭說是也

戎車孔博

箋博當作傅甚傅緻者言安利也

釋文博徐云毛如字王同大也鄭作傅音附

正義車之廣狭度量有常不得以甚博為言故博當作傅其車甚傅緻言安穏而調利也

案此則當从毛鄭為別義亦可存

閟宮

閟宮有侐

傳閟閉也

箋閟神也

正義莊公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閉(閉)謂戶拒公故閟為閉也下句言赫〻姜嫄則此述姜嫄之廟禮生曰母死曰妣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姒)姜嫄之廟而謂之閟宮故知常閉而無事也　箋以詩人之作覩事興辞若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

閟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發首言閟宮于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閟宮首尾相承于理為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以閉為名釋詁云毖神溢慎也俱訓為慎是閟神為神閟與毖字異音同故閟為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于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

陳氏啓源曰毛以閟宮為姜嫄廟而在周新廟為閟公廟鄭以閟宮新廟皆姜嫄而廟在魯兩家所見既殊後儒復出新說大約皆合閟宮新廟為一而廟則泛指羣廟也夫以廟為羣公之廟理猶可通至謂新廟即閟宮詩因修廟而作則甚誤末章寢廟並言所修不獨廟矣不應首章獨言廟誤一也通篇惟祭祀是廟中事外如公徒公車龜蒙鳧繹常許諸章所述與修廟無涉誤二也后稷周公皇祖固祭于廟矣皇皇后帝何與于廟祭而亦及之誤三也故凡以脩廟為作詩本指而閟宮新廟首尾相應者斷不然也細推詩義惟傳得之傳以閟宮為姜嫄廟詩意不在閟宮也特借為咏姜嫄之發端耳以新廟為閔公廟詩意不專在新廟也特舉為頌僖公之一事耳詩之意在廣述僖公恢闢疆土脩舉制度以復周公伯禽之舊故序用復周公之宇一語蔽之後儒舍此而求之首尾失之遠矣

案閟訓閉似于義為長

上帝是依

傳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

箋依依其身也

正義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依姜嫄故為依其子孫正謂依助后稷使其母無災害也此直依其子耳兼言孫者以后稷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依祐并孫言之以協句也　箋以生民之篇說姜嫄履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憑依姜嫄而使之有子故以依為依其身履其拇指之處而心体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是其依之也

案此當从傳

實始翦商

傳翦齊也

箋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于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

正義翦齊釋言文齊即斬斷之義故箋以為斷其意同也

致天之屆

箋屆殛

正義屆殛釋言文釋言又云殛誅也然則此殛又轉為誅

案屆字傳無文恐與鄭不同屆亦訓至天命之所至也王荆公主此說似不可易顧濱訓屆為極朱子从之曰犹言窮極也亦可存

無貳無虞

傳虞誤也

箋虞度也無復計度也

正義大明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為民無貳心傳以虞為誤則亦為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王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　虞度釋言文箋以汝者汝武王故以無貳無虞為戒武王之辭大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令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度也

案此以箋義為長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

傳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

箋載始也秋將嘗祭于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為其觸觝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

正義毛以載為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祫之年雖為祫祭而則為嘗祭故解其意言諸侯之禮于夏為大祭之禘則不為時祭之礿于秋為大祭之祫則不為時祭之嘗唯天子兼之雖為禘祫不廢時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謂為祫復為嘗　箋以禘祫之事于文不見不宜以載為則故易之為始以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

案此似鄭義直截

犧尊將將

傳犧尊有沙飾也

釋文犧尊鄭素河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王許宜反尊名也有沙蘇河反刻鳳凰于尊其羽形娑娑然也一云畫也

正義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司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于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太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尊為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為義與毛鄭異義未知孰是

案犧尊本自刻牛形古有莎音非刻鳳羽也余別有辨

龍旂承祀

箋交龍為旂承祀也謂視祭事也

正義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承者奉持之義故云承祀謂視祭事此龍旂承祀謂視宗廟之祭何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之章明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異義古詩毛說以此龍旂承祀為郊祀者自是舊說之謬非鄭所從

以明冬夏故云春秋猶言四時也
陳氏啓源曰龍旂承祀疏申箋意引明堂位語證魯君祀帝當建日月之章此龍旂定是廟祭舊說以此為郊祀者謬宋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魯雖僭郊禮而以旂不以常猶不敢全僭也明堂位乃曰日月之章則又過矣嚴華谷信其說然此經下文云六轡耳〻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則此承祀即春秋享祀明是廟祭而非郊祭魯郊之不建常仍無明文可據也

三壽作朋

傳壽考也

箋三壽三卿也

正義老者尊稱天下謂父事之者為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為朋即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

案由孔疏言之則傳箋畧同荊公曰壽考之三卿為公朋也亦此意朱子以為未詳然古義自可用故又引鄭氏三卿之說嚴華谷曰願有壽考之三卿為朋友鄭皆如岡陵之固視其君臣同慶也鄭意疏引三老之說尤為近之蓋養老之典如其德則如其壽也

遂荒大東

傳荒有也

箋荒奄也

正義鄭以奄為覆〻有龜蒙之山遂奄有極東之地餘同

案奄字詳前荒字天作傳訓大正義曰寬廣之義呂氏朱子從箋但奄〻連文恐非義也華谷兼取有奄二義亦未有定見季彭山曰荒者開拓而大之義本毛氏大訓而廣之似可存張氏新曰荒者經畧包羅之意亦可備一說也

天錫公純嘏

箋純大也受福曰嘏

正義鄭唯以嘏為福為異禮特牲少牢尸致福于生人皆謂之嘏是受福曰嘏

案箋義可從

居常與許

傳常許魯南鄙西鄙

箋許〻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常邑許田未聞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于薛

正義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故月令注云鄙界上之邑此美其復故之宇當舉邊邑言之故知常許皆是鄙邑也言常許魯南鄙西鄙則常為南鄙許為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傳以常許為魯之鄙邑書傳無文故箋易之許〻田也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于京師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

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于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如此則魯之有許見于經傳明此常與許即是彼之許邑彼以近許繫許則非魯之鄙邑故箋言此以易傳也桓公以許與鄭僖公又得居之故美其能復周公之宇也春秋于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為朝宿而常邑無文故維本其事言常字詩本或有作嘗字者常邑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築臺于薛春秋經文是與者其是此嘗邑與嘗在薛旁魯有薛邑故言是與為疑之辭周公之有許邑事見春秋嘗則無文故云周公有嘗邑許田未聞也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又自言其證六國時齊有孟嘗居食邑于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則常在薛傍共為一地也

陳氏啓源曰居常與許傳云常許魯南鄙西鄙獨言南西毛必有本也疏申之以為常鄙南許西鄙傅意或爾矣鄭以常為薛之旁邑而引春秋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及田文封薛號孟嘗君以證薛傍有嘗邑又以許為許田此未必然也築臺于薛魯地也孟嘗之薛奚仲舊封也春秋時薛尚存魯安得築臺于其國中明是異地而名偶同耳常自在奚仲國旁與魯之薛邑何預㦲至許田為鄭有桓公本以易祊耳豈僖公復以祊易之鄭邪經傳無明文亦臆說也或謂常是齊所侵地蓋本于管子合案管仲勸桓公親諸侯反其侵地故歸魯常潛北桓公始圖霸時事也僖公即位在桓公二十七年齊久已稱霸矣常地之歸常在莊公時不在僖公時不應舉以頌僖又齊在魯北常為齊侵定是魯北境與傳南鄙又不相符此說尤不足信也

案陳氏說固典核但常既為魯地不必泥定北鄙而謂常非詩之常也許之為許田似無可疑箋既云許田矣又云許〻田未聞也此必他人注釋錯入箋中耳

新廟奕〻

傳新廟閟公廟也

箋新者姜嫄廟也僖公承衰亂之政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新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

正義言新廟是作此廟僖公繼閔公為君故以新廟為閔公廟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閔公為之立廟奕奕盛大美其作之中禮能自儉而崇大宗廟是申說毛義稱作是廟欲見作者主為新廟而言奚斯其意不兼路寢也　春秋有新作南門新作雉門說者皆以脩舊曰新改舊曰作故鄭依用之以閔公後死禮當遷入祖廟止可改塗易簷不應別更作之而此詩首章言閟宮卒章言新廟明是脩彼閟宮使之新

故易傳以為所新者姜嫄之廟也作寢廟所以為美者以僖公承衰亂之後寢廟廢壞能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其正寢上新姜嫄之廟由其脩治廢壞故可美也又言姜嫄之廟〻之先者欲見姜嫄之廟旣新之則餘廟毀亦新之然則舉其治正寢則餘寢亦治之矣

嚴氏粲曰新廟或以為閟公廟或以為姜嫄廟皆不可知或以為新作之或以為脩舊而新之然春秋不書則知其非大工役脩舊之說得之

案傳以為閟公廟者以僖公時當作閟公廟耳正義所解凡廟皆新似為完備

商頌那之什

那

置我鞉鼓

傳殷人置鼓周人縣鼓

箋置讀曰植〻鞉鼓者為楹貫而樹之

釋文置毛如字殷人置鼓鄭作植字時職反又音值

正義金縢云植璧秉珪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鞉鼓明堂位作楹鼓故知植鞉鼓者為楹貫而樹之

陳氏啓源曰置我鞉鼓傳云殷置鼓攷明堂位楹鼓為置鼓以就經文明是釋置為楹也鄭通其意讀置為植云植鞉鼓者為楹貫而樹之蓋植即古置字見金縢植璧注故疏引之以證此二字之同然則此詩置字毛鄭義本同音亦宜同矣釋文云置毛如字鄭作植時職反又音值恐非是

烈祖

鬷假無言

傳鬷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

箋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

釋文假毛古雅反鄭音格至也下以假以享同

正義鬷總古今字之異也故轉之以從今假大釋詁文總大無言無爭者以諸侯大衆總集或有言語忿爭故云無言無爭美其能心平性和也　釋詁以假為升故易傳以鬷假為設薦進俎之時諸侯總集而升堂齊一也

陳氏啓源曰假字毛貫訓大鄭音格訓升而皆以為奏樂大者大樂也升者升堂之樂也奏鼓為堂下之樂奏假為堂上之樂下文鼓管與磬亦有堂上堂下之分鄭解較明劃矣

案鄭于此假訓升而于下以假以享訓假同毛為大是其說亦不能劃一也

湯孫之將

箋嘉客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者之來意也

正義毛以為成湯崩後祀于其廟詩人美湯功業述而歎之　此嘉賓所以來碩念我烝嘗之時祭者正

以湯為人之子孫亦有顯大之德所致也以湯能制作禮樂善為子孫嘉容助祭鬼神降福故陳其功德以歌頌之也　鄭以奏鼓以下皆述湯孫祭湯之事烈祖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湯孫奏假謂太甲奏升堂之樂綏我思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美太甲之盛顧予烝嘗謂嘉容念太甲之祭湯孫之將言來為扶助太甲唯此為異

毛以此篇祀成湯美湯之德而云湯孫故云湯善為人之子孫也以上句言衎我烈祖陳湯之祭祖故以孫對之子孫祭祖而謂祖善為人之子孫猶閔予小子言皇考之念茲皇祖永世克孝也　箋以湯孫為太甲故言太甲之扶助傳以湯為人之子孫則將當訓為大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言嘉容顧我烝嘗而來者乃湯為人子孫顯大之所致也

案此斷非指湯為湯孫而亦不必泥定是太甲但是湯之孫子為帝者耳

庸鼓有斁

傳斁斁然盛也

箋斁斁然有次序

正義以斁為鐘鼓之狀故為盛箋云斁斁然有次序亦言其音聲盛也

案孔氏合二家之義說亦可通而鄭為尤勝

賚我思成

傳賚賜也

箋賚讀如往來之來神靈來致我致齋之所思則用成

正義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之所欲成也　以思成者齋之所思成也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賚讀如往來之來

案思成毛鄭義同而賚字異宋賢多從毛蓋改賚為來義轉紆曲不及毛之所以直也

玄鳥

案序云祀高宗也鄭謂祀當[illegible]祫要之祫自是祭祀中大禮謂之祀固無不可也

景員維河

傳景大員均

箋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于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

正義景大釋詁文員者周匝之言故為均也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員為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　轉員為云河為何者以頌弁既醉言維河者皆是設問之辭下句發端此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不得為水傍河也故知河當為何維河既是問辭則大員是請侯大至口之所云不得為大均之義且古文云員同故易傳也

案蘇呂二家皆從毛義蓋毛古質可从且不破字也

朱子既以為未詳又謂景是景山員為幅員景山四面皆大河義亦可存而終以毛義為第一

肇域彼四海

箋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為政自內及外

正義毛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為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

案肇訓為始自是正義而于雍所解尚未為的誠如所云則頌今王之功而顯前王之隘矣黄氏一正曰肇域彼四海言定天下封域自邦畿始也此實勝前豈以宋元以降之說遂不之取耶

長發

序長發大禘也

箋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正義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

案禘之與郊迥異郊祭天以其祖配或以禰配禘追祭大祖之所自出于太廟而以太祖配之鄭既以此為郊天又云禘祖所自出以祖配文相乱矣似宜從王義

幅隕既長

傳幅廣也隕均也

箋隕當作圓圓謂周也

釋文隕音圓徐于貧反

正義幅如布帛之幅故為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為內諸夏為外言禹外畫九州境界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

案此似鄭義為長後世多用其說

至于湯齊

正義傳以此為湯齊甚分明矣而孔子閒居注云詩讀湯齊為湯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也

案與天心齊傳箋同訓釋文正義並引湯躋廣異辭也

昭假遲遲

箋假暇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

釋文假古雅反鄭云暇也徐云毛音格鄭音暇按王肅訓假為至格是王音也沈云鄭箋云寬暇以此義訓非韓字也

正義假者假借之義故為暇也

案王訓大抵本之毛義似應从王為順鄭于他假字多訓升獨此訓暇殊不可解且義亦迂曲

為下國綴旒

傳綴表旒章也

箋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

釋文綴陟劣反徐又張衛反

正義綴之為表其訓未聞冕之所垂及旌旗之節皆

謂之旒々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為章也　内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是綴為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贅旒然言諸侯反繫屬于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為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為旌旗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説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言受小玉大玉者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為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為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于天故言受也知小玉謂尺二寸圭大玉謂珽長三尺者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唯此二玉故知也春官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乘大輅率諸侯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々也退而見諸侯由此而言知朝日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搢珽今言受小玉大玉即云為下國綴旒故知執圭搢珽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結著焉也

案此似鄭勝毛賴濱云所以挈有下國如旌旗之綴旒焉尤足以補足鄭義

受小共大共

傳共法

箋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

釋文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執也一云毛亦音拱

正義傳讀共為恭敬之恭故為法也　拱執釋詁文以此章文類于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傳以為小拱大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大球實搢之而言執者將搢亦執故同言拱也

案此亦似鄭義為長朱子曰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郝京山謂其與供通似皆未的

為下國駿厖

傳駿大厖厚

箋駿之言俊也

釋文駿又一云毛亦作俊讀厖莫邦反徐云鄭音武講反

正義駿大厖厚釋詁文言湯為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王肅云言湯為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　又以上言綴旒為諸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駿厖亦是諸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為俊言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德之君也

案英俊厚德之君近是此句毛鄭亦畧同耳

何天之龍

傳龍和也

箋龍當作寵々榮名之謂

正義乃荷任天之和道也　荷天之龍與上荷天之休其文相值休為美譽則此豈為榮名且韻宜為寵

故易之地
陳氏啓源曰毛傳訓龍為和者二酌頌我龍受之長發何天之龍是也孔疏不能詳其義然古人字訓不盡與後世同毛之詩傳有自正不必以後人文義強推其故耳鄭云龍當作寵今皆從之不知蓼蕭毛傳訓龍為寵則龍字本有寵訓無煩改字也但傳既訓龍為寵而于二頌則易其解定是詩學相傳如此必非苟為異也後儒從鄭不如從毛之當

有虔秉鉞
箋有之言又也及建旆興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也
案有字似讀如字知毛傳當爾

則莫我敢曷
傳曷害也
箋誰敢禦害我
案箋意曰禦害則是以曷為遏矣其義本可存但既曰禦則可矣曰禦害則已用己義又兼毛訓似未合也潁濱傳直曰曷遏通為直截矣

苞有三櫱
傳苞本
箋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
正義易稱繫于苞桑謂桑本固以苞為本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櫱謂本根已顛更生枝餘故云櫱餘也苞豐釋詁文以此詩之旨言國之大者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湯而云豐有三櫱櫱者樹木于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三櫱皆諸帝王之後也
案苞字似宜訓本宋賢謂一本生三櫱指韋顧昆吾無可易三正之說殊未確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
傳葉世也業危也
箋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為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
正義傳以業為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元王相土言至湯而齊于天心則是自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應于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
案此似箋勝傳

殷武

撻彼殷武
傳撻疾意也
箋高宗撻然奮威武
正義撻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
案撻字傳箋義同韓詩云撻達也似勝二家之說

罙入其阻
傳罙深
箋罙冒也
正義以其遠處險阻宜為冒罙之義故易傳為冒也
案冒亦深入之意似異而同

湯孫之緒

箋是乃湯孫大甲之等功業

正義傳于那篇言湯孫者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然故王肅云于所伐截然大治是湯為人子孫之業大武丁之伐與湯同

案此似以毛義為優鄭多轉折矣

方斲是虔

傳虔敬也

箋椹謂之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正斲于椹上以為桷與衆楹

釋文虔其連反爾雅作榩

正義椹謂之榩釋宮文孫炎曰椹斲材質也以其方論斲斫楹桷不宜言敬故易傳也

案此詳玩經文自宜以鄭解為定季氏本曰如虔劉之虔是也

旅楹有閑

傳旅陳也

正義箋言為桷與衆楹則訓旅為衆也以其方始斲之未宜已為陳列故易傳也

案此二義俱可存

毛鄭詩考正

〔清〕戴震撰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二年微波榭刻戴氏遺書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九〇毫米寬二八四毫米

毛鄭詩考正卷首之一　戴氏遺書

鄭氏詩譜　鄭氏譜亡歐陽永叔得其殘本於絳州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之今其譜又復訛闕聊加訂正以存梗槩戴震識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

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周南召南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

漢志美陽岐山在西北今爲岐山縣鳳翔府山在縣東北十里　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　漢志右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十里　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

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〻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文王	周南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兎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趾	召南鵲巢　采蘩　采蘋　草蟲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武王	召南甘棠　何彼襛矣	

邶鄘衛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衛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古邶城在今衛輝府東北古鄘城在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衛始居河淇間故殷虛今淇縣東北有朝歌故城文公遷于楚丘今滑縣東六十里故衛南縣是也成公又遷于帝丘故顓頊之虛今大名府開州有顓頊城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

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夷王　厲王　共和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侯　頃侯　釐侯　釐侯　武公　武公　州吁　黔牟　惠公　惠公　文公

邶柏舟釐侯　武公　莊公　宣公　惠公復　懿公　衛河廣

鄘柏舟　桓公　惠公　位　戴公

右武公　衛淇澳　邶燕燕　文公

右武公　日月　鄘載馳

邶綠衣　終風　右戴公

衛考槃　擊鼓　衛木瓜

碩人　凱風　鄘定之

右莊公　右州吁　方中

邶雄雉　蝃蝀

匏有苦葉　相鼠　干旄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衛氓　竹竿　伯兮　有狐　右宣公　鄘牆有茨　君子偕老

右文公

桑中　鶉之奔奔　衛芄蘭　右惠公

檜鄭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檜在外方之東今許州府密縣徐廣曾辯之曰檜在密縣不得在外方之北也漢河南滎陽有虢亭所謂東虢在今開封府汜水縣東十里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鄭縣今同州府華州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新鄭

今屬許州府

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夷王厲王	檜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右四詩檜無世次其詩在夷厲之閒
共和	
宣王	桓公
幽王	武公
平王	武公　莊公　緇衣　右武公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桓王	莊公　昭公　厲公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右莊公　有女同車　右昭公　褰裳　右厲公
莊王	昭公復位　子亹　子儀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右昭公
釐王	子儀　厲公復位
惠王	厲公　文公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右厲公　清人　右文公

齊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吕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營丘在臨淄漢齊郡治今青州府北五十里有臨淄故城又名齊城是也漢志北海郡營陵或曰營丘應劭以爲師尚父所封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丘城是也据史記稱萊侯與太公爭營丘邊萊則應說得之胡公徙都薄姑在今博興縣東南獻公乃徙都臨淄城内有丘因以始都之名加之耳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瀆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

紀侯譜之於周懿王使亨焉齊人變風始作

懿王	哀公　胡公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右哀公
孝王	胡公
夷王	胡公　獻公
厲王	獻公　武公
共和	武公
宣王	武公　厲公　文公　成公　莊公
幽王	莊公
平王	莊公　釐公
桓王	釐公　襄公
莊王	襄公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漢志河北詩魏國屬河東郡今解州芮城縣有周河北故城雷首在其北十許里當云雷首之南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平王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十畝之間
桓王	陟岵

右一君時詩	伐檀 碩鼠

右一君時詩魏無世次其詩在平桓之間

唐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晉陽今太原縣屬太原府）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晉本都翼漢河東郡絳邑東八十里故翼城是也在今平陽府翼城縣東南及昭侯封桓叔于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代爲晉侯而都曲沃今聞喜縣也子獻公城絳居之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土人呼故晉城者是而謂曲沃爲下國至景公遷于新田命之爲絳在今曲沃縣土人呼王官城于是謂故都之絳爲故絳相去五十里此晉四都之可考者也然史記漢志詩譜水經注諸書已棼然淆亂矣）

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共和	靖侯 釐侯
宣王	釐侯 獻侯 穆侯 殤叔 蟋蟀 右釐侯
幽王	殤叔 文侯
平王	文侯 昭侯 孝侯 鄂侯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桓王	鄂侯 哀侯 小子侯 晉侯緡
莊王	晉侯緡
釐王	晉侯緡 武公 無衣 有杕之杜 右武公
惠王	獻公 葛生 采苓

杕杜 羔裘 鴇羽 右昭侯

秦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今秦州清水縣有故秦城）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

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今鳳翔縣屬鳳翔府）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宣王	秦仲 莊公 車鄰 右秦仲
幽王	莊公 襄公
平王	襄公 文公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右襄公
桓王	文公 寧公 出公 武公
莊王	武公
釐王	武公 德公
惠王	德公 宣公 成公 穆公
襄王	穆公 康公 黃鳥 右穆公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右康公

陳

陳者太皞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漢志陳故國屬淮陽今陳州府淮寧縣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共和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項王	匡王 定王
幽公 釐公 宛丘 東門之枌 右幽公	釐公 武公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右釐公	武公 夷公 平公	平公 文公 桓公	桓公 陳佗 厲公 莊公 墓門 右陳佗	莊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穆公 共公 防有鵲巢 月出 右宣公	共公 靈公	靈公 株林 澤陂 右靈公

曹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北四里有定陶故城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惠王	襄王	項王
莊公 釐公 昭公 共公 蜉蝣 右昭公	共公	共公 候人 鳲鳩 下泉

豳

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今邠州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不窋當孔甲時失其官自邰而遠竄邰即今乾州武功縣南八里古釐城豳在邰北百餘里不窋所竄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府東三里有不窋塚公劉蓋當夏桀時實復有邰故封而都于豳耳詩言涉渭取厲取鍛非得邰無由至渭也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其有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爲

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成王

周公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王

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漢志河南郡河南縣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今河南故城西有郟鄏陌）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王城漢爲河南縣成周爲洛陽縣今洛陽縣西北有河南故城東北二十里有洛陽故城二城相距四十里）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平王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葛藟

桓王
兎爰　采葛　大車

莊王
丘中有麻

小雅大雅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太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　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

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文王	小雅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大雅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武王	小雅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 大雅下武 文王有聲
成王	小雅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常棣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大雅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康		
昭		
穆		
共		
懿		
孝		
夷		
厲王	小雅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大雅民勞 板 蕩 抑 桑柔
共和		
宣王	小雅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大雅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幽王	小雅節南山	正月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卷阿	
常武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大雅瞻卬 召旻

周頌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

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成王

周公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魯頌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今兗州府曲阜縣漢爲魯縣其外城即古魯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爲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云覺焉

惠王	襄王
莊公 閔公	僖公 駉

僖公	有駜 泮水 閟宮

商頌

商者契所封之地今商州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

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漢志云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陽是也今歸德府治商丘縣即漢睢陽故城在縣南）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成湯　太丁　外丙　仲壬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中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毛鄭詩考正卷首終

歙縣洪榜校字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周南關雎首章傳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震）按古字鷙通用摯夏小正鷹始摯曲禮前有摯獸是其證春秋傳郯子言少皥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說曰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義本毛詩不得如箋所云明矣後儒亦多有疑猛鷙之物不可以興淑女者考詩中比興如螽斯但取於衆多雎鳩取於和鳴及有別皆不必泥其物類也

傳窈窕幽閒也（震）按窈窕謂容也其容幽閒窈窕然禮四教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容者德之表

二章傳流求也（震）按義本爾雅考詩意謂荇菜生流水之次有潔濯之美可以當求取耳

箋云左右助也（震）按左右謂身所瞻顧之左右也

五章傳芼擇也（震）按爾雅芼搴也郭注云謂拔取菜呂伯恭讀詩記引董氏云芼熟薦之也說各不同皆緣辭生訓耳芼從草毛聲菜之亨於肉湆者也考之禮羹芼菹醢凡四物肉謂之羹菜謂之芼肉謂之醢菜謂之菹菹醢生爲之是爲豆實芼則湆烹之（禮注湆肉汁也）

芼之言用爲鉶芼孔冲遠義疏以周官醢人陳四豆
之寔無若菜而謂詩咏時事用殷禮由芼字失其義
故不知詩中已明言爲芼非爲菹也菹與醢相從實
諸豆周禮七菹韭菹菁菹茆菹葵菹芹菹菭菹筍菹
是也芼與羹相從實諸鉶儀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
昏義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內則雉兔皆有芼是也
葛覃三章傳言我也震按義本爾雅詩中言與云互用
辭助
卷耳二章傳崔嵬土山之戴石者震按此及下傳疑轉
寫互譌崔嵬高貌也凡高山其下多石爲之基故爾

雅石帶土謂之崔嵬
四章傳石山戴土曰砠震按砠字从石以石上見也故
爾雅土戴石爲砠
漢廣首章南有喬木不可休思傳思辭也震按經文思
或作息者轉寫之譌爾雅休蔭也郭本作庥蔭也字通用休求
泳方各爲韻思皆句末辭助韓詩外傳引此作不可
休思凡詩中用韻之句韻下有一字或二字爲辭助
者必連用之數句並同不得有異惟不可休思思譌
作息及歌以許止止譌作之遂亂其例
召南鵲巢二章維鳩方之傳方有也震按詩中方房通

用小雅既方既阜大雅實方實苞箋云方房也謂孚
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是方有房義漢書地理志山陽
郡方與晉灼云音房讓是方有房音方之猶居之也
羔羊首章傳大夫羔裘以居震按羔裘諸侯視朝之服
傳因退食自公爲退朝而燕居故云羔裘以居考之
詩辭蓋在朝方退自公門出見者賦以美之也
騶虞首章傳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震按騶虞之爲獸
名既不見於爾雅說者或以爲囿名或以爲馬名皆
不足據證漢許叔重五經異義載韓魯說云騶虞天
子掌鳥獸官於射義所謂樂官備也義似明切蓋騶

趣馬也虞虞人也月令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
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皇甫侃云天子馬六種種
別有騶又有總主之人故爲七騶春秋傳程鄭爲乘
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杜注云六騶六閑之
騶又豐點爲孟氏之御騶孔沖遠云掌馬之官兼掌
御事周官山虞澤虞大田獵則萊山田澤野據是言
之騶與虞田獵必共有事詩因而兼言兩官耳舉騶
虞則騶之知禮虞之供職可知而騶虞已上之官大
遠乎騶虞之微者尤可知歎美騶虞意不在騶虞也
所以美君也壹發者君也

邶綠衣三章女所治兮震按陸德明釋文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今考如字是也上以綠喻妾以綠之爲衣喻妾上僭此更言絲者尤其爲絲未爲衣也由女工治之以爲衣則衣矣其故在所治也喻妾上僭君子嬖之則然耳於妾何責觀異日州吁之事則前兩章憂不徒在已之失位此又能不責衆妾而思古人善處之道反已使無過焉所以爲賢

日月首章逝不古處震按古處謂凡相處之以禮稽於古而不可易者是也

箋云寧猶曾也震按寧猶豈也篇內四言胡能有定皆

反覆期望之辭苟能有定則寧終不我念不我荅乎俾也可忘言已往之德音無良者使可忘也報我不述言以恩意酬荅不復循其已往之行也前一章以日月之照臨覆冒喻君子之當我顧我報後一章以日月之出有常所喻君子之當有常禮待已舊說辭意過於怨與綠衣之言異矣

雄雉四章百爾君子不知德行震按上言展矣君子既婦人謂夫之稱此君子不當如箋說爲衆君子蓋百爾君子謂凡所爲之在君子者也道遠不來今既不知君子之德行矣然念其平日之不忮不求有素履可信者如是則亦焉往不善乎又美之而以自慰也

匏有苦葉首章傳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已上也震按義本爾雅然以是說詩既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乎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砅字又作濿省用厲酈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衞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

二章傳由輈已上爲軓震按詩以軌與牡韻當爲車轍之軌古音讀如九毛詩蓋譌作軓遂以車軾前之軓解之軓讀如范不與牡協釋文又有車轊頭之說轂末名軒軸末名轊周禮大馭祭兩軒禮記少儀篇作祭左右軌軌乃軒之譌杜子春改大馭之軒爲軹蓋轂末名軒者漢人通譌作軹遂改軒以從之於是經書字書不復有軒字而轂末與輢之植者衡者竝名軹矣一車之中二名溷淆轂末軸末又溷而同名軹軌軓二字更轉寫互譌此釋文車轊頭之說所由起軒从車幵聲讀如笄轂末也軹从車只聲輢內之軨

也軌从車九聲車轍也軓从車凡聲車軾前也經傳中譌文相承當各詳審正之

谷風五章傳慉養也箋云慉驕也震按說文慉起也引此詩小雅蓼莪篇拊我畜我箋亦訓爲起起如晉語世相起也之起韋注云起扶持也不我能慉蓋承上章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自言盡心力如此而其夫乃不以爲能相扶持起家反讎覩之蓼莪篇上言鞠我既爲哺養下言育我又爲覆育而畜我承拊我下拊撫摩也畜扶持也畜亦當作慉省文假借耳

傳阻難也震按阻絕隔也不復念及之謂既阻我德賈用不售言既不復念我之善如賈之不見售

靜女首章俟我于城隅傳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如城隅震按傳箋皆就城隅取義非詩意也城隅之制見考工記許叔重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據記考之公侯伯之城皆當高五雉城隅與天子宮隅等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隅天子諸侯臺門以其四方而高故有隅之稱言城隅以表至城下將入門之所也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此媵俟迎之禮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冕而親迎惟嫡夫人耳媵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然後入愛而不見迎之未至也愛而猶隱然說文引此作僾郭注方言引此作薆彤管之法女史書宮中之法度故春秋傳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自牧歸荑言乎說舍近郊也爾雅郊外謂之牧荑亦以爲潔白之喻美其管美其荑設言以欣慕其人耳始思見其人繼思得見其物始言至城下終乃言至於郊非寔有是事可知靜女之刺思賢媵懷女史之法者也蓋衛人擬其君之宮中無是女以備嬪媵及

女史之法廢也學者罕闚城隅而詩遂失其傳矣

二章說懌女美震按女當音汝指彤管言與下章匪女之爲美指荑而言同彤管有煒美矣寔因靜女所貽而說懌之以彤管寄意規過故當悅懌者也

新臺首章傳籧篨不能俯者箋云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者也震按方言簟或謂之籧苗其麤者謂之籧篨蓋粗竹席之用以爲囷者晉語曰籧篨不可使俯以其疾似之故名爾雅籧篨口柔也柔者媚也以言媚人者常仰觀顏色病若籧篨之不能俯故又爲口柔之名籧篨不鮮言宣公媚於齊

女徒有遼篨之狀見之不新鮮讀如史記數見不鮮之鮮下章不殄當從箋讀爲腆腆善也儀禮腆字古文皆作殄

三章傳戚施不能仰者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震按傳本國語箋本爾雅然未詳戚施所由名說文引詩作得此䵶䵹䵶七宿切䵹式支切又名鼀䵶鼀力竹切說文誤併鼀與䵶爲一字竝讀七宿切於鼀字下云圥鼀當作鼀當作䵶詹諸也詹諸即蟾蠩其鳴詹諸其皮鼀鼀當作䵶䵶其行圥圥當作鼀鼀於䵹字下云䵶䵹詹諸也言其行䵹䵹鼀䵶之鼀說文但用圥今爾雅轉寫譌作鼀釋魚篇云鼀䵶詹諸陸氏釋文鼀起據反䵶音秋竝非也䵶䵹古字通用戚施戚當讀七宿切以其皮戚戚其行施施故名詹諸爲物狀卑俛故不可使仰之疾似之遼篨戚施本物名因以爲疾名又因疾名而爲口柔面柔之名宣公非兼有二疾狀其媚於齊女之可醜而已言非燕婉之求徒彊爲此態也

鄘君子偕老首章傳笄衡笄也震按衡與笄二物鄭康成注周禮追師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正義引此注衡下加笄字非是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

縣瑱笄卷髮者正義云此四字非是後儒考之未審遂以鄭注衡之制移之於笄矣

三章瑳兮瑳兮其之展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震按鄭說詳周禮內司服注辭證明審說文瑳字注云玉色鮮白亦與展衣白義合

定之方中三章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震按舊說失詩之辭意上言戴星早駕乃其急農事以蕃育人民出於秉心之塞淵者也此章本指美文公盡心於人民美之不已而末及馬之衆多言非特於人其秉心如是也即所以致國之富者騋牝已三千矣

衛淇奧首章傳綠王芻也竹扁竹也震按義本爾雅綠竹即所謂終朝采綠禮記大學篇引此作菉後言綠竹如簀則二草之藉於地如蓐簀也

三章傳重較卿士之車震按較在輢上車之兩旁可凭者以其間寬廣言君子之寬仁自得左右兩較望之而重故曰重較承上寬兮綽兮重據左右言明矣此不獨卿士之車爲然傳因詩傳合非禮制也

氓五章靡室勞矣震按言無可舉一事以爲勞則室家之務事事勤勞也

木瓜首章傳瓊玉之美者震按瓊非玉之名凡言玉色美曰瓊言他物之美潔如玉亦瓊加之

二章傳瓊瑤美玉震按瑤葢玉之次故禮玉爵獻卿瑤爵獻大夫

王大車首章傳菼鵻也蘆之初生者也震按蘆字譌當作萑孔沖遠不能考正而溷蘆菼爲一非也夏小正七月秀萑葦傳曰未秀則不爲萑葦秀然後爲萑葦故先言秀又曰萑未爲秀菼葦未秀爲蘆是菼與蘆乃萑葦二物初生之名凡詩中曰蒹葭曰葭菼曰萑葦及今人曰蘆荻皆竝舉二物蒹葭萑荻一也葭蘆

葦一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多本毛詩於菼字云萑之初生然則毛詩轉寫譌失顯然矣

鄭羔裘首章舍命不渝箋云舍猶處也震按古字舍釋通禮記舍菜即釋菜是也又澤釋亦通考工記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謂凝冰復釋故李軌音釋是也管子引此詩作澤命不渝澤與舍義竝爲釋言自受命於君以至復命而後釋終始如一也

遵大路二章傳魗棄也震按說文引此詩作𢾭義與傳同當讀市由切

女曰雞鳴三章雜佩以贈之震按以韻讀之贈當作貽葢字形轉寫之譌

出其東門首章聊樂我員震按員旋也言聊樂於與我周旋下章又言聊可與之歡娛娛對員爲義古字云員通小雅正月篇昏姻孔云釋文謂本又作員春秋傳曰其誰云之云與員皆周旋相親之意

二章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震按釋文且音徂引爾雅云存也今考爾雅徂有兩義一云往也一云存也古字省徂通用且思且對思存爲義匪我思且言非我思之所往也

齊載驅首章傳發夕自夕發至旦震按發又有發卸之

義方言云發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發宋趙陳魏之間謂之稅然則發夕謂夕而卸車與正合齊人語又郭璞云今通言發寫寫即卸字古音夕似略切發夕與發卸語之轉耳不必作朝夕之夕解發夕謂解息車徒與豈弟翺翔遊敖尤語意相通一章言車徒休解二章言安行樂易三章言翺翔以往四章遊敖自縱皆在道路指目之

魏陟岵首章傳山無草木曰岵震按此與下傳疑轉寫互譌爾雅釋山曰多草木岵劉熙釋名云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

二章傳山有草木曰岵震按岵亦作峐爾雅釋山曰無
草木峐劉熙釋名云屺圯也無所出生也
伐檀首章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震按檀者堅韌
之木其材中車輻輻輪轅也故下云伐輻伐輪變文
以就韻耳伐檀乃寘之河干葢詩人因所聞所見而
言之以喻急待其用者寘之不用也因歎河水之清
而議在位者無功倖祿居於汚濁盈廩充庖非非由
已稼穡田獵而得者也食民之食而無功德及於民
是謂素餐也首二言歎君子之不用中五言譏小人
之倖祿末二言以爲苟用君子必不如斯互文以見

意
碩鼠二章傳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震按箋與傳
相足其說是也論語曰人之生也直得我直謂得遂
其性不違生人之正道
唐蟋蟀首章傳聿遂震按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
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懷多福杜注云聿惟也皆以
爲辭助詩中聿曰遹三字互用爾雅遹自也述也禮
記引詩聿追來孝今詩作遹七月篇曰爲改歲釋文
云漢書作聿角弓篇見晛曰消釋文云韓詩作聿劉
向同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爲遂於聿修厥德釋之爲

述箋於聿來胥宇釋之爲自於我征聿至聿懷多福
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遹追來孝竝釋之爲
述今考之皆承明上文之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
語辭而爲遂爲述爲自緣辭生訓皆非也說文有欥
字注云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引詩欥求厥寧然
則欥葢本文省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遹詮詞者承
上文所發端詮而繹之也
鴇羽首章傳盬不攻緻也震按四牡傳又云盬不堅固
也周禮典婦功辨其苦良注云鄭司農苦讀爲盬謂
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典絲注云受其麤盬之

功以給有司之功用其良功者典婦功受之以共王
及后之用此可與毛詩相發明盬卽良盬之盬王事
靡盬言以王事之故必當無盬盡力爲之也
葛生首章予美亡此誰與獨處震按漢書云不以在亡
爲辭亡此者今不在此也旣言其夫今不在此而又
曰誰與非義也誰與獨處亦不辭與當音餘誰與自
問也誰與獨處與檀弓誰與哭者語同其夫從征役
不歸生死未可知婦嗟無所依託故以葛蘞之必得
所依爲興而言予所美之人不在此留誰獨處哉反
顧歎傷之辭明其爲一婦人隻身無託也

秦駟鐵三章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震按田車亦無鸞在鑣之制蓋輶車鸞鑣本非對文輶車也鸞也鑣也三者皆因所見言之耳

小戎首章傳游環靷環也震按釋文作靳環引沈重云舊本皆作靳今考下言陰靷鋈續傳曰續續靷也箋曰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然則靳環與靷環乃二物詩竝言之轉寫譌溷後人遂莫之辨春秋傳言如驂之靳說文靳當膺也蓋詩謂之游環春秋傳謂之靳漢時謂之當膺驂從靳而後於兩服其首正當兩服之胷於此有環以貫其外轡箋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釋名曰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可與箋相足下陰靷傳箋不詳其所在孔沖遠云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驂馬頸不當衡別爲二靷以引車今考車前揜版其上不堪任今時車騑馬之靷繫於軸古亦宜然以其自下而出於揜軓之前故稱陰靷耳

蒹葭三章傳采采猶萋萋也震按此與曹詩采采衣服皆言其色之光澤

無衣二章傳澤潤澤也箋云澤褻衣近汚垢震按釋名云汗衣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胷背言羞鄙於袒而衣此耳

權輿首章傳夏大也箋云屋具也震按傳箋皆本爾雅郭本爾雅屋作握李巡本作幄然經傳中言夏屋多矣皆爲覆笮屋之名此詩二章據燕食之際禮意寖薄而言或俎寔之盛稱之爲夏屋渠渠猶魯頌言籩豆大房國語言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禮記言周以房俎義蓋近之

陳墓門二章傳鴞惡聲之鳥也震按此及魯頌翩彼飛鴞皆讀雩喬切司馬彪以爲小鳩是也似山鵲而小短尾多聲春秋傳謂之鶻鳩鴟鴞之鴞讀吁驕切即鴟鴞語之轉耳鴟鴞合二字爲名不可單言鴞亦不可單言鴟鴟者今之鵂也說者往往溷鴞與鴟鴞爲一物此詩以多聲興下歌以告誎義無取於惡聲說者則以爲歌彼之惡魯頌稱懷我好音非惡聲之鳥所能又以爲食桑黮而改其鳴恐皆未合詩之意

歌以訊之訊予不顧傳訊告也震按訊乃誶字轉寫之譌毛詩云告也韓詩云諫也皆當爲誶誶音碎故與萃韻訊音信問也於詩義及音韻咸扞格矣屈原賦離騷篇謇朝誶而夕替王逸注引詩誶予不顧又爾雅誶告也釋文云沈音粹郭音碎則郭本誶不作訊明矣今轉寫亦譌張衡傳思元賦注引爾雅仍作誶

釋文於此詩云本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蓋於誶訊
二字未能決定也
月出三章勞心慘兮　震按慘七感切方言云殺也說文
云毒也音義皆於詩不協蓋懆字轉寫譌爲慘耳懆
千到切故與照燎紹韻說文懆愁不安也引詩念子
懆懆今詩中正月篇憂心慘慘北山篇或慘慘劬勞
抑篇我心慘慘皆懆懆之譌釋文於北山篇云字亦
作懆於白華篇念子懆懆云亦作慘慘蓋未能決定
二字音義亦猶誶與訊之掍淆矣
檜匪風首章匪車偈兮　震按漢書王吉傳引此作揭兮
揭者疾驅揭起也
曹蜉蝣首章於我歸處　震按詩言蜉蝣之有羽是亦衣
裳楚楚也然其爲時暫矣過此且於我乎歸處心憂
之而不能已其辭若有難顯言者蓋蜉蝣之羽無異
人之衣裳楚楚可言也人之衣裳楚楚無異蜉蝣之
羽不可言也憂蜉蝣之於我歸處以言我之將與蜉
蝣同歸也人皆爲蜉蝣我豈能獨久乎共處此國固
共受其敗子產謂子皮曰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
盡言作是詩者意若此矣
三章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

也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　震按掘說文引
此作堀云突也突者堀起之意卽箋所謂掘地也荀
子言良賈不爲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蓋閱與脫
通箋所謂解閱正此義然則蜉蝣掘閱宜從箋說爲
始生時堀起解脫堀掘通用閱讀爲脫
候人三章傳薈蔚雲興貌隮升雲也　震按前二章言小
人之不克稱其寵遇此章則言君子雖遭退廢處困
窮不失常度故曰薈蔚然者南山之朝朝升雲也婉
孌然者季女之於斯守飢也蓋美其守而悲之
豳七月首章七月流火　震按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昏
火中故孟秋之月火西流此惟周時則然虞夏書堯
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與夏小正所云五月初昏大
火中者合蓋六月流火矣今時寔八月流火正授衣
之時凡以星紀候二千一百餘年差一次於時差一
月所以然者恆星右旋二萬五千餘年而一周其東
移甚微以是爲星直黃道之差數謂之歲差日發歛
一終而成歲差數生於恆星不生於黃道是故歲功
終古不忒而夏小正月令之中星隨時爲書以示民
定十二次之名屬恆星中氣節氣屬黃道恆星歲歲
漸移而日躔黃道無過不及斯可於古今星象之不

同無取也

傳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　震按後儒以是詩爲周正所自起又或於言日言月穿鑿爲之說皆非也自大撓作甲子以十二子正四方卯爲正東午爲正南酉爲正西子爲正北丑寅爲東北之維辰巳爲東南之維未申爲西南之維戌亥爲西北之維堯典又以四方配四時春東作夏南訛秋西成冬朔易則十二子之爲十二月建由來久矣十二子始正北子爲一丑爲二寅爲三卯爲四以之繫日子月可

云一之日丑月可云二之日寅月可云三之日以次而終於十二若言十有一月觱發十有二月栗烈則失詩辭之體故變文稱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不復稱正月二月連文也九月十月若言十有一之日十有二之日亦失詩辭之體故卒章因二之日連至四之日下變文稱九月十月詩中又曰春日曰蠶月紀時之法不泥一定各隨乎文之自然而要之止用夏正非雜舉周正是以二之日而言卒歲凡所以表民事莫善於夏正也

二章殆及公子同歸　震按經傳中男女皆曰子後爲公子裘自豳民之男子言之謂豳公之子也此及爲公子裳自豳之女子言之則謂公之女公子也（春秋傳有女公子之稱）言者異其所指因之而異自見公之女公子及民之女子有及時將嫁者詩託此爲之辭曰殆及公子同歸言將與公之子同時而嫁也婦人謂嫁曰歸於言外見上下相知如一家矣

三章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　震按條如厥木惟條之條爾雅釋木云桑柳醜條（醜類也）郭注云阿那垂條是也

猗彼女桑傳角而束之曰猗　震按猗如有寔其猗之猗

猗然長茂也

四章四月秀葽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　震按葽者幽莠也戰國策云幽莠之幼也似禾夏小正四月秀幽幽葽語之轉耳

十月隕蘀傳蘀落也　震按草木之將落者曰蘀鄭詩蘀兮篇傳蘀槁也箋云槁謂木葉也

五章曰爲改歲　震按聿爲改歲猶言歲之將改也既卒歲始改歲言改歲者以見三時勤勞至此冬寒無事待春乃農事又起今且入處於室以避寒耳非謂改歲然後入室也

東山首章烝在桑野震按爾雅烝衆也
破斧首章四國是皇震按詩之辭意皇當爲皇遑之皇
言以四國之故皇遑不寧故下云哀我人斯
二章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震按下章傳木屬曰銶而
韓詩錡木屬銶鑿屬說文無銶字木部梂字解云一
曰鑿首陸德明釋文銶一解云今之獨頭斧管子書
論山鐵稱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耨一椎
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
鑿一銶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
一銶然後成爲女錡與銶今古器物異制殊名葢莫

可考司馬法曰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
二板二築詩之所舉輜輦任器與
四國是吪震按程子云吪動也爲是四國之亂振動
三章四國是遒震按說文遒迫也程子云加切於吪

毛鄭詩考正卷一終

高郵任基振校字

毛鄭詩考正卷二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小雅常棣首章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
柎鄂足也古聲不柎同震按鄂不今字爲蕚柎國語
華不注之山韋昭云華齊地不注山名又韎韋之柎
注雜問志作不注杜預云戎服若袴而屬於柎與袴
連葢不注今字爲柎屬也此柎通用不之明證學者
不究六書之義習於所知駭所不知於是經益不可
治矣程子云常棣華蕚相承甚力故以興兄弟
三章況也永歎傳況茲震按茲今通用滋說文茲字注

云艸木多益滋字注云益也韋昭注國語云況益也
詩之辭意言不能如兄弟相救空滋之長歎而已
四章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傳烝填箋云古聲填寘塵同
震按烝衆也語之轉耳朋友雖衆猶無助以甚言兄
弟之共禦侮也
伐木二章寧適不來微我弗顧震按此言寧適有不來
者乎喜其畢來之辭也微猶非也（如微我無酒之微）以其畢
來明庶幾非我不顧非有過愆惓惓致其親好如是
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意轉疏矣
三章兄弟無遠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震按箋據上

章言諸父諸舅故以爲父之黨母之黨考之經傳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曰伯舅叔舅諸侯謂大夫亦然稱之父舅尊之也蓋同姓異姓畢舉矣舉凡異姓不專爲母之黨此章言兄弟卽上所稱諸父諸舅亦同姓異姓畢舉之辭稱之兄弟親之也兄弟與昆弟在儀禮喪服爾雅釋親截然有辨喪服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已下爲兄弟此傳中引傳相證明也蓋惟小功已下漸卽於疏故加等若大功已上則昆弟也世父母叔父母也從

父昆弟也豈可以皆在他邦及少孤相依而加等哉期與大功之親分當相恤其不相恤是賊其姓者也小功已下而相恤斯進之也記又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篇內明言夫之昆弟無服此兄弟服卽所謂小功者兄弟之服是也謂夫爲之小功者妻降一等則緦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從母在小功章夫之諸祖父母在緦麻章此降一等之謂禮記服問篇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謂爲夫之外祖父母從母緦也外親之服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此二者小功其餘皆緦夫爲之緦者妻降一等則無服禮之稱兄弟通乎尊卑如是爾雅釋親曰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通其義凡同姓異姓旣漸卽於疏者而與之相親好皆得稱兄弟在喪服則小功已下爲兄弟散文則昆弟亦曰兄弟以是求之諸經及傳記其義例異同可無扞格矣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也震按此設言若無酒則我猶卒爲一宿之酒而不以無爲辭

天保五章羣黎百姓傳百姓百官族姓也震按韋昭注國語云百姓百官有世功者又云百姓百官也官有

世功受氏姓也凡經傳言百姓皆此義惟東晉枚賾奏上之古文尚書謂庶民爲百姓與伏生所傳二十八篇中異指

徧爲爾德震按百姓之爲德皆法上之德言其德足法也

出車三章王命南仲傳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震按毛詩篇義以采薇出車杕杜三詩繫之文王時文王猶服事殷故於詩中曰天子曰天命以爲殷王徒泥正雅作於周初耳苟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爲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成康已後昭穆共懿孝夷厲宣

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年間固亦有玁狁蝟疆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爲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乎漢世有謂采薇爲懿王時詩者雖未爲通證其非文王時則決然可知文王之臣亦不聞有南仲也

魚麗三章傳鰋鮎也 震按爾雅釋魚首列鯉鱣鰋鮎鱧鯇六名當從郭注爲六物

旨且有 震按有猶備也義進於多後三章曰嘉曰旨皆美也曰偕曰有皆備也多貴其美美貴其備備貴其時酒之備謂諸酒物之備謂水陸之羞

南有嘉魚首章烝然罩罩 震按烝然衆也罩罩疊字形容之辭不當爲捕魚器說文引詩烝然䱐䱐蓋與掉通魚搖掉也故以興燕樂

二章烝然汕汕 震按說文云魚游水貌引此詩

蓼蕭首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震按燕安也後孔燕豈弟同諸侯來朝無愆則天子嘉之而與之燕見笑語由天子嘉之則諸侯幸於無過而處其國得長保康樂也寓勸戒者深矣

四章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 震按韓詩云鸞在衡和在軾大戴禮云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在鑣之說誤

六月首章我是用急 震按鹽鐵論引此作我是用戒戒猶備也治軍事爲備禦曰戒譌作急義似劣矣急字於韻亦不合采薇篇翼服戒棘爲韻常武篇戒國爲韻

四章整居焦穫傳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 震按孔沖遠以郭璞爾雅注池陽之瓠中當此詩焦穫池陽今之西安府三原縣漢屬左馮翊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既整其衆處于焦穫乃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卒章

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太原涇陽之間王師逐之至太原後仍軍于鎬平定然後歸也涇陽漢安定郡朝那涇陽之地今平凉府平凉縣大原即安定郡高平今平凉府固原州後儒不審地形以晉陽之大原池陽之瓠中牽合誤證顧炎武云國語宣王料民于大原必不料之于晉國以國語宣王事證此詩非無關究者矣

采芑二章約軝錯衡傳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 震按軝說文亦作軧从革孔沖遠以軝爲長轂名非也軝即考工記之幬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幬於轂也

惟長轂畫飾大車短轂則無飾故曰長轂之戰
車攻二章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
也鄭有圃田 震按古字甫圃通義皆爲大國語曰藪
有圃草囿有林池韋注云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
財用之也詩之甫草卽國語圃草耳不必如箋說又
李善注文選引韓詩東有圃草薛君章句云圃博也
有博大茂草也
吉日二章漆沮之從 震按此卽禹貢之漆沮合二字爲
水名者分言之則非也在涇東渭北酈道元水經注
以爲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漆沮水逕萬年

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南入於渭
雲陽今淳化縣萬年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七十里
竝屬西安府程泰之雍錄云禹貢漆沮惟石川河正
當其地
無羊首章九十其犉傳黃牛黑脣曰犉 震按爾雅通謂
黑脣者爲犉又云牛七尺爲犉詩之義蓋言肥大者
之多
四章衆維魚矣旐維旟矣 震按二句雖皆以維字爲辭
助不拘於對文詩中如此類甚多蓋言夢而見魚之
衆有又見旐與旟耳

節三章秉國之均傳均平 震按漢書引此作秉國之鈞
鈞謂鈞石權衡
六章誰秉國成傳成平也 震按古義成與平互訓平斷
之曰平定其議曰成在春秋兩國相和講則平解曰
平其結好之議曰成在獄訟則平治之曰平所劾罪
寔曰成往莅之以驗其狀亦曰成又百官之計要通
曰成周禮大宰之職所謂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有聽
政役聽師田聽閭里聽稱責聽祿位等此詩所以致
刺於秉國成者不自聽治而百官族姓終受亂政勞
敝也

正月四章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有
皇上帝伊誰云憎 震按以正陽之月而繁霜似天之
降災然治亂在人而已故言自民今方殆之時視天
意似夢夢然不可知使人既能有定則亦無人不勝
天者矣非天寔有憎於人特人之取憎於天故也期
望以人定勝天之理不至終危殆不救有定謂致其
暴虐不常循於治道
十三章蔌蔌方穀 震按釋文云本或作方有穀非也考
今本竝譌增有字當從釋文爲正
十月之交首章傳之交日月之交會箋云周之十月夏

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震按劉原甫始疑爲夏正十月非也梁虞劇唐傅仁均及一行竝推周幽王六年歲乙丑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近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說謂虞劇諸人傳會後旣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然其言曰康成考之方作箋又曰經解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則又不然毛詩篇義云刺幽王箋乃謂當爲刺厲王豈與所推合乎康成葢決以理而已趙子常云詩本歌謠又多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子常此論明詩中用夏正者原無所拘滯

然則十月之交篇舉斯時日食以陳諫泥何例必取夏正而廢周一代正朔之大爲不可用乎病在析理未精猥以爲經解不可盡拘以理是開解經者之弊也國語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正指其事詩繫之幽王國語亦其一證古無推日食法魏黃初已後始課日食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然唐宋推步家猶未能立法無舛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謬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也使有變

動失行則必不可以得其準無從立推之之常法矣或曰日食旣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意何如曰此變其懸象著明之常不必爲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脩省者乎人君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或曰詩言亦孔之醜又言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變以諫戒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時蔽虧人君而可自謂無蔽無足虧君德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如斯豈不甚醜冀王反已自

責知其蔽而醜之則脩德而復乎常明之體矣凡日月之行日躔一度則月逡十三度有奇三百六十五日不及四分日之一日纏黃道一周月道交於黃道半在其南半在其北最遠相距不滿六度二十七日過四分日之一而月逡一周二十九日過半日而月與日會整用之爲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朔策歲氣相校於是爲小歲十二朔大歲十三朔以正四時大歲者有閏月之年也日月雖會非當其道之交不食近交乃有食朔齊行也望遙對也日蔽於月體故日食恆在朔月蔽於地影故月食恆在望日高而

月卑其間相去甚遠又以寔體揜蔽者易地則殊觀故日食各地不同月之食乃適爲虛影所揜蔽故其食分之淺深天下皆同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闇虛月過則食闇虛云者闇而異於寔體卽地影之名

八章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

震按悠悠長也里如雲漢篇云如何里之里古字里悝通憂也言憂之長至於甚病

雨無正首章昊天疾威震按孔沖遠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陸德明云

本有作昊天者非也今考巧言首章三言昊天不變文相避孔說爲得

四章莫肯用訊震按訊乃誶字轉寫之譌誶告訊問聲義不相通借

小旻二章潝潝訿訿震按訿訿劉向以爲背君子是也豈有小人而謀臧者哉詩中言謀臧謂君子之謀也不臧謂小人之謀也君子之謀出則衆小在位訿訿然詆毀而共違之小人之邪議則潝潝然一倡衆和而共依從之其黨同伐異如是何以供君之職故爾雅云潝潝訿訿莫供職也

五章民雖靡膴震按韓詩作靡腜以韻讀之當從韓詩爲正腜莫杯切美也左思魏都賦腜腜坰野民雖靡腜言雖無畢具美德者固或哲或謀或肅或艾矣

巷伯五章驕人好好震按爾雅旭旭憍也郭注云小人得志憍蹇之貌讀旭爲好今考好與旭古音並許九切

蓼莪首章匪莪伊蒿震按莪俗呼抱孃蒿可以知詩之取義矣四牡篇以翩翩者鵻興將父將母鵻卽祝鳩春秋傳祝鳩氏司徒也說曰鵻性孝故爲司徒主教民此學詩者所以勿忽於草木鳥獸之微也

三章鮮民之生傳鮮寡也震按春秋傳塟鮮者謂不得以壽終爲鮮鮮似有少福之意名無怙恃曰鮮民

大東首章有捄棘匕震按匕之用三以別出牲體以挹湇以取黍稷捄匕端勺貌

二章杼柚其空箋云譚無他貨維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震按方言云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言役作於周而至窮空也

五章震按此巳下皆刺虛名無其實以酒而曾非漿佩璲在官而曾非才之長天漢視之有光如河漢非實漢也織女日更七次非實織也

六章不成報章傳不能反報成章也箋云織女有織名
耳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 震按織
者之行緯一往必有一復如是而成布帛經緯有章
故曰報章織女雖日更七次有往無復非實能成此
絲縷往復之章報者復也往來之謂也
七章維北有斗四柄之揭 震按揭然斗柄貌斗柄當心
尾之間箕見於南方則斗柄固迤西矣不必如孔沖
遠說以所謂南斗者當之也上三章內以天象比王
官言其居尊顯之位無利澤及民末更終之以且欲
貪取於民令人見之而畏

四月首章胡寧忍予箋云寧猶曾也 震按寧猶乃也語
之轉下寧莫我有同
二章爰其適歸箋云爰曰也 震按春秋宣十二年傳引
此詩杜注云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此猶
未得語意王介甫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
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
北山二章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 震按賢之
本義多也从貝臤聲此與禮投壺射某賢於某若干
純之賢皆用本義孟子說此詩曰此莫非王事我獨
賢勞也謂從事獨多人逸己勞如詩之後三章所云
是也增成勞字明作詩之志以勞不得養父母而爲
此言非以勞釋賢箋就賢才說尤失之凡字有本義
屬乎偏旁其因而推廣之義皆六書之假借賢本物
數相校而多之名因謂多才爲賢又專謂多善行爲
賢由是習而忘乎作字之初矣
四章或慘慘劬勞 震按釋文云字亦作懆今考此及下
章或慘慘畏咎竝懆字轉寫譌耳慘毒也不可用爲
疊字形容之辭懆懆愁不安也
無將大車首章祇自疷兮 震按白華篇與卑爲韻者疷
之本字也此與塵爲韻者乃瘏字省作疷又轉寫譌

耳釋文都禮反誤當音珉
小明二章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箋云四月爲除 震按爾
雅四月爲余孫叔然本作舒李巡云萬物生枝葉故
曰舒也鄭蓋讀余爲除孫李之說似優於鄭爾雅十
二月爲涂廣韻涂直魚切除涂正同音古字通用方
以智云謂歲將除也其說得之夏正十二月周之二
月故首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此時正寒歷暑至
秋末尚未歸故云爾下章曰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張
以寧謂奧與厥民隩之義同民方聚居於隩時令考方
除方奧辭意亦似迫於觱發栗烈之際而往非春和

氣溫也又蕭與萩皆收之於秋者而曰歲聿云莫采
蕭穫萩以夏正季秋周之仲冬也若夏正之歲莫非
采蕭穫萩時矣倘自夏正二月春溫時往至於其秋
又不得言載離寒暑詩用周正非夏正甚明前六月
篇六月棲棲張以寧謂盛暑非玁狁入寇時合以十
月之交爲幽王六年建酉之月詩中用周正不一而
足何說詩說春秋者盡欲歸之行夏之時一語而謂
古人皆不奉時王正朔可乎

甫田二章以社以方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
報其功也震按水土之神曰社四方之氣利我嘉穀

故又祀方社非祭地方非方望周禮后土與社爲二
而春秋傳曰后土則社者謂后土之官以配社者耳
人官名后土非謂社后土中庸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郊禮大社禮小舉二者以該事神之禮故言事上帝
不言后土非省文也上帝至尊既曰上帝則百神可
知禘禮大嘗禮小亦舉二者以該宗廟之祭

三章攘其左右震按攘援袂出臂也左右者謂手耳出
臂而取以嘗之

四章報以介福萬壽無疆震按孔沖遠云報者自神之
辭明求神而得報其說近是報猶答耳凡祭社樂章
末皆綴以頌禱之辭不與上文爲義

大田四章來方禋祀震按方且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
上帝此言曾孫之來且於秋成而禋祀獲福舉大以
該細不止一祀也

瞻彼洛矣二章鞞琫有珌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
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盪琫而璆珌大
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震按傳內珌字凡六
見皆當作鞞鞞琫有珌亦猶上章云韎韐有奭耳奭
赤貌珌文飾貌許氏說文云珌佩刀下飾蓋其所見
毛詩與今本同遂取之以解字有奭有珌猶曰奭然

珌然刀下飾乃鞞也字又作琕說文以鞞爲刀室殆
誤會毛詩鞞容刀鞞也之語劉熙釋名云刀室曰削俗作鞘
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琕可據以正說文
又篤公劉篇鞞琫容刀傳云下曰琕上曰琫以毛詩
證毛詩此傳珌字乃轉寫致譌無疑

桑扈三章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不戢戢也不難難也
那多也不多多也震按古字丕通作不大也那如有
那其居之那安也言大自斂而不敢肆大知難而不
敢慢則宜受福大安也凡詩中不顯不承不時不寧
不康皆當讀爲丕詩之不顯不承即書之丕顯丕承

也書立政篇丕丕基漢石經作不不其
車牽首章間關車之牽兮傳間關設牽也震按輨端鍵
謂之牽所以制轂使不脫也車行則轂端鐵與牽相
切有聲間關然
二章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震按依然安適貌與依其在
京之依同
四章鮮我覯爾震按言鮮矣我之得見爾美其賢之辭
言世所罕見也
賓之初筵首章以祈爾爵箋云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
以此求爵女震按求爵女則是相競云求罰女矣非

也爾爵與上獻爾發功之爾亦不得有異言各自求
中以辭爵耳射義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
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
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二章有壬有林傳壬大林君也震按傳本爾雅然詩中
如有蕡有鶯之類竝形容之辭此以形容百禮既至
禮無不備而行之既盡其善壬壬然盛大林林然多
而不亂白虎通德論釋林鍾之義云林者衆也萬物
成熟種類衆多
各奏爾能箋云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

尸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
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震按康成此箋可以補禮經
之闕逸亡於禮而見於詩也
賓則手仇室人入又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
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於次又射以
耦賓也箋云仇讀曰㪺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
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震按此詩首
章言射禮之飲酒次章言祭禮之飲酒兩不相蒙傳
說非也仇之義爲匹傳故傳合於射之耦箋讀爲㪺
音俱以韻考之不協仍當如字凡物相耦對曰仇特

牲饋食之禮實二爵二觚四觶於篚兩兩相耦對故
因呼之曰仇猶稱射者曰耦稱賓曰三獻稱嗣子曰
舉奠禮中因事與數以命其人及物者甚多便文呼
之非其定名往往失傳手如手劍手弓之手手仇謂
執爵賓三獻是其事室人入又則佐食爲加爵士禮
止有賓長爲加爵不及佐食天子之禮大佐食亦爲
加爵入又言佐食而賓長不言可知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箋云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震
按箋據禮之次以詩指無算爵言無算者無次第之
數惟此時心所欲進不必以序也康空語之轉穀梁春秋

四穀不升謂之康注云康虛字又作濂方言云濂空也既旅而二觶皆虛
賓弟子兄弟弟子乃各舉觶於其長行無筭爵也爵
謂觶也爵者通名詩中曰能曰仇曰又曰時並以指
禮儀四字甚虛而所指四者乃禮之大節自非詳考
於禮深知其意不能明也
五章式勿從謂無俾大怠震按勿有沒音沒勉語之轉
式勿從謂言用勸勉之意從而謂之以無使至甚怠
也曲禮國中以策彗卹勿卹蘇沒切勿音沒注云卹勿搔摩
也劉向引詩密勿從事今詩作黽勉從事密勿爾雅
作蠠沒又鄭注禮記云勿勿猶勉勉也盧辯注曾子

立事篇終身守此勿勿亦云勿勿猶勉勉此皆語之
轉當讀勿如沒而經師舊失其音未通於古
采菽三章邪幅在下傳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箋
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
震按春秋傳云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
度也幅即詩之邪幅蓋與袞冕之屬尊卑各有等差
內則偪屨著綦釋文云偪本又作幅蓋幅古音與偪
同皆彼力切二字通用鄭注內則云偪行縢是偪與行縢
一物而箋詩乃云邪幅如今行縢也不以爲一物者
行縢無尊卑之異止可以當內則庶人所服之偪詩

以邪幅配赤芾諸侯之盛服其儀制漢時已亡姑就
行縢言之耳古者登坐燕飲於是跣以爲歡失之亦
爲不敬故春秋傳衞侯與諸大夫飲酒褚師聲子韈
而登席公怒罪其不跣韈也解韈就席必露見此邪
幅不可使無文飾禮因之而爲儀制此詩殆亦與諸
侯燕飲所歌以跣韈登坐美其慎於威儀不怠也
菀柳首章上帝甚蹈傳蹈動箋云蹈讀曰悼震按蹈謂
動變不常古音蹈徒侯切與柳上去爲韻
都人士二章綢直如髮震按以髮之綢緻且直故曰綢
直有如此髮古語類倒如此

毛鄭詩考正卷二終　　昌平陳本忠校字

毛鄭詩考正卷三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大雅文王首章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箋云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震按詩之意以周德昭於天故曰丕顯以天命適應乎民心故曰丕時箋於桑扈篇之不戢不難不那生民篇之不寧不康直順其文說之於此詩不顯不時清廟篇之不顯不承及詩中凡言不顯者增乎字或與字於下以爲反言讀傳者亦謂如箋之反言而已合考前後則傳意實不然傳

蓋以不字爲發聲爾雅不濟即詩所言河之濟郭注云不發聲又龜有不類不若即周禮之靁屬若屬不皆發聲可據證也然經傳中言丕顯多矣古人金石銘刻丕顯多作不顯二字通用甚明傳箋各緣辭生訓失其本始

二章陳錫哉周傳哉載箋云哉始震按春秋傳及國語引此詩皆作陳錫載周而以能施及布利釋其指蓋陳布也古字載與栽通栽猶殖也言文王能布大利於天下以豐殖周國語說之曰故能載周以至於今是也韋昭注國語於前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及後晉語公子縶曰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並注云載成也載之爲成緣辭生訓耳義皆當爲蕃殖中庸栽者培之鄭康成注云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或爲玆蓋栽載古並音玆哉亦同音遂轉寫交通耳下言本支百世譬木得豐殖而本榦及條枝盛長也

四章於緝熙敬止震按緝熙者言續其光明不已也敬止者言敬慎其止居不慢也故禮記大學篇引之以明止於至善緇衣篇引之以明慎言行說詩者以止字爲辭助而已於引詩扞格則歸之斷章取義考古

人賦詩斷章必依於義可交通未有盡失其義誤讀其字者使斷取一句而併其字不顧是亂經也

六章永言配命震按篇內命字凡八見皆謂受天命爲天下君惟修德能常合於天心天命在是即天心在是配命配上帝皆德合天心之謂駿命不易言合天心之難也不修德則躬自絕於天矣詩反覆陳戒如此

大明首章明明在下赫赫在上震按在下者人事在上者天命此言天人之際明察顯赫本章陳紂之所以亡後七章陳周之所以興皆人事之至明而見天之

至赫濯也

二章乃及王季箋云及與也震按及如周王於邁六師

及之之及隨也

四章文王初載傳載識震按以初載爲始有識緣辭生訓耳鄭康成注中庸栽者培之云今時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而讀栽如文王初載之載葢古字栽載通爲豐殖爲樹立之義初載謂初免於懷抱能自立之時大姒以是時生故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天若早爲之生配是故適及文王嘉事至止之年而大邦有子亦在許字之年也

八章肆伐大商傳肆疾也箋云肆故今也震按皇矣篇云是伐是肆肆犯突也

緜首章緜緜瓜瓞傳瓜紹也瓞瓝也箋云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震按爾雅云瓞瓝其紹瓞葢瓝者小瓜之種瓞者繼本之瓜其小如瓝故以瓝釋瓞而紹者爲瓞非紹者爲瓝故又言其紹瓞以別之紹爲繼本也陸農師云今驗近本之瓜常小末則復大於詩意物理皆得之矣

民之初生震按生猶造也追言周之初造公羊春秋遂者何生事也何休注云生猶造也

自土沮漆傳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震按此漆水在涇西與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水在涇東渭北者中隔涇水如舊說沮漆爲二水名以涇東渭北漆沮當之則與豳地不相涉漆沮亦一水之名故詩書中必連二字稱舉若說文出杜陽岐山之漆水闞駰酈道元皆云謂之漆渠合杜水岐水至美陽注於雍水以入渭杜陽今鳳翔府麟遊縣美陽今爲岐山扶風二縣雍入渭在武功縣界是乃岐周水耳豳地在涇之西南詩譜云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是也漢右扶風之漆與栒邑是其域漆下云水在縣西葢漢志漆水正

與緜詩所言始居於豳合其水北流注於涇又名白土川漆與栒邑二縣皆今之邠州縣以水取名則豳地之漆水在古必甚表著涇西漆水涇東漆沮水二水相去百餘里沮漆之沮非水名魏詩汾沮洳傳云沮洳其漸洳者葢水旁地之稱詩推本遷岐所自以太王未遷之前居地迫小近此沮洳漆水岸側故曰自土沮漆土其地之謂土傳以居釋土字得之

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震按箋直以陶爲窯窰俗作非也墼謂之陶燒成

謂之覆今呼覆爲竅呼陶爲土鑿復穴而居僅類此
爲之說文䪪地室也謂在地上穴土室也謂在土中引詩陶䪪
陶穴以居之陋不可謂有室家故曰未有家室
二章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箋云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
震按豳值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
山之下居焉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
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
也率西水滸者既踰梁山自東嚮西循水厓而上皆
馬行不舟楫水滸渭水北厓也箋未審於地勢而云
失之邠之漆水北流注涇既非適岐所取道漆沮水

遠在涇東南流入渭又所不由程泰之雍錄云渭水
即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閻百詩云自
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
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亦
此梁山也二說可據以證箋之誤
三章菫荼如飴傳菫菜也荼苦菜也震按菫有菫葵苦
菫之名乾菫謂之苣菫與荼皆味近苦夏小正二月
榮菫采蘩傳曰皆豆實也爾雅又有菫草郭注云即
烏頭也孔沖遠以詩之菫爲烏頭非是烏頭一名烏
喙一名奚毒晉語寘菫於肉賈逵云菫烏頭也蘇秦

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其雖偷充腹而與死
同患也淮南鴻烈曰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後魏書
曰匈奴秋收烏頭爲毒藥以射禽獸不得爲詩所稱
明矣
四章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
東周爰執事震按左右繼慰止而言皆奠居事也宣
畝繼疆理而言皆授田事也宣如春秋傳宣汾洮之
宣謂通溝澮畝謂因水地之宜而畝之或南其畝或
東其畝也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又繼宣畝而言則巡
行國中視其所當爲者無不使民爲之以興利桑柔

一篇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言無可安居之所亦以自西
徂東爲該舉域中之辭
七章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
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太王作郭門以致
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皐
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震按
門之數因乎朝者也凡朝君臣咸立於庭朝有門而
不屋故雨霑衣失容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
子諸侯皆三門其數同者以君國之事侔而體合朝
與門無虛設也天子謂之皐門諸侯謂之庫門天子

謂之應門諸侯謂之雉門準考工記宮隅門阿之制言之皐門崇七丈天子之應門路門諸侯之庫門雉門路門皆崇五丈異其名殊其制所以辨等威也考之經傳不聞天子庫門雉門諸侯皐門應門而禮說日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皐應路與此詩箋說合失其傳耳禮記明堂位篇云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太廟庫雉擬魯而張大其擬於天子之明堂皐應此正足爲天子三門無庫雉諸侯三門無皐應之證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亦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詩

追美太王不曰庫雉而曰皐應蓋以後日天子之制稱其前所立者猶詩中於王季文王之時而稱周京也

九章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箋云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 震按成者獄訟之情實所謂獄成是也質者所以平斷此獄成而論定者也通之周禮漢書議奏待上論定皆謂之成凡平報皆謂之質王制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鄭注云受平報也平斷畢報於下是爲平報蓋質成二字對文成屬下質屬上其自下質於上猶言待平斷於上耳虞芮質厥成是二國以其所由久爭之成質於文王及至境禮讓之心油然而生遂相讓不爭是文王未嘗平斷之使受質以退而實有以蹶然動其禮讓之心自生而退故曰文王蹶厥生下更歸於得人之盛是以教化行而感人心如此

棫樸四章倬彼雲漢傳倬大也 震按倬明貌

皇矣首章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傳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 震按泛言四方之國故曰

彼四國傳說是也詩中言四國者多矣皆概舉之常辭故可知若二國則無由知爲殷夏夏已遠必不連及之詩言周之興周所代者殷也故稱之曰此二國此者舉近而切指之辭其政不獲言一治一亂政相反不相得然則周能安定斯民上帝之意當在周矣又究度四方之國者明天非私於有周苟足以膺天意所屬則莫不增廣其疆限究度之後而惟眷顧西土遂以此岐山之地與太王乃宅是而爲有天下之基矣

二章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傳配媲也 震按上言岐地闢

洽乃上帝遷明德之君於此民歸往之者習行平易四達於道路猶天作篇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也申之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配當如配命配上帝之配合於天心之謂言天立其合天心者方此之時受命則既固而宜後之日盛大也立妃之說辭不倫

三章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傳對配也箋云作爲也天爲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震按太伯之讓實因文王則作對宜爲生文王能對荅天心之君莫文王若後叠言帝謂文王猶曰天心如是而文王所爲與之合耳上帝視此岐山之地立之爲大邦

又生能對荅之者蓋自太伯王季相友愛之時而文王已生天意已定也然王季之友其兄根於其心惟知友愛而已以見太伯之讓王季雖受之而非其心聖人重親親而輕有天下國家大致如此

五章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震按諸侯相攻伐多出於畔援歆羨之私利其土地此言文王伐密乃爲天吏以荅天下無是畔援歆羨而其內修德政早自爲大德大賢乃可以治夫不受教令者如先登高岸之上以臨下是以密人侵阮而遂赫一怒用師上則善承天意以厚周家之福下則民徂望周以荅天下之心敢距大邦云者大邦宜治小侯猶江漢之紀理衆川非以力言實天定之又與誕先登于岸相足互明天之所定未有不由已自至者詩言聖人舉動無非天道義蓋如此

六章侵自阮疆震按密須之國在漢安定郡陰密今平涼府涇州也共與阮宜皆爲周地而阮則周之疆域接於密者密人侵阮徂共猶獫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鎬方共阮書傳闕逸莫詳其地鄭箋用魯詩說以阮徂共爲三國毛詩則阮共爲地名徂旅之旅亦爲地名詳釋辭稱侵阮徂共承敢距大邦下爲密人抗

周來侵無疑以按徂旅蒙上徂共之徂以密人既侵阮遂往共周出師自先遏抑其往共之衆此顯然可知者惟侵自阮疆之文不可通毛爲密人侵周阮地而升高崗鄭爲周侵阮國下高岡陵阿泉池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爲言後儒嚴坦叔以爲周師自阮疆而侵密歐陽永叔以爲周師先據勝地而後侵之密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然則下即云度其鮮原不幾令人疑周徙都於密乎合之辭意皆未安疑侵當作寖兵之寖息兵也字形相似又因上文侵阮而遂致譌蓋上章言伐密之事此章則言息兵後遷邑之事

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密人既服遂寢兵自阮疆歸阮邑疆接於密之地軍之所駐也服密而歸猶之來歸自鎬云耳于是升高以審地勢而遷邑枕其陵阿泉池可卜兵息境安無或敢陳師飲馬於我地者承寢兵而云然以前此猶有密人來侵服密後德威更遠也乃規度岐陽渭側鮮原徙居焉逸周書稱王季宅程則文王自程徙此皆不出岐陽百里之間後伐崇而有其國自此徙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

七章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震按聲與色謂言貌夏與革當謂威力不大不暴著之

也不長不尊尚之也中庸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此主國中化其明德而不事於以言論以貌示爾雅夏大也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曰夏革如爾雅錯革鳥曰旟之革革有猛急之義鄭志荅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葢夏謂威播遠大革謂兵力彊勇此主諸侯服其明德而不事於以威制以力勝然但曰不大曰不長則皆有之而人之化服在德之明不在此耳不識不知又謂無私智計度惟順乎天道之宜然詩於文王伐密伐崇必推本於應天而無私以見聖人用兵皆道德也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傳仇匹也箋云怨耦曰仇震按文王伐罪之師豈可以謀伐仇怨言乎仇如公侯好仇之仇傳據爾雅釋之爲匹是也仇方大國也兄弟衆與國也以崇彊暴不易伐故詢之大國與己匹者而連合衆與國然後興師當時大國小國雖皆其服於文王者文王未嘗稱王則交鄰匹敵之義耳殊其辭以別大小故曰詢曰同曰仇方曰兄弟又大國或大夫至小國君自至如春秋時事也國語曰咨親爲詢韋注云詢親戚之謀

靈臺四章於論鼓鍾於樂辟廱傳水旋丘如璧曰辟廱

以節觀者箋云論之言倫也震按論倫同音故倫通用論古字經綸亦通作經論辟廱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立說謂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盧植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王制篇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周鼎銘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左氏春秋曰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史記曰豐鎬有天子辟池譙周曰成王作辟上宮此單言辟者也周頌曰于彼西雝傳云雝澤也古銘識有曰王在雝上宮此單言雝者也其曰辟上雝上

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宮因水爲名也趙岐注孟子雪宮云離宮之名也宮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廱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閒燕則遊止肆樂於此不必以爲大學於詩辭前後尤協矣

下武首章箋云下猶後也震按自上世數而下故下有後義下武謂繼承步武故曰世有哲王國語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注亦云下後也屈原離騷之賦曰及前王之踵武

三章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傳則其先人也震按孝思所思皆本於孝也長此孝思遂能所思無非至則則者準則之謂不越畔斯適當乎則矣呂伯恭讀詩記說烝民之二章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以例此詩所言孝思何者是其則凡人以心應萬事心之官則思未有不思而昏昧以行者是終身之行思統乎其全惟仁人孝子能盡人道修己安百姓舉動無不合於天則斯以成其仁孝否則仁孝有虧由是言之終身之行統於思終身之思統於孝行之則思之則孝之則一也詩美武王繼世德定天下所思不越乎則皆本其作求之孝故

曰孝思維則下章又申之曰昭哉嗣先世之事此詩大指合盡君道盡子道爲一以美前王勵後王重有望於爲孝子卽爲仁君也通其義雖舜禹所思異其先人而所思之本在不忘孝實無二致

生民首章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震按此詩異說紛然秦漢閒儒已莫能徵考治經所當闕疑者也然其事關禮典之大又不可徒守闕疑之義合詩禮綜覈之周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鄭注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然則周人特立姜嫄廟之意非后稷更無所祖而不得不妣姜嫄一人乎至於魯蓋亦立姜嫄廟謂之閟宮魯何以作閟宮周立太廟事后稷別爲姜嫄立廟魯侯承祀見於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見於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然則以周享先妣推事后稷之義事之魯亦推事后稷之義而事之乎帝繫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失實之辭徒以傅會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國語禘郊宗祖報五者禘郊與宗祖之名異有虞氏郊堯商人禘舜禮記祭法易之以有虞氏郊嚳宗堯殷人禘嚳嚳在郊禘未可知也虞舍其先世而宗堯

是亂宗䄎矣非也倂以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嚳且姜嫄有廟而嚳無廟若曰履跡感生不得屬之嚳則嚳明明非其祖之所自出曾謂王者事祖禰之大義而可褻亂其間乎由是以言周祖后稷於上更無可推后稷非無母之子故姜嫄不可無廟始祖廟之外别立姜嫄廟不在廟制之數周禮享先妣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分用前代之樂享先祖用周大武此禮意之至徵也無於禮者之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美姜嫄日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何也禋祀並事天之名德可

以當神明然後能事天姜嫄無夫而生子故推明其德之能禋祀上帝卽魯頌閟宫所稱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也凡言德行至於能事天皆純粹無疵之極辭克也者不有是事也以弗無子者許翁之云弗無之爲言有也如莫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祓然不直曰是以有子而曰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常次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何也古字丕皆作不前曰以弗無子後曰居然生子莫知其由

也氣化生人已後既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界乎氣化之際者而所生又非常之哲人豈可謂之偶然乎莫明於言禋祀獲福之常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三章言生而棄之感其異然後收養之后稷之名棄以此此必非設言也使未嘗棄而言之是誣也舊說嗣高禖祓除無子求有子及生子月辰又居側室肅戒不御（箋云夙之言肅也）若是則姜嫄有夫而求子反以生子歸之履跡決爲非父之子至於棄之是戒也非父之子矣又安得以嚳爲父乎商人祖契於上亦更無可推故商頌言有娀與周

之但言姜嫄同不然何異知母而不知父舍德行人事而辭涉禨祥怪迂商周之禮與詩咸悖矣稷契之生既皆非常或棄或否何也上古人心醇質以爲不祥則棄不以爲不祥則不棄無他故也

載震載夙載生載育傳夙早育長也箋云夙之言肅也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震按說文夙早敬也此詩下句言生而養長上句蓋言既娠至於生早敬不忌耳）

二章牛羊腓字之傳腓辟字愛也（震按史記言馬牛過者皆辟不踐用毛詩說耳腨謂之腓脛後也字如春

秋傳使字敬叔之字養也牛羊以乳就養之則嬰兒在其脛腨間故曰腓字殆猶子文虎乳之之事

會伐平林傳又爲人所收取之震按既人所收取當不復奪於人而棄矣葢生子以爲不祥雖始棄見牛羊腓字猶但怪異之徙而欲遠寘平林適會伐平林多人又避去遂棄寒冰無人之所耳至見鳥覆翼後乃知天實生之不敢終棄之也

厥聲載路傳路大也震按凡物載之而遠故載有載達載行之義逸詩淑愼爾止無載爾僞是行詐僞傳達於人國語登年以載其毒是行毒害達及於衆皇矣

篇串夷載路言歸往者習行平易四達於道路卽所謂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此詩言聲音之大達聞於道路兩載路可互證

五章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傳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褎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箋云方齊等也苞亦茂也種生不雜也褎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震按實方當與大田篇既方互考方皆讀爲房穀實外稃甲謂之房既房言既生稃甲時實房言生意欲萌未解稃甲時卽

所謂實函斯活也實苞當與詩中凡言苞者互考皆叢生豐緻根相連錯之謂今方言猶呼叢爲本與傳合爾雅云苞豐也苞稹也如竹箭曰苞義互相足鴇羽篇箋云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也孫炎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實苞卽所謂驛驛其達時也種當如箋說孔沖遠引不稂不莠申之是叢生之後乃能辨其苗盡得種之善不雜稂莠其間也褎則褎然其苗盛長發則葉滿密後抽發其穗秀者如所謂黍稷方華也堅則粒成而堅矣好則粒齊而充無耗減者矣穗垂曰穎良耜篇云積之栗栗爾雅栗栗衆也郭璞

云積聚緻此言於堅好垂穎後葢在穗繁多緻密栗栗然是爲豐熟詩辭相比次上下可推至其字義推之經中有通證庶少差失說者往往緣辭生訓偏舉一隅惑滋多於是矣

行葦首章莫遠具爾箋云爾謂進之也震按爾猶此也如春秋傳公與爲爾也公與議爾也爾是此三字義通言無有在遠者皆具集於此相親援爲之設筵授几

既醉六章室家之壼傳壼廣也震按爾雅宮中衖謂之壼壼字無他義葢言所錫之善在屋室之內耳下文

始舉以實之國語引此詩說之曰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借居室所容衍之爲廣裕民人猶借周行二字衍之爲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毛詩皆本其意

公劉篇義箋云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震按周自公劉始居豳書傳闕逸莫能詳其時世考國語史記所錄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昔我先生（俗本國語脫去王字朱本及史記並有）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蓋不窋已上世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窋然後失其官也夏之衰疑值孔甲時史記稱孔甲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殆后稷之官及有邰之封此時乃相因而失諸侯侵奪天子不正之是以遠竄禹至孔甲三百餘年據史記十一世十四君則有邰始封至不窋亦且十餘世周本紀曰封弃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曰弃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書法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鑿

弃而爲后稷謹修其官守以至不窋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後爲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末年而失其世世守官微竄之際殆不絕如綫典文譔記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於豳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者漢劉敬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所謂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矣其曰避桀者傳聞異辭（毛詩云遭夏人亂迫逐公劉）而繫之桀時則近之湯代桀至紂十七世据國語史記公劉至文王十二世（世本十六世）孔甲之後帝皐帝發帝桀不窋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相遠者昔人致疑於自契至湯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湯文相去隔商之六百祀使知周之先自不窋上闕代系不得而數斯可無惑也國語曰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則周人言夏之衰指孔甲不指太康甚明以地考之豳在邰北百餘里邰今西安府武功縣豳今邠州不窋所竄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不窋遭迫逐自邰而遠竄公劉力能自興於是思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復后稷之封故詩曰

思輯用光又曰涉渭爲亂是有邰故封至公劉而復邰在渭北非得邰無由絶渭而南也岐山亦在其邦域之中不處於邰者地邑民居以人與時之宜而已

卷阿五章有馮有翼傳道可馮依以爲輔翼箋云馮馮几也翼助也震按馮滿也謂忠誠滿於內翼之言盛也謂威儀盛於外馮翼二字古人多連舉屈原賦之馮翼惟象淮南鴻烈之馮馮翼翼皆指氣化充滿盛作然後有形與物

民勞首章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震按無縱詭隨式遏寇虐五章並言之以對文見義此

蓋言無縱詭曲阿從之人以慎防其無良又止絶寇害暴虐者爲其曾不畏明命而毒民詭隨寇虐惡之見於事也無良不畏明惡之根於其心也無良則必詭隨矣不畏明則滿其寇虐不顧矣小人之害國家大都不出此二者又詭隨乎上寇虐於下二者亦恒相因豈有無良而畏明也者是章推論其心後四章直舉其害

板五章喪亂蔑資傳資財也震按予人以物曰資上言民之呻吟無以爲生此則言暴虐喪亂之政無復有資救埤益國者故繼之曰曾莫惠我師

桑柔首章倉兄填兮傳填久也震按填如小宛篇哀我填寡之填徒典切字亦作殄韓詩云殄苦也

三章國步蔑資震按言無或資救以埤益此國步者承國步斯頻而云然

六章荓云不逮震按詩中云字言字皆爲辭助者多矣有進心而使之不敢前所謂如遡風而行不能喘息也

十一章弗求弗迪傳迪進也震按迪之言啟也達也見於尚書二十八篇者所施不同義歸於一說者緣辭生訓一篇之中遂多差違

十三章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箋云對荅也見道聽之言則應荅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寘臥如醉震按國語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又云倚几有誦訓之諫又云使工誦諫於朝凡誦者皆爲誦成言以納箴諫詩蓋謂聽人言則與之應荅非耳無聞知者也及爲之誦言箴諫乃如醉而漫不省者矣

十五章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云職主涼信也震按上多涼德而善欺背以害民則民亦相欺而罔極矣上行暴虐而競逐用力則民亦巧避而回遹矣上肆其貪而益奪爲寇則民愁苦而動搖不定矣故詩連舉

民之罔極民之回遹民之未戾皆職由貪人敗類者
在位所致以見亂不起於民當循其本也苟亂成而
譬民亦大戚矣

雲漢首章寧莫我聽 震按寧乃也語之轉篇內寧丁我
躬胡寧忍予寧俾我遯胡寧瘨我以旱並同俾我遯
言使我不能安於上位也

韓奕首章奕奕梁山 震按箋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
北其說非也夏陽之梁山在西周畿內水經注高梁
水首受濕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剌王旦
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顧炎

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
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

二章鞗革金厄傳厄烏蠋也箋云以金爲小環往往纏
搤之 震按士喪禮苴絰大鬲喪服作搹說曰盈手曰
搹中人之手搤圍九寸葢兩指搤合如環謂之搹因
以爲環名說文搹扼本一字省作鬲戹俗書相仍寫
戹作厄

三章出宿于屠 震按屠即鄘說文云左馮翊鄘陽亭今
西安府同州有鄘谷

六章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箋云燕安也 震按箋於篇義
下云韓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箋葢
誤證耳漢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
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
爲衞滿所伐遷居海中酈道元水經注曰聖水逕方
城縣故城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又東南逕韓城東
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
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
寒號非也釋文曰燕師王肅孫毓並云北燕國顧炎武曰蹶父之靡國
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

毛鄭詩考正卷三終　歷城周永年校字

毛鄭詩考正卷之四　戴氏遺書之一

毛詩故訓傳鄭氏箋

周頌清廟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也箋云皆執行文王之德震按詩中言文王不單舉文字倘祀武王成王必不可云秉武之德秉成之德也凡經傳以文贊美其人者不一皆經緯明備威儀敬慎之稱能執是德夫然後可以對於在天之靈而駿奔走以執廟中之事矣駿猶敏也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震按古字丕通作不據洛誥是爲成王七年壬辰歲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

文武之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後故咸至廟助祭詩中丕顯頌文王丕承頌武王甚明蓋同一丕顯耳以後承前則謂之丕承此詩先言助祭者之致敬而推本先王之丕顯於前丕承於後是以人心自無或厭倦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與詩通

維天之命假以溢我傳假嘉溢慎箋云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震按說文誐字下云嘉善也詩曰誐以謐我毛詩以嘉釋假正合誐字之義春秋傳引詩作何以恤我轉寫譌失耳爾雅釋詁云毖神溢慎也又云忥謐溢蟄慎貉謐顗頠密寧靜也毛詩以慎釋溢義本爾雅而溢慎謐爾雅又皆爲靜益靜慎意得交通未有心氣不靜而可謂之慎者未有能慎而浮妄之動不除不貊然寧靜者說文謐無聲也史記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謐哉索隱曰恤謐聲近又莊子書以言其老洫也陸德明云本亦作溢同音逸然則謐之爲溢爲恤亦聲音字形轉寫譌失古經雜治類若是矣書之謐刑謂慎刑伏生今文尚書足據此詩承上文王之德之純而言嘉以慎我我其取之思取法文王嘉美之純德以敬慎也

維清緝熙迄用有成震按蔡邕書石經用魯詩而其作

獨斷云維清一章五句奏象舞之所歌也蓋魯詩與毛詩皆以爲歌維清舞象箾矣周人制禮作樂推本功德所起象文王時武功而作者謂之象維清專爲象舞之樂章故歸功文王而言此天下澄清光昭於無窮者文王之法典實開始禋祀皇天盛禮以迄於今而有成是周有天下之祥如此也辭彌少而意指極深遠

烈文維王其崇之震按此詩成王之辭首言烈文辟公美其有功烈有文德則是先王之所大封故繼曰錫茲祉福惠我無疆錫者本於上之辭詩中言我者多

爲已與人共畢親之之辭先王旣錫祉福又且惠愛
無有疆限則子孫世世天子世世諸侯皆長保之所
以長保之道勿封殖專利勿侈靡傷貨是乃先王之
所崇尙承上錫與惠指先王則王爲自成王稱述先
王也

念茲戎功傳戎大震按戎功翼戴文武佐定天下之大
功也成王卽政之初其助祭諸侯往往佐文武立功
者故篇首曰烈文辟公美其功也中曰念茲戎功使
勿替厥功也終曰於乎前王不忘相與懷文武之德
也

天作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箋云徂往行道也
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震按詩
言岐山之道民所歸往視之坦然平易葢心悅而願
歸之故無艱阻也後漢書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臣
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
遠章懷太子注云韓詩辥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
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
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據此
與箋說以訂經之文辥君治韓詩鄭君治毛詩徂字
一者字所授經無異不知何時轉寫譌者作矣而沈存

中云彼岨矣岐有夷之行後漢書朱浮傳作彼岨者
岐有夷之行王伯厚詩攷序云朱文公集傳彼岨者
岐從韓詩今訂以韓詩辥君章句釋徂爲往伯厚葢
未深攷而爲是言耳沈所引後漢書乃朱輔疏譌作
朱浮傳又譌徂作岨或皆轉寫致誤又驗其書所辨
別惟矣字者字殊二字上皆作岨不殊殆欲證古經
作者不作矣而書經轉寫於徂字偏旁涉筆偶舛集
傳意在以險對夷實緣沈存中筆談譌文於中庸蒲
盧也亦取筆談之臆說改舊注朱輔所引傳稱岐道
雖僻及辥君稱岐道阻險但爲有夷之行發義不涉

徂字詁訓後人因王伯厚之言遂爲韓詩生一誤蓋
幸有韓詩徂往也之辭尙存因沈存中之言檢朱浮
傳無此語且於後漢書留一疑雖朱子博擇衆言以
以訂古猶憑譌文改經是以詳撫論之

昊天有成命傳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緝明熙廣單厚
肆固靖和也箋云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震
按古字單亶通虞翻注國語亦破廣爲光荀子禮論
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記載其文作流澤光二字葢
互相涉毛詩此篇傳義悉本國語叔向說是詩曰頌
之盛德也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

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以叔向晉之博聞者又去作詩之時世未遠詩教羣習未失詁訓語言未移其說如此後儒不能用其解者今之去叔向數倍於其去詩之作併舉叔向所解說不能通之矣古人謂全而無虧曰成謂昭示明信曰命天之昭示明信

者百物生生同然無妄是也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不棄其命之謂定命早夜敬恭其命有始未竟之謂基命凡德盛禮恭皆終身如始以爲未竟者也基如太子晉稱基德十五而始平之基前言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以物皆得之無妄言謂之命天道也以物共覩之不渝言謂之信人道也故叔向於夙夜基命說之曰命信也究其實人道即天道王者求盡天道故詩不更其辭知其源而本之曰昊天有成命於是乎有昊天命之義故叔向以爲

翼上二后之能受亶天諄諄然告之而聽受之乎舉凡尙賢好德使命之精微隨動隨應而皆有以不謬斯之謂受言乎受則有虛衷納善之義故叔向以爲德讓而賈景伯唐子正釋之曰謂詢於八虞諮於辛尹之類是也古人謂不自用爲讓謂百官族姓爲百姓詩中凡曰成王者毛詩云成是王事也不敢康者不泰然而居臣民之上則有資於臣鄰之義故叔向以爲敬百姓寬仁曰宥靜專寧一曰密恭儉信寬帥歸於寧者寧一又其要道也續代不絕曰緝如授几有緝御之緝古人謂前後翌代曰明故以明釋緝猶

爾雅以明釋翌也後不復舉明爲說則明非取光明義可知以緝熙者但言熙繼不絕而已起而有光曰熙敦篤曰亶重愼曰厚極之曰肆致極堅持無所中變曰固謀慮息安曰靖調適平不紛擾曰龢故以厚釋亶以固釋肆以龢釋靖蓋不已其光敦重其心以致極治道於是乎平定息安天下合是詩所道庶幾謂之成王成其王事而無闕失之稱故叔向統繹全義而以故曰成終其說謂是乃爲成王之德也是乃爲能明文德而昭之謂成能定武功而烈之謂成也是乃爲頌之極甚盛德也頌之體語少而意深遠此

詩蔡邕獨斷亦以為郊祀天地之所歌則魯詩與毛詩同詩陳二后事若天道成王事求寧民之盛德周之能事天地在是毛鄭說詩賈唐注國語皆以成王非謂周成王身據叔向之全文可推也

我將維天其右之　震按冬至祀天於圜丘報始也故以后稷配季秋享五帝於明堂報成也故以文王配周禮有祀天旅上帝之文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卽天也而分言之者統宰乎上則曰昊天上帝五方皆天而祈報風雨寒暑則於五方之天故曰五帝亦曰上帝此詩曰維天其右之五方之天也周禮旅上帝月令季秋之月大饗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五帝也祀天又旅上帝猶祀地又旅四望既統事又分事其義始盡焉耳

執競不顯成康傳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　震按成卽成王事之謂康如易稱康侯治安之謂也言丕顯乎成王事安國家為上帝之所皇大自彼既成既安以覆有四方功烈斤斤然且明著無已彼指其時若以成康字為成王康王則頌武王止云執競云無競維烈而頌成康之丕顯上帝皇大之辭過於武又直似武王尚未克定四方自彼成康而於是乎奄有亦難通曉以祭禮考之時祭各於其廟祫祭皆在太廟周家既定禮典後必無合祭武王成康而上不及文王者矣

臣工嗟嗟保介維莫之春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勑其車右以時事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　震按勑保介者天子諸侯耕藉勸農保介乃同車之人田器置於其間故見諸詩辭以命諸侯急農事下云抑又何求乎惟民之如何用力於新田畬田者是急耳麥則將受上帝明賜矣盡力於耕又將畀以豐年也命農具田器錢鎛之屬以豳詩合之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其事夏小正農緯厥耒農率均田初服於公田皆紀在正月則莫春為周之三月夏之正月無疑後人不解三代時月相變在漢儒蓋明知之無待辨論故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注云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禮記明堂位篇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於太廟孟春謂夏之仲冬季夏六月謂孟夏四月正與詩所言莫春合後

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何休注公羊春秋謂夏以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建丑之月爲正鷄鳴爲朔法物芽色尚白周以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此三代時月正朔相變之義陳寵何休猶能言之使四時不隨月而改是周之時夏之時一也孔子又何必言行夏之時乎

噫嘻傳噫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　震按詩凡言昭假者義爲昭其誠敬以假於神昭其明德以假天精誠表見曰昭貫通所至曰格爾之言此也如莫遠具爾者定爾功之爾詩首以噫嘻發辭噫嘻猶噫歆祝神之聲儀禮既夕篇曰聲三注云三有聲存神也傳說以爲聲噫興也噫興即噫歆士虞篇注云聲者噫歆也禮記曾子問篇注云聲噫歆警神也此詩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所歌故噫嘻於神而言成是王事昭假在此以爲民祈禱既祈之後率農播種而徧使之盡力焉蓋民事即王事重農乃所以成之也周禮圜丘四郊之祀圜丘祀昊天上帝四郊祀五帝而統事天分事天之義於是乎備圜丘惟冬至一舉四郊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舉祀五帝無非重農爲民以成王事而已圜丘郊之大者也王者之尊事天也四郊郊之細者也王者之爲民事事天也大主統細主分而禮之隆殺如之專事天不敢以瀆也故歲一舉爲民事事天不敢不詳也故四時迭舉聖人制禮之精意也

雝綏予孝子　震按詩中曰天子穆穆明明爲美主祭者之辭非主祭者自爲辭也詩凡言綏者如綏以多福綏我眉壽以綏後祿辭義竝歸主祭者受神降之福此則下所云使之世世有通哲者爲之臣備文武之德者以爲君而事天昌後永久不替以及眉壽繁祉是也又廟號自考已上通稱考如五廟曰祖考廟曰顯考廟曰皇考廟曰王考廟曰考廟爾雅釋親自父母已上不離父母之稱而主祭者入廟門則全乎子子亦在廟通稱箋以烈考文母爲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是皇考烈考文母祫祭統稱祖與妣之在廟中者固無所隔也蔡邕說此詩禘太祖之所歌與毛詩同篇名又謂之徹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注

云徹者歌雝是也周禘歌雝於徹嘗嘗用禘則亦歌
雝於徹至後三家亦以雝徹天子之樂章下用於大
夫而不自知其無取於義相襲然也尸出而徹故言
薦牲陳俎以受釐而歸福於主祭者繫雝於徹於禘
祭之末詩中辭義明顯可推

武者定爾功 震按爾猶此也

閔予小子陟降庭止 震按此言武王常念文王之道一
陟一降於庭皆效法文王而行之卽訪落所謂紹庭
上下陟降厥家也葢其克孝可以永世爲子孫常者
在此而文武之緒在此矣

訪落於乎悠哉朕未有艾箋云艾數 震按艾讀爲芟刈
之刈艾之言止也有續未竟曰未艾小雅庭燎之二
章曰夜未艾後於未央央中也先於鄉晨春秋傳曰國
未艾也又曰大勞未艾竝未有竟止之謂此言朕未
有艾者循行昭考之道未有可止以見悠遠難終故
下云繼猶判渙判渙卽伴奐展舒而常不盡之意

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
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 震按上言紹庭
上下陟降厥家卽所謂念玆皇祖陟降庭止也歎美
武王紹述文王之道家庭上下陟降無不由之以安
固尊顯此成王之知難而又致其慕如是

小毖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傳荓蜂摩曳也 震按爾雅甹
夆掣曳也注云謂牽挽今考詩辭言我無牽挽使失
行而致辛毒徒自求得之耳此言懲於前下則言愼
於後

絲衣不吳不敖傳吳譁也 震按吳方言云大也說文云
大言也徐鍇以爲大言故夨口以出聲

酌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箋云介助也 震按
詩言武王時晦則晦故有灼鑠之師但遵時而安養
及時顯則顯故天乃大助而克寵受於天成蹻蹻王

者之爲下言則有嗣之用衆者實維此事允師明衆
不可輕用也

桓皇以間之傳間代也 震按詩中未嘗一語及商獨間
之爲代商之字於文無所承指似難強通葢上言保
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則是保有其士衆而往
用之四方遂克定周家王業此所以綏萬邦者豈復
諸侯之事乎實天子之事而武王之德上昭乎天天
以武王代之皇如惟皇上帝之皇謂天也綏萬邦是
代天子事克定厥家是代天子位

賚敷時繹思 震按思辭助也言布是文王之事而尋繹

之故章末云於繹思歎美武王繼承尋繹之義也
我徂維求定 震按謂往克商求安天下葢聖人無取天
下之意有安天下之仁
時周之命箋云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 震
按桑邕亦以此詩爲大封於廟賜有德之所歌義與
毛詩同春秋傳引桓賚並舉之武則奏大武之所歌
大封正武王時功成之一事舞大武歌此諸篇爲六
成之節頌作於成王時所以推明武功而美之則詩
頌美武王非爲諸侯言明矣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
成而滅商三成而南鄭注云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

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今考
詩中我徂維求定之云適合大封於旋反後故春秋
傳以賚爲其三桓爲其六詩章與舞之取義協殆篇
第未亂時舊次有天命然後可以大封而繹繼文王
求安天下實受命所自篇首述武王之意末二句則
致贊美之辭著之樂章使天下咸知周受命之正也
般墮山喬嶽允猶翕河 震按爾雅巒山墮墮與橢聲義
通圜長曰橢凡山之形不正圜故有墮之名謂山之
圜而長者喬與嶠同爾雅銳而高嶠是也河會衆流
不翕則泛溢水性不常不允則不久翕山主乎靜故

以形言曰墮曰喬水主乎動故以德言曰允曰翕於
皇是周言周既代殷也陟其高山謂方嶽也山嶽之
墮者喬者河之翕而允矣由地中行也以及普天之
下莫不聚於是而對之是周之受命而於此秩祭也
古書猶由交通葢同聲轉寫之譌遂相沿爲古字通
用以免改字詩篇取於義名般般旋也旋徧天下也
時邁燔柴祀天告以方望之事般則望而秩祭山川
非受命不得巡狩猶之非受命不得大封故時邁曰
昊天其子之而賚與般皆曰時周之命云爾
魯頌泮水首章思樂泮水 震按泮水出曲阜縣治西流

至兗州府城東入泗通典云兗州泗水縣有泮水是
也泗水縣即魯卞邑
二章匪怒伊教 震按凡使民畏威而遠罪之事無非教
此則言非由怒而足以教化人所以申明其德音之
昭昭也或以此一語證泮宮爲諸侯之學於詩意亦
謬矣
五章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震按穀梁春秋云作爲也有
加其度也此作泮宮葢亦增益更治耳魯有泮水作
宮其上故他國絕不聞有泮宮獨魯有之泮宮也者
其魯人於此祀后稷乎魯有文王廟稱周廟而郊祀

后稷因作宮於都南泮水上尤非諸侯廟制所得及
宮即水爲名稱泮宮采蘩篇傳云宮廟也是宮與廟
異名同實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
頖宮泮與頖同聲假借 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
然則詩曰從公于邁曰昭假烈祖靡有不孝明在國
都之外祀后稷之地曰獻馘獻囚獻功蓋魯於祀后
稷之地時亦就之賞有功也王制篇之言作於漢文
帝時多涉傳會未足據證春秋傳十三年夏會于鹹
魯齊宋陳衛鄭許曹凡八國 左傳曰淮夷病杞故十六年冬會于
淮同前加邢凡九國 左傳曰謀鄫杜注云鄫爲淮夷所病故 且東畧也齊

桓公會諸侯而城緣陵遷杞又城鄫不果城而還其
不以師加淮夷必有淮夷求成獻賂之事不足書故
不見於經傳此詩至五章已後乃及淮夷非全無是
事而徒侈言之矣淮夷近魯魯所當使之服則詩又
以勉魯侯矣
閟宮二章敦商之旅 震 按敦於文从攴隸省作文 本督責之
義敦篤督語之轉說文敦字下一曰誰何也史記信
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崔浩云何或爲呵漢舊儀宿
衞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誰呵亦即呵止
蓋敦商之旅猶云遏商之旅耳

三章周公皇祖 震 按皇祖周公倒句以就韻
四章三壽作朋 震 按三壽謂上壽中壽下壽之人作朋
言皆得與爲比壽由是引而稱之故又曰如岡如陵
王伯厚云晉姜鼎銘曰保其子孫三壽是利魯頌三
壽作朋蓋古語也
五章公車千乘傳大國之賦千乘 震 按鄭康成注周禮
小司徒職引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
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
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
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

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
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成三百家家可
任者一人計之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三
十人是十而取一周禮小司徒職曰凡起徒役無過
家一人者宜謂此司馬法一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
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
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謂之乘馬
考之小司徒職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
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

家二人通上中下地率之凡二家五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計七百五十人而長轂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亦十而取一前法家可任者一人正卒也此法二家五人通正羨之卒也除正卒二人其餘二家三人爲羨卒所謂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起之作之並十取一然則百井九百夫之中起正卒三十羨卒四十五六十夫而取二正卒三羨卒共五人唐李靖稱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此卽孫子

所謂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實戰國時徵民窮師之爲而包咸之徒信用王制傳會之說以大必不踰百里然不得言封建諸侯無千乘之國遂謂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俗儒治經不能稽遠語之以大國方數百里則以爲失制獨不疑十井共一乘亡國之政民不堪命不至是是詩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與一乘士徒凡三十人者適合魯千乘之國故曰公車千乘康成箋詩據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舉成數稱三萬實減退七千五百人其答林碩又云二軍之大數則實加五千人孔沖遠

謂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似二軍可稱三萬三軍當稱四萬也國語管仲制萬人爲一軍而曰三萬人以方行于天下數雖與是詩相當魯未必用齊法宜據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法釋詩而二軍三軍勿泥其數可也

壽胥與試震按胥皆也試用也言髮台背諸壽之徵皆與之歷用備有也

九章新廟奕奕箋云修舊曰新新者姜嫄廟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震按首曰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卽繼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若閟宮非姜嫄廟無此立言之

體矣其曰是生后稷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明郊祀后稷因推后稷所生此魯有姜嫄廟之所以然也太王文武之興周其祚固開於姜嫄者也魯侯承祀謹脩廟寢而有此新廟奕奕言一姜嫄廟而餘廟可見以姜嫄爲廟之先且遠故也魯有文王廟不在廟制之內故異其稱曰周廟上溯至后稷且至姜嫄尤當異稱故曰泮宮曰閟宮閟之言扃閉靜愼也以周之厥初生民魯人又謂爲禖宮神之也毛詩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康成詩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陸德明序錄云魯人

商頌那亦不夷懌震按亦不猶云不亦古語然耳

長發首章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娀契母也震按此有娀但指契母方將者言其後欲大耳史記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此詩言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著契佐禹之功也言帝立子生商著受姓所起由是世世相繼商日以盛也

三章帝命不違至于湯齊震按此言自商之先祖至湯世有明德天命不去齊同以集有天下之大命

四章爲下國綴旒震按孔子三朝記云所以爲儀綴于國曾子制言云行爲表綴于天下綴者懸綴於高民所瞻望之謂旒亦垂飾章美以示儀者也言爲下國仰而取法

不競不絿傳絿急也箋云競逐也震按絿本引絲之急廣韻云急引也凡競逐躁急剛猛柔弱皆害於施政教

五章爲下國駿厖傳駿大厖厚也震按綴旒言望之以爲法也駿厖言恃之以爲安也上章言政此章言勇上章但言球玉此章則言共貢義各相配

毛鄭詩考正卷四終　　弟澍校字

乾隆丁酉八月刊

詩學女爲

〔清〕汪梧鳳撰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不疏園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八二毫米寬二六四毫米

詩學女爲

不踈園藏板

明經松溪先生汪君行狀

文初官京師延汪君族人稚川氏肇龍於家塾得讀其
行篋中攜君所作林大光傳心愛重之文旋以病乞歸
戊子客於新安紫陽書院君命次子灼從文學遂交君
數載君於文傾倒無所不盡去年秋君來山中稚川亦
至聚數日歡甚未幾文歸里而君於是冬竟卒卒之日
遺言以其狀屬文今其孤述以固請乃往哭其靈而爲
之狀曰

君姓汪氏諱梧鳳字在湘號松溪歙西鄉西溪里人新
安汪氏爲唐越國公華後者凡十六族君之族在爲越

國二十七世孫宋處士人鑑則始遷西溪之祖也又十
三傳爲君祖州司馬景晃有醇德州里賴之時婺源經
師今配享朱子祠江氏永者稱其爲協於周官經大司
徒之六行爲立生傳年九十有六舉鄉飲大賓祖妣鄭
吳曹許四安人君考泰安爲吳安人出養志潔身誠隱
德君子也母方安人生二男子君爲長逮事其祖者久
秉教率德孚閭於家年二十二補學官弟子又十四年
貢入太學凡三應省試三黜謝去讀書不踈園中不踈
園者君考讀泉明漸與田園疎句感而顏其別業爲君
昜也君於是足跡不出園者幾二十年遂終焉君制義

師淳安方氏楘如古文法桐城劉氏大櫆經學則與休陽戴氏震同里汪氏肇龍同出婺源江門汪氏精三禮而戴氏於諸經所得獨多爲江門大弟子其學與江氏相出入君亞焉江氏作君祖傳卽稱君與戴震俱研經學有著述聞於遠近也君旣師江而又客戴氏汪氏於家汪爲尤久久處昕夕無他語語必經義義疑輒辨辨必力持不相下則辨益疾而君故口吃嘗咽塞不能出聲氣鬚眉動張童僕往往背立睨覻匿笑已乃復辨必彼我意通乃已君爲人沉毅有力邁往自喜凡常俗沉溺嗜悅與夫酬酢無益煩苦之事可已而人訖不獲自

已者君能一切能去無所顧世故罕與之暱而學尤用是能專且久以卒底於成生平於書無所不覯而爾雅說文三禮三傳史記兩漢八家之文皆有是正論說惜尚未有成書其成者惟詩學女爲一書顧君亦意不專此以子灼習詩排日書示之久而卒業蘉爲如干卷其中若律象地里人物典制音韻鳥獸草木蟲魚之類援据該洽考核精審集之可自成書而於詩義或折衷舊說而疏其未通或參悟本詩而抒所獨見皆有神解至理論者謂漢儒病於泥宋儒病於疎惟君爲無病云書旣成取夫子謂伯魚語名曰詩學女爲授子灼及其徒

程敦程敦者槐塘里人少常遊學於武林吳門閻貣才有狂名一日至西溪見君西湖紀游大折服遂師君君居之不疎園謂灼曰成吾志者程生也吾爲若得一良友矣今松溪文集中附刻杜海山事略卽敦作也君古文有松溪文集劉氏大櫆所定制義刻入新安三子課藝方氏楘如所定三子者卽君與戴震及震邑人鄭牧也君年不永故所著止此知君者咸爲君惜焉君精力旣大耗於學又善飲數苦下血益羸弱然未嘗以爲病母方安人在堂而君繼室余孺人能得姑歡心君倚之會余孺人卒姑哭之慟君強作達以慰其母且益憂其

母而神已內傷矣越一月病作投以藥小瘥猶手書不釋寢食靡所異少日忽曰吾昨夢有延余去爲師者病其不起乎然且毋使太安人知其招吾友汪君稚川與作別語語如平常衆皆駭不肯信已而曰吾不可殁於婦人之手其卽正寢自起而出南向坐處分家事畢謂諸子曰吾所不能瞑目入地者未終子職以貽高年憂汝等其善體吾意盡孝養無重吾泉下之痛一切恤鄰阨養老孤自汝曾大父大父及汝父叔所奉爲歲例者家不替守而行之亦勿替也復顧子灼及程生敦曰吾生平著述惟詩學女爲纍有成本其餘經史文集尚多

論釋散見於各書本不自信未嘗敢以示人然亦不可
散失其裒集編次謹藏之言已遂不復語少選卒時乾
隆三十六年辛卯十二月二十八日也春秋四十有七
配程孺人繼配余孺人並先君卒子男四人燀灼炘照
孫男二人基仁基義嗚呼君之爲人其可書者多然皆
不備書而獨書君所獨得於已者如此所以存其眞於
不朽也乾隆三十七年秋九月十有三日秀水舊史氏
鄭虎文謹狀

序

予少攻詞章之學久而厭苦之乃讀經從婺源江
先生遊與同學休寧戴震同里汪肇龍程瑤田輩講習
辨難久之於詩若獨有所得輒隨筆存錄以便省覽然
未有成書也洎兒子灼旣長業詩經時有質問因歷舉
古今傳說異同而通會以已意計日程課積而大備乃
命灼編次成集告之曰詩以正性情爲修齊治平之本
而多識其餘事也後世奮之以爲文章陋矣昔者子羣
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爲親從
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
食李栩和伯亦自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
此皆可謂善學詩者吾今授女以詩女其能以數君子
爲師而內正其性情於興觀羣怨之閒毋務博以炫華
毋矜辨以獵譽授政能達專對不辱非所望於女也循
循於門庭朝夕閒幸無子弟之過足矣故名是編曰詩
學女爲藏之家塾世爲子孫課本若出以問世余則何
敢

總論

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一十
一篇是則秦火之後獨詩爲完書而凡經傳所引逸

詩有其辭者若貍首驪駒祈招轡之柔矣無其辭者
若采薺河水新宮茅鴟鳩飛等篇皆孔子所刪二千
七百餘篇之文乎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爲皆舉全詩而言未必定爲刪後之辭
季札聘魯請觀周樂於時夫子未刪詩也自雅頌之
外其十五國風盡歌之今三百篇與魯樂官所歌無
所損益則刪詩之說不足信矣朱氏經義考曰孔子
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
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

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由孔
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鄭漁仲蘇伯修亦嘗疑之近
時嘉定陶菴黃氏亦謂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
之事愚心韙之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
之樂儀也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
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
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蘩爲節士以采蘋爲節今大小
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於騶虞
采蘩采蘋則存之於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
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

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
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
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鍾師
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
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
射之儀公升卽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驁此又何不
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
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
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
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
莫此若矣孔子旣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歐陽子
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
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
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
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
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
去之也流傳旣久偶脫去耳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
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

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
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
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
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
日誦者偶遺忘一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
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
樂師瞽史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
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
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缺獨多也且采齊
新宮繁遏渠九夏暨笙詩六篇商頌七篇皆先王著

於禮而被於樂者信如子長之言則刪自孔子禮壞
樂崩是誰之過歟愚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朱氏指駁
刪詩其說百世不易故備錄之
凡樂必有詩而笙詩及九夏樂章則其辭已亡說者
乃謂笙詩有聲無辭謂九夏未盡亡而取他詩以當
之皆非也今按笙詩毛傳云有其義而亡其辭黃氏
震謂漢世以亡爲無當從無音後儒從之遂謂有聲
無辭不知無音固屬誤讀亡字卽謂其非誤讀亦作
傳者就作傳時言之非謂本無辭也若本無辭安識
其義其辭亡而義存者緣孔子正樂時其辭猶在遭

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
存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史歸以祀其
先王至孔子二百餘年之間存者五篇而已笙詩之
亡可例也又或以笙詩之樂曰奏而謂其無辭不知
鄉射禮樂正太師奏騶虞周禮鐘師掌九夏而騶虞
貍首采蘋采蘩亦曰奏左傳金奏肆夏之三是詩之
被於樂者皆得曰奏何獨於笙詩疑之且笙與籥管
類也籥章有豳詩下管有新宮宋公享昭子賦新宮
則新宮今亡而舊故有詩也以籥與管之有詩例之
亦不可謂笙獨無辭其謂之無辭者始於鄭漁仲而

朱子因之黃氏又誤讀毛傳亡字以傅會之不足據
也又時邁朱傳云外傳曰金奏肆夏樊遏渠韋昭注
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卽禮九夏之
三也吕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按九夏金奏與笙詩之被於管者同樂工徒習其音
因亡其辭周禮載九夏之名猶詩序載六笙詩之名
耳劉敞鄭樵謂九夏皆有聲無辭但如笙詩徒存其
名余謂笙詩無辭非無辭也亡其辭也九夏之無辭
亦然束晳有補笙詩皮日休有補九夏歌正以其亡
故補之鄭司農云九夏諸篇頌之類也樂亡而諸篇

亦亡之矣故頌不能載鄭意蓋謂笙詩亡於正樂之後九夏之亡最久孔子時已不見故詩序亦不得編入也今朱子引國語兼取韋昌之說韋以肆夏與樊爲一合遏渠而三呂以樊遏爲一合肆夏渠而三皆屬穿鑿外傳金奏肆夏樊遏渠以皆金奏故並言之非肆夏卽樊韶夏卽遏納夏卽渠也此韋說之誤也時邁卽有肆于時夏之文亦不足據此定爲肆夏況執競思文皆無言樊遏渠者乎此呂說之誤也韋以樊遏渠當肆夏之三而呂更以時邁執競思文當肆夏樊遏渠則愈不可通矣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王肅以爲子夏作鄭康成以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程子以爲當時國史所題蘇氏以首句爲孔氏之舊而其下爲毛公衞宏集錄惟范蔚宗後漢書云衞宏作毛詩序鄭夾漈因之而朱子力主其說復著詩序辨以極詆其妄朱氏彝尊以子夏授詩於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子夏授曾申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故以爲補師說之所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且謂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而必俟東漢衞宏爲之序乎故直斷爲子夏作愚謂朱氏之辨當矣朱子專攻小序近儒復從序而攻朱子均屬門戶之見蓋序不可廢而序亦未可盡從卽如朱子誤以鄭詩爲鄭聲而皆指爲淫奔者之詞後人從序不從朱是已然序於鄭衞之詩其指爲淫詞者亦未必盡合聖人採詩之旨如東門之墠愚謂懷賢也溱洧刺鄭俗之男女無別也靜女刺淫者彤管之守不終也氓刺淫者之見棄戒愼始也凡淫詩皆刺淫者之詞必非淫者自道而刺淫者亦各有所以爲懲戒之意非徒斥其事以醜之也若徒訐以醜之

諷一而勸百其奚貴焉故余或從序或從朱一以思無邪一語要之而私意不設子之說三百五篇皆如是聊舉四詩以例其餘

朱子曰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按三者之體不同故命名亦異卽如王爲王都而亦名風者詩採於東都之地以地名其詩其體本風故曰風非貶王也魯爲列國而亦名頌者季孫行父請於周史克作頌其體本頌故曰頌非褒魯也風雅有變正而頌無變正所言者治世之正事則爲正所言者亂世之變事則爲變風頌無大小而雅有大

小純乎雅之體爲大雅雜乎風之體爲小雅雅不言
周而頌言周者以別於商魯也周頌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魯之頌頌其君而已商則先代
之詩而亦次於周魯之後者猶豳風之附於列國後
也詩體本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
戒因吳楚之無詩非以僭王而刪之與曰非也太師
之本無也顧炎武曰楚之先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
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周無分
器岐陽之盟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
而不與盟是亦無詩之可采矣況於吳自壽夢以前

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詩微也虢鄶皆爲鄭滅而
虢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
失其傳爾

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龡豳詩祈年於田祖則龡豳
雅祭蜡則龡豳頌鄭康成三分七月之章以當之固
屬割裂無據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籥章之
豳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龡笙竽塤
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
也眂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
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
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詩特其以器和
聲有不同耳顧氏炎武從之愚謂周以農事開國故
周禮籥章皆推本於豳明王迹之所自也七月備言
寒暑之事用之逆暑迎寒其爲豳風也楚茨信南山
甫田大田皆言農事以爲豳雅而用之祈年豐年載
芟良耜絲衣言報祭飲酒以爲豳頌而用之祭蜡於
辭義莫不允協故用朱子之說而於豳頌則去臣工
噫嘻二章而增絲衣一章說詳本詩

詩之有賦比興自三百篇以至於今未之能外顧其
體則詩成而自具作詩者不能畫地以趨說詩者亦

不必刻舟以求也蓋賦之體比與興不得而亂之比
之體賦與興亦不得而亂之至於興則皆得而亂之
矣何則以爲感物卽目所見而因及意中所存興也
何必非賦以爲寄意感象於物而因以自況其情興
也何必非比卽以關雎一詩言之關關雎雄相應之
和聲以比君子淑女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比君子
之求淑女也左右采之左右芼之比君子得淑女而
親愛娛樂之也是比也何以謂之興若如註疏以荇
菜爲豆實而謂后妃將共荇菜之葅卽朱子訓芼字
亦云孰而薦之亦主奉祭祀言則皆賦也琴瑟鐘鼓

如宋儒宜从比如註疏謂爲房中之樂宜从賦亦何以訓之與夫興之體必與本事絕不相涉隨取以爲發端者如唐風山有樞小雅南山有臺及漢樂府孔雀東南飛之類乃可謂之興興語必在章首斷無在一章之中末者以本無比傅聯屬之義故也其在中末者非賦則比耳朱子往往有賦而興又比與賦其事以起興之說未明於興之說者也蓋古之經師長於考核而詩之神理在有字句無字句間泥輒失之故自毛鄭以來言賦比興者殊多未當讀詩者宜用孟子以意逆志之法求免於以文害辭以辭害志而

膠固心目莫甚於賦比興相亂賦比興相亂由於不知興之所以爲興愚謂三百篇中興體絕少今舉古今相沿所謂興者通於賦則歸之賦通於比則歸之比無可通者乃歸之興則興之體不亂而說詩者始明乎詞義與本事絕不相涉者興體固如是而穿鑿之私智可廢不然興體亡而僞辨恣矣

戴侗曰經傳行皆戶郎切未嘗有協生韻者慶皆去羊切未嘗有協敬韻者如野之上與切下之後五切皆古正音非叶韻也江脊齋先生曰唐人釋經不具古音且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宋吳棫才老始作韻補蒐羣書之韻異乎今音者別之爲古音明楊愼用修又增益之爲轉注古音言韻學者謂二家爲古韻權輿而韻補尤毛詩功臣余謂凡著述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二家淹博有之識斷精審則未也三百篇後古音亦漸尨矣屈宋辭賦往往有齟齬之韻漢雖近古時有古音而踳駁舛謬者亦不少魏晉而後古韻益微降及唐宋口習今韻而又間爲古韻此何足爲典據而二家惟事徵引殊少決擇古韻亦茫無界畔似諸韻皆可混通此識斷之難言也古有韻之文亦未易讀稍不精細或韻在上而求諸下韻

在下而求諸上韻在彼而誤叶此或本分而合之本合而分之或間句散文而以爲韻或是韻而反不韻甚則讀破句據誤本雜鄉音其誤不在古人而在我二家亦往往不免此精審之難言也愚謂古韻寬而今韻嚴今韻起於梁沈約而律詩用之梁陳以來古體詩亦皆通韻如東之通冬魚之通虞不盡拘沈韻也唐詩以杜韓爲宗五言古體皆用古韻杜之彭衙行貟文元寒刪先通用自京赴奉先縣咏懷質物月遏黠屑通用韓之此日足可惜東冬江陽庚青通用元和聖德詩語麌哿馬有通用如此之類更僕未易

敗今人作古體詩尚通用古韻朱子集傳本吳才老韻補泥於今韻而爲叶韻之法凡詩之不合於今韻者俱從而叶之就其所叶之韻亦多有未可通者如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采友不同韻則以采叶友可也以友叶采可也今采叶此禮反友叶羽已反將以何韻爲準乎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居御不同韻則以居叶御可也以御叶居可也今居叶姬御叶魚據反又以何韻爲準乎更有不必用韻而亦叶韻者如誰謂女無家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有本同一韻而亦叶韻者

如麟之趾振振公子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之類是也更有上下各自爲韻而必叶爲一韻者亦有決不可通之韻本不入韻之字而亦必叶爲韻者牽合煩碎幾於無句不叶殊非聲成文謂之音之義也又古人四聲通用亦始於虞之賡歌降爲屈原之離騷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則平去通韻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委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則上去通韻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鳳爲予先戒兮雷師告予以未具則去入通韻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則平入通韻自楚詞至漢魏樂府皆然何獨於三百篇而必強爲一聲又必強爲一韻乎三百篇之詩皆被之樂無不可歌者歌有抑揚抗墜輕重疾徐宛轉之節一唱三嘆音韻自然而協不必以今韻之平上去入拘拘叶之今之詞曲通用四聲按節而歌何嘗不協俗樂尚不必限以一聲豈古樂反欲拘於一韻由此推之不特吳才老韻補楊用修轉注古音爲未盡美即

朱子之叶韻亦俱可廢也

皇上緝熙聖學陶鑄百氏

欽定詩義折中一書

頒在學宮星日爲昭矣臣鳳草莽愚昧竊食其中者十載茲編恭錄若干篇以凜

聖人雅言之訓其餘概以朱傳爲主而序說之可信者存之序與說俱不可通乃博采衆論間附鄙意朱傳爲家弦戶誦之書故仍用朱傳者不更采錄若禮器名物山川地理朱傳或未載或載而不詳者備加參考以便初學省覽

詩學女爲卷一

歙汪梧鳳著

國風

周南后稷初封於邰。是爲邰國。今陝西乾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有斄城。斄讀曰邰。不窋竄居戎翟之閒。是爲北豳。甘肅慶陽府城東有郁郅城。通典卽古不窋城。公劉遷豳。在今陝西西安府邠州。是爲豳國。至太王始遷於岐。建國號曰周。今鳳翔府岐山縣北五十里有岐陽。麟縣唐貞觀七年析扶風岐山二縣所置。在岐山之南。太王居岐之陽。卽此處也。唐六典曰。關內道名山曰岐山。俗名鳳凰堆。山之南。周原在焉。詩所云周原膴膴是也。括地志以美陽城爲太王避狄所居。考之顧氏方輿紀要。美陽城在武功縣境。山有太白惇物而無岐山。恐非是。自文王徙都於豐。乃以周之舊都爲周公旦采邑。以周之召爲召公奭采邑。分治其地。周以東豐鎬屬焉。南及汝墳江漢則荊豫之域也。召以西邰豳屬焉。南及江沱則梁州之域也。二南之詩采於二公所治之地。故卽係之以周召。而系詩

之地。及不盡於周召。故各以南繫之。是周召從二公之封地名。猶之列國之以國名。非從二公之爵名也。如云以豳名。則綴南於周召之下。義不可通矣。

關雎八則

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刺康王詩。漢史遷揚雄晉范蔚宗輩多宗之。不知言六藝者。必折衷於孔子。魯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二語。豈政衰之詩。足以當之乎。此三家之說所以廢而不傳也。顧後儒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后妃作。或以爲太任宮人作。惟朱子本程子之說。而斷爲文王宮人美后妃之德而作。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以爲其義宏遠。從之。鳳嘗反復諸說。而後知朱傳獨有合於不淫不傷之義。何則。使以爲文王作。則寤寐輾轉之詞。雖志篤求賢。而語隣褻色。猶是牀笫之私耳。後之子孫。乃取而播之樂律。用之邦國。毋亦有所未安乎。若出自旁觀者形容之口。則如美叔者。謂巷無居人。憂旱者。謂民無孑遺。雖甚其詞而不嫌於過。所謂哀而不傷者。於義允矣。至謂后妃求賢以自助。其義較勝。顧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不宜待后妃已歸。乃爲文王求妾媵。湛氏若水已嘗辨之。且后妃文王匹也。更爲求匹而以共承祭祀之禮尊之。無其事。是以虛詞飾也。有其事。則上替下僭。

後世並后匹嫡之禍。皆於是乎在。則所謂琴瑟鐘鼓者。淫禮慝樂耳。其何以訓。反是以觀。而不淫之義章矣。若謂太任宮人作。考之全詩。自商頌五篇外。無文王以前詩。此尤不根之論不足辨也。

雎鳩毛傳王雎也鳥摯而有別爾雅注鵰類今江東呼爲鶚陸佃曰鶚性好峙謂之鶚立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續詩傳鳥名卷曰說文白鷢王鴡也顧氏玉篇與廣韻皆謂白鷢則是南人稱鶚北人稱鷢總是一物爾雅既出王鴡又出白鷢猶之黃鳥倉庚一物而兩出無他義也又春秋昭十七年郯子舉五鳩

之紀曰雎鳩氏司馬也杜預註摯而有別故爲司馬
主法則周官以之定法制而在毛詩以之正匹配其
義一也按摯古通鷙夏小正鷹始摯曲禮前有摯獸
可證

爾雅荇接余其葉苻註叢生水中江東食之疏荇與
莕同埤雅荽餘以比德后妃謂可以妾餘草矣若蘩
蘋藻所謂餘草按接余卽屛風又名水鏡草靨子菜
荇絲菜金蓮子顏氏家訓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蓴

鄭箋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菹必有助而求
之者朱傳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按公羊傳適夫人無
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鄭箋左右義或本此存
參

絲桐南方之氣以宣景風其器爲琴瑟大琴七尺二
寸中琴三尺六寸梓曰唇含唇曰舌上覆曰定棗曰
承露高曰岳岳後曰項初廣曰肩肩後曰翅翅後曰
腰腰後曰尾尾曰翠舌下曰雙㫨露下曰越曰軫隧
翅下穴曰臍腰下曰雁足腰下穴曰臀尾後曰齦齶
控弦曰扣控卬曰軫操縵曰弦紘節曰徽首廣七寸
二分翅博八寸腰如翅之半尾居翠四之三岳穹半
寸凡材林生者其音鬱山生者其音險澤生邱生者

其音澀邑生者其音繁石生者其音清特生者其音
越取材近本者音過遲近末者音過靡擇本末之中
而用之沉之止水以觀其陰陽下沉一面爲陰上浮
一面爲陽其陰以爲底陽以爲面立夏而斲其材深
秋而合其膠立冬而後合其身春分而灰髹之凡經
歲而材成大瑟五十弦小瑟二十五弦長八尺一寸
定九寸身七尺二寸首尾端直首博一寸九分岳穹
八分底穴徑三寸橫四寸尾博一尺一寸七分底穴
徑四寸修五寸越疎分半首中間通足高四寸兩旁
各高三寸尾中間通足高五寸兩旁各高三寸五分

柱高如岳面施五采端續以錦凡材梓爲上槇次之
楸次之夏斲其材冬而合之其材久則不析析也凡
柱玉柱其音越金柱其音奮竹柱其音濫棗柱其音
短越疎則音緩越促則音急

朱傳芼熟而薦之也按公食記鉶芼牛藿羊苦豕薇
內則雉兔皆有芼昏義芼之以蘋藻蓋肉謂之羮菜
謂之芼肉謂之醢菜謂之菹菹醢生爲之是爲豆實
芼則湆烹之

金行在西以宣閶闔之氣其器爲鐘鐘口兩角曰欒
又曰銑銑間曰于于上曰鼓鼓上曰鉦鉦上曰舞舞

上曰甬甬上曰衡鐘懸曰旋蟲又曰幹鐘有四帶曰篆篆間曰枚又曰景於上受擊處曰攠曰隧鐘厚一寸有八鉦徑尺有八寸居銑十之八銑間如鉦鼓間居銑十之六舞之橫如鼓間从居銑十之四甬之長如鉦衡圍四寸旋長如甬二在上一在下中以設旋為合於黃鍾凡鐘太厚則聲石太薄則聲散迫弇則聲鬱長甬則聲震故大鐘特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編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為隧之法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特鐘合乎

黃鐘而益倍之編鐘編十二律加四清律(黃大太夾)則十有六又編之則二十有四縣於一簴既編律則旋宮惟所用筍簴直者曰[illegible]橫曰筍筍上刻木為崇牙畫以彩色牙上加鬉[illegible]上載璧筍旁出者刻為鱗蟲下縣五采之羽簴之跗刻蠃(虎屬)鐘金屬而音羽特鐘羽宮革北方之氣以宣廣漠之風其器為鼓鼓長八尺鼓面徑四尺中圍一丈六尺穹三之一曰鼖(軍事之鼓)鼓四面曰路鼓(宗廟之鼓)六面曰靈鼓(以祀地示)八面曰靁鼓(以祀天神)長六尺六寸面頭廣六寸中尺厚三寸中高兩頭直者各居二尺二寸面亦四尺曰晉鼓(金奏之鼓)長一丈二尺中穹者磬折而至兩端曰鼛鼓(役事之鼓)縫韋為鼓中實以糠以手拍之曰拊(升歌之鼓也拊應歌聲為節)長六尺六寸面四寸有柄中繫兩耳持其柄而搖之旁自擊曰鼗(堂下節樂之鼓)小鼓曰朄(堂上節樂之鼓)短鼓曰鼙(如今之盆鼓一面鼓)也小鼙曰應(與朄相應)周制縣鼓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鼓革屬不應於律而為衆音之主其音宮

燕禮有房中之樂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疏云按磬師云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注云

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房中之樂得有鐘磬者彼教房中樂待祭祀而用之故有鐘磬也據此則房中之樂以燕則用琴瑟以祭祀則用鐘鼓琴瑟聲婉順故曰友友者親愛之意鐘鼓聲宣揚故曰樂樂則和平之極也

葛覃三則

禮后妃親蠶不親葛故毛傳作后妃在父母家詩曲解末章以就其說支離彌甚不知親蠶之典始於前古故其禮詳親葛之事卽始后妃躬自為之非有儀制孰垂憲章蓋幽俗近古后妃尤習勤禮之所無事

之所有無或疑焉或曰后妃當歸寧之候正及始絺
之時因感在父母家曾任治葛之事歌以飭女紅而
勸婦職末章乃以末事終之其說似非無見然詩取
垂教維其義勝而已此一詩也務絺綌以敎勤服澣
濯以敎儉崇師氏以敎敬寧父母以敎孝張氏栻所
謂誦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
則知周之所以亡序云葛覃爲后妃之本者義如是
也何必以禮無親葛之文而必強爲之說哉
爾雅皇黃鳥郭注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陸璣曰黃
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鸎一名倉庚

一名鵹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摶黍埤雅其色黧黑
而黃也鳴則蠶生按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倉庚鳴
蓋后妃見黃鳥之飛鳴而知始絺之不遠也
言告師氏爾雅言我也朱傳言辭也按毛據爾雅訓
我不若朱傳爲勝易說言乎兌成言乎艮言亦辭助
也薄汙我私薄澣我衣私燕服衣禮衣汙謂煩撋之
用功深澣說文作瀚濯衣垢也燕服垢深故煩撋之
禮衣垢淺濯之而已王后六服褘衣從王祭先王褕
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
王及賓客褖衣以御於王六衣皆公服害澣害否孔

疏謂三狄畫五色不可澣鞠展褖純色可澣以詩裳
澣言故作此解然味詩意猶云當澣者澣可無澣者
已之言中有不欲過勞人力之意則澣可兼汙無容
過泥也

卷耳五則

春秋傳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
伯子男甸采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義取斷
章毛傳本此以說詩而後三章詞義難通則又以爲
指使臣言之官人之詩略而勞使之詩繁此可疑也
且其言親暱非后妃所得施於使臣朱子非之故集

傳以爲思念君子是已楊氏愼曰婦人陟岡飲酒攜
僕望砠卽爲託言亦傷大義因謂是代文王設身處
地之言義尤完善說是詩者宗集傳而叅以楊氏之
說庶幾得之
卷耳爾雅苓耳陸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
蔓生可煮爲茹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幽州謂之
爵耳爾雅翼幽州謂之檀草雒下謂之胡枲江東呼
爲常枲一名常思菜則后妃思君子見常思以起興
猶思歸寄當歸臨別贈將蘺之意
不盈頃筐頃筐畚屬禮書有頃筐有懿筐有小筐有

大筐頃筐其淺者也卷耳易采也頃筐易滿也然而不盈焉者懷文王之在道也一句領起下三章所言崔嵬岡砠皆后妃意中文王馳驅大道所登陟之境祇設爲文王之言以寫其在道之情而后妃之懷更不自道一語於此可悟作詩之法

金罍酒器也韓詩說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禮圖刻木爲之大一斛漢書作金罍應劭云金罍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說文作櫑龜目酒樽刻雲雷象又作罍

崔嵬章巳下曰我皆我所懷者想其勞苦欲其且酌

酒以解憂耳

樛木二則

鄭箋君子指文王朱傳君子指后妃風謂言文王可擧后妃言后妃則遺文王矣統於所尊鄭義較勝

樛木爾雅下句曰朻說文高木也葛藟陸璣曰一名巨瓜似燕薁亦延蔓生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酢而不美孔疏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按藟與櫐古通爾雅云諸慮山櫐郭注今江東呼櫐爲藤似葛而麤大

螽斯二則

螽斯樛木之應也黃臺歌而唐祚衰螽斯作而周祚永修短之故雖曰君德亦由內助

螽斯爾雅蜇螽蜙蝑郭註俗呼蝽蟒邢疏周南作螽斯陸璣曰幽州謂之舂箕長而青長角長股或謂似蝗而小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寫官記斯者辭也猶小雅云鹿斯之奔菀彼柳斯是也詩又曰斯螽動股亦辭也小雅云秩秩斯干彼疏斯稗

桃夭三則

荀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則自九月至二月皆可昏春秋桓公三年九月書夫人姜氏至自齊莊公元

年冬十月書王姬歸於齊可知昏期不必定仲春也朱傳云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昏姻之時也其說本周禮而因詩又以桃夭起興故爲是論亦未嘗謂仲春之必不可昏如鄭箋說摽有梅篇之泥也東萊呂氏謂以華色比之子則興而兼比柔之朱傳庶幾得風人之旨與

之子爾雅是子也毛傳嫁子也按之往也未嫁曰女旣嫁曰婦方嫁曰嫁子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集思通凡花豔者鮮實桃夭不然春開夏結其實多而味美故曰有蕡按爾雅廣杲

實疏云枲麻也廣者卽麻子名也爾雅蕡麻實謂之蕡麻於植物中最多子疑蕡與廣通

兎罝四則

墨子文王舉閎夭泰顚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詩說從之其說與干城好仇腹心等句較有著落然后妃之德且化及江漢游女豈文王之德獨不可化及兎罝之野人乎朱傳之義宏矣

兎爾雅兎子娩郭註俗呼曰㜸邢疏崔豹古今注兎有九孔論衡兎舐雄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埤雅兎生自口宜有𦠆難吐而後免故字又通爲免今

產孔曰免亦謂之分娩且兎足前卑後倨其形俛故俛又從免也

椓之丁丁毛傳椓杙聲也按爾雅樴謂之杙注橜也說文擊橜於地中張罝其上也

公侯好仇爾雅仇合也朱傳與逑同按仇匹也似臣非君匹故朱子語錄復引漢書董仲舒傳伊呂乃聖人之耦以證之

芣苢二則

芣苢韓詩序云傷夫有惡疾也列女傳以爲蔡人妻所作後儒謂勝毛傳西河毛氏則疑夫有惡疾不去而以芣苢臭惡猶采賦以自况是比也非賦也因謂惡疾癩也是萃葉而衣之可愈癩故芣苢又名蝦蟆衣其說可謂善矣顧母欲嫁其女而其女不去賢婦也后妃之化也其母獨非被后妃之化者乎愚謂凡說之無當於詩之大義者均可無辨傷惡疾與療產難與宜子與其於聖人采而獻之之意奚當也善夫李氏詩所之言曰舊說以爲婦人之詩然無意義可尋惟其采而收之曲盡一事之理者可爲求善取益之喻而詩次兎罝後殆以文王求才之殷取才之盡作者因芣苢以起興猶之關雎荇菜之義其說雖與

朱傳異而取義宏遠可並存也

芣苢爾雅馬舃郭註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陸璣曰馬舃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其子治婦人難產

漢廣七則

戴氏震曰民知有禮也是女也禮不備不可求猶舟楫不備不可濟也婦人謂嫁曰歸凡詩言之子于歸在女子則適人之正也秣馬也者欲駕車往迎之詞也親迎禮之正也設言以禮嫁則以禮娶而願秣馬以致欣慕也昏禮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其馬謂秣

車之馬與毛詩序曰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
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漢鄭氏詩傳岐雍之南源漢按漢水有二源禹貢錐
指東西二源圖註云東源出漢中西縣嶓冢山始出
曰漾合沮曰沔東流爲漢又東南至江夏沙羨縣入
江西源出隴西西縣嶓冢山南流爲嘉陵水又南合
潛爲西漢水又南合白水至巴郡江州縣入江據此
西漢水在梁州域非詩所指之漢水也作詩者當在
荆州域江漢合流處今之漢陽江夏地東漢水也
江鄭氏詩傳河洛之南瀕江水經注岷山在蜀郡氐

道縣大江所出益州記大江泉源卽今所聞始發羊
膊嶺下緣崖散漫大小百數殆未濫觴矣按岷山一
名汶焦數百峯大西山爲最大雪山三峯闖其後冬
夏如爛銀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岳廟廟下名羊膊
嶺水分二流一東南流爲大江一西南流爲大渡河
禹貢錐指云以今輿地言之江水出四川松潘衞徼
外岷山流逕衞北注云衞本禹貢揚州之域後爲氐
羌地漢置湔氐道屬蜀郡唐爲嘉誠縣松州治明置
松潘衞屬四川都司在成都城西北七百六十里元
和志江源鎭在松州交川縣西北三十里

翹翹錯薪按孔疏薪木稱引月令收秩薪柴註大者
可析謂之薪非是下蔞亦言薪特柴類耳不必泥
言秣其馬世本古義秣馬謂親迎也言人若欲娶此
女必待秣馬以行親迎之禮庶可耳寧可以非禮干
之乎
樂府有三疊笛有三弄此詩末四語三章通用卽漢
魏曲後之趨也麟趾殷雷其體並同
蔞爾雅購蔏蔞郭註蔞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
用羹魚陸璣曰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生食
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

汝墳五則

汝墳之伐枚伐肄君子從役而婦代職以養父母者
也其曰父母孔邇言昔則遠而今則邇也顧父母本
邇今若倍覺其邇而曰孔邇寫一時喜慰難言之情
幾於繪聲繪影矣敘征役之勞而不涉於怨述團聚
之樂而并忘其勞非文王之化奚以及此故朱傳以
父母爲指文王義似紆曲而小序勉之以正之說亦
無取焉
汝朱傳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禹貢錐
指汝水出魯陽縣之大盂山東南流逕原鹿縣故城

西而南入於淮所謂汝口按朱傳天息山本桑欽水經禹貢錐指大盂山本酈道元水經注酈說爲的

墳爾雅墳大防李註謂崖岸狀如墳墓按爾雅汝爲濆注引詩作汝濆水經注有濆水則濆又汝之別流也

惄如調飢毛傳飢意也鄭箋思也按孔疏引爾雅釋詁云惄思也舍人曰惄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曰惄飢也李巡云惄宿不食之飢也故傳言飢意箋以爲思義相接成也

魴魚爾雅魴魾郭註江東呼魴魚爲鯿一名魾陸璣曰廣而薄肥恬而小力細鱗魚之美者爾雅翼漢水中者尤美常以槎斷水用禁人捕謂之斷槎鯿

麟之趾二則

周南始於關雎終於麟趾明治化之必先齊家也麟仁獸也家之人無不仁則文王之仁可知此起化之本也故傳之美文王曰爲人君止於仁

麟爾雅麐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二丈說文麒仁獸也麐牝麒也

詩學女爲卷二

歙汪梧鳳著

國風

召南許氏謙曰召公奭姬姓或以爲文王庶子勝殷後封於北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輔成王康王卒諡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召城杜預曰在雍縣東南亦曰召亭水經注雍水又東經召亭南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十里閻氏若璩曰岐山縣西南十里召亭者文王時召公食采邑絳州垣縣召亭者春秋時召公食采邑詩之召南在文王西京非東都也

鵲巢四則

重始嫁之德也使人君而知御之將之成之之說則齊尊配德之義明而衽席不憂其無辨矣使夫人而知居之方之盈之之說則從人逮下之義明而牝雞

不憂其司晨矣此關雎之化也所謂百辟其刑之者與

鵲爾雅鵲鶪醜其飛也翪禽經鵲以音感而孕埤雅一名乾鵲鵲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皆傳枝受卵鳩爾雅鳲鳩鵲鵴注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陸璣云一名擊穀一名桑鳩禽經鳩拙而安埤雅一名搏黍江東呼爲郭公牝牡飛鳴以翼相拂

維鳩方之戴氏震曰古字方房通如既方既阜實方實苞卽房字房之猶居之也

孔疏國君之禮夫人自乘其家之車鄭箴膏肓云禮

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用乘以歸是其義也言迓之者夫以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壻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

采蘩四則

采蘩或云親蠶之詩朱子並存其說亦謂蘩所以生蠶以豳風春日采蘩之蘩亂之也爾雅蘩皤蒿郭註云白蒿陸璣亦云卽埤雅所謂今覆蠶種用蒿者是也此七月所詠之蘩也爾雅翼謂水草之蘩爲莪則此詩所詠之蘩也詩明言于沼于沚于澗而孔疏以爲非采自水中是未知蘩不一而名一也后妃采荇公侯夫人采蘩荇蘩皆水草左傳所謂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者也又周禮王后之首服三副以覆首如今步繇服之從王祭祀編列髮爲之若今假紒服之以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服之以見王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鄭箋誤以被爲次次非祭所服故訓在公謂視濯溉饎爨之事朱傳誤以被爲編故兩存祭桑之義而未定其說不知說文云髲益髮也釋名云髲被也髮少者得以

被助其髮也故戴氏震曰被髲通亦謂之髢此言髲鬄皆不在首服副編次之數其上仍加副焉據此則明乎蘩之爲莪被之非編與次而詩之爲美夫人能奉祭祀無疑矣

蘩毛傳皤蒿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鄭箋以豆薦蘩菹按周禮註七菹韭菁茆葵芹菭筍無蘩夏小正傳云蘩由胡蘩由胡者蘩母也蘩旁勃也皆豆實也

公侯之宮毛傳廟也放齋詩說春秋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明年刻桓桷註宮廟也詩經胡傳凡祭豆之品四菹之類七示物咸在偶掇一蘩耳指定在宮爲薦蘩失之

薄言旋歸鄭箋自廟反其燕寢按箋云釋祭服而去髲髢也夫被已去矣何祁祁之足詠也且考禮經無釋服於廟之文玉藻君朔日視朝猶適小寢乃釋服則祭可知也夫人之於祭更可知矣

草蟲四則

序以草蟲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毛鄭孔皆以大夫之妻待禮而嫁釋之誤矣宜從朱傳

草蟲阜螽戴氏震曰阜如四牡孔阜之阜大也猶曰

喓喓行聲者草中蟲也趯趯然躍者螽之大者也聞其聲泛曰草蟲而已見其物乃曰阜螽爾雅以斯螽阜螽草蟲爲三類因詩傳會非詩意也毛傳草蟲常羊也阜螽蠜也周南螽斯豳斯螽毛傳皆云蚣蝑也毛氏之說本於爾雅阜螽蠜草蟲負蠜蜇螽蚣蝑詳考之詩乃知爾雅此條不足據詩祇言螽未嘗分別其種類草蟲本無定指阜大也斯辭助阜之爲阜斯之爲螽字體贅且僞不合經義竊謂詩之難言爾雅猶或失之況後人乎按草蟲感物類之愁人也

蕨爾雅蕨虌註江西謂之虌陸璣云山菜也初生似

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釋文初生時似虌脚故名焉埤雅狀如大雀拳足又如其足之蹷故謂之蕨按采蕨感物形之不舒也

薇爾雅薇垂水註生於水邊陸璣云亦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按薇一名迷蕨疑卽莊子所謂迷陽采薇感物味之不甘也

采蘋四則

毛鄭皆主教成之祭而毛謂古者嫁女必先禮之於宗室鄭箋辨之云女將行父禮女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則傳亦小誤朱傳從序說以爲大夫妻能奉祭祀考禮經妻無主祭之文而詩則曰尸之入廟稱婦而詩則曰季女似不可通左傳穆叔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說者以爲季蘭季女佩蘭者也則教成之祭說先毛鄭矣況蘋藻非葅葅不當烹與不可云牖下種種未合則何如本昏義而從鄭箋之爲得與

蘋毛傳大蓱也爾雅苹蓱其大者蘋註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陸璣云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按蘋五月中有華華白或謂之白蘋韓詩

外傳沈者曰蘋浮者曰薸爾雅翼蘋葉正方中折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小萍無根而漂浮詩緝蘋可茹萍不可茹據諸說郭註誤藻毛傳聚藻也陸璣曰藻生水底有二種其一葉如雞蘇莖大如箸其一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々生故也

于以湘之毛傳烹也鄭箋烹蘋藻者於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按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註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

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又考之禮主婦薦豆豆無荇蘩蘋藻實以葅醢作葅之法生爲之今曰湘則爲芼非爲葅也葅與醢相從實諸豆無烹事者也芼與羹相從實諸鉶湆烹之朱傳訓湘爲粗熟而淹以爲葅非是

宗室毛傳曰大宗之廟也按昏義註宗子之家也又謂祭其所出之祖牖下朱傳以奥訓之誤奥遠戸其地幽奥故名奥牖近戸與奥名實異鄭箋謂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戸外蓋以爲戸外之牖下說勝朱傳

甘棠四則

韓詩謂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以勞百姓非先君文王之志出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鄭箋本此而去其營召之說蓋營室以居雖聖賢不能廢靈臺靈沼文王猶自爲之孰謂營召而非文王之志者鄭氏亦覺其難通而去之矣第仍其說曰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不知所謂不重煩勞者又奚指也豈必就訟者之便輙止而聽之不煩其赴訴乎則訟不一人是不一地所茇所憩所稅亦必不止一甘棠僕僕於道知不然矣乃其舍茇爲草舍止舍小棠之下則猶韓詩不營召之說耳不足據也劉氏向曰召公述職當桑蠶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其說與朱傳循行布政之說皆可通鳳謂其於甘棠之下也或聽訟與或述職與或布政與皆不可知要不過偶一休止而後人思其德愛其樹如此此可以見召公矣故韓詩鄭箋之說必不可用餘亦鮮據無可泥惟朱傳或舍甘棠之下一或字可以破羣疑而會通諸說矣

甘棠爾雅杜赤棠白者棠又杜甘棠陸璣云白棠甘棠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

也說文牡曰棠牝曰杜通志甘棠謂之棠其花謂之海棠花其實謂海紅子按爾雅曰杜甘棠蓋杜之甘者棠也郭註今之杜棃赤棠也誤

召南文王時詩召公不應稱伯蘇氏轍曰思者之辭也則詩仍作於武王世追思食釆時事故詩編召南而爵書召伯漢書引作邵

茇毛朱皆訓作草舍誤羅氏中行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謂作舍也

行露三則

劉向列女傳云召南申女許嫁於豐夫家禮不備而

迎之女持義不從而作是詩與韓詩大指相同朱傳
似亦用其說考周禮仲春會男女而有奔者勿禁之
文則禮固可不備矣況既許嫁則夫婦之義已定因
小失禮而乖大義是不可訓宜從鄭六禮強委之說
爲正蓋如鄭公孫黑強委禽於徐吾氏女女卒不從
而適子南事正相同女固未嘗許之嫁也未嘗許而
強委之若托於有家之禮甚且速之獄訟而其不從
之志卒不爲強暴所汚故足美也或曰是則然矣奚
以見召伯之聽斯訟與戴氏震曰誰謂云者衆不能
察而歸之聽斷者之明也雖然以文王之化召伯之

敎而猶未免於男女之訟於是有謂召南被化未純
不若周南者有謂二南被化有遠近作詩有先後者
有謂此貞女自誓之詞非眞有此事而聽斷於召伯
者不知朱均管蔡以聖人爲之父兄猶不能化況於
疏遠之民乎神禹之德豈孫文王然而下車之泣已
前此矣是固無容多爲之說者也
雀說文依人小鳥古今注雀一名嘉賓爾雅翼雀小
佳其小者黃口貪食易捕老者黠難取號爲賓雀性
極多欲字通於爵飲器以爲名取其鳴節節足足也
鼠爾雅翼盜竊小蟲夜出晝匿穴蟲之黠者按爾雅
鼠屬甚繁有鼢鼸鼷鼶鼬鼩鼭鼣鼫鼮鼨鼰之別皆
異種漢書屋鼠不薰穴牆者蓋常鼠耳

羔羊六則

臣鳳伏讀
御纂詩經傳說彙纂曰詩序云羔羊大夫節儉正直也
裘倣不易節儉可知也人常自得正直可知也君子
是以知周之隆也茅茸和平室家無事也羔羊從容
朝廷亦無事也夫其無事者非不事也君心淸則臣
節儉君心明則臣正直事之可已者無不已其不可
已者亦順應而無容私焉日事事而行所無事故不

見有事也或多事而事廢或省事而事理爲治者可
以審所向矣臣謹按是詩非
聖人恭己率物躬致如成周之隆者必見不及此用敢
恭錄以私備省覽
羔說文羔羊子也羜五月生羔䍪六月生羔羍七月
生羔羊爾雅羊角不齊觤角三觠羷羳羊黃腹絕有
力奮埤雅羊性喜羣故於文羊爲羣犬爲獨也
序云德如羔羊朱子以爲衍說而孔疏云衣服多矣
何以獨言羔裘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
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贄

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據此似序說亦有義存參

素絲五紽孔疏織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按紽釋文作它又作他英裘之紃也鄭風云三英粲兮亦紽數也或三或五皆約畧言之

退食朱傳退朝而食於家也鄭箋訓減膳孔疏引趙盾魚飧公孫宏飯脫粟解之非是古人非天災無減膳之制當從朱傳

羔羊之革毛傳革猶皮也說文獸皮治去其毛曰革朱傳從毛寫官記革非皮也革不可爲裘皮也而似

革儉也其說似勝

殷其靁一則

序云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孔疏文王未稱王召伯爲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此言召南大夫則是文王都豐召伯受采之後也考文王終其世未嘗稱王都豐後召伯又何得有大夫疏又云周禮六卿其下皆有大夫各屬其卿左傳伯輿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據此則召伯固宜有大夫不必王而後有大夫也蓋天子之卿有屬諸侯之卿亦有屬大夫屬大夫也鄭箋召南大夫召伯之屬說最明晰

摽有梅二則

戴氏續詩紀謂摽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壻之詞其說本申公詩說最善不得因豐坊僞竄幷廢戴說也

梅爾雅梅柟註似杏實酢又荊州曰梅揚州曰柟摽說文作受物落上下相付也

小星四則

諸侯一娶九女娣姪與媵而八故詩以三五況之小星則微而無名者其抱衾與裯而從衆妾以往之宮人與詩當即宮人之所作乃能道衆妾義命自安之

心則宮人猶賢矣而況於衆妾乎況於夫人乎故曰小星樛木之化也

三五在東毛傳三心五噣四時更見鄭箋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孔疏知三爲心者心實三星公羊云心爲大辰知五是噣者元命包云柳五星釋天云味謂之柳天文志曰柳爲鳥喙則喙者柳星也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星按朱傳三五言其稀不能泥定心柳然下章言參昴確有所指則此指心柳理或然也

維參與昴毛傳參伐也孔疏天文志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然故言參伐也毛傳昴留也孔疏元命包昴六星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是也夏小正四月昴則見釋文昴音卯又音茅一名留二星皆西方宿也晉志昴七星天之耳也按昴集韻引作昂五音集韻同

裯爾雅幬謂之帳註引詩作抱衾與幬則裯應訓帳毛訓襌被誤

江有汜四則

序謂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朱傳亦同惟黃氏震曰岷隱云不我以正是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非遇勤勞也已乃寬釋曰久當自悔且有以處我嘯歌以俟時不必過爲戚戚也無所怨尤此爲媵之美其說得之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亦既存其說於附錄之中矣臣又伏讀

御纂詩義折中一章曰或其後也悔而迎我則我將如汜之復入於江乎蓋望之也二章曰其後逝又安處而不來迎我則將如渚之不復入江乎蓋疑之也三章曰既不閒我是終不悔矣我雖思之亦屬無益其變嘯嘆爲咏歌如沱之不復入江乎蓋安之也總案曰詩序江有汜美媵也思而不怨困而能亨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女子能之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汜之夫人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御論精微足訂毛朱之誤其分章訓解卽同總案彙載後放此

詩所言之江係梁州域當在灌縣之下重慶之上

汜爾雅決復入爲汜註水出去復還鄭箋喻江水大

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按朱子舊說江汜卽今夏口夏口屬荊州非是

沱爾雅江爲沱註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禹貢錐指灌縣舊志大江經縣西三十三里分爲二派其一東南經崇慶州至新津者今謂之南江其一東循灌城者今謂之北江北江又分爲三派其一東南逕温江過府城南入新津合大江者爲流江其一自縣寶缾口直東入五斗口東北經郫縣新繁過府城北折而南合流江者謂之郫江其一自寶缾口東北穿三泊洞又東北經新繁新都至漢州入雒者爲湔水參

考諸說大皁江卽鄀水實岷江之正流郫江卽禹貢梁州之沱流江乃李冰所穿與郫江爲二江者郫江號北江惟東合湔維又東南至江陽入江者爲禹貢之江沱餘皆後人所穿鑿或以郫江創自李冰且指流江爲岷江之正道誤按水經注禹貢所導一爲梁州之沱今郫江是也一爲荆州之沱古夷水是也鄭箋主東別爲沱之說當在梁州

野有死麕四則

毛鄭孔皆以爲女子自作則非特懷春如玉吉士誘之之說皆不可出諸口卽末章亦何不可指爲淫奔

者潛期密約之語乎故不若從朱傳詩人美之之說爲合然朱傳以末章爲述女子拒之之詞猶未盡善又不若朱氏公遷云非必出於女子之口詩人特探其意而言之所謂極其形容也 鳳謂非特末章全詩皆當作如是觀則首章之懷春卽所謂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者道其情之常也然必吉士而後可必吉士而又有媒妁導之以成禮而後可其不可干以非禮之意已凜然矣次章極言其心之堅且潔三章首句極言其容之莊且和於是申言之若曰彼非吉士而或無媒妁之導者帨不可感尨且欲吠矣蓋旁觀者見貞女而刻意摹寫之詞非眞有強暴之汚而女拒之云云也故曰文王之化也

麕爾雅牡麌牝麜其子麆其跡解絕有力麉釋文麕本亦作麏又作麇麞也青州人謂之麕按儀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註儷兩也皮鹿皮故詩以麕鹿起興白茅包之猶易藉用白茅之義

樸樕爾雅樕樸心按樸樕有心故名心取松柏有心義喻貞女之操也

鹿爾雅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絕有力麐說文鹿解角獸也爾雅翼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

何彼穠矣三則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傳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日知錄成王時齊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爲婚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是傳說非也後儒有據春秋莊公元年及十一年兩書王姬歸齊之文而斷爲桓王妹下嫁齊襄者申培也斷爲桓王女下嫁齊襄者戴林也斷爲莊王妹下嫁齊桓者洪容齋也然考桓王乃洩父之子平王之孫洩父早死故桓卽繼平若云桓女莊妹則洩父之

孫非平王之孫矣戴洪二說非也若以爲桓王妹則
桓王在位二十三年又傒莊王卽位四年而後嫁豈
有王姬而待字至二十七年者則申說亦非也朱子
從毛傳而兼存平王卽平王宜臼齊侯卽襄公諸兒
之說且云未知孰是考春秋兩書王姬歸齊一齊襄
一齊桓此後無聞焉說者殆意指桓公耳不知襄與
桓皆僖公子並無襄公子娶王姬事鳳因合參諸說
事以經爲證義以聖爲衷乃爲之說曰平王宜臼也
其曰孫者洩父未立之詞也且孫以下皆得以孫概
之猶祭而祝告之文概稱曰曾孫也齊侯之子桓公

也在位三年而猶子之者昏禮告廟以父臨之則猶
父在之詞也其所以得列於召南者美伯主也猶詩
之進魯於頌書之進費誓秦誓於周書也況二南昏
禮則有關雎鵲巢矣教成之禮則有采蘋矣助祭之
禮則有采蘩矣而獨於王姬下嫁之禮闕焉因桓公
行親迎之禮以尊周而詩人美之聖人取以附之召
南備禮勸善垂訓萬世之微意於是乎在何必泥召
南無東周以後之詩而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
齊一之侯爲此支離不可據之說乎至於齊襄禽獸
耳何美之可詩何詩之可附於召南此又無容置辨

者矣

唐棣爾雅唐棣栘筆談豳詩云六月食鬱及薁註鬱
棣屬卽白栘以其似棣故曰棣屬又謂之車下李又
謂之唐棣薁卽郁李也郁薁同音註謂之薁蘡蓋其
實似蘡卽含桃也晉宮閣銘曰華林園中有車下李
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卽鬱也唐棣也白
栘也薁李卽郁李也薁也常棣也按唐棣爾雅註似
白楊江東呼爲夫栘考夫栘一名蒲栘一名白楊喬
木也與唐棣無涉陳藏器本草以扶栘釋唐棣而以
薁李混之亦誤當以沈氏筆談爲是

李埤雅東方之果性難老品在桃上其類有三一無
實李休也又名趙李一座接慮李也又名麥李一駮
李赤李也其子赤見爾雅

騶虞五則

毛氏寫官記考周禮射儀云樂以騶虞疏云此天子
掌獸之官也戴殖鼠璞云騶如七騶六騶矣虞如山
虞澤虞矣然則爲此詩者或亦感仁恩之廣足以及
物故假司獸嘆美之理固然也此說本之歐陽永叔
嚴坦叔未爲無見鳳謂古者騶虞掌獸原取仁獸之
名爲名猶之伯趙司至金烏辟惡檮杌名史獬豸名

冠之例故詩人嘆美文王借以爲喻官耶獸耶皆可
通也或又曰騶虞天子之官文王不應有此不知春
秋傳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齊景公田
招虞人以旌則諸侯固得有騶虞矣
葭爾雅葭華註葭一名華即今蘆也說文禾之未秀
者
豝爾雅豕牝豝周禮註二歲爲豝毛傳虞人翼五豝
以待公之發按壹發五豝豝雖有五只壹發而已毛
鄭作不忍盡殺解極合若朱傳訓中必疊雙則似專
美善射不足以見文王之仁矣

騶虞毛傳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
則應之山海經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
長於身名曰騶吾淮南子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騶
虞雞斯之乘以獻於紂按賈誼新書騶者天子之囿
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射義云騶虞者樂官備也魯
詩傳齊詩章句韓詩說儀禮註莫有易者朱子雖主
毛義然詩序辨中亦存是說故錄以備考
蓬爾雅齧彫蓬薦黍蓬說文蓬蒿也草之不理者也
埤雅其葉散生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通志草
木略菰曰蓬今人謂之茭彫蓬者米茭也其米謂之

彫胡可作飯故曰齧黍蓬者野麥也不能結實惟堪
薦藉故曰薦

詩學女爲卷三

歙汪梧鳳著

國風

邶自紂城而北謂之邶今邶城在河南衛輝府東北

柏舟三則

毛鄭孔本小序皆以爲仁人不遇之作朱傳獨斷爲婦人之詩且疑婦人爲莊姜眞可謂善讀是詩者第因誤解亦有兄弟四語及末章不能奮飛一語於是難之者曰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不應據兄弟更不應言去遂決以爲仁人作夫周公仁人也其常棣之詩一則曰莫如兄弟再則曰兄弟急難三則曰兄弟

鬩于牆外禦其務孰謂仁人而忍以兄弟爲不可據者微子殷之仁人也去而歸於周季札吳之仁人也去而耕於野又孰謂兄弟而不可去者蓋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義不得據兄弟故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非欲據兄弟也婦人從夫從子義無可去故曰不能奮飛非眞欲去也此以知非婦人不爲此言非賢婦人不能爲此言是詩宜從朱傳爲莊姜作可無疑焉何則正風周南始關雎召南始鵲巢所謂造端乎夫婦也柏舟則夫婦之道乖矣故以首變風且綠衣燕燕日月終風皆莊姜詩柏舟次於其前篇以類從義以相貫況以事證詞以詞逆志尤有可得而言者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莊姜惡之是州吁之亂莊姜早灼見而心憂之矣其首章曰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言此身如舟之汎汎無所據也時莊姜以莊公爲之夫以桓公爲之子目前之象宜若可據然惟心如鑒之不可以茹者或無憂耳而我心則非鑒也雖有兄弟義不可據仍思進諫莊公幸其一改乃又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欲回其怒或宜少自貶損無如內之以正自持外之以禮自守又皆

不可得而變旣逢怒於莊公斯見慍於羣小覯閔受侮惟有拊心自痛而已夫莊公日也莊姜月也月之微憂已之失位也日之微憂公之以亂終也此胡迭而微迭字之義也如匪澣衣喻憂之無可解不能奮飛知禍之無可逃言至於此雖虞舜窮人無歸之痛不是過矣嗚呼此眞仁人之心仁人之言也則雖謂莊姜爲衛之仁人奚不可者何容執朱子孟子之詁而必以序說爲長哉若韓嬰劉向亦以是詩爲婦人作而實之以宣姜則又不知類之甚者矣

柏爾雅柏椈邢疏一名椈廣雅栝柏也埤雅柏性堅

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暢曰用以擣鬱
席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註五席莞次蒲熊用
位所設之席及其處說文席薦也

綠衣一則

鄭箋以六服之製古無此衣改作褖衣非是周禮內
司服掌王后六服皆以素紗爲裏今綠衣反以黃爲
裏喻嫡妾易位也

燕燕四則

詩義折中疏燕燕之首章曰婦人之禮迎送不出門而
遠送于野者有所謀也其三章曰實勞我心止泣也

不泣而勞心者所謀之事未知濟否故心憂之不止
傷別也其卒章曰能承大事曰任春秋隱公四年二
月衛州吁弒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濮陳地
也史記曰州吁弒桓公自立欲伐鄭石碏因桓公之
母於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謀因殺州
吁於濮由此觀之戴嬀之歸陳乃石碏用陳侯以討
賊之因也然則仲氏之所任可知矣莊姜之遠送于
野者其故亦可想矣仲氏任此大事而莊姜知其有
濟者以其心誠實而淵深其身和順而謹飭又能思
先君之恩則其必討嗣君之賊可知也此固仲氏之

能任而莊姜亦可謂知人善任矣總案曰詩序燕燕
衛莊姜送歸妾也州吁弒立衛人爲從而莊姜戴嬀
乃能內用謀臣外結與國討賊定亂其功可謂奇矣
究其所以成功未始不本於正也任天下之事不惟
其才惟其德德具於身心非塞無以立本非淵無以
沉幾非溫無以和衆非惠無以循理非淑無以善處
非慎無以集成有此六者又加之以忠愛則德全矣
以此定難何難不濟以此圖功何功不成然則人之
所以任事與夫擇人而任以事者讀燕燕之卒章亦
可以得其大凡矣

燕爾雅燕燕鳦郭註一名元鳥齊人呼鳦夏小正二
月燕乃睇爾雅翼燕有兩種越燕小而多聲頷下紫
巢於門楣大謂之紫燕亦謂之漢燕胡燕臆前白質
黑章其聲亦大巢懸於大屋兩榱間按元鳥即朱鳥
一名鷾鴯

頡之頏之毛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鄭箋與戴
嬀將出出入前却埤雅言其一上而一下禽經烏向
啼背棲燕背飛向宿背飛頡頏是也世本古義頡說
文云直項也頏爾雅云鳥嚨也蓋鳥高飛直上故見
其項頸上向也雙燕各飛與莊姜與戴嬀形影相望

也
仲氏毛傳仲戴嬀字也孔疏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
氏明是其字按禮記男女異長註曰各自爲伯季據
此則戴嬀厲嬀娣也故稱曰仲氏

日月三則

莊姜憂完之不定位也若曰日月固並照並冐並出
者也今則已失其常道而不古處矣不古處以不相
好故也不相好以無良故也於妻如此於子可知其
胡能定完之位乎然完者吾之所恃以終此身者也
苟完而有定乎寧使其終不我顧我報而我亦可與

之相忘也苟完而不定乎雖使其我顧我報而亦不
足稱述也蓋絕望於其夫不得不注心其子其再四
言之曰胡能有定者望其有定而終憂其無定所謂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此也朱傳以是詩爲不見荅
於莊公而作不若鄭箋定完之說爲長
畜我不卒鄭箋畜養卒終也按莊姜夫旣如此則所
恃以終此身者完耳今已逆知其不能定位是將不
得所終也父母畜我固欲我之有所終而乃至於此
故呼父母而痛切陳之曰畜我如追罔極之恩也曰
不卒如訴殺身之悲也歌以代哭此之謂矣何屺瞻
曰父兮母兮二句鄭箋微曲當如朱傳
報我不述毛傳循也鄭箋不循理也按述陳也不述
不自陳說也

終風五則

華氏調鼎曰是詩傳說爲是序首句莊姜傷已信矣
下云遭州吁之暴亦謂莊公過寵州吁以侮慢已而
毛鄭遂以爲州吁之暴惡侮慢眉山東萊諸公多從
之玩謔浪笑敖悠悠我思願言則懷等語則不可施
於母子之間矣按何氏焯亦云朱傳作莊公者近之
爲謂莊公雖狂蕩暴疾而始之待莊姜者禮雖不至

情實未衰追爲衆妾所惑如風之蔽日日深一日而
情亦遂薄矣首章曰終風且暴日出而風雖風有耀
莊公之本心未盡蔽所以顧我則笑也但其謔浪笑
敖之習我無德以化之故中自悼耳次章曰終風且
霾風而雨土日光蔽矣惠然肯來蔽或開也莫往莫
來遂終蔽也雖曰終蔽寧遂忘之亦惟有悠悠我思
而已三章曰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則蔽漸深日全無
光矣故寤則不寐而鬱不得舒如歎者之思嚏也至
於卒章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則狂惑愈深開霽望絕
而其心傷矣然不曰傷而曰懷則猶冀其君之一悟

過之一改也其憂愁幽思有離騷之悲憤焉秋風團
扇之詞方斯淫矣
終風毛傳終日風爲終風孔疏韓詩云西風也且暴
爾雅日出而風爲暴孫註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毛
傳疾也按暴說文又作瀑疾雨也
終風且霾爾雅風而雨土爲霾孫註大風揚塵土從
上而下也朱傳雨土蒙霧也釋名晦也
終風且曀爾雅陰而風爲曀孫註雲風翳日光釋名
翳也言掩翳日光使不明也按曀韓詩作㙪薛君章
句曰天陰塵也

願言則嚏月令季秋行夏令則民多鼽嚏註鼽者氣
窒於鼻嚏者聲發於口釋名聲乍嚏而出也按鼻之
氣窒嚏則稍舒蓋借言鬱極求舒之情耳朱傳謂風
霧所襲則有是疾似泥嚏釋文作疐又作啑劫也毛
傳訓嚏爲跲與㰦同玉篇㰦欠張口也

擊鼓五則

毛氏奇齡曰是詩非怨州吁作也春秋閔公三年戴
公渡河廬漕漕未城故廬而處之或曰露處焉其後
僖二年文公乃復城楚邱漕未城故復城楚邱若曰
州吁已城漕誤矣 鳳 謂漕衛之下邑定之方中序曰
野處漕邑邑則有城矣曰野處
曰露處者正以下邑荒陋非國君所居亦猶越在草
莽云耳文公之城楚邱因利築城度土建邦猶之商
之五遷周之遷岐遷豐遷鎬耳遂謂漕無城焉非也
且州吁之城漕也亦如浚洙城郎之類非創爲是邑
故鄭箋曰修理漕邑況未幾州吁死則漕之增修與
否皆未可定安知是城非方修而中輟或已修而復
毀不得據後廬於漕之文而遂謂漕無城謂城漕非
州吁事也且卽證以詩中平陳與宋一語考衛與陳
宋共事於南國惟州吁伐鄭事爲有據餘鮮合者故

序以擊鼓怨州吁而作無可疑矣
踊躍朱傳坐作擊刺之狀也用兵周禮司兵掌五兵
鄭註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車之五兵也步卒之
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孔疏古者謂戰器爲兵按
州吁好兵有踊躍從事之意故曰踊躍用兵不必指
定致戰
城漕毛傳衛邑也通典滑州白馬縣衛國漕邑按漕
故鄘地秦時爲白馬縣漢仍其名屬左郡今河南衛
輝府滑縣
我獨南行鄭箋此言衆民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

第 89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1 版反外

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尤勞苦之甚按鄭在衛南故曰南行

從孫子仲毛傳謂公孫文仲也鄭箋仲字也戴氏震曰衛有孫氏子仲字也

凱風六則

母欲嫁欲則未有其事故孟子以爲過小不安其室欲也不忍其子性也孝之性失則慈之性亦失孝以成慈其凱風之謂與

凱風爾雅南風謂之凱風李註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

棘爾雅終牛棘郭註即馬棘也說文小棗叢生者毛傳棘難長養者鄭箋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朱傳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其心又稚弱而未成者也按詩話云棘如棗而多刺色白者爲白棘實酸者爲貳棘亦名酸棗筆談云棗與棘相類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爲別其文皆從朿音棘木芒刺也以棘列生獨卑故取爲七子之喻蓋四月棗葉生正凱風之時也

浚毛傳浚衛邑也按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崗即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輿地廣記謂浚儀之寒泉陂非也考大明府開州治濮陽廢縣也方輿紀要曰舊城在今治西南三十里爲顓頊之墟亦曰帝邱夏爲昆吾氏所居春秋僖三十一年衛成公自楚邱遷於帝邱即此城東南有浚城又有寒泉其後曰濮陽以地在濮水也

詩首章三章頌母二章末章責已凱風能長萬物天之功也寒泉能養萬物地之功也皆比母之長養七子故曰母氏勞苦鄭箋謂與七子不能如寒泉非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毛傳睍睆好貌鄭箋睍睆以興

顏色說也好其音者與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按睍睆朱傳作清和圓轉之意毛氏奇齡曰睍睆者好視也又出目貌若云音則在下文載好其音句與此句無涉又里語云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否當甚熟之時每來伺桑間蓋凱風吹棘時也

雄雉三則

序云刺衛宣公鄭箋曲就其說訓泄泄其羽謂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容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訓上下其音謂興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支離已極且曰羽曰音一雄雉耳忽訓爲喻忽訓

爲與比與宊安屬耶宜從朱傳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爲是

雉說文雉有十四種盧諸雉喬雉鳪雉鷩雉秩雉海雉翟雉山雉鵗雉卓雉伊洛而南曰翬江淮而南曰搖南方曰𨿔東方曰甾北方曰稀西方曰蹲按爾雅雉十四種無盧卓有鶾奮而喬翟甾並從鳥搖作鷂鷂重見稀作鵗蹲作鷷餘同

展矣君子實勞我心按爾雅展誠也實勞言勞之甚展字訓誠猶言非爲他人誠以君子之故實勞我心耳朱傳云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君子之勞我心也其說費解

匏有苦葉五則

易之大過曰過涉滅頂凶无咎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一曰无咎一曰无攸利蓋成仁則身可殺而坎窞固不可入也吾讀匏有苦葉一詩而得君子守身待時之道焉夫苦匏尚葉厲揭隨時而盈則不可以厲揭矣盈而求濟濡軌則必不能濟雉而求匹牡則必非其匹違道失身祇自辱耳此所謂枉尺未有能直尋者也然則求匹奈何必如士之歸妻雁以具禮日方向明而又及仲春嫁取之候然後妻可得而歸歸妻者且然而謂可輕身求非所匹如涉者之濡軌以濟乎且卽不濡軌矣而猶未可輕進也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蓋必天地交泰而後賢人可類進也不然中流失船一壺千金無匏共濟舟其遂足恃哉夫古之以夫婦喻君臣者多矣先儒顧以求牡一言遂指爲刺淫之詩而於卬須我友之義百計難通　鳳不敢苟爲異同聊卽本詩疏通其文義以俟後之知詩者論定焉

匏說文瓠也古今注壺蘆匏之無柄者瓠有柄者懸瓠可以爲笙埤雅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詩

楫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按匏可爲笙又可爲飲器一名壺其性浮得之可以免沉溺鶡冠子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蓋匏爲總名甘者可食嘉魚稱甘瓠纍之是也苦者佩以渡水此詩所稱是也無柄者名壺蘆七月稱八月斷壺是也陸璣以甘瓠爲匏誤

濟盈不濡軌按軌說文車轍也戴氏震曰軌毛詩作軓說者又與軌相溷羅中行謂轂末爲軌謬甚轂末乃軓也軌車轍也軓前軫也軹轂末也三字傳寫易譌此詩爲車轍之軌以音考之軓軹皆不可協矣

鴈爾雅舒雁鵝郭註禮記出如舒雁今江東呼鳴李
註野曰雁家曰鵞又梟雁醜其足蹼其踵企邢疏雁
陽鳥也梟雁之類脚指間有幙蹼屬相著飛則伸其
脚根企直也按雁關西呼鳴鵝南楚謂之鵞一名鴐
夏小正正月雁北鄉九月遰鴻雁知時鳥也故以起
興
旭日始旦毛傳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鄭箋自納采
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按雁暮宿晨飛始旦飛鳴之
時也

谷風九則

朱氏善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序有治家之
勤有睦鄰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
可取者也至於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藹然溢
於言詞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
於新昏不以爲潔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
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以怨者矣
谷風爾雅東風謂之谷風孫註谷之言穀穀生也谷
風者生長之風也
黽勉詩輯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爲之皆謂之
黽勉按黽蛙屬孫氏季昭曰蛙黽之行勉強自力故
曰黽勉
葑爾雅葑蓯孫註須一名葑蓯坊記註蔓菁也陳宋
之間謂之葑陸疏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埤雅蕪
菁似菘而小有臺一名葑一名須俗謂之臺菜其紫
花者謂之蘆服一名萊菔所謂溫菘也
菲爾雅菲芴也郭註土瓜也孫註葍類也又菲息菜
郭註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花紫赤色可食陸疏菲
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烝鬻爲茹滑美可
作羹幽州人謂之芴孔疏爾雅謂之葸菜今河內人
謂之宿菜按二菜上下皆可食上喻盛年下喻暮齒

無以下體言無棄其暮齒所謂及爾同死也鄭箋根
惡棄葉之說後儒從之似有可商
荼爾雅荼苦菜邢疏本草一名荼草一名選一名游
冬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
耳陸疏荼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菫荼
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詩輯經有三荼
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荼此詩及唐采苦采苦
緜菫荼如飴之荼皆苦菜也良耜以薅荼蓼之荼委
葉也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荼英荼也鴟鴞予所捋荼
傳云荼萑亦英荼之類

薺爾雅蒫薺實郭註薺子味甘邢疏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

涇渭禹貢錐指涇水出平涼縣西笄頭山東南流逕長武縣北汭水入焉又東南逕邠州逕高陵縣西南入於渭水按笄頭山在崆峒山西一名薄落山故涇水亦曰薄落水朱傳涇水出百泉縣百泉本漢朝那及涇陽地今爲平涼縣地水經注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爲源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水合出南鳥鼠山渭水出谷禹貢

所謂渭出鳥鼠者也禹貢錐指以今輿地言之渭水出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縣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本漢首陽西魏改曰渭源水與涇水合於高陵東流至淮陰縣入河按元和志渭源縣鳥鼠山一名青雀山在縣西七十六里渭水所出有三源並下而縣志謂鳥鼠山在縣西二十里又西五里爲南谷山何氏渭謂南谷即鳥鼠支峯縣志非是又考顧氏方輿紀要渭水出南谷在鳥鼠山西北大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今細繹酈注南谷三源合別流而出南鳥鼠山則鳥鼠導渭之始非渭源也呂祖謙曰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於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

不我能慉按毛朱並訓養鄭箋訓驕說文訓起惟養義爲通考馬氏融廣成頌云疏越蘊慉註與畜通蘊畜猶積聚也詩上言有無黽勉下言鞠育顛覆則訓積爲尤勝非言夫之不我養言不以我爲能慉所謂既阻我德也

式微一則

黎在壺關屬上黨今山西潞安府黎城縣東北有故

黎城長治縣東南有壺關故城春秋傳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此黎爲狄滅之據也方輿紀要黎陽廢縣在衛輝府濬縣西二里相傳黎侯寓衛時居此據此則毛傳以中露泥中爲二邑必有所本但其名不可得考矣故從朱傳

旄邱二則

流離爾雅鳥少美長醜鶹鷅註云猶流離詩所謂流離之子疏云鳥之少者美長食母而醜流與鶹同即梟也毛傳亦以流離爲鳥而毛氏奇齡謂以比狄雖微末終當爲患未可置之不問說與朱傳異然而其

義可采也蓋黎與衞鄰狄居其西衞初時無狄患黎蔽之也黎爲狄逐而衞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率與國以急兄弟之難玩寇失援蓋不待渡河廬漕而後知衞有狄患矣

旄邱爾雅前高旄邱李註謂前高後卑按顧氏祖禹曰旄邱在開州東北州志云卽衞風詠旄邱之葛者考開州屬大名府宋之澶淵也東有高邱卽衞成公所遷帝邱匪車不東詩輯黎在衞西爲狄所逐入衞境而寓亦在西故往衞則東

簡兮七則

毛鄭於日之方中則訓以教國子於公言錫爵則訓以祭畢惠下之一散其說兩歧宜從朱傳作燕禮爲長簡兮簡兮鄭箋訓擇朱傳訓簡易不恭之意有力如虎執轡如組毛鄭謂舞者之才足以御亂御衆而朱傳亦云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似多與詩義未允陸堂詩學商頌云奏鼓簡簡則簡簡鼓聲亦舞節也是簡兮簡兮擊鼓戒備將舞之時也在前上處總干而山立方舞之始也次章爲干舞狀其武猛曰如虎狀其巧捷曰如組自譽其舞也三章爲籥舞文武之舞畢而獻工之禮行奏鼓以始之錫爵以終之始終只盡態極妍以自寫其舞狀醉顏不露一毫色相末乃遠托西方寄懷彼美又若與本章絕不相涉者而前數章感憤不平輕世肆志之精神胥湧見於筆墨之外矣

萬舞孔疏萬舞名也謂之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

轡朱傳今之韁也音證轡是御者所執不得以轡爲勒以勒爲轡者蓋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云馬

勒而以韁爲轡詩稱執轡如組又曰六轡在手以所執爲轡審矣

籥毛傳籥六孔孔疏釋樂大籥謂之産郭註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七孔鄭於笙師及少儀明堂位註皆云籥如笛三孔按釋文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許氏愼亦主三孔之說六孔七孔皆非也

爵說文禮器也象爵之形取其鳴節節足足也三禮圖爵受一升尾長六寸博二寸傳翼兌下方足漆赤雲氣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

榛說文榛木也埤雅榛似梓實如小栗栗屬也爾雅

翼榛枝莖如木蓼葉如牛李生則胡桃味膏燭又美
亦可食噉漁陽遼代上黨皆饒鄭註禮曰榛似栗而
小關中鄜坊甚多然則其字從秦蓋此意也又一種
大小枝葉皆如栗其子形如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
之榛栗者其下云爰伐琴瑟是大木

苓爾雅蘦大苦註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
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按一名國老一
名美丹喜生下濕地

泉水九則

蘇氏曰凡詩皆繫於所作之國故木瓜雖美齊桓而

在衞猗嗟雖刺魯莊而在齊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
之詩而在衞者豈以其聲衞聲與記曰鄭音好濫淫
志宋音燕女溺志衞音促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蓋
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衞女思歸而作詩其爲衞音也
固宜猶莊舄之病而越吟人情之所必然也或又云
衞女作此以寄宗國釆詩者得之衞地故繫之衞風
其說亦近理

泉水方輿紀要蘇門山在輝縣西北七里一名百門
山有門泉泉通百道衞風所咏泉源在左者也或謂
之百泉

淇按淇水發源衞輝府輝縣之共山蘇門山之別阜
也山海經淇水出沮洳山水經注出隆慮縣西大號
山皆非是隆慮縣卽林慮縣今彰德府之林縣其地
有隆慮山一名黃花山洹水發源於此非淇水也淇
水至頓丘西合泉源水頓丘亦名五軍在濬縣西泉
水入淇之處

泲毛傳地名按泲卽濟也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其
源發王屋山下既見而伏出爲二源在今懷慶府濟
源縣西北三里東源周回七百步其深莫測西源去
東源二里周回六百八十五步深一丈與東源合而

東流水經注北濟水自濟陽縣北東北經煮棗城南
城在今曹州西曹古曹國漢爲定陶卽禹貢東出於
陶丘北是也會下飲餞于禰句考之詩所言之濟當
在今之曹州

禰朱傳亦地名皆自衞來時所經之處也按方輿紀
要大禰溝在今曹州西一名冤水漢冤句以此名故
寰宇記謂溝在曹州冤句縣北七十里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輯既出適於人則與父母兄
弟相遠矣今父母終惟姑姊尚存問其安否感親之
沒而念骨肉之存者也按問當作存問解姑姊朱傳

卽指諸姬考古無勝姑姊者不若鄭孔主在毋家者
爲是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朱傳干言地名隋志邢州邱縣有干言山按干言山在北直順德府唐山縣八里顧氏祖禹謂卽詩所詠干言地理志東郡有發干縣曹氏以爲詩所指干當卽此地考干言山與沛爾南北異轍且不應一山名而分言之發干城在今東昌府巢邑縣去衛地不遠其說近是然言無可考姑闕疑

肥泉水經注馬溝水出朝歌城北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按肥說文或作淝爾雅歸異出同爲肥今是水異出同歸故名在淇縣東博物志謂之澳泉

思須與漕毛傳須漕衛邑也方輿紀要須城在滑縣東南二十八里詩思須與漕漕亦作曹卽白馬縣今之滑縣也

北門二則

陳氏際泰曰北門忠臣困於事也北風勞臣困於事也北門得困之二焉而無其酒食北風得遯之初焉而無其繫戀

王事政事日知錄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北風三則

北風雨雪重陰極晦之象喻亂也其君昏狐烏喻小人也其虛其邪二句去者相戒之詞言無容舒遲亂既亟矣去亦當亟也小序刺虐之說朱子旣辨之而以狐烏爲不祥物固勝於毛鄭赤黑莫辨君臣相承爲惡之解然而所見莫非狐誠不祥矣烏則未可例言今適

詩義折中作喻言爲不磨也

北風爾雅北風謂之涼風雪說文本作䨮凝雨元命包陰凝爲雪釋名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也埤雅雪六出而成華言凡草木花五出雪花獨六出陰陰成數也霏說文雨雪貌朱傳雨雪分散之貌按喈則怒而有聲霏霏久而不絕不止涼與雱矣

狐祅獸也烏一名鵶其名自呼體全黑今人聞鵲噪則喜聞烏啼則唾故輒唾其凶也

靜女一則

左傳引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註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毛鄭本此曲解全詩以就已說不知左氏固斷章取義也朱傳主淫奔之說後之議者以彤管爲

一○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　版反內

主宮女史之筆靜女無從得之以貽人遂據此以惑其論夫管之色彤者不必止女史之筆歐陽氏之說固足據矣愚謂卽作女史之筆亦無不可蓋細繹是詩其爲淫詞無疑然而其男實甚蓋男調女之詩也首章愛而不見則女固若彷彿見之而竟未之見也詞義甚明次章則旣見矣而曰貽我彤管非眞貽之也彤管所用以書女史者彤管喻女之拒也然拒者自拒悅者自悅而女固未之許也未之許故愛而徵之而謂之靜女至於歸荑則許之矣故不曰靜女而曰美人則已愛而親之矣然而初非女有成約也倘以明之始俟我于城隅終歸美於自牧旣地非一地當時非一時屢挑而惑於是彤管之拒不終而自牧之荑斯贈矣詩辭具在善讀者皆可意領也何疑乎朱子之說乎若鄭箋歸荑之支離曲解文義俱乖而左鄭右朱者夫亦可以不必矣

新臺四則

亂始也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信哉

新臺爾雅四方而高曰臺水經注鄄城北岸有新臺輿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通典魏州黃縣有

新臺按鄄城在今濮州觀城縣屬濮州黃縣在今東昌府冠縣春秋時晉邑通典之說非也濮爲衞地觀城在濮州西北八十餘里而水經注云鄄城北岸則地當在鄄觀之間明正統時鄄城爲河所圮新臺故跡今不可考

河水禹貢導河自積石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按唐書吐蕃傳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三千三百里有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蕃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萬五千餘里河源其間元史命招討使都實求河源以大雪山爲崑崙名亦耳麻不莫剌譯言騰乞里塔在星宿海東則崑崙轉在河源下流其說非是地里今釋曰崑崙在今西番界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齊禽一名巴爾布哈一名巴顏喀拉總名枯爾坤譯言崑崙卽唐史所謂紫山也巴顏喀拉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敦搭拉諸泉源大小千百泓錯列如星元史所謂火敦腦兒卽星宿海也滙爲查靈鄂靈二海子各周三百餘里東西相距五十餘里元史名阿剌腦兒折而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南轉東流千餘

里經烏藍莾乃山下有多毋打禿昆多倫河多拉昆多淪河自東南來入之自此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前後小水奔注不可勝計繞阿木你馬勒產毋孫山之東此卽大雪山元史所謂崑崙乃禹貢之積石今謂之大積石非崑崙也流百五十餘里有齊普呼呼烏蘇河自西來入之又迤邐東北流三百餘里會路克圖衮儀羅濟諸水歷歸德堡元史作貴德州經積石山此非禹貢之積石後人誤以葱嶺于闐爲河源伏流至此乃出故以名之今謂之小積石也河至陝西臨洮府河州入中國界過蘭州又折而東北經寧夏衞流出塞外河以內爲河套地又東南至延安府府谷縣入塞南流至潼關衞又折而東由河南山東界至江南淮安府安東縣入海○考河源有三一源葱嶺一源于闐一源崑崙墟葱嶺河有二流一西流入海不入中國一東流合于闐河注蒲昌海于闐河在南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一名鹽澤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前人皆謂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與吐番河合流入中國然河之大源總以崑崙爲主卽有伏流重發亦別派之會合耳

戚施詹諸也首連於腹常俯而不可立人不能仰之疾似之蘧篨戚施幷以物名爲疾名又以疾名爲媚態之名宣公非有此疾形容其強與齊女爲婚之媚態而已矣醜其狀而惡之也

二子乘舟一則

春秋傳衞公子伋使於齊盜待諸莘杜註莘衞邑也又成公二年鞌之戰晉師從齊師於莘註莘齊地考山東東昌府莘縣有莘亭道阨險自衞適齊之要道伋壽之死當在此莘實衞地與齊接壤云齊地誤也毛氏奇齡曰莘在河西齊在河東以左傳西至於河一語爲據盜殺二子於莘則未嘗渡河無乘舟事疑是詩非爲二子作欲實其莘邑臨河之說又謂莘新同音新臺卽作於其地考衞與齊均在河北由莘入齊無容渡河衞宣時猶都商之朝歌卽今濬縣自衞都達莘未嘗不取道於河豈必入齊乃渡河耶況詩又未明言渡河若肥若淇何不可舟者奚以明其渡之必河耶且其時河猶未徙禹時故道未嘗有南北中貫齊衞而界爲東西之一道其牽合新莘固屬無據卽謂莘亦臨河而不知自莘入齊之必無事渡河如謂莘必渡河入齊何以晉從齊師於莘不聞其渡

河而遁耶故是詩斷從舊說無可疑者

詩學女爲卷四

歙汪梧鳳著

國風

鄘今衛輝府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古鄘城

柏舟一則

史記世家云衛釐卒太子共伯立爲君其弟武公襲殺之毛氏奇齡據此以爲鄘柏舟非共姜詩也不知武公賢君必無弑兄之事陸氏詩學以爲戰國好事之口於聖賢橫加詆毀史公不察而筆之書其說良是故此詩斷從舊說詩解頤曰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爲靜女爲新臺後乎此者爲牆有茨爲君子偕

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滅矣聖人於其間而置柏舟焉又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地之未嘗滅也不有疾風無以知勁草之後衰不有洪流無以知底柱之屹立聽桑間濮上之餘音而歌柏舟以洗之亦豈不足以挽風俗之衰而扶綱常之重則其置之鄘風之首亦宜矣

牆有茨二則

詩傳詩說皆謂三叔葺周公鄘人風之賦牆有茨不知骨肉相殘其事可傷而非可醜此爲僞說無疑詩正以公子頑爲禽獸之行有城狐社鼠之嫌去之不

可道之不能而卒之茹吐之間隱而彌顯聖人所以登之以垂戒萬世也與

冓者冓材成室中冓四面冓合極其幽隱比深宮之中非人所能窺詹詩作中夜義同

君子偕老七則

此詩惟子之不淑二語是顯刺餘皆以君子偕老句作主而反復咏歎之但極言其服色之華容貌之盛不及淫亂一詞而匪僻者已顏變愧生無自容之地矣

副首飾笄卷髮者三禮圖云髻也珈笄飾

象服毛傳作象骨飾服鄭箋引舜典謂褕翟闕翟宜從箋

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鄭註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毛傳翟羽飾衣非是

毛傳展衣以丹縠爲衣鄭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瑳字說文云玉色鮮白王肅亦云衣服潔白之貌則展衣色白爲是

蒙彼縐絺是紲袢也毛傳當暑袢延之服孔疏紲袢者去熱之名類篇袢延衣熱也據此則縐絺精而細靡當暑用爲服熱氣解散無流汗沾濡之苦紲之言洩袢之言泮也

邦之媛也毛傳美女爲媛女曰媛士曰彥皆德美之稱非美其色也反言以深刺之

桑中三則

桑中錄刺奔之辭所以示戒也若朱傳以爲淫者自言與其所思之人期會迎送如此則是里巷狹邪之曲不惟不足以爲戒而反以爲勸矣且此詩三章曰孟姜曰孟弋曰孟庸明是刺者指斥之詞不然何以一人之身其時同其地同而所思期會者之多也雖

者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卽此篇若云刺詞何稱亡國之音乎考史記昔師延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自投濮水之中則所謂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者紂之聲非桑中也故端臨馬氏曰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作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東萊呂氏與朱子往復辯論卒從序說其略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

者此類是也得夫子刪詩之旨矣

沬之鄉矣酒誥註云沬邦紂之所都處也於詩國屬鄘今衛輝府濬縣西五十里衛縣城古朝歌也殷武乙所都紂因之亦曰沬邑府志縣北有苑城其東二里為上宮臺

孟庸朱傳疑亦貴族考漢地理志邶鄘作邶庸補傳云鄘本庸姓之國周末秦有庸芮漢有庸光又有受古文尚書者膠東庸譚

鶉之奔奔三則

鶉奔刺惠公也牆茨曰不可掃猶作為不得已之詞諒其情也至此我以為兄我以為君則知其亦既安之而託為惠公之詞以發其羞惡之心也至發之而無復存焉而國乃滅亡矣此鶉奔之所以先定中聖人蓋有微意存焉

朱傳鶉鵲屬屈大均曰鵪色黑無斑始絲鼠化終復為鼠夏有冬無鶉毛有斑點始絲蝦蟆黃魚化終以卵生四時常有

序謂宣姜鶉鵲之不若故鄭箋解奔奔彊彊為居有常匹不如釋文作乘匹之貌為勝

定之方中五則

春秋傳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邱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此詩首章言營建之事次章述謀遷之始末章明富強之本專美君德未嘗一字及於霸功何居蓋文公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實有自強之術非專恃分災救患也舜典曰溫恭允塞禹謨曰允執厥中而是詩曰秉心塞淵夫秉心則能允執矣塞淵則能允塞矣古來道統之傳主德之一衛文其庶幾焉

定之方中毛傳定營室也鄭箋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孔疏小雪者十月之中氣考定為大水春秋傳水昏正而栽是也蓋周時建亥之月農事已畢可以興作故營室之名始於爾雅以歲差考之唐虞建戌之月定昏中今時建子之月定昏中則土功視定昏為候蓋周制耳

作于楚宮朱傳楚宮楚邱之宮也考衛輝府滑縣秦時為白馬縣即春秋時衛之漕邑也縣東六十里有衛南廢縣即春秋楚邱文公自漕遷楚相去甚近故二章登漕之墟以望楚邱觀其旁之堂邑及其大山審其高下所依倚然後建國焉慎之至也

景山與京水經注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

邱城西寰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三里衛南縣即楚邱也京高邱也人力所作爾雅絶高爲京春秋傳莫之與京義同

匪直也人毛傳非徒庸君朱傳非獨此人皆欠明快李氏詩所人字指百姓謂非特人之生聚也其秉心塞淵即畜馬孳息且至三千義較直捷

蝃蝀二則

詩傳衛靈召子都於宋國人譏之賦蝃蝀詩說蝃蝀衛靈公爲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靈公在春秋末昭定之間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已歌鄘矣此詩

斷從舊說序曰衛文公能以道化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新臺牆茨所謂下以風刺上蝃蝀相鼠所謂上以風化下也

朝隮于西隮虹也玉歷通政經曰旦見於西爲雨暮見於東則雨止其占法與朱傳異田家五行詩曰朝日鬻不到晝蓋朝日虹升有不崇朝而雨必至者彼虹見而雨止晚虹耳孟子云若大旱之望雲霓蓋亦行雨之一証

相鼠一則

蝃蝀知恥也相鼠知禮也教化行而民有恥衣食足而民有禮盂水之喻風草之應非徒虛言也而劉向列女傳以爲婦刺夫之詞失其旨矣

干旄一則

夏書曰若朽索之御六馬公羊傳曰天子駕六白虎通曰天子之馬六示有事於天地四方蓋言夏禮也至周制則車攻吉日言宣王之事曰四牡孔阜四牡龐龐是天子亦駕四也此詩五之六之朱傳謂極言車馬之盛是天子駕四大夫反得駕六於制爲非典於語爲不經詩人必不然矣儀禮公贈士以兩馬春秋時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贈顏涿聚之子魯君以乘

車二馬遺孔子贈賢之典自古有之程子曰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於好賢之旨庶幾近之

載馳一則

載馳許穆夫人謀存宗國也夫人之未字也許求之齊亦求之夫人曰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蓋是時顛覆已兆狄人之禍其知之矣假使衛能慮患自結於齊國之存亡未可知也至此戴公渡河廬漕爲苟安旦夕之計漕不可久衛不可復夫人所爲痛心而私計者也當是時齊桓

創霸可藉復國故首章欲馳驅歸衛以告其兄弟豈直唁之而已哉既得於義不獲果行則衛雖告難已終莫能效其力故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也二章追思往事致其悲咽纏綿反復莫可明言曰既不我嘉不能旋返既不我嘉不能旋濟恨其不用我言以致不能返國也曰視爾不臧我思不遠視爾不臧我思不閟言我今視爾之顛沛更無遠謀亦第思之不止而已耳爾衛侯也親之故爾之皆就衛言非指諫阻歸唁者三章知許人之尤已愁鬱結而不解曰言采其蝱思療疾也卒章思控告于大邦若黍苗之待澤曰芃芃其麥思陰雨也至於欲控齊國盡情乞救如包胥秦廷七日之哭而卒不得其人曰誰因誰極曰不如我所之傷痛者之不足與謀而總不如已之親反衛國也其後齊桓以諸侯之師城楚邱而衛以再造夫人之善謀可謂燭照而數計矣

詩學女爲卷五

歙汪梧鳳著

國風

衛始居河淇間故殷墟今衛輝府濬縣之廢衛縣是也文公遷於楚邱今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成公遷於帝邱故顓頊之墟今大名府開州有顓頊城

淇奧一則

左傳韓宣子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澳字从奥从水釋文引草木疏曰奥亦水也博物志奥水流入於淇水經注肥水謂之澳據此則奥水名非隈也澳水入淇故言淇澳毛傳綠王芻竹篇竹朱傳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水經注曰漢武塞决河以竹爲用寇恂治河内伐竹爲矢今通望無復此矣惟王芻編草與昔無異耳愚謂淇上多竹復有綠竹二草而詩所咏則草也非竹也首章言其盛故曰猗猗次章言其色故曰青青卒章言其象故曰如簀簀牀簀也狀二草之藉地既平且密即所謂如茵如毯也若以綠爲竹之色則與青青複以青作菁爲竹之盛則又與猗猗複以簀比竹則竹之象直以疎簀之象横以密其比物也不工詩人必不如是也

考槃一則

考槃遯世之士無悶於世也本義曰考成槃樂也兩山之間曰澗寬者澗居雖狹賢者見以爲寬也要曰邁同窩曲陵曰阿故承以邁義取窩藏不露高平曰陸故承以軸義取旋轉自如弗諼弗過弗告者有獨處之樂無願外之意所謂若將終身也淮南子曰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者其惟隱者乎此夫子刪詩存考槃之意也

碩人三則

碩人列女傳以爲傅母作良是然謂婦道不正而論之非也蓋傅母始終隨侍莊姜得其備細閱其賢而不見答於莊公故作是詩首章原其族類之貴次章述其容貌之盛三四章記其歸衛之初在途所見皆得之目擊故委曲瑣屑如此若從序說則柔荑凝脂非外人所得摹寫而河水葭菼施罛鱣鮪不倫不類何預莊姜而國人備述之耶

史記魯世家成王封周公子苴爲邢侯路史周公之祚七靖淵封邢侯爵一統志齊武平初邢臺人有掘古冢者得銅鼎腹有科斗字云邢夫人姜氏墓考襄國城在山東順德府邢臺縣西南殷祖乙遷都於邢卽此城也春秋時邢侯都於此爲衛之與國隱四年石碏殺州吁衛人迎公子晉於邢而立之閔九年狄伐邢齊人救邢僖元年邢遷於夷儀在順德府西百四十里有夷儀城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春秋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考譚國在山東濟南府歷城縣西七十五里有東平陵城卽其地也

氓三則

氓之蚩蚩棄而後悔也以利交者利盡而交疎以色交者色衰而愛弛華落見捐不齒人類痛心疾首何地自容聖人登此不獨爲女戒也詩弋曰吾於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見君子立不易方之訓焉於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見君子永終知敝之戒焉此無邪之旨也

水經注淇水逕頓邱北方輿紀要頓邱在北直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

一統志復關隄在直隸大名府開州城西南古黃河岸北衛詩以望復關卽此

竹竿一則

毛鄭泥序不見答之語其取物比事皆失本旨宜從朱傳詩論曰載馳思歸唁之詩境變而思迫泉水竹竿思歸寧之詩境平而思婉信哉

芄蘭四則

詩說芄蘭刺霍叔也據竹書成王十年武庚畔是時霍叔已五十有四非童子矣故不如序說刺惠公爲是詩囊曰詩人忠厚不應直以童子目其君不如作泛刺爲長不知箕子仁人也黍離之歌呼紂爲狡童衛朔佩服成人而執心不定放肆驕敖卒至見逐失位詩人憂而隱諷之所以爲忠厚也且說苑曰能治亂決煩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尚書註曰人君十二而冠佩爲成人藉非惠公何以泛然童子亦得佩觿韘治成人之事耶

容兮遂兮鄭箋容容刀也遂瑞也嚴氏詩輯曰容雍容也離騷云遵赤水而容與祭義云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嚴解得之

垂帶悸兮毛鄭悸悸然行止有節度朱傳悸帶下垂之貌程子曰悸者執心不定也考廣韻悸心動也蓋惠公修飾其容內無定見將必悚然心動也程子之說爲是

韘有兩說毛傳玦也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利鉤弦鄭箋沓也卽大射之朱極三以朱韋爲之韜食指將指無名指利放弦字既从韋鄭說爲是

河廣一則

衛未遷時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則相隔一河故在衛思宋則賦河廣至宋襄立時衛已渡河都河南矣當戴公廬漕之先宋桓公逆諸河則桓公尚在也遷漕再遷楚邱至衛文十年而桓公始亡則宋襄卽位距衛渡河時已十年餘矣卽使桓姬思子爾時已不隔河矣尚曰誰謂河廣乎毛氏奇齡以爲非宋桓夫人思子之詩說所由來也然嘗考劉向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時請桓公立目夷公問故對曰臣有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是襄公未立

時嘗借省舅之名依母在衛惟恐旣立則難復往故預爲辭立其往來宋衛不無間隔故桓姬思子而作倚閭之望詩所謂跂予望之也此時襄公未立猶得往來故通體思而不哀次章曰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猶望其子之來非決絕之詞謂是詩作於襄公卽位之後者鄭箋之說序固未嘗言卽位也

伯兮二則

詩序辨云舊說以詩有爲王前驅之文遂以爲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而鄭在衛西則與詩言自伯之東不合陸氏詩學曰春秋莊六年有王人子突救衛

一事於時於地無不合自伯之東東與齊戰也愚謂王人救衛非爲王前驅也一戰卽罷非過時不歸也不如從孔疏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爲是

諼草本又作萱說文作藼或作蘐一名鹿葱花名宜男埤雅草之可忘憂者故曰諼諼忘也董子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堂青堂一名合歡古今注合歡樹似梧桐非草也朱傳混而一之誤

有狐二則

狐淫獸也欲嫁之不宜以狐比之集傳未安塗山歌曰綏綏白狐毛色散舒之貌猶荀子綏綏乎其有文章也獨行求匹訓亦未安戴氏續詩紀曰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心固勝於彰寡婦之淫志旨哉言乎

之子無帶凡帶有二革帶加裳上所以懸佩大帶加衣上所以束衣今曰在厲則以衣涉水不可無帶束衣也

木瓜二則

楊氏龜山曰齊桓攘夷狄而封衛未嘗請命於天子是專封也不知漕與楚邱本屬衛地在齊桓亦不過

戍之城之而已春秋書城楚邱不言封紀實也夫子於衛風終以木瓜亦以見齊之大有造於衛不可忘也故曰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蓋許之矣

呂氏東萊曰徐氏云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埤雅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酸澀而木者謂之木桃木李大如木瓜而無鼻據陸氏之說三物一類也然考述異記桃之大者謂之木桃通志略榠樝一名木梨一名木李則自是三物且與尋常桃李不同

詩學女爲卷六　　　歙汪梧鳳著

國風

王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漢志河南郡河南縣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今河南府府城西有郟鄏陌

黍離二則

劉向新序衛宣公子壽憫其兄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說本齊魯詩曹植貪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說本韓詩齊魯惑於錯簡王衛不分固無論已韓詩亦於詩義不合不如序說可據元城劉氏曰小弁云踧踧周道鞫爲茂草則黍離之感不待於大夫行役之時而已兆於褒姒母子僭亂之日追怨之詞有所歸矣

彼稷之穗朱傳穗秀也嚴氏粲曰論語註吐華曰秀是秀爲未穗今所謂秀則已成穗而秀茂與彼秀別不知凡穀之華皆吐於穗非華而後穗也故始苗曰秧分科曰苗既穗曰秀秀則穗而華矣嚴氏誤

君子于役三則

西周之世大夫非無行役也出有皇華四牡之勞入

有杕杜魚麗之燕人皆以爲盛典而且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會言近止感時物而卽知歸期未有如此詩不知其期者也蓋東遷政在諸侯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求車求金錫命歸賵無有寧歲燕勞之典既廢還役之會無期甚且戎伐凡伯於楚邱衞不能救則晉滯之外更多顧慮矣故曰君子于役苟無飢渴而已歸非所敢望也

曷至哉鄭箋作我不知其反期何時當至哉輔氏廣嚴氏粲皆作不知其所至之處言其地之遠也次章曷其有佸方言其不知何時可以來會似有次第

括至也毛朱同義陸堂詩學曰牛羊有欄括其關扃也太元羨首四馬就括非其證耶謝康樂云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鳴則古人先有此解矣

君子陽陽五則

序曰君子陽陽閔宗周也君子遭亂世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據此則詩卽簡兮之義朱傳疑亦前篇婦人之作非是

右招我由房毛傳由用也國君有房中之樂蓋燕禮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卽所謂絃歌周南召南

之詩也鄭箋由從也欲使我從之於房中朱傳房東
房也按房婦人出入之所禮記夫人副褘立於東房
儀禮主婦內賓受獻於房中疏燕時男子在堂婦人
在房若樂官由房中入小寢禮無可考當從毛傳
右招我由敖敖翺舞之態也朱傳本鄭箋作舞位
考舞位有表有兆有綴獨不見敖之名未可據
陳祥道禮書簧非笙也先儒皆以爲笙中之簧其說
拘矣禮記女媧之笙簧漢武內傳鼓振靈之簧神仙
傳王遙有五舌竹簧經無明說豈亦古之遺制與
翿羽葆幢也春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何休曰鴻

羽也詩右手秉翟值其鷺羽皆羽舞也或鴻羽或翟
羽或鷺羽總謂之翿

揚之水四則

鄭箋以揚之水爲激揚湍迅之水喻平王政教煩急
朱傳以彼其之子爲戍人指其室家俱非是歐陽氏
曰激揚之水力弱不能流束薪猶王室政衰不能徵
發諸侯也彼其之子謂他國人之當戍者蓋畿內之
民久戍於外更代無期不能無怨思焉竹書平王三
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曰戍甫戍許
者脣齒相依兼戍二國也王氏應麟曰營謝戍申其

篤於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親平王忘讎
也
河南南陽府春秋時申伯及鄧侯地南陽一名宛城
申城在府北二十里括地志南陽縣北有申城周宣
王舅所封左傳莊公六年楚滅申遂爲楚邑楚靈王
會諸侯於申即此城也
甫即呂也虞夏時封呂望祖先於此富辰曰齊許申
呂由太姜皆姜姓也呂城在南陽府西三十里穆王
以呂侯爲司寇作呂刑禮記曰甫刑唐世系表曰宣
王世改呂爲甫故呂甫同稱後併於楚漢呂后封昆

弟子呂忿爲呂城侯邑於此今名董呂村
許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岳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文
叔於許以續太岳之嗣其地潁川許昌縣今開封府
許州是也春秋時國小而近鄭鄭再滅之以爲俘邑
後附楚靈公遷葉今南陽府裕州葉縣悼公遷奚今
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廢城父縣是旋還葉又遷
於白羽今南陽府鄧州析川縣是許男斯又遷於容
城今荆州府東廢華容縣是蓋皆爲楚所遷也

中谷有蓷二則

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乾失水之地也谷是水

之生蓷處其中而乾暵故也修蓷之長者也長茂者
亦爲所暵也濕下濕也下濕之地亦受暵蓋非復下
濕矣蓷之旱乾以漸而甚家之饑饉以漸而急始也
嘆繼也歗終也泣家日以衰薄而夫婦相棄矣孫承
澤曰周禮大司徒保息生養萬民有賑窮恤貧之典
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
天下之故則豈有相棄怨如此詩者采詩觀風周之
政荒民散可知矣序以爲閔周信然

毛傳蓷鵻也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暵菸貌俱非是
說文暵燥也易曰燥萬物者莫暵乎火蓷爾雅謂之

萑郭益母也方莖白華本草名茺蔚生海濱池澤非
陸草也鵻菼也

兔爰二則

春秋傳魯桓公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
侯伐鄭鄭伯御之戰於繻葛蔡衛陳皆奔王卒大敗
祝聃射王中肩序蓋指此事然詩言百罹百凶非一
事也詩傳詩說謂蓺宏忠於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
之賦有兔死非其罪與兔爰差合然此乃哀三年事
於世次不符亦不足據詩所曰罹者患也憂甚於罹
凶甚於憂吪者寐而起也覺寐而覺也聰寐而聞聲
能覺者也蓋周道衰微政刑紊亂君子及見西周之
盛悲其晚遇而欲付之不見不聞也

毛鄭以雉兔喻政有緩急用心不均東萊呂氏以兔
比諸侯恣睢雉爲周人自比皆穿鑿宜從朱傳

葛藟二則

春秋傳文七年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諫曰葛藟
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則序所云
周道衰棄其九族者不爲臆說蘇氏曰葛藟得河之
潤澤以長大猶王族得王之恩施以茂盛也王今棄
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我哉蓋宗

族人之根本也宗族不相庇他人又何望焉乎王忘
殺父之讎德申侯之立已所謂謂他人父也周之東
遷晉鄭焉依遠兄弟而暱他人而親親道廢卒未聞
有異姓能扞王室者亦莫我顧之言信矣

亦莫我有鄭箋識有也左傳不有寡君杜註有相親
也嚴氏粲曰莫我有視之若無也

采葛一則

采葛憂讒也小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之時乘隙而
入如上官桀譖霍光伺出沐日奏之恭顯之譖蕭望
之亦候望之出沐日上之忠臣義士一日不在朝廷

則讒說殄行並作矣周衰王聽不聰讒人高張君子遇事出使懼讒間之易行也故以三物取興明讒人之能使君心立變也葛始生至成就三月而可刈故承以三月蕭爾雅謂之萩朱傳作荻誤禮記註謂之薌蒿至秋乃可取用故承以三秋艾之用以久者善所謂求三年之艾是也故承以三歲讒言之行一日不見卽如三月三秋三歲焉以采三物者之觀於物變未有若是之速者也故序曰懼讒也

大車三則

序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

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朱傳周衰大夫猶有能以政刑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戴氏震曰男女淫奔相與期約事之有者也作爲詩歌用自播焉事之必不有者也故凡淫奔者之言作刺者述之之言也此詩述其畏大夫又述其死生相約誓何也謂其思之非不若是甚也然而且畏也奈何今之大夫不能畏其民也然則不陳古之德化而徒言畏威之末何也有其末者進之以本無其末者風之以末可以知本者爲言其本不可以知本者爲言其末也

大車役車兩轅一牛在轅內轂長半柯庶人之車也若詩所謂大車大夫之車非牛車也王朝大夫於禮當乘墨車墨漆之而不畫大夫出封則乘子男之革路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者孔疏此大車蓋革路也

禮書子男毳冕繅五就前後各五旒旒五玉用玉五十繅王之卿孤毳冕繅六就前後各六旒旒六玉用玉七十二繅王之大夫希冕繅四就前後各四旒旒四玉用玉三十二繅此詩大夫服毳衣則王之上大夫卿也釋名毳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菼

萑之始生者青而後潔璊玉頳色也毳衣之文備此二色

丘中有麻二則

此詩當以詩序爲正留畿內之地春秋屬鄭今開封府陳留縣地後爲陳併故曰陳留子嗟周大夫食采於留者世卿而賢又遯於荒野國人愛之無已故作此詩始猶望其來終則不忘其遺愛也

毛傳子國乃子嗟之父孔疏謂古人必有所本惜乎無書可證考春秋隱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邗之田於鄭地里考蔿東周大夫子國之食邑公羊傳鄭先處

酉或者蔿卽酉乎酉爲陳幷而陳滅於楚故僖二十
七年子玉治兵於蔿疑卽此地然無實據姑闕疑

詩學女爲卷七

歙汪梧鳳著

國風

鄭都新鄭今爲河南許州之新城縣初宣王封弟桓公友於鄭居咸林今陝西同州府之華州幽王八年桓公爲周司徒寄孥與賄於虢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其地號曰新鄭以別於初封之鄭故城在今縣治西北

緇衣一則

緇衣周之人美鄭武公也周詩而列於鄭美鄭也猶載馳許詩而列於衛賓之初筵衛詩而列於雅也桓公沒王事武公嗣司徒同服緇衣於私朝曰敝予改爲欲其久於位也適館授粲愛之之詞所謂好賢如緇衣也館諸廬也在天子之宮還則還其私室非采地也陳祥道禮書曰先王之建都以處子弟公卿大夫大者百里其次七十里其次五十里使之朝夕涖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以至五百里之內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授田在鄉也鄭箋謂還在采邑之都列職於朝常往反於數百里之遠則是在塗之日多而在朝之日少也鄭氏之說其果然乎

將仲子兮三則

仲子祭仲也託爲鄭莊公拒諫之詞以諷之歷來皆

從序卻獨朱傳本鄭夾漈斥爲淫奔之辭以序爲無據然考左傳襄二十六年齊侯鄭伯爲衛故如晉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則是詩有關於兄弟不爲無據況國風之例多以君卿大夫比次於前民俗居後若民間淫奔之詩何得次此乎上篇美武公下篇愛叔段則此詩爲刺莊公無疑蓋莊公殺弟之心蓄之已久投之大邑縱其欲而誅之已有成算祭仲不知而諫之故設爲不得已之辭以掩其情曰畏我父母即傳所云姜氏欲之焉避害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即傳所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皆昧心以欺人之言也詩人窺其隱而微諷之曰仲可懷也曰豈敢愛之蓋詞雖拒仲而意實與之豈眞有所不忍於其母弟耶

通志杞柳亦曰澤柳可爲桮棬者王氏應麟曰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杞也

陸疏檀木皮正靑滑澤與檕迷相似又似駮馬駮馬梓榆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檕迷檕迷尚可得駮母檕迷一名挈榼故齊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殫

叔于田一則

田爲田除害也四時之總名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芟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皆於農隙而講武事也叔段雖性好田獵亦借以習兵詩人詳述其嬖倖者美段之詞以著段之必敗而刺莊公陷弟於惡之罪序說似勝朱傳

大叔于田四則

經義考曰鄭詩叔于田二篇其第二篇小序特加大字以別之今西安唐刻石經第二篇首章猶冠以大字自去序言詩舍正義勿習而經文失其舊學者不復措意矣

段有京城大叔之稱故題曰大叔以別於前篇毛氏奇齡謂此二詩皆泛美田者非指叔段言則大叔之稱不知何屬毛傳因獻于公所句謂從公於田亦非是蓋段之在藪在圃田也周禮豫州藪曰圃田爾雅十藪鄭有圃田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大叔居京在今開封府滎陽縣東南二十里去圃田不遠段弋獵其中獻所獲於鄭都故曰公所也莊公包藏禍心受之不却詩人借暴虎以警之曰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豈特暴虎也哉

火烈具舉卽王制爾雅之火田春秋傳之焚咸丘烈烈山澤而焚之也孔疏以爲宵田而證其得衆非毛傳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解縱送作二事非是朱傳舍拔曰縱覆鬷曰送承上善射來尊指射最是然禮書云鬷角端也與簫同覆鬷二字義欠明縱與送皆舍矢也左手以指出羽曰縱縱之勿滯也右手以沓放弦曰送送之使去也

清人二則

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

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是時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狄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清人清邑之兵也水經注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東南流卽故清人城也方輿紀要清池廢縣在開封府中牟縣西有清陽亭唐初置屬管州貞觀初廢然則鄭之清邑卽今中牟無疑或曰清池以水名也或曰清人因詩名也

左傳衛侯甯喜盟於彭水之上詩所謂彭在河上疑卽此

羔裘一則

詩傳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左傳六卿餞韓宣子子產賦鄭之羔裘則是詩已列於風非子產作也序曰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朱傳曰蓋美其大夫之辭然詩三章不露一毫諷意美也非刺也從朱傳命天所賦於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侯美也本韓詩毛傳曰君也稱大夫爲君於理不順三英粲飾也程子曰素絲五紽之類毛傳訓五紽云古者素絲以英裘而此復訓三德未免矛盾

遵大路一則

登徒子好色賦曰鄭衛溱洧之間羣女出桑臣觀其

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華辭甚妙朱子本之以爲淫婦之詩然其舊說固嘗曰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乃持其祛以畱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畱故舊未可遽絕也其說似不可更

女曰雞鳴二則

此賢夫婦相警勵之辭弋鳧與雁者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蓋射者男子所有事證以左傳賈大夫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於是始言而笑詩弋言加之與子宜之猶此志也毛傳宜肴

也朱傳宜和其所宜也如雁宜麥之屬從朱傳鄭箋子謂賓客也歐陽氏曰賓客一時相接豈有偕老之理與子者皆婦人謂其夫也御其琴瑟莫不靜好是夫婦相愛之意卒章來之順之好之方言來賓客而順好之也雜佩以問張衡四愁詩曰何以報之英瓊瑤何以報之青玉案是也一二章勉之以才三章勖之以德

陸氏佃曰沉鳧好沒與雁常以晨飛故弋者必於明星未沒時取之明星爾雅謂之启明註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太白卽俗所謂曉星毛

鄭謂將曉小星不見惟明大之星爛然雖不指爲啓明然將曉而大者惟啓明耳戴氏震曰太白在日下一晝夜左旋不及日不啻五分度之三不及恒星不啻一度五分度之三其不及日卽爲一晝夜不及天之數幾六百日而不及天者漸退復其故處今步算家謂太白約二百二十四日右旋一周天非理之實此平行實度其高下之行星常附於日成環日之象故終古與日不相離也

有女同車二則

毛氏奇齡曰忽爲鄭莊公子卽昭公也母鄧曼頗徵故使上卿祭仲輔立之有弟突卽厲公也母雍姞爲宋大夫雍氏女頗有力故於桓十一年鄭莊之薨雍氏誘祭仲至宋執之奪忽立突使突歸於鄭而忽出奔衞此固忽之無如何者也但前此鄭忽至齊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忽辭之曰齊大非我耦也旣而桓六年北戎伐齊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齊侯復請以他女妻忽忽又辭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趨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至是奔衞則坐失強援而至於去國雖兩辭齊婚不害君子然而昧於事機矣

鳳謂是詩憐忽非刺忽也初隱公八年鄭公子忽如

陳逆婦嬀則忽已有正妻矣而齊侯得請妻之者或者陳嬀已死忽將改娶詩故曰有女同車顔如舜華正以木槿之華朝開暮落比陳嬀已不永年忽當復取齊女也忽之兩辭婚於齊也其理直其氣壯左氏所謂善自謀者非求援求繫者比國人以忽無亡國之罪而見逐因致恨於辭昏失援蓋傷之非刺也

德音不忘或本序齊女賢而不取句卽指齊女難者曰文姜內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劉氏彝七經中義曰齊人請昏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可釋衆疑

山有扶蘇二則

此詩之與毛鄭異說毛云喻高下大小得其宜然扶蘇非大木則其說謬矣鄭云喻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以下章例之則橋松非惡木也釋文鄭以橋作槁謂枯槁也橋松喻大臣無恩游龍喻小人放恣皆曲爲之說非詩本旨愚謂子都美好而閑於禮法者狂且肆無禮法者扶蘇荷華顏色可觀故以興子都子充實良善之人狡童有貌而無實橋松游龍枝幹可用故以興子充言朝無良臣但見狂狡也故戴氏震以爲刺高渠彌祭仲之屬

詩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作扶胥詩說亦然毛氏奇齡曰詩本作扶蘇唯毛傳作扶胥胥蘇通字其云任嬖人狂狡者左傳宣三年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師敗績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戈而出之獲狂狡則狂狡本宋人而見獲於鄭者其後任狂狡則無所據且獲狂狡者亦鄭穆公非靈公也此以狂狡二字偶同故實之耳

蘀兮一則

詩義折中一章曰落葉曰蘀吹隕之也叔伯同姓之稱鄭介晉楚之閒楚常伐鄭而晉不能救鄭大夫欲晉之急已也故言蘀兮蘀兮風其吹女以喻楚風甚疾不止吹鄭并吹晉也叔兮伯兮苟能倡大義以攘楚則鄭自從而和之不止存鄭亦所以固晉也二章曰漂與飄同捲而去之甚於吹矣要成也久而不變深於和矣總案曰蘀兮勸晉急鄭也晉楚爭鄭無歲不勤諸侯左傳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則鄭望晉倡久矣蕭魚會後不復叛晉倡予要女非虛言也夫救災恤患大國之職也待小國之請而後圖之觭其職矣聖人錄蘀兮憫鄭而責晉也

狡童一則

序云刺忽箋云權臣擅命祭仲專也序意蓋本麥秀歌以狡童爲失國之刺然毛鄭既以昭公爲狡童又以昭公爲子一詩而兩其稱謂非體也愚謂狡童權臣祭仲之屬也子指君也鄭自祭仲逐忽立突突欲殺仲不克出奔忽歸於鄭爲高渠彌所弒子亹立而被殺祭仲復立子儀傅瑕弒子儀而復納突二十餘年中忽突亹儀旋出旋入旋立旋弒方且惴惴奔亡救死之不暇而祭仲高渠彌之屬專制國柄生殺在手寘君如奕棋豈非所謂狡童乎權臣專政朝樹私

當雖有憂國之賢士不與共言事不與共食祿亦惟有憂之至於不能餐息而已故狡童刺權臣也

褰裳三則

詩義折中曰褰裳刺無信也春秋襄公八年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詩有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遂從楚九年晉伐鄭又從之盟於戲楚子伐鄭又從之十年晉又伐鄭十一年楚又伐鄭晉又伐鄭故鄭人賦褰裳以爲諷國者如

狂童之狂也昭公十有六年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晉必急鄭不敢使鄭復從楚也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言不鑒前人之狂惑後人未必能有終也然則此詩之義宣子言之詳矣

溱水在新鄭縣北源出密縣境一名潧水東北流至縣界與洧水合國語主芣騩而食溱洧卽此芣騩大騩山也今名具茨山在新鄭縣西南四十里與密縣接界

洧水在新鄭縣南源出登封縣陽城山水經注洧水出密縣西南馬嶺山卽陽城山也經密縣而東流入縣境會溱水爲雙洎河又東經長葛至西華縣入潁水左傳襄元年晉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又襄二十六年楚伐鄭涉於樂氏樂氏亦洧水津名又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蓋古鄭城在新鄭縣西北溱水在北洧水在南亦鄭環衛國都之水也

丰二則

序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

隨戴氏震曰此坊記所謂親迎婦猶有不至者是也蓋言夫俗之衰薄昏姻而卒有變志非男女之情而其父母之惑也故託爲女子自怨之詞以刺之悔不送以明已之不得自主而志終欲隨之後二章望其復迎已以行昏禮以名通在女子不必知其夫之字也叔兮伯兮便文連稱不知其字之辭非不知其人也或曰女子始有所爲爾者非與曰非也凡後世昏姻變志皆出於父母不出於女子詩言迎者之美固所願嫁也必無自主不嫁者也此託爲女子之詞正以見惑由父母爾使父母知男女之情如此惑亦可

以解矣

陸堂詩學曰鄭氏先註禮後箋詩往往欲改詩從禮如此章之以堂爲棖尤覺細瑣

東門之墠二則

東門之墠懷賢人也賢人不仕而隱於東門除地爲墠植茜於阪以治圃爲業有室家之樂無廊廟之念所謂可望不可卽者故詩人深惜之漢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霞百尺青壁萬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古人固用此懷賢矣

茹藘倩草一名茅蒐一名地血無可疑者毛氏奇齡

曰茹藘茅蘆也引易林茹蘆在阪爲讙此因漢書茅茹有畦以成易林之誤不足據也

風雨二則

序風雨思君子也雞不爲如晦而改其鳴君子不爲亂世而改其節故於風雨之夕聞雞鳴而思君子南史袁粲傳粲初名愍孫峻於儀範廢帝倮之迫之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吕光遺楊軌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凡古人引用皆守序說其義不可易也

經義考載張氏次仲之詮風雨也旣見君子則應喜矣然君子雖處山澤慼時悼俗偏覔同心之友晤歌相對有不知其憂從中來者故曰云何不喜闡發微至覺古人聲淚俱下

子衿三則

序刺學校廢也襄三十一年傳曰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是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孔疏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非毀學宫也程子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也毛氏奇齡

曰青衿一詩原屬風刺未嘗僨薄且亦漢唐以來行文之甚有據者如北魏獻文詔高允曰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嘆復見於今北史大寧中徵虞喜爲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軌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如此引用不一而足他時朱子作白鹿洞賦云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則亦用序說矣

毛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按爾雅衣眥謂之襟交領也又衿謂之袸衣小帶也此詩衿字同襟領之別名非衣帶玉藻士

緼組綅組黃赤色此云青組綅未詳

毛傳以嗣音爲嗣習誦歌絃舞不如鄭箋作嗣續其聲聞爲長曲禮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詩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揚之水一則

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鄭箋作是詩者同姓之臣也朱子舊說云兄弟旣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按國風揚之水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令諸侯唐風言晉昭不能制曲

沃此詩言鄭忽不能制權臣皆與微弱也左傳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則昭公兄弟不得爲鮮言終鮮者兄弟爭國不保其初也無信人之言讀詩記以爲其大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是也

出其東門二則

嚴氏質疑曰此詩毛鄭泥序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室家之語其訓辭多失本義如鄭以有女如雲爲從風無定毛以匪我思存爲不存救急又以如荼爲喪服以聊樂我員爲時人見其相棄願其還自配合鄭以已妻時亦棄去願少留以暫相樂皆求詩之過也李氏詩所曰嫉淫者之詩也天下之物有非分之所當者苟思存焉雖不求之而已累其心矣思不存則與已無與也豈獨女色一事哉

縞衣綦巾巾卽紛帨非婦人裹頭之巾聊樂我員員釋文曰本亦作云旋也小雅昏姻孔云左傳誰其云之古字員云通皆周旋之義荼茅莠也荼苦之荼苦荼荼蓼之荼委葉皆與此別匪我思且且留也言我思之所留雙聲爲次且單言爲且故且有留義茹藘以染絳裳色也衣則縞矣巾則綦矣裳則絳矣皆作者之妻服也

野有蔓草二則

詩傳曰白季遇郤缺於冀薦於文公人美之賦野有蔓草以鄭風爲唐風固是僞說然細繹此詩實思見賢者之詞非男女會合也左傳鄭伯享趙文子於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文子曰我子之惠也鄭七子餞韓宣子於郊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郯傾蓋而語贈之以束帛子路曰士不中道相見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淸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

不賵終身不之見也凡此三者或嘉零露之惠或善皆臧之志或證邂逅之遇皆求賢之義也知此可以讀是詩矣

陸堂詩學曰以殊色爲美人盛於國策而靜女詩實爲作俑其餘國風及離騷無不以懷君友淸揚婉兮齊人以美莊公晉曹顏遠詩褰裳非所難淸揚不可俟蓋亦用以懷友

溱洧三則

朱傳此淫奔者自叙之辭令詩曰女曰觀乎士曰既且維士與女伊其相謔明是詩人作此以刺之非士

與女自叙也戴氏震曰止游女也鄭俗以三月合於溱洧之上以自祓除蓋國人成風如是因而至於士女相襍淫泆甚衆故叙其戲謔之言投贈之事使凡有妻子之託是以游者皆惡聞之而各自救止則風俗可挽正也夫未有言人之妻子與人戲謔而不愧且怒者固風諫之所爲作也

上巳之義三月建辰則巳爲除日故以除不祥後漢禮儀制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洗濯祓除蓋建寅之制也魏晉以後但用三日而上巳之名由存昔周禮則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而已無所謂上巳也鄭

俗尙於游藉此聚會不必上巳也韓詩傳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執蘭祓除薛君註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皆以漢證周朱子亦用此義非是

本草經蘭草主殺蠱毒辟不祥一名水香卽都梁香非今之蘭蕙夏小正五月蓄蘭爲沐浴也詩之秉蘭將以祓除於水上卽此草韓詩傳解作蓮與芍藥不同時且失祓除之義芍藥離騷謂之留夷廣雅謂之攣夷本草謂之餘容可作醬一名可離會畢將離故贈以芍藥也溱洧二水至新鄭已合流故上言溱洧

下單言洧

詩學女爲卷八

歙汪梧鳳著

國風

齊都臨淄故齊城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城北班固曰臨淄名營丘師尚父所封以地有淄水而名四傳至胡公徙都薄姑當周夷王時其少弟山率營丘人攻殺胡公徙治臨淄是爲獻公獻公以下咸都臨淄城周五十里有十三門

雞鳴二則

詩傳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蓋本列女傳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史記世家桓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立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姬與豎刁比而請立無詭其後五公子樹黨爭立釀其禍者衛姬也烏得以是詩屬之蓋齊自太公開國五世皆令主此詩乃是時賢妃所作陸堂詩學曰雞鳴猶關雎也當屬齊之正風非宮中彤史不能爲也

毛氏奇齡以蠅之鳴不先於雞且其聲不類因疑是詩淆亂是非爲讒人之詩王伯厚亦云蠅以爲雞心惑於聽也然詩末章甘與子同夢明是夫人之辭蓋警者不嫌過甚故李氏詩所曰以物理驗之無有雞未鳴而蠅鳴故一說匪特雞鳴也且有蒼蠅之聲矣且漸侵曉也不然君雖晏朝臣無散歸之理而詩乃曰會且歸矣有是理乎

還二則

齊俗尚勇好勝雖霸業未成而功利夸詐之習已有其漸季札所謂泱泱大國風也說者動以田獵爲刺愚不謂然秋冬射獵古人兼資文武其道固宜如是特荒於禽若太康之十旬不返則宜指爲大戒耳此詩蓋以著齊之風俗而非刺其君上也

方輿紀要臨淄縣南十五里有猺山卽詩所謂遭我乎猺之間者按漢志引詩作遭我乎嶩之間兮師古註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嶩山名也釋文云還韓詩作嫙嫙好貌儇韓詩作婘婘好貌蓋當時經師傳授各有異同也

著一則

陸堂詩學曰俟著昏禮所謂壻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俟庭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堂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據此則亦新昏之詩安見其爲刺不親迎班固地理志以著爲地名註濟南郡之著縣也則此爲魯莊公親迎婦姜而作國君親迎本屬常禮而莊公忘父大仇受制文姜必欲取於母家故以爲刺也愚謂齊風刺魯皆明目言之南

山傷魯道敝笱呼齊子不必隱諷也此詩譏不親迎
無一字涉魯則非刺魯莊明矣春秋天子不親迎使
公卿迎之祭公逆王后於紀單靖公逆王后於齊是
也諸侯則親迎然或有故若疾病及越境未便則遣
大夫迎之莊公如齊逆女爲親迎公子翬如齊逆女
爲遣迎是也世子及大夫則無不親迎者鄭忽取於
陳楚公子圍取於鄭襄仲取於莒莒慶齊高固取於
魯皆親迎是也齊俗不親迎雖士大夫亦然故女至
壻門始見其俟已也毛鄭以爲陳古親迎之禮亦非
是禮書云門屛之間謂之宁大夫以簾士以帷無所

謂屛也詩曰俟我于著而士大夫與焉者蓋簾帷之
爲蔽限亦謂之著于著于庭于堂紀入之次序也

東方之日一則

東方日月紀時也彼姝者子干旄以目賢者則此亦
朋友好會之辭日在東旦也月在東夕也履我卽兮
步履相親接周旋於室中也履我發兮離闥而去始
發行也自旦至夕留連靡已猶之以永今朝以永今
夕意也鄭箋以彼姝爲男下女朱傳以彼姝爲女求
男薛君章句以日月喻顏色盛美皆非是

東方未明二則

東方未晞晞是日之光氣湛露曰匪陽不晞謂見日
之光而物乾也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
日氣故亦爲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毛傳
言明之始升

不能辰夜朱傳誤作晨爾雅云不辰不時也時夜卽
司夜莊子所謂見卵而求時夜報更漏也折柳爲藩
狂夫却顧尚知有限也今不能時夜失早莫之節序
所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也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
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挈壺司夜郝氏敬曰
興居號令非辰夜者所得司無所歸咎不敢斥君而

求諸挈壺氏所謂敢告僕夫云爾

南山三則

毛傳南山齊南山也考方輿紀要南郊山在臨淄縣
東南十五里下有天齊淵一名南野山疑卽此詩之
南山

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西南流城東有魯
道卽詩所謂魯道有蕩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漢鉅
平縣在今兖州府寧陽縣境

齊民要術曰種麻欲得良田耕不厭熟縱横七遍以
上則麻生無葉縱横其畒蓋古法也曷又鞠止鞠字

毛傳窮也鄭箋盈也東萊曰養也謂養其奸下章乃言極其欲呂氏說勝

甫田二則

詩傳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詩說亦同按此篇前後皆襄公時詩不得忽以此詩屬景公二說仍本小序刺襄公不修德而求諸侯特易以景公耳不足為據

孔疏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霸韋昭註小霸主諸侯盟會襄即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為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恃強力故欲求為霸也至其弟桓公即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為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修德未章鄭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孌之童子少自修飾丱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而加冠為成人也朱傳義同愚謂未幾無多時也突駭所見也宜角而弁故曰突若宜弁而弁何駭之有且自總角至戴弁為時甚遠不得言未幾也此猶論語所云欲速成而非求益之意耳與刺意較合

盧令二則

左傳有襄公田於貝邱一事國語桓公語管仲曰昔我先君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戎車待遊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則序謂襄公好田獵畢弋百姓苦之亦非無本然所謂陳古以風則支離矣朱傳曰此詩大意與還略同蓋亦齊俗也

仁內美也鬈髮好貌外美也偲毛傳訓才說文訓強言才技之美也由內及外因人見技三章方有次第鄭箋訓鬈作拳勇與偲字複朱傳訓偲作于思與鬈字複疑非是

敝笱一則

敝笱刺文姜朱子亦從小序惟序云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朱傳云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則小異按春秋文姜以桓公二年歸魯至桓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易此必敗公違申繻之諫卒受禍於齊由不能制文姜故也朱傳改桓作莊子不可制母故後儒以為當制其從者不知莊公嗣位夫人之歸齊者惟孫於齊耳此詩非謂孫齊而作也其後文姜還魯二年夫人姜氏會齊

侯於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邱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冬會齊侯於穀皆未嘗歸齊如載驅刺文姜祇言其渡汶不言歸齊是詩明言歸止其譏桓非譏莊春秋經傳可證也臧氏震曰笱所以取魚敝笱則取之而不能制之鄭以本詩辭義求之其爲桓公明矣

載驅二則

首章次章上二句毛鄭指襄公朱傳以四句並言文姜按齊人作詩刺上不應反舍襄公且載驅既屬文姜則文姜已在道矣何以下反言其夕發蘇氏云襄公疾驅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以會之其說已甚明快且考之禮書曰茀車蔽也詩曰簟茀朱鞹簟茀魚服翟茀以朝翟雉也簟方文席也衞夫人之車以翟茀齊襄公方叔之車以簟茀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也據此則毛鄭之說不可易矣

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禹氏復京曰汶河其源有三一發泰山之旁仙臺嶺一發萊蕪縣原山之陽一發萊蕪縣寨子村至泰安州靜封鎮合爲名曰塹汶西南流與徂徠山之陽小汶河合又西

流注洸河入濟此徐汶也朱虛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境有汶水源出沂山東麓流經本縣東南六十里入安邱縣界安邱亦屬青州此青汶也按詩人所詠乃徐州之汶在魯北境

猗嗟一則

春秋莊四年書公及齊侯狩於禚公羊穀梁作郜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以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詩當作於是時故序云刺魯莊公也

詩學女爲卷九

歙汪梧鳳著

國風

魏漢志河北詩魏國故城在今山西解州芮城縣東北七里古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周以封同姓焉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一十許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詩蓋作於未滅之時

葛屨一則

詩義折中曰葛屨廣儉也魏本舜禹之故都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有聖賢之遺風焉雖過儉亦致褊心之刺然民勤事而習禮勤事則易富習禮則易教既無鄭衛之淫靡并非齊秦之夸悍天下之俗莫善於此故刺褊心正所以廣儉德也昔季札觀樂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左辟象揥所謂大而婉乎葛屨縫裳則儉而易行也爲上者能用其勤儉而輔之以德使無褊心則明主之爲也臣鳳恭錄

汾沮洳三則

汾沮洳愚以爲刺遺賢而非刺儉按莫冀州謂之乾絳五方通謂之酸迷陸疏所謂緐以取繭緒者也藚爾雅謂之牛脣毛傳謂之水舃陸疏謂之澤舃莫桑藚下濕之產比卑賤者卽下所云彼記之子也公路主君路車以卿大夫之餘子爲之公行主兵車之行列以卿大夫之庶子爲之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以卿大夫之適子爲之皆世官也莫可繅桑可蠶藚可藥不以生於沮洳之地遺之乃美不可限量如英如玉之子非世家子弟所得比者反以單寒棄之是可惜也童子備官而賢人放棄魏之所以卒併於晉哉

嚴氏虞惇曰昔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我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采莫采桑采藚蓋卽茹葵之類非特儉嗇而已是亦與民爭利也儉不中禮則吝吝必至於貪伐檀食鼠之所爲作也說亦有見存之

汾水源出太原府靜樂縣北百四十里管涔山又名燕京山西南流至榮河縣入海

園有桃二則

案桃爲果之下品棘則棗之小者均非美材而實殽登俎喻所用之非人也魏小而偪於晉又以下材當國危亡在旦夕君相不知憂而士憂之忽而歌謠忽而行國悲歌往復冀闇者之少勤其思其猶離騷之意與兩章首二語先儒之解未穩愚謂前篇刺賢者不用是篇刺用者非賢也

不知我者唐石經作不我知者
陟岵三則
此詩孝子至情全在瞻望二字其親之念已祝已俱從望中想像出來不言己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己不言己之自愼而反言親之欲其愼則所以念其親者益切而所以保其身者益至矣唐人詩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正用之也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反用之也
首章言止謂見止於人如戰則見獲使則羈留之類次章言棄謂自棄其家末章言死謂因役而死皆有

次第朱傳訓棄字謂死而棄其尸不如東萊訓棄字謂棄毋而不歸
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釋名云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屺圯也無所出生也毛傳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與爾雅正相反孔疏以爲傳寫之誤
十畝之間一則
水經注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序曰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鄭箋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孔疏魏地陿隘一夫不能百畝今纔十畝之閒皆泥於小序不足據也魏國雖小無一夫十畝之理且國小則民亦寡何至民無所居孔疏謂民畏寇內入故地陿支離甚矣横渠張子曰周制國郛之外有聽爲場圃之地疑家授十畝以毓草木朱傳從之按場圃冬築之以爲場而納禾稼春治之以爲圃而毓草木本不須十畝竊疑以半築場圃以半栽桑班固所謂還廬有桑桑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者故曰十畝之間非十畝盡桑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析場圃而言之也詩曰十畝之閒桑

者閑閑統場圃而言之也
伐檀三則
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食祿君子不得近仕爾吕氏祖謙曰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爲而積汝未嘗狩獵貆何爲而來獨不見夫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者乎此本鄭箋作旁觀者之辭朱傳全就一人之厲志上說按詩胡瞻爾庭有縣貆兮爾者指在位貪鄙之人而言詩人美君子之不素餐正以刺在位之素餐者但云君子厲志如此則胡瞻爾庭殊無所謂

矣故是詩從呂氏首三句嘆君子之不用中四句譏小人之得祿末二句以爲苟用君子必不如斯互文以見意

毛傳萬萬曰億本九章算術鄭箋十萬曰億本王制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按韻會億數不定也則詩蓋言其至多不可數計也毛傳獸三歲曰特爾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則特豕也上下章貆鶉皆專指一物不應此章乃泛言獸宜從爾雅義毛傳熟食曰飧鄭箋讀如魚飧之飧說文飧水澆飯也从夕食言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也肩豜毛訓

大戴禮凡雅八篇可歌伐檀在內晉書樂志魏武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傳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有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夔鹿鳴全不改易後又除古伐檀重用鹿鳴或以爲伐檀音節自此銷亡不知鹿鳴本漢章帝大樂食舉之第一曲夔所傳者亦漢法也

碩鼠三則

春秋傳曰抑君似鼠乃臧紇對齊莊語說詩者以證碩鼠謂刺其君貪而畏人民以此語施之君悖逆甚矣是詩尚可訓乎嚴氏粲曰碩鼠指聚斂之人即伐檀序言在位貪鄙者也斯言得之且詩頻言三歲此必實紀貪鄙者柄國之歲非同如三秋如三歲者泛言其久之詞若刺君何必以歲計況所云貫女者君貫之也則碩鼠者其臣而貫碩鼠者其君爾

魏俗儉嗇說詩者於彼汾園桃諸篇皆謂刺儉不中禮不知漢文惜露臺百金之費宋武表葛燈麻拂之約史書傳爲美談儉亦何可刺乎讀詩至君子不樂仕於其朝而思桑者之閑閑小人不樂耕於其野而往適樂土之得所而後知魏之亡於貪殘非亡於儉嗇也

玉篇鼫鼠頭似兔尾有毛黃黑色今之鼠狼也故貪而畏人象之其說與爾雅疏說文陸璣疏異

詩學女爲卷十

歙汪梧鳳著

國風

唐帝堯舊都之地成王封叔虞於唐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河汾之東方百里今太原府太原縣古唐國在今縣治北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今爲山西絳州聞喜縣後謂之新城亦謂之下國秦謂之左邑水經注左邑故曲沃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今左邑故城在縣治東又五世至穆侯復遷絳亦曰翼今爲山西平陽府之翼城縣舊城在縣治東南十五里自昭公封桓叔於曲沃其子莊伯浸強時謂晉侯爲翼侯桓八年武公遂滅翼自曲沃徙都之王命爲晉侯至莊二十六年武公子獻公命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翼即絳也鄭氏詩譜言穆侯遷都於絳孝侯改絳曰翼獻公又北廣其城二里命之曰絳則翼絳之爲一地明矣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曰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遂遷於新田今山西平陽府曲沃縣自此以後命新田爲絳以舊都爲故絳絳故城在今縣治西南二里

蟋蟀二則

此詩民俗相樂而相警之詩李氏詩所曰居者家居事也外者鄉里鄉黨事也憂者後來事也瞿瞿然顧慮蹶蹶然圖之夫然後可以休休而安矣鳳謂通篇以職思二字爲主職主也居內事也外外事也憂憂患也人情樂則忘憂則不思而至於荒矣乃既思內事復思外事更思憂患之事仍皆以有主者運之所謂思不出其位也思深哉陶唐氏之遺民乎此季札之所以興歎也序以詩爲刺僖公儉不中禮及傳解職思其外爲禮樂之外鄭箋以職思其憂爲鄰國侵伐之憂皆非是

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白露下蜻蛚上堂詩云蟋蟀在堂據豳風則自九月而十月矣歲聿云莫可證晉用周正夢溪筆談云以新易舊謂之除日知錄曰左傳晉用夏正獻公滅虢之月平公時絳縣老人甲子其文可以互證陸堂詩學曰平王以前晉國仍用周正竹書曲沃莊伯改用夏正本註云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

山有樞二則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史記昭侯元年封成師於曲沃號曰桓叔七年潘父弒昭侯迎曲沃桓叔是詩之作蓋爲是與戴氏震曰其辭危有朝不謀夕之憂明曲沃將代晉也則衣裳車馬鐘鼓又安能世世萬子孫長守也故終之曰他人入室古者非處尊位不得有車馬鐘鼓毛詩序刺昭公也固有據而言之矣詩主昭侯而泛曰子微辭也辭不目君則曰宛其死矣不嫌亟遽出之曰他人非其子孫之謂也桓公以親親而爲逆亂之謀亦惡在非他人也推而遠之可也潘父之禍端已見於前然而不能保其子孫可言也不

能保其身不可言也

陸疏楡之類有十種爾雅無姑其實夷註無姑姑楡也楡白枌言楡之白者曰枌卽陳風東門之枌毛傳所謂白楡者也樞荎郭云今之刺楡卽廣雅所謂梗楡本草零楡生潁川山谷中郎楡生山中莢如北楡廣志有卽楡無莢齊民要術有梜楡陸璣疏又曰駁馬梓楡其類甚夥嚴坦叔曰此言隰有楡總言楡耳朱傳以爲楡白枌疑誤

揚之水三則

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按晉世家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桓叔旣入晉晉人攻拒敗歸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孝侯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於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是爲鄂侯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爲哀侯至武公虜哀侯晉人立哀侯子爲小子侯終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嗣已絕矣哀侯有弟緡猶復立延晉統最后武公伐翼滅緡僖王受賂命爲晉侯而曲沃始幷宗國去桓叔時越四十餘年而人心未能協一則當時賦揚水者必非晉人懷貳可知若以爲潘父之黨及曲沃私人與乎謀者則不當作此詩以漏洩其事故是詩斷爲從桓叔於沃者不忘故主微其辭以告晉之詩春秋傳侯犯以郈叛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駟赤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卒出侯犯而以郈歸叔孫據此則揚水爲沃人不忘晉明矣故文中子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則猶傷之者也首章曰云何不樂聞有命而不樂也次章曰云何其憂不敢告人而私憂也卒章曰我聞有命聞謀晉之命也曰不敢以告人告晉之辭也則詩固晉之忠臣而非沃之媢子也

諸侯之服朱中衣而繡黼領素衣朱襮蓋桓叔始封之服降於諸侯矣鄭箋謂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非是襮領也朱繡卽朱襮襮上繡爲黼形也郊特牲疏云魯詩曰素衣朱綃鄭箋改繡爲綃本魯詩

地里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今平陽府聞喜縣應劭云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椒聊三則

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春秋傳曰初晉穆侯

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魯莊公十六年曲沃伯爲晉侯去昭公時幾七十年詩人於昭之時已知曲沃之後將有晉國而作椒聊之詩固已識先師服矣讀是詩者當知防微杜漸強幹弱枝之道然鑒於此而疎其

骨肉翦其宗支致國祚潛移於權臣外戚之手則又不若此楚弓楚得之爲愈矣此吾所以讀伐木常棣諸篇而歎聖人之宏猷茂德爲不可及也

陸陸堂曰以聊爲助語而又加以且句法未安王氏以爲薄略之詞尤鑿爾雅云朻者聊謂木之糾曲者名聊也則以椒之旁枝爲曲沃比得其義矣

蕃衍盈匊禮書匊二升二匊爲豆四升吕氏曰古量二升曰匊匊大於升埤雅古者匊大而升小據此則首章言升次章言匊益加蕃衍也毛傳兩手爲匊則反少於升矣非是

綢繆二則

詩義折中曰綢繆憫貧也晉與曲沃屢世搆兵民貧日甚不能備物故冠婚無以爲禮也一家凋敝比戶皆然故親友莫能相助也如此詩之所詠其由來非一朝矣沃之椒聊蕃衍私家日富也晉之束薪綢繆公室日貧也歷觀春秋諸國大抵諸侯虐用其民而大夫庇之民之所歸財之所聚故公室貧而私室富諸侯猶不悟而多取於民以使之日貧豈不愚哉臣鳳孫錄

見此良人毛傳云美室古無稱女子爲良人者秦風

厭厭良人孟子其良人出皆指其夫耳鄭儀禮註婦人稱其夫曰良是也故朱傳曰夫稱

杕杜二則

詩故曰此刺哀侯詩哀侯之世曲沃益強本根益弱乃不知修德而侵其弟陘庭之田於是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其後卒爲曲沃所執獨行踽踽喻哀侯之寡援也同父則陘庭也

兩章末四語毛鄭謂異姓之臣當助君朱傳謂無兄弟者自傷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辭俱不如吕氏東萊之說吕氏曰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

不自相親也凡人無兄弟胡不外求佽助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苟非兄弟必不相助也

羔裘一則

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朱傳此詩不知所謂居居究究未詳按爾雅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埤雅居居以言其不通究究以言其不恕鳳謂是詩爲黨私妨賢之在位者而作其曰羔裘豹袪羔裘豹褎者言其位也其曰自我人居居自我人究究者言自此人在位皆以我人爲居居究究而不足用矣其

曰維子之故維子之好者言豈眞無他人可用而維子之故舊親好是庸乎居居究究从爾雅釋而曲釋本詩文義僭立別解似猶可通若如序言刺不恤民則末二句難通若如箋疏之解末二句則民猶愛好此不恤民者豈人情乎吾有以知不然矣

鴇羽二則

左傳隱公五年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於翼桓公八年冬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於晉九年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所謂王事也伐曲沃而不能克立晉侯而不能定以致晉人征役不已不得養其父母無可告控而仰訴於天所謂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晉人不肯從曲沃之逆而抗兵相拒可以見其忠不能蓺黍稷而悲父母何怙可以見其孝一詩之中忠孝具備唐風之所以爲厚與

王事靡盬爾雅靡無毛傳盬不攻緻也按說文煮海爲鹽煮池爲盬盬苦而易敗靡盬似言王事則無所苦特不能養父母耳西河毛氏曰盬蠱也蠱而間隙靡盬者王事繁多略無間隙亦通

無衣二則

無衣刺周之受賂以錫弒君者服故本其請命之意

言之也晉武公之初弒小子侯也桓王猶能命虢仲立緡於晉又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是則周雖微而名分猶存也至僖王受武公之賂而命之爲諸侯則綱紀蕩然矣至此易唐爲晉晉武之無可美朱子已詳辨之然朱傳以子爲天子猶覺未安不如從序作天子之使爲允春秋傳莊公十六年周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則詩人言子者謂虢公以命服來也

小國一軍衣亦降七爲六李氏迂仲曰唐室之季強藩悍鎭皆伐其主帥擅自封殖坐邀天子旌節劉仁

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此詩言豈曰無衣不如子之衣安且吉與仁恭之言無異蓋晉武非眞以王命爲重特假此以服衆耳

有杕之杜二則

有杕之杜美好賢也成王封唐叔命以康誥而封於夏虛懷姓九宗職官五正猶有存者翼之嘉父尚見於春秋隱公之六年至武公以篡弒得國逆取順守招攜懷遠有築臺擁篲之思是詩所以作也厥後狐趙欒郤荀范韓魏之祖皆起於武獻之間齊桓公爲五霸長身没而諸侯倍之晉自文公始霸子孫爲中國盟主者百五十餘年非皆其君之能賢臣之力也晉之卽位而必朝於武宮蓋隱以太祖尊武矣晉之多賢武實啓之也

曷飲食之謂誠有好賢之心惟恐無以飲食之耳蓋養賢有道非其道則賢者必不受其養故幸其來而又懼養之或不得當也鄭云何但飲食之朱傳云無自而得飲食之諸家作曷不飲食之皆非詩本義

葛生四則

序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左傳閔元年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三年晉侯使太

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僖二年晉滅下陽五年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晉里克敗狄於采桑此所謂好攻戰也

陸氏佃曰言葛生高而蒙楚蘞生卑而蔓於野各繫所遇猶之婦人外成於夫榮悴隨焉所以一心乎君子也

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嫁未久也毛鄭以爲齊服非

蘞烏蘞莓也或謂之龍葛或謂之烏服誰與獨處四字一氣連下舊說與句字誰與乎獨處而已旣言夫不在又泛言誰與其詞亦悖於義戴氏震曰予所美之人而不在此留誰獨處哉反顧隻身吁歎慨傷之辭誰與自問也其夫從軍不歸生死未可知留一婦人於家無所依託故以葛蘞爲興而曰誰與獨處明其爲一婦人隻身無託也此思婦之辭也

采苓二則

采苓序以爲刺晉獻公愚謂亦所以哀申生也獻公內惑驪姬外比二五太子之殺豈待曲沃胙進而後知哉詩人賦采苓而曰首陽之巓者諷共子之法夷齊也夷齊讓國以全義申生去國以全身一也春秋傳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李克諫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使申生用先丹木狐突之言舍旃而去可以全父子之恩息國家之禍此詩人所以三呼首陽也蓋事關君臣父子之間詩人未敢斥言故皆作隱語惟首陽則直言明揭以著作詩之旨其曰采苓采苦采葑者變采薇而言之可謂微而顯矣人之爲言指讒言也無信無與無從言苟亦無有信而許之且從之者乎危其不能爾也舍旃舍旃勸其舍晉而爲首陽之逃

也然者隱指後患無然者言舍則誠可無及於禍則雖有讒而不爲我害故末云人之爲言胡得焉言不得而加之也先儒訓釋似多牽湊故爲之說如此以俟後之深於詩者

首陽山卽首山一名中條山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東十五里首起蒲州安邑及臨晉夏縣聞喜之境禹貢壺口雷首卽是山也或謂之陑山或謂之襄山或謂之薄山迤邐而東隨地易名水經注雷首山西臨大河俗亦謂之堯山下有雷澤卽舜所漁處春秋時晉地

詩學女爲卷十一

歙汪梧鳳著

國風

秦隴西谷名今秦州淸水縣有故秦城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伯翳佐禹治水賜姓曰嬴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爲大夫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始列爲諸侯遂收有周西都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有制岐終南惇物之野其曾孫寧公遷於平陽今陝西鳳翔府之郿縣元孫德公又徙居雍今鳳翔府鳳翔縣

車鄰二則

序車鄰美秦仲也史記秦仲居秦亭爲附庸立三年西戎滅犬邱大駱之族十八年宣王以爲大夫誅西戎秦仲以附庸爲宣王大夫鄭語桓公問於史伯曰

姜嬴其孰興對曰國大而有德者近與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蓋秦自非子以來至秦仲而始大前此地小僻陋今乃創見中國之儀焉故作歌以美之

毛傳寺人內小臣也孔疏天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按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宋有寺人柳諸侯之寺人也詩巷伯箋曰巷伯內小臣諸侯之內小臣也可證毛傳之誤秦始立國而寺人首

見於風秦之用寺人舊矣君子於此知秦有趙高之
禍焉

駟鐵四則

駟鐵專爲田狩而作不獨美襄公亦以見秦俗也
毛傳鐵驪說文馬深黑色驪馬赤黑色鐵則驪鐵本
二種然月令孟冬駕鐵驪則亦可統舉故毛傳以驪
釋鐵
輶車驅逆之車鸞鑣縣鸞於鑣鄭註禮記曰鸞和皆
鈴也蔡伯喈崔正熊皆謂乘輿之鸞以金爲鸞鳥縣
鈴其中施於衡上此是漢制非古也孔疏夏官大馭

及玉藻經解註皆云鸞在衡和在軾謂乘車之鸞也
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異於乘車也按鑣馬銜也一
名扇汗一名排沫爾雅謂之钀詩每言八鸞當謂馬
有二鸞皆指縣於鑣者鸞若在衡衡惟兩馬安得置
八鸞故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鄭箋亦不之
易而商頌烈祖鄭箋亦主鸞在鑣之說
載獫歇驕說文作猲獢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皆田
犬也鄭箋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也
孔疏此則倒本未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朱傳曰田
事已畢遊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義勝

箋疏

小戎二則

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
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漢
書地里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
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
以射獵爲先故此詩鋪陳兵車器械之事雖以婦人
之口猶有鼓勇之氣焉
小戎兵車周曰元戎秦曰小戎皆革路也春秋魯莊
公喪戎路楚鬭丹獲戎車鄭人賂晉侯有廣車楚有

左右廣其實與小戎等皆所謂橫陣之車也軫一曰
收一曰車枕輿後橫木也禮書曰俴收淺輿也淺輿
謂隧四尺四寸視大車牝服八尺者爲淺也孔疏謂
車前後橫木皆曰軫自後軫至前軫淺於乘車故曰
俴收考之禮車前有軓有陰而已不聞有軫說文亦
曰軫輿後橫木孔疏誤車轅曰輈持衡者也輈縱而
曲長衡橫而直短縱者若輈橫者若梁故曰梁輈五
楘輈上束以皮者五而其束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游
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著服
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陰揜軓也靷以皮爲之繫於

陰板之上驂馬頸不當衡別爲二靷以引馬鋈續以白金飾續靷之環文茵虎皮爲車茵釋名曰文茵車中所坐也古者婦人及高年乘安車餘皆立乘竊謂大路越席大車質戎車文茵皆車中之飾非所以坐也暢轂長轂謂三尺二寸之轂視大車轂長尺五寸者爲長也車人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兵車長轂蓋以防脫輻馬騏文謂之騏膝上白謂之馵赤身黑鬣曰柳黃馬黑喙曰騧盾之爲物以革爲之其背曰瓦其瓦設錫朱質而繪以龍所謂龍盾也龍之外又繪以雜羽所謂蒙伐蒙雜羽也周禮司兵掌五

盾櫓爲大盾伐爲中干龍盾設於輿前輿廣盾狹故合兩以蔽矢石軜驂內轡也觼環之有舌者驂馬欲入則偪於脅驅故內轡不須牽挽納之於觼也鋈白金飾之俴駟介駟也禮書曰秦人以淺金介馬古用革與否不可考也厹矛刃有三角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註銳底曰鐏平底曰鐓韔弓室一曰弓衣明堂位曰載弧韣說文曰弢弓衣左傳曰右屬櫜鞬杜氏註櫜以受矢鞬以受弓詩又曰抑鬯弓忌載櫜弓矢則韔鬯韣櫜鞬弢皆弓室也交韔二弓以備毀折竹閉以竹爲弓檠狀如弓然約於弓裏所以備損傷也緄繩也縢約之也范氏處義曰韔以虎皮爲之而以金縷飾其膺膺胸也謂弓室之胸也傳以膺爲馬帶孔疏以爲鏤胸之鞶即鉤膺非是

蒹葭一則

蒹葭懷人之作也秦之賢者抱道而隱詩人知其地而莫定其所欲從靡由故以蒹葭起興而懷之遡洄遡游往復其間庶幾一遇之也自毛鄭迄蘇呂無不泥序說秦棄周禮黃茅白葦朱傳一掃空之特未定其所指耳然謂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

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則已明以爲懷人之作矣

終南二則

史記平王封襄公爲諸矦賜之岐以西之地然襄公雖受命未能實有岐地十二年伐戎至岐卒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乃卜居之十六年以兵破戎收周餘民而括地至岐至德公徙居雍則始在終南之下矣德公子三人宣公成公遞讓國以及穆公而秦遂伯自文至穆累世令德而衣錦佩玉有聲名文物之盛至雍始備此篇首咏終南疑

美德公之詩序云美襄公恐非是

終南山一名中南一名太白一名周南山卽詩所咏終南山也在今陜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亘鳳翔岐山郿縣武功盩厔鄠縣長安咸寧藍田九縣之境程氏大昌曰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

黃鳥三則

春秋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則當時穆公令從巳死而三子輕生爭自爲殉鄭箋所謂自殺以從死也然從死而非殉葬括地志云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南一里故城內若殉葬安得尚有冢耶曹植詩秦穆先下世三良皆自殘東坡詩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士從田橫均可謂具論古之識者然秦穆邀死三良從死同於親暱嬖幸之相爲忠愛者其事俱無足道而後此驪山之役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始於此矣悲夫

交交黃鳥毛傳交交小貌朱傳交交飛而往來之貌集韻交通作膠鳥聲詩雞鳴膠膠是也又通作咬稽康詩咬咬黃鳥是也似勝毛朱

臨其穴惴惴其慄正惟三良自殺別葬故國人臨其穴而悲懼交深若殉葬固不能於秦穆墓中更營三良葬穴也謂臨秦穆之穴寫三良從死情狀則三良亦烈士何畏死乃爾此皆衍說也

晨風四則

序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鄧元錫曰惟忘故棄棄不得見而憂蓋秦人忘功記過嗜殺好兵與國相終始焉右說君子指君也車鄰終南之言君子是也朱傳此與扊扅之歌同意蓋秦俗也趙一元曰夫秦民輕生樂戰棄其室家而莫之顧寧保其無相忘乎視汝墳殷靁之風遠矣右說君子婦人指其夫也小戎之言君子是也戴氏震曰詩之說無從定矣苟非大遠乎義兼收而並存之可也

鴥說文作鴪疾飛貌釋鳥晨風鸇陸璣疏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勾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六書故晨風卽朝風非鸇也李陵別蘇武詩顧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豈亦鸇耶徐氏日記辨之

口此正鶤也鳥以發爲舉魚以舉爲發舉與發字義竝同此鶤發卽是鶤舉若曰顧因鶤舉時此賤軀以送子耳若是朝風則古詩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朝風無翼矣若曹丕清河之作則直下鳥字曰願爲晨風鳥雙飛翔北林則明指爲鳥何朝風乎

隰有六駮毛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陸璣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崔豹古今注曰六駮山中有木其葉似豫章皮多癬駮

山有苞櫟陸璣曰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此秦詩也宜從其方言則柞櫟是也

無衣二則

史記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邱幷有之爲西垂大夫金氏履祥以無衣繫之此時春秋傳襄王使簡師父告叔帶之難於晉亦使左鄢父告於秦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晉文聽狐偃謀辭秦師獨成定王之功陸氏奎勳以爲奉王命而勵同仇此詩正詠其事　愚謂康公以後無勤王事秦又未嘗如吳楚之僭王則是詩雖無確據總宜在黃烏前奉王命出兵時所作序以爲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鄭箋謂詩責康公孔疏因舉令狐河曲之戰及滅庸之舉以實之皆非是

左傳定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謝同仇也據此詩非刺用兵可知

渭陽三則

序渭陽康公念母也詩本送舅而云康公念母指其意中事孔疏秦姬生存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見母存也味此詩秦康公之於晉意深厚矣後晉襄卒使先蔑士會如秦迎立公子雍秦康公送之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晉人立靈公敗秦師於令狐按此則曲不在秦而在晉明矣朱傳引張氏之說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非持平之論

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北今咸陽縣東北十七里有渭城縣故城

瓊瑰或謂之玫瑰火齊珠也孔疏引左傳聲伯夢食瓊瑰事因謂瓊瑰爲贈死之玉非是

權輿二則

序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夏屋鄭箋作屋具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居具爾雅釋言文正

訓以此王肅作室屋之屋朱傳從之按孔疏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升庵楊氏曰夏屋猶魯頌之大房蓋周以房俎此亦其義也渠渠俎實之盛內方外圓曰簋內圓外方曰簠皆盛黍稷之器禮食宰夫設黍稷六簋每食四簋謂燕食也

李氏詩所穆公好賢而繼世者不能承其美權之於物輕重不更也輿之行路轍迹不改也不承權輿猶言不遵軌度或曰造稱者始權造車者始輿故以始爲權輿

詩學女爲卷十二

歙汪梧鳳著

國風

陳太皞虙戲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邱之側是曰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名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今爲河南陳州府治

宛邱四則

序宛邱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地理志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

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班史以二詩爲巫風蓋習俗使然不獨幽公之過

宛邱在陳州府南三里高二丈水經注宛邱在陳城南道東王隱曰今漸平矣不知所在据此則毛傳四方高中央下者得之若爾雅邱上有邱曰宛邱郭璞謂中央隆峻狀如一邱豈有漸平之理

續詩傳鳥名卷曰鷺水鳥亦名白鷺通體潔白翅背上皆有長翰毛可爲飾用不止頂上戴羽絲也其又名舂鉏者陸佃曰鷺好涉淺水以頂作低仰而行如舂如鉏也鷺羽卽鷺翿以其羽爲翿耳舊謂羽爲舞

者之翳翿爲舞者之導則不然爾雅翿謂之纛纛謂之翳李巡孫炎皆謂是舞者所執之羽但有異名者以羽舞所用原有兩羽其名翟者是雉羽但執之以舞而名翿者是鷺羽則以之爲纛而執之以指麾於舞者之列使舞者或坐或伏皆低仰有節邶風簡兮右手秉翟此舞者所執王風君子陽陽左執翿此導舞者所執

爾雅盎謂之缶孫炎曰缶瓦器郭璞云瓦盆也據孔疏缶各不同易離卦九三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樂器也坎卦六四樽酒簋貳用缶酒器也比卦初六有

孚盈缶汲器也若詩所詠擊缶乃樂器卽史記藺相如使秦王鼓缶之缶

東門之枌三則

序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詩翼曰殷制官刑儆於有位曰敢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陳之史巫紛若初不過歌舞於宮室中國人男女化之終於亡國商書之言信哉

詩本義曰子仲之子莫知爲男也女也而鄭謂之男子穀旦者善旦也猶今言吉日爾鄭謂朝日善明者何其迂耶南方之原毛以爲陳大夫原氏而鄭因以此原氏國中之最上處而家有美女附其說者遂引春秋莊公時季友如陳葬原仲爲此原氏且原氏陳之貴族宜在國中而曰南方之原何哉據詩人所陳當在陳國之南方也而說者又以不績其麻而舞於市者遂爲原氏之女皆詩無明文以意增衍而惑學者非一人之失也

陸堂詩學曰毛傳以子仲氏爲陳大夫若女子似不須指斥矣路史註云子仲氏陳宣公子卽詩子仲之

子疑其世次太後婆娑其下婆娑舞也顏註歌舞以娛神尤確東漢曹娥碑亦第云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范史乃易爲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正如五髭十姨可發一粲

衡門二則

序言誘僖公歐陽本義極力推衍終覺牽合朱傳隱居自樂而無求義最直捷

可以樂飢鄭箋作療飢說文療治也唐石經依鄭作療然樂字有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意較療字意味深遠泌毛傳作泉水或曰水名王氏總聞泌在南陽泌

陽縣

東門之池三則

序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朱傳此亦男女會遇之詞按此詩可與晤歌可與晤言絕無淫邪謔浪之意不得目爲淫詩逸詩云雖無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卽此詩旨蓋以漚麻爲興詩人自有求匹之意但不必泥序說耳

水經注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淸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

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菅似茅而大其蒻可爲履爾雅白華野菅說者以爲漚治之名黃菅謂之蔽

東門之楊一則

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朱傳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按此詩乃泛刺無信爽約者不必定指男女楚辭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改路初旣與予有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詩卽此意東門之楊所約之地也昏以爲期所約之時也至於明星已出而尚不赴約無信之甚也鄭箋以楊葉牂牂爲三月中喻時晩失仲春之月明星煌煌爲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皆拘泥不可從

墓門二則

春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陸堂詩學曰序云刺陳佗也一語得之謂無良師傅則迂矣陳氏鵬飛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

爲佗置良師傅致有弑逆之罪也左傳隱七年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洩伯知其不免則陳桓之寵佗必有踰制越禮如衞州吁齊無知之屬者而後釀成簒奪之禍篇中夫也不良顯然刺佗誰昔然矣桓公與有責焉讀墓門其知履霜堅冰之道者與

鴞一名鴟鴞一名鵂鶹一名縈鳥天問何縈鳥萃棘而婦子肆情正用此詩陸璣曰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然鵩鳥似鴞非卽鴞也陸誤

防有鵲巢四則

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朱
傳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按宣公欲立嬖
姬子欣而殺太子御寇其事與衞急子晉申生無異
御寇之黨如敬仲其人者類皆有憂讒懼禍之心故
是詩斷從序說
歐陽本義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累積
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
牽連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旨鷊綬草
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
鄭箋所美謂宣公程子云予美爲心所賢者釋說較

勝
唐堂途廟中之路甓瓴甋砌徑之磚鷊綬郭璞云小
草有雜色陸璣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今名書
帶草埤雅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
五色此傳所釋鷊草之名豈因其似鷊而取義乎

月出一則

詩義折中解月出之首章曰皎明也佼人謂夏姬也僚
好貌舒夏徵舒也古人二名間有截用一字者如晉
重耳傳謂之重樂王鮒傳謂之鮒仲孫何忌經謂之
忌是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於夏氏夏姬之子
徵舒恥之故弒靈公此詩言當月出之時靈公悅夏
姬之佼好而其子徵舒幽窈糾結勢必爲亂故中心
憂勞又悄然而不敢言也其次章曰皓月光白也懰
美而清也懮受憂思而忍受也慅煩亂也悄然不言
而中心煩亂不知所爲也其卒章曰照月光照人面
也燎人面亦有光也夭矯變紹糾緊慘哀痛也言其
憂思而忍受者今夭變而糾緊則禍發甚速故煩亂
者至於哀痛知靈公之必不免也總案曰月出憂靈
公也淫之爲禍烈矣淫人之女如其父何淫人之妻
如其夫何淫人之母如其子何當其見皎人僚色授

魂予之時而環伺而欲刃之者已不可勝計矣聖人
錄月出使淫亂之人知懽愛愈甚則禍機愈烈庶幾
有畏而中止非徒播靈公之惡於衆也臣 鳳恭錄

株林二則

序株林刺靈公也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
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
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
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
殺之夏姬左傳叔向之母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
子子貉之妹也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於鄭

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詩誌亂本也朱氏善曰衛之亂至牆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之戒矣

郡國志陳縣註陳有株邑蓋朱襄之地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按南頓城春秋頓子國頓子迫於陳而奔楚自頓南徙故曰南頓即今商水縣在陳州府西南九十里

澤陂二則

序澤陂刺時也按魯詩說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頗為近理大戴禮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陸氏奎勳因疑是詩為鄧元賦然無確據

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詩首章卒章皆言蒲荷次章亦當為荷不宜別據他草故鄭箋曰蕳當作蓮

詩學女為卷十三

歙汪梧鳳著

國風

檜高辛氏之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己姓昆吾蘇顧溫董姓鬷夷豢龍彭姓彭祖豕韋諸稽禿姓舟人妘姓鄔檜路偪陽曹姓鄒莒斟姓無後芈姓楚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其國北鄰於虢國語史伯曰鄶仲恃險謂此平王時鄶武公滅檜而併其地左傳僖三十三年鄭葬其公子瑕於檜城之下杜預註故檜國在滎陽密縣東北今許州府密縣東北五十里有檜城

羔裘二則

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故作是詩也

嚴氏曰凡人憂勞戒懼則不暇於外飾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大布之衣是也檜君絜其衣服逍遙暇豫而一無所為是偷安歲月而待亡也能無中心之悼哉

毛傳狐裘不言色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是狐裘非一色也鄭箋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按孔疏引郊特牲蜡祭用素服息民之祭用黃衣是檜君以朝服燕以息民之祭服朝非大蜡之服也

素冠三則

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傳闕云世道交喪喪禮不終於是有以得見素冠爲幸極其憂勞而愛慕焉斯固秉彝之在人心者耶何以知冠素者爲能終喪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蓋人子於親喪再期而大祥祥後則將即吉於是不以布爲冠而以縞然猶不以采爲緣而以素蓋雖漸易凶而不敢遽用吉詩人所願見謂其能舉祥祭者耳

喪禮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祥祭名去凶從吉之義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閒一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禫除服祭名禫之言澹澹平安意也通前爲二十七月故既祥之冠行三年之喪者纔得見此此詩不言衰服但言素冠素衣素韠者蓋齊衰服雖不終喪之人亦有之也當時魯秉周禮滕爲卜正之後而三年之喪均不能行詩人蓋傷之矣言庶見者不可必而望之之辭也

棘瘠也季本曰棘葉少而枝瘦故謂居喪骨立者爲棘人也欒欒毀瘠之貌

隰有萇楚二則

萇楚小草也自枝而華自華而實欣欣向榮亦能自遂其性今檜民政繁賦重不堪其苦至於小草之不如而羨其無知羨其無室家之累蓋即兔爰之尚寐無覺苕華之不如無生也序謂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說者遂以萇楚枝柔牽蔓比人之多慾而以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然者爲赤子之心其說牽強

陸堂詩學公羊曰鄭先君通乎檜夫人以取其國觀欒子之無室句興刺有因然而溫柔敦厚詩教也當以朱傳之說爲正

匪風三則

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其禍難而思周道焉或曰鄭桓以王室多故而咸林逼近西戎勢不可支謀諸史伯乃假王命東徙其民於檜虢十邑則詩所云西歸疑亦當時怨刺之作陸陸堂曰咸林之民保漢中者爲南鄭以其初不願徙也既願徙矣是甘爲相用者必無怨刺之理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猶夫簡兮西方美人之思但衛想其盛檜則憂其危耳

漢書王吉傳引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義與毛傳同

孔疏引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溉鼎廩人溉甑是溉滌皆洗器之名釋器云䰛謂之鬵鬵鉹也然則鬵是䰛非釜類烹魚用釜不用甑鬵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

詩學女爲卷十四

歙汪梧鳳著

國風

曹武王之弟叔振鐸之後也武王封之陶邱通釋云濟陰東北三十七里即定陶故城曹所都也宋濟陰城在今曹縣西南六十里隋自定陶移曹州治濟陰縣金太定二十七年河決曹自濮圮於水二十八年改築城於廢乘氏縣移曹州及濟陰縣治今之春秋地名考略謂其地即曹墟按州乘氏城在今曹縣北五十里春秋時乘邱地高氏之說非也五禮通考曹都陶邱今爲山東曹州府曹縣顧氏祖禹曰曹城今州治即曹叔振鐸所都按明初以水患再徙曹州於盤石鎭尋廢州爲縣今之曹縣今盤石鎭也正統十年別置曹州於金人築城遺址今之曹州府即乘氏縣也二說亦非是陸氏德明曰曹在兗州陶邱之北荷澤之野今濟陰定陶是也考荷澤在今曹州東南三十里陶邱在今定陶縣西南七里定陶縣在曹州東南五十里以諸而論曹都在定陶必矣今縣西北四里有定陶故城即其都也

蜉蝣三則

陸堂詩學此爲曹世子羈出奔而作春秋魯莊二十三年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二十四年冬戎侵曹羈奔陳赤歸於曹杜預謂羈以微弱不能自定賈逵謂赤是戎之外孫故逐羈立赤據詩所云蜉蝣掘閱麻衣如雪譏赤之在喪竊國心之憂矣于我歸說說同稅望羈之歸而追服也作此詩者即曹赤所殺之大夫說雖有見然無確據王伯厚云蟋蟀儉而蜉蝣奢不如從序云刺奢爲無弊

蜉蝣蓋羽蟲似粉蝶者今之飛蛾郭璞陸璣皆謂有角甲蟲非是

掘閱毛傳容閱也鄭箋掘地鮮閱孔疏掘地而出形容鮮閱按掘說文作崛突也閱鮮澤之意與管子掘閱得玉異管子閱通穴人力所穿也此詩掘爲突化蟲自出也

候人五則

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按詩言小人德薄才淺只合如候人之徒荷戈殳備迎送而已乃赤芾乘軒優游朝著譬之鵜志在水是宜求

魚於澤乃反取飽於梁不濡翼咮是何不食其力而無功受祿也其又何能稱其服而遂其厚寵乎末言小人相援並進薈蔚雲蒸賢者抱道窮處婉孌不字國欲治得乎春秋傳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之謂也

孔疏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六人史大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

三百赤芾芾韍也亦謂之韠即蔽膝天子韍色赤而體直其繪龍火山諸侯韍在國則朱朝王則赤芾其體前後方其繪火山大夫韍一命縕韍即韎韐再命三命赤韍其體前方後挫角其繪山此助祭冕服之韍也若祭於已則朝服用素韍士無韍有韎韐前後正天子之士直諸侯之士方禮書曰韠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韎韐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韠以朱而諸侯朝王以赤芾詩曰赤芾在股赤芾金舄是也非朝王則亦朱韍采芑之詩可證也瞻彼洛矣言作六師而韍以韎韐者蓋兵車韋弁服韋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韎韐即所謂縕芾也曹爲伯爵大夫

再命故服赤芾

鵜即鵜鶘水鳥別名洿澤又呼爲淘河見爾雅郭註按鵜當入水求魚今乃處魚梁而不濡其翼不濡其咮所謂不稱也得魚而食非取之必竊之也故以爲小人之竊祿而不稱其服者況焉

毛傳南山曹南山也按曹南山在今曹縣南八十里春秋僖十九年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是也俗謂之土山范氏以爲曹之南鄙杜氏以會於曹南謂在曹之都者非是

鳲鳩三則

孔疏玉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

其弁伊騏毛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鄭箋騏當作璂以玉爲之孔疏顧命四人騏弁執戈註云青黑曰騏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禮無騏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卽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騏弁執兵衛王璂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璂按皮弁以白鹿皮爲之禮書曰皮弁存毛順物性而制之文質具焉韋弁去毛違物性而又染之文而已此詩朱傳旣主皮弁則必非染皮爲蒼黑色者而云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誤當從鄭箋璂飾爲是璂禮書作瑧縫中貫玉而施於下者天子十二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孤四三命之卿三再命大夫二淇奧曰會弁如星言其玉也此篇曰其弁伊騏言其文也

毛傳鳲鳩秸鞠也按鳲鳩或謂之布穀或謂之郭公春秋傳鳲鳩氏司空也杜註鳲鳩均平故爲司空平水土方言溷鳲鳩戴勝爲一失之

下泉三則

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按詩說以爲東遷之初曹人憫周而作愚謂此詩刺晉文與衛之木瓜遙對嚴氏曰曹公之時晉文霸矣襄王命之爲侯伯而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文之於曹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而欲甘心焉後乃僅以貨免文寧能怗曹乎下泉愧木瓜矣

冽字從冰寒也下泉以比晉文之涼薄稂童粱禾之秀而不實者蕭蒿也稂蕭本非嘉種謂共公亦自取也

左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服虔曰郇國解縣東郇瑕氏之墟竹書昭王六年王錫郇伯命是繼邵公爲西伯也僖二十四年咎犯與秦晉之大夫盟於郇杜註解縣西北有郇城按晉武公滅郇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地在今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

詩學女爲卷十五

歙汪梧鳳著

國風

豳漢志右扶風栒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今陝西邠州三水縣西三十里詩譜曰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周自后稷封邰今陝西西安府乾州武功縣西南二十里古邰城括地志一名武功城有后稷及姜嫄祠其後當夏之衰不窋失官自竄於戎狄之間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府東三里有不窋塚公劉思舊土復得有邰故地乃邑於豳而居之豳在邰北百餘里不窋城又在豳北二百里舊謂公劉后稷之曾孫自邰徙豳史失其傳也後世之國無豳故繫於國風之末

七月十六則

此篇大義以衣食爲本農桑爲經而昏姻祭祀田獵

宮室具焉此王道之全也詩解頤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爲急而衣食所資以豫備爲貴必以七月爲首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於是而豫爲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爲首也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圖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其爲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爲計亦晚矣二章曰幽民以流火爲授衣之漸故於春月將蠶之候蠶之新出者則求穉桑以養之蠶之未出者復求白蒿以洗之此見其趨事之勤也而其許嫁之女豫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此見其秉心之厚也此所以爲邠俗也三章曰上章於春日而求桑以養蠶爲今年授衣計也此章於八月萑葦既成而豫畜之以爲曲薄爲明年養蠶計也上章求穉桑以養其始生者采白蒿以洗其未生者此蠶事之始也此章於桑之大者條取之桑之小者猗取之蠶盛而大小畢取此蠶事之成也蠶事既成又於鳴鵙之候而績其麻以爲布蓋蠶之所成者可以供老疾給昏嫁奉君上而已非績麻以爲布則固無以爲少者壯者之供也蠶績既成然後染之或以

爲元或以爲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且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其風俗之厚如此豈一日之積哉四章曰四月純陽而微陰已萌葽感之而蚤秀五月一陰成象蜩感之而始鳴八月正秋物成而禾之早者可穫十月陰氣已極而木之隕者爲蘀四者見陰氣以漸而至將寒之候也西北地寒非狐貉之厚無以禦之然貉賤而狐貴賤者以自奉貴者以奉公也至於二之日則又竭作以狩纘繼武功而私其一歲之豵獻其三歲之豜焉於裘則私其賤而奉其貴於物則私其小而奉其大其薄於已而厚於君如此五章曰由

動股而至於入我牀下所以感時物之屢變由穹窒而至於墐戶入室所以盡人事之當爲豳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則老幼貴賤同之所以廣其愛也六章曰此章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鬱薁之食葵菽之烹棗之剝而春酒之爲皆介眉壽之事介有助之之意則非以爲常食也瓜之食壺之斷苴之叔荼之采而樗之薪皆食農夫之事食有養之之意固以是爲常矣然則果酒嘉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供老疾奉賓祭之意多瓜壺苴荼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爲常於是見食

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嘉蔬則又於常食之外專以此而致其助也有常食以養之而又有美味以助之此豳人之老所以無凍餒也與七章曰稼之既同者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乘者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其於築而納之也有以見歡欣鼓舞之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勸勉戒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於始終此所以爲厚也與八章曰鑿冰藏冰其供上役也爲甚勤肅霜滌場其畢農功也爲甚速故其開冰也獻羔以祭司寒祭韭以薦寢廟君既得以致其

誠於神其務閑也殺羊以獻於公舉酒而祝其壽民復有以致其忠愛於君可謂上下相親之甚矣

火心星也晉天文志東方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堯典仲夏火中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與此大火心星者異鄭箋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戴氏震曰據周季夏火昏中故孟秋始不正值南方而西下若堯典之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之五月初昏大火中則流火自六月矣所以異者日左旋

一周而成晝夜恒星左旋速於日恒星謂之經星平分之爲十二次爲三百六十度用邵子之率一晝夜幾過一度今步算家謂日左旋一度漸進至一月而過一次滿一歲之日三百六十五日幾三日則幾復其故處所差甚微約三千六百分度之五十一今步算家一度爲六十分一分爲六十秒則差五十一秒也是爲恒星差昔人謂之歲差西洋人謂之恒星東行蓋以其過而稍不足一周者爲差鎭星土歲星木熒惑火三者之差亦生於過太白金辰星水月三者之差則生於不及在日上者愈遠其行愈速故過在日下者愈近下其行愈遲故不及寒暑晝夜皆繇於日當準之以爲中數無

過不及明矣積恒星所差二千一百餘年而移一次故堯典夏小正之列宿合之詩經左傳月令周髀其差移一次今則又一次矣如此十二次遞改二萬五千餘年乃復從其始昔人創歲差之說始於虞喜尚未得其所以然強分周天歲周亦曰歲實謂歲周不盡周天此乃以恒星之過而稍不足一周者反言之爲日之退而歲不滿一周也今步算家又謂恒星循黃道東行則不足之差數以爲退行所實歷失理之實無異前說恒星七政在天道本順而盡目爲逆豈非言天者之大惑乎此日月五星左旋之說也愚謂天體左旋

最速處其中者以漸而進恒星稍不及天故有歲差塡星次之故二十九年而右旋周天歲星又次之故十二年而右旋一周熒惑又次之故二年而右旋一周日又次之金水又次之故皆一年而右旋一周月最下故二十七日餘而一周此西學分天九層之說也其以日月之左旋爲右旋是卽以左旋不及之度爲右旋之度此歷家推算捷法故朱子詩傳十月之交章定日月右旋書經堯典蔡傳定日月不及天其實一也歲差之故以天運恒餘而經星在天稍促則經星亦有右旋之度但微而難覺耳帝堯甲辰冬至日在虛七夏不降乙未退女十一商武乙丙寅退斗末周簡王丁亥退斗二十三秦莊襄王壬子退斗二十一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秦時歷也漢太初元年丁丑退斗二十晉太元九年甲申退斗十七宋元嘉十年癸酉退斗十四唐開元十二年甲子退斗十宋慶歷四年甲申退斗五度宗四年戊申退箕三今之冬至日在箕一度乃道交室末壁初外道交翼十七帝堯至今四千餘年歲差五十九度合算之劉焯七十五年而差一度之數爲近然差亦有遲速未易定算也因戴說而附論及之

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而一之日斗建子二之日斗建丑蘇氏以爲月用夏正日用周正者非也戴震曰子丑寅卯之月變言日者自大撓作甲子以十二子爲地支分實四方東寅卯辰南巳午未西申酉戌北亥子丑堯典又以四方配四時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則十二子之爲十二月建緜來久矣以之繫日子爲一丑爲二以次而終十二月之日詩之屬辭不可云十有一月十有二月故變文一之日二之日爾正月二月之稱三之日四之日文連及也九月十月不可云十一之日十二之日故卒章因二之日連至四之日下變文九月十月第四

章有十月有一之日二之日亦變文也先儒不知屬辭宜然往往失之鑿詩中又曰春日曰蠶月紀時之法不泥於一而要之祗用夏正非雜舉周正是以二之日而下言卒歲所謂月建者配之而當其位曰建言斗杓所指者失之也斗杓古今差移豈可通之久遠乎毛氏寫官記曰維日爲陽自子逮巳析支之前而爲陽陽故當以日名之一之日二之日是也維月爲陰自午逮亥析支之後而爲陰陰故當以月名之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是也所謂別陰陽以紀日月者也然而又曰四月秀葽何也夫四月巳月也巳者承

陽而首陰故稱日可始於子而迄於巳稱月則又可始於巳而迄於亥然而不曰五之日何也曰偶不及耳惟其然亦未嘗有稱三月者說本許氏謙詩中以日爲言者雖爲建子之義其實主於陽而言之其說未爲無見存之

甫田箋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愚謂周禮無田畯惟見於豳風及甫田大田二詩二詩本豳雅蓋俱沿豳國之舊疑是夏官箋以今嗇夫解之知古亦有是官而異其名以意推之其爲夏官無疑也

夏小正傳云未秀則不爲萑葦秀然後爲萑葦又曰萑未秀爲菼葦未秀爲蘆蔡元度曰菼萑之始生者也萑亂也萑之成體者兼兼也萑之未秀者菼青而後潔故曰毳衣如菼白露降然後萑可以爲用故曰八月萑葦

續詩傳鳥鳴卷曰鵙爾雅作伯勞說文作博勞春秋傳作伯趙其又名鵙以其聲鵙鵙然也然又作鶗鴂以鶗鴂通字也特鵙以鳴顯則其鳴有時而此云七月與月令仲夏鵙始鳴不合因之有謂周正七月卽夏正五月者然而詩文多用夏正不應此一物獨改周正鄭箋謂豳地晚寒故物候較晚則豳在雍岐之

北早寒有之焉得晚寒於是王肅直斷曰七月是五月之誤殊不知鵙鳴之時諸書顯然春秋傳以伯趙氏爲司至之鳥謂其夏至鳴冬至止故名司至則夏至原是仲夏亦正是五月故易通卦驗云博勞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帝少皡以爲司至之官而樊光爾雅註亦云伯趙司空以夏至來冬至去是以大戴禮五月鵙鳴逸周書芒種又五日鵙始鳴則鵙鳴始於五月而終於十一月此先後一辭者其云七月非謂至是始鳴特以七月之鳴啓八月之績謂鵙是陰鳥鳴則陰生所當戒陰寒而興女功故特以七月八

月爲戒寒之候蔡邕所云鶪應時而鳴是爲陰候楚
辭恐鶗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是也
四月秀葽鄭箋疑葽爲王萯劉向說葽味苦謂之苦
葽西河毛氏詩札云王萯卽呂覽中所謂王萯月令
中所謂王瓜者葽卽呂覽所謂苦菜者其說從劉歆
鄭似矣然葽固非王萯亦非苦菜爾雅荼苦菜說文
荼苦荼則苦菜卽此詩六章九月所采之荼其非四
月之葽明矣戴震曰葽夏小正謂之幽四月王萯秀
秀幽書傳通謂之莠葽國策幽莠之幼也似禾或合
言或分言者猶杜衡之或去杜或云衡也考韋氏昭

詮甫田維莠曰莠草今之狗尾也幽莠旣一物似亦
非葽陸堂詩學引唐山夫人歌豐草葽注葽盛貌因
謂以秀葽形草之緣猶以隕蘀形木之落然秀秀出
也草滋於春不應孟夏始秀而盛不可據按爾雅葽
繞蕀蒬註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本草遠志又有
棘菀繞葽細草三名四月采根葉陰乾故曹氏以葽
爲遠志詩緝及名物鈔從之可爲定論
鄭箋于貉往搏獸以爲裘也狐狸以共尊者寫官記
曰周禮大司馬大蒐則有司表貉甸師大田獵則祭
表貉貉者獵祭也故羅氏爾雅云周人將獵則先祭

貉因稱獵爲貉然則于往也往祭貉而獵也說亦有
見
朱傳豵一歲豕豜三歲豕本毛傳然廣雅又云獸一
歲爲豵三歲爲肩則是凡獸名不止豕也周禮註亦
曰獻肩于公
斯螽蝗類以兩股相切作聲卽周南之螽斯莎雞小
蟲黑身赤頭以翼鳴者卽爾雅之螒一名天雞一名
絡緯俗謂之紡婦蟋蟀一名蛬一名精裂楚謂之王
孫幽州謂之促織明是三物朱傳一物隨時變化誤
在野在宇在戶農人之居處也寒漸至則人之居處

漸卽於內不惟人卽於內至十月而蟋蟀入我牀下
矣見寒氣之漸逼也戴氏曰動股者斯螽也振羽者
莎雞也入我牀下者蟋蟀也明舉三物以紀候而在
野在宇在戶不言物則以人之早晚居處見將寒之
候也物候人事相錯言焉李氏樗以在野在宇在戶
皆指蟋蟀非是
曰爲改歲先儒以爲豳公創國卽有十月改歲之俗
按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冬
民旣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可得四十五
日豳民之婦子旣將入室則出而治田必待改歲矣

非謂改歲然後入室也

鬱車下李一名唐棣一名白移薁郁李一名薁蔞一名常棣詳見召南

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註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正謂夏正疏正歲謂夏之建寅爲正十有二月謂建丑之月冰堅腹厚之時令入山斬冰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詩二之日鑿冰冲冲十有二月斬冰之候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開冰薦廟之候也與月令凌人悉合故春秋傳曰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朋酒羔羊謂歲時伏臘農事畢而燕樂耳朱傳引鄉飲酒禮兩尊壺於房戸之間謂兩尊曰朋此豳公之事非小民所得行

鴟鴞二則

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按朱傳以鴟鴞爲誅武庚後作從尚書金縢孔傳之說也其後與蔡九峯論金縢帖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與董叔重亦辨此一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宜以片言半語便遽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此朱子晚年之定論也今金縢蔡傳從鄭說本朱子特朱子於此詩未及改正耳愚謂流言之起在三叔而詩意所憂在武庚故首章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蓋知煽惑三叔使陷於罪者實由武庚又有以知武庚之所以煽惑三叔使搖已者意不在害已而欲傾覆我國家且又不以流言爲讐而以陷之於罪爲痛則仁之至也曰無毀我室慮

畔於未畔也二章曰迨天之未陰雨則及其未畔而豫圖弭畔之道身雖在外而禦侮之計未嘗去懷忠之至也三章曰拮据捋荼蓄租卒瘏言前之積累勤勞至今而國勢未安也國勢未安而多難乘之風雨飄搖國將傾覆鴟鴞不得不作矣此卒章所謂予維音嘵嘵也是篇與禱疾祝冊之言同一悲痛迫切如謂東征以後所作則本詩詞義皆無著落矣詩在東山前是貽詩在前東征在後方麓王氏亦云

鴟鴞一名怪鴟晝常伏處至夜每出攫他鳥子食之莊子所謂晝則瞑目夜能撮蚤察毫末者爾雅鴟鴞

鶉鳩而陸璣以鴽鵪小鳥當之鴽鵪卽黃脰鶝鶝卽
快降鳥陸疏誤

東山七則

序東山周公東征也朱傳東山所征之地也王伯厚
曰秦漢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東山卽商地按
小雅出車杕杜勞還師還役之詩與六月采芑功成
凱歌之詩類皆以對壘之威武臨戎之車馬點綴成
篇乃周公東征平武庚管蔡霍奄淮夷徐戎滅國五
十而此詩只詳歸士悲喜之情無一語及東征之事
蓋變生骨肉在周公實有大不忍言者故首章曰我

東曰歸我心西悲蓋悲三叔之陷於罪也嗚呼仁矣
邵子謂東征在丙戌年平於戊子愚謂周公居東二
年然後東征當在戊子出師而歸於庚寅

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卽散軍脫斂之意言東征既歸
勿再戎服以事行陳銜枚也鄭箋以裳衣爲兵服以
善用兵者不陳釋勿士行枚非是

爾雅蚅烏蠋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毛傳桑蟲也按
蠋五采有角非桑蟲埤雅蠋以絲自裹羅願曰蜀葵
中蟲也亦食於藿蠶類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
葵藿之地亦桑野之地也伊威鼠婦陸佃曰爾雅伊
威委黍一名鼠負因濕化生俗謂之濕生按伊威俗
名湣騐非鼠負町畽說文田踐處註禽獸所踐處也
與毛傳鹿跡合熠燿爾雅謂之卽炤莊子謂之腐蠸
背行夜飛往來也朱傳以背行爲蟲名無據陸堂詩
學以蠶尾有光之蛆螢當之亦屬牽合或又疑末章
以鳥羽之光爲熠燿與熒火之名相戾楊氏愼曰古
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火實也熠燿爲倉庚
之羽虛也如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此言桑扈之
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卽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習如熠
燿之明非謂熠燿卽倉庚也此說當矣鸛似鶴而頂

不赤項無烏帶莊子稱觀雀後漢楊震傳稱冠雀銜
經鸛仰鳴則晴俯鳴則雨或者在垤俯鳴故知將雨
若如穴居知雨蟻出而鸛就食之則鸛捕魚而食長
喙必不能蠋蚳蛘之小蟲故毛傳但言鸛好水長鳴
而喜不言食蟻也

破斧二則

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按此乃美周
公之詩非惡四國也毛傳承序之誤遂以四國爲管
蔡商奄者非是嚴氏粲曰詩不曰弓矢干戈矛戟而
專言斧斨錡銶者蓋東征之師不尚殺戮若除道樵

蘇斧斨之用爲多歷時久而破缺也銶無明訓釋文
云今之獨頭斧
管今河南開封府鄭州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霍
今山西平陽府霍州商謂武庚都紂故都朝歌故城
在今衛輝府濬縣奄地未詳所在左傳蒲姑商奄吾
東土也又云魯公因商奄之民則奄是東方之國近
魯之地也括地志兗州府曲阜縣奄至卽奄國之地
疑此卽杜氏所謂逬散在魯者其後故得奄名非奄
之初封在魯也書序稱成王踐奄則東征之日周公
討而定之未嘗滅其國至歸政後成王始滅之而徙

其君耳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周公凡兩次
伐奄猶未能蕩平至成王始滅之也

伐柯二則

序伐柯美周公也按伐柯九罭狼跋三詩有袞衣赤
舄之容無踴躍干戈之氣此居東二年東人美公之
詩東陜以東周公分治之地也周公之輔王執政與
諸侯之入爲卿士同避位居東與諸侯之歸藩就國
同非東征之太行以東也先儒混居東爲東征故說
三詩者往往牽合愚謂伐柯東人知禮也首章知婚
姻之禮次章知俎豆之禮此猶箕子封朝鮮施教八
條而男恥爲盜婦人貞信聖人過化存神其感移之
速如此故曰我覯之子籩豆有踐我東人自我之子
謂周公朱傳謂之子指其妻言非是
居東之說有欲宗尚書孔註者東匯陳氏曰豳風諸
詩其言與金縢所書皆昭然相合大誥序言武王崩
三監及淮夷叛金縢言武王旣喪管叔及羣弟流言
則流言與叛皆在武王始崩之時不得分兩節矣亦
非養寇三年而始征也成王幼未親政凡事皆理於
師傅二公居中調護成王中心雖不能無疑亦未敢
明沮周公之行兼成王諒闇國家之事惟冢宰是任

周公固可專其事矣四國之變征之少緩則蔓延莫
遏周公豈顧一已之小嫌忘宗社之大計哉迫夫三
監伏辜居東以俟朝命而不欲遽歸此則公之避遠
權勢以待成王之悟以經證經不必遷就牽合矣新
安程氏曰居東便是屯駐以東征鴟鴞詩云旣取我
子便是武庚旣敗我管蔡三年而歸便是成王因風
雷之變迎公以歸首尾關涉三年謂二年三年皆可
耳二家釋金縢居東皆宗孔註後儒釋豳風者往往
同之愚謂不然豳風之詩七月鴟鴞東山皆周公作
也故附鴟鴞東山於七月之後破斧歸士答周公也

故附東山之後伐柯九罭狼跋三詩東人爲周公作也故又附破斧之後若書序本不足信且大誥主於征武庚而序乃只言三監及淮夷叛與經意亦不相合周公位冢宰正百官事可專行然征伐大事要必不可不稟王命而行如禹雖總師而征苗亦由舜命也如不稟王命而興師而大誥又稱王若曰則是周公矯詔矣況三叔之罪不過流言經文並未遂加叛字武王方崩未有瑕釁三叔亦安得遽叛周公徒以流言之故遽而興師是不主於誅武庚以靖國家而實主於忿流言以戮其兄弟周公之聖固如是乎而

大誥又何以無一言及三叔耶大概三叔之意本只疑忌周公原非有心於叛三叔未有叛心武庚亦不敢遽動及夫周公避位居東則不利於孺子之言不驗而朝廷又訪知流言所起則三叔自知其罪不可逃又武庚益從旁煽之三叔內不自安折而與武庚叛是則事勢相迫有以使之然也然則武庚及三叔之叛實在成王既感風雷而迎公以歸之後而不在武王方崩之日流言與叛原分二候不得合而一之矣東齋之謂三監伏辜則居東以俟朝命而不敢遽歸以待成王之悟夫公之出師可以不稟王命而遽出功成以歸反欲待王悟而不敢遽歸何公之前倨後恭乎此又以見其說之自相矛盾矣況討畔而卽自鎖其地其視韓淮陰據全齊而有之者何以異乎程壽翁云金縢曰我之弗辟而下卽曰居東則是避而居東其說是也至謂屯駐以東征則是周公屯駐東方二年並未見是征討又如何罪人斯得也愚按周公避位居東非如後世要君者託避以待迎復亦非如懟君自潔者遠引以絕聞見不過謝冢宰之重任歸分陝之舊封猶之出就藩國同於閉門待罪耳故得自舉其職民被其休而東人之頌聲作矣故觀

以爲征東之東者固非卽尚書蔡傳以東爲國之東偏不知何地而周公得治之王肅以東爲洛邑豈周公營之遂可無王命而往治之乎愚故曰居東在東征前而東卽初受命於文之采邑所謂陝以東周公主之者是也

九罭二則

朱子語錄此東人願留之詩最爲直捷說詩者泥序說刺朝廷不知之句委曲附會可謂詞費陸奎勳曰鱒魴大魚而處九囊小網喻周公聖人乃留滯於東方鴻宜高飛遵渚遵陸亦喻失所蓋東人願公之留

而預知其必不能留也

爾雅疏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詩緝毛以爲小網諸家或以爲大網郭璞言有百囊網則九囊者不得爲大又有不及九囊者則九囊亦不甚小蓋常網也

狼跋二則

詩所老狼領下有胡進而躐其胡則爲所牽退而跲其尾則爲所曳以其性貪故也周公聖者無所欲於天下雖有大美遜而不居而況與人爭利哉按以狼與公擬人失倫上二句特以喻管蔡流言自取顛躓而歸美於公之居東爲能身名俱泰也劉原父七經

小傳云公孫者豳公之孫謂周公也毛以公孫爲成王鄭以公孫爲公遜後之說詩者皆從鄭作遜愚謂不如劉義直捷

禮書鄭氏釋周禮謂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王之吉服九而舄三赤舄配冕服而黑絇繶純白舄配皮弁服而青絇繶純黑舄配冠弁服而赤絇繶純詩云赤舄几几元袞赤舄赤芾金舄周公及諸侯冕服之舄也赤舄謂之金舄者鄭氏謂金舄黃朱色也考之於禮周尚赤而灌尊黃彝纁裳赤黃馬

黃朱而諸侯之芾亦黃朱則舄用黃朱宜矣

詩學女爲卷十六

歙汪梧鳳著

小雅

鹿鳴二則

關雎爲風之始修齊之本也鹿鳴爲雅之始治平之本也漢儒以小雅之首爲文王詩安溪李氏疑未必盡然而以此篇斷屬文王詩所云斯時內有后妃聖德寤寐求賢文王之尊賢於外者又如此是以琴瑟鐘鼓之音朝寢相應而後聖以爲樂而不淫其可謂至德也已斯言極爲有見然以關雎爲后妃求賢非也請得而更之曰關雎文王之親賢於內也鹿鳴文王之尊賢於外也斯爲得之

爾雅翼鹿鳴所食三物一曰苹今藾蒿始生香可食二曰蒿蒿甚香三曰芩芩亦香草蓋草木之臭味相同有同類食之之義

四牡六則

左傳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國語所以章使君之勤也毛朱皆祖其說李氏詩所云使臣猶在行而遣勞之辭似於末章將母來諗一語詞義較合

或曰周道倭遲以匪風小弁之周道例觀詩當作於武王建號之後又以文王未稱王而詩言王事謂此詩作於武王時先儒亦多疑而未定按孔子稱文王服事之德而曰周之德孟子言文王之生而曰岐周史記周本紀虞芮如周又曰吾所事周人所恥孔穎達云周易稱易取岐陽地名且周道即周行也卷耳云寘彼周行豈皆武王建號後語乎衛風北門之詩王事政事並見顧炎武曰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或者之說刻舟之見也

四牡儀禮疏引作騑牡左傳鄭公子騑字子駟四騑當作駟

倭遲毛傳歷遠之貌說文倭順貌朱傳作回遠解似與說文義小異

駱爾雅白馬黑鬣廣雅白馬朱鬣埤雅云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爲駱蓋馬無分於黃白皆謂之駱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駱也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俗云駱馬善奈勞苦詩曰嘽嘽駱馬言駱性善勞而今喘息不平如此則以甚勞故也古者天子之卿純駟故曰駕彼四駱又曰乘其四駱

雝爾雅謂之鳩鵃或謂之祝鳩埤雅雝與尸鳩皆壹鳥也尸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

皇皇者華二則

皇華遣使勸以義四牡勞使恤以情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者吾於皇皇者華五章見之矣

諏謀度詢毛傳皆本左國而微有異同忠信爲周亦魯語文也歐陽氏曰但叶韻耳詩家此類甚多朱子說疑本此今錄詩所以備一解李氏曰始而訪問以知之繼而計議以圖之終而審處以定之既詳且慎矣猶恐衆論有未周盡而復廣其詢問則庶乎事無

過失矣非常存靡及之心者未易如此也或疑既謂之周則有廣詢之意矣然周以事言所謂每事問者也詢以人言所謂詢謀僉同也如濡溫柔也故以與諏如絲條理也故以與謀沃若和洽也故以與度既均齊調也故以與詢

常棣四則

序以爲周公閔管蔡失道而作李氏詩所以詩中急難禦務二語正與管蔡事相反疑是周公未誅管蔡以前詩愚謂是詩謂召公作者固非卽詩所之說亦非蓋是詩與鴟鴞相爲表裏鴟鴞告王事在言中常棣告兄弟意在言外因歡觴悲人情所同既難恝乎往事又未忍乎直陳故其言如此不然燕樂之詩而死生急難鬩牆喪亂諸章何其哀音怨亂不堪卒讀耶今味其詞曰凡今之人人兄弟也莫如兄弟言莫如兄弟之親愛也若曰今我文考所生之人當知莫如兄弟之義毋若昔之兄弟然也殆不啻呼諸兄弟垂涕泣而道之矣昔者二叔當周初定受命監殷所謂喪亂既平旣安且寧也資祿父之餘孽恃殷頑之助逆親私人殘同氣所謂雖有兄弟不如友生也忘急難之心而發難昧禦務之義而肆務速至難已成

務已極其所恃之私人誰能引手援者所謂雖有良朋永嘆而無戎也迄今喪亂威矣原隰裒矣求之者獨有兄弟耳孰謂兄弟而不如友生哉蓋由目前之悲而推極於始禍之本此詩言外之旨也得此旨以讀是詩雖千載下猶如見公之心如聞公之聲而謂當日之兄弟有不戚然感之者乎吾故謂常棣非周公不能作非誅管蔡後亦必無此作

常棣韓詩作夫移左傳路史並引作棠棣後人遂誤以常棣爲唐棣考爾雅唐棣栘常棣棣埤雅常棣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華蕚上承下覆甚相親爾唐

棣之華先開而後合與凡花先合而後開者異故逸詩唐棣以偏反興離思而此詩常棣以鄂不興親愛也

鄂不韡韡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鄂鄂然盛按韓詩作萼不煒煒說文作蕚不韡韡文選註亦作蕚蕚鄂通華之苞也左傳三周華不註不華足也音敷不卽柎鄂之足也不承鄂鄂承華兄弟之一本相連者似之不字音解宜從鄭箋

況也永歎毛傳况茲按爾雅訓此猶云當此之時亦

惟有長歎而已或曰茲與滋通言滋之永歎也烝也無戎爾雅烝衆也戎相也註云相佐助言雖衆而無助也

伐木三則

此詩當從毛傳分六章章六句首二章領起而神之聽之二句爲全篇主腦盟心之言也中三章一諸父一諸舅一兄弟大概皆期其必來之辭而寧適不來四句鄭箋則意若委不來之過於賓而閒執其口者朱傳則意在責已而賓之不來似無與我事者民之失德二句箋傳又若沾沾以燕樂爲已免愆之計則視賓亦太淺歌以樂賓毋乃不可乎夫詩於諸父諸舅皆言速而兄弟不言速者略於卑者也遠猶不來也無遠言愼無不來也甫速之而曰不來未知其不來而慮之也慮其不來而以不來逆之且以弗顧有咎要之若曰寧適有不來者乎不來無乃以我爲弗顧而有咎乎蓋引罪以期其必來其辭婉爲尊者言也至兄弟則直言無遠而卽繼之以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者亦卽弗顧有咎之旨若曰我應速而不速汝應來而不來亦不過飲食細故一乾餱之愆耳而失德或自此始申言無遠之義以期其必來也末章是

燕樂正文數我字與上諸父諸舅兄弟相映成文若曰來則在諸父諸舅兄弟來而湑酤鼓舞之樂則在我於是結之曰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則更爲後期焉虞舜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同此心也此所謂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者也嗚呼可以觀古君臣之盛矣

民之失德二句言外見民且不可况於君臣之閒勸而寓誡告兄弟之辭也

伐木許許說文引作所所古文許與所通漢疏廣傳數問金餘幾所註云幾所猶幾許詩文中如里所何

許他許多有之所者削柹猶斯者析薪故斯所皆从
斤所所伐木聲也朱傳據淮南訓邪許誤矣邪許一
作邪軤見文子一作嘑𡁱見列子一作輿轅見呂氏
春秋挽車者呼邪軤牽石拖舟者歌嘑𡁱舉大木者
呼輿𠲖皆勸力之歌前後呼應乃舉木非伐木也

天保六則

前三章祝君之受福於天後三章祝君之受福於祖
歸美以報其上詩之所由作也次於鹿鳴五詩之後
序詩者所以著義詩之所由用也序云下報上也朱
傳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

以答其君一言作一言用合而觀之斯得之矣
何福不除毛傳除開也疏如開藏蓄積令開出之戩
穀之穀爾雅祿也善也毛詩訓祿朱傳訓善皆本爾
雅邢昺釋訓疏穀福祿也釋詁疏穀者養生之善也
義可並存
第三章乃申明上章末二句意言天之降福於爾如
山阜岡陵之盛矣然此特川之方至耳且將增益之
而未有艾也所謂降爾遐福惟日不足也或云以莫
不增統承上三句或又分應首章如山二句屬單厚
如川二句屬多益義均可通

饎爾雅酒食也按酒即鬱鬯食即黍稷儀禮有饎爨
註炊黍稷曰饎
百姓毛傳百官族姓也按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
姓張說云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黃
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
國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
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是也朱傳
訓庶民非
末章無不爾或承薛君章句承受也愚謂此句乃統
上四如而言之猶以莫不增統五如而言也

采薇四則

采薇出車杕杜毛傳以爲文王詩非也大雅緜之篇
曰混夷駾矣皇甫謐世紀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
子朔昆夷氏侵周尚書四年伐犬夷註犬夷昆夷也
歷考無言玁狁者漢書匈奴傳穆王之孫懿王王室
卑戎狄交侵詩人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
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蔡邕
諫伐鮮卑議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
甫攘玁狁威荆蠻應劭風俗通云詩美南仲闞如哮

虎又考漢書人物表文王之臣無南仲宣王時有南中中古仲字也大雅常武篇南仲太祖傳云王命南仲於太祖疏云以王今命卿士南仲者於太祖之廟使之爲帥親兵是南仲無疑爲宣王臣采薇出車杕杜無疑爲宣王時詩卽謂毛傳自相矛盾皆不足據而詩固可據也試味南仲太祖一語以命於祖廟爲得解乎抑亦以南仲爲太祖爲得解乎此鄭箋穿鑿以就前說而不自知其支離也至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然言昆夷而不言玁狁宣王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正與詩薄伐西戎

合而所云大夫仲安知非卽南仲乎顧氏寧人曰竹書紀年自共和以後多可信蓋亦必有所傳其前則好事者爲之爾然則其後說更爲可據而況以史證經且卽以詩證詩文王時無玁狁宣王時有南仲而采薇出車杕杜之爲宣王時詩無疑矣

史記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玁狁葷粥居於折䜌逐水草移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其俗寬則隨畜因獵射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攻戰以侵伐其天性也晉灼前漢書註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玁狁秦曰匈奴按玁狁釋文本亦作獫允據左傳戎有允姓者當是其後

啓居猶作息也故四牡篇不遑啓處左傳引詩釋之云東西南北誰敢寧處不必泥爾雅以啓爲跪居爲坐也毛西河云書冏命出入起居謂出作入止也孔子對哀公儒者雖危起居竟申其志則但指行事東方未明詩序云刺朝夕興居無節則未聞晨興可爲跪夜寢可爲坐也歐陽修與陳員外書肩從齒序跪拜起居信如跪坐則將跪拜跪坐也其說甚辨

象弭爾雅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繳矢骨東兩頭者也詩輯左傳云左執鞭弭曲

禮云右手執簫簫弭頭卽受弦處以象齒飾之上下不至齟齬也魚服陸疏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可弓鞬步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潮還及天晴毛復如故

出車四則

詩義折中疏首章曰言車出在牧而將尚未來入受命也自天子所而但謂我來不言所命其謀秘也召僕夫而謂之載卽日啓行也又言王事之多而且急者督軍士使速行也謀秘而行速用兵之要道也二章

曰憂心悄悄不敢言也秘之至也僕夫況瘁不敢息也速之甚也三章曰言軍士北行不知所爲將至朔方而後知王命南仲往城朔方也築城而出車建旐者營衛於外乃版築於內也朔方既城矣乃言天子命我止城朔方其宣城朔方之命者正所以秘伐西戎之謀也朔方城而玁狁之患除者據其要害則形格勢禁不敢輕動也四章曰城畢而歸可以緩矣又速行而不遑啓居者以王事多難不止朔方當日自天子所又有所受之簡書在焉故不敢歸也城畢言歸中途乃言不歸又不明言所以不歸之故秘之至

也五章曰南仲未歸而先有歸者何也數千里而襲人不可以多兵故簡精銳以西行餘衆皆南還也室家相見而始知伐西戎者南還可緩西伐行速比至家而捷音已來矣速之至也六章曰西戎服而玁狁平者翦其黨與則勢孤力弱永不爲難也總論曰外夷之爲中國患者西北二邊而已北狄強而不富西戎富而不強兩者合則爲害滋大故欲制玁狁必伐西戎然伐之則恐玁狁之救之也朔方介戎狄之間城朔方則西北之路不通然城之又恐玁狁之爭之也此其謀不可以不秘而行不可以不速故出車之時並不言城朔方突至其地而城之玁狁不及爭也既城之後並不言伐西戎出其不意而伐之不惟玁狁不及救西戎不及防也朔方城西戎服則玁狁之患自息所謂不戰而屈人也君明而斷將智而勇伐交攻心出奇致勝之道皆具矣迫其後也漢建朔方之郡唐築受降之城猶師昔人之遺智焉詩教豈不大哉臣謹按說詩而通及兵法字字如見當日情事方悟經之有裨實用如此其中最難解者草蟲一章尤非迂儒不習兵事者所能見及

水經河水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注云詩所謂

城彼朔方也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卽此城也按朔方廢縣唐夏州治本漢縣屬朔方郡晉廢隋爲夏州治唐貞觀二年改爲朔方縣明隸榆林衛今寧夏府地

簡爾雅謂之畢說文謂之牒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

禮記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史記自隴以西有緄戎按西戎一名犬戎一名犬夷一名昆夷一名串夷犬或作畎昆或作緄亦作混

杕杜二則

晥說文本作晥从白亦作晥从目考字書晥皖二字皆訓明貌又訓美貌樊氏曰杜甘棠也赤者曰杜白者曰棠杜旣赤色則其實明且美矣

鄒泉曰杕杜有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戍畢之期也故念其當暇杕杜有葉是今年二月春之將莫至家之期也故念其當歸

魚麗四則

詩義折中疏三章有字曰具難得之物曰有春秋書多麋傳曰魯所有也又書有蜚傳曰魯所無也由是推之所有之物詫其多所無之物詫其有有而多之易無而有之難故有勝於多也臣鳳恭錄

詩獨詳在魚而餘則以物概之詩所云此必薦魚宗廟之後燕飲之詩其後遂通之最得解

釋文以君子有酒旨絕句且多絕句三章並同蓋本鄭箋酒美而此魚又多一語然鄭以此語訓首章而次章則以多訓酒旨訓魚三章又以旨訓酒有訓魚似牽就朱子云當以有酒爲句旨且多爲句罶酒鯊多隔句韻說無可易孔疏云首章言旨且多四章云物其多矣二章言多且旨五章云物其旨矣三章言旨且有卒章云物其有矣下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

其說也善特曲從鄭箋以物爲魚則不必耳

爾雅鱧鯇又云鰹大鮦小者鮵郭註訓鱧爲鮦訓鯇爲鯶魚訓鮵爲小鱺邢疏謂鱺與鱧音義同卽鱧也本草蠡魚一名鮦魚陶隱居謂今作鱧字埤雅亦云今元鱧是也其首戴星夜則北向據諸說則鱧爲鮦無可疑名物疏以爾雅云鱧鯇別二魚名如云鯉鱣耳其說良然

南有嘉魚二則

序樂與賢也按朱傳以此詩爲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豈南有樛木翩翩者離亦所薦之物乎詩所云魚麗篇是以魚饗賓也此言南有嘉魚者以下兩章例之或是起興故說是詩者惟范氏處義最善曰嘉賓賢者也嘉魚魚之美者甘瓠瓠之甘者鵻鳥之壹者三物雖皆以喻賢者然一章曰罩罩恐其逸故罩之使入也二章曰汕汕恐其伏故汕之使出也此言人君之善與賢者處也三章曰纍之乃瓠之自纍四章曰來思乃鵻之自至此言賢者之喜仕於王之朝也四章皆言待賢者以燕禮始言其樂好次言其衎樂次言其綏而安之次言其又欲燕之有加無已如此

水經注褒水又東南得丙水口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縣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丙向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思稱嘉魚出於丙穴本草此乳穴小魚常食乳水方輿勝覽首有黑點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鹹按任豫益州記嘉魚似鱒蜀中謂之拙魚雲南記雍州丙穴出嘉魚嶺表異錄嘉魚如鱒出梧州戎城縣江水口據此則蜀與南越多有之朱傳謂出於沔南之丙穴本水經注特其一耳是嘉魚魚之美者之通名故鄭箋訓曰善魚

南山有臺二則

序樂得賢也朱傳以爲燕饗通用義亦可通劉瑾曰或疑賓客不得以當萬壽之語愚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中容有齒德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萬年又古器物銘用蘄萬年用蘄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爲自祝之詞則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

枸或作苟爾雅枸檵註今枸杞也又音鉤宋玉風賦枳句來巢句即枸李善註句曲也似橘屈曲也亦書作蒟蜀以爲醬謂之蒟醬其散見於諸書者積[illegible]苦杞地骨枳椇樹蜜木餳白石白實木石木實雞距皆其別名

蓼蕭三則

是詩鄭箋謂諸侯誦天子朱傳謂天子燕諸侯愚考左傳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據此則魯嘗用之以享與國之臣矣緣是詩天子以之燕諸侯則諸侯以之燕其臣及與國之臣以尊燕卑義可移用若謂諸侯頌美天子之詩移而頌美其下則不答賦是也非弗知

也昔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夫三夏惟天子用之故曰使臣弗敢與聞文王乃兩君相見之樂猶曰臣不敢及今賦蓼蕭殆有甚焉矣庸可議乎且如鄭箋之解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及宜兄宜弟等句尤爲無當今從朱傳

考燕樂之詩有叙燕飲者有不叙燕飲者其叙者甚簡亦必有一二語無止見一燕字如此詩者且細繹孔燕豈弟四字文義殊難聯屬况燕本訓安似不如仍用安字義爲長龍光先儒並解作寵光按建侯取

象於震而繫曰震爲龍則爲龍諸侯辭也白虎通謂三公九卿取象於天日月星之三光則爲光亦諸侯辭也此西河毛氏之說義有根據似無容改經字而從傳說也或又疑第三章宜兄宜弟一語似與前後不倫予曰不倫之疑率由誤解龍光二字礙之耳蓋首章之燕笑譽處初見相喜慰之詞次章美其德之能齊其家故曰宜兄宜弟末章美其鞗革和鸞則極寫其德充之符猶之趨中采齊行中肆夏者是也於是以萬福攸同祝之義斯備而辭亦緫矣

鞗革何楷曰从絲曰轡从革曰鞗鞗即轡之別名革乃轡首之垂者

湛露二則

春秋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或曰陽日也天子當日諸侯當露

其桐其椅兩其字蒙上在彼來不言露而露在其中猶云其在於桐其在於椅也與次句其字異離離有俯而不仰之象所謂令儀也有繁而不亂之象所謂莫不令儀也上章言德醉則恐困故與以不撓之木此章言儀醉則恐肆故與以下垂之實

彤弓一則

彤弓之賜見於經傳者二尚書文侯之命春秋傳城濮獻俘之役也皆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本王制文然與詩意稍隔孔叢子孔子曰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序以爲天子錫有功諸侯者得之

菁菁者莪四則

詩義折中疏首章曰此天子視學而燕師儒也菁菁之莪在彼中阿以比凡民之秀來自田間也君子教人者也既見君子而後知其教人也循循善誘使樂之而不爲苦且教之以禮使日用動靜之間皆有威儀既興起其善心又有所持循以進於善則其德日長而至於成如莪之菁菁然盛也二章曰莪在沚中資其灌溉以比士在泮宮受其教澤也君子之教人也樂且有儀如此故天子見而喜之喜其能爲國家長育人材也三章曰莪出沚而在陵以比選造之士進而在位也君子之善教如此則國家收得人之效故天子喜之以爲所以錫我者不啻百朋之多矣四章曰汎汎無人操之也舟無人操則浮沉莫定以比國無人治則安危未可知也既見君子而收得人之效則國家可以久安長治如楊舟之有浮而無沉矣故

天子之心喜而休焉所謂勞於賢而逸於得人也臣鳳恭錄

序樂育材也按春秋傳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朱子以爲燕飲賓客之詩想本此然白鹿洞賦云樂菁莪之長育則又主序說矣陳氏鵬飛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與其說良然

爾雅莪蘿註今莪蒿也亦曰廩蒿按草木疏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蔞蒿本草廩蒿生高岡子黑色七八月採合參諸說則澤田高岡俱有莪矣故詩曰中阿中陵又曰中沚也

錫我百朋鄭箋古者貨貝五貝爲朋疏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牡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爲不朋按箋言五貝謂五等之貝疏言二貝爲一朋謂每等中自爲朋朋兩貝也

詩學女爲卷十七

歙汪梧鳳著

小雅

六月五則

鎬鎬京也劉向指爲千里之鎬者止緣詩云侵鎬及方至於涇陽謂必由鎬而方而涇陽則鎬必在方與涇陽之外詩又云來歸自鎬歸者歸於鎬京則自鎬之鎬必北方地之同名者故爲是臆度之說耳鄭氏康成又誤以是篇爲宣王燕吉甫之詩曲就劉說而爲之辭卒亦鮮有確據今歷考地志焦穫去鎬在百里之內涇陽距鎬且七百餘里使如諸家之解詞義難通愚謂詩云整居焦穫及侵鎬者著玁狁之本謀耳蓋玁狁志在整兵盤據焦穫以侵鎬京故詩識其不自量度所謂玁狁匪茹者也乃未幾而及於方矣且至于涇陽矣則駸駸乎有侵鎬之勢所謂孔熾用急者也其曰來歸自鎬者言吉甫既受祉於天子自鎬京歸其采邑而燕樂其友朋也左傳王子朝入於尹杜註尹氏邑今山西汾州府平遙縣有尹吉甫墓卽其地雖未可卽此爲據而吉甫之必有采邑則不煩左證而知又何疑於來歸之說乎無疑於來歸之說又何疑於侵鎬之說乎如必以鎬爲千里之鎬則

吉甫何以僅至太原而不至鎬如云太原在鎬之外故舉遠以該近則下當云歸自太原何以又沒其遠略之勞而第曰來歸自鎬如謂來歸自鎬而天子燕勞之何得並及吉甫之友而燕之而歌之乎此皆劉鄭之說之必不可通者也蓋是詩誠如朱子所云詩人序其事以美之云爾前五章序其薄伐之功是吉甫武之足以爲憲也末章序其飲御盡孝友之友是吉甫文之足以爲憲也來歸二語則補叙天子飲至之事以起下文而公私燕喜之禮咸具矣其所以不入正雅者以非天子之詩而出於僚友所作故入變

雅非有所貶也至於天子燕勞之詩疑卽采薇出車杕杜三篇當宣王中興之始爲南仲北伐而作其後遣勞卽通用之則采薇諸詩作於宣王之三年是詩作於宣王之五年竹書紀年有可考而據也

戎車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革輅以卽戎車僕掌戎輅之倅廣輅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註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輅王在車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常服左傳謂之均服嚴華谷云臨戰乃服未戰在道時載之於車也

焦穫爾雅十藪之一在今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仲山西史記犬戎殺幽王取周之焦穫卽其地後謂之瓠口方卽出車篇往城于方之方涇陽在今平涼府西南涇水之北也

大原日知錄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爲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里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後漢書註涇陽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

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卽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取古大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大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禹貢錐指小爾雅云高平謂之大原則大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玁狁侵涇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大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也按尚書旣修大原晉地也見春秋傳者曰大鹵大夏夏虛晉陽皆其異名與周地甚遠顧氏之論詳矣然其說以大原爲今平涼縣而胡氏則以平陽

爲涇陽以大原爲在州界是大原乃涇陽西界在今涇陽故城之外玁狁從西來由大原而抵涇陽周師追之盡大原之界而止毛傳所謂逐而出之也其云高平曰原皆指大原沿革之名異耳或曰毛傳不詳其地而穀梁氏以中國釋之長卿上林賦布濩閎澤延曼大原嗣宗東平賦長風振厲蕭條大原似不必以地名專屬果爾則詩云至于果何指乎故錄顧胡二說以著窮經者之尚考核焉

飲御諸友御當訓迓吉甫欲燕諸友而迓之也益知自鎬歸後非天子燕甫之文不然旣曰燕喜復曰飲

御毋乃重出乎

采芑四則

此詩疑亦僚友所作陳鵬飛曰六月之辭追采芑之辭綴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

地里志右扶風縣岐山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據此鄉之以中名者其地美故箋以中鄉爲美地名

鉦說文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又云鐲也按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註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據此則鐲鐃皆名鉦也

荆州之地本禹貢所分其建國如漢陽諸姬江黃道柏之屬非皆蠻也今云蠻荆是以蠻概一州矣故後漢書引詩作荆蠻來威荆蠻猶言荆舒

車攻四則

詩義折中云自夷王下堂諸侯張矣繼以厲王之亂玁狁內侵蠻荆外叛諸侯之心向背不一征之則不可勝征也故因東都會同諸侯咸集而選車徒以行狩使知天子神武克詰戎兵則順者益致其恭逆者潛移其志觀兵乃所以止兵也此蓋吉甫方叔之流克壯其猶而宣王用之故不動聲色而國勢以振可以

想見中興之規模矣臣鳳恭錄

駕言徂東東都也尚書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逸周書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七百二十丈郛方七百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制郊甸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其地卽今河南府禹貢豫州之域也東有甫草鄭箋訓圃田本爾雅十藪文郭璞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中牟今屬開封府一統志縣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高者可耕窪者成匯今爲澤者八若東澤西澤之

類其實一圃田澤耳甫韓詩作圃後漢書水經注引並同朱傳宣王之時未有鄭圃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往田也

敖山名水經濟水東逕敖山北注山上有城殷仲丁所遷秦置倉於其中亦曰敖倉城呂伯恭云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騎蓄可以設伏是也搏獸之搏後漢書水經注並引作薄文選註云徒手曰搏今建旐設旄而往其非徒手可知竊疑毛詩本作薄字耳薄音博迫也

射夫既同箋云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其解於助我舉柴句義較相屬第下章方言射獵正文而此已言射畢殊未順則既同宜云既同於將射之位非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助我舉柴作先事致辭於射者語解似爲得之

吉日四則

車攻吉日皆美宣王之詩也宣王所以能成中興之業者卽此可以覘其雄略然而武功是尚文德衰焉卒至佳兵不戢料民大原其幾亦已兆矣

漆沮有二詩凡三見大雅自土沮漆周頌猗與漆沮在鳳翔府扶風縣此漆沮卽禹貢導渭所云東過漆沮者是也沮水出北地直路子午嶺其地在今鄜州中部縣西北經宜君及耀州之同官縣抵富平石川河而入渭漆水一源於雲陽之大黑泉其地卽今邠州淳化縣此酈道元所云濁水也東逕太上陵南北屈與沮水合一源於同官縣東北五十里北高山有大潭水湧出三面皆青石如壁立流出東塹土人謂之漆潭以其地多漆水而名也西南流至耀州南與沮水合是漆水有二皆合於沮同流至富平而入於渭自秦開鄭白二渠始由渠而入洛水非禹貢之故

道也孔氏書傳合漆沮與洛爲一據漢時見在而言後人踵之誤矣漆本作桼古桼字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從卽漆沮既從之從蓋富平地也猶云漆沮從渭之處天子田獵之所耳其後唐武德五年猶校獵於其地焉

悉率左右詩學云田獵之法限作圍場南開二門天子六軍分爲左右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不得越離步伍也毛鄭訓禽之左右非

鴻鴈二則

鴻鴈流民感上之能安集已也詩中之子及哲人皆

指使臣朱傳以之子爲流民相謂而哲人爲泛言非也肅肅其羽者尚未得中澤之集所云劬勞于野也得之子之徧及矜人更哀鰥寡而後劬勞者乃得安宅焉詩之詞義甚明毛鄭乃以劬勞于野指使臣以雖則劬勞指流民文義違反矣前二章叙所感也末章則猶若有後望焉蓋居則已安食或未飽其哀鳴恐未已也然此惟哲人乃謂我劬勞耳若愚人則將謂我宣驕矣跌宕出之其情如訴其聲如聞矣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矜人可憐之人鰥寡則甚焉者也孟子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鰥韓詩外傳引作矜孝經註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白虎通鰥鰥無所親也寡則無妻無夫者通謂之故毛傳云偏喪曰寡左傳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小爾雅寡夫曰煢寡婦曰嫠

庭燎一則

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按列女傳宣王常早臥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使傳母通言於王王因勤於政事蚤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此詩之作其前此者乎執事者陳列以時入朝者先時而至宣王英主也足以令之故美之也然言夜則由未英而至及晨言庭燎則由有光而至有煇言君子之至則由始聞而至已見而王猶不聞視朝也故曰因以箴之且又安知此詩之非姜后作以貽王者乎故說是詩者當以序說爲據或曰周正建子夜半爲朔朝會必以子時詩言鄉晨爲箴愚謂詩人叙一事未有不及所叙之事者如美征伐則叙征伐美田獵則叙田獵此詩叙王視朝而不及視朝婉而多諷箴君之體也不然辨色而入禮則有之又何疑焉

沔水二則

沔水序以爲規宣王也顧詩明言我友則非規宣王而規其友之詩耳歷考諸儒之說於本詩辭義率多牽就不可通愚謂善會篇末二語而不泥朝宗之解則其義得矣其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非言諸侯也禹貢曰江漢朝宗于海錯舉江漢概四瀆也水惟江淮河漢四水獨流入海故曰四瀆瀆獨也秩視諸侯故以諸侯之朝宗言之其諸羣流無能自達於海者今乃以細流而亦曰朝宗于海抗四瀆之尊矣喻讒人之得君也既得於君其勢益張故次章卽繼之曰其流湯湯也左傳季文子曰見無禮於其君曰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則隼亦其類嘗以搏擊爲事今乃載

飛載止載飛載揚甚且卒彼中陵自安棲息而已是見鳥雀而不逐也喻友之居高位而不能去讒者也於是首章則以父母動之以不知憂君國者或猶知念父母也然猶合兄弟邦人諸友而統言之卒章則直呼其人而告之若曰爾其敬爾職乎讒言之興行且及爾矣夫不念君國之禍不顧父母之憂不敬之大者也而安於不敬者亦計圖容身肥家耳不知讒且及身身亦卒不可保是又動以切膚之災不啻垂涕泣而道之矣故章末二語爲作詩本旨一揭出便戛然而止詩人固已金針度與矣而惜乎讀者之不

能以意逆也

周本紀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即訛言也訛或作譌

鶴鳴四則

序誨宣王也鄭箋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按是詩朱傳說理極精然篇次沔水之後沔水志在去讒此詩志在用賢其義實相表裏故從舊說

鳴皐聞野身隱而名著也在淵在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也樹檀下蘀喻朝廷之上賢而下小人也他山喻異國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也此毛鄭之說也予謂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彼園樹檀而下蘀則賢者樂之故潛淵者而或在渚所謂有道則見也次章云魚潛在渚或在于淵則所謂無道則隱也出處之際間不容髮求賢者不可不謹也

九皐毛傳澤也韓詩說云九折之澤楚辭註澤曲曰皐文選註水田爲皐蓋謂水涯地也或曰即禹貢九澤大概皐多澤言之如九川九淵之類或曰皐本作臭即古澤字說文大白澤也蓋傳寫之誤

穀从木非从禾說文謂之楮毛傳謂之惡木或謂之

穀桑亦謂之班穀易生實赤如楊梅無核其皮可爲布又擣爲紙謂之穀皮紙

祈父一則

序刺宣王也王伯厚云按通鑑外紀宣王三十二年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予于恤蓋謂此四役也戴氏震曰轉之爲言有遷轉不已之意凡軍士皆王之爪牙也不宜使爪牙困敝何使之轉于憂恤中無復安居之望乎詩作於役久困敝非謂不應從征也其說得

之

白駒三則

白駒送歸隱之詩也首次二章叙其欲友之來別而暫留之所謂伊人未來而憶之之詞也三章曰賁然來思叙其來也來而壯其歸隱之樂則反言以盡其義堅其欲去之志則深勗之以圖其終言別之正文也末章豫道其去後之辭賢者旣去白駒亦與之俱在空谷矣乃觸目增感卽事懷人覩秣馬之生芻念其人之如玉悵會面之無期幸故人之存問也安溪李氏以此詩爲賢者將隱別於其友而其友贈之之

辭說固允矣舊說指爲諷刺其意亦於言外見之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遯思四語諸解多未當四詩表傳云以爾爲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爲侯則謹爾侯度勞于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居豫無期矣何以怡然處順愼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遯思乎蓋爲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爲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詩所云相與壯其行也言不必以下位爲恨設或以爾爲公爲侯則所苦有大焉者而逸豫不可期矣故有勸爾以優游遲留者不可不愼而勉決以遯去可也二說得之

藿儀禮鉶芼牛藿註豆葉也說文尗之少也

黃鳥三則

此詩或以爲與前篇皆共伯歸國而作然無可考今據篇次推之當在宣王之末沔水刺用讒覩祈父則讒不能去也鶴鳴誨求賢覩白駒則賢且遠引也甚至民不自存來者思歸而宣王之詩終矣序以祈父三詩皆刺宣之作其說固未可廢

每章首三句皆述邦人之言黃鳥詩人自喻我者此邦之人自謂無集無啄云者所謂不我肯穀也穀善也言不與我相善也明爾雅亦訓成不可與明言不

足與有成也

說文粟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爾雅奧古不以粟爲穀之名但米之有孚殼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則粱是其類

我行其野三則

詩義折中曰我行其野申侯怨幽王也周與申世爲昏姻宣王后申伯之女也有令德嘗諫王之晏起申侯者申伯之子也其女爲幽王后幽王初立申侯以申后之故留京師以翼王室所謂昏姻之故言就爾居也幽王三年見褒氏而嬖之生伯服遂欲廢申后及

太子宜臼所謂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也爾不我畜王
令中侯歸也爲廢后計也言歸思復申侯自欲歸也
爲救宜臼計也幽王五年廢申后而立褒氏宜臼奔
申十年求宜臼於申欲殺之申侯不與此言歸思復
之本謀也犬戎因是入寇而西周亡矣溯亂所自起
始於舍舊而圖新原亂所從生由於重色而輕德關
雎好德周以之興行野漁色周以之滅衽席之上好
惡一辟而禍遂至於不救可不愼哉臣　鳳恭錄
樗莊子所謂大枝擁腫不中繩木小枝卷曲不中規
矩者惡木也惡木而蔽芾然成陰喻新特也遂爾雅

無文鄭訓牛蘈而釋草云蘈牛蘈則遂卽蘈也考諸
說之訓牛蘈者莊子則謂之羊奚陸璣張揖則謂之
羊蹄羊蹄者一名禿菜陶隱居引詩作蓄而以禿爲
蓄音之譌也圖經云生下濕地春生苗頗似萵苣而
色深莖節間紫赤花青白成穗子三稜若茺蔚夏中
卽枯根似牛蒡而堅實是也葍爾雅謂之藚亦謂之
葍茅花葉有兩種葉大而花白者爲藚葉細而花赤
者爲葍茅遂葍皆惡菜采遂葍喻求新特所謂亦祇
以異也不我畜以不思舊姻之故不思舊姻以求新
特之故求新特以異之故夫豈果異亦厭故喜新者

見爲然耳
首章云居久居也次章云宿暫宿也王宿且不可其
恩彌薄矣

斯干三則

斯干刺幽王嬖褒氏寵伯服也考室以喻祖宗創業
之盛而妖夢則寓龍漦化黿之事皆爲寓言故首章
特揭兄弟式好無尤一語蓋已知伯服宜臼之不能
並立矣淮南子云熊羆之動以攫搏晉語云爲虺弗
摧爲蛇將若何此皆至猛且毒之物非驅而放之必
將盡殺乃止者而顧眞以爲祥乎男謂伯服而曰宜

君宜王逆知之也女謂褒姒而曰無非無儀反言之
也褒姒雖非王所生而實此宮中童妾之所生則考
此室而乃生男子女子於此室者如此室其不可保
矣嗚呼面河負山丕基永固姒續妣祖先靈式憑約
椓勞矣經營密矣風雨除而外患不興鳥鼠去而內
難不作庶幾後之君子其毋忘此攸芋之義而不以
自小乎毋忘此攸躋之義而不以自蔽乎毋忘此攸
寧之義而不以自危乎顧乃溺情莞簟胎禍寢興猶
憒憒如夢不知熊羆虺蛇之能殺人而且以爲祥也
何異夢中占夢者顚倒沉迷而卒莫之醒也豈不哀

哉

如跂斯翼毛傳云如人之跂竦翼爾按如跂狀其上聳之勢斯翼又狀其如跂之勢若以翼爲鳥翼則與下革字複以翼爲敬語亦不倫如鳥斯革毛傳云革翼也

莞爾雅謂之苻離或謂之白蒲或謂之莞蒲簟說文竹席也方言宋魏謂之笙或謂之籧曲關西謂之簟或謂之菥其麄者謂之籧篨關東謂之簦掞

無羊三則

無羊疑亦刺幽王詩左傳隨季良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幽王則二年增賦五年作宮民生凋敝而畜牧蕃盛異於季良所云矣故詩人疾而歌之若曰爾則無民矣誰謂爾無羊誰謂爾無牛也於是極寫牛羊之各得其所而繼之以夢且繼之以占夢所謂實維豐年室家溱溱者虛境幻想耳民曾牛羊之不若矣長歌之悲甚於痛哭者此也舊說皮相或恐未然

爾雅黑脣犉又云牛七尺爲犉按爾雅釋犉有二義註皆引此詩今兩存之七尺爲犉郭云亦見尸子

以薪以蒸以雌以雄言芻牧孕字之得其時也禽言牝牡獸言雌雄古多互稱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兼牛羊言之上文專言羊者新經義云羊喜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牛可知矣

一身、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44 版反內

詩學女爲卷十八

小雅　　　歙汪梧鳳著

節南山三則

序以爲刺幽王朱子以後多疑之而安溪詩所遂以國既卒斬爲東遷以後語非也史記載幽二年三川震竭岐山崩唐書志載幽六年十月辛卯朔日食而正月之詩亦云赫赫宗周褒氏滅之豈二書均不足信乎戴氏震曰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序皆以爲刺幽據日食爲幽六年而其辭有似西周已亡者蓋猶祖伊之言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卽喪云爾其

說可以翌序而正諸說之謬

孔疏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年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有孔父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是也雲漢序云仍叔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以世字叔也按孔說甚明朱子云不知其人之同異殊不可解

有實其猗詩所猗倚也實或恐石字之誤巖巖與其位之尊倚與其心之偏也

正月二則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喻訛言雖小而爲害至大也故老者民之望也召而用之則訛言可息乃所訊者不過占夢而已深慨之也

今茲之正胡然厲矣鄭箋訓正爲長非是當從朱傳錢氏澄曰正正月也厲謂繁霜也存參

十月之交六則

鄭譜以十月以下四詩屬厲王先儒已詳辨之或又疑爲東遷以後詩愚謂詩不可據而日食固可據也厲平之世無十月辛卯朔日食之事事在幽王六年而國語史記竹書紀年載山崩川竭天時之變及皇

父作都俱與詩詞相合其爲幽王詩無疑且此時尚未東遷皇父早見及此將避位而營私窟故詩一則曰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再則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如已東遷則都向又爲足責乎

十月鄭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其說甚明朱傳以爲夏正非也以步算之法上推幽王六年乙丑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而竹書紀年載幽王四年夏六月隕霜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皆謂周正朱子於正月之詩既據周正爲正陽之月而此獨以爲夏正豈二詩紀時各異乎

日食之說古註詳矣近戴氏震特多所發明足補前人所未發茲備錄之其言曰交者月道交於黃道也月以黃道爲中其南至則在黃道南不滿六度其北至則在黃道北不滿六度其自北而南自南而北斜穿黃道而過是爲交交乃有食凡日食月揜日也日左旋一周而成晝夜當準之爲中數月左旋遲於日一晝夜平行不及日十二度有奇漸差至十四日不啻四分日之三是爲望距半周天望之半爲弦上弦月在日東下弦月在日西皆相距天周四之一二十九日半有奇於天適不及一周恒星左旋速於日一

晝夜幾過一度則月不及恒星十三度有奇二十七日三時不啻四分時之三而於恒星一周蓋恒星過而月不及其不及日卽爲晝夜不及周天之數若併恒星之過爲不及天周不幾一晝夜而增天周一度乎太白辰星之平行不及亦然辨於其理然後立法不惑月在日之下人又在月之下三者相準則有日食故日食恒在朔日月正相對而地在中央三者相準則有月食故月食恒在望月食由於地影其理前人未知也日食則主於人目蓋月卑日高相去尚遠人自地視之其食分之淺深及虧復之時刻隨南北東西而移故視會與實會不同前人之爲術疎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說占家之妄也然則日月之行有常度終古不變而聖人以爲天變而畏何也曰日月之主乎明者常也其有所掩之者則爲變也君道比於日故以日引喻尤切宜常明而不宜有蔽者也聖人恐懼修省無時不然所謂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又其次矣古人鑒白圭之玷而愼言豈以玉之玷爲災異乎此詩借日食以警王欲王自知其掩蔽耳知其爲一時所掩蔽而醜之則修德而復乎常明之體矣

詩以日月並言當時日食或適與月食相近歷法日食前後兩望月必當食詩云彼月其在九月望乎

竹書紀年幽王二年涇渭洛竭岐山崩三年冬大震雷史記三川震竭岐山崩亦在二年此皆已事詩人合天地之災異而類及之耳以下則專言人事

向有三一在山東莒州南七十二里寰宇記以爲卽春秋時故向城此莒人入向之向也一在河南開封府尉氏縣西南五十里左傳襄十一年諸侯伐鄭會於北林師於向杜預曰向城在長社東北又十四年晉及諸侯會吳於向卽此一在東都畿內左傳桓王

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竹書紀年魏襄王四年鄭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爲河雍向爲高平括地志高平故城在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有向城卽此詩所云向也路史以爲在沛國龍亢誤

雨無正一則

王都鎬京也遷於王都望去國者歸鎬京也昔者厲王之民有盡室以去者宣王勞來還定安集之鴻雁之詩所由作也民之去幽猶之去厲矣皇父作都三有事之有藏者去矣庶民之有車馬者去矣內而正大夫外而邦君諸侯無肯念亂而留守者詩人猶冀其復還故一再言之予未有室家者西都故居皆已殘滅故援此以自謝也昔爾出居云者責以反國之不如去國也能如去國時之自爲營宅則亦何室家之未有乎讀詩之卒章文義自明而宋儒有疑爲東遷後詩者西河毛氏以遷爲還易無還歸之義遂主其說夫謂爲遷遷洛則其初固未嘗還也未嘗還而又何以云昔爾出居乎繹出居之語則知還之義矣知還之義則知詩之非東周矣

小旻一則

此詩似答前篇之意前居者責去者此則去者之辭也前四章言上聽謀之不明後二章有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意其言國雖靡止或聖或否者言國未嘗無人卽民之中亦有哲謀肅艾者所謂聖也使不知全身遠害而淪胥以敗其何以異於暴虎馮河者乎朱傳據洪範五事似不如詩所之說爲長曰此兩章懼善類之及於害也政之亂國之無人旣若此矣然猶有聖賢之徒在焉異日有用之者則政興矣當此讒賊之世懼其如涉亂流而胥淪以盡也君子處此有憂世之心而不敢輕爲犯患之事人知其避禍以全身耳不知其爲國家計者遠也後世如東漢之末其君子可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矣身之旣燼而國從之故郭泰有殄瘁之傷董卓曹操無顧忌之意易曰碩果不食又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而夫子贊之曰民所載也志在君也嗚呼知此義者則知小旻小宛戰戰兢兢之心大雅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之道矣

小宛四則

此詩或以爲文王詩或以爲刺厲王或以爲刺幽王皆不能必其然否朱子不主風刺以爲兄弟相戒免

禍之詩按詩辭如天命不又等語似非大夫泛然之作列女傳云幽王惑於褒姒出入同輦飲酒沉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此詩似於刺幽爲近史記幽王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詩言題彼脊令爲伯服言之亦可以下篇小弁例觀或亦太子之傅作與小宛一名鳴鳩見子貢詩傳一名鳩飛見國語

壹醉日富酒誥所謂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則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序言刺幽與賓筵刺時同意

飲之禮不脫屨而卽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堂者謂之

宴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客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此之謂溫克

無忝爾所生與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同義毛傳先人文武也

握粟出卜朱傳言握粟以見貧窶之甚非是日知錄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泉貨之文而問卜亦用粟漢初猶然史記日者傳卜而有不靈不見奪糈

小弁五則

趙岐註孟子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王充論衡伯奇放流首髮早白予謂吉甫卽惑於後妻視衛七子之母其過當有差焉而孟子乃以爲親之過大曾不得以凱風例何也且篇中明云周道茂草其爲太子詩無疑朱傳宜曰作此自怨序以爲太子之傅作不知何據嚴虞惇曰朱子註孟子亦云宜臼之傅作此詩何以註詩獨不主序說蓋惡序之過而忘其說之自相矛盾也

弁據集韻音盤與般同樂也當從毛訓樂朱傳飛拊翼貌此據前漢書吏皆股弁註云撫手之義也毛西河云急疾此據禮記弁行之義也然此詩篇題本名

小弁音盤而如二說則俱音卞矣且與下句歸飛提提亦相左

爾雅鸒斯鵯鶋註鵯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揚子法言鄭氏通志及他書引者皆作鸒斯孔氏以斯爲語辭朱子因之誤矣

鳴蜩嘒嘒喻讒言多也萑葦淠淠喻小人衆也

鹿愛其類欲食則鳴相召故伎伎然如有所待也雉雊求雌見匹配之重也五章蓋謂廢后及太子事

巧言二則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言惟君子

聖人乃能之耳今既非其人則亦何足算哉卽末章無拳無勇之意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言其中之淺陋肺肝如見欲去其人如犬之獲兔又甚易易卽君子如怒君子如祉之意也

朱傳以柔木爲可用以碩言爲善言非是詩所荏苒柔木以興善柔便佞者也君子惡強梗正直者而惟柔木之樹故心數其所出入告君者亦能蛇蛇而爲大言且言之巧而甚可聽出諸口而不怍厚其顏而不知所謂盜言孔甘者與

何人斯二則

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杜註鄭地路史暴新公采鄭邑也一曰隧按暴東都畿內采地東遷後始屬鄭

爾雅註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箎以竹爲之長尺二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箎按樂書包犧氏灼土爲塤呂氏春秋倕作塤箎周禮小師掌教塤簫瞽矇掌播塤笙師掌教吹塤吹箎則塤箎之來舊矣古史考曰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箎乃云善非作也據此可訂世本之誤廣雅以箎爲八孔鄭司農註周禮用之而見於他書者更有六孔七孔十孔之異今亦未能知其孰是也

巷伯三則

記曰惡惡如巷伯班固贊史遷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論此詩巷伯卽寺人非寺人爲巷伯作也巷舍閒道也伯長也守巷者皆寺人而此爲之長人稱之曰巷伯其自稱則曰寺人也凡詩篇題多采詩者所命故書傳引詩亦多不同者毛傳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此衍說也當從朱

誰適與謀鄭箋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多且巧朱傳適主也言其謀之閟也鄭說爲長

王子年拾遺記黃帝去蚩尤之兇遷其民惡者於有北之鄉蓋地之最劣者也故毛傳云北方寒涼而不毛

谷風二則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喻大德小怨也詩所崔嵬者喻其勢位山之絕峻而風高者草木遇之皆萎死人之志滿而勢盛者親黨交厚不復存矣草死猶可也木萎則甚矣小德可忘也大德其可忘乎

子思語穆公曰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賓予于懷棄予如遺之義也尚書文侯之命曰罔或耆舊俊乂在厥後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之義也

參義三則

缾小罍大缾以喻子罍以喻父母猶云缾罄則貽罍以耻耳傳曰爲善思貽親令名爲不善思貽親惡名此之謂也朱傳誤

欲報之德箋云之猶是也嚴氏云德卽指上六句深得詩旨朱傳以爲欲報之以德未妥

出則銜恤二語曹粹中曰孝子出必告反必面今出而無所告故銜恤上堂入室而不見故靡至也

大東二則

此詩前四章所謂困於役而傷於財也五六兩章刺無實有名朱傳皆失之戴氏震曰以酒而曾非漿佩璲在官而曾非才之長天漢雖視之有光如漢非實漢也織女日更七次非實織也箋云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反相報成文章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明而無實光也祭器有畢者所以助載鼎實今天畢則施於行列而已又曰天象比王官言其居上而無實利末更終之以不但無利且欲取於下令人見之生畏也數說深得詩旨

匕之用有三以別出牲體以浥湆以取黍稷皆以棘爲之惟喪匕用桑捄說文盛土於梩中一曰捊捊音裒禮記疏謂以手捊聚詩與簋飧並言蓋黍稷之匕也

四月三則

此憂亂之詩蓋周世臣之後放廢而作也先祖匪人鄭氏云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其說謬矣果爾是大逆也聖人當必刪之豈尚登之於雅爲後世訓歟

陽氏辨之韙矣然以爲先祖以來任用已非人當時安然忍予之祿位亦胥蠻不可通愚謂匪人猶云獨非昔時宣猷効力之人乎人如邦之直邦之彥之類

陸堂詩學江漢之詩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此乃所云南國之紀也詩作於召穆公後人故首章以王忍於棄舊而曰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第六章追述前功又曰盡瘁以仕寧莫我有也其說似有據

屈原賦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王伯厚困學紀聞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

自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爲幽王大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爲尹氏大師蹶父之後爲蹶維趣馬申伯之後爲申侯則與犬戎共滅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不替乎詩云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之二說者可爲左證

鶉鳶宜飛非鶉鳶而戾天者喻小人之在高位也鱣鮪宜潛非鱣鮪而潛淵者喻君子之放廢也蕨薇小草也而生於山杞桋良材也而棄於隰國家用舍之道盡有不可問者故維作歌告哀而已他無可爲也

北山二則

此行役者之作通篇皆怨不均其曰我從事獨賢亦怨辭也猶曰此大夫之不均也寧我獨賢乎前三章其詞婉後三章其詞激然形容不均之狀戛然便止不更著一語可謂怨而不怒詩格亦奇

戴氏震曰賢多也猶某賢於某若干純之賢孟子我獨賢勞卽所謂勞事獨多也

無將大車一則

荀子無將大車言無與小人處也序以爲大夫悔將小人疑衛宏輩竊荀語僞撰不足據朱傳以將大車爲興云行役勞苦之作朱公遷遂以爲因行役所見而用語相呼爲興亦淺之乎其言詩也愚謂此詩三章皆比非興體大車平地任載之車君子之任國事任重道遠如將大車故君子之治國亦曰如朽索之馭六馬也塵埃昏蔽有亂世之象焉戴岷隱曰世旣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斯說得之疷本作痕字唐人避太宗諱省民爲氏今考說文無疷字當改正

小明一則

二月乃周正建丑之月非夏正周以十一月爲歲首

改月不改時除除陳生新謂冬除而春也奧隩通與尚書厥民隩之隩同鄭箋四月爲除考爾雅作余餘舒二音非除也除直慮切凡詩言除皆同無平音者朱傳旣用夏正而訓除爲二月不知其所除者何指此二說皆誤也又毛朱並訓奧爲煖則由夏而冬爲時僅止半歲亦未必遂怨久役愚謂此詩蓋戍役過期之作冬而征及冬而反其初計如此今久留艽野感時賦事其曰二月初吉日月方除日月方奧者追念行期也明明上天紀時也爾雅冬曰上天載離寒暑歲已周也歲聿云莫嗟歸期之莫必也於是旣自

傷悼復念其友之在位者而易之杜詩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卽此詩前三章之意李陵與蘇武詩努力崇明德隨時愛景光卽此詩後二章之意也

鼓鐘三則

序以爲刺幽王申韓皆以爲刺昭王詩揆曰昭王巡狩沒於漢濱穆王車轍馬跡遍天下共王遊於涇上疑此三王事非幽王也歐陽氏云考詩書史記無幽王東巡之事無由遠至淮上而作樂當闕其所未詳愚按竹書紀年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於太室秋王師伐申左傳楚靈會於申椒舉曰幽王爲太室之

盟戎狄畔之太室卽嵩山之東別名申在今南陽縣北三十里淮水出南陽胎簪山至桐柏而大太室也申也桐柏也皆豫州地而胎簪與申則皆隸南陽府地爲尤近宣王時改封申伯於謝而曰崧高維嶽維嶽降神嶽指嵩山舉其近者言也蓋是時幽王有事於東方自太室而申而淮自春而秋而冬從流忘返始則淮水湯湯旣而湝湝終而水落洲見詩人因鼓鐘之聲思淑人之德爲婉言以諷之冀其早自修省而王卒不悟也明年犬戎難作而西周果亡矣

地里今釋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山山下有淮井泉源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者卽桐柏之支峯也東流至光州東北會汝水又東由固始縣入江南鳳陽府潁州界又東流至潁上縣東南淠水入之又東北至懷遠縣合渦河又東徑長懷衛至五河縣合澮河又東徑泗州城南盱眙城北漫衍入洪澤湖東北出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與黃河會東則刷黃河以入海南則入運河以濟漕歷揚州府寶應縣高郵州抵江都縣入揚子江

熊朋來經說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磬均琴瑟堂上樂也小雅言鼓瑟則曰吹笙卽瑟受均

於笙之證鞉鼓管籥堂下樂也商頌言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磬聲卽鼓籥受均於磬之證不然鼓鐘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磬言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和也按熊氏之說甚明或有指儀禮笙磬頌磬爲石磬之名合兩物爲一者謬也毛傳以南爲南夷之樂則與不僭之義乖鄭箋以雅爲萬舞謂雅南籥三舞不僭義亦未安唯朱傳訓雅爲二雅南爲二南籥爲籥舞掃除舊說斯爲得之

詩學女爲卷十九

歙汪梧鳳著

小雅

楚茨三則

朱子云楚茨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又云自此篇至車舝辭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錯脫在此耳戴氏震曰楚茨以下四詩皆言農事與祭祀然翫其詞意非用於祭祀之樂章也亦猶豳詩之爲陳王業耳周以農事開國故言之

也特詳風有七月雅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頌有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周禮籥章中春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歈豳雅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歈豳頌以息老物先儒但以七月一詩當之則於祈年祭蜡詩辭中固不能該之矣七月備言寒暑之事用之逆暑迎寒可也豳雅豳頌宜列於雅頌雅惟甫田可用之祈年頌惟豐年可用之祭蜡或豳雅四篇豳頌五篇而祈年祭蜡可用則此二篇與周家言農事推本於豳故於風詩雅詩頌詩皆有述作焉周禮明列之爲三不得合指爲一也按自此以下篇次如舊說則皆不可考愚謂豳風列十五國之後而以周公居東所得之詩附之豳雅豳頌亦列雅頌之後而以周公留洛後詩并凡爲東都所得者而附之其例正同安溪李氏嘗主此論具載豳風豳頌中朱子錯簡之說不足據戴氏以楚茨四詩爲如豳之陳王業可訂朱傳公卿之說之誤故錄之

詩所執爨而燔炙在俎有司之職也豆實旅百主婦之供也獻酬而禮儀不失賓客之盛也笑語者祖考之笑語記云祭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笑語得則

神之來格可知矣按李氏最得詩之句讀毛鄭割裂牽就遂不可通笑語卒獲句尤爲善解

爾雅熯敬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毛氏本爾雅而朱子更之似未安徂賚孝孫朱傳失解輔氏云所以重釋致告之義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

信南山三則

詩所公劉爲后稷之曾孫自此以下言曾孫者大抵皆斥公劉而子孫之世修其業者以此槩之也大雅篤公劉之篇言度其隰原徹田爲糧此章正指其事是時當夏之世故推本於禹功南山所謂乃陟南岡

者非終南山也首章闢地之利也次章得天之和也三章言田菽黍稷者也四章言田中之廬植蔬果者也五章言田廬中雞豚狗彘之畜可以爲牲者也六章乃終言祀事

漢書食貨志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按此卽孟子五畝之宅集註云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蓋周制也商人七十而助其制大約相同詩追述公劉之事在夏時夏以貢治田之廬不可考然古者宅在都邑田在外野說

文廬者寄也春夏居秋冬去則田中之廬三代同之特夏制無存耳以理推之亦畧相似也

從以騂牡詩述公劉時事似不應尚赤按豳風用夏正而紀時則以建子之月爲一之日又以十月爲改歲夏書云怠棄三正是子丑之正夏時已通於民俗豳公用子周興遂須爲正朔猶之徹田爲糧不自武周始也又彼詩云載元載黃我朱孔陽則周之尚赤邠時已然大田云以其騂黑是以方宜色而用之非必用黑也合數端覩之不必疑曾孫爲有天下以後之稱矣

甫田六則

朱子詩序辨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今適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最爲得解集傳亦詳盡可正舊說之妄詩所載芟註云振古如茲言自后稷以來知此也卽豳雅自昔何爲自古有年之意更足與朱子相發明歲取十千朱傳泥孫毓云猶頌云萬億及秭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皆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戴氏震曰卽所謂有年也

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

盛註粢稷也爲穀長是以名在器曰盛禮記稷曰明粢左傳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詩云以我齊明齊同粢稷爲五穀之長故年豐報功必首及之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卽爲咎徵也

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介大也穀善也王氏肅曰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

攘其左右六書故攘援袂出臂也戴氏震曰左右手也出手而取以嘗之

茨屋蓋梁屋梁卽前所云我倉既盈坻水中高地京

高邱卽前所云我庾維億言室中旣盈露積復多故當多爲倉箱以處之箱與廂同廩也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

朱傳以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爲歸美於下愚謂農夫豈足當萬壽之語卽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古器物銘亦有萬年眉壽之詞然此皆自祝云爾南山有臺誦賓客之詩也猶或有疑之者矣況君之於民乎范氏處義曰黍稷稻粱旣無所不有農夫相慶於下謂此皆君賜也何以報之神能助君以福至萬年之永乃所以爲報也詩所云曾孫公田之穫旣多又爲

民間求倉箱盈溢於神以爲農夫之慶上下一體如此故神報以介福而萬壽無疆二說皆可通

大田一則

螟螣蟊賊爾雅分四種朱傳據此釋詩而未詳螣爲文學曰此四蟲皆蝗非也螟似虸蚄而頭不赤卽小青蟲無足旣食苗葉又以絲裹衆葉使穗不得展此陸氏羅氏之說可從月令仲春行夏令蟲螟爲害蓋溫奧而生也螣或以爲卽蝗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明與蝗別言之不得指爲一物或又以爲卽螟者皆誤蟊長而細一云螻蛄螻蛄一名碩鼠詩所云無食我黍者是也賊陸疏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大約此四蟲皆蝗之屬能害苗竟以蝗當之謬矣李巡註爾雅以字義釋之亦未當

瞻彼洛矣二則

洛水出今陝西西安府商州西熊耳山熊耳有二一在河南之盧氏縣伊水所出非禹貢導洛之熊耳也洛水東北逕州東及洛南縣而入河南境又逕盧氏永寧宜陽諸縣至河南故城南會澗瀍二水又東北逕洛陽縣東南又東至洛陽故城會伊水又東逕鞏縣故城南東北至洛口而入河金吉甫曰北方諸水

雖大河亦冰唯洛水不冰所以謂之淵洛一是大地之中二是其北連山以障北風三則前人謂其中有碧石

戴氏震曰釋名刀其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鞞蓋鞞琫皆佩刀削之飾珌則玉飾之貌也天子玉琫而珧鞞諸侯璗琫而璆鞞大夫鐐琫而璆鞞士珕琫而珕鞞毛詩說文諸書皆作珌其譌久矣鞞琫有珌亦猶韎韐有奭爾

裳裳者華三則

詩所朝會畢而見諸侯之詩首章聽其言二章觀其

行三章乃至於車馬馳驅之節亦無不中度者故四章合而美之

芸其黃矣與衣之色易曰黃裳元吉五釆之中黃爲正故特舉言之或黃或白與馬之色四駱解見前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荀卿子曰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化也劉向曰君子無所不宜也故仁足以安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左亦宜右亦宜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毛傳似嗣也按古字似嗣通似續妣祖式穀似之均嗣續之義蓋美諸侯子孫能

世嗣祖德也左傳引詩曰維其有故能舉其類則又推廣言之如秦誓美蹇叔之能容而曰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之意朱子云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說理極精然非詩人本指

桑扈一則

鄒氏泉曰首章願其德足以得天二章言其德有以衛人三章言其在國功大而能敬足以獲福也四章言其在燕情通而能敬足以獲福也詩所云朝會既畢而燕諸侯之詩蓋必元侯受方伯之任者其在東都則周公君陳畢公之倫是也

鴛鴦一則

鴛鴦匹鳥所以喻君臣一德首章言君子網羅賢才引爲匹偶二章言安不忘危故雖在梁必歛左翼以相依隱然有捍禦外侮之意三四兩章則諸侯將去而告於天子之辭也舊說均泥

頍弁四則

鄒氏泉曰此詩見篤親親之意與角弓相反陳氏際泰曰猶常棣之志也

頍說文舉首貌許氏曰卽古規字規爲圓者弁之貌也據集韻頍五委切音桅弁貌許氏之說爲長曹氏

粹中曰士之爵弁服之以祭皮弁服之以朝其在王者常朝則服皮弁而燕同姓亦服之所謂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其衣十五升布其裳積素

蔦寄生也圖經云是鳥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開花黃白色六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本草以爲生桑樹上陶隱居嘗辨之云桑上者名桑上寄生詩云施于松上方家亦用楊楓上者各隨其樹名之其別名則有寓木宛童寄屑寄屏皆一物也女蘿非兔絲博雅廣雅本草俱云是松蘿松蘿爾雅無文而以女蘿兔絲

合爲一物彼曰釋菟絲名女蘿非詩所云施于松柏
者按陸疏菟絲蔓延草上黃如赤金今合藥菟絲子
是也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又按古
樂府南山冪冪菟絲華北林青青女蘿樹由來花葉
同一根今日枝條分兩處古詩云與君爲新婚菟絲
附女蘿李善云二者異草毛公誤合爲一據此則爲
兩物無疑釋文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然菟絲亦
有蔓延於木者不足據愚謂寄生各隨其樹一物而
異名菟絲松蘿皆名女蘿異物而同名以其施松柏
故當指爲松上寄生與松蘿也孔疏蔦與女蘿之依

松柏松柏存而茂松柏隕而亡是存亡在松柏以與
同姓九族附於王也

霰雨雪雜下也爾雅謂之霄雪月令謂之雨汁說文
謂之稷雪宋書謂之花雪埤雅謂之米雪亦名濇雪
又名濕雪釋名霰星也冰雪相搏如星而散徐鍇云
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朱傳霰集則將雪之候以
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

車舝二則

舊說皆以爲求女之詩愚按末章云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卽聖如后妃關雎之詩語不至此曹之俟人曰

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季女指賢者此亦其例也禮記
引詩而孔子以爲好仁固已明揭詩旨章演圖書編
安溪詩所皆主此說

雖無好友孔疏朱傳以新昏言遂不可通詩所言我
雖德美不足相配非汝之好友然亦願汝之聊且燕
喜也愚按前四章皆爲自謙之辭冀賢者之來末章
則既見而喜慰也鷮雉士之贄也以雉依彼平林言
未遇之時鮮我覯爾戴氏震曰猶言鮮矣我之得見
爾以其賢爲世所罕也

青蠅二則

孔疏青蠅當止于樊無令在宮室之內讒人當棄之

荒野無令在朝廷之上呂氏云止于樊行且止於几
席盤杅之間矣蓋憂之也陳氏云讒言多由持心傾
險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數說均得詩旨後二章
大指略同其曰交亂四國推其極而言之搆我二人
則舉其事以實之也此必元侯被讒之作非微者之
言也

陸疏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劉執中云蛆蟲變蠅
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蛆復變爲蠅穢敗
於物無有紀極愚按此正與罔極交亂之義相似

賓之初筵三則

毛氏以爲刺時韓氏以爲飲酒悔過然細繹詩旨似非自悔之語當從毛讀詩質疑首章賓之初筵陳古也三章賓之初筵刺今也上下各分二章法戒顯然次章籥舞笙鼓猶四章賓既醉止之節承上文非各自爲義也卒章凡此飲酒總承上四章而申戒之言飲酒之善如此飲酒之失如彼所謂或醉或否也立之監佐之史防其醉也醉而失禮則不臧醉者不自知而不醉者反代爲之恥甚言醉之可惡也

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

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鄭箋子孫各奏爾能者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室人復酌爲加爵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疏云酌彼空虛之爵以進汝此時中心所尊敬者戴氏震曰手執也如手劍手弓之手凡物相耦曰仇特牲饋食之禮篚實二爵二觚四觶故因謂爵之相耦匹爲仇也賓執其一以獻尸爵止其一則主人致爵於主婦康空一聲之轉旣旅而二觶皆空賓弟子兄弟之子乃各舉觶於其長行無算爵惟其所欲進不以序也此爵謂觶也爵者通名按前章言射此章言燕飲旅酬之禮毛傳以賓載手仇二語爲又射以耦賓以奏爾時之時爲中者皆誤仇當讀如字鄭改作㪺非戴氏從毛傳而申之甚爲有據朱傳訓康時二字似未安

魚藻二則

序云刺幽是也惟以爲思古之武王此衍說詩輯直主刺幽而以魚在在藻爲淺涸窘迫之狀有那其居爲不知危亡之憂極爲有見愚謂此詩東人所作與

小東之言西人相似彼斥在位者故不嫌盡言此斥王故以風刺出之鎬京師也自京師之人而言則云王可矣不必指在鎬也頒衆也當從韓詩說莘亦衆多貌班固西都賦俎豆莘莘是也魚之生也以水在藻而首尾見喻民之病而王則崇飲爲樂依于其蒲則更甚於在藻有旱涸之憂而王則自那其居其不恤民瘼之象言外顯著矣故劉知幾曰覩魚藻之刺而知周之將隕

鎬以水得名水經注渭水與豐水會於短陰山又東北與鎬水合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

都也又北流與彪池合又北逕靈臺西又逕阿房宮前合於渭按鎬京自秦始皇時其故址已毀漢武穿昆明而鎬都爲池唐貞觀中幷鎬池入昆明池又涸爲民田故址益不可問今西安府長安縣西北十八里卽其地去豐二十五里灞滻涇渭豐鎬澇潏是爲八川

采菽二則

毛傳菽所以爲藿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羹芼菜也可以爲俎亦所用待君子也周禮芼菹雁醢按舊說本禮經甚爲有據朱傳惟以采之義爲興而不及菽芼之用恐凡詩之興非泛然無所取義也今從毛鄭毛傳白與黑謂之黼朱傳如斧形刺之於裳也當合二說義乃備賈氏曰黼爲白黑爲形則斧文是也平平左右亦是率從箋云率循也諸侯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率循之朱傳左右諸侯之臣按二說義可兼該

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舊說以戾爲至殊不可通詩學曰三章云彼交匪紓天子所予則以優游者爲罪戾蓋警戒之辭也

詩學女爲卷二十

歙汪梧鳳著

小雅

角弓三則

幽王十年求宜臼於申欲殺之申侯不與故詩人作此以刺王前四章皆追述已事廢宜臼而立伯服此兄弟相遠也申侯歸國此昏姻相遠也廢立事大故下專言兄弟宜臼居申申侯黨之伯服居內王之左右黨之此不令兄弟也不令故各不相讓不相讓則怨怨而不已終亦必亡必然之勢也五六兩章乃指本事老馬爲駒喻已竄廢不必更極之也小人之心貪勿可縱也小人之性殘勿可長也縱之長之如食宜饇而酌孔取教柔升木而以塗塗附容有極乎雖然小人向背視王王有㣲猷則亦與屬矣反言以見猷之不善末二章乃申明此意而并憂及西戎之禍焉嗚呼詩人之旨深矣

戴氏震曰饇厭滿也小人之食宜厭滿而已不知禮義也小人之酌甚取之而已不節度也

鄭箋髦西夷別名孔疏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髦髳音義同按山海經有髦民國近積石依姓蓋西夷之國也

菀柳一則

詩義折中疏首章曰此幽王徵諸侯伐申而諸侯不至也王求宜臼於申申侯不與故欲伐之諸侯之意以爲菀柳多陰人尚思息況天子乎然而幽王不可近也上帝甚動天步難測此時使我謀申後將使我窮極太子之事也二章曰言雖欲久息不可自取瘵病此時使我謀申後將使我往害太子之身也三章言有鳥高飛上至於天亦可以止矣以比有女入宮至於爲后亦可以止矣而彼人之心不止也觀褒姒爲后之後尚欲伐申以殺宜臼舉烽以戲諸侯是不至於亡周不止也然則予何以謀之哉褒姒不可附亦不能去也宜臼不可害亦不能救也徒然視褒姒之逞凶憫宜臼之可矜而已總論曰史伯謂鄭伯友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不與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是周之將亡人皆知之乃避之而不與其謀者深知其謀之不可與也臣鳳恭錄

都人士一則

朱傳亂離之後人不復見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按詩言彼都其爲東遷後作無疑朱子訓

都爲王都非是當指鎬京周忠信也左傳引詩釋周爲忠魯語亦曰忠信爲周當從毛說愚謂詩人先美衣服之正所謂黃裳元吉者也次及容貌辭氣而推本忠信由外及內足爲民望首章思古之賢士大夫也下乃通言士女臺笠緇撮昭其儉也充耳垂帶昭其度也儉而有度所以美士者如此至稱女則止於髮美蓋後世殊形詭制如盤龍墮馬步搖倭墮雖當時所無而冶容相尚亦且變而愈下故詩人以尹吉美都人之女言順其本然則如髮之綢直而已少加盤屈則如蠆之卷曲而已不爲時世粧也末章更取

其近於修飾觀美者而爲之詞曰帶則有餘髮則有旟所以深疾時俗之奢淫無度也至鄭箋以言從之邁爲欲自殺求從古人語嫌過激然既不可得見矣而欲從之偕往亦尚寐無訛之心耳云何盱矣爾雅盱憂也故鄭亦以爲病

采綠一則

詩所舊爲婦人念君子之作然其味則已淺矣反復辭意蓋刺人之欲有爲而不敏於事者故言終朝所采無幾而或借言歸沐而不繼矣或期以五日采盡而至於六日猶不見其來矣狩則弢其弓而不張釣則緄其繩而不下問所欲釣者則魴鱮也然薄然觀之而已未嘗一投竿施餌焉則亦所謂臨淵羨魚者耳雖未知所諷然其取譬則警人者至深切也

黍苗二則

從朱傳舊說非是何氏楷曰謝爲荊徐要衝之地封申伯於此則足以鎮撫南國宣王之心則安也觀嵩高之詩一則曰南土是保再則曰我有良翰則王心之所以寧可知不獨謂其足以篤厚元舅克副親親賢賢之念已也

謝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方輿紀要故湖陽城北

相傳周申伯徙封於此詩所謂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又曰申伯番番既入于謝者也國語鄭桓公問於史伯曰謝西之九河何如蓋即古申伯地矣荊州記棘陽東北百里有謝城按水經注泚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出謝城北詩云泉流既清或謝本因水得名也

隰桑一則

讀詩質疑遐不謂矣即所謂德音也我心誠愛君子君子豈以遠而不我告乎我思念君子之心藏之於中無日而忘之也春秋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註欲子產之見規誨按嚴說

是惟以遐爲遠猶襲鄭箋之謬遐胡一聲之轉猶云胡不我告也

白華三則

或云周人刺幽王廢申后而作或云申后自作也水經注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於鄗毛傳滮流浪也而世傳以爲水名矣按滮池或謂之[illegible]池或謂之聖女泉今陝西西安府西北二十里卽其地

有扁斯石乘石也毛云王乘車履石鄭云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得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

也黜而卑賤斯說得之詩意含蓄溫厚而朱子乃以喻王之寵妾而曰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似稍迂曲

緜蠻一則

序微臣刺亂也鄭箋微臣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士之祿薄或困於資財則當賙贍之按此詩以黃鳥之止得其所與已之遠行詩義自明而朱傳云爲鳥言以自比豈教誨與後車之載亦可施之鳥耶鄒氏泉曰飲之食之欲其周恤乎已也教之誨之欲其指示乎已也後車載之欲其振拔乎已也張氏彩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故曰畏不能極斯二說者得之矣

瓠葉二則

鄭箋亨熟也熟瓠葉以爲飲酒之菹也君子庶人之賢者農功畢爲酒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嘗者以其爲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炮之燔之將以爲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進爵賓猶今俗之勸酒按鄭氏本鄉飲

酒燕禮而爲是說又引易兌卦之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極爲有據其分截首章爲室家之飲尤深得詩義又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兔之小者也錄之以備一解

徐常吉曰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易鼎之彖傳曰大亨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易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亨知易之意則知詩之意矣

漸漸之石一則

序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朝當從鄭箋讀如字惟以爲不能正荆舒使朝於王爲衍說歐陽氏

曰不皇朝者謂久處於外不得朝見天子也不皇出
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豖涉波而月離畢
雨之驗也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
也履險遇雨征行所苦故以爲言按本義釋末章尚
未盡善劉氏曰此記征夫遠行之所見也深入蠻夷
之域爲山川之所困雨水之所淫戰敵未捷病疫相
仍救生命之不暇何暇及他事哉斯爲得之皇今本
作遑非是當依石經及注疏本改正

苕之華二則

詩所困於飢饉者之作

苕陵苕陵苕陵霄也或謂之紫葳黃華謂之蔈白華
謂之茇陸疏一名鼠尾華紫誤以蓺爲苕也牝白曰
牂吳中牝羊三歲曰牂鄭樵云牝羊首小今也羸瘠
反首大而身小三星在罶朱傳無魚而水靜但見三
星之光而已按末章有艱食鮮食一時俱盡之意

何草不黃二則

顧氏起元曰此反復傷已征役之不息也首章言役
之重困二章言失其室家之樂三章傷其同於物四
章傷其物之不如也

舂官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註棧車不革鞔而
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考工記飾車欲侈
棧車欲弇明以棧車役車爲二毛氏合爲一疏因以
有棧爲車狀誤矣朱子亦襲毛說而誤

詩學女爲卷二十一　　歙汪梧鳳著

大雅

文王三則

序文王受命作周不過依詩衍說鄭箋遂以受命爲天命而王天下歐陽氏據孔子三分有二一語掃除舊說其論允矣予謂文王不稱王而受命改元則有之春秋列國各自稱年出國入國亦必改元以紀之如鄭厲公衞獻公可証則改元本不足異又考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是武王少文王十四歲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文王終

武王已八十三卽位僅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故泰誓十有三年孔傳謂是文王之年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一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又九年而崩武成稱惟九年大統未集與此正合蓋文王改元後越九年而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又一年伐紂正合十三年之數此改元之可據者也伏生大傳謂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此受命之可據者也惟以九年爲七年爲小異耳

朱傳以哉爲語詞又以爲上帝敷錫於周按古字哉栽栽並借用此詩當訓栽栽植也國語所謂載周以至於今也上天之載文王初載禮記註並引作栽可爲左證本支百世左傳晉書並引作枝與栽之義正相屬

於緝熙敬止歐陽氏曰熙廣也緝續也緝續而增廣之也黃氏曰敬止者敬於其所當止所謂敬厥止也

大明六則

詩所文王大明緜朱傳皆以爲周公戒成王之詩然爲文王戒義獨顯此及後篇則陳王業之所以成推王迹之所自基蓋使不忘先世而思所守之重中間

又及乎列王之德配以至尚父之功四臣之助凡皆至德感致受命之符也

挾浹古字通正義挾者周匝之義周禮所謂浹日浹卽今之匝義同按使不挾四方天奪之鑒使之恩澤不得浹於四方也

國語摯疇之國由太任註摯疇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太任之家唐世系表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於摯後漢郡國志汝南平輿有摯亭按平輿故城在今河南汝寧府城東南然亦未有以知其卽古摯國也朱傳周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之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

降二女於潙汭嬪於虞也可掃舊說之鑿
洽陽卽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郃陽縣縣在州城東北
百二十里以在郃水之陽故名古莘國地也莘城在
縣南二十里戰國時魏文侯所築合陽城是也水經
注郃陽城南有瀵水東注於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
有碑去城一十五里水卽郃水按洽說文及他書均
作郃音合周時未有邑名故從水言邑則從邑非因
流絕也縣東四十里有太姒墓渭水見前
初載猶言初生言天生文王又生太姒將作之合嘉
止則禮成而納幣也俔說文譬也易泰之六五及歸

妹之六五皆云帝乙歸妹與詩義略同文卜之文也
俔天之妹疑是古繇詞以卜之繇定其爲祥也侯當
從鄭訓諸侯孚周人自孚言維孚以侯服興也前篇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之侯並同朱傳訓維均非是
牧野或作坶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今河南衛輝府汲
縣卽其地水經注自朝歌以南暨淸水土地平衍據
臯跨澤悉坶野之地故詩稱坶野洋洋尚書疏牧是
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會朝淸明鄭箋會合
也合兵以淸明曹粹中曰武成陳於商郊俟天休命
孔安國云休命謂雨止畢陳也六韜云武王東伐至

河上雨甚雷疾大公率衆先涉然則至畢陳乃雨止
而淸明按朱子從毛氏以爲不崇朝而天下淸明義
甚宏遠然鄭曹之說亦確有依據故錄之鷹鷙鳥少
皞以爽鳩氏爲司寇尚父先涉故以鷹揚美之肆遂
也

緜十一則

民之初生前漢書引作人之初生疑詩本作人後因
避唐諱而易之生之言興也蘇氏曰太王始猶處於
復穴未有室家之盛及遷岐周而後大興焉
自土沮漆土當作杜漢地理志右扶風杜陽縣杜水

南入渭詩曰自杜師古曰齊詩作自杜沮漆言公劉
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是也杜水出鳳翔府東
北二十五里之杜陽山又東北經麟遊縣其流始盛
又東流會於漆漆水源出岐山至麟遊縣南而爲漆
溪會雍水又東流至扶風縣東而爲漆河有漆水橋
跨其上下流入乾州武功縣合湋水入渭沮水未詳
考武功縣有浴水自乾州梁山流入境康海曰關西
人讀浴若于于沮相近爲沮水之譌漆水蓋北受沮
水南受湋水而入渭按杜漆沮三水皆在涇西與禹
貢之漆沮中隔涇水彼漆沮詳見小雅吉日篇

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亦曰天柱山其峯高峻狀若柱然禹導汧及岐太王邑於岐山之下皆此也文王時鸑鷟鳴於岐山故俗呼鳳皇堆水經注岐山經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所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水北卽岐山

戴氏震曰豳偪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豳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此梁山與詩書春秋爾雅之梁山異在涇西岐東正當豳之南然則率西水滸爲自東

向西循水厓而上水滸渭水北厓也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卽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閻若璩曰自豳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閒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亦此梁山也二說考覈至精前人所未及

岐山之南周原在焉卽太王所居詩所稱也雍錄大王都岐在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爲岐周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相傳是周公采邑志云原東西橫亘肥美寬平在今岐山縣東北四十里

堇有二種其一爲堇菜音謹根如薺葉如細柳花紫子如米野生蒸食之甘此爾雅所謂齧也亦謂之苦堇或謂了堇葵乾者可爲滑充豆實其一爲堇草音靳葉厚莖方中空花紫碧色實小黑如桑椹此爾雅所謂芨也或謂之烏頭見國語註及後魏書或謂之烏喙見國策或謂之奚毒見淮南子皆云能殺人烏頭別名又有莨千秋毒公果負耿子卽子之異其實卽附子也詩所咏堇乃堇菜毛傳訓荼是也孔疏朱傳所引乃堇草堇荼皆苦菜然堇烝食則甘荼霜後則甜脆且如鄭箋所云周原之地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至堇草與既並毒不可食何由

知其如飴而與荼並舉乎陸氏釋文又引廣雅云蓳藋也今三輔之言猶然此則爾雅所謂拜商藋非此堇也

戴氏震曰左右繼慰止而言皆奠居事也宣畮繼疆理而言皆授田事也宣者宣布之義畮如南東其畮之畮謂分布其田而使畮之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又繼宣畮而言則巡行國中視其所當爲者無不使民爲之以興利也張橫渠言太王辟國已甚大或亦謂此

天子六卿諸侯三卿此定制也三卿者司徒司馬司

空也尚書梓材我有司徒司馬司空春秋傳昭四年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其證矣古公侯國亦當有三卿今止有司徒司空者二官皆主土功以板築之事及之非言官制故不及司馬六卿已見於夏書知六卿不始於周則三卿亦必不始於周其有司馬無疑也獨是考春秋傳魯三卿而外公子羽父求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孫紇爲司寇孔子亦爲司寇合三家之三卿則六官備矣豈其僭耶禮註崔氏說禮云三卿周制凡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似冢宰宗

伯司寇皆兼官而不設官然而夏父弗忌臧孫紇並非兼官也西河毛氏爲之說諸侯之有三卿猶天子之有三公三公皆以六卿爲之而分爲三等一冢宰司徒二宗伯司馬三司寇司空而三等之中又每等之最下者以爲名故曰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則六卿皆公也由此推之諸國三卿必仿其制雖六卿皆備而祇以三官名耳其說甚辨故附錄之至殷制尤不可考不得以此例太王時也

戴氏震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雉庫路皋郭語之轉郭門外門也諸侯之外門謂之庫門中門謂之雉門亦謂之闕門有兩闕周禮所謂象魏春秋所謂兩觀是也路寢之門謂之路門亦謂之虎門亦謂之畢門路寢之朝謂之燕朝路門之外謂之正朝亦謂之治朝（又名內朝）外門之內謂之外朝此所稱皆追美之辭蓋以後日天子之制名其前所立者爾亦猶言王季文王之時而稱京也

冢土大社也禮書土五色而冒以黃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壝北面社向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柏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主則石

爲之

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平陸縣東北四十五里爲故虞城又東北五里有虞山史記武王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司馬貞曰夏都安邑虞在其南故曰夏虛芮城縣亦屬解州縣西三十里爲古芮城商時芮伯封此與虞爲鄰國今名鄭村虞芮質成之所爲間原界兩縣之間東距平陸西距芮城各六十里俗呼讓畔城其田東西七里南北十三里至今民無耕者

棫樸二則

舊說以爲美文王思謂亦如前篇述祖德以訓嗣王也作詩本旨末章已明示之首二兩章當從序文王能官人之說玉半圭曰璋王肅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太保奉璋以酢是也圭璋皆以繅藉玉不用束帛故曰特達亦有作人之義焉鄭箋泥祭時所用之璋曲解棫樸爲聚積非是三四章蓋美武王文王時未有六師且詩書無稱文爲周王者武成曰紹我周王此武王稱周王之始淠彼涇舟紀代殷之始事也壽考作人卽有聲之鎬京辟雍豐水有芑是也末章勉勉我王對君之詞非追頌文武也有金玉之

質而後可施追琢之文故欲綱紀四方者當勉之在已而已

天漢在箕斗之間無數小星望之若雲氣故又謂之雲漢

旱麓二則

陝西漢中府南鄭縣附郭府城西南六十五里有旱山在梁山之境與漢廣相近嚴氏以爲詩人托興皆在境內不應遠取漢中旱山其說非是地理志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周地圖云山上有雲卽雨

詩所解末章云葛藟蔓生者未必皆直也然附于條枚則皆直矣福之在人未必皆正也惟君子以豈弟之德求之則正而無邪較勝鄭箋

思齊二則

是詩朱傳均勝於鄭箋惟思齊思媚之思朱訓語詞鄭訓如字鄭爲得之毛氏以寡妻爲適妻疏云適妻惟一故言寡妻亦可從

末章卽周頌前王不忘之意成人小子指文王時言斯士指見在言譽髦卽有德有造言至今秉文之教斯士亦皆譽髦古人之澤其流澤及後世故曰無斁也

皇矣八則

二國毛朱皆以爲夏商鄭以爲殷紂及崇侯言夏則已遠紂與崇侯對舉亦不倫且此詩後四章專序文王伐密伐崇之事故首章特書二國其較然者矣四國卽四方鄭以爲密阮徂共者謬本義辨之甚詳朱子從毛是也上帝耆之耆音指猶示也

作屏修平啓辟攘剔皆刊除之義言遷岐之後伐木定居也串習夷平也木拔道通歸者日衆則繹絡不絶載達於路也天立厥配戴氏震曰德可配天而天立之是天自立其配也箋以串夷爲混夷以厥配爲

太姒辭理不倫
毛傳以栵爲栭本爾雅然與灌並稱灌是叢生則栵亦當訓行生檉或謂之朱楊或謂之雨師一年三秀亦謂之三春柳木中有脂名檉乳其材可卷爲盤合其枝可爲鞭梖今靈壽木漢書孔光傳賜靈壽杖卽此也
按畔去之也援助之也歆羨貪之也文王之伐密崇疑於畔救阮疑於援克二國而作程豐疑於歆羨文王之心無之若凜上帝之所教戒不敢出此然先知先覺之人如先登于岸者坐視天下之淪胥而不救

不忍也此四句揭明文王之心總領伐二國事本此心以行之所謂順帝之則也故可以篤周祜對天下爲萬邦天下王帝亦懷其明德而四方於以無侮無拂矣
密須之國子爵姞姓其地在今陝西平涼府涇州靈臺縣西五十里左傳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國語周共王游涇上密康公從蓋卽密國之後秦始名陰密漢爲陰密縣屬安定郡朱子以爲在寧州史索以爲河南之密九域志以爲鄭之致密城皆非侵阮徂共孔疏毛以徂爲往阮共爲周地密須所侵張氏曰阮國名共阮國之地名皆在涇州今有共池氏族略云阮諸侯國在岐渭之間今亦未有以考其詳也惟鄭箋及魯詩說均以阮徂共爲三國此不可從
戴氏震曰依其在京亦猶于京斯依侵寢古字通息也言兵之寢蓋自阮疆一舉於是升高以審地勢相其陵阿泉池必無敢陳師飲水於我地者此承上兵寢而言詩學云不長夏以革皆誤讀夏字之音故強解而終失其旨按學記夏楚二物夏音假卽書所云朴作教刑也因思革之爲義本末垂革卽所謂鞭作

官刑也長尚也謂文不尚刑威耳與上句立文同而訓詁亦類
鉤援一物墨子稱公輸班作雲梯以攻宋卽此臨衝皆車名楚子使解揚登樓車以告宋人蓋臨車也墨子有備衝之篇荀子渠衝入穴而求利楊子衝不齊孫武子攻城之法修其櫓轒轀轀四輪蓋衝車也三者各以其用得名朱傳詳矣
是類是禡疏釋天云師祭也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氏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

就南郊祭之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肄師註云祭造軍法者蓋蚩尤或曰黃帝

崇古有扈地殷時爲崇侯虎封國文王伐之作豐邑有聲云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是也今陜西西安府鄠東五里有酆城卽其地仍方指崇也

靈臺三則

毛傳本作五章章四句朱子改作四章前二章章六句今以韻求之毛氏之說亦得

三輔黃圖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四百二

十步辟廱亦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按文圖七十里在郊之外臺沼辟廱皆在囿中漢儒以辟廱爲太學太學則在國孔疏又曲爲之說云太學在國而辟廱乃在郊虞庠在國之西郊是爲辟廱然周立三代之學在有天下以後非文王時事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璧廱則又據豐水有文王別廟而言而盧植註禮記遂以爲太廟上可以望風故謂之靈臺圜之以水似璧故謂之璧廱夫辟廱及三靈不能易地指爲國中而太廟亦必無在郊之理則又視孔氏之說而更甚也戴氏震曰辟廱義未聞周鼎銘有云王之辟宮獻工錫章史記云豐鎬有天子辟池譙周云成王作辟上宮此單言辟者也周頌云于彼西雝古銘識有云王在雝上宮此單言雝者也其曰辟上雝上則以名池名澤而作宮其上宮因水爲名也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立說謂天子曰辟雝諸侯曰泮宮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趙岐註孟子云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廱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閒燕則講法論樂於此不

必主以爲太學於詩前後尤協矣

簴業以木爲之所以縣鐘磬立於兩端者曰簴上橫曰栒栒上加大板側著於栒曰業業上刻爲崇牙畫以采色牙上加翣翣上載璧栒旁出者刻爲鱗蟲下縣五采之羽鐘簴之跗刻贏虎類磬簴刻羽鳥屬

下武二則

下猶後也武繼也言後人能繼先祖者維周爲世有哲王此毛鄭說也似甚明確不知朱子何以云下義未詳而反引或說云下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則是詩當並美文武矣乃又云此章美武王能纘

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則或說仍未據爲定論不如從毛鄭矣且子若孫自稱於父祖之前曰下流見於六朝人文者甚多以下爲後人亦何疑焉哲王不專指三后凡能武其先世者皆是則武王亦哲王也

詩學此康王卽位而諸侯朝會之作下武維周猶長發之濬哲維商也王配于京美武也成王之孚美成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詩人繼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美康王之辭昭哉嗣服卽顧命所云命汝嗣訓

臨君周邦也繩其祖武卽所云答揚文武之光訓也四方來賀卽康王之誥所云諸侯皆布乘黃朱奉圭兼幣也不遐有佐卽所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也按朱傳亦引或說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爲康王以後之詩得陸氏申之更屬可據

文王有聲二則

詩義折衷疏首章曰烝盛也言文王修德原自有聲專征之後乃大有聲然而非自爲也將以求天下之民自此安寧耳將以求安民之功自此有成耳初無圖商之念也二章曰文王本不敢用武乃天命文王宜有武功於是文王受天之命與師伐崇作邑于豐而徙都焉仍不改事商心也三章曰淢水急流也匹偶也自此以下言武王營鎬之事鎬城臨鎬水之急流故曰築城伊淢鎬城旣成與豐爲偶故曰作豐伊匹何楷曰周公營洛與周匹休武王營鎬與豐對峙是也武王雖匹豐作鎬實非另闢疆宇急欲圖商不過追前人從來之孝思耳蓋文王作豐所以繼王季之志武王作鎬所以述文王之事非有他也言王后者未有天下之稱也四章曰公功也濯新也武王營鎬

當其城工新作之時固以通追來孝爲豐邑之籓籬暨乎四方同歸之日仍欲恪守侯度爲商室之屛翰蓋與文王服事之心無有二也五章曰皇王有天下之稱豐在豐水之西鎬在其東故居鎬則見豐水之東注也豐水東注於鎬乃山川自然之勢禹因而導之以爲功四方西歸於鎬乃百姓同然之心武王因而順之以爲君則其自王后而爲皇王者乃天命人心勢不容已而非有利天下之私也六章曰武王旣有天下而以鎬爲京師乃復修文王之辟廱以教育人材則是文王有文德而兼有武功武王有武功而

復修文德是以東西南北之人慕其德化無思不服無不服者其身服也無思不服者其心服也其作人之化果與文王同矣七章曰武王當謀宅鎬之初嘗稽之於龜卜而龜乃決之言當宅也武王遂宅之成龜兆也而其後遂有天下則是爲王居鎬乃昊天之成命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八章曰芑苦菜也田肥乃生仕事也言豐水之旁有芑生焉其田肥美原屬樂士凡文王所作城郭宮室靈臺辟廱之類武王豈不有事於修葺所以遷者爲地廣人衆欲遺子孫萬世之謀是以大城鎬以安定輔翼之耳子孫安則百姓

安蓋猶是遹求厥寧之心至是而觀其成也屬燕烝哉以爲文武之德皆極盛而無以加也臣　鳳恭錄

豐卽崇地崇見皇矣篇孔穎達云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是也豐水出鄠縣南山酆谷東北流經長安城西又北至咸陽縣境入渭酆谷在鄠縣東三十五里蓋近豐水之源也去鎬二十五里豐一作灃又作酆言水則从水言邑則从邑也

生民八則

序尊祖也后稷生於姜源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吳氏澂曰頌有思文后稷矣生民乃祭之後飲酒受釐時所歌施於人而非施於鬼神者自當爲雅盖祭祀之時歌之於鬼神者頌詩也受釐之時歌之於生人者雅詩也

周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卽享姜源也是詩爲享先妣之詩而魯頌閟宮亦首言姜源以經證經姜源之無夫明矣若云帝嚳元妃何以舍帝嚳而不祀如謂諸侯不祖天子周雖爲天子后稷且不敢追王不敢奸大禮以變后稷之舊故不祀帝嚳不知不祖之說不敢以爲太祖列九廟之首耳若立專廟以祀則諸侯有出王廟未嘗不得祀天子大夫有出公廟未

嘗不得祀諸侯今姜源廟專廟也何嫌何疑而不祀帝嚳且以帝嚳爲天子而不當祀則天子之妃亦不當祀祀則卑先妣而令不得與帝同廟食不祀以尊先祖而令不得與妃同血食此何禮也其誤由大戴禮以摯堯稷契皆帝嚳子毛傳史記遵之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皆以爲然按稷契雖幼弟其生當必在摯未立前迄乎堯崩其年已百餘歲何至以上智老壽之親弟而堯竟不能知而舉之且堯當摯時已爲唐侯何至稷契當堯時竟不得尺土之封此皆理之必無者也鄭氏亦知其誤變爲

高辛世妃之說則不封不舉之疑可解而終無解於
舍父祀母之謬且如毛鄭以禋祀爲郊禖以弗無子
爲祓去無子求有子而棄其子非人情又如鄭箋以
夙爲肅戒不復御則當履武敏歆載震之後不以爲
怪並不求去此未生之子且肅戒以爲生子之地或
者當祭固有履武之歆既祭何必無人道之感其不
以爲怪宜也顧何以忽怪於既生之後而必棄之乎
豈反以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之極祥者爲不祥而棄
之乎反復求之無一可通者則直斷之曰其棄也以
無人道之感其無人道之感者以無夫禋祀非郊禖

也許氏謙曰其性好祀鬼神能精意享祀正猶陳大
姬好巫覡祈鬼神之類弗如字弗無子非求有子言
以其克禋克祀故雖無夫而弗至於無子也帝非帝
嚳武敏之跡不知由來歸之於帝神之也揚子方言
介特也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一夫亦曰介左傳
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辱於寡君是攸介攸止正
明言其無耦止處也言無耦獨止也載震有身也載
夙生之朝也載生初生也載育長養也首章文義細
心求之姜源無夫亦甚明白易曉乃舍經從傳生諸
葛藤致聖王廟享大禮下同於知母而不知有父者

不其惑乎
牛羊腓字之毛訓腓爲辟字爲愛孔疏嬰兒未有所
知當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朱傳訓芘愛胡一
桂曰以足肚遮蔽之如有愛之之意名物鈔嬰兒不
能跂乳牛羊俯偃而乳字之在其腓間按諸說朱胡
爲長凡獸之乳其子太抵臥而以腓撫護之若人抱
持之者然故曰腓字之特不必定以字爲乳耳
寘覃寘訏厥聲載路蓋人聞其呱覘之則已寘覃寘
訏矣其呱之聲則載路矣二句寫其形聲於鳥去聞
呱之時極狀其神異非收取後語也

邰今乾州武功縣地在岐之東南史記周之先后稷
封於邰左傳作駘杜預曰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斄
城徐廣曰今斄鄉在扶風蓋駘與邰之字同斄與[illegible]
之字同也古斄城在縣西南二十二里
毛傳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
按黍有赤白黑數種苗色亦同毛氏既訓秬爲黑黍
故於秠穈芑各區其類不復更言黍朱傳以穈芑爲
赤粱粟白粱粟蓋踵爾雅郭註之誤
肇祀后稷受封始得郊祀非圜邱之郊孟春祈穀於
上帝也蓋以祀之切於農事者言之朱子指爲尊祖

配天之祭恐后稷時爲諸侯不得行配天禮且詩止言上帝居歆無一字及於祖者何所見而云然耶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軷祭也將郊之先軷祭行神考之禮經爲壇廟門之外與祀行之壇同厚三寸廣五尺作神主以菩芻棘柏爲之天子諸侯用尸大夫無尸伏牲天子犬諸侯羝以車轢之而去康成周禮註曰喻無險難也賈疏祭天在近郊雖無險難審慎故也

行葦二則

此燕同姓之樂歌前二章燕飲正文三章既燕而射

四章則誦禱終之朱傳確矣惟以爲祭畢而燕此國曾孫一語而誤戴氏震曰古者適孫則曰曾孫書曰有道曾孫考工記曰曾孫諸侯是也此燕族人故稱曾孫明祖之適孫以與同祖之人燕於此也章句從朱傳毛鄭均失之

三章輔氏曰前四句言射而中又以中多爲賢後四句言射而貫革又以不侮爲德

既醉一則

朱傳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觀章首既醉二語其義自見後儒泥孔疏五福之說爲受釐陳戒之辭或以公尸嘏告爲與下篇相屬皆非也古之誦君者必本之天祖言祖則本之祭祀所謂祭則受福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即永錫祚胤之意不必指考終命天被爾祿所包者廣不僅指富壼內也室家之壼猶室家之內耳不必指康寧孔氏之鑿也公尸先公之尸自祖紺以上之稱也王與族人燕則非特太王以來之同姓矣

鳧鷖三則

此繹祭之樂歌何休曰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孔疏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也繹以祭之

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朱傳合而言之以爲祭之明日繹而賓尸誤矣

涇沙渚潨亹皆泛指水言不必指涇爲水名且沙水見水經渚水見說文既據涇爲涇水之涇何以二水又不作是解豈取興必在境內乎按莊子秋水篇云涇流之大註涇通也謂通流也蓋此詩涇之義矣爾雅註沙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由通流而及別出之水所以興繹祭也爾雅小洲曰渚說文小水入大水曰潨孔疏亹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亦與每章

取興之義自合至鄭箋以在涇喻燕祭宗廟之尸在沙喻燕祭四方萬物之尸在渚喻燕祭天地之尸在潨喻燕祭社稷山川之尸在亹喻燕祭七祀之尸支離罕當歐陽氏辨之前矣

公尸來止熏熏說文引作來燕醺醺按此詩五章皆言來燕惟末章云來止毛傳無訓鄭箋謂不敢當王之燕故變文言止果爾則初燕之時卽宜退讓何至是始稱不敢耶蓋止字係燕字之誤當以說文正之

假樂二則

朱傳疑公尸所以答鳧鷖然篇中無答前篇之意且

亦未有以見其爲公尸作也序云嘉成王也亦無可證實蓋下美上之辭頌而寓戒可以見古君臣之盛焉

或疑二三兩章有錯簡此不得其解者之說也按首章已包舉下三章在內宜民宜人著其令德受命之本而三四章之脉已伏於此自天申之雖就本身受祿言之實與次章蟬聯而下言其中之非特其身之干祿百福也子孫且千億矣非特千億之盛也且皆宜君宜王而能率由舊章矣然非天私之也其令德之章於身則威儀抑抑令德之發於言則德音秩秩用能無怨惡而率由羣匹同受無疆之福以爲四方之綱矣綱紀以明法燕享以示恩分略君臣情同朋友百辟卿士自無不媚於天子者然無非道之媚亦各不解于位以答君心而民乃攸塈矣後二章詳其宜民人之實而民僅一見於章末宜人正所以宜民非詳人而略民也舉全篇而疏之不知所謂錯簡者何在說詩而苐求之於韻末矣

公劉六則

首章啓行二三章定居四章遷廟之禮五章兵賦之制六章乃統言之

王肅曰公號劉名也王基曰公劉字也尚書傳曰公劉名也按子孫不名其祖宜以字之說爲長公卽古公公季之公

史記后稷卒子不窋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犇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是據太康失國時言國語昔我先王世后稷[今本無王字據宋本]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是據孔甲淫亂諸侯畔之時言韋註亦以夏衰爲太康時蓋襲史記之誤漢婁敬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

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其說與國語差合

愚按不窋以上世爲后稷之官中閒世次失考不窋非即棄子公劉則乘桀亂時遷豳並非避桀避則宜遠不當轉內徙也邰今武功縣豳即邠州皆隸西安府不窋所竄在今慶陽府安化縣漢郁郅也亦曰北豳府東有郁郅城當白馬嶺西川交口通典曰即古不窋城續通典不窋城在郡城東南三里郡城今名尉李亦曰不窋城城周七里有奇按邠州在武功縣北慶陽府又在邠州之北相距三百餘里不窋當孔甲時失官遠竄公劉乘桀之亂漸據其故土末章涉

渭爲亂則已復得邰地特建都則於豳耳後太王遷岐去邰尤近岐在邰北而少西相去不及百里

西河寫官記釋四章云此槩遷廟禮也或曰乃造其曹爲落成禮非也嘗以大戴禮質之如云蹌蹌濟濟者則大夫士之容儀也俾筵俾几者則奉衣服者至於新廟筵之戶牖閒也既登乃依者則有司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者乃入升堂奠衣服於席上也乃造其曹者則宗祝有司各適其類也執豕于牢酌之用匏者則贊者盥薦脯醢君盥酌奠於薦西也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者則薦之酌之畢祝之曰孝嗣侯某告於皇考某侯蓋言先君仍可以至新廟爲廟主也

百泉飛水之所聚溥原地之寬博而平正者漢安定郡有朝那縣隋改爲百泉縣屬平涼郡魏於其地置原州唐因之或以爲百泉溥原即其處杜氏佑曰當是其地因詩而得名耳

芮水出今鳳翔府隴州西四十里東過長武縣南邠州北入涇水芮亦作汭職方雍州其川涇汭是也皇澗過澗皆芮北小水

泂酌二則

舊說以爲召康公戒成王而所釋詩義皆未允詩所

謂盛世無棄物王道存乎器使一行潦之水上者可以沃酒食次者可以濯罍尊下者可以滌器物人材亦猶是也在乎豈弟君子兼收而並用之故其上者教養成就是眞父母之道矣次者因材拂拭亦人材之所歸也下者備用代匱亦人類之所依也其說甚合則詩是比體而非興矣

挹彼注茲如朱傳義與酌彼句覆孔疏彼器挹之而注於此器蓋以潦水之濁置之大器以澄之挹小器而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

卷阿二則

是詩朱傳爲得其義惟鳳皇三章鄭箋以爲指實事歐陽氏謂成王時未嘗有鳳皇至而朱子亦以兩章爲比一章爲興似未徵信按竹書紀年成王十八年鳳皇見三十三年王遊卷阿其說未盡無因而尚書君奭篇云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則前此有至焉者矣古今樂錄載神鳳操其辭曰鳳皇翔於紫庭予何德以感靈賴先人恩澤臻于胥樂民以寧此可爲朱傳因王之歌而作之證

岐山縣志卷阿在縣西北二十里岐山之麓今有姜嫄祠周公廟潤德泉

　　　　歙汪梧鳳著

大雅

民勞三則

序召穆公刺厲王朱傳以爲戒同列顧炎武曰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愚謂詩戒同列詞若託王而意則主於刺厲二說可參用也

疏引左傳服虔註云穆公虎召康公十六世孫按康公與成王同時成王至厲王凡九世康公至穆公不應多至十六世史記但云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而不著其年諡謂惠侯當奔彘之時下至十五世則爲穆侯穆侯七年爲魯隱公元年二說互異若是今亦未考其信惟周語召公諫王韋註以爲召穆公虎知必在厲王時耳

竹書紀年厲王八年初監謗十三年王亡奔彘國語載監謗後三年流彘與竹書符惟史記載在三十四年爲異而餘事頗合此詩之作大約當榮夷任政衛巫弭謗之際大紀云時荆蠻寇於南玁蠻寇於西玁狁寇於北淮夷寇於東命虢公征之不克徵斂屢起虐用其民民不堪命則篇中所云民亦勞止以綏四方式遏寇虐柔遠能邇者俱非泛指墨子荀子皆云

厲王染於虢公長夫榮夷公終此其驗也

板三則

前篇以是用大諫終此篇以是用大諫始二詩若相首尾前則託王而作勸勉之詞以相戒冀聞之者悟也此則斥王而作危迫之詞以相責冀聞之者悔而懼也詩主諷刺義兼君臣泥者失之序以爲凡伯作考史籍厲王時未見有凡伯事不知何據

首二章刺王三章四章五章刺臣極言喪亂以警之而次章之辭輯辭懌卽出話不然之反也如是而卒癉之民已無不洽無不莫矣牖民孔易之意卽伏於

刺王兩章之末以權在王不在臣也六章安庶民七章重藩輔八章歸本於敬天備言挽回之道以勸之卽首所謂遠猶也其專責之王者不弟在辭矣蓋王之病在不亶其不亶在不敬其不敬在不知天之可畏故臨之以天而曰方難方蹶方虐方懠卽所謂天之怒天之渝也憲憲泄泄謔謔蹻蹻卽所謂戲豫馳驅也無然無爲云云者禁其敢心使其無敢於不敬也敬則不立辟而能牖民不懷城而能多助多助則夸毗不進善人不尸而靡聖無嗟矣牖民則惠師有資殿屎不聞而洽莫可期矣蓋敬以革其板板之習而心亶於內猶遠於外轉移之間所謂易於取攜也然而君臣憂謔灌灌閻閻卒至於莫可救藥而不悟流毒之禍詩人其知之矣

攜無曰益鄭云無曰是何益爲蓋起下牖民孔易也

价大也价人大臣也師衆也大師羣臣也大邦諸侯也大宗王族也是皆國之藩垣屏翰所當懷之以德以求厥寧至於適子非特藩垣屏翰而已如城焉所恃以自固者尤不可使壞也太子靜之事詩已早言之矣

蕩五則

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夫不曰訓曰諫曰戒曰刺而曰傷則國事已不可爲矣序說首句得之厲王無道以下經師所益也

曾是彊禦曾是掊克禦如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克能也言以彊暴禦衆以聚斂爲能何楷曰彊禦是妬賢疾能者下章言彊禦多懟是也掊克是聚斂巧取者下章言寇攘式內是也

漢書五行志不明其德不知善否以美爲惡以惡爲美究至於無有善亦無有惡顏註不別善惡則雖有背逆傾昃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詩云不

明爾德以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二說詮解最善

第五章似已包舉抑全篇之意故序連類推之亦以抑為刺厲王不知湎酒之弊千古同之不必厲幽之有異辭也說見後

鬼方傳註以為遠方不詳其地唐書以為突厥之先文選註及世註均以為漢先零戎按唐書云夏曰熏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而太王避狄仍云熏鬻知不足據北宋時先零羌有鬼章疑是鬼方之後似後說差為近是楊用修云貴州古之鬼方按黔中俗尚鬼

巫本西南夷羅施鬼國易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之蓋荆楚之與國也

抑一則

序說衞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按史記年表武公即位於宣王十四年丁亥卒於平王十三年癸未在位五十五年而倚相稱武公年九十五作懿戒自儆蓋即位時已中身矣厲王之時年尚幼稚未必有所刺譏且武公當幽王時始入為卿士王方迷亂于政荒湛于酒故曰其在于今也序既以賓筵刺幽乃復以此詩刺厲考之時代其誤自見而孔氏以為事後追刺此附會序說不足據也其以為刺幽者始於李迂仲而力主之者錢氏澄之錢氏曰篇中於乎小子等語應是老成耆舊之言計幽王距厲王所幾百年矣武公為幽王卿士已在耄年幽王初政昏亂已著武公追維往事以明鑒戒故曰告爾舊止曰言示之事曰曰喪厥國取譬不遠舉厲王之事以為幽王戒故序詩者以為刺厲王其實此詩之作在幽王時也以賓筵之序例之刺幽之說為可從朱傳據國語專主自儆又以本詩亦聿既耄謹爾侯度曰喪厥國三句為武公自謂無疑顧詩之刺厲者曰上帝王與帝其

尊同也詩之刺幽者曰侯度王與侯其君同也義既同則言亦借詩主刺而不主諫其詞固不可得而顯斥也侯國曰國天子畿內亦可曰國日闢國百里日蹙國百里言天子也至於既耄之詞似非武公不足以當之然而許氏以且將因循忽而既耄解之即作刺王之語亦可視呼既耄之人為小子其義較安也味詩詞義有合於刺王者亦有合於自儆者序謂刺王亦以自儆愚則謂托於自儆以刺王耳義須兼備說可互參惟序以為刺厲王則有不能曲為之解者矣

桑柔八則

左傳秦穆公引大風有隧一章謂周芮良夫作周語載芮良夫諫厲王事故序云芮伯刺厲箋云芮伯字良夫也鄭又以爲畿內諸侯王卿士者疏云書序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爲卿士故知是畿內諸侯書序註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按芮卽虞芮質成之芮見緜之篇春秋自桓十年秦伯納芮伯萬於芮以後不復見經竹書紀年以爲秦穆二年滅芮也括地志芮鄉在朝邑縣南三十里又有北芮鄉皆古芮國今同州之境所謂廢華陰城者是也

朱子云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按厲王奔彘共和行政其閒年數史記與竹書紀年不符而竹書載流彘後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皆大旱今詩云民靡有黎又曰降此蟊賊稼穡卒痒疑卽其時

倉兄塡兮傳箋皆訓久以塡爲古塵字塵有久之義也朱子云未詳又引或說疑與瘨同或曰如哀我塡寡之塡胡一桂曰滿也積也言悲憫滿積於中愚謂胡說爲得江文通恨賦悲來塡膺塡字本此

國步蔑資箋訓蔑爲輕朱傳訓資爲咨愚謂卽板詩喪亂蔑資義言無財也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卽下所云進退維谷也疑齊詩作凝韻會引同疑凝語之轉定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箋云君子謂諸侯卿大夫也其秉心不彊於善朱傳云非君子之有爭心也予曰維思也競與第十五章職競用力競字同義言君子寔能思亂之所由生秉心不與之競誰生此厲階至今爲梗乎故後復應之曰民之回遹職競用力之故耳蓋厲之亡亡於暴暴者必競眞探本之論也

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墨子作告女憂恤誨女予鬱子鬱二字義同憂恤形類序爵爾者未知孰誤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鄭箋西風謂之大風然則以之成物者此風以之凋物者亦此風所謂君子之德風也風之來也有其道亦有其自其自則有空大谷也大風喻臣大谷喻君其來而爲成物之風所謂維此良人也其來而爲凋物之風所謂維彼不順也乃今之大風有隧則皆凋物之風貪人用而善類敗矣聽貪言則對誦善言如醉不用其良而反以狂悖使我

覆俾我悖猶下章反予來赫之意專責其君之詞先
儒解此兩章均未允也上章設喻泛陳兩端下乃緊
入時事兩章橫設於是篇之中有橫雲斷山奇波忽
涌之妙且維此維彼有就君言者有就臣言者重岡
疊嶺而來至此歸重於君乃得山住水住寓之喻言
萬古長夜一發其覆可謂淶炬白曉矣

時亦弋獲鄭云時爲弋者所獲危之也此所以嗟爾
友朋也與下陰女詞意亦合言吾之告女正以使女
安栖得覆蔭柰何反予來赫乎朱傳以已之言或亦
有中訓之上下文義不相屬矣

職涼善背傳訓涼爲薄箋讀作諒訓信當从毛下章
涼曰不可之涼當作諒唐石經二字異今本俱譌作
涼

詩學女爲卷二十三　　歙汪梧鳳著

大雅

雲漢四則

詩所舊說美宣王之詩今尋其文意似王所自作雖
有下曰之語正如漢武所謂皇謂河公者不嫌於自
稱也按此詩敬天憂民恤災修行中興之業實基於
此非宣王自言人不能言夫鋪揚德業褒讚成功臣
子之職也罪已之詔非臣子事也是詩之作本以祈
旱朱子以爲卽雩祀後世用爲雩祭之樂章自晉至
隋皆然

世紀宣王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此襲竹書紀年厲
王時事移掇之以就詩者不足據竹書又載二十五
年大旱禱於郊廟遂雨亦與詩辭不合此詩當作於
宣王初年金氏前編但書六年大旱理或然矣

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朱傳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菑
蘇氏謂與其耗斁下土寧使菑害當我身也蘇說爲
得如朱傳則前此固未嘗菑也考之史籍厲王之末
大旱宣王初年復繼之故桑柔云民靡有黎而此詩
直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其間旱之年數不盡足據
而詩固可據也且責躬罪已明主類然宋仁宗時大

旱語曰朕不敏於德不明於政降茲災眚下逮黎庶與其降疾於人孰若移災於朕此其證也又蘇氏釋寧俾我遯謂苟我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故苦民釋黽勉畏去云始以旱故欲遯去既又以爲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畏不敢也義皆勝朱傳

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行走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卽死旱災消魏書咸平五年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通考永隆元年長安獲女魃長尺有二寸

崧高五則

疏言甫申齊許皆伯夷後伯夷掌四岳故史記齊世家云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吕或封於申姓姜氏吕或作甫有甫侯者顯於周穆王時周書吕刑亦曰甫刑至厲王幽王皆娶於申二族受封最遠當世爲王朝卿士故詩首章推本嶽降以著得姓受氏之由詩美申伯而首及甫者以其同姓且甫先申顯故以甫例申著其族之貴也申甫皆指先世言之次章乃入申伯其曰王纘之事言能纘其先世之事語意承首章來文義甚明諸儒或以甫爲仲山甫以首章卽指申伯皆誤

五嶽不數嵩高此據虞書四岳四巡周官考制度於四岳而誤蓋四方諸侯分屬之四岳以四岳紀諸侯而中嶽在畿內無巡狩述職於此者故止言四岳而非無中嶽也大司樂四鎭五嶽崩令去樂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嶽之有五此其證矣然大司樂之註五嶽有嶽山而無嵩高大宗伯之註五嶽有嵩高而無嶽山孔疏以大宗伯註爲定解是矣後人又疑爾雅釋山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後一條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以兩條互異爲疑不知前一條並無嶽名第紀江河東西南北之名山後一條方紀五嶽無可疑也或又謂唐虞以來以冀州霍太山爲中嶽引禹貢至於岳陽爲據而謂爾雅出於漢時未可信致鄭註亦緣此而誤愚謂左傳鄭莊稱許爲太岳之亂則周之前以霍太山爲中鎭不爲無據如謂周亦仍之則謬矣按周初以霍太山爲冀州鎭使霍叔主其祀則已夷於四岳隸之諸侯而營建洛邑測日景以定土中必以嵩高爲準則改嵩高爲中

岳必在是時雖無沿革明文可考此可推而知也況名在爾雅經不足信復何書足信者周禮大宗伯疏云爾雅五嶽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爾雅不載以東都爲定故爾雅載之也其說可爲定案矣至泰山一名岱衡山一名霍漢武移岳祀於天柱亦爲霍故衡霍別此則後儒皆能辨之者至是詩所云維嶽指四岳不指嵩高俗有以崧爲嵩者誤

謝城在今河南南陽府唐縣故湖陽城北相傳申伯徙封於此國語鄭桓公問於史伯曰謝西之九州何

如蓋即古申伯地荆州記棘陽東北百里有謝城光武封樊仲少子丹爲謝城侯即此城云

以作爾庸傳訓城箋訓功當从鄭往近王舅說文䢋字註云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讀與記同徐鍇曰遒人行而求之故从辵丌薦而進之於上也居吏切鄭據此釋詩讀如彼記之子之記云近辭也而王風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今考說文記字从已旁故亦得專言已此朱子所本也此一義也毛傳云近已也孔釋傳云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此又一義也蓋毛公作傳時本無異義故但訓爲已後因已字之形類巳已字之聲近記旋輾相誤今取其說之最先而義尤直捷者當从毛

文武是憲猶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云爾孔疏云由申伯有文有武故得與文武之人爲表式朱子後說非也

水經注渭水逕郿縣故城南今鳳翔府郿縣東北十五里有故郿城在岐周之東鎬京之西北又春秋莊二十八年冬築郿杜註魯下邑公穀皆作微在壽張縣西北三十里微子所封國非此郿也

烝民二則

詩義折中疏五六章曰此二章言仲山甫不宜徂齊也

七章曰言今日者仲山甫忽出祖矣然而王命則城彼東方也城朔方爲玁狁城南方爲荆徐城東方者何爲乎是無故而出重臣於外也八章曰遄速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淡遠也言仲山甫之所以當遄歸者其故不能盡言不過微發其端如清風之穆然而已蓋以仲山甫者天生之以保天子王命之以保王躬一旦去君遠行自不能如永長之思而我作詩以慰之者以秉彝懿德原有同然但使不懈其柔嘉之則曲盡其補袞之才則懿德彌邵而王自

好之不必以徂齊介意也總論曰烝民尹吉甫諷宣王也宣王初年吉甫伐玁狁南仲城朔方方叔伐荆蠻召虎伐淮徐兼城謝赫然厲精矣後怠於政而勤遠略城彼東方非事也觀其欲立魯戲也仲山甫諫之而王不聽也及其料民太原也仲山甫又諫之而王又不聽也一旦輟其補袞之職而使之徂齊吉甫能不惓惓哉袞職有闕式遄其歸情見乎辭矣臣鳳恭錄

孔疏周語稱樊仲山甫韋昭云食采於樊左傳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在東都畿内也按今濟原縣西南十五里曲陽城或云是古陽樊晉語陽有樊仲之官守焉蓋仲山甫采邑後徙於河南權德輿以爲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路史以爲虞仲支孫卿於周封樊爲樊氏樊仲氏按篇中言纘戎祖考其爲同姓無可疑者漢杜欽云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此衍說也

韓奕二則

舊說韓在同州此以晉地之呂梁爲梁山春秋時韓武子所封之韓爲韓城也按此皆在西周畿内詩不當云韓侯入覲前人亦有辨其謬者王符潛夫論云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王肅孫毓並以梁山爲在方城縣燕爲北燕國與詩其追其貊奄受北國者語正合方城前漢屬廣陽後漢屬涿晉屬范陽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水經注聖水逕方城縣北又東南逕韓城東詩所云溥彼韓城是也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卽其地水經注又云濕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鮑邱水過潞縣西高梁水注之水東逕梁山南潞縣今之通州與良鄉縣並隷北直順天府卽詩之梁山矣鄭箋引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武王之子應韓不在雝意鄭桓爲司徒在幽八年史伯之對在九年則宣王時其國已滅入晉爲韓氏封邑此之韓侯詩明云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因以其伯則與晉地之韓受封自别鄭不得援彼釋此也竹書紀年成王十二年王命燕師城韓朱傳似本此爲言而惑於舊說因云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以晉地之韓而用燕師則勞師遠涉知不然矣

出宿于屠毛傳不詳其地朱傳引或說云卽杜按杜字古有作屠者左傳膳宰屠蒯檀弓作杜蕢可證今

西安府長安縣有杜陵城在府東南十五里周杜伯國也諸侯相送不出境故顯父餞之於此或引說文左馮翊鄠陽亭當之鄠陽在同州晉地也於晉則遠矣

江漢三則

序召穆公平淮夷也按後漢書東夷傳殷武乙衰東夷遂盛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此淮之所以有夷也周興西北去淮夷最遠故難服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叛旋同奄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時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宜從鄭箋敏戎功宜從朱言女無自滅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召康公能開敏女功我當錫女以嘉祉也

秬鬯一卣此九錫之典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者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是也告于文人據書文侯之命追孝於前文人疏云令繼唐叔之業此箋亦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蓋指召康公言故下文云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朱傳以文人爲文王

誤矣錫山土田皆以爲錫山川土田禮名山大川不以封釋文云山本亦作之

常武六則

崧高以下四篇序皆云尹吉甫美宣王而常武則以爲召穆公詩按韓奕江漢作者無可考常武詩云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毛傳尹氏掌命卿士疏云當是尹吉甫也命臣者內史之事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爲卿而兼內史也愚謂史掌策命此詩知尹氏爲內史而崧高以下五詩類敘見吉甫姓氏者三篇似可援例以定乃獨指常武爲召穆作此不可解

朱傳於江漢則云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於常武則云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予不謂然江漢召公平淮夷也常武宣王平徐戎也江漢之詩曰淮夷來求淮夷來鋪總淮以南北之夷言之未嘗專指淮南也常武之詩曰徐方驛騷徐方震驚濯征徐國徐方既同徐方既來皆指徐戎無言淮夷者徐戎伯翳後其地在泗州臨淮之間其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言循淮而往也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敦頓也仍就也單行頓宿於淮之濆而志在卽戎也濆文選註作墳云汝墳河墳淮墳謂之三墳截彼淮浦王師之所言

截淮而渡也皆敘途中經歷詩辭顯然而朱子必強分之殘桀陳鵬飛輩更為之曲說多不可通矣竹書紀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於淮王歸自伐徐錫召公命皆在宣王六年蓋徐戎之叛自三監流言時已然周處西陲相距最遠且又中隔淮浦黨惡肆逆其勢未可動搖也故欲平徐戎須先平淮夷然伐淮而徐救之矣勢在分兵並出召公受平淮之命而王師繼之次淮觀兵助此兵威截淮濟師出彼不意詩云不畱不處不測不克如雷如霆如飛如翰蓋威武神速用兵之要道也

楚語云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郡國志河南維陽縣有上程聚古程國伯休父之國也

三事就緒三事卽三卿與十月篇之三有事雨無正之三事大夫義同蓋南仲為上將皇父為監休父為司馬也南仲見出車篇

五章云如飛如翰言其整如江如漢言其盛如山之苞言其靜也固如川之流言其動也疾孔疏云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川喻

瞻卬五則

序與下篇皆云凡伯刺幽王大壞按凡伯無可考箋引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蓋證周之世卿有凡國伯爵者非卽其人也板序亦云凡伯刺厲故或以為厲王時人考幽王三年嬖褒姒上距厲之監謗六七十年而板詩已云老夫灌灌豈能至此時尚存耶予於板詩不敢信序而此與召旻朱子均不指作詩之人今從之瞻卬釋文本亦作仰

詩學云按左傳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後杜預云

共縣東南有凡城袁山松云在共縣西南郡縣志共有汎亭卽雅詩凡伯之國因悟周定公歸老於凡而莊子及魯連子所云共伯復歸於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者卽共和之周定公也小序故以板詩為凡伯作而作此二詩者又為凡伯之繼世與按陸氏之說頗見考覈存參

朱子以褒姒奄人並言蓋據詩時為婦寺一語然詳繹詩詞刺嬖褒氏之意多婦寺以文相屬耳朱子於召旻昏椓靡共既不指奄人何於此獨反之豈必欲盡易舊說耶

梟爾雅謂之鶹鷅說文云不孝鳥日至捕梟磔之從鳥頭在木上亦曰留離邶風云留離是也鴟鳶屬其性貪殘禽經云鴟以貪顧以愁嘯是也梟鴟本二物故詩曰爲梟爲鴟唐光啓二年慈州梟與鴟鬥相殺其非一物可知爾雅有茅鴟怪鴟梟鴟之名以別鴟類釋爾雅者遂以梟鴟合而爲一蓋考之未詳

懿厥哲婦顏師古云幽王以哲婦爲美匪教匪誨時爲婦寺朱傳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以不能教誨責婦寺語似贅當從蘇氏王不用教誨之言惟婦寺是聽之說且與顏說尤合

召旻三則

蘇氏曰因詩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於小旻而已

我位孔貶朱傳作詩人自謂毛傳貶隊也鄭箋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蓋言不寧如此則天位亦將隊矣所謂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也箋義爲勝旱草故枯槁而無潤澤棲苴水中浮草喻流亡無所止耳不必云棲於木上也維昔之富不如時毛傳昔者富仁賢今則富讒佞箋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今之疚不如茲毛傳今則病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兩句互文見意勝朱傳職況斯宏不烖我躬朱傳亦作詩人自謂箋云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爲亂之事是不烖王之身乎語意上承池泉下起蹙國極得詩旨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惟今之人不尚有舊先王謂宣王受命謂中興召公謂穆公虎日辟國百里如江漢所稱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我疆我理至于南海之類瞻卬之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可與此相爲證蓋以宣王及諸臣經營數十年而不足者一旦喪於婦人之手

爲可惜也前篇之末責王以法祖此責王以任用舊臣二詩次江漢常武之後可以見今昔之感矣

詩學女爲卷二十四

歙汪梧鳳著

周頌

清廟一則

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按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共爲文武並祀可知說詩者誤秉文之德爲文王之德又不解不顯不承之義遂以此爲專祀文王按文猶言追配於前文人江漢告于文人之文言前人有此文德而多士能秉持之不古通丕鐘鼎釋文曰猶言丕顯不承是不顯頌文王不承頌武王詩中已有明證不必舍經從傳矣

周頌之詩多不用韻顧炎武曰多若韻若不韻者意古人之歌必自有音節而今不可考予謂工歌四人每誦一句則三人從而和之倡和之聲自相爲韻朱子所謂疊字曼聲以歎發其趣者也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義正如此

維天之命三則

清廟始祭而升歌也維天之命祭而受嘏也二詩皆文武並祀而此專稱文王祭告者申其志祝嘏者統所尊也言不顯而不及不承者前統言秉持文德此專言文王之德義各不同

此詩述周受天命而推本文王以著所自命即其命維新之命不過丕大也言天之所以命周者不已實由文王有此丕顯之純德假大收受也大哉文王之德有以流溢于我則我當受之且非特我也駿惠於我之文王德可遠及後世因勉其篤厚以培之爲書云萬年厭於乃德文王之德蓋如是矣

左傳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杜註以爲逸詩且引詩者時有不同本詩可通不必援彼易此朱子曰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訛也按何遐爲聲之轉如遐不眉壽遐不作人之類可證何之轉假未聞

維清二則

左傳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杜預服虔皆云文王之樂賈氏謂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歌維清則舞象舞矣序曰維清奏象舞也按象者所以象其事文武之舞皆得爲象而此云文王者詩中言文王之典且大武詩存而象箾缺不可考故漢人以此當之今亦未知其是否也李氏詩所以清廟爲方祭維天之命爲祭而受福維清爲祭畢送神義亦可通

詩所典者祀典也虞書曰直哉惟清大雅曰於緝熙

敬止故清而緝熙者文王之祀典如是今祀文王者能自始祭以迄有成事則勿替其典實受其福矣按肇禋迄用有成二語或以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爲始祀則有成之義無所指或云文王始受命祭天其後王業有成至今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義亦迂曲李氏得之

烈文三則

序說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服虔左傳註亦云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朱傳以爲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考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

歌烈文本經立言更足補序所未及

錫茲祉福毛以爲文王錫之鄭以爲天錫朱子以爲諸侯助祭使我獲福是諸侯錫此祉福惟王其崇之鄭朱皆以爲王之崇諸侯念茲戎功朱傳又以助祭錫福當之皆未善嚴華谷云助祭諸侯往往身佐文武定天下者錫祉謂其夾輔以興周祚也又云爾於爾之國無封殖無侈靡惟當王室是崇均勝舊說戎功武功也言諸侯之繼序者當念其父祖平定天下之功而益張大之繼序以上勸戒諸侯之辭下乃推本前王能得人以彊國又明辟公所以爲之用者以

前王皆有此不顯之德故念辟公尤不能忘前王詩獻助祭諸侯而終於頌美先王故別於雅矣

蘇氏曰古之儒者皆言武王崩成王幼不能踐祚周公攝天子位以爲政七年而後反子考於詩書無之古者君薨世子即位諒闇而聽於冢宰三年蓋免喪而復成王之終喪也以幼不能聽政而聽於周公七年而復故書稱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以黜商有大政令未嘗不稱王命也然則成王既已即位矣成王雖即位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

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

天作二則

詩義折中曰天作祀岐山也易曰王用享於岐山是也周之王業起於西岐修平啓闢疆理宣畝所謂太王荒之也徽柔懿恭惠鮮懷保所謂文王康之也棫拔道兌夷喙民歸所謂岐有夷行也荒之者順天康之者安民順天安民而後有夷行難之也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

澤梁無禁罪人不孥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此文
王之康功也荒之功在一時康之功在萬世子孫保
之法文王之康之足矣蓋順天之本在於安民也其
旨遠矣臣鳳恭錄
彼徂矣絕句岐字連下有夷之行讀文義顯然且與
彼作矣句相應不必改徂爲岨改矣爲者也說苑尹
文對齊宣王引詩岐有夷之行韓詩句讀亦然蘇穎
賓嚴華谷皆本此
詩義折中從之今以此爲定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
作彼岨者岐今按彼書岨仍作徂而引薛君章句訓

爲往惟矣字作者字岐字連上讀爲異或曰韓詩作
彼岨者又作彼徂者故昌黎詩亦云彼岐有岨蓋諸
本不同耳朱子句讀從漢書岨字叅用他本矣字則
仍本詩之舊今就詩說詩不更改字

昊天有成命一則

序郊祀天地也按周語叔向聘周單靖公與之語說
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全引此篇文
其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
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
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
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單厚也肆固也靖
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
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
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朱子據國語以此詩爲祀
成王謂康王以後詩詩序辨復詳及之立論甚允前
此鄭衆賈逵唐固之徒皆主是說而韋昭以成王之
德爲文武能成其王德以明文昭定武烈爲明其文
使之昭定其武使之威蓋亦爲箋說所誤至穎濱謂
成王非基命之君則更不然洛誥周公曰王如弗敢
基命定命王晦叔云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

邑既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可爲左證伊尹誥太甲
亦云嗣王新服厥命豈皆異姓受命之謂乎且詩明
言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是受命者文武而基命者
成王也又何疑焉愚考竹書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
吉禘於先王則此詩當爲康王吉祫升祔成王於武
王之詩安溪李氏亦主祔祭之說然以爲祔文王則
非升祔之禮詳見後執競篇

我將四則

序祀文王於明堂也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程子以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

祖冬至氣之始故祭天而以祖配之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季秋成物之時故享帝而以父配之是也按周正建子以十一月爲歲首故先郊而後明堂先祖而後父歲時之序尊卑之義也宗祀配位皆有天下之王當之故夏宗禹商宗湯則周當宗武今宗文者周家言受命皆本之文王故禮記曰武王克殷祀於明堂而民知孝蓋宗祀在武王時已定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不言文者亦以太王爲受命之君故耳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蓋本制作禮樂而言謂此則周公之

爲之也非周公敢以子道自居舍武而宗文也陳祥道禮書謂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是以周公其人一語誤解此詩爲作於武王既歿之後後世又誤嚴父配天之義謂王者必以父配天而後爲孝如漢孝武之以景帝配唐孝和之以高宗配明皇之以睿宗配之類朱子語類謂只以有功德之祖配之一言可破千古之惑矣

孔疏謂明堂總祭五帝之禮引曲禮大饗不問卜註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月令季秋大享帝註云言大享者徧祭五帝爲證按周禮言祀天又言祀昊

天上帝此統言天者也該五帝之祀而言也言五帝又言上帝此分言天者也不該全體之天而言也天者總名也昊天上帝謂天爲帝也五帝者青赤黃白黑五方之天也五帝者謂五方之天亦爲帝也言天則遠矣言帝所以引而近之於以見天人感通之理朱子曰爲壇而祭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事之謂之帝是也天與五帝均得稱上帝故言天者加昊天以別之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者禮書曰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也此詩言天不言帝而孔疏以爲祀五帝者以明堂之

禮知之帝天之稱對文則別散則義通如會同爲時見殷頫而論語及小雅車攻所稱皆散言者是也天有統言分言之異地亦有之周禮大宰祀大神示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凡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凡樂函鐘爲宮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大神示猶言天地土示謂五土之示天神則凡天之神與焉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故曰皆降皆

出也大祝祀天又旅上帝祀地又旅四望古人之於天地既統事之復分事之蓋亦如宗廟之事有禘祫又有四時之祭以事人者事神必如是而其道始盡焉爾

明堂自古有之淮南子曰神農之世祀以明堂新論曰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通典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蓋稱名不妨自周矣然亦代各異名古有蒿宮明庭黃帝時亦名合宮堯時名衢室舜名總章夏后氏名世室殷名重屋皆明堂也言明堂者不外五室九室兩家而康成檢校舊本改明堂月令篇九

堂十二室爲九室十二堂歷考諸書九室是矣而五室十二堂亦非有異制也西河毛氏作明堂問辨之極詳今約其文於此其言曰據大戴禮盛德篇明堂凡九室（縱三橫三）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九室乘之四九三十六八九七十二）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雝（堂外環水）明堂月令篇赤綴戶也白綴牖也（言戶牖色）堂高三丈（其地高三十丈）東西九仞（八尺曰仞橫七十二尺）南北七筵（九尺曰筵縱六十三尺）九室十二堂（以四維分作八个爲十二堂）四戶八牖宮三百步（合墉門爲宮六尺曰步共一百八十丈）在近郊三十里（孝經緯明堂在國之陽）月令青陽左个（東北室與元堂右个分作兩堂此正九室中二堂也中一室名太室不用）青陽太廟（正東）青陽右个（東南）明堂左个（南東即青陽右个也）明堂太廟（正南）明堂右个（南西）總章左个（西南即明堂右个也）總章太廟（正西）總章右个（西北）元堂左个（北西即總章右个也）元堂太廟（正北）元堂右个（北東即青陽左个也）明堂位有中階阼階西階東門南門西門北門（此在辟雝之外）應門（此又在南門外則前有二重門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覩四門墉（四門環以墉）則其制大約以一百四十丈之宮築高三丈（古以明堂即靈臺其址甚高）縱六丈三尺衡七尺二尺之堂立三十六柱（每堂四柱共三十六）合作一屋而蓋以茅分九室十二堂施三十六赤戶七十二白牖上圜下方九衢八達堂環以水水環以墉六

階（南三階三面各一階）五門此在西漢諸儒無異詞者自康成本淳于登之說註考工匠氏五室之文而九室五室遂成門戶不知考工詳於軌步而略於體製其但云五室而不及九室非謂室無九而但有五也以爲明堂陰陽全在五行饗祀方明特尊五廟弟稱五而九在其中五舉其要九推其全也猶之但稱室而个在其中太廟太室五據其正四維八个四居其偏也且五方五廟是五室也廟必有个以八个而合四室則九室也北魏賈思伯稱九室爲五室五不少減以室中有个也子謂五室爲九室九不加多以个即在室

也是以考工稱五室大戴稱九室月令稱十二堂裴
逸稱一屋其義一也此周通之言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王志長曰彭山季氏云周禮羊
人曰積共羊牲謂積柴祭天則用羊寔柴也先柴而
後獻故維羊又在維牛之上將者奉羊以供柴享者
獻牛以共祀按周禮大宗伯註云祀五帝亦用寔柴
之禮王說是也右釋文本亦作佑下同鄭箋訓爲右
助較朱傳神坐東向在饌之右說更直捷

時邁一則

序巡守告祭柴望也孔疏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

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
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周公作也按班固謂
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後儒亦多宗之予謂一
代之興巡省大典不應至成王時始舉行考竹書紀
年載十二年克商其夏四月王歸於豐饗於太廟命
監殷遂狩於管十五年初狩方岳二條歸豐饗廟事
與武成符而逸周書有十有三年王在管之文與狩
於管符度邑解云南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有嶽丕
顯瞻過於河宛瞻過於伊洛與詩言河嶽亦符僅言
河嶽者約舉之也亦可爲武王有巡狩左證樂記云

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釁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
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
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參考諸書
及武成所載與詩言悉合且詩疑作於大告武成之
時蓋既正大統將有巡省必告祭以行如舜受堯禪
正月受終先類於上帝禋於六宗徧於羣神踰月而
巡守也詩中及河喬嶽肆于時夏皆告以所至之地
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於上帝此詩乃將出告祭
之辭而其後凡巡守用之耳孔疏謂武王巡守是矣
以爲旣至方岳告至之祭者失之黃氏櫄曰武王巡

守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
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此告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
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此式序在位
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櫜之意乎建官
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
之乎斯說得之

執競二則

序祀武王也朱傳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按祀武
則詩不應獨致詳於成康且曰自彼成康夫彼者別

於此之辭上之成康下之成康並無異義而何以彼之凡言彼非實指其時地必實指其人非可作語辭也下武成王之孚愚亦作成王昊天有成命之成王不敢康從朱傳則此亦宜從朱作成王康王也然三王並祭祀典所無以爲大祫於太廟乎何竟不及文王以爲祔祭於武王之廟乎則武王至孝王時昭穆親盡於是始有不祧之世室前此未聞有專廟也豈以是詩爲孝王時作乎卽有專廟何忽兼祀成康於其廟乎此必不可通者序所以不主成康爲二王也安溪李氏以此詩爲康王祔祭是矣然以爲祔於武

王非也考之禮祔皆喪祭然一在卒哭後一在譚後卒哭後之祔孫從其祖蓋是時未立廟先以其主寄祔於祖廟之旁祔畢仍迎主歸奉於寢凡練祥諸祭卽祭於寢至時祭而仍寄廟如是三年左傳所云喪祭於祖烝嘗禘於廟也此李氏之說也愚謂此寄祔非升祔不應有詩是詩當爲昭王吉祫升祔康王於成王之章禮新王免喪有吉禘吉禘者吉祫也凡毀廟之主與未毀之主皆升祫於太祖以爲死者入廟必合先王先公而並諦審之且二祧當祧一主入毀廟矣是必迎毀廟之主齊食太祖然後將新祧一主隨舊祧衆主並遷焉而新祔之主乃得從二祧三親返於禰宮且升祔之後昭穆一變新主當居穆位然吉祫審禘舊主未更故暫與考列俟祧定而正於其位方禘祭未定時則成康同居穆位故詩人以成康並稱而本之於武王

武王初定天下殷頑梗逆徐淮交訌四方尚未寧也故奄有者自成康時始外傳所云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是也此詩之意言武王持此自彊之道故其功亦莫彊成康繼世又皆能丕顯武王之功是以上帝益皇大之以奄有此四方而明察無不至也鐘鼓喤喤

以下則皆祭祀之文爾

思文二則

序后稷配天也疏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天周公爲之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予謂冬至祀天於圜邱圜邱者南郊也其壇曰泰壇與四時迎氣諸郊不同圜邱之郊祀天四時之郊祀五帝皆以后稷配春秋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是也此言后稷配天

明是圜邱之祭然先儒亦有言圜邱配嚳南郊配稷者按祭天因南郊地上之圜邱邱圜而高所以象天所謂爲高必因邱陵也言祀天不得分圜邱南郊爲兩祭且周之始祖斷自后稷凡言嚳者皆傳襲之譌生民詩已詳辨之孔疏又以后稷爲配所感之帝此緯書更不足信

書傳道德純備曰思謚法解經天緯地曰文后稷實兼有之此配天之德也故曰克配立如字極中也即洪範皇極之極立極於已錫極於民所謂已欲立而立人也故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此言配天之功來

牟廣雅麰小麥也麰大麥也趙岐註孟子亦以麰麥爲大麥本草注大麥今稞麥一名麰麥形似小麥皮厚故謂大麥管子夏至而麥熟穀之始也舉其始所以該百穀也立民莫先於食帝貽來牟命率育中夏而不得以此疆爾界限之既富且穀於是乃陳常于時夏矣此言立民之事蓋推本有周受命之本於后稷也

臣工二則

詩義折中曰臣工耕籍也王率羣臣躬耕帝籍祭於先農而受釐耕籍事竣乃敕保介使勸農也國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王即齋宮三日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享醴乃行及籍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此則王釐爾成之大略也又曰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則遍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狗此則來咨來茹之大略也臣　鳳恭錄

維莫之春建寅之月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鄭箋

引月令謂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其說是矣然先儒多謂周人改正不改月故朱子以莫春爲斗柄建辰夏之三月予嘗以春秋孟子考之而知其不然者春秋書春王正月而左傳王周正月則非夏正月明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以周十月實夏八月故以雨雪爲不時而書若建亥之月則雨雪常矣十四年春正月無冰以周正子月正凝冰時而無冰故書若寅月則無冰不足異也莊十七年冬多麋以害稼故書若夏正之冬則無稼矣僖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冬至也若夏正寅月則安得日南至乎成元

年二月無氷夫寅月無氷猶或曰異也若卯月何足異乎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以周十月爲夏八月非隕霜時若夏正十月則重霜正其時且亥月菽已成矣而何以言殺菽乎孟子云七八月之間旱朱子亦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又云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誠以周十一月爲夏九月周十二月爲夏十月故宜及此時修治橋梁故曰民未病涉若夏正子丑之月則已凝氷沍寒矣可復至此時爲橋梁哉然則此詩維莫之春其爲寅月又何疑焉

噫嘻三則

詩義折中曰噫嘻卜郊也郊有二有日至之郊有祈穀之郊日至不卜孟春祈穀則卜之禮記曰卜郊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春秋襄公七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穀事也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此詩言成王昭格者康王作龜於禰宮也郊而遂耕故於廟中戒農官焉勸農重穀之至也臣鳳恭錄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箋云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舉其成數疏云周禮以萬夫爲限與此十千相當計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卽三分里之一爲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朱傳云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駿浚通說文深也發墢通國語王耕一墢墢以耜起土也深墢卽孟子所謂深耕

振鷺二則

序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諸家皆主其說訓義亦同或曰鷺色白殷人尚白蓋專言宋之至予觀朱子於在彼無惡二語兼引陳氏之說則亦似主宋言者然微子助祭有客一詩足矣韓詩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也振者言振羽而飛西雍者文王之雍也言文王

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據此似太學養士之
作中庸引詩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云君子未有不如
此而早有譽於天下者也則不主助祭明矣李氏詩
所云此釋奠於太學之詩也振鷺與其修潔雝辟雝
也太學在西郊故曰西雝我客指賓與之賢士也在
彼學者也不厭故曰無惡在此教者也不倦故曰無
斁以永終譽期其以令譽終也大雅思齊古之人無
斁譽髦斯士按雝舊說皆訓爲澤不主太學益可證
予靈臺辟雝之說然虞庠在國之西郊而詩言西雝
則薛君之說亦可從特不必竟泥辟雝爲太學耳李

氏之說根據韓詩義甚允切今從之
鷺白鳥所以比德鷺之飛翔有序故曰鷺序所以比
容專言容者威儀爲定命之符也此比而兼興者朱
子指爲賦體非是

豐年四則

此篇及後載芟良耜絲衣四詩當是豳頌周禮籥章
國祭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是也朱子並思
文臣工噫嘻言之非是后稷配天之辭不宜施於蜡
祭而臣工噫嘻指有時王名號非豳俗之舊與風之
七月雅之楚茨諸篇異矣

序以豐年爲秋冬報蘇氏曰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
蜡豐年載芟皆非宗廟之詩而曰烝畀祖妣何也以
爲所以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予謂烝非
進之義也冬祭也詩主乎蜡不兼秋言之百禮凡先
農田祖方社之祭皆是大蜡則合萬物而饗之言其
禮之多也與載芟同李氏曰古有事於報賽者必先
家祭而後行之故楚茨信南山皆言祭祀先祖之事
甫田大田乃及方社田祖是皆自祖妣以洽百禮之
證也餘義各見本篇
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

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
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
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
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
歸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按彼註以
昆蟲列八蜡之一此祝詞欲令先嗇諸神除之耳非
祭之也王肅去昆蟲而分貓虎爲二亦非是陳祥道
云蜡之八神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
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去昆蟲而數百種是爲得之禮
書又云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

王元晃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䮕韋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其所致者山澤川陵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古者蜡則飲於學黨正屬民飲酒於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於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

萬億及秭毛云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朱子從之按韓詩傳陳穀曰秭則此詩乃新陳並言耳

有瞽二則

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諸家之說亦同詩所瞽用以弦歌於堂上者也設樂縣及鼓鞉柷圉之屬於下以奏簫管所謂下管者也肅雝和鳴蓋總而言人聲八音相應無不和諧也先祖聽之賓客至焉如虞書所謂祖考來格虞賓在位者成樂舞之節段至舞入而樂將闋矣故以成言之虞有九成周有六成

應田縣鼓毛以應爲小鞞田爲大鼓鄭以田爲小鼓字當作𨍏朱子兼採二說按𨍏卽陳田陳二字古通用春秋陳氏後爲田氏史記韓世家有陳筮卽國策田苓可證爾雅鼓小者謂之應縣鼓鄭以明堂位有周鼓始縣之文謂周制或曰路鼓也是鼓之大者愚謂應田縣鼓蓋小者陳之而大者則縣之耳釋名以應爲大鼓賈公彥謂諸侯祭禮應鼓縣在東方與此詩所言者別鞉爾雅云大鼗謂之麻小鼗謂之料周禮小師掌教鼓鼗大司樂靁鼓靁鼗於圜邱奏之靈鼓靈鼗於方邱奏之路鼓路鼗於宗廟奏之此蓋路鼗也柷敔亦小師所掌樂書以爲柷居宮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敔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是也簫樂書云編竹而成長則聲濁短則聲淸其狀鳳翼其

音鳳聲中呂之氣夏至之音也其生數二成數七而夏至又火用事之時二七十四則簫之長尺有四寸蓋取諸此爾雅大簫謂之管小簫謂之筊郭璞謂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然尺四寸者二十四管無底而蓋應故謂之管尺二寸者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筊蓋應十二律正倍之聲也管律呂精義云卽律管律呂各六有特有編前儒不識管者謂管長尺圍寸併兩而吹此漢大予樂官之雙管非古所謂管也後儒不識管者謂管除哨子外長六寸餘此教坊俗樂之頭管亦非所謂管也管無孔惟管端開豁

口以便吹縱横皆廣一分七氂六毫乃黄鍾正律內
徑之半也

潛三則

序季冬薦魚春獻鮪也按周禮獻人春獻王鮪夏小正二月祭鮪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孔疏云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總稱魚春惟獻鮪而已故特言鮪是也

疏陸璣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

故張衡云王鮪岫居山穴爲岫謂此穴也

鰷形狹而長如條然色白故曰白鰷性浮好游水上莊子稱鯈魚出游從容以爲魚樂是也爾雅鮂黑鰦卽指此或謂之鰌或謂之鰷魚

雝三則

序禘太祖也予謂太祖后稷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祖者凡先祖之通辭也祖之所自出者謂始祖也禘於始祖之廟而以凡有廟無廟之主皆配食於始祖故可言審諦無遺失亦可言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其說見左傳閔二年註疏中自趙匡誤解禮經以釋春秋謂旣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後儒遂襲其謬多不可通矣或曰魯不有文王廟乎予曰傳有之襄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註云周廟謂文王廟是也然則魯之禘也不祖文王乎曰魯之祀文王也猶宋之祀帝乙鄭之祀厲王出王廟也非魯之所獨也其得配周公於其廟也則成王康公靈而賜之者也非魯不得用也今以侯國特賜之典而定王者祫禘之大禮可乎且周自后稷以前無復可推矣又烏可強求自出之祖以就異說而反昧帝嚳爲稷父

之非乎至漢儒以禘祫分爲兩祭則又不然祫者合也合祭稱祫猶特祭稱犆禘合祭也言祫所以釋禘之義爾雅釋禘爲大祭是也如三年吉禘五年大禘與四時之烝嘗禘俱是合祭故吉禘稱吉祫大禘稱大祫烝嘗禘稱烝祫嘗祫禘祫非於諸祭之外又別有所爲祫祭也此皆禘祭大典不容不辨其誤者故附論於此

此詩箋疏以爲成王祭文王朱子以爲武王祭文王皆由不解太祖之義而誤予謂太始也太祖卽始祖文雖異名理則一致且周人以諱事神而詩中不避

昌字正以禘於始祖以尊臨之爲廟中不諱之義如但云臨文不諱則於他文不避可也豈有專祭其主而斥其名者乎或引駿發爾私爲證予謂彼詩戒農官與武王無涉此正所云臨文不諱者且又安知非即國語之駿字乎不得以彼例此也皇考烈考孝子毛鄭以來其解互異然皆不可通故說是詩者惟呂氏讀詩記最善其言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孝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

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太姒之所右助也文王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於文王太姒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其說允矣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箋云天子是時進大牡之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按宗廟之事天子薦大牲禮經可考而朱子以爲諸侯所薦誤矣

載見二則

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疏云成王於此親爲祭主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按竹書紀年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於廟詩疑作於是時故曰載見載見者始見也其說互見後訪落篇朱子以爲語辭而易序非是

鞗革有鶬說文引作瑲云聲也何楷曰瑲玉聲也鞗革有瑲音者金厄所觸亦如玉之鳴也

有客二則

序微子來見祖廟也予謂古者爵人必於祖廟此微

子始封見於周廟而遣之之詩白虎通詩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是也其册命則載之尚書朱子從序不主孔氏助祭之說得之矣

萋且敦琢皆指其旅有萋盛也有且多也敦彫古今字彫琢皆治玉之名於人則有選擇之義言從者之盛且多而又選擇至精賢從者所以賢有客也淫大釋詁文威曹氏曰等威也蓋宋得用先代禮樂故其等威至大

武二則

序奏大武也鄭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按左傳

引武之卒章曰耆定爾功孔疏云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朱子謂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不知何據豈所見本有異與又云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非矣此則朱子誤解傳文非傳之誤彼文云武王克商作頌引時邁篇又作武引此篇及桓賚固分別言之然大武之作雖當周公時其意主於象武王之功以克商爲本故連引以證京觀之失非謂武桓賚三詩之作與克商爲一時事也是此詩及桓之稱武王均無可疑或曰竹書載克殷之年作大武樂非武王時乎余曰此則舞而非詩李氏樗云禮記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以象周召之治言大武之舞其始則持盾正位以待諸侯既而戰鬪既而又使行列皆坐以見其爲止戈之武也大武之舞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其義一也

禮記冕而舞大武然亦用之獻尸通典云周制尸入後卽行初獻之禮三獻後奏大武之詩九獻後舞大武之舞

閔予小子二則

序嗣王朝於廟也箋云嗣王謂成王予謂此成王吉祫升祔武王於文王之詩升祔禮見執競篇

序於此詩及後三篇皆泛言嗣王然玩詩文皆當屬之成王朱子亦以四詩爲成王所作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廟之樂理或然也

訪落二則

此新廟既成而延訪羣臣以落之之詩胡一桂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猶皇皇如有所求而弗獲之意自維予小子以下則君蒿悽愴若或見之也

此與載見皆一時之作吉祫升祔在成王三年朝廟在四年此詩曰率時昭考而載見亦曰率見昭考則此成王初朝而彼諸侯始見竹書之文可考而據也

敬之二則

序以爲羣臣進戒嗣王箋疏皆以敬之六句爲羣臣之戒維予六句爲成王之答朱子從之李氏曰成王自儆之詩也首言天之聰明明威敬之不可懈繼言聽以成敬學之不可輟卒乃歸功於周召二公諸人輔導啓沃之勤也仔肩肩也身所賴以執持者也不曰股肱而曰仔肩尊之之辭較勝舊說

天維顯思卽尚書所云天顯士之爲事者何楷曰說文事乃士之本訓其以士爲人品之稱則謂其人足

任事故亦以士名之是也熙國語廣也歐陽氏曰積學而增緝廣大至於其道光明舊說訓熙亦爲光明非是

小毖三則

序以爲嗣王求助說是詩者多泥序而不得其解朱子以詩有未堪家多難一語遂謂此亦訪落之意則又用序而益其誤矣西河毛氏云小毖自懲也莫如云者懲已之使管蔡也大誥云我國有疵也肇允云者懲已之輕武庚也大誥云殷小腆誕敢犯其敘也故曰予其懲而毖之也哉當其初也莫有使蜂螫予者予自求之若曰予懲乎管蔡之事而不及也桃蟲者鷦鷯也鷦鷯鳥也人但以其名爲蟲而忽之不知拚飛之本是鳥此忽視武庚而不知武庚實勝國後得爲患故曰始以武庚爲可輕而不可輕也予遭家不造久矣乃復覯此事較舊說更切當

蜂禮謂之范方言謂之蠮螉亦謂之壺蜂樹上作房者木蠭形差小穴居者土蠭最大螫人或至死桃蟲莊子謂之鷦鷯方言謂之工爵亦謂之桑飛鳥中之最小者工於爲巢繫髮葦苕間取茅秀爲窩以麻紩之如刺襪然故又云襪雀郭璞謂之巧婦喙銳如錐

專剖葦中蟲食之故曰掏蟲掏桃古字通也毛傳云桃蟲始小終大陸璣云鷦鷯生鵰皆失其實朱子兼用二說謂鷦鷯小鳥鵰大鳥其雛化而爲鵰故始小而終大詩但云拚飛不以爲生長變化明矣張氏詩紀云微物不可忽動即可慮初聞桃蟲名以爲蟲耳及拚飛而始信爲鳥蓋初視爲鼠不知其爲虎也此深懲乎殷遺之可患也最得詩義

蓼有紫赤青馬水香木等七種生水澤者莖赤味辛謂之辣荼或用以毒溪取魚爾雅云薔虞蓼即詩所言者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青香二蓼葉相似而俱薄馬水二蓼葉大上有點黑木蓼一名天蓼蔓生葉似柘葉諸蓼花皆紅白子皆赤黑木蓼花黃白子皮青滑

載芟二則

此下三篇皆豳頌說見豐年

千耦其耘箋以爲既芟柞草木而芸除其根株朱子初解亦從鄭集傳易爲去苗間草劉瑾曰以下文次序觀之恐此句未遽說耘苗是也驛驛其達爾雅郭註及文選註並引作繹繹彼字義爲長蓋狀苗之出土生意接續繹繹不絕也麃說文作穮音義同徐鍇

曰禾已長大復鉏其閒草也嚴粲曰芟耘麃皆除草
也芟與柞並言是新闢爲田先除其土上之草木也
旣耕而言耘是反土之後除其土中之草木根株也
旣苗而言麃是除苗閒之草也予謂緜緜其麃謂耘
者之衆而不息故爾雅云緜緜麃也飶香椒馨范處
義曰說文飶食之香有飶言其饌也楚辭奠桂酒兮
椒漿有椒言其酒也李氏曰蜡後則有養老之禮故
此並言之壽考者國之瑞故曰邦家之光寧者養而
安之也振古如茲言自后稷以來如此也卽豳雅自
昔何爲自古有年之意是也餘義詳朱傳

良耜三則

此詩大指與前篇略同

荼爾雅作蒤亦謂之委葉陸生穢草與緜詩及內則
所稱者異蓼見小毖陸佃曰因暑雨化之則草不復
生而地美蓋非特去草之害亦以釄其田疇故荼蓼
朽於是黍稷茂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
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按荼蓼二草孔疏謂
田有原隰故並舉水陸穢草是也朱子以爲一物而
有水陸之異非是

蘇氏曰以似以續與來歲嗣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

不替其先也劉氏曰亦上篇振古如茲之意

絲衣二則

詩所蜡祭擊土鼓吹豳頌以息老物於是國亦養老
焉此則養老之詩也萬物助天以成歲功至此爲其
老而勞故息之人則萬物之貴期頤耄耋邦家之光
也是以特於祭畢養之而述其執事者之恭如此絲
衣爵弁士之祭服也自堂至於塾省其地以定坐次
也自羊至於牛自鼐鼎至於鼒省其牲以定品味也
然後以兕觥酌酒而養老焉又能致其尊敬無有喧
嘩怠慢者是以壽考之人不獨受而安之抑且悅而
美之也按舊說皆以此爲繹祭之詩然篇中無此意

雅有鳧鷖不必更列於頌朱子以爲祭而飲酒亦罕
依據蓋李氏之說確矣

毛傳基堂塾之基按釋宮門側之堂謂之塾蓋古人
宮室之制門之內外皆有東西二塾一門凡四塾士
虞禮陳鼎於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註曰塾有
西者是室南鄉又士冠禮擯者負東塾註曰東塾門
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也爾雅鼎絕大謂之
鼐圜弇上謂之鼒周禮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
齊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鼎設扃鼏若束若編扃謂之

鉉以横木貫耳而舉之冪茅爲之長者束本短者編中蓋牲體皆亨於鑊然後肉胥之鼎羮納於鉶陳鼎必於門外舉之去冪然後入抽扃然後加匕則自堂徂基舉鼎省牲賓兼內外墊而言之者也

酌二則

序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班固蔡邕輩皆附會序說不足據按酌或作勺又作汋內則勺舞卽此亦用以獻尸穎濱謂方其未可而晦見其可而爲之此所謂酌是此題本義

師衆也介助也爾此也嗣承也時晦則晦循時以養衆時明則明於是衆乃大助之故能寵受王業丕承先志然非平日有此大公之心見信於衆不至此

桓一則

序武志也講武類禡也予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武王克商而年屢豐是天命不懈也士李樗曰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以左傳能左右之曰以蓋桓桓之武王將保厥士往用之四方以保厥家其志上昭於天天方命之爲君以代商耳是天命不懈之本也

賚一則

寫官記此武初歸自商祀穆考廟大告諸侯以得天下之意也文王旣勤止我應受之積德累仁當受命也敷時繹思凡布列於是者皆繹思之也我徂維求定豈有他也時周之命非我小國敢弋殷命也於繹思汝更思之也

般三則

序以桓爲講武類禡賚爲大封於廟此詩爲巡守祀四嶽河海皆後世取其義以用之其事者詩之作不爲此也

高山嵩高山中嶽也爲洛邑鎭嶞爾雅謂之巒山喬嶽四嶽也河嚴氏謂禹貢自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註云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是也武王有定都之志登嵩高望居天下之中俯臨河嶽有辰居星拱之象故曰敷天之下裒時之對也

詩義折中曰武大武一成之歌也言大哉武王其功烈莫強於天下矣原其初實由文德之文王開之嗣王繼文之志是以其勝殷也期於除殘去殺以致定其功而已蓋武烈仍本於文謨也酌大武再成之樂歌也國之興廢在於天命命之遲速在於天時當晦而遵養時止則止也當熙而大介時行則行也是故文王之不有天下與武王之有之皆所以奉若天時事

異而心同也賚大武三成之樂歌也承武酌而爲言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所謂文王旣勤止也我應受之與嗣王受之我龍受之同也旣已受之則當定之所以定之者惟有繹思文王而已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繹之所以述其事思之所以繼其志繼志則承文之德述事則敷文之功再言繹思以爲舍此無以爲定命之道也般大武四成之樂歌也史稱武王憂天保之未定謂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伊雒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此武王經營天下之志而周公成之故於

廟樂特及之也桓大武六成之樂歌也言自克商以來萬邦乂安屢獲豐年可見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倦也其所以如是者由桓桓之武王保文王所有之多士用之於四方能安定其國家其功德上昭於天故命爲皇王使永代商而有天下也左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其言卒章者武之卒章也言其三其六者大武之三成六成也樂記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武之遏劉耆定期望之辭也所謂始而北出也酌之是用大介已然之辭也所謂再成而滅商也賚之徂維求定南還於周以安民也所謂三成而南也般之嶽河喬嶽所謂南國是疆也五成之歌今無之矣桓則六成也美其德曰於昭于天尊其位曰皇以間之復綴以崇天子之辭也臣謹按大武之樂有舞有歌舞之節次禮經詳之歌之先後則錯舉於春秋左氏傳中然二成四成五成詞不可考而申公詩說以武賚時邁般勺桓爲序左氏明以賚爲武之三而別時邁於

頌申氏謬附失實自來諸儒疑以傳疑罕所是正竊謂舞與歌相節宣謂之奏每舞一成歌亦當一成歌之節次書缺有間準之於舞可得而知也昔者孔子正樂雅頌得所秦火以來簡編失次漢時經師並出各移其第無復曩舊維

皇天縱聖學淵懿尼山所正乃覯於玆然猶未輒更定僅以

王言分載各詩之末蓋其愼也臣謹彙爲一則私自省誦又嘗反覆詩文竊不自揆欲以烈文一篇補五成之缺按彼詩云辟公周召二公也戎功武功也四方

訓百辟刑分陝東西爲二伯也與樂記所言五成而
分周公左召公右者差合蓋伏讀
聖謨頓開茅塞用抒一隙之明謹附鄙說於後云

詩學女爲卷二十五

歙汪梧鳳著

魯頌

詩譜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此乎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正義漢志云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按曲阜今屬兗州府自春秋至戰國魯世都之後併於楚秦爲薛郡治漢置魯縣旋改爲魯國晉爲魯郡治後齊改屬任城郡隋廢郡改縣曰汶陽尋屬兗州旋又改曰曲阜縣唐省而復置宋祥符中改仙源縣金復爲曲阜元還縣治於魯城東十里謂故城爲闕里明正德間避流寇治復徙於故城今縣治是也魯故城十二門今環城基址尚存有如山嶺

魯頌四篇序皆以爲頌僖公然駉與有駜事實無考泮水閟宮先儒多牽合春秋傳者亦不足據今前二篇不定其時代大約在伯禽始封之世第三篇從魯齋王氏斷爲頌伯禽第四篇兼用王氏及仁山金氏所定本頌僖公之詩止此一篇朱子辨序而仍用之吾無取焉

駉四則

此大閱而祭馬祖之詩非專頌牧馬之盛也以其詩爲樂章體合乎頌故魯人謂之頌夫子仍其名耳後三篇倣此

坰澤名俗名逋泉澤郡縣志云在兗州曲阜縣東九里鄭云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坰之牧地水草美飲食得其時蓋指此

周禮校人註自乘而廐良馬之數二百一十六四一廐爲一閑諸侯六閑爲數一千二百九十六良馬凡

三種駑馬如其數合之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皆養之於官謂之國馬毛傳別四種言之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之異蓋分良馬爲三而合駑馬爲一適如詩所稱之數也張氏曰思馬斯臧良馬也臧者言其德思馬斯才戎馬也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尚德用於戰者尚才思馬斯作田馬也謂習其動作之節思馬斯徂駑馬也言足以行而已是謂四種之馬

馬名朱傳是者不贅註其云黃騂曰黃赤黃曰騂黑身白鬣曰雒此從襲毛傳而不辨其譌者予謂黃黃馬騂赤馬以其易知故釋畜無文雒爾雅亦不載釋

文本或作駱按雒字从詩本字則去水从隹漢以前未聞从釋文作駱則詩已言之一名不應重出也正義曰俗本多作駁而爾雅有騵白駁之文是有騵有駁正以類相次也必以俗本而非之固矣

有駜一則

此孟冬大飲之詩月令孟冬之月大飲烝註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與其諸侯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羣國以鄉飲酒禮代之是也有駜有駜馬之多也乘黃乘牡乘駽羣臣在公者之所乘也鷺潔白而羣飛有序故

以爲喻于下喻其始至箋云潔白之士羣集於朝君與之飲以鼓節之至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也于飛喻其將歸疏云此言于飛是既下而飛去是也朱子以鷺爲舞者所持之鷺羽非是首二章自始至以及將歸敘大飲正文已畢三章乃預言息蜡之事月令大飲之後繼以祈年以皆在孟冬故并及之亦以爲頌禱之詞也至飲蜡樂歌則疑仍用豳頌

泮水三則

魯齋曰此頌伯禽詩平淮夷獻馘泮宮而作按朱子以僖公無克淮事謂詩所言爲冀其有是功安成劉

氏又引春秋傳僖十三年夏會於鹹十六年會於淮皆從齊桓有事於淮夷爲證大抵惑於序說予謂作泮宮及淮夷獻賂求成之事詩已頌之非春秋不書常事之例不應不一見於經而僅書會於某地即傳亦不詳及但於會鹹云淮夷病杞故於會淮云謀鄫而已無其事而言之妄也貪齊之功而揚厲失實僞也二者無一可通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書序曰魯侯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今得王氏之說則詩乃實錄矣

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東南西流至兗州府

城東入泗水水經注靈光殿之東南卽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

茆傳云鳧葵也陸璣云與荇菜相似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按說文茆引作茆力久切丣古酉字从草从丣丣聲也與酒字韻協當以說文爲正吳說文大言也徐鍇曰今寫詩者改吳作吳又音乎化切其謬甚矣

閟宮五則

此詩有莊公之子一語其爲頌僖公無疑然膺戎狄懲荆舒據孟子是周公事也服淮夷荒徐宅據尚書是伯禽事也乃詩文皆在頌僖之後考之春秋僖公時初未見有此數事欲從舊說則既無可據而又與孟子尚書不合從孟子尚書則詩之先後殊失倫序且是詩章句舊分八章有多至三十八句少至八句爲一章者穎濱朱子皆有是正然徒以四章爲有脫句而於詩之時世事實均未確審宋王文憲柏嘗言閟宮之詩蓋有錯簡三章土田附庸之下詞氣未修血脉不貫當以公車千乘以下九句接此爲一章又欲以泰山巖巖二章移周公之孫之前元儒金履祥更欲以公車千乘九句置王曰叔父之上今參用二說間附己意釐爲十章而各疏其義於後

第一章閟宮有侐至纘禹之緒凡十七句敘生民之始自姜嫄后稷也第二章后稷之孫至克咸厥功凡十二句敘王業之始終自太王文武也第三章公車千乘至則莫我敢承凡九句金氏曰言周公四征弗庭伐淮踐奄之功周無徐州故淮夷爲荆州之界而舒在今淮西也第四章王曰叔父至土田附庸凡九句敘伯禽之始封於魯也第五章泰山巖巖至魯侯

是若凡十六句敘魯侯能繼周公之緒平淮徐也第六章周公之孫至亦其福女凡十三句第七章秋而載嘗至魯邦是常凡十二句第八章不虧不崩四句合俾爾昌而熾至眉壽無有害八句凡十二句第九章天錫公純嘏至黃髮兒齒凡十句此四章因祭祀而受釐陳戒之辭曰保東方曰保魯曰複周公宇皆勉僖公以法祖也第十章徂來之松至萬民是若凡十句此新廟落成之詩故以閟宮始以作廟終焉新廟卽閟宮然無可考疑在二十年西宮災之後

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戴氏震曰鄭註小司徒引司馬

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士甲士徒步卒也千乘士徒共三萬人與此詩正合分言之則曰士曰徒合言之則曰公徒爾武王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蓋不言步卒而但舉甲士亦與此合鄭氏箋詩以大國三軍解之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舉成數則削去七千五百其答臨碩又不自安而兩其說以爲二軍二萬五千人必增五千言之乃有三萬皆非也杜註春秋作邱甲云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

四邑爲邱此小司徒職文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此前漢刑法志文非周禮四邱爲甸亦小司徒職文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亦刑法志非周禮其說據漢書刑法志雜入於周禮刑法志乃總言殷周立司馬之官其制如此不必其果合殷周也而專以言周禮可乎刑法志亦本司馬法然司馬法乃六國時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爲之不可謂之周禮也但其時近古所言有合有不合必合於經者方可取證正義引之斷其不與此合而云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集傳兩據以公車千乘爲十萬人於一乘七十五人之外加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唐初諸儒尚未有此說公徒三萬爲三軍之步卒二萬七千人皆三千言之乃有三萬又不計甲士三人及將重車者二十五人爲車三百七十五乘詩中二語不相通若是恐未然矣其一乘百人也取杜牧註孫子之說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之外加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凡二十五人如此成百人豈古人立法必泥全數乎後儒又據此爲司馬法則唐孔穎達賈公彥疏釋諸經時尚未知有此說也

犧尊朱子兼采阮諶王肅之說然據太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牛形而背上有尊蔡條稱

徽宗崇尚古器政和閒尚方所貯盡三代冢墓中物如今博古圖所載其犧尊正如肅所言則集傳當以後說爲正

泰山東岳也虞書謂之岱宗周職方謂之岱山在今泰安府北五里山周百六十里高四十餘里峯巒谿峒杳見疊出不可勝數自嶽頂而東南二十里曰雞窠山西南十里曰亭禪山東六十里曰梁父山又東曰云云山雖隨地異名皆泰山之支峯也魯在其陽爲三望之一龜蒙鳧繹皆在今兗州府龜山在泗水縣東北五十里水經注云山北即龜陰之田春秋定

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蒙山當魯境之東故曰東蒙亦曰東山在沂州費縣西北七十里鳧山在鄒縣西南五十里連魚臺縣界其形如鳧相傳伏羲曾畫卦於此故亦謂之八卦山嶧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一名邾嶧亦曰鄒嶧水經注鄒山所謂嶧山邾文公所遷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三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門多孔穴洞達相通常箋云或作嘗在薛之旁按史記越世家越王曰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索隱云常邑名蓋田文所封邑郯故郯國二邑皆齊之南地據此則常在薛旁明矣曹氏曰漢地里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於薛則嘗先當屬魯是也薛城在今滕縣南四十里許即春秋傳所謂許田鄭伯稱以泰山之祊易之者其故城南四十里有魯城括地志云周公廟在其中徂來在泰安府東南四十里水經注汶水經徂來山西山多松柏鄒山記曰山在梁甫奉高博城三縣界猶有美松亦曰龍堜之山也新甫在泗水縣東南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

詩學女爲卷二十六

歙汪梧鳳著

商頌

世紀契始封商在禹貢太華之陽上洛商是也世本昭明居砥石荀子成相云契元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相土徙商邱故陶唐氏之火正閼伯之所居也春秋傳曰閼伯居商邱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謂之辰故辰爲商星書序湯始遷亳從先王居仲丁遷於囂世紀今河南之敖倉是也河亶甲居相祖乙圮於耿史記祖乙遷於邢盤庚五遷將治亳殷盤庚遷於殷曰先王不常厥邑於今五邦史記武乙徙河北按商今陝西西安府商州砥石未詳或曰即砥柱也商邱今河南歸德府附郭商邱縣亳歸德府東南廢穀熟縣是亦曰南亳府北四十里有大蒙城爲北亳亦曰景亳景山在焉又河南偃師縣曰西亳湯即位居南亳後徙西亳也囂亦曰敖今開封府鄭州滎陽縣相今彰德府城西北五里洹水南岸有亶甲城是也耿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河津縣邢今直隸順德府附郭邢臺縣殷即西亳也河北即朝歌今直隸大名府濬縣西七十里廢衛縣是

那二則

序祀成湯也子曰此始祭而裸獻之樂歌商人尚聲故言之也特詳陳際泰曰聲者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懼其雜而集焉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神無不格矣

既和且平兼堂上堂下之樂言八音惟石難諧曰依我磬聲則無相奪倫矣亦不夷懌猶言不亦夷懌也古語如此古昔以世言先民以人言

烈祖二則

此祭而受嘏之樂歌與前篇並湯廟所用也鞉鼓磬管所以降神淸酤和羹所以享神綏我思成未成之辭也賚我思成已成之辭也二詩相爲首尾故篇末二語並同其稱烈祖湯孫亦同湯孫凡時王之主祀者均得稱之烈祖則不得他屬矣序以爲祀中宗者謬也

歐陽氏曰以享謂諸侯來助祭致享於神也來饗謂神來至而歆饗也姚舜牧曰以是人之以來是神之來

元鳥四則

序祀高宗也按元鳥燕也以羽色名或曰燕名元鳥鳦名朱鳥亦以去來之候分陰陽名之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至卽降也其必稱降者承天命而爲言文之變也契之生也當元鳥至之時詩言元鳥降而生者紀時也商始於契故言其生曰生商又本之於天之所命此皆敘得姓受氏者鄭重之詞契之前蓋無可推矣帝嚳稷契斷非帝嚳之子簡狄吞卵因詩辭附會高禖祈子因契爲嚳子附會皆失其實此詩頌武丁中興之業故特詳其先世以見繼述之美首言契者自出之祖也次言湯者受命之祖也商之先后自外丙以至小乙皆是也孫子對祖父之稱王肅所謂武丁之爲人孫子是也以爲武丁之孫子者非是武王湯號也武王靡不勝言於湯之事無不勝任也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與詩皆合矣

寫官記正域彼四方開創之主慮尚權術故曰正言我之得天下以正也肇域彼四海中興之主慮循故事故曰肇言我與天下更始也故湯以開創稱武武丁以中興亦稱武

邦畿千里閻若璩曰周家鎬京方八百里顏師古云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方六百里顏師古云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共得方百里者百故詩云邦畿千里然則周所謂千里乃指國言非路程里數周旣然殷何獨不然

景山見前員隕云古字通旋也武丁時猶都景亳故曰景員維河言景山與河旋繞四固也

長發五則

此大享成湯而以伊尹配之之詩考世紀載伊尹卒竹書載祠保衡皆在沃丁八年詩當作於是時書序

謂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則
是詩亦咎單作焉蓋功臣從祀自伊尹始後遂定爲
商家一代典禮盤庚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
與享之周公之告君奭曰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
尹格於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
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
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
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此其證也
契佐禹平水土有功故因言洪水而及禹猶周敘后
稷之功亦必及禹也有娀湯敗桀之地商言有娀猶

周言牧野有娀之舉方將大於其後故帝於此時即
立子姓之國於商也生與姓同或曰生之爲言興也
謂立子姓而興商也以有娀爲契母家實由吞卵祈
子委曲附會前人未有辨其謬者姜源無夫理或有
之吞卵之說吾未敢信且生民閟宮言誕育之事甚
詳此詩與前篇固未嘗言契母及契之生以無可考
故但[illegible]之於天耳必以周例商舍德行人事爲同出
於知母而不知父者亦甚謬矣
國語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商是元王爲契也桓撥
韓詩作桓發西河毛氏云元濬哲也以首言濬哲惟

商故此以元王承之如書稱濬哲文明下即稱元德
也桓撥長發也以首言長發其祥故又以桓撥承之
猶書稱元德即稱升聞也故下文即以受小國大國
既發承之
自契至湯十四君專主相土者何楷曰契始封商至
相土遷於閼伯之墟以主大火厥後湯以亳與其地
即在商邱東南是開商基業者契而開興王之業者
相土是也受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天之眷商自其先
世皆然韓詩外傳曰古今一致也至於成湯聖敬之
昭假於帝者愈久而不息然後命之式于九圍焉綴

旒禮記鄭註引作畷郵正義曰三家詩也鄭元曰畷
郵田畯督約百姓於閭井之處疏曰郵謂之郵舍言
成湯布施仁政爲下國諸侯在畷郵之處所使不離
散駿厖齊詩作駿駹曰馬也據此則畷郵喻其能覆
物駿駹喻其能載物也
史記桀敗於有娀之墟正義云當在蒲州今山西平
陽府蒲州是也韋祝融後彭姓今直隸大名府滑縣
古豕韋氏之國廢韋城縣在縣東南五十里顧城在
山東東昌府濮州范縣東南五十三里志稱湯伐桀
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虛遂戰於鳴條之野昆

吾亦祝融後已姓舉兵助桀同日而滅者也今開州
西南有濮陽故城卽其地桀都安邑在平陽府解州
安邑縣

殷武四則

序祀高宗也疏云高宗中興伐荆楚修宫室子孫美
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

撻補傳云有鞭笞六合之意采當从毛訓深荆楚春
秋正義云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莊公之
世荆皆書荆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蓋始改爲楚
西河毛氏嘗謂荆楚據蜀連越控漢引江北據中州

東瞰陳蔡其形勝所在不特一所深入其阻則亦盡
據其要也初起奮伐而卽深入其地新王之師從天
而降蓋用兵之神速如此商邑翼翼景亳也在河南
雖負山帶河然四伐之國與東周無異故武丁卽位
卽四征其首伐楚者以楚介南服幾逼於商邑之吭
而易爲患也故一奮伐而商邑翼然足以控制天下
矣古王之審於大勢又如此

氐羌西夷之國也姜姓三苗之後地里志隴西郡有
氐道羌道今陝西臨洮府寧夏岷州靖虜衛文縣所
四川龍州松潘疊溪皆羌地也山海經伯夷父生西
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此不足
據

爾雅椹謂之榩孫炎曰椹斲材質也鄭箋據此爲訓
然彼文从木从虔而詩文無木字尚屬假借季本曰
如虔劉之虔是詩之本義矣